

儒

藏



精華編二五冊
經部詩類

儒藏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 精華編. 二五/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編.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301-11743-9

I. 儒… II. 北… III. 儒家 IV. 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81553 號

書名: 儒藏(精華編二五)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743-9/B·042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網址: <http://www.pup.cn>

電子郵箱: dianjiwenhua@163.com

電話: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65691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銷者: 新華書店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開本 72.75 印張 804 千字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 500.00 元

未經許可,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抄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郵箱: fd@pup.pku.edu.cn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冊

首席總編纂 季羨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編纂 湯一介 龐樸 孫欽善 安平秋
(按年齡排序)

本冊主編 董治安 鄭傑文 王承略

《儒藏》精華編第二五冊

經部 詩類

呂氏家塾讀詩記〔南宋〕呂祖謙

慈湖詩傳〔南宋〕楊簡

呂氏家塾讀詩記

〔南宋〕呂祖謙 撰

王承略

陳錦春 校點

程穎穎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序	一
卷一	一
綱領	一
詩樂	五
刪次	八
大小序	一二
六義	一三
風雅頌	一五
章句音韻	一七
卷秩	一七
訓詁傳授	一八
條例	一九

卷二 正風

周南召南說附

關雎	二二
葛覃	二七
卷耳	二八
樛木	三〇
蟋斯	三一
桃夭	三二
兔置	三三
芣苢	三四
漢廣	三五
汝墳	三六
麟之趾	三七
卷三	三九
召南	三九
鵲巢	三九
采芣	四一
草蟲	四一
采蘋	四二
甘棠	四四
行露	四四
羔羊	四五

殷其雷	四六
標有梅	四七
小屋	四八
江有汜	四九
野有死麕	五〇
何彼禴矣	五一
騶虞	五二
卷四 變風	五四
邶	五四
柏舟	五五
綠衣	五六
燕燕	五七
日月	五九
終風	六〇
擊鼓	六一
凱風	六三
雄雉	六四
匏有苦葉	六五
谷風	六七
式微	七一
旄丘	七二
簡兮	七三

泉水	七五
北門	七七
北風	七八
靜女	七九
新臺	八〇
二子乘舟	八一
卷五	八三
邶	八三
柏舟	八三
牆有茨	八四
君子偕老	八五
桑中	八七
鶉之奔奔	八九
定之方中	九〇
蝦蟇	九二
相鼠	九三
干旄	九四
載馳	九六
卷六	九九
衛	九九
淇奥	九九
考槃	一〇一

碩人	一〇二
氓	一〇四
竹竿	一〇七
芄蘭	一〇八
河廣	一〇九
伯兮	一一〇
有狐	一一二
木瓜	一二二
卷七	一二四
王	一二四
黍離	一二四
君子于役	一二六
君子陽陽	一二六
揚之水	一二七
中谷有蓷	一二八
兔爰	一二〇
葛藟	一二一
采芣	一二二
大車	一二二
丘中有麻	一二三
卷八	一二五
鄭	一二五

緇衣	一二五
將仲子	一二六
叔于田	一二八
大叔于田	一二九
清人	一三一
羔裘	一三二
遵大路	一三三
女曰雞鳴	一三四
有女同車	一三五
山有扶蘇	一三七
蓀兮	一三七
狡童	一三八
褰裳	一三九
丰	一三九
東門之墠	一四〇
風雨	一四一
子衿	一四二
揚之水	一四三
出其東門	一四三
野有蔓草	一四五
溱洧	一四五

卷九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十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卷十一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鵲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芩

卷十二

秦

車鄰

駟驥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一四七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〇
一五一
一五二
一五四
一五五
一五五
一五六
一五八
一六〇
一六〇
一六〇
一六二
一六三
一六四
一六五
一六六
一六八

一七〇
一七〇
一七二
一七四
一七五
一七六
一七七
一七八
一七九
一八〇
一八二
一八二
一八二
一八四
一八六
一八六
一八七
一八八
一八九
一九三
一九四
一九五

晨風	一九六
無衣	一九七
渭陽	一九八
權輿	一九九
卷十三	二〇一
陳	二〇一
宛丘	二〇一
東門之枌	二〇二
衡門	二〇三
東門之池	二〇四
東門之楊	二〇五
墓門	二〇六
防有鵲巢	二〇七
月出	二〇八
株林	二〇九
澤陂	二一〇
卷十四	二一一
檜	二一二
羔裘	二一二
素冠	二一三
隰有萋楚	二一四
匪風	二一五

卷十五	二一七
曹	二一七
蜉蝣	二一七
候人	二一八
鳴鳩	二二〇
下泉	二二一
卷十六	二二四
豳	二二四
七月	二二五
鸛鳴	二二六
東山	二三九
破斧	二四三
伐柯	二四四
九罭	二四五
狼跋	二四七
卷十七 正小雅正大雅說附	二四九
鹿鳴之什	二五〇
鹿鳴	二五〇
四牡	二五三
皇皇者華	二五五
常棣	二五七
伐木	二六三

天保……………二六六

采薇……………二六九

出車……………二七三

杕杜……………二七七

魚麗……………二七九

卷十八

南陔之什……………二八二

南陔……………二八二

白華……………二八二

華黍……………二八二

由庚……………二八二

南有嘉魚……………二八三

崇丘……………二八五

南山有臺……………二八五

由儀……………二八六

蓼蕭……………二八六

湛露……………二八八

卷十九

彤弓之什……………二九一

彤弓……………二九一

菁菁者莪……………二九三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六月……………二九四

采芑……………二九五

車攻……………三〇一

吉日……………三〇五

鴻臚……………三一〇

庭燎……………三一四

沔水……………三一五

鶴鳴……………三一七

卷二十

祈父之什……………三一九

祈父……………三一九

白駒……………三二〇

黃鳥……………三二二

我行其野……………三二三

斯干……………三二五

無羊……………三二〇

節南山……………三二三

正月……………三三八

十月之交……………三四六

雨無正……………三五二

卷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

小宛

小弁

巧言

何人斯

巷伯

谷風

蓼莪

大東

四月

卷二十二

北山之什

北山

無將大車

小明

鼓鍾

楚茨

信南山

甫田

大田

卷二十三

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

桑扈之什

桑扈

鴛鴦

鵲弁

車輦

青蠅

賓之初筵

魚藻

采芣

角弓

苑柳

卷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

采芣

黍苗

隰桑

白華

縣蠻

瓠葉……………四五八

漸漸之石……………四五九

苕之華……………四六一

何草不黃……………四六二

卷二十五 正大雅

文王之什……………四六五

文王……………四六五

大明……………四七一

緜……………四七五

棫櫟……………四八三

旱麓……………四八五

思齊……………四八八

皇矣……………四九一

靈臺……………四九九

下武……………五〇四

文王有聲……………五〇六

卷二十六

生民之什……………五一〇

生民……………五一〇

行葦……………五一八

既醉……………五二二

鳧鷖……………五二五

假樂……………五二六

公劉……………五二八

洞酌……………五三三

卷阿……………五三四

變大雅

民勞……………五三八

板……………五四〇

卷二十七

蕩之什……………五四五

蕩……………五四五

抑……………五四八

桑柔……………五五五

雲漢……………五六一

崧高……………五六五

烝民……………五六九

韓奕……………五七三

江漢……………五七八

常武……………五八二

瞻卬……………五八四

召旻……………五八七

卷二十八 周頌

清廟……………五九一

維天之命	五九二
維清	五九四
烈文	五九四
天作	五九六
昊天有成命	五九六
我將	五九七
時邁	五九八
執競	五九九
思文	六〇〇
卷二十九	六〇二
臣工之什	六〇二
臣工	六〇二
噫嘻	六〇三
振鷺	六〇四
豐年	六〇五
有瞽	六〇六
潛	六〇七
雝	六〇八
載見	六〇九
有客	六一〇
武	六一一

卷三十	六二二
閔予小子之什	六二二
閔予小子	六二二
訪落	六二二
敬之	六二三
小毖	六二四
載芟	六二五
良耜	六二八
絲衣	六二九
酌	六三〇
桓	六三一
賚	六三一
般	六三二
卷三十一 魯頌	六三四
駉	六三四
有駉	六三七
泮水	六二八
閔宮	六三二
卷三十二 商頌	六四〇
那	六四〇
烈祖	六四二
玄鳥	六四四

長發	六四五
殷武	六四九
後序	六五二
跋	六五三

校點說明

《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南宋呂祖謙撰。

呂祖謙（一一三七—一一八一），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謚成，後世尊爲成公。孝宗隆興元年（一一六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官至直秘閣著作郎、國史院編修。事蹟具《宋史·儒林傳》。

祖謙家學淵深，自其六世祖起，家世名宦，其曾祖好問、伯祖本中，皆以文學名。長而師從林之奇、汪應辰和胡憲，友於朱熹、張栻，時三人齊名，號「東南三賢」。其學大抵以關洛爲宗，而又不規矩於性理，維以致用爲依歸，遂開浙東學派先聲。《宋元學案》卷五一立《東萊學案》。

呂氏一生著述頗豐，尤以經部和史部爲著。是書爲其說《詩》之作，始纂於淳熙元年（一一七四），淳熙三年、六年重修。惜重修未完，呂氏即已

逝去。本書《大雅·公劉》首章下呂祖儉注云：「先兄己亥（淳熙六年，一一七九）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闕云。」

呂氏早年和朱熹交情甚契，論《詩》每有所合，是書所引「朱氏曰」者，即朱熹早年《詩》說。呂氏堅持《詩序》，多擇毛、鄭之說，和宋代學者普遍廢《序》言《詩》的學風迥異其趣。其書採摘範圍頗廣，上自漢代西京舊說，中取隋唐《釋文》、《正義》，下擷同時代人的《詩經》研究成果，逾五十家，皆依經條析，存其姓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先列訓詁，後陳文義，翦截貫穿，如出一手。有所發明，則別出之。《詩》學之詳正，未有逾於此書者。」

是書代有刊刻，版本頗多。宋刻本主要有三個系統：

一是江西漕臺本，由呂祖謙友丘宗卿於淳熙九年刻於江南西路轉運判官任上。此本前有朱熹

序，後有尤袤跋。半葉九行，行十九字，白口，左右雙邊。注下經文一格，呂氏自注又下集注一格，附注雙行小字。此本經明周良金、清瞿氏鐵琴銅劍樓收藏，後歸中國國家圖書館。《四部叢刊續編》和《中華再造善本》皆影印此本，《四部叢刊續編》本後有張元濟跋。傳增湘《藏園訂補郎亭知見傳本書目》著錄日本帝室「宋浙本」一種，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雙邊，即目前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本。另外，此本朱熹序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尤袤跋半葉八行，行十五字，與江西漕臺本手寫上版不同。通校此本，其行款雖異於淳熙九年江西漕臺本，然版刻正文體例則大致不差，且少有異文，當屬翻刻江西漕臺本，現刊入二〇〇一年北京綫裝書局《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元版漢籍影印叢書》。

一是早於淳熙九年的建寧本，江西漕臺本尤袤跋「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傳寫易誤，建寧所刻益又脫遺」云云。《天祿琳瑯書目》卷一著錄《東萊家塾讀詩記》三十二卷，巾箱本，兩函十六冊，原為明項元汴藏本，學者多以為係建寧

本。又《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二著錄一宋巾箱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一莫友芝舊藏本，皆半葉十四行，行十九字，白口，單邊，注中引諸家姓氏皆以黑質白文出之。學者或疑即建寧本。

一是眉山賀春卿刻本，前有朱熹序，後有魏了翁跋。此本行款稀見著錄，然傳本不絕，如清代張氏《墨海金壺》本。

其他版本系統不够明晰的宋本則有：《天祿琳瑯書目後編》卷二另著錄一宋巾箱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細黑口，四周雙邊，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五十萬卷樓藏書志》著錄一本，云「前半每葉二十四行，行二十四字。後半每葉二十六行，行二十五字。有項氏萬卷樓、項德棻、毛子晉諸印」，也是一巾箱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一持靜齋丁氏藏本，鈐「項氏希憲」、「毛氏子晉」、「汲古閣」諸印，卷一至卷六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卷七至卷三十二半葉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細黑口，左右雙邊。疑即為一本。

明刻本主要有二：

一為嘉靖辛卯（一五三一）傅應臺刻本，前有

陸鈺序，稱「得宋本於豐存叔」，《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此本為「陸鈺重刊本」，每半葉十四行，行十九字。天祿琳瑯曾收有此本，殘帙十九卷現存于山東省圖書館。有學者疑其祖本為建寧本。

一為萬曆癸丑（一六一三）陳龍光刻本，前有顧起元序，云「余家有藏本，南考功陳君取而諷焉，謀於寮蘇君、程君，授諸梓」，《五十萬卷樓藏書志》稱萬曆間有蘇程君本，疑即此本。

清代版本主要有：出自明嘉靖本的《四庫全書》本、《經苑》本和《金華叢書》本，出自明萬曆本的聽彝堂本和《墨海金壺》本等。

現存所有版本中，《四部叢刊續編》影印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刻本刊刻時間最早，篇帙最完整，質量最好。故此次校點，即以之為底本，以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宋本（簡稱宮內廳本）和《墨海金壺》本為主要校本，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為參校本。校以他書者，《經典釋文》用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宋元遞修本；蘇轍《詩集傳》用宋淳熙七年蘇詡筠州公使庫刻本；朱熹《詩集傳》用《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日本靜嘉堂文庫藏宋

本（後五卷用中國國家圖書館藏膠卷）；《毛詩正義》、《周禮注疏》、《儀禮注疏》、《爾雅注疏》等，用一九九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原世界書局縮印清嘉慶間（一七九六—一八二〇）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等。原書中的避諱字，逕予改回，不出校。書中的訛誤和重要的異文，都詳為校記。原書沒有目錄，呂氏根據蘇氏曰（即蘇轍）的說法，推改什首，故其各詩次序多與今本相異。我們根據其內容，編製了一個詳細的目錄。

校點者 王承略 陳錦春 程穎穎

呂氏家塾讀詩記序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傳，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毛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

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摭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

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版本，以傳永久，且以書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綱領

《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無邪，誠也。」○謝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以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己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訛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止曰：「自貽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程氏曰：「皆孔子素所常言也。」○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禮記》曰：「十有三年，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程氏曰：「言近而易知，故人之學，興起於《詩》。」○又曰：「夫子言：『興於《詩》。』觀其言，是興起人意思。汪洋浩大，皆是此意。」○又曰：「興於《詩》者，吟詠情性，涵暢道德之中，而欲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又曰：「古之學者必先學《詩》，學《詩》則誦讀其言，善惡是非，勸戒，有以啓發其意，故曰興。」○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程氏曰：「今人不解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既讀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謝氏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

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群。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張氏曰：「《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止言事父、事君，舉其最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亦可以博物。」○程氏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陳亢音剛。問

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

「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孟子》：咸丘蒙問曰：「《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叟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

無遺民也。」程氏曰：「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舉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文當如此。」○張氏曰：「知《詩》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又曰：「凡觀書，不可以類而泥文，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意。」○《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蒲官反。』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音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

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文中子》：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廢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迹明，故考焉而皆當。」

程氏曰：「《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人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虞之君臣，迭相賡和，始見於《書》。夏殷之世，雖有作者，其傳鮮矣。至周而世益文，人之怨樂必形於言，政之善惡必見刺美。至夫子之時，所傳者多矣。夫子刪之，得三百篇，皆止於禮

義，可以垂世立教。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刺美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也？」○「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碩鼠、狡童之類。」又曰：「《詩》若以樂天知命處之，則一時都無事。其中亦有君子情意不到處。」○張氏曰：「《詩》之譏刺，其間直有淺近者，以其於禮義至粹美，此聖人之所取。」○「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

張氏曰：「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求合。詩人之情，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其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又曰：「求《詩》貴平易，不

要崎嶇求合。又患泥文，如「烝然來思」、「湛湛露斯」，「思」、「斯」何必泥字？「遐不作人」、「德音不瑕」之類，不可以辭害。「君子至止」、「樂只君子」、「只」、「止」何必拘？」○又曰：「《詩》全是人之情性，須先得詩人之心，然後觀玩易人。凡書皆然。大抵聖人語言盡由德性中出，故須先得其心，則詠其言易以入也。」○又曰：「詩人之志至平易，故無艱險之言。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矣。」○「後千餘年樂府皆淺近，只是流連光景、閨門夫婦之意，無有及民憂、思大體者。」

謝氏曰：「《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無感動興起處，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善言《詩》，未嘗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之鼓反。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曰：「明道嘗談《詩》，並不曾

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點，平聲。

詩 樂

《尚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呂大鈞和叔曰：「古人因詩而歌，使協聲律。歌有高下清濁，合於宮商則爲聲，聲協律呂則爲律。」○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注

云：「工，樂官，掌誦詩以納諫。」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音權。《大咸》、《大磬》、上昭反。《大夏》、《大濩》、《大武》。○《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

蘩》爲節。○及徹，帥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在《周頌·臣工之什》。」○《大師》：

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瞽矇》：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前漢·禮樂志》：《周禮》既備，^①而其器用張

陳，《周官》具焉。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然自《雅》、《頌》之興，而所承衰亂之音猶在，是謂淫過凶嫚之聲，爲設禁焉。」

《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①「禮」，《漢書·禮樂志》作「詩」。

孔氏曰：「《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工告於樂正曰：「正歌備。」○《鄉射禮》：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告於樂正曰：「正歌備。」○《燕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其篇亡。奏《貍首》以射。《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詩》云：「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注云：「《騶虞》、《采蘋》、《采芣》，今《詩》篇名。《貍首》逸，曾孫侯氏」

是也。」○《國語》：「叔孫穆子聘于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二，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今伶簫咏歌《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敢不拜況？」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諛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

《論語》：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注云：「樂其善，使重歌而自和之。」○程氏曰：「歌必全章也。」○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注云：「師摯，魯大師之名。始，首也。師摯，首識《關雎》之聲，而理其亂者。」

《禮記》：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

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時掌反。如抗，下如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槩木，倨中矩，句中鉤，古侯反。纍纍力追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贛問樂。

《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於良反。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夫能夏

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颯颯扶弓反。乎，颯颯，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鄘》古外反。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之聲。曲而有直體，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於艷反。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矢豉反。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

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

《荀子》：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史記》：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

毛氏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

張氏曰：「古之樂章，只數句詩，不能成曲

調，此所以有弄有引。善歌者知如何爲弄，如何爲引。」○「善歌者使人繼其聲，

言使其聲常從容有餘。」呂和叔《寄劉几伯壽

書》：「某近與鄉人講習《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

《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丘》、《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刪次

《論語》：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前漢·禮樂志》：「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蘇氏曰：「《詩》止於陳靈，非天下無詩也，有而不可以訓焉耳，仲尼有所不取也。」

孔氏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記》、《漢書》云『三百五篇』，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也。歐陽氏曰：「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也？以鄭康成《詩譜圖》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周》、《召》、《風》之正

經，固當爲首。自衛而下十有餘國，編比先後，舊無明說。」

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鄘之地而國之，先譜鄘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張氏曰：「《詩》固有次序，然不可一例。惟二《南》之後次《衛》，《衛》後《王》，此有意。若非以《衛》分之，則《王》無異於正風也。其他不必次。一國之詩，其首尾

固有先後，其中未必然。當刪定之時，只取得者置於其間。」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人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先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并邶、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跡，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絕，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

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亂也。董氏曰：「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然其風不得盡變。書之命戒告令，每懼其不得一日正也。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刑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并滅，王跡熄矣，故《雅》亡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至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叙《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人倫亂，人倫廢則入於禽獸。人君身為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

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孔氏曰：「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季札之所不譏，《國風》次之於末，宜哉。」亂既極，必有治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

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由是道也。其居邇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由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大小序

程氏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由戶也。」○或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又曰：「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又曰：「《詩》小序，要之皆得大意，只後之觀《詩》者亦添入。」張氏曰：「《詩序》亦有後人添入者，則極淺近，自可辨。」○蘇氏曰：「《詩序》誠出於孔氏也，則不若是詳矣。孔子刪《詩》而取三百五篇，今其亡者六焉，亡《詩》之《序》未嘗詳也。《詩》之亡者，經師不得見之矣，雖欲詳之而無由。其存者將以解之，故從而附益之，以自信其說，是以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為《大序》。○又曰：「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毛更足成

之。』《後漢書》：「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色。」○董氏曰：「古之為教者，師授而傳之，訓傳不立，而能自見於世。況夫詩之存，不獨著之竹帛。凡聲於樂者，工師亦得以傳其言也。漢史謂宏作《詩序》，宏固不能及此，或以師授之言論著於書耳。」

王氏曰：「世傳以為言其義者，子夏也。《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湯，如《江有汜》之為美媵，《那》之為祀成湯，《殷武》之為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子夏乎哉！」

歐陽氏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為證。」

六 義

《大序》：《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籥章》：掌土鼓、豳籥。中音仲。春，晝擊土鼓，歛《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歛《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音俊。國祭蜡，士嫁反。則歛《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孔氏曰：「鄭氏箋《七月》二章云：『是謂《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成，別爲二體。」

程氏曰：「《國風》、《大小雅》、《三頌》，詩之名也。六義，詩之義也。一篇之中，有備六義者，有數義者。」○又曰：「《學詩》而不分六義，豈能知《詩》之體也？」張氏曰：「今詩之中，蓋有兼見風、雅、頌之意，賦、比、興

亦然。」○呂氏曰：「詩舉有此六義，得風之體多者爲《國風》，得雅之體多者爲《大小雅》，得頌之體多者爲《頌》。風非無雅，雅非無頌也。」○董氏曰：「《崧高》既列於《大雅》矣，然其詩曰：『其風肆好。』又曰：『古甫作誦。』」○孔氏曰：「四始以風爲先，風之所用，以賦、比、興爲辭，故於風之下即次賦、比、興，^①然後次以雅、頌。雅、頌亦以賦、比、興爲之。既見賦、比、興於風之下，明雅、頌亦同。賦、比、興如此次者，言事之道，直陳爲正，故賦在比、興之先。比之與興，雖同是託物，比顯而興隱，當先顯而後隱，故比居興先也。」

風，《大序》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程氏曰：「風者，風以動之，上之化下，下之風上，凡所刺美皆是也。」張氏曰：「風，有風刺，不直言之意。」

賦，鄭氏《周禮》注曰：「賦之言鋪，直鋪陳善惡。」○程氏曰：「賦者，謂鋪陳其事，如『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是也。」又曰：「賦

① 「賦」，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補。

者，詠述其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是也。」○呂氏曰：「賦者，敘事之由，以盡其情狀。」

比，鄭司農《周禮》注曰：「比者，比方於物。」○程氏曰：「以物相比，『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是也。」又曰：「比者，直比之，『蛾眉』、『瓠犀』、『溫其如玉』之類是也。」○朱氏曰：「比者，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甫田》、《碩鼠》、《衡門》之類是也。」○又曰：「比方有兩例，有繼所比而言其事者，有全不言其事者。」

興，孔氏曰：「興者，起也。」○程氏曰：「因物而起興，『關關雎鳩』、『瞻彼淇奧』之類是也。」又曰：「興者，興起其義，『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實彼周行』是也。」○《釋文》曰：「興是譬諭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興。」○孔氏曰：「取譬引類，起發己心，諸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興辭也。」○王氏曰：「以其所感發而況之之謂興。興，兼比與賦者也。」○朱氏曰：「因所見聞，或託物起興，而以事繼其聲，《關雎》、《樛木》之類是也。然有兩例，興有取所興爲義者，則以上句形容下句之情思，下句指言上句之事實。有全不取其義者，則但取一二字而

已。要之，上句常虛，下句常實，則同也。」

雅，《大序》曰：「雅者，正也。」○程氏曰：「雅者，正言其事。」○又曰：「雅者，陳其正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也。」張氏曰：「雅之體，直言之，比、興差少，無隱諷譎諫之巧，故曰：『雅者，正也。』」○又曰：「雅者，直言之。雖是大惡，亦直言，此是雅之本體。」○呂氏曰：「雅者，正言也，無所抑揚。」

頌，《大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鄭氏《詩譜》曰：「頌之言容。」李氏曰：「頌之爲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程氏曰：「頌，稱美之言也。如『于嗟乎騶虞』、『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之類是也。」又曰：「頌者，稱美其事，『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是也。」○呂氏曰：「頌者，稱美之辭也，無所諷議。」

風雅頌

《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鄭氏《詩譜·序》：文、武時詩有《周南》、

《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孔氏曰：「變風之作，齊、衛爲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間。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爲其臣夏徵舒所弑。變雅始於厲王，變雅亦稱雅者，王政仍被邦國，所以亦名爲雅。及平王東遷，其政纔行境內，是以變爲風焉。」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盛，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爲大雅，述小政爲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

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由政事之小大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王道之盛，陳列國之詩，以觀民風，其可采者，大師播之音律以風天下，如《汝墳》、《江有汜》之在二《南》是也。禮樂出於一，故不得國別爲風爾。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蓄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

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于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李氏曰：「《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燕嘉賓』，《四牡》之『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朱氏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王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言王政之大體。以其規模氣象考之，意其音節亦有不同者。及其變也，則各以其聲而繫之與。」

章句音韻

《國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韋昭注曰：「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二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

孔氏曰：「自古而有篇章之名，故《那》序曰『得《商頌》十二篇』，《東山》序曰『一章言其完』，是也。句則古者謂之爲言。《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以『思無邪』一句爲一言。趙簡子稱子大叔『遺我以九言』，皆以一句爲一言也。秦漢以來，衆儒各爲訓詁，乃有句稱。《風》、《雅》之篇，無一章者。《頌》者述成功以告神，故一章而

已。《後漢·祭祀志》東平王蒼議，《詩傳》曰：「頌者，成也。」章成篇宜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魯頌》不一章者，《魯頌》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也。《商頌·長發》、《殷武》重章者，或詩人之意所作不同。詩之大體必須依韻，其有乖者，古人之韻不協爾。之、兮、矣、也之類，本取以爲辭，雖在句，不以爲義，故處末者皆字上爲韻。『左右流之』、『寤寐求之』、『其實七兮』、『迨其吉兮』之類是也。亦有即將助句之字以當聲韻者，『是究是圖，亶其然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之類是也。」

卷 秩

孔氏曰：「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云：『《毛詩》經

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亦與經別也。又馬融爲《周禮》之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然則後漢以來，始就經爲注，未審此《詩》引經附傳是誰爲之，其《毛詩》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

訓詁傳授

《前漢·藝文志》：《詩》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漢興，魯申公《儒林傳》：「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爲《詩》訓詁。而齊轅固、《儒林傳》：「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燕韓生《儒林傳》：「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

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釋文》曰：「平帝世《毛詩》始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文帝時《詩》始萌芽，至武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

孔氏曰：「鄭氏《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故訓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前漢·儒林傳》：『毛公，趙人，爲河間獻王博士。』不言其名。《後漢·儒林傳》：『趙人毛萇傳《詩》。』然則小毛公名爲萇也。」吳陸璣《草木疏》云：「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冠，李冠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小毛公。」○《釋文》曰：「吳大常卿徐整曰：『子夏授

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大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前漢·儒林傳》：「毛公授同國

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陸璣《草木疏》云：

「陳俠傳謝曼卿。」《後漢·儒林傳》：「衛宏，

字敬仲，東海人。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曼卿受學。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釋文》曰：「鄭玄作《毛詩箋》，申明毛義，難三家，於是三家遂廢矣。魏大常上肅，更述毛非鄭。荊州刺史王基，駁王肅，申鄭義。晉豫州刺史孫毓爲詩評毛、鄭，王肅二家同異，明於王。徐州從事陳統難孫申鄭。」

《隋書志》：《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

程氏曰：「西漢儒者有風度，惟董仲舒、大槩毛公解經，雖未必皆當，然味其言，大槩

然爾。」又曰：「漢儒如大毛公、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楊雄。」

歐陽氏曰：「六經焚於秦，自漢以來，收拾亡逸，正其訛謬，得以粗備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偃偃丑良反。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諸聖人而悖，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爲異論以相訾也？」

條例

諸家解定從一說，辨析名物，敷繹文義，可以足成前說者，注其下。說雖不同，當兼存者，亦附注焉。

諸家解文句小未安者，用啖、趙集傳例，頗

爲刪削。陸淳曰：「啖、趙所取三《傳》之文，皆委曲翦裁，去其妨礙，故行有刊句，句有刊字，實懼曾學三《傳》之人，不達斯意，以爲文句脫漏，隨即注之。此則集傳之蠹也。」閱此記者亦然。

諸家先後，以經文爲序。或一章首用甲說，次用乙說，末復用甲說，則再出甲姓氏。

經、子、史傳引《詩》文句與毛氏不同者，各見章末。諸家或未備，頗以己說足之，錄於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正風

《釋文》曰：「從《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周

南召南說附

《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儀禮·燕禮》：「有房中之樂」，鄭氏注：「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諷誦，以事其

君子。」○《大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鄭氏曰：「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時爲紂所屬，自邠以北則皆爲獯鬻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程氏曰：「召伯爲諸侯長，故諸侯之風，主之於《召南》。」○蘇氏曰：「文王之風，謂之《周南》、《召南》，何也？文王之治國也，所以爲其國者屬之周公，所交於諸侯者屬之召公。《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言其治外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無周公之詩。周公在內，近於文王，雖有德而不見，則其詩不作。召公在外，遠於文王，功業顯著，則詩作於下，此理之最明者也。」○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鄭氏《詩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

孔氏曰：「《縣》言大王遷於周原，《閼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召是周內之別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岐山在美陽縣西北。」」○《釋文》曰：「召在岐山之陽，扶風雍縣南有召亭。」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朱氏曰：「帝嚳之子棄，爲唐虞后稷，封於邠。其後公劉遷於豳。至古公亶父，又遷於岐山之下。」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作邑於豐，乃命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一《南》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焉。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孔氏曰：「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

正，則天下治矣。一《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由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明道程氏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關雎》七胥反，后妃之德也。程氏曰：「詩言后妃之德，非指人而言。或謂太姒，失之矣。」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孔氏曰：「《鄉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鄉人也。《燕禮》云：『遂歌鄉樂《周南·關雎》』，是用之邦國也。」風，風也，教也。朱氏曰：「風兼二義，以象言則曰風，以事言則曰教。」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

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孔氏曰：「鄭氏《樂記》注云：『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廣漢張氏曰：「音起於聲，而聲出於情。知此則知先王作樂之本矣。」○朱氏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聲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疎數之節，相應而和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息吏反。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虛應反。五曰雅，六曰頌。說見「六義」條下。上以風化下，下以風福鳳反。刺上。李氏曰：「蓋言『《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至於變風，則人臣諷刺其上。』主文而譎古穴反。諫，鄭氏曰：「譎諫，詠歌依違，不直諫也。」○朱氏曰：「主於文詞而託之以諫，雖優游不迫，

而感人實深。」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孔氏曰：「國之史官。」○程氏曰：「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風，福鳳反。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王氏曰：「風之本出於人君，一人之躬行，而其末見於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孔氏曰：「言天下之政事，發見四方之風俗，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占毒反。於神明者也。並見「風雅頌」條下。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李氏曰：「是四始以下皆

《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孔氏曰：「諸侯之風，先王大王、王季之所以教化民也。」故繫之召公。說見《周南》條下。○程氏曰：「繫之《周南》，繫之《召南》，今本皆誤作『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氏曰：「王者正始於家，終於天下。」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呂氏曰：「哀，至誠惻怛之意。《禮記》所謂『無服之喪』，『內恕孔悲』，蓋求賢之情，其惻隱有如此者。」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程氏曰：「《關雎》之義，樂得淑女以爲后妃配君子也，其所憂思在於進賢淑，非說於色也。哀窈窕，思之切也。切於思賢才，而不在於淫色，無傷善之心也。思之甚切，以常人言之，直入於邪始得。然《關雎》却止乎禮義，哀不至于傷，則其思也，亦異乎常人之思矣。後人以爲『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后妃自是配，更何別求淑女以爲配？淫其色乃男子之事。自是《關雎》之義如此，非謂后妃也。」

《論語》：《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大戴禮·保傅》篇曰：「《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前漢書》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魯、齊、韓、毛，師讀既異，義亦不同。以魯、齊、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于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餘可知矣。是則《毛詩》之義，最爲得其真也。間有反覆煩重，時失經旨，如《葛覃》、《卷耳》

之類，蘇氏以爲非一人之辭，蓋近之。至於止存其首一言，而盡去其餘，則失之易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音求。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

王雎也，鳥摯而有別。孔氏曰：「郭璞云：

「鵲類也。今江東人呼之爲鵲。」楊雄、許慎皆曰：「白鵲，似鵲，尾上白。」○歐陽氏曰：「雎鳩不取其摯，取其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

之德，無不和諧，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

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

○楊氏曰：「《詩》全要體會。何謂體會？且如《關雎》之詩，詩人以興后妃之德，蓋如此也，須當想像雎鳩爲何物。

知雎鳩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像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則又想像「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爲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體會。」○《釋文》曰：「逑，本亦作仇。」

《關雎》具風、比、興三義。一篇皆言后妃之德以風動天下。首章以雎鳩發興，後二章皆以荇菜發興。至於雎鳩之和靜、荇菜之柔順，則又取以爲比也。風之義易見，惟興與比相近而難辨。興多兼比，比不兼興。意有餘者，興也。直比之者，比也。興之兼比者，徒以爲比，則失其意味矣。興之不兼比者，誤以爲比，則失之穿鑿矣。如《殷其雷》，偶聞雷而有感行者之未歸，非可以比類求也。孔氏曰：「毛氏特言『興

也」，爲其理隱故也。今從毛氏例，特書「興」以別之，餘皆不書。」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苕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程氏曰：「苕菜，以興后妃之柔順。」○孔氏曰：「參差然不齊。」○毛氏曰：「苕，接余也，以事宗廟。」陸璣《疏》曰：「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孔

氏曰：「案《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苕菜，或殷禮也。」流，求也。」○程氏曰：「左、右，皆隨水之貌。」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

毛氏曰：「寤，覺。寐，寢也。服，思之也。」朱氏曰：「服，猶懷也。」○王氏曰：「悠者，思之長也。」○鄭氏曰：「卧而不周曰輾。」孔氏曰：「輾轉，身回動而不周。」○《釋文》

曰：「輾，亦作展。」

參差苕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苕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

女，鍾鼓樂音洛。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薑桂。」○蘇氏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叙也。凡《詩》之叙類此。」○朱氏曰：「求而得之，則當以琴瑟、鍾鼓樂之也。」

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真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健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未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鍾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鍾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奏，若朋友然，故曰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鄭氏作五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張氏詩曰：「葛蔓生春谷鳥遷，女功興念憶歸安。不將貴盛驕門族，容使親心得盡歡。」

《關雎》，后妃之德也。而所以成德者，必有本也。曷謂本？《葛覃》所陳是也。後之講師徒見《序》稱「后妃之本」，而不知所謂，乃爲「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說以附益之。殊不知是詩皆述既爲后妃之事，貴而勤儉，乃爲可稱。若在室而服女功，固其常耳，不必詠歌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啾啾。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孔氏曰：「中谷，谷中」，倒其言者，古之人語皆然，詩文多此類。」萋萋，茂盛貌。黃鳥，搏黍也。陸機《疏》曰：「黃鳥，幽州人謂之黃鸝，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搏黍。」灌木，叢木也。《爾雅》曰：「木族生爲灌。」啾啾，和聲之遠聞也。」○歐陽氏曰：「后妃見葛生鳥鳴，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已成就，刈穫而爲絺綌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穫，胡郭反。爲絺，耻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斃。音亦。

毛氏曰：「莫莫，成就之貌。穫，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斃，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紵，公侯夫人紵紵，卿之內子大帶，

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張氏曰：「秋時也。」○陳氏曰：「以爲衣服，而服之無厭斁之心。女功之勤，非苟知之，身親嘗之，所以能儉。」○《釋文》刈作艾，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孔氏曰：「《爾雅》斁作射，音義同。」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張氏曰：「言告言歸，猶曰告曰歸也。」

○毛氏曰：「言，我也。」○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孔氏曰：「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昏禮》曰：「姆纁、笄、綃衣，在其右。」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姆，亡候反。纁，山買反。笄，音鷄。綃，音消。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攔之，用功深。」攔，而專反。」○《釋文》曰：「猶接莎也。」○王氏曰：「治汙曰汙。」私，燕服也。

婦人有副褱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于宗廟，進見于君子，其餘則私也。」○《芣苢》傳曰：「薄，辭也。」○鄭氏曰：「澣，謂濯之耳。」○毛氏曰：「害，何也。」○朱氏曰：「何者當澣，而何者可以未澣乎？我將歸寧於父母矣。歸寧者，歸而問安之義。」

《葛覃》三章，章六句。

《卷薺》勉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歐陽氏曰：「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蓋后妃諷其君子，愛養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其宮中相語

①「嘗」，原作「常」，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者如是而已，非私謁之言也。」劉氏曰：「后妃本不與外事，假令思念進賢爲社稷計，亦何至朝夕憂勤乎？」○張氏詩曰：「閨闈誠難與國防，默嗟徒御困高岡。觥疊欲解痛瘡恨，采耳元因備酒漿。」

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群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群臣矣。室有輶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采采卷耳，不盈頃音傾。筐。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戶康反。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朱氏曰：「采采，非一采也。」○毛氏曰：「卷耳，苓耳也。」孔氏曰：「郭璞曰：『《廣雅》云：「泉耳，亦云胡」

泉，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似盤。』陸璣曰：「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張氏曰：「泉耳，釀酒所須也。」○朱氏曰：「據《本草》即蒼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釋文》：「《韓詩》曰：「欹筐也。」」○鄭氏曰：「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毛氏曰：「懷，思。寘，置也。」○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周行』，此及《大東》者，皆道路之道，《鹿鳴》乃道義之道。」

毛氏以周行爲周之列位，自《左氏》以

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

陟彼崔嵬。崔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

隤。徒回反。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爾雅》：『石山戴土謂之崔嵬。』虺隤，病也。

姑，且也。《釋文》云：『姑，《說文》作𡇗，音義同，

云秦以市買多得爲𡇗。』人君黃金罍。孔氏曰：

「《韓詩》說：『罍，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

飾，尊大。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名罍，取於雲雷故也。』言刻畫，則用木矣，則士以上同用梓而加

飾耳。《韓詩》『天子以玉』，經無明文。『永，長也。』

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

勞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

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

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

觥，角爵也。」孔氏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

以兕角爲觥，《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

○朱氏曰：「《周禮》有觥罰之事，又云觥其不敬者，但謂以觥罰之耳，非必觥專爲罰爵也。」○鄭氏曰：

「此章爲意不盡，申殷勤也。」○《釋文》

兕作兕，曰：「字又作兕。」觥作觥，曰：

「字又作觥。」

陟彼𡇗七餘反。矣，我馬瘠音塗。矣。我僕

痛音敷。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𡇗。《爾雅》曰：『土戴

石曰𡇗。』瘠，病也。痛，亦病也。」○鄭氏

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

矣，深閔之辭。」○朱氏曰：「極道勤勞嗟

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意，無窮已

之辭也。」○《釋文》𡇗作𡇗，曰：「本亦

作𡇗。」

《卷耳》四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

妬之心焉。永嘉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蓋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糾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酢而不美。」○毛氏曰：「履，祿。綏，安也。」

○鄭氏曰：「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藟得纍而蔓之，喻后妃能以惠下逮衆妾，則衆妾上附事之。」○張氏曰：「室家既和，故其君子無所憂患。」○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蔽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也。」兩說皆王氏義。

后妃如此，樂哉君子，可謂「福履綏

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嘉而屢嘆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芘覆也。」

○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釋文》縈作帶，曰：「本又作縈。」

《樛木》三章，章四句。

《螽斯終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朱氏曰：「螽斯聚處和，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非必知其不妬忌也。或曰：古人精察物理，固有以知其不妬忌也。」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

真。兮。

毛氏曰：「螽斯，蚣蝢也。」孔氏曰：「螽斯，陸璣《疏》曰：「蝗類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也。」○蘇氏曰：「螽斯一生八十一子。」○陳氏

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無羊》之詩，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毛氏曰：「洗洗，衆多也。」○王氏曰：「洗洗，言其生之衆。」○陳氏曰：「宜爾者，歸其所自於后妃也。」○杜氏《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毛氏曰：「薨薨，衆多也。」○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王氏曰：「揖揖，言其聚之衆。」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洗洗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

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國無繆民也。王氏曰：

「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於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乖爭之風始于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婚姻之能以時乎？此意蓋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廣漢張氏曰：「此詩興也，然興之中有比焉。唯比義輕於興，則謂之興而已。《詩》中若此蓋多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之子，嫁子也。《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孔氏曰：「之爲語助。《桃夭》爲嫁者之子，《漢廣》則貞潔者之子，《東山》言其妻，《白華》

斥幽王，各隨事而名之。」于，往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孔氏曰：「《左傳》曰：『女有家，男有室。』室家，謂夫婦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因時物以發興，且以比其華色也。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之夭夭，有蕢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蕢，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宜其家人，一家之人盡以爲宜。」

《桃夭》三章，章四句。

《兔置》子斜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

行，則莫不好呼報反。德，賢人衆多也。廣漢張氏曰：「《桃夭》言后妃之所致而已，至於《兔置》，則曰『后妃之化』，蓋和平之風，至於使兔置之人，亦興其好德之彝性，則固有不言而信，不疾而速者。其要特在於脩身以齊家而已。」○李氏曰：「歐陽氏謂如《序》文，則《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肅肅兔置，椽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

「兔置，兔罟也。孔氏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丁丁，椽杙聲也。」孔氏曰：「杙，謂槩也。此丁丁連椽之，故知椽杙聲。」赳赳，武貌。

干，扞也。」○孔氏曰：「公侯以武夫自固，爲扞蔽如盾，爲防守如城然。」○朱氏曰：「言聞此椽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爲國扞城者也。田野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

① 「杙」，原作「棧」，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下同。

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凡《雅》、《頌》稱王者，皆追王後所作爾。」○《釋文》兔作菟，曰：「菟又作兔。」

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置，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曰干城，曰好仇，曰腹心，其辭浸重，亦嘆美無已之意爾。

《兔置》三章，章四句。

《采芣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

人樂有子矣。程氏曰：「《螽斯》唯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也。宜懷任焉。」孔氏曰：

「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人呼爲蝦蟆衣。」○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

采，取也。有，藏之也。」○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爲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桔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櫛戶結反。之。

毛氏曰：「桔，執衽也。扱衽曰櫛。」《說文》曰：「櫛，以衣衽扱物謂之櫛。」扱，初洽反。○朱氏曰：「桔，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櫛，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也。」

《芣苢》三章，章四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孔氏曰：「傳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游女』，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息』也。詩之大體，韻在辭上，疑『休』、『求』爲韻，二字俱作『思』。」

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爾。」潛行爲泳。永，長。方，汭也。」郭璞曰：「小筏曰汭。」筏，音伐。

○杜氏《釋例》：「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陽安縣入江。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廣陵入海。」○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波我反。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女之游者，謂曠僻獨行，可動之地，異乎閨門之內，姆傅之側也。」○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歐陽氏曰：「未乃陳其不可得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翹翹，薪貌。錯，雜也。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孔氏曰：「《學

記《注》以楚爲荆。○張氏曰：「刈楚刈蕒，刈之以秣之子之馬也。」○歐陽氏曰：「既知不可得，乃云子之既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蕒。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蕒，草中之翹翹然。五尺以上曰駒。」○孔氏曰：「蕒，蕒蒿也。江東用羹魚也。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

《漢廣》三章，章八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范氏曰：「汝墳之國，婦人閔其君子，勉之以正，此豈家至日見而能使之然哉？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故曰『道化行』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

如調張留反。飢。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也。杜氏《釋例》：『汝出汝陽縣大孟山，至汝陰褒信縣入睢。』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幹曰枚。惄，飢意也。調，朝也。」○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爾雅》曰：「汝爲漬。」又曰：「汝有漬。」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漬』。郭璞引『遵彼汝漬』以證《爾雅》，晉世《詩》本猶爲『漬』也。」○《釋文》：「惄作怱，曰：『本又作惄。』」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既，已。遐，遠也。」○程氏曰：「自勉之意。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反。魚頰勑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魴，解見《敝笱》。○毛氏曰：「頰，赤也。」

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

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

「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

邇，近也。」○鄭氏曰：「王室如燬，畏王

室之酷烈。是時紂存。」○廣漢張氏

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

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

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

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

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

可不謂至乎？」

《汝墳》三章，章四句。

《麟之趾》，《關雎》之應，應對之應也。《關

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

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程氏曰：「自『衰世公子』以下，《序》之誤

也。『麟趾之時』，『麟趾』不成辭，言『之

時』，謬矣。」鄭氏曰：「衰世，謂當文王與紂之時。

公子皆信厚，占太平致麟之時不能過也。」《鄭志》，鄭

玄門人所集。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孔氏曰：「麟，麋身，牛尾，一角，不踐生

草。」○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

也。于嗟，嘆辭。」○程氏曰：「《關雎》始

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

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

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

又嘆美之曰：『于嗟麟兮！』朱氏曰：「麟

之趾仁厚，公子亦仁厚。」○《釋文》趾作止，「本

亦作趾」。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曰：「題，額也。」

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

姓者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朱氏曰：「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召南

說已見《周南》。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夫人有均壹之德，如鳴鳩然，而後可配國君焉。」

楊氏曰：「《鵲巢》言夫人之德，猶《關雎》之言后妃也。蓋自天子至於諸侯、大夫，刑于家邦，無二道也。以《關雎》爲文王之妃，則《鵲巢》夫人亦必有主名者。若謂皆文王之詩，則文王繼世之君，非積行

累功以致爵位者。文王一人之身，而有聖賢之異，無是道也。然則二《南》之詩，周公之以風天下，無可疑者。」

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說詩者非一人，其時先後亦不同。以毛傳考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時在先也；有毛氏不見其說者，時在後也。《關雎》之義，其末曰「不淫其色」，毛傳亦曰「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然則《關雎》之義，皆毛公所已見也。《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鳴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鳴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鳴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有毛公所不見者也。意者後之爲毛學者，如衛宏之徒，附益之耳。毛傳尚簡，義之已

明者，固不重出。義之未明者，亦必申言。如《鵲巢》之義，雖刺不壹，而其旨未明，故傳必言鵲巢之養其子，平均如一，以訓釋之。今《鵲巢》之義，止云「德如鵲巢」，而未知鵲之德若何。使毛公果見此語，傳豈應略不及之乎？詩人本取「鵲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若又考鵲巢之情性以比其德，詩中固亦包此意，但是說出於毛公之後，決無可疑也。

維鵲有巢，維鵲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嫁反。

毛氏曰：「鵲，鵲巢，結鞠也。鵲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孔氏曰：「鵲巢，結鞠。郭璞曰：『今布穀也。』」○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鵲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鵲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

去，容有鵲來處彼空巢。」○張氏曰：「鵲巢鵲居，不必有此理，止取二物爲喻，猶桃蟲及鳥亦二物。」百兩，百乘也。孔氏曰：「車有兩輪，故稱兩。」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氏曰：「御，迎也。」○滎陽公曰：「『維鵲有巢，維鵲居之。』但取鵲之不自爲巢，而居鵲之成巢，非取鵲之強而不淫，知歲之所在，亦非取鵲有均養之德也。」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壹，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爲，則非婦道矣。」

維鵲有巢，維鵲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鄭氏曰：「家人送之，良人迎之。」

維鵲有巢，維鵲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衆媵姪娣之多。」○朱氏曰：「成，成其禮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楊氏曰：「夫人爲宗廟社稷主，以共祭祀爲職。」

于以采蘋？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于，於也。蘋，皤蒿也。孔氏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謂於其傍采之也。」沼，池。沚，渚也。《說文》曰：「小渚曰沚，小洲曰渚。」

公侯夫人執蘋菜以助祭。」○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大廟』，大事于大廟是也。」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毛氏曰：「被，首飾也。孔氏曰：「被者，《少牢》云『主婦被楊』，此《周禮》所謂次也。次第髮長短

爲之，所謂髮髻也。」^①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雖移而被不動之貌。」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朱氏曰：「《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於敝而不終者，無禮以自防故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趯趯託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

毛氏曰：「興也。嘒嘒，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釋蟲》云：「草蟲，負蠶。」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青色。」

①「髮」，毛詩正義，《周禮注疏》作「髮」，當據改。

趨趨，躍也。阜螽，蟢也。孔氏曰：「《釋蟲》

云：「阜螽，蟢。」李巡曰：「蝗子也。」仲仲，猶衝

衝也。止，辭也。覲，遇也。降，下也。」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

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

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

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

保其全而見之也。」毛氏曰：「婦人雖適人，有歸

宗之義。」○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者，憂心

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爲必得當之哉？見

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馬，所

以養廉耻也。」○《釋文》曰：「蟲，本或作虫，

非也。虫，音許鬼反。」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

惓。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

說。音悅。

毛氏曰：「蕨，鼈也。孔氏曰：「蕨，鼈」，《釋

草》云。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曰：「初生無

葉，可食。」惓惓，憂也。」○朱氏曰：「非必

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歐陽氏曰：「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

君子。」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亦既覲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孔氏曰：「薇，山菜也。莖

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夷，平也。」

《草蟲》三章，章七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

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自天子之后妃，至於大夫之妻，共由

一道，因其所處之廣狹，而有斂舒焉。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萍也，濱，厓也。藻，聚

藻也。行潦，流潦也。」孔氏曰：「蘋，郭璞曰：

「今水上浮萍也。」陸機曰：「藻，水草也。生水底，其

一種葉如鵝蘇，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

道路之上流行之水。」○《釋文》曰：「《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王氏曰：「采蘋必於南澗之濱，采藻必於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董氏曰：「濱，當作瀕。袁淑書曰『宅在南瀕』，《毛詩》所謂『于以采蘋，南澗之瀕』者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

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王

氏曰：「言其所用有常器也。」○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

大夫，士祭於宗廟，奠於牖下。孔氏曰：「祭

在奧，西南隅。」○朱氏曰：「室前東戶西牖，牖下則室中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

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王氏曰：「宗室牖下，言其所奠有常地也。自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敢變，此所謂能循法度。」○長樂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董氏曰：「《韓詩》作『于以醴之』。」顏師古曰：「醴，烹也。」

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

《采蘋》以職言，舉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采蘋》三章，章四句。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

南國。鄭氏曰：「召伯爲一伯後，美其爲伯之功，故言

伯云。」○《釋文》曰：「召康公也。《燕世家》云：『與周同

姓，孔安國及鄭皆云尔。皇甫謐云：『文王之庶子』，按

《左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無燕也。」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蒲

曷反。

范氏曰：「蔽芾，盛也。」曾氏曰：「蔽芾，蓋世

所謂連綿字。」○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

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杜。」○陸

璣《草木疏》曰：「棠，今棠梨也。」剪，去。伐，擊

也。」○鄭氏曰：「芟，草舍也。」朱氏曰：「止

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真作舍也。」○長樂王

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芟甘棠之下，

以受民訟。」○《左氏傳》曰：「蔽芾甘

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芟」，思其人，猶愛

其樹。」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

今其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觀其物，思其人；思

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說者謂召公不重煩

勞百姓，止舍棠下，是爲墨子之道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

毛氏曰：「憩，息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反。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董氏曰：「施士

丐曰：『拜，如人之拜，小低屈也。』○毛氏曰：

「說，舍也。」○《釋文》曰：「說，本作稅。」

《甘棠》三章，章三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鄭氏曰：「此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

王與紂之事。」^①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

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

鄭氏曰：「夙，早也。」○杜氏《左傳》注

①「事」，《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作「時」。

曰：「豈不欲早暮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毛氏曰：「雀之穿屋，似有角者。速，召。獄，塙也。」孔氏曰：「鄭《異義駁》云：『塙者，因證於塙核之處。』塙，音角。」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强暴之男召我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喙。今强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室家不足，謂媒妁之言不和，六禮之來强委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說

文》曰：「牙，牡齒也。」○山陰陸氏曰：「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毛氏曰：「墉，牆也。」

○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朱氏曰：「衣裳有常制，進止有常所，其節儉正直，亦可見矣。」○呂氏曰：「德如羔羊，如《羔羊》之詩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首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紵，數也。孔氏曰：『此言紵數，下言總數，謂紵總之數有五，非訓紵、總爲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毛氏曰：

「委蛇，行可從迹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蓋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釋文》蛇作它，曰：「本或作蛇。」蛇作虵，曰：「本又作蛇。」

惟其出入皆可從迹，則仰不媿、俯不怍，而從容自得，毛、鄭蓋一說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孔氏曰：「《說文》謂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皮、革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輅也。去毛得稱皮，是有毛得稱革。」緘，縫也。」孔氏曰：「縫合羔羊皮爲裘。縫，即皮之界緘，因名裘縫云緘。五緘既爲縫，則五蛇、五總亦爲縫也。」○鄭氏曰：「『自公退食』，猶『退食自公』。」

羔羊之縫，符龍反。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公門入私門，出私門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殷音隱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鄭氏曰：「召南大夫，召伯之屬。」○孔氏曰：「《左傳》曰『伯與之大夫瑕禽』，亦此之類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遑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遑，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張氏曰：「如鶴鳴婦嘆之義，將風雨，則思念行者。」

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勸以義也。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復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尺煮反。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

《殷其雷》三章，章六句。

《標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朱氏曰：「述女子之情，欲昏姻之及時也。視《桃夭》則少貶矣，《行露》、《死麕》於《漢廣》亦然。」

范氏曰：「昔者聖人觀天地萬物之情，因

民之有男女而制爲昏禮，使之夫婦有別，以相生養，以相代續。是以《關雎》言后妃之德，而至於男女以正，昏姻以時。《鵲巢》言夫人之德，而至於男女得以及時。《桃夭》美其盛也，故以桃喻。《標有梅》欲其早也，故以梅喻。《東山》言嫁娶之候，亦曰：「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聖人觀草木蟲鳥之變，意未嘗不在民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標，落也。梅尚在樹者七。」○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卜而得吉也。」○歐陽氏曰：「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釋文》曰：「梅，《韓詩》作棣。」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王

氏曰：「不暇吉日之擇也，迄今可以成昏矣。」

標有梅，頃音傾。筐音許。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墜，取也，不待備禮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氏曰：「謂者，以言趣之也。」○蘇氏曰：「凡《詩》每章有先後淺深之異，如此詩之類，固自有說。若《樛木》、《蠡斯》之類，皆意不盡，申殷勤而已。欲強求而說，則迂雜而不當矣。」

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邪？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呂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賤妾安於其

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必好義者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嘒，微貌。」

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嚙，四時更見。

鄭氏曰：「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嚙在東方，正月時也。」○孔氏曰：「心實三星，五是嚙。《釋天》云：『昧謂之柳。』則喙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喙。」肅肅，疾貌。宵，夜。征，行。」○鄭氏曰：「夙，早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毛氏曰：「寔，是也。」○朱氏曰：「命，所賦之分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孔氏曰：「衆妾自知己賤，不敢同於夫人。」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昂。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孔氏曰：「《天文志》云：

「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昂，留

也。孔氏曰：「言物成就繫留也。」○《釋文》曰：「二

星皆西方宿。」衾，被也。稠，禪被也。《禮記

·玉藻》注：「禪無裏。」音單。猶，若也。」○程

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稠，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孔氏曰：「嫡，謂妻也。媵，謂妾也。古者女嫁，必姪娣從，謂之媵。《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是上有姪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娶九女，一國媵之』，所從皆名媵，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爲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娣姪，亦爲媵也。鄭氏《士昏禮》注云：『姪，兄之子。娣，女娣也。娣尊姪卑。』」

董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人爲汜。」《爾雅》疏曰：「凡水決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程氏

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待君也。

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

妾均承其澤。」○鄭氏曰：「之子，謂嫡

也。婦人謂嫁曰歸。」○范氏曰：「以之

爲言用也。」○董氏曰：「汜，石經作汜。

《說文》引《詩》作汜。蓋古爲汜，後世

譌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程

氏曰：「處，得其所處也。」范氏曰：「處，媵得

其所。」

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音戈。不

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爾雅》曰：「水自河出爲灘，漢爲潛，江爲沱。」○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禹貢》梁州云：『沱，潛既道。』荆州亦有沱潛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所以荆、梁二州皆有也。」○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朱氏曰：「嘯以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此兼上兩章之意而言。《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於此見之。《王風》云：『條其蔽矣。』《列女傳》云：『倚柱而歎。』皆悲嘆之聲也。」○范氏曰：「嫡忘其褊心而和樂也。」

以，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不我過，言不我顧也。一章曰「其後也悔」，二章曰「其後也處」，三章曰「其嘯也歌」，始則悔寤，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鳥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說文》曰：

「麕，麕也。」孔氏曰：「《續人》注云：『齊人謂麕爲麕。』」○毛氏曰：「白茅，取潔清也。包，裹也。懷，思也。誘，道也。」鄭氏曰：「古士使媒人道成之。」○王氏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者，禮之薄也，而猶愈於無禮。」

○《釋文》麕作麕，曰：「本亦作麕。」

林有樸，蒲木反。樸，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尊反。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小木也。」孔氏曰：「《釋木》

云：『樸，心。』孫炎曰：『樸，一名心。』某氏曰：

「樸，斛，有。有心能濕，江河間以爲柱。」○野有死鹿，廣物也，束，猶包之也。」

以樸櫛爲禮，意其若致薪芻之饋之類。

舒而脱脱勑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毛氏曰：「舒，徐也。脱脱，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孔氏：「內則『婦事舅姑，佩紛帨』，注云：『帨，拭物之巾。』」尨，狗也。《說

文》曰：「尨，犬之多毛者。」非禮相陵則狗吠。」

○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其末，見侵益

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也。歐陽氏誤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禮如容反矣》，美王姬也。《說文》曰：「姬，周姓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則綌翟。」○孔氏曰：「王后五路，重翟爲上，厭翟次之。六服褱衣爲上，綌翟次之。」

何彼禮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

毛氏曰：「興也。禮，猶戎戎也。唐棣，

移音移也。孔氏曰：「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禮，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盛美。」鄭氏曰：「喻王姬顏色之盛美。」○《釋文》曰：「《釋名》云：『車，聲如居，今尺奢反。』」韋昭曰：「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何彼禮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毛氏曰：「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末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它義也。

《何彼禮矣》三章，章四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張氏曰：「仁如《騶虞》，此言王道之成，如《騶虞》之詩，如《緡衣》、《巷伯》之謂也。」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

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則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意者文王之時，二物應感而至，故詩人以發興歟？

彼茁則劣反。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豝，牝豕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發五豝，言禽獸之衆多。』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陸璣云：「騶虞，尾長於軀，不履生草。」

○鄭氏曰：「記蘆始出者，著春田之早晚。」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子公反。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草名也。一歲曰豝。」《爾雅》曰：「豕生三，豝。」

「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豝」，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交於萬物有道，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自然不勉之仁，殆不足以當之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變 風

《釋文》曰：「從《邶》訖《豳》，十三國並變風也。」

邶、鄘、衛說附

鄭氏《詩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①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

鄘，東謂之衛。《釋文》曰：「衛在汲郡朝歌縣。」
○董氏曰：「《竹書紀年》曰：『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分其地爲邶、鄘、衛，使管叔、霍叔、蔡叔監之。』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於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使爲之長。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如《志》之言，則康叔初即兼彼二國。鄭氏不然者，以國大非制。」○董氏曰：「康叔受衛，其在殷邦百里之地，而邶、鄘則同姓受封國也。」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焉。」○朱氏曰：「邶、鄘之詩皆主衛事，而必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

①「紂」，原脫，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補。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音傾。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鄭氏曰：「不遇者，君不受己之志也。」○張氏曰：「不遇，非不達也，不受其志也。」○孔氏曰：「頃公，貞伯子，當夷王時。」

汎芳劍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占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柏木宜爲舟。耿耿，猶傲傲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非我無酒，可以敖遊忘憂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預反。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茹，度也。」長樂王氏曰：「責我心之如鑒，必能度形。猶責周公必知管、蔡之叛而不使之責孟子必識齊王之不可爲湯、武而不應其聘。」○朱氏曰：「鑒能度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

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此公族之臣也，故僚類皆其兄弟。」○《釋文》曰鑒作監，曰：「本又作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閑習也。」○歐陽氏曰：「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呂氏曰：「以威儀爲可簡則無禮，故不敢改其度也。」

「不可選也」，言威儀閑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翟方進謂馮參：「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不改其

常操。

憂心悄悄，七小反。愠于群小。觀古豆反。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標。符小反。

毛氏曰：「悄悄，憂貌。愠，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也。標，拊心貌。」孔氏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標然。」^①○歐

陽氏曰：「愠于群小」，群小愠仁人也。」

○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

其爲小人所愠，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得志，則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觀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云『何居』，注云：『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朏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匪澣衣，如衣之不澣矣。」

「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賤念反。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莊姜，莊公夫人，齊女，姓姜氏。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

① 「標」，原作「標」，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維其已？

毛氏曰：「綠，間色。黃，正色。」孔氏曰：

「綠，蒼、黃之間色。黃，中央之正色。」憂雖欲自

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

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

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廣

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

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

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

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孔氏曰：

「間色爲衣而在上，正色之黃反爲裳而

處下。」○曾氏曰：「亡，失也，不須訓

爲忘。」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卑爾反。

無訛音尤。兮。

毛氏曰：「訛，過也。」○程氏曰：「《綠

衣》，衛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

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由女之

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

風也。」○范氏曰：「致其序則在我也，故

思古之人，能使尊卑有分而無過也。」

絺兮綌兮，淒兮西反。其以風。我思古人，

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范氏曰：「思

古人而獲我心，自知其不及也。」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

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

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

己志。」○永嘉鄭氏曰：「戴嬀雖妾，實生桓公。桓公立爲

君矣，叙詩者猶曰「送歸妾」。彼爲母以子貴之說者，失

聖人正名分、辯嫡庶之說矣。」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釋鳥》：『燕燕，颯。』郭璞曰：『齊人呼颯曰燕。即今之燕也，古人重言之。』」○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孔氏曰：「至野與之訣別，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之不復能及，故念之泣涕。」○王氏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鳴一上而一下，故莊姜感所見以興焉。」○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興己與戴嬀嫡妾相與之善歟？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家國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頡戶郎反。之。之子

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釋文》曰：「南，如字。沈重云：『協句宜乃林反。』古人韻緩，不煩改字。」

仲氏任而鵠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凶肉反。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朱氏曰：「只，助語。」○李氏曰：「塞，實也。」○毛氏曰：「淵，深也。」○朱氏曰：「溫，和也。」○毛氏曰：「惠，順也。」○朱氏曰：「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毛氏曰：「勗，勉也。」○鄭氏

曰：「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朱氏曰：「上四句莊姜美戴嬀，下二句因使之以先君之故，而有以勵己，蓋稱其美以求教戒之辭。」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乃旦反。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己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弑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由己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

也。」○鄭氏曰：「之人，是人也，謂莊公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長樂王氏曰：「不以古夫婦之道處我。」○鄭氏曰：「寧，猶曾也。」

觀《碩人》之詩，則莊姜初來即不見答，非始有恩意而後忘之也。「古」不當訓「故」。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己，『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王氏曰：「人憂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鄭氏曰：「畜，養。卒，終也。」○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左傳》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由，而非爲己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爲終風。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朱

氏曰：「謔，戲言也。浪，放蕩也。」○鄭氏曰：

「喻州吁之爲不善，如終風之無休止，而其間又有甚惡，悼者傷其如是。」

終風且霾，亡皆反。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朱氏曰：「終風且霾，以比州吁之暴益甚也。」○蘇氏曰：「州吁往來，皆不可常。」○鄭氏曰：「我思其如是，心悠悠然。」○楊氏曰：「見侮慢而不能正，則悼之而已，其莫往莫來，則又思之，可謂極母道矣。《經解》曰：『溫柔敦

厚，《詩》教也。」學者如此，則可觀、可群、可怨矣。」

終風且噎，於計反。不日有噎。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麗反。

毛氏曰：「陰而雨曰噎。」^①○王氏曰：

「噎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噎』者，言不旋日而又噎也。」○鄭氏曰：「言，我願，思也。噎，讀當爲『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蘇氏曰：「古有、又通。」○《釋文》噎作走，曰：「本又作寔。」

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噎焉，厭苦之辭也。

噎噎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噎噎然。暴若震雷之聲。」朱氏曰：「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董氏

曰：「《韓詩》作『噎噎其陰』。章句曰：『天陰塵也。』」

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噎噎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願言則嚏」，汝念我則我嚏矣。母子之間，感通本無間也。「願言則懷」，汝念我則我懷矣。母子之間，恩意本易復也。

《終風》四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成也。」

朱氏曰：「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爲久，而衛人之怨如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

① 「雨」，《毛詩正義》作「風」。

肯爲之用爾。」

擊鼓其鏜，吐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漕，衛邑也。」

○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鬪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鄭氏曰：「土國，役土功於國。南行，從軍南行伐鄭。」○李氏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獨處於境內。今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董氏曰：「鏜，石經作鑿，《說文》亦作鑿。」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勅中反。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孔氏曰：『文是謚。』平陳於宋。鄭氏曰：『平陳於宋，

謂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憂心有仲，憂心忡忡然。」○《左傳》杜氏注曰：「陳，今陳國陳縣。宋，今梁國睢陽縣。」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鄭氏曰：「爰，於也。」○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曾氏曰：

「非獨『爰居爰處』以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朱氏曰：

「成說，成其約誓之言。」○孔氏曰：「王肅云：『言國人室家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既成約誓，又相與執手而期以偕老，言至死而不相棄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音申兮！

鄭氏曰：「于嗟，嘆也。」○毛氏曰：「活，生活也。洵，遠也。」○《釋文》曰：「洵，本或作詢，誤也。詢音荀，《韓詩》作復。復，亦遠也。信，即古伸字也。」

「于嗟闊兮」，承上章「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

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勞。

毛氏曰：「興也。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孔氏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勞，病苦也。」○王氏曰：「棘心至於夭夭，則風之爲力多矣，此母氏劬勞之譬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棘可以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長樂劉氏曰：「自言七子之中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亦不舍之而去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有子七人，母

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陳氏曰：「寒泉在浚之邑下，邑人賴之以生養。今子七人，反不能養一母，而使母勞苦求嫁也。」○朱氏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睨胡顯反。皖華板反。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毛氏曰：「睨皖，好貌。」○蘇氏曰：「鳥猶能好其音以說人，而我獨不能說吾母哉？」曾氏曰：「凱風盛於夏時，黃鳥鳴於夏木，寒泉亦夏所宜耳。寒泉能使人甘之，有子而使母勞苦，黃鳥能使人樂之，有子而莫慰母心。」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孔氏曰：「宣公晉，桓公子。」

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也。伊，維也。」孔氏曰：「語助也。」○朱氏曰：「阻，隔也。」○曾氏曰：「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閨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毛氏曰：「瞻，視也。」○朱氏曰：「悠悠，長也。」○鄭氏曰：「視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程氏曰：「日月，取其迭往迭來之意。又日月陰陽相配而不相見，又旦暮所見，動人情思，摠包意其間。」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伎之毀反。不求，何用不臧？

鄭氏曰：「女衆君子，我不知人之德行何如者，可謂爲德行。」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伎，害也。」○朱氏曰：「求，貪也。」^①○毛氏曰：「臧，善也。」○張氏曰：「不伎不求，是大夫妻言其夫也。」

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伎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

之間，固未害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鄭氏曰：「夫人，謂夷姜。」○孔氏曰：「知非宣姜者，以宣姜本適伋，爲公所要。云『雉鳴求其牡』，明是夷姜。」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孔氏曰：「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外傳·魯語》：『叔孫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於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由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帶以上也。《釋文》曰：「《韓詩》云：『至心曰

①「求食」，原作「貪求」，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改。

厲。」揭，褰衣也。」○朱氏曰：「匏尚有葉，是未有霜而成實之時。濟渡之處又有深涉，未可以渡也。」○毛氏曰：「遭時制宜，如遇水深則厲，淺則揭矣。」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釋文》：「厲，《說文》曰砮，云：『履石渡水也。』音力知反，又音例。」

有瀾，瀾爾反。濟盈，有鷺雉鳴。雉鳴，濟盈不濡軌，音犯。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瀾，深也。盈，滿也。鷺，雌雉聲也。由軌以上爲軌。」○歐陽氏曰：「毛、鄭謂走曰牝牡。《書》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興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興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

無親疎父子之別。」朱氏曰：「或曰：承上章之興以爲比也。蓋以匏有苦葉興濟有深涉，以濟盈興雉鳴，然後雉求其牡比淫亂之人，^①此亦《詩》之一體也。夫《詩》之爲體，舒緩宏闊有如此者，而後世學者求之崎嶇蹙狹之中，銖校寸量，如治法律，失之遠矣。」○《釋文》曰：「軌，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相亂，故具論之。」

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

①「牡」，原作「牝」，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改。

請期也。冰半泮，^①正月中以前也。二月中可以昏矣。」孔氏曰：「毛氏《東門之楊》傳云「不逮秋冬」，則以秋冬皆得成昏。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周禮》言仲春，《夏小正》言二月者，皆為期盡蕃育之法。王肅曰：「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女子十五不敢不事人。」譙周亦云：「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其說皆出毛氏。若男三十，女二十為期盡蕃育，雖仲春猶可行。」○王氏曰：「古之於婚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招招照遙反。舟子，人涉印五郎反。否。人涉印否，印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孔氏曰：「王逸曰：「以手曰招，以口曰召。」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印，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朱氏曰：「以配男女必待配耦而相從。」^②

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為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朱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宣姜有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如此。」

① 「半泮」，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並作「未泮」，《毛詩正義》作「未散」。

② 上「配」字，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譬」，朱熹《詩集傳》作「比」。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苜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菹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孔氏曰：「陸璣云：『葑，蕒菁。幽州人謂之芥。菲，似菹，莖羸，葉厚而長，有毛。』郭璞曰：『菲，土瓜也。』」○《釋文》曰：「《草木疏》云：『葑，蕒菁也。』郭璞云：『今松菜也。』」^①案：江南有葑，^②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程氏

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

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

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違，離也。畿，

門內也。荼，苦菜也。」《爾雅》疏曰：「此味苦

可食之菜也，《月令》『孟夏，苦菜薺』是也。^③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似菊，^④堪食，但苦耳。」

○《本草》云：「薺，味甘。人取其葉作菹

及羹亦佳。」○毛氏曰：「宴，安也。」○程

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朱氏曰：「今故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近。」○鄭氏曰：「送我裁於門

①「松」，《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作「菰」。

②「葑」，《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作「菰」。

③「薺」，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爾雅注疏》、《禮記注疏》作「秀」。

④「花」下，《爾雅注疏》有「黃」字。

內，無恩之甚。」○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孔氏曰：「言人誰謂荼苦，比之荼即其甘如薺。又言安愛汝之新昏，其恩如兄弟也。」

韓愈《譴瘧鬼》詩云：①「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閭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涇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音悅。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孔氏曰：

《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笄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入渭。」《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尚書》疏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至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說文》曰：「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

逝，之也。魚梁，②所以捕魚。③孔氏曰：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闕空，以笱承其空。」然則梁者，爲堰以鄭水，空中央，承之以笱。閱，容也。」○鄭氏曰：「遑，暇也。」○程氏曰：「涇濁而渭清，今涇反以渭爲濁。湜湜，清貌。視於淺處則見清。彼以爲濁，而其沚自湜湜，以言其惑而不能正也。」范氏曰：「胡不視之，湜湜其沚，謂未嘗變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鄭氏《江有汜》箋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嘆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 ①「瘧」，原作「瘧」，據《墨海金壺》本改。
- ②「魚」上，《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有「梁」字。
- ③「所」上，《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有「笱」字。

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詩人多述土風，此衛詩而遠引涇渭者，蓋涇濁渭清，天下所共知，如云海鹹河淡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匍蒲北反。救之。

泳、方，並解見《漢廣》。○朱氏曰：「浮水曰游。」○鄭氏曰：「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說文》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朱氏曰：「不計其有與亡，而強勉以求之。」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陳氏曰：「非特門內之事如

此，凡鄰里之有喪者，無不盡力救之。」○張氏曰：「皆婦人曲徇其夫之言。」

不我能愔，許六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鞠，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愔，養也。鞠，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承上章言我於女家勤勞如此，女既不我養，而反以我爲仇讎。」○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張氏曰：「昔育恐育鞠」而下，言昔者相與爲生理，惟恐其窮，以及于顛覆。今既生既育矣，乃反比我於毒而棄之乎？」鄭氏曰：「其視我如毒螫，言惡已甚也。」○董氏曰：「孫毓，王肅《詩》並作『能不我愔』，《說文》亦然。」

我有旨蓄，許六反。亦以御冬。宴爾新婚，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肆。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暨。許器反。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鄭氏曰：「洸洸然，潰潰然，無溫潤之色。」○程氏曰：「肆，習也。」○毛氏曰：「暨，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無時也。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曾氏曰：「窮，猶乏無耳。有新昏而棄舊室，是姑以我御乏無之時也。人之於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御窮而已，其薄惡可知。」○程氏曰：「詒我以武暴忿怒，習而為常矣。」○朱氏曰：「君子棄絕之，曾不念我之來息時也。追言其始見君子之時接禮之厚，怨之深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釋文》曰：「杜預云：『黎在上黨壺關縣。』」○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為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孔氏曰：《春秋》「出奔之君，所在曰寄」，故《左傳》曰「齊以邾寄衛侯」是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董氏曰：「晉伯宗數赤狄罪曰『奪黎氏地』，則狄侵黎，其亦舊矣。」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

范氏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莫甚焉。郭

璞注云：『言至微也。』」○鄭氏曰：「君何不歸

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

我若無君，何為處此乎？臣又極諫之

辭。」○毛氏曰：「中露，衛邑也。」王氏曰：

「中露，露中也。露中，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毛氏曰：「泥中，衛邑也。」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音毛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脩方伯連率所類反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日伯者，時爲州伯也。」○孔氏曰：「《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一州一牧，二伯佐之。』」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興也。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於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疎闊，因託以起興，曰：『旄丘之葛，何其節之闊也？衛之君臣，何其多日而不見救也？』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

優柔而不迫矣。」

葛始生，其節蹙而密。既長，其節闊而疎。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爾。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其何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鄭氏曰：「黎國在衛西，今所寓在衛東。」○毛氏曰：「無救患恤同也。」○朱氏曰：「至是始微諷切之。」

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蔦曰：「狐裘蒙

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素果反。今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由救反。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人之耳聾，恒多笑而已。」朱氏曰：「褻，多笑貌。」○朱氏曰：「言黎之君臣，流離瑣尾若此，其可憐也。而衛之諸臣顏色褻然，如塞耳而無聞。何哉？至是然後盡其詞焉。然流離患難之餘，而其言之有序而不迫如此，其人亦可知矣。」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忘，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然告之而不聽，褻褻然如或充其耳，其後衛

人遂有狄難。」○《釋文》瑣作璫，云：「依字作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鄭氏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俟，疑矩反。公庭萬舞。

鄭氏曰：「簡，擇也。張氏曰：「簡，不恭也。若夫為祿仕者，抱關擊柝，則猶恭其職。為伶官則雜於侏儒俳優之間，以是為不恭也。其得謂之賢者，雖其迹如此，其中固有所有。如君子處己則不然，其觀人則卷而懷之者，皆可謂之賢矣，東方朔似之。」將，且也。」○毛氏曰：「以干羽為萬舞。孔氏曰：「萬者，舞之摠名。《商頌》曰：「萬舞有奕。」武舞用干戚，《禮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舞。」①文舞

①下「舞」字，《毛詩正義》、《禮記正義》作「武」，當據改。

用羽籥，《籥師》曰：「教國子舞羽吹籥。」碩，大也。俛俛，容貌大也。」○蘇氏曰：「方且萬舞而擇人。」○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俛俛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也。籥舞者，文舞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康成據《公羊傳》以萬舞爲干舞，蓋《公羊》釋經之誤也。《春秋》書「萬人，去籥」，言文、武二舞俱入，以仲遂之喪，於二舞之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文舞舞羽吹籥。《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與《商頌》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耶？《左氏》載考仲子之宮

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餘若反。

右手秉翟。亭歷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

公言錫爵。

朱氏曰：「轡，今之韁也。」○毛氏曰：

「組，織組也。」孔氏曰：「御者執轡於此，使馬騁

於彼。織組者，總紕於此，而成文於彼。」籥，六孔。

翟，翟羽也。孔氏曰：「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翟羽，謂雉之羽也。』」

○《釋文》曰：「以竹爲之，長二尺。」赫，赤貌。

渥，厚漬也。公言錫爵，祭有畀燁、胞、

閭、寺者，惠下之道，見惠不過一散。」

鄭氏曰：「散受五升。」○程氏曰：「此章言其

才藝之美。有力如虎，才武也。執轡如

組，藝也。言其藝如此，非在公庭見之

也。」○孔氏曰：「左手執管籥，右手秉翟

①「閭」上，《毛詩正義》有一「翟」字。

羽，而舞文舞也。」○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

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毛氏曰：「榛，木名。陸璣《疏》曰：「榛，栗屬，

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下濕曰隰。

苓，大苦。孔氏曰：「孫炎云：『《本草》云：「苓，今

甘草是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其莖赤，有節，節有

枝相當。」或云苓似地黃。」西方，王室。」

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嘆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周然後有此等人物也。^①「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真西周之人，而非

今世之人也。江左諸人喜言中朝名臣，亦此意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朱氏曰：「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賢遍反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悲悲位反。^②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興也。泉水始出，悲然流也。」

① 「周」，原作「州」，據四庫本改。

② 「悲位反」，原在「彼」下，據四庫本與《經典釋文》改。

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變，好貌。諸姬，同姓之女。」○朱氏曰：「言愆然之泉水，則亦流于淇矣。我之有懷于衛，則亦無日而不思矣，是以即諸姬而與之謀爲歸衛之計。」○《釋文》曰：「愆，《韓詩》作秘，《說文》作秘。」

諸姬非必俱嫁於此國，蓋有所思而欲與親者謀，乃人情之常，亦非必真得相見也。

出宿于泚，子禮反。飲餞音踐。于欄。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泚，地名。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道也。欄，地名。父之姊妹稱姑，先生曰姊。」○王氏曰：「泚、欄，蓋父母之國地名。欲歸則又思

嫁時出宿飲餞，相與訣而之夫家。」○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杜預《左傳》注：「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於姑姊。」○《釋文》曰：「欄，《韓詩》作坭。」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輶，胡睹反。還音旋。車言邁。邁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輶，使滑澤也。輶，車軸也。」孔氏曰：「車不駕則脫其輶，將行設之。」○《釋文》曰：「輶，車軸頭金也。」○毛氏曰：「邁，疾。臻，至也。」○鄭氏曰：「瑕，猶過也。」張氏曰：「瑕，與遐字同，言不大有害。」

還車，猶言回輶，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水。」^①

《爾雅》曰：「歸異出同流，肥。」○鄭氏曰：「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嘆。思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既不得歸寧，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朱氏曰：「悠悠，思之長也。」○毛氏曰：「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於竇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敦遺之，而不知其艱戰？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懣懣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所以爲忠臣也。」

張氏曰：「此詩忠臣所自作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

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爾雅》曰：「殷殷，憂也。」○李氏曰：

「《爾雅》云：『窶，貧也。』兼言之，以見其貧之甚也。」○張氏曰：「出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也。」毛氏曰：「北門背明向陰。」○朱氏曰：「衛之忠臣不得其志，因行出北門而有所感，心爲之憂懣懣然。蓋出北門背明向陰，亦處亂世，事暗君之比也。」詩怨則怨矣，然歸之於命，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於天。」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孔氏曰：「王事，不必天子事，直以行役戰伐，皆王家之

①「水」，《毛詩正義》作「泉」。

事。」○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謫，責也。」○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其困於內外極矣。」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閔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釋文》曰：「敦，《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遺，加也。摧，沮也。」

○《釋文》曰：「摧，《韓詩》作謹。」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携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考詩之辭，乃君子見

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雱，盛貌。惠，愛也。」

○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毛氏曰：「亟，急也。」○程氏曰：「只，且，辭也。」○蘇氏曰：「北風而又雨雪，其虐甚矣。」○朱氏曰：「言衛之君臣，威虐已甚，將與其所好去而避之。」○鄭氏曰：「邪，讀如徐，其威儀虛徐也。」○程氏曰：「言尚可寬容徐緩乎，既急也哉。」○《爾雅》作「其虛其徐」。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

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嗜，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嗜，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歸，歸有德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觀其爲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將及於人矣。」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爲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黑也。」

「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協韻耳。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跣直知反。蹢。直誅反。

毛氏曰：「靜，貞靜也。女德貞靜而有法度，乃可說也。姝，美色也。」鄭氏曰：「女德貞靜，然後可畜美色，然後可安。」○張氏曰：「後宮西北邃城隅，俟我幽閑念彼姝。」呂氏曰：「古之人君夫人，媵、妾散處後宮。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也。女有靜德，又處於幽閒而待進御，此有道之君所好也。」○董氏曰：「隋得江左本，作『靜女其姁』。姁，好也。石經作『優而不見』，《說文》曰：『優，彷彿。』許慎引《詩》亦作『優』。」

靜女其變，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既有靜德，又有美色，又能遺我以古人之法，可以配人君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曰：『彤管，筆赤管也。』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

之以環以進退。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朱氏曰：「此女之美，又可悅懌，皆願見之辭也。」

自牧歸荑，徒兮反。洵音荀。後放此。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鄭氏曰：「洵，信也。」○張氏曰：「『自牧歸荑』，牧，牧地也。不耕種之地，則多草木根芽。」毛氏曰：

「荑，茅之始生也。」如《甸人》供菓蓀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蠶俎，供豆實。」

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者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逡巡待唱於後宮幽閒之地，蓋靜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躕」，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橫渠

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考。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戒，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說懌，則所說者不專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橫渠之說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於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於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蓋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於遙反。之，國人惡焉路反。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孔氏曰：「此時伋

①「伋」，原作「汲」，據宮內廳本、四庫本與《墨海金壺》本改。

妻蓋自齊始來，未至於衛，而公於河上爲新臺待其至。」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瀾瀾。莫爾反。燕婉

之求，籩簋不鮮。斯踐反。

《爾雅》曰：「四方而高曰臺。」《尚書》注曰：

「土高曰臺。」○毛氏曰：「泚，鮮明貌。」長樂

劉氏曰：「泚者，水中臺影鮮明之貌。」○孔氏曰：

「言河水者，表作臺之處也。」○毛氏

曰：「瀾瀾，盛貌。燕，安。婉，順也。籩

簋，不能俯者。」○孔氏曰：「鮮，王肅

曰：少也。」朱氏曰：「言其不知醜之多也。」○曾

氏曰：「籩簋、戚施，皆惡疾之不能爲人

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

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

之辭也。」鄭氏曰：「伋之妻來嫁於衛，本求燕婉之

人，謂伋也。反得籩簋，謂宣公也。」○《說文》「燕

婉」作「𦵏」。

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

之求，籩簋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長樂劉氏曰：「洒，謂

水光之中，見其臺之高峻也。」浼浼，平地也。

殄，絕也。」蘇氏曰：「猶言病而不死者也。」

○《釋文》曰：「洒，《韓詩》作漑。浼浼，

《韓詩》作泥泥，音尾，云：『盛貌。』」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

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鄭氏曰：『設

魚網者宜得魚，鴻乃鳥也，反離焉。猶齊女以禮來求

世子，而得宣公。』戚施，不能仰者。」

籩簋、戚施，蓋國人惡宣公，而以惡疾

指之。不能俯者，籩簋之疾證；不

能仰者，戚施之疾證，非於此取義也。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

爭相爲于僞反。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

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芳劍反。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毛氏曰：「宣公爲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朱氏曰：「景，影字通。景，古字也。」○鄭氏曰：「願，念也。」○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蘇氏曰：「自衛適齊必涉河，國人傷其往而不返，汎汎然徒見其景，欲救之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毛氏曰：「逝，往也。」○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爲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

爲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恕之云爾。」《史記·衛世家》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邶國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四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鄘 音庸

說已見《邶》。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姜，婦人從夫謚。」○呂氏曰：「《序》言父母，《詩》獨云母，蓋止是母意，《序》并言之，文勢當爾，如《將仲子》云『父母之言』，時鄭莊公亦止有母姜氏，此其比也。」

范氏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

音紙。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髡，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鄭氏曰：『《禮》：『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纁、笄、總、拂髦、冠、綏、纓。』○孔氏曰：『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髦，其制未聞。《內則》云：『子事父母，總、拂髦。』言『兩』者，以象幼時髦，則知髦以挾凶，^①故兩髦也。^②父母既沒則去之。《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注：『諸侯禮，士既殯，脫髦。』二纁，色蠃反。綏，汝誰反。髦，音朵。儀，匹也。呂氏曰：『儀，以夫爲法也，猶夫曰皇辟，辟亦法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兩髦之人，謂共伯也。朱氏曰：『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兩髦言之。』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

① 「凶」，原作「匈」，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② 「髦」，原作「毛」，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釋文》曰：

「髦，《韓詩》作髻。」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髣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朱氏曰：『特，有孤特之義。而以爲匹者，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釋文》曰：「特，《韓詩》作直，云：『相當值也。』」

《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

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髣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徐資反，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①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占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注：「應劭曰：『中冓，材構在堂

①「兄」，原作「子」，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鄭氏曰：「中葺之言，謂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范氏曰：「掃之則傷牆，道之則傷君。必不得已而道之，則不可復詳。必不得已而詳之，則不可復讀。詩人之意，本不欲道，疾之而不能不道。既道而復以爲耻，又悔而相戒也。」

中葺，當從應劭、顏師古說，蓋閨內隱奧之處也。「中葺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葺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朱氏曰：「詳，詳言之也。不欲言，故託以長。」○《釋文》：「詳，《韓詩》作揚。」^①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葺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鄭氏曰：「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

① 「揚」，原作「楊」，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改。

淑，云如之何！

朱氏曰：「君子，其夫也。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也。今宣姜夫死而淫，是失偕老之義。」

毛氏曰：「能與君子偕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

○毛氏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蒲典反。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爲之，假作紒形，加於首上。《追師》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懸瑱。』瑱之言加，由副既笄而加此飾，故謂之珈。六珈，必飾之有六，但不可知。」紒，音計。追，丁回反。紃，丁敢反。○朱

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孔氏曰：「宣姜行步有儀，其舉動之貌，如山如河。」朱氏曰：「如山，言其安重也。如河，言其弘廣也。」○鄭氏曰：「象服者，謂褕音遙。翟，音狄。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孔氏

曰：「翟而言象者，象鳥羽而畫之。」服飾如是，而爲不善，當如之何？」○《釋文》「佗佗」作「他他」。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鬢真忍反。髮如雲，不屑蘇節反。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掄勑帝反。也，揚且七也反。之，哲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翟，褕翟、闕翟也。孔氏曰：「翟，雉名也。鄭注《周禮》：『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彩畫之以爲飾，不用真羽。』」鬢，黑髮也。《釋文》曰：「服虔云：『髮美爲鬢。』」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鬢，髮也。不潔者，不用髮爲善。」孔氏曰：「《說文》云：『髮，益髮也。』言婦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不潔鬢者，言婦人髮美，不用他髮爲髮而自潔美。」○毛氏曰：「瑱，塞耳也。掄，所以摘髮也。孔氏曰：「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掄。」揚，眉上廣。」○朱氏曰：「且，語助

也。」○毛氏曰：「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嗟七我反。兮嗟兮，其之展陟戰反。也。蒙彼綯側救反。絺，是繼息列反。祥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說文》曰：「嗟，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戶木反。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綯，是當暑祥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綯，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裹衣綯絺，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孔氏曰：「繼，去蒸熱之服也。祥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繼祥焉，所以自斂飭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曰：「顏，眉目之間也。」

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問之也。汝盍自省容服尊嚴，胡然如天乎？胡然如帝乎？二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前漢·地理志》曰：「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張氏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墮。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

《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

①「音」，《墨海金壺》本作「色」。

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

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厯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迺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

爰采唐矣，沫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邇反。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孔氏

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沫，

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

都朝歌以北是也。」○蘇氏曰：「姜、弋、庸，皆

著姓也。」○毛氏曰：「言世族在位皆有

是惡行。桑中、上官，所期之地。淇，水

名也。」○長樂劉氏曰：「采唐、采麥、采

葑者，欲適幽遠，行其淫亂，不敢正名，

而託之以采唐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

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我乎

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朱氏曰：「《春秋》定姒，

《公》、《穀》作定弋。」

爰采葑乎容反。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官，送

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毛氏曰：「庸，

姓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鶉之不若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

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

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

《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

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

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春秋

傳》曰：「楊氏曰：『此載衛爲夷狄所滅之因也，故在

《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於歷代，凡淫亂者，未

有不至於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

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

殊失聖經之旨矣。」

鶉之奔奔，鶉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

則相隨。」《釋文》曰：「《韓詩》云：『奔奔、彊彊，乘

匹之貌。」○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孔氏曰：「惡頑之辭。」○《左氏傳》「奔奔」作「賁賁」。

鵲之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毛氏曰：「君，國小君。」孔氏曰：「夫人亦得曰君。」《左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

《鵲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定丁侯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宋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孔氏曰：「《鄭志》答張逸問曰：『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矣。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

○杜預云：「楚丘，濟陰成武縣西南。」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孫炎曰：「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爲正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謂小雪時。」○長樂劉氏曰：「建亥之月，定星方中，北與極星相直，景之可以正地勢。」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揆日出日人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孔氏曰：「《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星，以正朝夕。』」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下既定，乃爲位而平地。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視之以其日出日入之景，其端則東西正也。又爲規以識之者，爲其難審也。自日出而晝其景端，①以至日入。既則爲規測

①「晝」，原作「畫」，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景，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其審也。度兩交之間中屈之，以指臬，則南北正也。日中之景，最短者也。極星，謂北辰也。傳言「南視定」，不然。《匠人》不言以定星參之，經傳未有定星正南北者。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陸氏《草木疏》曰：「楸，音秋。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邊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爰，於也。他日於此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王氏曰：「虛者，若《左氏》所謂『有莘之虛』是也。」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

「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朱氏曰：「堂，楚丘之旁邑也。」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朱氏曰：「既得其處，於是下而觀焉，則又多桑而宜蠶。」○王氏曰：「卜言吉，於是遂建城市而營宮室也。終然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長樂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

「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察其土宜。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

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蘇氏曰：「見星而駕。」○《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張氏曰：「淵，虛明如淵也。」○朱氏曰：「塞則多不明，塞淵則實而明，猶曰誠明云爾。是人也，亦小充此道矣。」○毛氏曰：「馬七尺曰駉。駉馬與牝馬也。」○鄭氏曰：「文公命主駕者：雨止，爲我晨早駕。欲往桑田，務農急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駉牝亦三千矣。」○蘇氏曰：「富彊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王氏曰：「言國君之富者，宜以馬也。」朱氏曰：「《記》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程氏曰：「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言相土度地之初，屬文之勢然也。今文首言其事，然後原其初者多矣。既度其可，然後卜以決之，卜洛亦然，古人之爲皆如

是也。人謀臧，則龜筮從矣。卒章叙其勤勞，以致殷富。」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蝮丁計反蝮都動反》，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

毛氏曰：「蝮蝮，虹也。」○程氏曰：「蝮蝮，陰陽氣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今世俗不以手指者，因《詩》之言。女子之奔，猶蝮蝮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

○《爾雅》蝟作蟬。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詩及《泉水》、《竹竿》辭同而意不同。此詩蓋國人疾淫奔者，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泉水》、《竹竿》，蓋衛女思家，言女子分當適人，雖欲常在父母兄弟之側，有所不可得也。一則欲常居家而不可得，一則欲亟去家而不能得，其善惡可見矣。

朝濟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濟于西，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周禮》「祗侵掌十煇之法，九曰濟」，鄭氏注曰：「濟，虹也。」《詩》曰：「朝濟于西。」○毛氏曰：「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崇朝。」○范氏曰：「朝濟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

崇朝其雨，此陰陽之相應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亦猶是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氏曰：「乃如是淫奔之人也。」○程氏曰：「人雖有欲，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所謂貞信之教。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今也從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之謂不知命也。」

《蝟蝓》三章，章四句。

《相鼠》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毛氏曰：「相，視也。」○鄭氏曰：「儀，威

儀也。」○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齒、體以全其形。今汝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韓愈《聯句》云：「禮鼠拱而立。」○山陰陸氏曰：「今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兩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朱氏曰：「人而無儀，則其不死，亦何爲哉？」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毛氏曰：「體，肢體也。遄，速也。」

《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

蓋溺於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

《相鼠》三章，章四句。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共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愠於群小，以至於觀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孔氏曰：

「干之首有旄有羽。旄者，牛尾也。羽，夏翟之羽也。李氏曰：「干與「竹竿」字通用。

《家語》曰：「《干旄》之忠。」○《周禮》注曰：「徐州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用之，謂之夏采。」○程氏曰：「注旄干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旗，孤卿建旂，大

夫、士建物是也。云旄、云旗、云旌，皆通言尔。謂卿大夫建旗而來，就浚之郊，禮下賢者。」其下有旒縵。」朱氏曰：「縵，旗之體也。旒，縵之垂也。旌、旗、旌，建之車後。」○驂，所銜反。旒，力周反。○

毛氏曰：「浚，衛邑。」○《爾雅》曰：「邑外謂之郊。」○毛氏曰：「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

良馬，所以好賢者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紕，疎布之狀。組，密錯之狀。祝，疑爲竺，●厚積之意。」○朱氏曰：

「此設爲賢者之言。言衛之卿大夫建此干旄，欲有所咨問於我，我將何以畀之乎？言不知所以副其意者。彼姝者子，言其德之美，指衛之臣子。」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旄。孔氏曰：《周禮》：『州里建旗。』《大司馬》又曰：『百官載旗。』旗亦有旌，二章互文也。言旌則有旒縵，言旗則亦有旒矣。」下邑

曰都。」朱氏曰：「都，居民所聚也。」○王氏曰：「紕之以爲組。」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星歷反。羽爲旌。孔氏曰：《爾雅》云：『注旌首曰旌。』則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旒縵，有旌旗之稱。未設旒縵，空有析羽，謂之旌。」城，

都城也。朱氏曰：「浚，都之城也。」祝，織也。」王氏曰：「組成而祝之，故初言紕，中言組，終言祝，斷也。」○程氏曰：「馬四至於五、六，馬

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也。郊、都、城，好賢益篤，則賢者益至。不好賢，則上益遠遯也。」朱氏曰：「五之、六之者，取協韻而極言其盛。凡《詩》之言，類此者多矣。」○《左氏傳》

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① 竺，原作「笠」，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彥。其兄，^①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鄭氏曰：「滅者，懿公死也。君死於位曰滅。露於漕邑者，謂戴公也。戴公與許穆夫人，俱公子頑烝於宣姜所生也。」○朱氏曰：「露，未有宮室而廬居也。」

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朱氏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夫宗國覆滅，莫大之變，顧以父母既終而不得歸，則事變之微於是者可知矣。」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涉我心則憂。

毛氏曰：「載，辭也。吊失國曰唁。悠悠，遠貌。」朱氏曰：「悠悠，遠而未至之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釋文》：

「《韓詩》曰：『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于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釋文》：「驅作駟，曰：『字亦作驅。』」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

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衛矣。爲許人者，盍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臧，其心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不閱，謂曉然易見，初不閱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

①「其」，原重文，據官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閼。悲位反。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也。」

毛氏曰：「閼，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蕝。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蕝，貝母也。陸

璣《疏》曰：「蕝，今藥草貝母也。其葉如括樓而細，其子在根下如芋。」升至偏高之丘，采其蕝者，

將以療疾。」王氏曰：「采蕝，所以療鬱結之疾。」

○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箋：

『善，猶多也。』意已如此。朱氏曰：『《漢書》：『岸善崩。』』女子之於懷思，甚於男

子。」○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

「將欲升高望遠，以舒憂想之情。言采其蕝，以療鬱結之疾。」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

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衆穉且狂」，非真指許人以爲穉狂，蓋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不識緩急，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芄芃蒲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毛氏曰：「極，至也。」○朱氏曰：「言我將行其野，涉芃芃之麥，而控告于大邦，然未知其將何所因而何所至乎。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王氏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終欲歸唁之辭。」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曰：

「《載馳》五章，或言四章，一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章章八句，以《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取「控于大邦」，非今日四章故也。」

鄘國十篇，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衛

說已見《邶》。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孔氏曰：「武公和，釐侯子。」○朱氏曰：「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上，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成我。』」又作《賓之初筵》、《抑》戒之詩以自警。其能聽規諫，以禮自防，可知矣。」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宣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反。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反。兮，赫兮咺，况晚反。兮。有匪君子，終不

可諼况元反。兮。

毛氏曰：「興也。奥，隈也。長樂劉氏曰：『奥，謂水涯彎曲之地。』」○長樂劉氏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所弗迨也。」晉左思《二都賦序》云：「見綠竹猗猗，則知衛地淇奥之產。」○朱氏曰：「《漢書》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程氏曰：『猗猗，言竹之態。』匪，文章貌。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矣。』匪者，有文章之謂也。』治骨曰切，象牙曰磋，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程氏曰：「赫兮咺兮，成德

①「工」，原作「功」，據《墨海金壺》本改。

輝著于外也。首章言其德美文章，由善學自治而然。」○《釋文》曰：「《韓詩》竹作薄，徒沃反。云：『篇筑也。』石經同。毛氏曰：『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韓詩》

作宣。」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程氏曰：『青青，言其色。』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

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孔氏曰：「《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是也。」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璫飾七。」○

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鑠鑠而處，狀似星也。」○程氏曰：「二章言其威儀之美，服飾之盛。」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賁。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密比如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爾雅》曰：「寬，綽也。」郭璞云：「謂寬裕也。」○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孔氏曰：「《周禮·輿人》注云：『較，兩輪上出式者。』則較謂車兩傍，今謂之平較。但《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呂和叔曰：「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一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憑下式，而頭得俯。」○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防節，不至於過，是不爲虐也。」毛氏曰：「寬緩弘大，則雖戲謔，不爲虐矣。」○鄭氏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

而時戲謔。」

《淇奥》三章，章九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孔氏曰：「莊公楊，武公子。」

《孔叢子》：「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安，知天下決然不可復爲，雖然如此退處，至於其心，寤寐間不忘君。」張氏曰：「此詩意怨而言樂者，是終山澗不出之意。」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緩。況元反。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緩，忘也。在澗獨寐，覺而獨言。」○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由也。」

楊氏曰：「矢，如《皋陶》『矢厥謨』之矢，自陳不能忘其君。」○《釋文》曰：「澗，《韓詩》作干，云：『境埵之處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苦禾反。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占禾反。

毛氏曰：「曲陵曰阿。邁，寬大貌。」○楊氏曰：「自陳不得過君朝。」○董氏曰：「阿，《韓詩》作干。《章句》曰：『地下而黃曰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曰：「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謂也。」○楊氏曰：「自陳不得告君以善。」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非所謂山澤之儒，形容甚癯者也。軸之義未詳，以上兩章觀之，蘇氏說差近，但未見訓詁所出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孔氏曰：「此詩皆陳莊姜宜答，而君不親。」

碩人其碩，其機反。衣於既反。錦褰苦迴反。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碩，長貌。」○鄭氏曰：「褰，褻也。衣錦尚之以褻衣，爲其文之太著。」《說文》曰：「褰，繅也。繅，泉屬。」○朱氏曰：「褰，《儀禮》作景，《禮記》作綱。」○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孔氏曰：『《左氏》曰：『娶於東宮得臣之妹。』東宮，太子所居也。繫太子言之，明與同母，見夫人所生之貴。」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白虎通》

曰：「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詩》云：『譚公維私。』覃，子也。」○王氏曰：「言族類之貴。」

手如柔荑，徒奚反。膚如凝脂，領如蝤蛴似修反。蝤蛴，音齊。齒如瓠犀，故反。犀，螭音秦。首蛾眉，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覓反。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朱氏曰：『茅之始生曰荑，脂之凝者曰膏。』領，頸也。蝤蛴，蜥蜴也。孔氏曰：『蝤蛴，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螭首，廣額而方。」○鄭氏曰：「螭，謂蜻蛉也。」○孔氏曰：「蜻蛉，如蟬而小，有文，此蟲額廣而且方。」○朱氏曰：「蛾，蠶蛾也，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孔氏曰：『服虔云：『輔，上頰。』」

①「廣額」，《毛詩正義》作「額廣」，當據改。

車也。是牙外之皮膚，頰下之別名也。」盼，白黑分。」朱氏曰：「白黑分明。」○王氏曰：「言容色之美。」○《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注：「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下一句逸。」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始銳反。于農郊。四牡有驕，起橋反。朱幘符云反。鑣鑣，表驕反。翟音弗。以朝。直遙反。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毛氏曰：「農郊，近郊。」○朱氏曰：「四牡，車之四馬。」○毛氏曰：「驕，壯貌。幘，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釋文》曰：「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孔氏曰：「此鑣自解飾之所施，非經中之鑣也。」鑣鑣，盛貌。孔氏曰：「四牡之馬鑣鑣而盛。」○《清人》云：「駟介庶庶。」翟，^②車也，夫

人以翟羽飾車。莝，蔽也。」孔氏曰：「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幘以自隱蔽，謂之莝。因以翟羽爲之飾，蓋厭翟也，次其羽使相厭也。」○朱氏曰：「言莊姜自齊來嫁，舍止近郊，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諸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鄭氏曰：「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也。」○《玉藻》曰：「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釋文》曰：「說，本或作稅。」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闕反。施眾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木反。葭音加。茨他覽反。揭揭，居謁反。庶姜孽孽，魚竭反。庶士有暵。欺列反。

① 「牡」，原作「牝」，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 「翟」，《毛詩正義》重文，下「翟」字屬下讀。當據改。

孔氏曰：「河在齊西北流。」董氏曰：「齊地西

至於河，衛居河之西，則自齊適衛，河界其中，故曰北

流活活。」○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

活，流也。眾，魚罟。濺濺，施之水中。

《說文》曰：「濺，礙流也。」○朱氏曰：「濺濺，罟入水

聲也。」鱣，鯉也。鮪，鮪音洛也。孔氏曰：

「郭璞云：『鯉，今赤鯉也。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

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為黃魚。』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

鐵兜鍪，大者不過七八尺，一名鮪。』以今驗之，則鯉、

鮪、鱣、鮪皆異魚。」發發，盛貌。《釋文》曰：「魚著

網，尾發發然。」葭，蘆。蒹，亂五患反也。

孔氏曰：「郭璞云：『蘆，葦也。葭，似葦而小。』陸璣

云：『葭，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以今驗

之，蘆、葭別草也。」揭揭，長也。」○鄭氏曰：

「庶姜，謂姪娣。」○毛氏曰：「孽孽，盛

飾。」○董氏曰：「庶士，其媵臣也。」○鄭

氏曰：「此章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禮

儀之備，而君何為不答夫人？」○《釋

文》曰：「發，《韓詩》作鱣。孽，《韓詩》作

改。」

輶。揭，《韓詩》作桀。」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

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戶花反。落

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

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福鳳反。焉。美反正，

刺淫佚也。長樂劉氏曰：「夫婦者，五品之本，匹配雖

自於人謀，義理實根於天地。順其道者足以安於其位，

逆其理者無以保於其生。蓋肇有人倫以來，未聞違理犯

義，終其身而弗悔者。宣公不道，自班於禽犢，不足紀

也。風化流於其民，陷之於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

故《氓》之詩，不罪於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於其

君也。」

陳氏曰：「詩人蓋有所指而云，備一人之

①「礙」，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引《說文》作「凝」。

②「網」，原作「綱」，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始末以爲戒也。」

「美反正」、「刺淫佚」，此兩語煩贅，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_{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朱氏曰：「蚩蚩，無知之貌。」○毛氏曰：「布，幣也。」鄭氏

曰：「幣者，所以貿買物也。」○鄭氏曰：「季春

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子者，男子之通稱。」○毛氏曰：「丘一成爲頓丘。」○鄭氏曰：「良，善也。將，請也。

此民非來買絲，但來就我，欲與我謀爲室家也。言民誘己，己乃送之涉淇水，至此頓丘，定室家之謀。非我心欲過子之期，子無善媒，來告期時。民欲爲近期，故語之曰請子無怒，秋以與子爲

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此言之次第。」

氓假貿絲而來即我謀，本謀挈是女而歸也。及氓之歸，是女乃遲遲未行，送之於野，謂之曰匪我愆期也，子無良媒，以往來道達，故我行計未成耳。

乘彼塿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毛氏曰：「塿，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李氏曰：「『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毛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者皆有繇辭。《左傳》曰：『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是龜之繇。《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是卦之繇也。」賄，財。遷，徙也。」○歐陽氏

曰：「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

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歐陽氏曰：

「桑之沃若，諭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殞，又諭男意易得衰落。」朱氏曰：「桑之

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盛，情好歡洽之時也。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毛氏曰：「鳩，鵲音

骨。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

耽，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

百行，可以功過相除。至於婦人無外

事，惟以貞信爲節。」○朱氏曰：「士之耽

猶可說，而女之耽不可說者，婦人深自

媿悔之辭。主言婦人惟以貞信爲節，一

失其正，則餘無可觀爾，非真以士之耽

爲可說而恕之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毛氏曰：「隕，墮也。」○孔氏曰：「自我徂爾男子之家，三歲之後，貧於衣食。」

○毛氏曰：「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鄭氏曰：「帷裳，童容也。」○孔氏曰：「童

容，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以爲容飾。」爽，差也。」○朱氏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棄而

歸也。女未嘗差其所守，而士者自貳其

行，蓋由其心無所至極，而二三其德

故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

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靡，不也。夙，早也。興，起也。咥，笑貌。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

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早起夜卧，無有一朝不然者，與爾始相與謀約之言既已遂矣，而爾遽以暴戾加己。」○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啞啞然笑我。」○朱氏曰：「然亦何所歸咎哉？但靜而思之，躬自痛悼而已。蓋淫奔從人，不爲兄弟所齒故也。」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朱氏曰：「及，與也。」○毛氏曰：「泮，坡也。鄭氏曰：『泮，讀爲畔。畔，崖也。』」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惓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女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女心之不可知也？」○朱氏曰：「我總角之時，與爾宴

樂言笑，成此信誓。曾不思其反復以至於此也。既不思其反復而至此矣，則亦如之何哉？亦已而已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說文》旦旦作思思。

《氓》第六章，章十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范氏曰：「夫婦之際，猶君臣之交，或遇或不遇，命也。進不見答，退不得歸，則如何？以禮自止而已。衛之賢女唯安於義命，是以雖憂而不困也。」
籊籊他歷反。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朱氏曰：「我豈不思衛乎？遠而不可至爾。」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于萬反。兄弟父母。

泉源，解見《泉水》。○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滳滳，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滳滳，流貌。檜，栢葉松身。楫，所以櫂直教反。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橈音饒。」○《釋名》云：「楫，捷也，撥水行舟疾也。」○歐陽氏曰：「淇

水滳滳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朱氏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釋文》滳滳作泚泚，曰：「本亦作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云：「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芄蘭柔弱。」孔氏曰：「芄蘭，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此草支葉柔弱。」○朱氏曰：「支，枝同。」沈括云：「支，莢也。芄蘭生

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觿，以象骨爲之，可以解結。』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猶佩。」○朱氏曰：「雖則佩觿，然

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禮，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鄭氏曰：

「容，容刀也。」○孔氏曰：「《大東》云『鞞鞞佩璲』，璲，佩玉也。」○毛氏曰：「垂其紳帶，悸悸然有節度。」○

董氏曰：「支，石經作枝，《說文》同。」

芄蘭之葉，童子佩鞶。失涉反。雖則佩鞶，

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朱氏曰：「沈括云：『芄蘭之葉，如佩鞶之狀。』」○毛氏曰：「鞶，玦也。能射御

則佩鞶。孔氏曰：「玦，決也。挾矢時著右手巨指

以鉤弦，用象骨爲之。」甲，狎也。」○廣漢張氏

曰：「獨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所知之氣象，蓋莫掩矣。」

○《釋文》曰：「甲，《韓詩》作狎。」

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

《芄蘭》二章，章六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孔氏曰：「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范氏曰：「夫人之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歟？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於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

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戶郎反。之。誰謂宋遠？跂丘鼓反。予望之。

毛氏曰：「杭，度也。」○鄭氏曰：「誰謂河水廣與？」音餘。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之，喻狹也。今我之不渡，直自不往耳，非爲其廣。予，我也。誰謂宋國遠與？我跂足則可以望見之，亦喻近也。今我之不往，直以義不往耳，非爲其遠。」孔氏曰：「文公之時，衛已在河南，自衛適宋不渡河，此假有渡者之辭。宋，今睢陽，去衛甚遠。言宋近，猶喻河狹。」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不容刀，亦喻狹。小船曰刀。」

孔氏曰：「《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而不傾者也。」崇，終也。行不終朝，亦喻近。」

《河廣》二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朱氏曰：「先儒以此詩疑此時作，然無明文可考。」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遭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叙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地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

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揭丘列反。今，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于僞反。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毛氏曰：

「揭，武貌。」○鄭氏曰：「桀，英桀。」○毛

氏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朱氏曰：

「婦人自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如是，今乃執殳而爲王前驅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

朱氏曰：「蓬，草也。首如飛蓬，髮亂也。」○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

適，主也。」朱氏曰：傳云：「女爲說己容。」

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氏

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

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朱氏曰：「其者，冀其將然之辭。」○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甘心，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甘心於首疾也。」

焉於瘳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瘳！音每，又音悔。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背，北堂也。孔氏曰：《士昏禮》云

「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摠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

瘳，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思得草之美者，玩以忘

憂。然世豈有是哉？則亦思之不已而心痾焉爾。心痾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釋文》曰：「諼，本又作萱。」

《說文》作蕙，云：「令人忘憂也。」○董氏曰：「《韓詩》作『焉得萱草』。」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

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孔氏曰：「《大司徒》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

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婚者多也。』」○長樂劉氏曰：

「夫婦之禮，雖不可不謹於其始，然民有細微貧弱者，或困於凶荒，必待禮而後昏，則男女之失時者，多無室家之養。聖人傷之，寧邦典之或違，而不忍失其昏嫁之時也。故有荒政多昏之禮，所以使之相依以爲生，而又以育人民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苟無子育兆庶之心，其能迨此哉？」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綏綏，獨行求匹之貌。」○毛氏曰：「石絕水曰梁。」○范氏曰：「孤獨行於水之梁，失其所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時婦人喪其妃耦，寡而憂是子無裳，無爲作裳者，欲與爲室家。」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毛氏曰：「厲，深可厲之旁。」王氏曰：「岸近危曰厲。」帶，所以申束衣。」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有狐》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唯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

詩也。孔氏曰：「衛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二百。」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為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木瓜，楸木也。孔氏曰：『郭璞

云：『實如小瓜，酢，可食。』』○徐氏曰：「瓜有瓜瓞，

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瓊，玉之美者。《說文》曰：「瓊，

赤玉也。」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

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朱氏

曰：「投我以木瓜而報之以瓊琚，報之厚矣，而猶曰非敢以為報，姑欲長以為好而不忘爾。蓋報人之施，而曰如是報之足矣，則報者之情倦，而施者之德忘。惟其歉然常若無物可以報之，則報者之

情、施者之德，兩無窮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瑶。音遙。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瑶，美石。」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毛氏曰：「瓊玖，玉名。」孔氏曰：「瓊是玉之美

名，非玉名也。琚、瑶、玖三者互也。琚言佩玉名，瑶、玖亦佩玉名，瑶言美石，玖言玉名，明此三者皆玉石

雜也。故《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是玖非全玉也。」○《釋文》曰：「玖，《字書》云：『玉黑色。』」○

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

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尚書》曰：『厥苞橘柚。』」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王

鄭氏《詩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朱氏曰：「成王營洛邑，爲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路均故也。自是豐鎬爲西都。」至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

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孔氏曰：「尊之，猶稱王，在風則卑矣，已比列國。當言周，而言王，則尊之。」○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黍離，而曰王黍離云。」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

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

「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曰：「黍可爲酒。」○孔氏

曰：「離離，垂也。」○《爾雅》曰：「稌，稷也。」孔氏曰：「稌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稌』是也。」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稌。」然則稌也、稷也、

粟也，止是一物也。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共疑焉。」《說文》曰：「稷，百穀之長。」沈括曰：「稷乃今之稌也。」稌，子例反。

○孔氏曰：「黍言離離，稷言苗，則是黍秀稷未秀。」○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

『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

鄭氏曰：「知我者，知我之情。謂我何求，怪我久留不去。」○毛氏曰：「悠悠，遠意。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

蒼蒼然則稱蒼天。」○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詩人自黍離離見稷之穗，故歷道其所更見。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自黍離離見稷之實。」○元城劉氏曰：「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心變焉，次遇之則心微變，三遇之則其心如常矣。此常人之情也，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故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

又見稷之實矣，而所感之心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張氏曰：「《黍離》之詩，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不可都謂之苗。」○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黍離》三章，章十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乃旦反。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平王宜曰，幽王子。」

攷經文，不見思其危難以風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音西于埭音時。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毛氏曰：「鑿牆而棲曰埭。」孔氏曰：「寒鄉鑿牆爲雞作棲。」○朱氏曰：「君子之行役，不知其還反之期，且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羊牛則下來。」

矣。」○鄭氏曰：「言畜產出入尚有期節，至於行役者，乃反不也。」○朱氏曰：「雖欲使我之不思，不可得也。」○《釋文》埭作時，曰：「本亦作埭。」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反。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括反。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于杙，羊職反。爲桀。括，至也。」○鄭氏曰：「苟，且也。」○朱氏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飢渴而已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于萬反。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音洛。只且！于徐反。

程氏曰：「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如是。」董氏曰：「《莊子》曰：『以陽爲充孔揚』，則陽

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毛氏曰：「簧，

笙也。」孔氏曰：「簧者，笙管之中金薄鑲也。」○鄭

司農云：「笙，十三簧。一笙必有簧，故以簧表笙。」○

鄭氏曰：「由，從也。招我，欲使我從之

於房中，俱在樂官也。我者，君子之友

自謂也。」○毛氏曰：「國君有房中之

樂。」孔氏曰：「路寢，房中也。《譜》云：『路寢之常

樂，天子以《周南》，諸侯以《召南》。』是天子、諸侯皆有

房中之樂也。」○朱氏曰：「只、且，語助聲。」

○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

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

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音遙。左執翻，徒刀反。右招我由

敖。五刀反。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孔氏曰：

「翻，舞者所持纛徒報反。也。」○鄭氏曰：「敖者，燕舞之位。」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家爾，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

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而使畿甸之民，遠爲諸侯戍守，周人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幽王之禍，申侯實爲之，則平王所與不共戴天讎也，乃不能討而反戍焉。愛母忘父，其悖理也亦甚矣。民之怨也，豈不亦以此歟？」○長樂劉氏曰：「六鄉六遂之兵，所以制方伯之失職，非以禦夷狄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

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張氏詩曰：「揚水悠揚，緩不流，不漂蒲楚弱堪憂。談詩若作奔湍解，王鄭諸篇未易求。」○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耳。彼其之子，周人謂它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鄭氏曰：「平王母家申國，姜姓，在陳、鄭之南，杜預曰：『今南陽宛縣是也。』迫於彊楚，而數見侵伐，王是以戍之。」○朱氏曰：「思之哉，思之哉，何月而得還歸也？」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朱氏曰：「《書·呂刑》、《禮記》作《甫刑》，孔氏曰：『呂侯後爲甫侯。』」○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

秦、趙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蒲，草也。鄭氏：『蒲，蒲柳。』」○《釋文》：「孫毓云：『蒲草之聲，不與戍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其異耳。」許，諸姜也。」
《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居疑反。饑，音覲。室家相棄爾。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

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萋，嘆呼但反。其乾矣。有女叱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土丹反。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毛氏曰：「興也。萋，離音佳。也。」孔氏

曰：「《釋草》云：『萋，萋』，郭璞云：『今茺蔚也，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萋是也。』《韓詩》及《二蒼說》悉云益母。」茺，音充。蔚，音尉。

○孔氏曰：「嘆，燥也。」○毛氏曰：「叱，別也。」○程氏曰：

「萋，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嘆則乾矣。興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鄭氏曰：「慨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然詩人乃曰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辭焉，厚之至也。」

中谷有萋，嘆其脩矣。有女叱離，條其歎音嘯。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脩，長茂者也。長茂者爲所嘆。」○毛氏曰：「條條然歎也。」○程氏曰：「歎，長吟也，悲恨深於歎矣。」○董氏曰：「古之傷死者之辭曰『如何不淑』。」

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

中谷有萋，嘆其濕矣。有女叱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毛氏曰：「啜，泣貌。」○蘇氏曰：「泣者，窮之甚也。」○董氏曰：「啜，《韓詩》作啜。」

「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萋》三章，章六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孔氏曰：「桓王林平王孫。」諸侯背音佩。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音洛。其生焉。朱氏曰：「按《左傳》，鄭武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桓王即位，將卒畀虢公政，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五年，王遂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反。尚寐無吽！五戈反。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鄭氏曰：「尚，庶幾也。」○毛氏曰：「罹，憂。吽，動也。」○朱氏曰：「爲此詩者，蓋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鄭氏曰：「寐不欲動，無所樂生之甚。」

《孟子》曰：「雉兔者往焉。」蓋采捕於

野者多得雉兔，因以名之。此詩亦因所見而爲比也。兔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音孚。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古孝反。

毛氏曰：「罌，覆車也。孔氏曰：『下傳『罌，罌』與此一也。《釋器》云：『罌謂之罌罌也。罌謂之罌。罌，覆車也。』」○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罌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罌，早覓反。罌，古縣反。造，爲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罌，罌張劣反。也。《釋文》曰：『《韓詩》云：『施羅於車上曰罌。』庸，用也。聰，聞也。』」

《兔爰》三章，章七句。

《葛藟力軌反》，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

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鄭氏曰：「九族者，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孔氏曰：「《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呼五反。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毛氏曰：「興也，縣縣，長不絕之貌。」

○《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自有宗族之義。」○毛氏

曰：「水厓曰漘。」○渤海胡氏曰：「《周南》云：『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又云：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邶風》云：『旄

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唐風》云：『葛

生蒙楚，斂蔓于野。』《大雅》云：『莫莫葛

藟，施于條枚。』然則葛也、藟也，必生於山谷丘野之地，延蔓於草木條枚之上，

不生於河漘水厓。生不得其地，則失物之性也。」○王氏曰：「謂他人父，謂他人

母，謂他人昆，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

人。」○李氏曰：「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

顧我之意。我，九族也。」蘇氏曰：「王今棄九

族，遠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安肯顧王哉？」

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

縣縣葛藟，在河之涘。音侯。終遠兄弟，謂

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

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縣縣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終遠兄弟，

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洒下，漘』，郭

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

毛氏曰：「昆，兄也。」○李氏曰：「不與

我相聞知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興也。葛，所以爲絺綌也。事

雖小，一日不見於君，憂懼於讒矣。」○

蘇氏曰：「朝有讒人，則下不敢有所爲。」

○李氏曰：「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

間而讒之。」○孔氏曰：「既以葛、蕭、艾

爲喻，因以月、秋、歲爲次也。設文各從

其韻也，不由事大憂深也。」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孔氏曰：「《釋

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

祭祀以脂熬之也。」○孔氏曰：「三秋，設言。

三春、三夏，其義亦同，取其韻耳。」

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

毛氏所謂「事雖小」，蓋通三章言之。

葛之爲絺綌，蕭之共祭祀，艾之療疾，

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不於此取義也。鄭氏所箋，失傳意矣。

《采葛》三章，章三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於文、武、成、康之後歟？蓋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

大車檻檻，毳尺銳反。衣如蒺。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蒺，離也，蘆之初生也。乘其大車檻檻然，服毳冕以決訟。」鄭氏曰：「毳衣，衣繪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離。」○孔氏曰：「毳衣，衣二章，裳二章。」○王氏曰：「《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

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蓋八命加一等，所謂上公九命，其服以九爲節也。其未出封，則與侯伯同服矣。公與侯伯同服，則卿與子男同服矣。此詩所謂周大夫者，卿也。然則《司服》所謂「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者，諸侯之卿大夫也。」

大車噶噶，他敦反。毳衣如璫。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噶噶，重遲之貌。璫，頰勑貞反也。」孔氏曰：「頰，淺赤也。《說文》云：『璫，玉赤色。』故以璫爲頰。毳衣，績、繡皆五色，其青者如離，其赤者如頰。二章各舉其一爾。」○王氏曰：「如葵，言其衣之色。如璫，言其裳之色。」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朱氏曰：「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約誓之辭也。」○呂氏曰：「占之所

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留，氏。子嗟，字也。」李氏曰：「所謂『彼留子嗟』者，亦猶《陳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之他書？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鄭氏

曰：「施施，舒行。」《孟子》曰：「施施從外來。」

○陳氏曰：「施施，自得之貌。」○蘇氏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我。」朱氏曰：「將其來施施，望之之辭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

來食。

朱氏曰：「子國，亦字也。」毛氏曰：「子國，子

嗟父。」○蘇氏曰：「庶幾肯來從我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毛氏曰：「玖，石次玉者。」○朱氏曰：

「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七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鄭

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號，鄭爲大。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若克二邑，鄆、蔽、補、丹、依、疇、歷、華，君之土也。」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

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釋文》曰：「新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

《緇側基反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孔氏曰：「武公掘突，當平王時。父，謂武公父桓公也。」

《禮記·緇衣》：「子曰：『好賢如《緇衣》。』」○《孔叢子》：「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此詩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爲三章皆言適子之館乎？「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講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爲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緇，黑色。」○王氏曰：「緇衣，朝服也。」毛氏曰：「卿士聽朝之正服也。」○孔氏

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爲朝服。《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也。《考工記·鍾氏》：『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注：『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程氏曰：

「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也。」○蘇氏曰：「諸侯入爲卿士，皆受館於王室。」○毛氏曰：「粢，餐。蘇尊反也。」王氏曰：「粢，粟治之精者。」○朱氏曰：

「漢有白粢之刑，給春導之役是也。」○范氏曰：

「桓公、武公之爲司徒，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其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朱氏曰：「言子之服緇衣也甚宜，其或敝

也，則予願爲子更爲之。」○范氏曰：

「適子之館兮，親之也。還予授子之粢兮，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朱氏曰：「又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子以粢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爲也。」

緇衣之蓆音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舒安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緇衣》三章，章四句。

《將七羊反仲子》，刺莊公也。不勝音升。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側界反。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

公猶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不如早爲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將襲鄭，公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說，其叙此詩以爲『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禁，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音起。
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

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也。孔氏曰：「杞，柳屬也。生水傍，葉麓而白色，理微赤。」折，言傷害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鄭氏曰：「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朱氏曰：「雖知汝之言，誠可懷思。而父母之言，亦豈可不畏哉？」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皆有地域溝樹之，故曰「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呂氏曰：「《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則桑在牆下也。」○毛氏曰：「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

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園者，圃之蕃，故其內可以種木也。」

檀材可以爲車，陸璣《疏》云：「檀木皮正青，滑澤。」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昭公以去季氏之謀，公執戈以懼之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繕市戰反。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蘇蘇遵反。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歐陽氏曰：「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楊氏曰：「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

叔于狩，手又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

猶乘馬也。」○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鄆』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永嘉鄭氏曰：「段以國君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袒褐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儔也。氣習至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之惟其所欲，而不誰

何也。欲不爲叛，得乎？是則置段於必亂之地者，莊公也。」

大叔于田，乘乘下繩證反。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反。火烈具舉。檀音祖。楊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反。叔無狙，女九反。戒其傷女。

孔氏曰：「織組者，摠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手，馬騁於道，如織組之爲。」○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諧和中節。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詩》所謂如舞者也。兩服如驂與服諧和中節，然馬在車中爲服，在車外爲驂，服制於衡，不得如舞。其言舞者，驂也。』藪，澤禽之府也。」○朱氏曰：「烈，熾盛貌。」○毛氏曰：「具，俱也。檀楊，肉袒也。孔氏曰：『李巡曰：『檀楊，脫衣見體曰肉袒。』暴虎，空手以搏之。狙，習也。』」○陳氏曰：「火烈具舉，疏以爲宵田。不知《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獻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嘗不用火

也。」○朱氏曰：「國人謂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言其得衆如此。」○《釋文》：「叔于田」作「大叔于田」者，誤。「無作毋，曰：「本亦作無。」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音記。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反。控口貢反。忌，抑縱送忌。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

「兩服，中央夾轅者。孔氏曰：『《小戎》云：「駟駟是中，駟驪是驂」。驂與中對文，則驂在外，外者爲驂，則知內者爲服，故言兩服。』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朱氏曰：「猶史所謂上駟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孔氏曰：「鴈行者，兩驂與服馬，其首差退。」良，亦善也。」○毛氏曰：「揚，光也。忌，辭也。」○朱氏曰：「抑，發語之辭。」○毛氏曰：「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

曰送。」

叔于田，乘乘鵠。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音冰。忌，抑鬯勅亮反。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鵠。郭璞曰：「今所謂烏驪馬。」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佐助也。」朱氏曰：「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旁，稍出其後，如人之左右手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棚，所以覆矢。孔氏曰：「棚，《左傳》作冰，箭筈蓋也。」鬯弓，弰吐刀反。弓。」孔氏曰：「鬯者，盛弓之器，鬯謂弛弓而納之弰。」○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弰弓，言田事畢。」朱氏曰：「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釋文》：慢作嫚，曰：「本又作慢。」

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

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止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直以兄弟之心爲莊公憂耳，豈知其他哉？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焉路反。而欲遠于萬反。之不能。使高克將子匠反。兵而禦魚呂反。狄于竟，陳其師旅，翱五羔反。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孔氏曰：「文公捷，厲公子。」

《春秋》閔公二年：「冬十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公子素作詩以刺之。」○鄭氏曰：「好利不顧其君，注心於利也。」

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

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莫侯反。重直龍反。英，河上乎翱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鄭氏曰：「駟，四馬也。」○毛氏曰：「介，甲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息。」○鄭氏曰：「二矛，酋矛、夷矛也。」孔氏曰：「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長短不同，其飾相累。又云一矛而有二，備折壞。」○毛氏曰：「重英，有英飾也。」孔氏曰：「《魯頌》說矛之飾謂之朱英，則以朱染爲英飾，蓋絲纒而朱染之。」○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曰：「翱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

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麋麋。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麋麋，武貌。

重喬，累荷也。」《釋文》云：「荷，舊音何，謂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沈胡可反，謂兩矛之飾相負荷也。」○《釋文》云：「《韓詩》喬作鵠。」

清人在軸，音逐。駟介陶陶。徒報反。左旋右

抽，音敕由反。中軍作好。呼報反。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孔氏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董氏曰：「陶陶，樂而自適也。」

○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

中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其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氏曰：「此謂將之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說

文》曰：「《詩》曰：『左旋右搢。』」土刀反。

搢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投石超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直遙反。也。言古之君子以風福鳳反。其朝焉。

羔裘如濡，音儒。洵音荀。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敕。命不渝。以朱反。

毛氏《羔羊》傳曰：「大夫羔裘。」○毛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釋文》曰：「《韓詩》曰：『侯，美也。』」○朱氏曰：「其，語助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舍，猶處也。」○毛氏曰：「渝，變也。」○鄭氏曰：「是子處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

等。」○董氏曰：「《韓詩》彼其作彼己。」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悅緇反。以豹皮也。孔

氏曰：《唐風》云「羔裘豹祛」，「羔裘豹袖」，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孔，甚也。司，

主也。」

羔裘晏於諫反。兮，三英粲采旦反。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

英者，若「素絲五紵」之類，蓋衣服制度之節。然亦未詳其制也。」朱氏曰：「英，裘飾

也。」○范氏曰：「《羔羊》曰「素絲五紵」、「五緘」、「五總」，皆所以英裘，是之謂三英。」○朱氏曰：

「粲，光明貌。」○毛氏曰：「彥，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

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摯所覽反。執子之祛兮。無我惡鳥路反。兮，不寔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摯，摩。祛，

起居反。袂，面世反。也。」孔氏曰：《喪服》云：

「袂，屬幅，祛尺二寸。」則袂是祛之本，祛為袂之末，俱是衣袖。」○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

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祛

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兮，不寔好呼報反。也。

毛氏曰：「醜，棄也。」孔氏曰：「醜與醜古今字，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

好也。」

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

① 「晏」，原作「寔」，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尚權謀，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逮故也」，「不逮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雞鳴》，刺不說音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呼報反。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反。將翱將翔，弋羊職反。鳬音符。與鴈。

蘇氏曰：「明星，啓明也。」解見《大東》。○

鄭氏曰：「弋，繳音灼。射也。」孔氏曰：「《司

弓矢》：『繳矢，弗矢用諸弋射』，注云：「結繳於矢謂之繳，弗矢象焉。」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爲繩也。」○增，音增。弗，扶弗反。

夫婦相警覺以夙興。」○朱氏曰：「女曰

雞鳴，以警其夫，而士曰昧旦，言不止於雞鳴矣。婦又語其夫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之。』意者明星已爛然矣，如是則可以翱翔而往，弋取鳬鴈而歸也。」○歐陽氏曰：「古賢夫婦相警勵以勤生之語。」

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辨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鳬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內則》

曰：『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鳬鴈以歸，則我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

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於侍御。」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朱氏曰：「珩，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纁珠。璜如半璧，繫於兩旁之下端。琚如圭而兩端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別以珠貫，下繫於璜，而交貫於瑀，復上繫於珩之兩端。衝牙如牙，兩端皆銳，橫繫於瑀下，與璜齊，行則衝璜出聲也。」○呂氏曰：「雜佩，非特玉也，纁燧、箴、箴、帨、帨凡可佩之物也。」○纁，卑民反。纁，宣爲反。燧，徐醉反。箴，忘緩反。帨，敷文反。帨，所類反。問，遺尹季反。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鄭氏

曰：「順，謂與己和順。」○張氏曰：「言婦人之好德甚於男子。」

《女曰鷄鳴》三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尺奢反，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大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七計反。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鄭氏曰：「忽，鄭莊公世子，祭仲逐之而立突。」○孔氏曰：「《左傳》云：『公之未婚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如《左傳》文，齊侯前欲以文姜妻忽，後復欲以他女妻忽，此言齊女賢而不娶，謂復請妻者。」

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於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至於其再入也，不能懲創

而用賢，於是至有目之爲狡童者，而猶憂之而不能餐、不能息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猶不欲遽絕之者，以其立之正故耳。」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如字。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_{恤旬反}信也。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魚敬反。同車也。鄭氏曰：

「女始乘車，壻御輪三周，御者代壻。」舜，木槿音謹也。孔氏曰：「其華朝生暮落。」佩有瓊琚，

所以納問。孔氏曰：「納衆玉與珩上下之間。」孟

姜，齊女。」○鄭氏曰：「洵，信也。」○毛

氏曰：「都，閑也。」孔氏曰：「都者，美好閑習之

言。司馬相如《上林賦》云：「妖冶閑都。」○王氏

曰：「古之人於玉比德焉，於瓊琚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言所宜各以其類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

將。七羊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李氏曰：「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懷之不能忘也。」

不借助於大國而自求多福，忽非奮然誠有是志也。蓋其爲人淺狹而多所拘攣，暗滯而動皆疑畏，浮易而不知審量，子子然以文義自喜，而國勢人情與其身之安危，皆懵然莫之察也，適足以取亡而已矣。使忽誠有是志而深求其實，則質之弱固可強，而所以持國者，固無待於外助也。惟其爲善有名而無情，所以卒見嗤於祭仲，而爲詩人所閔。此功利之說所以多勝，而信道者所以益寡也。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美，所謂賢者佞，智者愚也。」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餘反。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釋文》曰：「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焉，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釋文》曰：「橋，本亦作喬。」○鄭氏曰：「游，猶放縱也。」○毛氏曰：「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於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張氏曰：「游龍，是荍草也。」

其枝幹膠屈，著土處便生根如龍也。」○董氏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材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擗他洛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昌亮反。而和胡卧反。也。

擗兮擗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毛氏曰：「擗，槁苦老反。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孔氏曰：「《七月》云「十月隕擗」，傳云：「擗，落也。」則落葉謂之擗。」○蘇氏曰：「木槁則其擗懼風，風至而隕矣。」○陳氏

曰：「風其吹女者，吹摯槁也。」○鄭氏曰：「叔、伯，群臣相謂也。群臣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摯兮摯兮，風其漂匹。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遙反。女。

毛氏曰：「漂，猶吹也。」

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其和汝要汝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摯兮》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善戰反。命也。鄭氏曰：「權臣，祭仲也。」

程氏曰：「《春秋》書忽止曰鄭忽，蓋不以忽爲君故也。不以爲君，故詩人目之爲狡童。問《碩鼠》如何？曰：『魏之重斂，

至使人欲適彼樂國。』則人心之離亦可見矣。人心合而從之則爲君，離則爲獨夫。」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兮。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實，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朱氏曰：「不與我食，猶不與我言也。」○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賢者於忽懇懇如此，而忽不之察焉，上下可謂不交矣。疎其可親，親其可疎，斯其所以亡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褰起連反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資利反。行，下孟反。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鄭氏曰：

「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巾反。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反。

毛氏曰：「惠，愛也。」○《說文》：「溱，作潛，云：『潛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助語辭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前漢·地理志》曰：「潁川陽城山，^①洧水所出，東南至長平入潁。」○鄭氏曰：

「他士，猶他人也。」

《褰裳》二章，章五句。

《丰芳凶反》，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胡卧反。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鄭氏曰：「子，謂親迎者。有親迎我者，面貌丰丰然豐滿，出門而待我於巷中，悔乎我不送是子而去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孔氏曰：「王

①「潁」，原作「潁」，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下一「潁」字同。

肅云：『升于堂以俟。』《士昏禮》『主人揖賓入于廟，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是則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但女不將迎也。」

衣於既反。錦褰苦迴反。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褰，禪音丹也。蓋以禪穀戶木反。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紉側基反。衣纁許云反。衲如鹽反。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言此者以前之悔，今則叔也伯也，來迎己者從之，志又易也。」朱氏曰：「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孔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而經衣裳異文者，以詩須韻句，故別言之耳。其實婦人之服衣裳連，俱用錦，皆有褰，故互言之。」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墀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墀，茹音如。蘆力於反。在阪。音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吐鼎反。者。茹蘆，茅蒐所留反也。」孔

氏曰：「除地除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彼宜反。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名阪。」○朱氏曰：

「門之旁有墀，墀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誌其所欲奔之處也。」其室則邇，其

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釋文》：「作壇，曰：『依字當作壇。』」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毛氏曰：「栗，行道上栗。」^①孔氏曰：「行，謂道也。《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踐，行列貌。《伐柯》傳：「即，就也。」○朱氏曰：「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室家，亦誌其處也。『豈不爾思？子不我即』，俟其就已而俱往耳。」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七西反。雞鳴喈喈。音皆。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興也。」○陳氏曰：「淒淒，寒

涼之氣。」○毛氏曰：「風且雨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朱氏曰：「我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既見君子，云胡不瘳？敕留反。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言積思自此而愈也。」李氏曰：「言如病之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鄭氏曰：「已，止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而雞鳴不已，此所以爲不改其度。」

《風雨》三章，章四句。

①「道」，《毛詩正義》無此字。

《子衿》音金，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脩焉。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移屏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肆情廢惰爲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強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於上之人不學，莫知反本以救之，顛沛於末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爲不切於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無忠臣良士，大亂五世，學廢之由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鄭氏曰：「《禮》：『父母在，衣純以青。』」○純，諸允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

「世亂，學校不脩，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強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遽爾棄絕於善道乎？」○董氏曰：「石經作子衿。《說文》曰：『交衽也。』《爾雅》曰：『衣皆謂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璫如充反。珉亡巾反。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璫而緼組綬。』此云青組綬者，蓋毛讀《禮記》作青字，其本與鄭異也。」不來者，言其不一來也。」

挑他羔反。兮達他未反。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鄭氏曰：「人廢學

業，但好登城闕，以候望爲樂。」孔氏曰：「《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言在城闕兮，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程氏曰：「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放僻邪侈之心勝之矣。」○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達作達，石經挑作支，許慎《說文》兼用此二字。」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居望反。女。

揚之水，解見《王風》。○鄭氏曰：「作此詩者，同姓臣也。鮮，寡也。」○孔氏曰：「兄弟爭國，親戚相疑，唯我與汝二人而已。」○毛氏曰：「迂，誑也。」○范氏

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終鮮兄弟，唯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

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

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心向之者，乃暗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孔氏曰：

「魯桓十一年，祭仲立突而忽奔衛，是一爭也。十五年，突使祭仲壻雍糾殺祭仲，仲知之，殺雍糾，突出奔蔡，忽

復歸于鄭，是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而立公子亶，是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亶，高渠彌，祭仲逆子儀於陳而立之，是四爭也。魯莊公十四年，傅瑕殺子儀而納突，是五爭也。」○朱氏曰：「五爭首尾二十年。」○曾氏曰：「《氓》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淫於新昏而棄舊室，《出其東門》則不然。夫婦之情未嘗衰薄，特以兵革不息，室家不保，視其去而不能留，此所以為閔亂。」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反。衣綦巨基反。巾，聊樂音落。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

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艾色。」○孔氏

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也。」○范氏

曰：「今女之委棄者雖多，視之而不得救者，非我思慮之所能及也。」縞衣綦巾，

聊樂我員，思保其室家以相樂也。」孔氏

曰：「彼衆女之中，有着縞素之衣，綦色之巾者，是我之妻。今亦絕去，且得少留以喜樂我云。」○《釋

文》曰：「員，《韓詩》作魂。」

出其闔音因。闔音都。有女如茶。音徒。雖

則如茶，匪我思且。子徐反。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毛氏曰：「闔，曲城也。闔，城臺也。陳氏

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闔。」茶，英茶也。鄭氏曰：「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孔氏曰：「《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萎葉」。

《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蓼」，即萎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

皆云：「茶，茅秀。」然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茶草也。言「茶，英茶」者，英是白貌。吳

王夫差黃池之會，①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燿，望之如茶，韋昭云：「茅茶秀。」②亦以白色為如茶。」茹

蘆，茅蒐之染，女服也。」鄭氏曰：「茅蒐，染巾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①

「池」，原作「地」，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

「茅茶」，《毛詩正義》、《四部叢刊》影印《國語》韋昭注作「茶茅」。

《野有蔓草》音萬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君之澤不下流」，蓋講師見「零露」之語，從而附益之。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徒端反。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婉於阮反。兮。邂逅戶懈反。逅胡豆反。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興也。野，四郊之外。蔓，延。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朱氏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歐陽氏曰：「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草野之間。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如羊反。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漙漙，盛貌。臧，善也。」○朱氏曰：「與子偕臧，猶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側巾反洧于軌反》，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王氏曰：「羞惡之心，莫不有之。而其爲至於如此者，豈其人性之固然哉？兵革不息，男女相棄，而無所從歸也，是以至於如此。然則民之失性也爲可哀，君之失道也爲可刺。」

范氏曰：「樂之淫者曰鄭衛，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終於亂之極者焉。」《前漢·地理志》云：「鄭地右雒左沛，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旬反。訏況于反。且樂。音洛。維士與女，伊其相諶，贈之以勺時灼反。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春水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已釋，水則渙渙然。」

○李氏曰：「《說文》云：『渙，流散也。』蓋春水解釋而流散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拔除不祥。』蘭，蘭也。」陸璣《疏》曰：「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鄭氏曰：「既，已也。洵，信也。」○毛氏曰：「訝，大也。勺藥，香草。陸璣《疏》曰：『今藥草勺藥無香氣，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董氏曰：「《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陳氏曰：「勺藥者，溱、洧之地富有之，詩人賦物有所因也。」男女相棄，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佚之行。」○鄭氏曰：「女曰觀乎，欲與士觀於寬閑之處。士曰已觀矣，未從之也。女情急，故使男往觀於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寬大又樂也，於是男則往也。」○朱氏曰：「士與女既相與戲謔，又以勺藥為贈，所以結恩情之厚也。」○《釋文》曰：

「洵訝，《韓詩》作恂盱，樂貌也。」

蘭，即今之蘭；勺藥，即今之勺藥。陸璣必指為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訝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衆也。」○鄭氏曰：「將，大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齊

鄭氏《詩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孔氏曰：『《漢書·地理志》云：『齊郡臨淄縣，師尚父所封也。』臣瓚案：『臨淄，即營丘也。今齊之城內有丘，即營丘也。淄水過其南及東，以丘臨水，謂之臨淄。』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濊音惟側其反。之野。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蘇氏曰：「大公姜姓，本四岳之後。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

便魚鹽之利，民多歸之，故齊爲大國。」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孔氏曰：「哀公不仁，癸公子，當懿王時。」

雞既鳴矣，朝直遙反。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孔氏曰：「陳賢妃貞女以警戒其夫之辭曰：『雞既鳴矣，朝上既已盈滿矣。』欲令君起也。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

○朱氏曰：「會朝之臣既已盈矣。」又言非雞實鳴，乃是蒼蠅之聲。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毛氏曰：「昌，盛也。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又曰：「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聽朝。」○纓，色蟹反。

蟲飛薨薨，呼弘反。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爾雅》曰：「薨薨，衆也。」○鄭氏曰：

「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我猶樂與子卧而同夢。」○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群臣之會於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曾氏曰：「無庶予子憎，庶無憎予與子也。」

○毛氏曰：「古之夫人配其君子，亦不忘其敬。」王氏曰：「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情也。會

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范氏曰：「聖人順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爲夙興之節。至於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於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爲常也。」

《雞鳴》三章，章四句。

《還音旋》，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

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范氏曰：「《表記》曰：『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哀公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爲賢，閑於馳逐爲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慎哉？」

子之還兮，遭我乎狔乃刀反。之間兮。①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許全反。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狔，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儂，利也。」○鄭氏曰：「俱出田獵而相遭也，謂我儂，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前漢·地理志引《詩》云「子之營兮，遭我乎嶠之間兮」，顏師古注云：「《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嶠，山名也，字或作

①「兮」，原作「哉」，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猊，亦作巖，音皆乃高反。」《釋文》曰：「猊，崔靈恩《集注》本作巖。」○董氏曰：「考於《地記》，巖、猊、巖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釋文》

曰：「儼，《韓詩》作嫵。」

子之茂兮，遭我乎猊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猊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朱氏曰：「《山南曰陽》。」○《爾雅》曰：「狼，牡獾，平丸反。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獾，牝名狼。」○陸璣《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董氏曰：「還，茂、昌，崔靈恩《集注》以三者皆地名也。」

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染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

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著直據反》，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反。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鄭氏曰：「我，嫁者自謂也。」○毛氏曰：「門屏之間曰著。」孔氏曰：「《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音義同。」○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縣音玄。瑱吐遍反。者，或名爲統。」孔氏曰：「統，即今之條繩，用雜綵線織之，素色分明，目所先見，故先言之。」○統，都覽反。○毛氏曰：「瓊華，美石。」○鄭氏曰：「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縣統之末，所謂瑱也。」孔氏曰：「尚，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張氏曰：「充耳非一物，先以纁塞，後以玉加之。」○張氏曰：「俟

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庭、於著、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孔氏曰：「於著、於庭、於堂，止是有先後，不宜分爲異人。」

《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榮乎而。

鄭氏曰：「青，統之青。」○毛氏曰：「瓊瑩，石似玉。」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統之黃。瓊英，猶瓊華也。」

《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壻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壻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壻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於庭乎而」，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此《昏禮》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於堂乎而」，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壻道婦人，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釋文》曰：「本或作刺襄公，

非也。《南山》已下，始是刺襄公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赤朱反。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毛氏曰：「興也。日出東方，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朱氏曰：「履，隨也。」○鄭氏曰：「即，就也。」○朱氏曰：「言隨我而相就也。」○程氏曰：「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行。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歐陽氏曰：「『在我室兮，履我即兮』，相邀以奔之辭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反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闥，門內也。」《釋文》曰：「《韓詩》曰：『門屏之間曰闥。』」○朱氏曰：「發，行去也，謂隨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直遙反。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苦結反。壺氏不能掌其職焉。鄭氏曰：「挈，壺氏，掌漏刻者。」○孔氏曰：「《夏官》：『挈壺氏，下士六人。』壺，盛水器也。挈者，縣繫之名。置箭壺內以爲節，而浮之於水上，令水漏而刻下。」○程氏曰：「言其不能正時矣，非特刺是官也。」

李氏曰：「觀人之政者，見其一失，則逆料其餘也。」

「號令不時」，此一語贅，蓋見詩中有「自公令之」之文，而妄附益之爾。

東方未明，顛倒都老反。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鄭氏曰：「自，從也。挈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群臣促遽，顛倒衣裳。群臣之朝，別色始人。群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

又早興。」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力證反。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朱氏曰：「令，號令也，猶召之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園也。折柳以爲藩園。」○朱氏曰：

「瞿瞿，驚顧之貌。」○毛氏曰：「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

○程氏曰：「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躍，知其爲限也。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以爲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見之則躍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李氏曰：「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孔氏曰：「襄公諸兒，釐公子。桓十八年《左傳》云：『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適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國君尊嚴如南山。蕩，徒黨反。平易也。齊子，文姜也。」王氏曰：「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爲此齊之子也，而淫於齊。」○鄭氏曰：「婦人謂嫁曰歸。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佚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由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呂氏曰：「上二章罪襄公，所謂『曷又懷止』」

「曷又從止」者，言其理如是，而襄公違之以淫佚，何也？下二章罪魯桓公，所謂「曷又鞠止」、「曷又極止」者，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綏如誰反。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毛氏曰：「葛屨，服之賤者。冠綏，服之尊者。庸，用也。」朱氏曰：「用此道而嫁于魯也。」○朱氏曰：「從，相從也。」○呂氏

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綏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

取七喻反。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毛氏曰：「蓺，樹也。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衡，占橫字，謂既耕而東西踐躡墜摩之也。古者推耒

耜而耕，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朱氏

曰：「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然後可以得麻。人之欲娶妻者，必先告

之於父母，然後可以得妻也。今魯桓公

之娶文姜也，既告而成禮矣，鄭氏曰：「娶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曷爲不能禁制？」

○《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

『東西耕曰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

鞠，養也。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制

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蚤裁制之，曷爲又養其姦而至於極也？

故後章曰：「曷又極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

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朱氏曰：「極，窮也。」○李氏曰：「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取妻者必用媒。既以媒而得之矣，曷爲使

極其姦？」

《南山》四章，章六句。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①無思

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忉忉，憂勞也。」○

楊子曰：「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蘇氏曰：「無田甫田，田甫田而力不給，則莠

盛矣。無思遠人，思遠人而德不及，則心勞矣。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之有餘，而甫田可啓矣。思遠人則必自其近者始，近者之既服，而遠人自至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竭反。無思遠人，

勞心怛怛。旦末反。

毛氏曰：「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

忉也。」

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於阮反。兮變力轉反。兮，總角古患反。未幾居豈反。見兮，突吐訥反。而弁兮。

毛氏曰：「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卬，幼稚也。」○《釋文》曰：「《方言》

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毛氏曰：

「弁，冠也。」孔氏曰：「《周禮》掌冠冕者，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孔氏曰：「言有童子

婉變，總聚其髮以爲兩角，卬然幼稚如此。與別未經幾時而更見之，突然已加

冠弁爲成人。」○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

所有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常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

而將安往？」

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脩罔覺，非計功求

①

「維」，原作「爲」，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獲者所能與也。

《甫田》三章，章四句。

《盧令》音零，刺荒也。襄公好呼報反。田獵畢弋而不脩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福鳳反。焉。孔氏曰：「畢以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是盧爲田犬也。』」○逡，七旬反。令令，纓環聲。孔氏云：「環在犬之領下，如人之冠纓然。」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孔氏曰：「《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與民同樂也。』此百姓悅之也。」○董氏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獐。」

盧重直龍反。環，其人美且髻。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孔氏云：『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髻，好貌。」

盧重鋠，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毛氏曰：「鋠，一環貫二也。孔氏云：『謂一大環貫二小環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強也。』」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烏路反。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釋文》曰：「桓公軌，亦名允，隱公弟。」○朱氏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扞物，故防閑有禁制之意。」孔氏曰：「閑，桎梏也。」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古顏反。齊子歸止，其從才用反。如雲。

毛氏曰：「興也。」○笱，梁，解見《谷風》。○陸氏《草木疏》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魚」

①「潁」，原作「穎」，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之美者。」○勃海胡氏曰：「毛云：『鰈，大魚。』孔穎達引《孔叢子》『鰈魚，其大盈車』，鄭云：『鰈，魚子。』以魴鰈爲比，則鰈非大盈車者，亦非魚子，蓋魴、鰈、鰈及唯唯者，皆魚之可制者也，爲其笱之敝敗而不能制者也。文姜本可以防閑而制之，由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致文姜驕伉而難制也。」○張氏曰：「反歸於齊也。」○毛氏曰：「如雲，言盛也。」○楊氏曰：「『其從如雲』、『其從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才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毛氏曰：「如雨，言多也。」○陸氏《草木疏》云：「魴似魴厚，而頭尤大，魚之不美

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魴，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魴，或謂之魴。」常容反。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癸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孔氏曰：「唯唯，魚行相隨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朱氏曰：「言其從之者多，如水之流也。」○《釋文》曰：「唯唯，《韓詩》作遺遺。」

《敝笱》三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朱氏曰：「按《春秋》魯莊公之二年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載驅薄薄，普各反。簞弗音弗。朱轡。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也。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蒹。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簞蔽車之後戶也。」

輶，革也。獸皮治去毛曰革。謂路車以皮革爲本質，其上又以翟羽爲之飾。」○朱氏曰：「夕，猶宿也。發夕，言離於所宿之舍。」○蘇氏

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往會之。」○《釋文》蒹作第。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瀾瀾。乃禮

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孔氏曰：「襄公乘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濟濟，美貌。

垂轡，轡之垂者。瀾瀾，衆也。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

「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釋文》瀾瀾作爾爾，曰：「本亦作瀾。」

齊子豈弟，蓋於此而樂易也。美惡不嫌同辭。

汶音問。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亡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董氏曰：「汶水有二，出泰山、萊蕪者，西南入沛，今須城之汶是也。其一出朱虛縣泰山，北過淳于縣，今濰之東南，有大汶、小汶，即此是也。」○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徨也。」

○鄭氏曰：「汶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時所會。」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

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人魯境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吐刀反。行人儻儻。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儻儻，衆貌。」○

朱氏曰：「遊敖，猶翱翔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釋文》曰：「莊公同，桓公子。」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李氏曰：「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以亟，而不能正乾侯之禍。①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能制趙氏之橫，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猗嗟昌兮，頤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嘆辭。昌，盛也。頤，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王氏曰：「趨蹌之巧

也。」○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音征。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毛氏曰：「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王氏曰：「儀既成兮，言其威儀之備也。」○朱氏曰：「侯，張布而射之也。」○毛氏曰：「二尺曰正。」孔氏曰：

「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周禮》：『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以綵畫為之。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長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侯身長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其外之廣雖不同，其內皆方二尺。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正之言正也。射

①「正」，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止」。

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之間，名肩題爲捷黠，射之難中，以中爲俊。」○鄭氏曰：「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言稱其爲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反。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王氏曰：「變，壯好貌。婉，好眉目也。」

朱氏曰：「目清而眉揚，故謂目爲清，眉爲揚。」選，

齊。孔氏曰：「善舞，齊於樂節也。」貫，中。王氏

曰：「貫而中革。」四矢，乘矢。」○鄭氏曰：

「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釋文》：「反，《韓詩》作變。」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說者或謂詩人

諷莊公當用以禦亂，非也。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一章嘆其威儀技藝之美也，二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宜爲我甥也，三章復歎其威儀技藝可以禦亂也。嗟嘆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九

① 「王」，疑當作「毛」，據《毛詩正義》，以下引文爲毛傳。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其封城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

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反，刺褊必淺反。也。魏地陜音洽隘，於懈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褊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疏之貌。」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未見賢過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爲賤。」繚，音了。漱，悉候反。○毛氏曰：「要，褻也。襌，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褻，襌爲衣領。《說文》亦云：『襌，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爲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要襌之功，其儉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

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攢，山廉反，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攢。」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

佩其象揅。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爲刺。①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揅，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鄭氏曰：「婦新

①「刺」，原作「利」，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序》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序》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大原晉陽山，西南入河。」○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

「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纔以取繭緒，五方通之謂酸迷。」^①○鄭氏

曰：「無度，言不可以尺寸。」^②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

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耗車，庶子爲之，晉趙盾

爲耗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

「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者，主君公車之行列。」^③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爲公族，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謂耗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也。」宦，音患。耗，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

①「之謂」，《毛詩正義》作「謂之」。

②「尺寸」，四庫本、《毛詩正義》作「尺寸」。

③「公」，《毛詩正義》作「兵」。

曰：「蕢，水蕢音昔。也。」孔氏曰：「水蕢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璣云：『今澤蕢也，葉如車前。』」○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黶，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爲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

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爲殽，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誦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足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
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朔。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為大國所

徵發。」

陟彼岵音戶。今，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傳正反。」
○《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屺，山無草木也。」
○陳氏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為深切也。」
○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庶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

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

耆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陬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

民保其常產。周道衰，疆陵弱，衆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

「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摠解之。」○孔氏曰：「魏雖地狹民稠，未必即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陬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外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廛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廛十畝，魏既削小，豈容尚守古法？容或數家共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苦感反。^①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力纏反。猗於宜反。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反。^②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玄。貍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

「檀，木可以爲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澗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水》云：『河水清且漣猗，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孔氏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貉子曰貍。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貍獸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①「苦」，原作「若」，據《經典釋文》改。

②「直連反」三字，原在「兮」下，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經典釋文》改。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爲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爲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爲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

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反。①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食素門反。兮。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困。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鳥含反。孰食曰殮。《說文》曰：『殮，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①「順倫反」三字，原在「兮」下，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改。

《碩鼠》，刺重斂呂驗反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脩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猶君重斂，漸漸以稅，使民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反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不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毛氏曰：「貫，事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着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之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

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為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

絕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

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昭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恒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翼，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悉蟀所律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音洛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息嗣反。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多，可以意

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反。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反。無已大康，職思其居。音據。好呼報反。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

毛氏曰：「蟋蟀，蜚俱勇反。也。孔氏曰：

「郭璞云：『今趨織也。』」○陸璣曰：「似蝗而小，黑如漆，有角翅。」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莫。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始嚮末之言也。」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

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朱氏曰：「休休，

安閑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所懈反。埽，蘇報反。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鍾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愛也；有朝廷不能以洒掃，非不好聚也。大抵無

①「云」上，疑脫「注」字，據《毛詩正義》、《周禮注疏》，「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為鄭玄注。

政不能令其下，瞢然無所知，將爲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而馳驅？子有廷內，何不洒掃？子有鼓鍾，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日宛然而死，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類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又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閔，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反。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反。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反。

毛氏曰：「興也。樞，莖田節反。也。」孔氏

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孔氏曰：

「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

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它人取之以爲己樂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久反。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樗、樗、栲、漆，』相似如。』」○杻，櫪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杻，救書反。櫪，於力反。洒，灑色蟹反。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濕地而掃之，故轉爲灑。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

①「樗」，原作「種」，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

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

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

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謚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

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

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

注云：「繡刺黼文以褱領。」○《郊特牲》云：「繡黼、丹

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鄭氏曰：「國

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

「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

「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

①「黼」，原作「繡」，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

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

曰：「崔靈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

鄭氏曰：「繡，當爲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

涯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

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

叔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

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

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

其深八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

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

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

《釋文》云：「謂無比例。」○陳氏曰：「是椒也，

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

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

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綢繆》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

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綢繆，猶纏綿也。」孔氏

曰：「綢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

曰：「三星，謂心星也，爲二月之合宿。」

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

嫁娶者以爲候焉。①昏而不見，嫁娶之

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

氏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

「毛以秋冬爲婚時，王肅云：『謂十月也。』」○張氏

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

見也。」○王氏曰：「見此良人，言女子之

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

歎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

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邈戶

解反。邈？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邈

邈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邈邈，以失時

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爲

昏姻，則不得稱邈邈。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

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釋文》：「邈作覲，

曰：『本又作邈。』《韓詩》云：『邈覲，不

①「嫁」，原作「稼」，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

○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必政

反。爾。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私叙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毗志反。焉？人無兄弟，胡不飲七利反。焉？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王氏曰：「湑湑，潤澤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零反。獨行覯覯，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覯覯，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即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它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爲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悖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褻，徐救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褻，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

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

○《釋文》：「褻作褒，曰：『本又作褒。』」

《羔裘》二章，章四句。

《鵠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昭公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公之子平，^①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為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况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鵠羽聲也。鵠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也。』」○孔氏曰：

「鵠羽連蹄，樹止則為苦。」^②○《釋文》曰：「鵠似鴈而大，無後指。」集，止也。」○孔氏曰：「孫炎

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積。」○

鄭氏曰：「積者，根相迫迫連捆致也。」積，之忍反。迨，側百反。捆，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

「栩，杼食汝反。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為皂，或為皂汁，可以染皂。』柞，子各反。櫟，力的反。鹽，不攻致也。」孔氏曰：「鹽與蠱字異義

同。《左傳》：『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為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

「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為危苦，如鵠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

①「公」，原作「子」，據四庫本與《墨海金壺》本改。
②「止」，原作「立」，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乎？」○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鴉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鴉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薺，亡昆反。」赤苗。芒，羗紀反。白苗，郭璞

曰：「赤苗，今之赤梁粟。白苗，今之白梁粟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鴉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反。晉

國，其大夫爲于僞反。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反。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爲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緡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計緡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虢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虢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爲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

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爲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紵以爲繡。」○紵，恥知反。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

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爲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王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爲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

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即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彝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一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

號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無衣》二章，章二句。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鵠反。食音嗣。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杕音弟。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杕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

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不求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曰：「《韓詩》噬作逝。」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

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藟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藟生蔓於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於楚木，藟亦生蔓而蒙於野中。陸璣《疏》云：「藟似栝樓，①葉盛而細。」○程氏曰：「葛之生託於物，藟之生依於地，興婦人依君子。」○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藟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

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②「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①「栝」，原作「栝」，據四庫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鄭」，疑當作「毛」，案《毛詩正義》，傳曰：「室猶居也。」箋云：「室猶冢壙。」

《采芩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群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芩采芩，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之然反。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芩起興。」○毛氏曰：「芩，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

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

「又重誡曰：『置之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芩，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也。幽辟，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

○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葍菜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葍采葍，^①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葍，菜名也。」

采芩采苦，采葍，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芩爲細

① 上「采」字，原作「菜」，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事，首陽爲幽辟，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芩》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①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朱氏曰：「今秦州是也。」堯時有伯翳者，實皋陶之子，佐禹治水，賜姓曰嬴。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為伯翳。」《列女傳》云「皋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子，皋陶之子伯益也。」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版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轡》、《四載》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

① 「國」，《毛詩正義》作「谷」。

抵尚氣槩，^①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栗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謚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歷反。顛，桑黨反。也。孔氏曰：「的，白也。顛，額也。額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驕、盜驪、赤兔、的盧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

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耄。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陂者曰阪，下濕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耄，老也。八十曰耄。」○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

①「抵」，原作「低」，據宮內廳本、四庫本與《墨海金壺》本改。

「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往。」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悲壯感慨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莫反。子，從公于狩。

王氏曰：「駟驥，言純駟也。」○毛氏曰：

「驥，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舕，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驥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群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

①「眉莫反」，原在「子」下，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隅，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拔，矢末也。」

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爲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驅以待公射之，此時節之牡獸甚肥大矣。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端反。鏃，彼驕反。載，獫力驗反。歇許謁反。驕許喬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鏃，馬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鏃，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况廢反。曰獫，短喙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

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

《駟驢》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李氏曰：「《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賤錢淺反。收，五檠音木。梁輶，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靽音胤。鋈音沃。續。文茵音因。暢敕亮反。轂音谷。駕我騏音其。驥。之樹反。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賤，淺。收，軫之忍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

車，謂之小戎宜也。」○孔氏曰：「淺，淺也。收，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軾，其深八尺，兵車之軾比之爲淺。」五，五束也。檠，歷錄音祿也。梁軻，軻上句古侯反。衡也。一軻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檠，歷錄也。軻者，轅也。梁軻，軻上曲句衡。衡者，軾也。轅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而嚮下句之。衡則橫居轅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軻也。一軻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檠也。」○陳氏曰：「軻，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軾直逼後軾。梁軻，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軻爲主，懼軻之不堅也，故一軻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檠。」游環，鞢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人。」○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鞢，游在服馬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

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軾，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於檢反。軌也。鞢，所以引也。鑒，白金也。續，續鞢也。鄭氏曰：「揜軌，在軾前垂鞢上。鑒續，白金飾續鞢之環。」○孔氏曰：「揜軌，謂輿下二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鞢在軌前，橫木映軌，故鄭氏云：「軌在軾前垂鞢上，謂陰板垂鞢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爲二鞢，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鞢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鞢也。鑒，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鞢環。鞢言鑒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軌，在軾前軾上。鞢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①鑒續，陰板之上有續鞢之處，銷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②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

①「後」，原作「從」，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改。

②「銷」，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補，朱熹《詩集傳》作「消」，義通。

《釋名》云：「文齒，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

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兵車之轂，比之爲長。」○

朱氏曰：「轂，所以貫車輪者。」騏，騏文也。左

足白曰鼻。」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馬後足白爲鼻。」○孔氏

曰：「婦人閔其君子，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

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音留。是中，騶

古花反。驪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鎡以鰲

古穴反。軛。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

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騏，見前

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輒反。曰

騏。」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爲騏驎。」○孔氏

曰：「黃馬黑喙曰騏。」○驪，解見《駟》。

○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駢芳非

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

外兩馬謂之駢。」○毛氏曰：「龍盾，畫龍爲

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

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於盾也。王肅云：「合而載

之，以爲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爲車

上之衛也。」○鄭氏曰：「鎡以鰲軛，軛之鰲

以白金爲飾也。軛繫於軾前。」○朱氏

曰：「鰲，環之有舌者。」○毛氏曰：「軛，

驂內轡也。」孔氏曰：「鰲軛，謂白金飾皮爲鰲，以

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

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

馬欲入，則偪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者納驂

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鰲也。」○蘇氏

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曰：「邑，

①「爲」，《毛詩正義》作「其」，當據改。

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賁駟孔群，公音求。矛鏐鏐。徒對反。蒙伐有

苑，虎韞敕亮反。鏐魯豆反。膺。交韞二弓，

竹閉緄古本反。滕。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

載興。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賁駟，四介馬也。」孔氏曰：「賁訓

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陳

氏曰：「今爲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

鄭氏曰：「孔群者，言甚調和也。」○毛氏

曰：「公，三隅矛也。鏐，鏐徂寸反。也。」

孔氏曰：「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鏐以白金爲其鏐。

《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鏐，進矛戟者前其鏐。」是矛

之下端者當有鏐也。銳底曰鏐，平底曰鏐。毛氏言

「鏐，鏐」者，取類相明，非訓爲鏐也。」○朱氏曰：「鏐

鏐，亦以白金鏐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

也。苑，文貌。鄭氏曰：「蒙，厯也。討，雜也。

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厯伐。」○孔氏曰：「畫雜鳥

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

辨其等」，注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

《左傳》：「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

虎，虎皮也。韞，弓室也。」○鄭氏曰：

「鏐，刻金飾也。」○毛氏曰：「膺，馬帶

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韞，其馬則有金鏐之

膺。膺，胸也。鏐膺，謂膺上有鏐，是以金飾帶，若今

之婁胸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孔氏

曰：「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王氏曰：「韞

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繼。息列反。

緄，繩。滕，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

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

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緄滕。」

然則竹閉，一名秘也。緄，繫也。置弓秘裏，以繩繫

之，因名秘爲緄。所緄之事，即緄滕是也。謂以繩約

弓，然後納之韞中也。」○朱氏曰：「繫弓體使正也。」

○朱氏曰：「載寢載興，言思之深，既寢

而又興也。」○毛氏曰：「厭厭，安靜也。」

①「龍」，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作「厯」。
②「今」，原作「金」，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

○《釋文》公作凸。

《小戎》三章，章十句。

《蒹古恬反葭音加》，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蘇氏曰：「蒹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於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彊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蘇路反。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毛氏曰：「興也。蒹，蘆。①葭，蘆也。孔氏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彊。蘆，葦也。」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

曰：「伊人，猶言彼人也。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涉曰遡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氏曰：「蒹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求之則艱且遠。」

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戶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孔氏曰：「謂未乾爲霜。」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

①「蒹」，原作「萋」，據四庫本及《毛詩正義》改。

涖。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涖，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

兵伐戎，^①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遂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遽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反。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條，栢。梅，桄如鹽反也。」孔氏曰：

「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

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星歷反。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辭，賜反也。顏色

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

①「伐」，原作「代」，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

「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

「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

○毛氏曰：「黑與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己相戾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

「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

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己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顆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責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不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遶。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

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反。我良人。如可

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

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

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於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壙也。」○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爲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

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穆公子。」

歟尹橘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

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歟，疾飛貌。晨風，鸛之然反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鸛似鸛，青

黃色，燕鵲句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鵲，青雀食之。」○鸛，羊召反。喙，許穢反。鬱，積也。

北林，林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

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

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興

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

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駮作鴻。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駮，駮

馬。駮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毛氏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駮，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檉。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解見《何彼穠矣》。檉，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檉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反。攻戰，亟欺異反。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

氏曰：「康公以文七年立，^①十八年卒。案《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經傳者已如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襦古顯反。也。孔氏曰：『玉

藻』云：『繡爲襦，緇爲袍。』純著新綿名爲襦，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

陳氏曰：「仇，怨也。」○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

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毛氏曰：

「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仙列反。衣，近汙垢。朱氏

曰：「澤，褻也。以其親膚近於垢澤，故謂之澤。」汙，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

「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

①「七」，原作「十」，據《毛詩正義》及金陵書局刻《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改。

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反。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爲康公之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即位，循是心而賦詩，是以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反。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

『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釋詁》文。○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待賢之意浸衰，供億浸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

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處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闕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

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

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

「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孔

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

曰：「宛丘，謂中央隆峻狀。」○朱氏曰：「言此

人遊蕩於宛丘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爲淫蕩者，辭氣緩

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

值直置反。其鷺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

遇也。」○《爾雅》曰：「鷺，春鉏。」陸璣云：

「齊、魯謂之春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鷺。青脚，頭上有

長毛十數枚。」○毛氏曰：「鷺鳥之羽，可以

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

曰：「持鷺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

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

寒大暑之時也。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

值其鷺翮。音導。

毛氏曰：「盍鳥浪反。謂之缶。孔氏曰：

「《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

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

副設玄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九年「宋災，

具綆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

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翮，翳

也。」○《爾雅》翮作纛。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

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

道路，歌舞於市井爾。孔氏曰：「應劭云：「古者

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

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

據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況浦反。子仲之子，

婆娑素何反。其下。

毛氏曰：「粉，白榆也。栩，杼也。解見《山有樞》、《鵲羽》。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

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

「婆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初佳反。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

「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乎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韓詩》作嗟。」○董氏

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嬖娑』，嬖，古文作婆字。」

穀旦于逝，越以覯子公反。邁。視爾如苾，祁饒反。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覯，摠也。」○毛氏曰：「邁，行也。苾，苾音毗。苳音浮也。」陸璣云：「苳，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孔氏曰：「男女摠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苳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恣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誘

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位反。之

洋洋，可以樂音洛。飢。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

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①此唯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

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

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

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

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

有爲。」○《釋文》曰：「樂，舊作樂，晚

《詩》本有作癡。」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

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

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

曰：「齊，姜姓。」○歐陽氏曰：「其首章

既言雖小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

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

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

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

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

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

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

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

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

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

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①「阿」，原作「附」，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脩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爲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孔氏曰：「傳以晤爲遇。《釋言》云：「遇，

偶也。」亦爲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吕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占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

違。親迎，魚敬反。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爲期，

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爲期，明星皙皙。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皙皙，猶煌煌也。」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朱氏曰：「陳佗，文公

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也。」

○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

桓公也。」○《爾雅》曰：「誰肯，肯也。」

墓門有梅，有鴟戶驕反。萃徂醉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鴟，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鴟，一

名梟，一名鴟。《瞻印》云：『爲梟爲鴟。』俗說以爲鴟

即土鴟，非也。』○陸璣《疏》云：「鴟，大如班鳩，綠色，

人人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萃，集也。訊，

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程

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

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

雖美木，生墓門荆棘荒蕪之處，則惡鳥

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

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

其惡以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

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

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興其惡也。墟墓之

間，荆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

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傳痛楫擊之，亦

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鴟萃

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

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

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

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

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泣盟，佗與鄭伯

盟，敵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

歲月，纔數年爾，①而蠱惑變壞如是，

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

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臼，莊公弟。」

防有鵲巢，叩其恭反。有旨苕。徒彫反。誰俯

陟留反。予美？心焉忉忉。都勞反。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叩，丘也。」

①「纔」，原作「讒」，據宮內廳本、四庫本與《墨海金壺》本改。

《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叩地在縣北，防亭在焉。』」○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言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朱氏曰：「俯張，欺誑也。」○朱氏曰：「忉忉，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丘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俯，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中唐有甃，蒲歷反。叩有旨鵲。五歷反。誰俯

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甃，令音零。適都歷反也。《爾雅》曰：『甃甃謂之甃』，郭璞曰：『甃甃也。』○甃，音令。甃，音適。甃，力斛反。甃，草沿反。鵲，

綬草也。」陸璣《疏》曰：「鵲，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甃，非一甃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鵲，舊作薦，《說文》引《詩》亦爲薦。」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序》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

「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釋文》皎作皦，曰：「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憫力久反。兮，舒憫於久反。受兮，勞心慍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憫，好也。」○朱氏曰：「憫受，憂思也。」蘇氏曰：

「憫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慍，言不安而騷動。」○《釋文》憫作劉，曰：「本又作憫。」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

「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反。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

○《釋文》駒作驕，曰：「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

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觝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耻，亦何觝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普光反。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

『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

曰：「蒲者，似莞音桓。而編，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蘼。」○《爾雅》疏曰：

「《本草》云：『白蒲，一名符蘼，楚謂之莞蒲。』」○毛

氏曰：「荷，芙音符。蘼其居反。也。」《爾雅》

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藹，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郭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

密，莖下白藕在泥中者。蓮，謂房也。」○茄，占牙反。

藹，音遐。密，亡筆反。藕，音若。藕，五口反。○

①「符」，《爾雅注疏》、宋監本《爾雅》作「苻」。下一「苻」字同。

鄭氏曰：「寤，覺音教也。」○毛氏曰：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茹』。」

彼澤之陂，有蒲與蘭。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反。

毛氏曰：「蘭，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菡，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輾轉張輦反伏枕。

毛氏曰：「菡菡，荷華也。」○李氏曰：

「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

○朱氏曰：「輾轉伏枕，卧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

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①爲檜子。』」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絮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

號、檜，云：「鄩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號。」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絮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

①「潁」，原作「潁」，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捨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占報反。日出有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

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衍衍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力端反。兮，勞心博博徒端反。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摠摠耳，哀遽之狀也。』

樂樂，瘠貌。博博，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歟？」○范氏曰：「檜當夷、

厲之時已如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

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惓人』。」

《說文》『樂』作『𦣻』。」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

「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

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

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

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

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

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

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

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

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除之也，蓋

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

猶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

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

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

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

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

者，衣裳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

「韠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韠」。

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

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

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

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姿利反也。國人疾

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於

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鈔音遙也。弋也。孔氏曰：

「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

○孔氏曰：「猗儺然，枝條柔弱。」○毛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萋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儺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茁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

「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

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

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①說曰：

『是非占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

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之風。匪車，無法之

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

「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

也。」○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

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

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

怛也。」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

王吉引《詩》揭作揭，怛作慙。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漂匹遙反。兮。顧瞻

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

也。』漂，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溉古愛反。之釜符甫反。

鸞。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溉，滌徒歷反。也。鸞，釜屬。」

孔氏曰：「《釋器》云『醵謂之鸞』，孫炎曰：『關東謂醵

爲鸞。』然則鸞是醵。亨魚用釜不用醵，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之耳。」○醵，即陵反。醵同音。○

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

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

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

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

願爲之溉其釜鸞。誰將西歸乎？有則

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興

周道者，則己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

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溉

之釜鸞，欲治民不煩也。溉，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

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四

①「揭」，原作「揭」，據下注文與《漢書》王吉本傳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未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蜉蝣》音由，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挺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序》多無『昭公』字。」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蜉蝣，郭璞曰：『似蜉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蜉，起古反。蜉，音羌。楚楚，鮮明貌。」

○鄭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蜉蝣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

死，蓋以比人之玩細娛而無遠慮者耳。」○《說文》

「楚楚」作「黼黻」。^①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反。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懌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平王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

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反。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殺。都外反。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殺，謂候人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

① 「悉悉」，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作「緇緇」，當據改。

《曲禮》疏曰：「戈，鉤子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猶柄也。」○秘，音祕。○毛氏

曰：「殺，殳也。」孔氏曰：「《考工記》：『殳長尋有四。』」①戈、殳俱是短兵。殺字從殳，故知殺爲殳也。賢人之官不過候人。②彼，曹朝

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緼

烏本反。芾黝於糾反。珩，首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人曹，數之以其不用僇負

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

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殺。』則以殺爲表矣。」

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孔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囊。郭璞曰：『今之鵜鵜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

①「四」下，《毛詩正義》、《周禮注疏·考工記·廬人》有「尺」字，當據補。
②上「人」字，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作「者」。

稱其服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占豆反。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濟。子兮反。婉於阮反。兮變力轉反。兮，季女斯飢。

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濟。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飢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

董氏曰：「薈，《集注》作媾。變作媾。」

《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鳴音戶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

心之不壹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鳴鳩，結於八反。鞠也。」李氏曰：「鳴鳩，《爾雅》以爲桔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鳩鴿也。」鳴鳩之養其子，朝從

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裏結。」○陳氏曰：「君子動容貌，斯

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

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

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

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側中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鳴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

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泂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泂，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稂，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

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泂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寢，曰：「本又作浸。」

泂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①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

泂彼下泉，浸彼苞菁。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菁，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蘗蕭，青色，科生。」○京師，解見《公劉》。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占報反。之。四

①「斜」，疑當作「科」。《毛詩正義·采芣》作「科」。

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芄芄，美貌。郇伯，郇侯也。」

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鄆、郇，文之昭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

「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芄芄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枸邑。」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稷于邠。』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邠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窋，后稷之子也，韋昭注《國語》，以爲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劉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其封域在《禹貢》雍州

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序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

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范氏曰：

「《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

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序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

①「王充」，爲「王符」之誤，文見《潛夫論·浮侈》。

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楊氏曰：「《七月》備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𩚑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峻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爲斷。」

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爲紀。」①○范氏曰：

「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爲歲之終也。」○毛氏

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公羊傳》曰

「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

「《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

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日，正中在南方，大寒退。

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

西流」，謂火下爲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

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

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外之

餘。」②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

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

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

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

月又言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𩚑發，風寒也。

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

無風而寒，於是爲至。」○鄭氏曰：「褐，毛布

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

爲之。」卒，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

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

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

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

①「夏」，原作「人」，據《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改。

②「外」，《墨海金壺》本作「月」，《毛詩正義》作「分」。

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中國一月也。于，訓爲於。」四之日，周四月也。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孔氏曰：「《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耆夫是也。』」○鄭氏曰：「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撥，故頻舉七月爲言。」○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

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董氏曰：「鬻發，《說文》作澤浹。栗烈，《集注》作栗冽。按：烈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葛覃》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

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繫，蟠蒿也，^①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

也。於此之時，女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繫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裝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張氏曰：「此章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蠶月條佗彫反。桑，取彼斧斯，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

①「蟠」，《毛詩正義》作「白」。

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蓏五患反。爲萑，葭音加。爲葦。」

孔氏曰：「《釋草》云：蓏，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蒹，長大爲蓏，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曰：「《月令》季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植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

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

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月

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

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鋸

曲容反。也。孔氏曰：「《破斧》傳曰：『隋鑿曰斧，

方鑿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鑿孔異耳。」遠，枝遠

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

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

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

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

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

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

女桑』作猗，蓋猗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

亦爲猗也。」○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

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萑徒奚反。桑

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謂之女桑。」○孔氏

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鵲，伯勞

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

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曰：「幽處西

北，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

月剥棗』，『九月肅霜，十月漚場』，如此之類，皆與中國

同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

氏曰：「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

祭服玄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

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

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考工

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玄則史傳闕。」○王氏曰：

「《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

五色皆可以染，故『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鄭氏

①「桑」，原作「柔」，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玄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王氏曰：「染以朱孔陽爲難，言『我朱孔陽』，則玄黃不足道也。」○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爲公子之衣裳故也。『爲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爲公子裘。「取彼狐狸」，則已欲爲公子裘。「春日遲遲，采芣苢」，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

公子之裳」，孔穎達謂「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玄冕，豈不用玄乎？

四月秀蓂，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于敏反。穰。音託。一之曰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反。武功。言私其豸，子公反。獻豸古牽反。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草也。

《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蜩，蟬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蟬。』」穫，禾可穫也。隕，墜。穰，落也。」孔氏曰：「隕穰，十月

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墜地爲穰。」

○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

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久乃可用。」○程氏曰：

「其同，謂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

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國人竭作，故曰

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幽地晚寒

也。」○毛氏曰：「續，繼。功，事也。豕

一歲曰豮，三歲曰豮。大獸公之，小獸

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

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之助，取皮爲

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萋也，鳴

蜩也，穫禾也，隕擗也，四者皆物成而將

寒之候，物成自秀萋始。」張氏曰：「秀萋者，

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

擗則鳥獸毼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

隕擗爲取貉狐狸之候也。」○孔氏曰：

「既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

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

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豮于

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

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

貉，狐狸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狸之所聚也。

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螽音終。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

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室珍悉反。熏許云

反。鼠，塞向瑾音觀。戶。嗟我婦子，曰爲

改歲，入此室處。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

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

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班色，

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

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

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

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釋文》

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

雷也。」朱氏曰：「宇，簷下也。」○蟋蟀，解見

《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

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氏曰：「穹，窮。室，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

○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

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士虞禮》云：『祝

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

嚮。』○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墁，塗也。庶

人葦戶。」孔氏曰：「葦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

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室墁戶，文

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

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

「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①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揔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

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

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蟲動股，莎

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

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

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

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

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

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爲改

歲大寒，當人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

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

『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

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

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張氏曰：「此章見

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

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

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

菽。音叔。八月剥普卜反。棗，十月穫稻，爲

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

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茶音徒。薪樗，勅書反。

食音嗣。我農夫。

①「陽」，原作「寒」，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萸，萸萸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萸萸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萸李。」車下李即鬱，萸李即萸。」○萸，於盈反。○《爾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李氏曰：「可茹，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剥，擊也。孔氏曰：「棗須就樹擊之。」春酒，凍丁貢反。醪，老刀反。也。」孔氏曰：「此酒凍時醪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必時」，^①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鄭氏曰：「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嫩者可供茹。八月宜斷其梢，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尚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

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圃爲場之漸。」○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廣，泉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廣，扶刃反。泉，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茶，解見《谷風》。○毛氏曰：「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可以不蓄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萸』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鄭氏曰：「瓜瓠之蓄，麻食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

①「蘖」，《禮記正義》作「蘖」，當據改。

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反。穆，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人執官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孔氏曰：「納，謂納於場。」

○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

一曰在野曰稼。」○黍稷，解見《黍離》。○

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穆。」董氏曰：

「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穆。』按《說文》，種音童，^①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藝。」

○《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穆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

大名，非徒黍、稷、重、穆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人爲上，出爲下。」李氏曰：「田野人都邑，故謂之上。」

○程氏曰：「上人，遷人都邑之居也。」○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鄭氏

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綯，所用蓋屋。」毛氏曰：「綯，絞也。」○孔氏曰：「綯，繩之絞也。」○鄭氏曰：「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蓋治也。」○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汝又當急其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墐戶』，是都邑之屋，故知

①「種」，原作「種」，據《墨海金壺》本與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閑，可以治之。」○孔氏曰：「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農夫稼同，則思上人執官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冲冲，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久。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反。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反。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冲冲，鑿冰之意。」孔氏曰：「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孔氏曰：「幽土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即以其月納之。」○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觀而出之。」《二統術》：「四月立夏節，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

①「昂」，原作「昂」，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下「昂」字同。

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孔氏曰：「《月

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丘氏

曰：「肅，嚴氣也。」○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人也。兩樽曰朋。」孔氏曰：

「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孔氏曰：

「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氏

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

「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

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章言

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

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鄭氏曰：

「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

曰：「備寒所以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

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程氏曰：「藏

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

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幽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反鴟于嬌反》，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此《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

①「孺」，原作「儒」，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尚書正義》改。

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鴝鵒》，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縢》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鴝鵒鴝鵒，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鸛由六反。子之閔斯。

《爾雅》曰：「鴝鵒，鸛鳩。」郭璞曰：「鴝鵒類。」

○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鴝鵒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鴝鵒，鸛鳩」，繼言「狂，茅鴝，怪鴝。梟，鴝」，則鸛鳩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鴝鵒，惡聲之驚鳥也。《詩》『有鴝萃止』，又『翩彼飛鴝』，又『爲梟爲鴝』，蓋梟之類。」○鸛音寧，鳩音決。怪，占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鴝鵒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鴝鵒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鴝多

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氏曰：「鸛，育也。」○朱氏曰：「鸛，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曰：「鴝鵒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殷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殷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及天基命定命，周公苟不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鸛鳩，鴝鵒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寧鳩」，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鴝鵒之別

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懃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剥也。朱氏曰：

「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

「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閑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

室。」○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荑，杜，根也。』」

予手拊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反。茶，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瘁，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拊据，擻京劇反。拘俱局反。

也。」○孔氏曰：「《說文》云：『擻，持也。』擻拘，謂以手爪拘持草也。」○朱氏曰：「捋，取也。」○毛

氏曰：「茶，萑苕音條也。」○孔氏曰：「蘆爲萑。萑苕，謂蘆之秀穗也。」○朱氏曰：「茶，萑華，可藉巢者。」○程氏曰：「蓄，積。租，取也。」

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王氏曰：「卒，盡也。」○毛氏曰：「瘁，病也。手病口

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釋文》曰：

「《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拊据。』」○鄭氏曰：

「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捋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脩脩。①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曉曉。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脩脩，敝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

曉曉，懼也。」○鄭氏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以比己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不汲汲也。」○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脩脩作脩脩。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反。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音汝。也，四章樂音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音悅。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一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

①「脩脩」，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作「脩脩」。下一「脩脩」同。

也與。」

我徂東山，惓惓徒刀反。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反。枚。莫杯反。蜎蜎烏玄反。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反。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

「惓惓，言久也。」陳氏曰：「惓，慢也，有流而不

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雨。」○

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

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爲謂之勿。」○

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

也。」○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

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遂鼓，銜枚而進」，注

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

惑。」○箸，直慮反。繡，戶卦反。蜎蜎，蠋貌。

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蜎，蜎蜎」，楚光引

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

蠋。」○蠋，烏木反。② 蜎，音烏。○程氏曰：

「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朱氏曰：「敦，

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

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

卒有所蔽倚，止則爲營衛，與塹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

屬，皆可以載其中。」○鄭氏曰：「序歸士之情

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

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

其地也。惓惓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

零雨其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

歸，於其歸猶閱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

「濛濛之時，羈旅愁慘。」○蘇氏曰：「東征之

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

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

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爲

之變，如其倫之喪。」○范氏曰：「征役久則衣

敝。制彼裳衣，歸士之情也。」○朱氏

① 「桑」上，《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謂當有「蠋」字。
② 「木」，《經典釋文·爾雅音義》作「革」，當據改。

曰：「其在塗也，覩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蝓蝓者蝓，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蝓卷在桑葉中居，如上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

○《說文》蝓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毛氏傳「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果反。之實，^①亦施羊豉反。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所交反。在戶。町他頂反。腫他短反。鹿場，熠以執反。燿以照反。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羸，枯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氏曰：「伊威

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蠨蛸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毛氏曰：「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跣也。」○委

於爲反。跣，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黍，別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跣，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喜子。此蟲來着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腫，廬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腫鹿場」者，町畦村腫之

中，無人焉，故鹿以爲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腫爲田里所聚。」

○孔氏曰：《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熠燿也。」○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惓惓不歸。」

①「羸」，原作「羸」，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贏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濛，古玩反。鳴于垤，田節反。婦嘆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反。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陸璣《草木疏》云：

「鸛，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

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螳魚綺反。

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

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螳輦上爲塚以避濕。將

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螳避濕而上塚。鸛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E氏曰：「垤是丘垤

也。」○鄭氏曰：「洒，灑。埽，拚甫問反。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空者。窒，所

壅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

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朱氏

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

「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

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嘆於室也。」又

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

我之行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念

其將至而灑埽，復恨其留繫之久，見其

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

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

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

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洒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

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

「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反。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

熠熠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毛

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駮白曰駁。孔氏曰：『謂馬色有駮處，有白處。』駮，赤色也。」縢，婦人之褱許韋反。也。

母戒女施衿其鵠反。結帨。孔氏曰：「《昏禮》

言『結帨』，此言『結縢』，則縢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縢。縢，綈也。」注：「綈，繫也。」○又曰

「衿謂之褱」，注：「衣小帶。」○帨，始銳反。褱，辭見反。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

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

言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婚之時也。嫁女之

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縢，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

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室家者，相見而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豳》詩《七月》陳王業，《鴟鴞》遺

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

罏》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

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①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

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曲容反。曰斧。」《說文》曰：

「隋，孔形狹而長也。」○《說文》曰：「斨，方鋸

① 「跋」，原作「跂」，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爲公之爲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爲此詩者，爲之發明其心如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据。」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在羞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鑿屬。』』邁，固也。」鄭氏曰：「斂也。」○

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董氏曰：

「邁，集本作擎。」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遙反。廷之不知也。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回，國人

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古豆反。之子，籩豆有踐。賤淺反。

鄭氏曰：「則，法也。觀，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考工記》：「瓶人爲豆實三，而成穀，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瓶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

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罏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人不速還公也。」

九罏之魚，鱗才損反。魴。音房。我觀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袞。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綬子弄反。罏謂之九罏。九罏，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綬，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疏》曰：「鱗，似鱣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鱣，赤眼。」○魴，解見

《敝笱》。○《釋文》曰：「衮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宗彝，皆續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綉於裳。」○程氏曰：「鱣、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鱣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鴈》。○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衮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心逆」，^①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觀之子，衮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

①「心」，《尚書正義》作「新」，當據改。

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罏》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未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疋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躡力輒反。」孔氏曰：「跋前行曰躡。」○孔氏曰：

「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疋，跲其劫反。也。《說文》

曰：「跲，躡也。」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

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

程氏曰：「遜者，避而弗居也。」劉氏曰：「公

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

膚，美也。」○鄭氏《履人》注曰：「王舄有

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

『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

複下曰舄，禪下曰履。」○王氏曰：「几，

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毛氏曰：

「几，綯貌。」綯音劬。○孔氏曰：「謂舄頭飾之貌。

《上冠禮》注云：「綯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

在履頭。總，縫中紉也。」○朱氏曰：「安重貌。」總，

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

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

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

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

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疋，

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得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醢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董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擊。《說文》一作己，一作擊擊。」

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程氏曰：

「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貪欲崇高德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寔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寔，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六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正小雅 正大雅說附

鄭氏《詩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孔氏曰：『《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幽，六王皆居鎬豐之地。文王居豐，武王居鎬。』大史公曰：『成王北居洛邑，定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魚藻》序云『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犬丘。』《地理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犬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縣也。皇甫懿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犬丘與鎬相近，有離宮在焉。懿王遷居之，非遷都也。」《小雅》自《鹿鳴》至於《魚麗》，皆文、武時詩。自《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周公、成王之時詩。孔氏曰：『《六

月》序廣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皆言缺，《由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由庚》在《嘉魚》前，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之。《華黍》、《由庚》本相連，毛氏分序置其篇端，使《華黍》就上，《由庚》退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不然，亡詩六篇，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南有嘉魚》云「太平，《蓼蕭》云「澤及四海」。案武王伐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事。語其時事，為成王明矣。《大雅》自《文王》至《文王有聲》，皆文、武時詩。自《生民》下及《卷阿》，皆周公、成王之時詩。《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為正經。」《釋文》曰：「從《鹿鳴》至《菁菁者莪》，凡二十二篇，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孔氏曰：「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程氏曰：「自《鹿鳴》以下二十二篇，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為乎？與二《南》同也。」朱氏曰：「舊說自《鹿鳴》至《魚麗》，文、武之世，燕勞樂歌之辭，周公所刪定也。《南陔》至《菁菁者莪》，周公相成王所制之樂歌也。蓋國之常政，每事為詩，以寫其至誠和樂，而被之音聲，舉是事則奏是詩焉。」○孔氏曰：「變者，雖亦播

於樂，或無筭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

按《楚辭》，屈原《離騷》謂之經，自宋玉《九辯》以下皆謂之傳。以此例考之，《鹿鳴》以下，《小雅》之經也；《六月》以下，《小雅》之傳也。《文王》以下，《大雅》之經也；《民勞》以下，《大雅》之傳也。孔氏謂「凡書非正經者謂之傳」，善矣。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則非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謂之伍，十人謂之什。故《左傳》曰：『以什共車，必克。』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又曰：「《樂師》注云：『徹者，歌《雍》。《雍》，在《周頌》。」

臣工之什。言《雍》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爲什長，以統餘篇之目也。」

《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於醵反。食音嗣。之，又實幣帛筐篚，音匪。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孔氏曰：「燕禮，於客之內立一人爲賓，使宰夫爲主，與之對行禮。其實君設酒殽，群臣皆在，君爲之主，群臣摠爲賓也。飲有酬賓送酒之幣，食有侑賓勸飽之幣。《公食大夫禮》賓三飯之後，公：「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聘禮》云：「致饗以酬幣。」明親饗有酬幣矣。」○朱氏曰：「於朝曰君臣焉，於燕曰賓主焉，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蓋亦有諸侯之使焉。」○范氏曰：「群臣，在位者也，嘉賓，聘而未受祿者也。」○張氏曰：「言賓者，若朝廷無賓，猶當於燕飲立賓。漢光武能友嚴光，古必有之。《禮》云：『仕而未有祿，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此亦不純臣之道也。不直曰君而曰寡君，賓客之辭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鄭氏曰：「宵之言小也。肄，習也。習《小雅》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也。此皆君臣宴樂相勞苦之詩。」○

董氏曰：「古者宵，小同，故謂小人爲宵人。」

呦音幽。呦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

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

人之好呼報反。我，示我周行。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呦呦，和

聲也。」○鄭氏曰：「苹，蘋蕭。」孔氏曰：「郭

璞云：『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青白

色，莖似箸而輕肥，^①始生香，可生食，又可熟食。』

○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燕

禮》：「工四人，二瑟。小臣坐授瑟，乃降。左瑟，一

人拜授爵。笙人，立于縣中。衆笙不拜受爵，降，坐

祭，立卒爵。」○毛氏曰：「簧，笙也。吹笙

而鼓簧矣。」孔氏曰：「吹笙之時，鼓其笙中之簧以

樂之。」筐，筐屬，所以行幣帛也。」《書·武

成》曰：「筐厥玄黃。」○程氏曰：「承以藉

之，筐以貯也。」○朱氏曰：「將，行也。」

○毛氏曰：「行，道也。」朱氏曰：「周行，大道

也。」○董氏曰：「古者行與鄉同聲。」○程氏曰：

「鹿食則相呼，故以興燕樂。和聲相呼

共食野之苹，物情相樂也。君臣賓主，

相樂如此。」毛氏曰：「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

懇誠發乎中。」○孔氏曰：「禮有饗燕之道，公法不得

不設，忠誠嘉樂，實爲至少，故取懇誠以爲喻。」○孔

氏曰：「王肅曰：『群臣嘉賓，飲食以享

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

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孔氏曰：「《燕禮》注

云：『鹿鳴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德之

樂歌也。』《鄉射·記》曰：『占者於旅也語』，注云：『禮

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疾，今人言語無

節。』○《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鄭氏曰：「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

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物不可以爲德，則君子不以身

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②是爲不歸於德。

行，道也。言示我以忠信之道。」○朱氏曰：「蓋所求

於群臣嘉賓者如此，夫如是，是以君臣上下誠意交孚，

①「肥」，《毛詩正義》作「脆」，當據改。

②「瀆」，原作「讀」，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而莫不一出於正，所以和樂而不流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

德音孔昭。視，音示。民不忼，他彫反。君子

是則是傲。胡教反。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

毛氏曰：「蒿，鼓去刃反。也。」孔氏曰：「孫炎

云：「荆楚之間謂蒿爲鼓。」郭璞曰：「今人呼爲青

蒿。」○鄭氏曰：「孔，甚。昭，明也。視，

古示字也。」孔氏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

人，同作視字。後世作字，目視物爲示傍見，示人物作

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字多相雜亂。」○毛

氏曰：「忼，愉也。孔氏曰：「愉音與，《說文》訓

爲薄也。示民不愉薄也。」○朱氏曰：「忼，愉薄也。」

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敖，遊也。」○

程氏曰：「此章又言所燕禮，嘉賓問望昭

明，示民以厚之意，使儀法之。」朱氏

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愉薄，而君子所當則

傲也。」○長樂劉氏曰：「燕禮有親疎之義，有尊卑之

別，有長少之序，有内外之分，有賓主之位，人倫之道，

莫有不備。而我有嘉賓，踐其禮，安其樂，誠信感於人

心，故聞者見者，靡不孚而化之，不曰「德音孔昭，視民不忼」乎？觀其禮而知則且傲者，不亦君子乎？」○

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

夫莊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

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反。我有嘉賓，

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音洛。且湛。都

南反。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莖如

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牛馬喜食之。」湛，

樂之久也。燕，安也。」○范氏曰：「非止

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程氏曰：「此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數。」

○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

志，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

力。」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

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

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茂后反》，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程氏曰：

「《四牡》之義，閔使人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知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駢駢，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駢駢，行不止之貌。《少儀》曰：

「車馬之容，駢駢翼翼。」周道，岐周之道也。

倭遲，歷遠之貌。孔氏曰：「歷此長遠之路。」○

程氏曰：「倭遲，回遠也。」鹽，不堅固也。」董氏

曰：「《說文》：『煮海爲鹽，煮池爲鹽。』故安邑之出爲鹽，鹽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朱氏曰：

「駕此四牡而出使於外，其道路之回遠如此，當是時豈不思歸乎？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是以內顧而傷悲也。」○毛氏曰：「思歸者，私

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

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孔氏曰：「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情思即私

恩，正謂念憶父母。《集注》及定本皆無『箋云』兩字，而今官本『無私恩』上有『箋云』字。」○范氏曰：

「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

臣也，必先恩而後義。」○《釋文》曰：「倭

遲，《韓詩》作倭夷。」《前漢·地理志》：「右扶風

郁夷，注：「《詩》：『周道郁夷。』」

周道，或以爲通途，或以爲大路，蓋疑

文王遣使，所之者非一國，不止於周

之境內，故爲是說。抑不知使臣初

發，蓋自周道以往，故以周道言之。

況正小雅實兼文、武之治，由武王之

時論之，則溥天之下，莫非周道矣。

四牡駢駢，嘽嘽他丹反。駘音洛。馬。豈不

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

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

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也。《爾雅注》

云：「小蹠。」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

勞，則人可知矣。」○李氏曰：「不遑啓處，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

翩翩音篇者，騅音佳。載飛載下，集于苞

栩。況甫反。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

曰：「騅，夫不也。」孔氏曰：「李巡云：『夫不，

一名騅。』《春秋傳》云：『祝鳩氏，司徒。祝鳩，騅也。郭

璞云：『今鶉鳩也。』」○朱氏曰：「或曰騅，俗字也，當

作佳。凡鳥之短尾皆佳屬。」○苞栩，解見《鶉

羽》。○毛氏曰：「將，養也。」○程氏

曰：「騅翩翩或飛或下，集於所安之處，

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至不

得將其父。」朱氏曰：「今使臣勤勞於外，乃不遑養

其父，則騅之不如也。」○范氏曰：「忠臣孝子

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

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櫞音計也。」

駕彼四騅，載驟助救反。騷騷。楚金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騷騷，騷貌。」《說文》曰：「騷，馬疾步也。騷，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也。君

勞使臣，述序其情，女曰我豈不思歸乎？

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

志，來告於君也。」○孔氏曰：「臣有勞苦，

患上不知。今君勞使臣，言汝曰『豈不思

歸』，作歌來告，是探情以勞之。」朱氏曰：「非

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

政于四方，乃其職分之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

怛，惟恐勞之不至，乃爲之探其情意之所不能已而未敢

言者，於其燕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體群臣，則上之

報禮重。』於此其見之矣。」○蘇氏曰：「獨言將

母，承四章之文也。」孔氏曰：「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王氏曰：「母恃子以養甚於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矣；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吏反。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朱氏曰：「送之以禮樂，歌是詩以遣之也。」○孔氏曰：「臣之出使，當光顯其君，常不辱命於彼。」○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於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於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意氣衰落。」

孔氏之說，作詩之意也。程氏之說，用詩之意也。作是詩以遣使臣，在文王時。至於周公制禮作樂之後，凡遣使臣，無不用是詩以遣之也。二家之說，雖有廣狹，其義一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毛氏曰：「高平曰原，下濕曰隰。駉駉，衆多之貌。征夫，行人也。」鄭氏曰：「衆行夫。」○孔氏曰：「使與上介衆介。」○程氏曰：「征夫，使人。駉駉，俊健之狀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華於外爾。」○歐陽氏曰：「於原隰者，其道所經也。」○程氏曰：「惟慮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朱氏曰：「唯恐不能宣上之德而達下情也。」○歐陽氏曰：「於事每思唯恐不及也。」○朱氏曰：「此詩若以戒夫使臣者，而託於其自道之辭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也。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駟，皆駟之良選，所以賁使臣之行也。」○六轡，解見《駟驥》。○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毛氏曰：「忠信爲周。」《魯語》曰「忠信爲周」，注云：「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鄭氏曰：「爰，於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出《左傳》。○程氏曰：「諷、謀、度、詢，前載雖各有義，要之詢訪耳。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朱氏曰：「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范氏曰：「王者遣使於四方，教之以咨諷善道，將以廣聰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國語》曰：「叔孫穆子聘於晉，晉悼公饗之，樂及《鹿鳴》之三，而後拜樂三，晉侯使行人問焉，對曰：『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二，韋昭曰：『伶人，樂官

也。簫，樂器，編管爲之。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與歌者相應也。」君之所以貺使臣，臣敢不拜貺？夫《鹿鳴》，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敢不拜嘉？《四牡》，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諷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陳氏曰：「穆叔言『咨事爲諷，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彼蓋敷衍文詞，經旨不在是也。」

「諷謀度詢，必咨於周。」而詩文乃云「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也。歐陽氏諸說，詩中亦兼有此意，然毛傳乃經之本旨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騏，解見《小戎》。○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鳥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反。

駱，解見《四牡》。○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駒，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駒。詳解見《駒》。均，調也。」○歐陽氏曰：「諷、謀、度、詢，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之類甚多。」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大計反》，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鄭氏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孔氏曰：「《左傳》云：『王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捍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是周公弔二叔之不咸，召穆公作詩之事也。《外傳》云：『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則此詩自是周公所作也。」

但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占。」○董氏曰：「《韓詩序》：『《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蓋與毛氏合。」

朱氏曰：「舊說以《鹿鳴》以下至《魚麗》爲文、武燕勞之樂歌，而此詩之《序》又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者，何也？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爲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爲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當極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之義也。文、武燕兄弟之詩，雖不可見，然意其詞意和平，必異於此，故序者以閔管、蔡之失道發之。」○程氏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極其鄭

重，句少則各陳一義故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反。不韡韡。韋鬼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孔氏曰：「王肅云：

『不韡韡，言韡韡也。』」○毛氏曰：「韡，韡，光明也。」孔氏曰：「郭璞云：『今關西有棣樹，

子如櫻桃，可食』是也。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別釋。毛傳以爲常棣之木。衆華俱發，實韡韡而光明，

以興兄弟衆多而和睦，豈不强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鄂足

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興者，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孔氏曰：「鄭氏以爲常

棣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

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程氏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

承甚力，故以興兄弟。」○王氏曰：「華鄂之相恃，不可須臾離者，以天屬故也。兄弟，天屬也。其相承覆相

恃而不可離如此。」○范氏曰：「常棣花衆多而相附，同枝而有上下之序，故以興兄弟。」○程氏曰：

「鄂不韡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拊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興人之莫如兄弟也。」○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毛氏曰：「聞常棣之言爲今也。」○鄭氏曰：「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華鄂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最厚。」○《說文》鄂作萼。董氏曰：「謝靈運亦作萼。」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諸家文義雖小不同，然詩中皆包此意，學者所當徧察熟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反。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也。懷，思也。哀，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此章叙兄弟相賴之事。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

方困窮離散，群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恃。」王氏曰：「不得保其常居而哀於原隰之中，此與人同患難之時也。當是時，人各顧其親，則非兄弟，孰肯以相求哉？」

疎其所親，而親其所疎，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本心既得，則由親及疎，秩然有序。兄弟之親既篤，而朋友之義亦敦矣，初非薄於朋友也。苟雜施而不孫，雖曰「厚於朋友」，如無源之水，朝滿夕除，胡可保哉？或曰：「人之在難，朋友亦可以坐視歟？」曰：「每有良朋，況也永嘆」，則非不憂憫，但視兄弟急難為有差等耳。」詩人之辭，容有抑揚。然《常棣》，周公作也，聖人之言，小大高下皆宜，而前後左右不相悖。

脊并益反。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良朋，況也永嘆。吐丹反。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孔氏曰：「陸機《草木疏》曰：

「脊令，大如鷦鷯，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飛則鳴，行則搖動其身，不能自舍。」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鄭

氏曰：「每有，雖也。良，善也。」○毛氏曰：「況，茲也。蘇氏曰：「甚也。」永，長也。」

○程氏曰：「此章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丘氏曰：「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少自止，猶兄弟有在急難中，其心亦不少自止。」○鄭氏曰：

「當急難之時，雖有善友來茲，對之長嘆而已。」朱氏曰：「當此之時，雖有良朋，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力或不能相及也。」○蘇氏曰：「人之急難相救，不舍斯須，如脊令者，唯兄弟也。雖有良朋，其甚者不過為之長嘆息而已。小人好以親為怨，而樂從其疎，故此詩每以告之。」○范氏曰：「兄弟無不相死之義，故朋友之於患難，義有不得相救也，則「況也永嘆」而已。」○王氏曰：「古者朋友之喪則視兄弟，視

兄弟，則急難寇讎，何爲而不豫？曰：「莫不有君而爲之臣，莫不有父而爲之子，莫不有師而爲之弟子，莫不有兄弟而爲之兄弟，則吾急難寇讎之所當致力也博矣。又推而致之朋友，則吾有所不暇。而無禮以節之，則吾之憂無窮，而人之責無已。蓋古之道如此，而後世之士，猶有以恩望朋友而至於離絕者矣。」然則世之致力於朋友者非歟？曰：「勢足以振之，力足以周之，而無傷於義，則鄰里鄉黨不可以不勉也，而況於朋友乎？」○董氏曰：「《集注》作鵠鵠，《爾雅》作鵠鵠，《左氏》與《爾雅》同。」

兄弟閱許歷反。于牆，在良反。外禦魚呂反。其務。如字。每有良朋，烝之承反。也無戎。

毛氏曰：「閱，很也。」《爾雅》曰：「閱，恨也。」

○鄭氏曰：「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閱而外禦也。」○朱氏曰：「烝，發語聲。」毛氏曰：「烝，填也。」○鄭氏曰：「久也。占聲填，寘，塵同。」○《釋文》曰：「《爾雅》填依字音田，與寘同。又依占聲音塵。塵，久也。」○毛氏曰：「戎，相也。」朱氏曰：「戎，助也。」○范氏曰：「兄弟內閱而猶外禦，不敗親也。外禦

則他人不與，故雖朋友猶無相也。」孔氏曰：「它人侵侮之時，雖有善友，終無相助之事，唯兄弟相助耳。」○《左傳》富辰云：「《詩》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國語》富辰諫襄王曰：「古人有言曰：『兄弟讒閱，侮人百里。』」注云：「閱，很也。兄弟雖以讒言相違很，猶禁禦他人侵侮己者。百里，論遠也。」○王氏曰：「很于內，非令兄弟也。然及其禦侮，則雖每有良朋，曾不如不令兄弟之爲可恃也。」○朱氏曰：「此章正爲管、蔡啓商之事而發，以明兄弟恩情之篤也。呂與叔解閱爲窺伺，謂寇至而兄弟同力以相死也，此意亦甚美矣。然以文義及一篇之全指觀之，則未安也。蓋此詩首章略言至親莫如兄弟之意，次章乃以意外不測之事言之，以明兄弟之情，其切如此。三章但言急難，則淺於死喪矣。至於此章，則又以其情義之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言之。其序若曰：『死喪

不能相收，急難猶相助，又不幸而至於或有小忿，猶當共禦外侮。」其所以責之者，可謂益輕以約，而所以著夫兄弟之義者，益深且切矣。至於又不能然，乃或無事而相忘，則兄弟真爲路人矣。故下章始深責之。然其詞氣和平，怨而不怒，讀者猶或以是爲當然而未之悟也。其後兩章，乃始極道兄弟至親，雖有籩豆室家之樂，然非兄弟，則無與同之，以備見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無適而不相須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之反覆窮極，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人情矣。然其詞意高深，初若簡質闊疏而不切於事者，故說者有所不察，又以小忿爲嫌，而曲其說以避之。於是一篇之意，無復統紀，而失聖人之意遠矣。」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

友生。

陳氏曰：「兄弟之急難相求如此，及其既安寧也，乃謂兄弟不如友生，可乎？」○歐陽氏曰：「此乃責之之辭。」○程氏曰：「言平時則皆可遂其私意，急難則莫如兄弟也。」蘇氏曰：「人居平安之世，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爲賢於兄弟者。」○王氏曰：「友生，約我以禮義者也。雖有兄弟，不如友生，有禮義，然後無失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外，妻子調其內，則兄弟加親矣。故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王氏之說，雖非經旨，亦學者所當知也。

賓賓胤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慮反。兄弟既具，和樂音洛。且孺。如具反。

毛氏曰：「賓，陳也。」○蘇氏曰：「飫，饜也。」○王氏曰：「兄弟無故，則既具矣。」○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小兒親慕父

母謂之孺子。《爾雅》曰「孺，屬也」，李巡曰：

「孺，骨肉相親屬也。」此章勸其相燕樂，養恩義，陳爾籩豆，飲樂飫足，兄弟既皆來，當和樂而相親慕也。」

妻子好呼報反。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反。和樂且湛。答南反。

鄭氏曰：「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董氏曰：「鼓宮宮動，鼓角角應。琴瑟尚宮，其合也無間矣。」○毛氏曰：「翕，合也。」○程氏曰：

「此章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以其和樂久而不厭。」朱氏曰：「言妻子好合，如琴瑟之和。

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李氏曰：「兄弟既翕，必先於妻子者，顏之推常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衾，衣則傳服，學則連業，^①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②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樂於兄弟也。」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依字吐蕩反。經典通為妻帑字，今讀音奴。是究是圖，亶都但反。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董氏曰：「訓釋無以帑訓子者，特假為帑者。賈公彥於《司馬引詩》曰：『樂氏妻奴，^③奴即子。』蓋唐人猶作奴字。」○范氏

曰：「究，窮也。」○毛氏曰：「圖，謀也。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親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帑，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孔氏曰：「宗族同心，人無侵侮，然後宜汝之室家，保樂汝之妻子矣。族人不和，忿閥自起，外見侵侮，內不相救，則不能保其大小，室家危焉。汝於是深思之，於是

①「業」，原作「按」，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百子全書》本《顏氏家訓》改。

②「悖」，原作「勃」，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③「氏」，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女」。《周禮注疏》作「爾」，當據改。

善謀之，信其然者否乎？」○蘇氏曰：「小人思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之於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

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竟是圖，實從事於此，則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不誠知其然，則所知者，特其名而已矣。凡學蓋莫不然。

《常棣》八章，章四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孔氏曰：「朋友是同門之稱，友是同志之名，故舊即昔日之朋友也。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舊則不可更擇，新交則非賢不友，故變朋友曰友賢也。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

伐木丁丁，陟耕反。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其驕反。木。嚶其鳴矣，求其

友聲。相息亮反。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

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

和也。」郭璞曰：「嚶嚶，兩鳥鳴。」○鄭氏曰：

「幽谷，深谷也。遷，徙也。」○毛氏曰：

「喬，高也。」○鄭氏曰：「相，視也。」○毛

氏曰：「矧，況也。」○張氏曰：「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此爲求友生。」○程氏

曰：「和，謂相好。平，謂不變。」○什方

張氏曰：「詩人多相因之詞，如伐木而感

鳥鳴，蓋因此以興焉者也。故下章皆以

伐木言之。」○程氏曰：「山中伐木，非一

人能獨爲，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

事，則相親好，成朋友之義。伐木之人，

必有此義，況士君子乎？故賦《伐木》

之人，叙其情，推其義，以勸朋友之道。

燕朋友故舊則歌之，所以風天下。朋友

故舊篤，則民德厚矣。繼言「鳥鳴嚶嚶」，又以物情興朋友之好。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聲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嚶然其鳴，蓋求其應。友聲，謂應聲，猶人之朋友相從也。視鳥如是，豈人而不求友乎？朋友之信，恒久不渝，可質於神明。」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於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群者，鳥也。鳥出於谷而升於木，以木爲安而不獨有也，故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也哉？」○陳氏曰：「詩人聞伐木於山者，其聲丁丁然相應，又聞鳥鳴於山間，嚶然和好相隨，出於幽谷而遷於喬木。聽其和好之聲，則是以類相求，因起興而曰：「相視彼鳥猶如此，人其可不知乎？」故以取友之心，誓之於神。」○范氏曰：「質諸鬼神而無疑，亦可以爲不欺矣。」

興之兼賦、比者也。

伐木許許，呼占反。釃所宜反。酒有藇。音釃。
既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

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反。埽，素報反。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毛氏曰：「許許，柿乎廢反。貌。孔氏曰：「伐之爲聲而有柿也。」○程氏曰：「許許，衆人共力之狀。」以筐曰釃，以藇曰涓。孔氏曰：「筐，竹器也。藇，草也。釃酒者，^①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藇，美貌。羜，未成羊也。」《爾雅》注云：「今俗呼五月羔爲羜。」○鄭氏曰：「速，召也。」○朱氏曰：「諸父，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毛氏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賢臣，大夫上友其宗族之仁者。」○孔氏曰：「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臧僖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悝之鼎銘云：「公曰叔

①「釃」，原作「灑」，據四庫本改。《毛詩正義》作「漉」。

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鄭氏曰：「寧適不來，寧召之適自不來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朱氏曰：「顧，念也。於，嘆辭。」○毛氏曰：「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埽洒其室庭，陳飲食之饋。」○毛氏曰：「天子八簋。」孔氏曰：「簋，盛黍稷之器也。《周官·掌客職》五等諸侯，簋皆十二。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長樂劉氏曰：「簋八則籩豆倍之，天子燕禮之數也。」○孔氏曰：「肥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李氏曰：「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言『伐木許許』，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猶求友；君子於閒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朋友而宴樂之。」○朱氏曰：「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有故而不來，而無使我恩意之不至也。」

孔子曰：『所求乎朋友，句。先施之未能也。』此可謂能先施矣。」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者，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也。」○程氏曰：「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李氏曰：「一人之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伐木所』，言伐木聲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有愆。起虔反。有酒湑思叙反。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七句反。蹲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解見《東門之墀》。○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朱氏曰：「兄弟，朋友之同儕者。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正由乾餱之食不分於人，以獲愆。」

過。」○毛氏曰：「湑，舊所六反。之也。」

《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泚之，而去其糟也。」○朱氏曰：「湑，亦醕也。醕酒者，或以篚，或以草，泚之而去其糟也。《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

○鄭氏曰：「酤，買也。」《前漢·食貨志》：「義和魯匡曰：『《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承平之世，酒酤和旨。周衰，酒酤薄惡不誠，是以疑而不食。』」○李氏

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程氏曰：「有盛具，當以燕樂朋友，無相疎遠。民之失德，故不能修親睦之道，厚友朋故舊之禮，至乾餱不相及。蓋人之失德也，豈當然乎？故有酒則我醕之，無酒則我

酤之，以至鼓舞我爲之。我及暇時，則相與燕飲以篤恩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謫，故君子於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有以樂之也。」○朱氏曰：「人之所以至於

失朋友之義者，非必有大故也，或以乾餱之薄物，而至於有愆耳。故我不計有無，但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毛氏六章，章

六句。劉氏云：「《伐木》三章，章十二句。每一章首輒言『伐木』，凡三云『伐木』，故知當三章也。」今從劉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

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鄭氏曰：

「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君以答其歌。」○蘇氏曰：「人君以《鹿鳴》之五詩宴其群臣。《天保》者，豈以答是五詩？於其燕也，皆用之歟？」○程氏曰：「恩惠周物，君之下下也。歸美於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祐，福祿之厚，蒙被臣民，由君德之所致也。」

歐陽氏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

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大抵此詩

六章文意重複，以見其愛上深至如此爾。」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反。爾單音丹。

厚，何福不除。治慮反。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也。」○朱氏曰：「爾，指君也。」○毛氏曰：「固，堅。俾，使也。」

○鄭氏曰：「單，盡也。」○程氏曰：「俾爾盡厚，何福不除，除，更新也，日進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所稟之薄者，雖小福不能容載。惟其甚厚，故福祉之來，不問多寡。其受之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者，所謂何福不除也。」○朱氏曰：「除，除舊而生新也。」○毛氏曰：「庶，衆也。」程氏曰：「俾之多增益，莫不繁庶。」○朱氏

曰：「言天之安定我君，使之如此也。」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其曰單厚、多益也。」聞人氏曰：「戩，與翦同。」○毛氏曰：「罄，盡也。」○鄭氏曰：

「降，下也。遐，遠也。天子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如日且不足也。」○歐陽氏

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朱氏曰：「爾有以受天之祿矣，而天又降爾以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語意正如此。」○王氏曰：「君恩至重，臣雖有犬馬之勞，不足以上答，唯稱其福祿以報之。此出於驩心，而不強以爲者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

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又曰：『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脊，音積。

○程氏曰：「此章言既受天之福祿，莫不繁盛。」○鄭氏曰：「如山如阜，如岡如陵，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縱長之時。」朱氏曰：「川之方至，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古玄反。爲饔，尺志反。是用孝享。許丈

反。禴餘若反。祠嗣絲反。烝之承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吉，善。蠲，絜也。」王氏曰：「吉，言

諏日擇上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絜。」饔，酒食也。

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

烝。」王氏曰：「禴，於文或從勺。」○《爾雅》曰：「春祭曰

祠，夏祭曰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云：「祠之言食。

約，新菜可約。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孔氏

曰：「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

後。《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宗廟之祭，春曰禴，夏

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周公制禮，乃改夏爲禴。禘又

爲大祭。《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爲夏祭之名，

則文王時已改。」○鄭氏曰：「公，先公，謂后

稷至諸絜。」朱氏曰：「謂后稷以下至公叔祖類也。」

○《史記》「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索隱云：「古公亶父

之父，《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絜，《三代世表》作叔類。」

○絜，直留反。○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

也。文王時周未有曰先王者，此詩非武

王時作，則或周公所更定者與。」孔氏曰：

「周之所追，大王以下。大王之前，皆爲先公。」○毛

氏曰：「君，先君也。」朱氏曰：「君，謂先公先王

也。」○朱氏曰：「卜，猶期也。」毛氏曰：「卜，予

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

○鄭氏曰：「吉蠲爲饔，是用孝享，謂將祭

祀也。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尸嘏主人傳

神辭也。」孔氏曰：「《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

福無疆，于汝孝孫』之等，^①是傳神辭嘏主人也。」○歐

陽氏曰：「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

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王，

而神亦降之福。」○董氏曰：「《周官·蜡

氏》注曰：『蠲如「吉圭惟饔」之圭。』《儀

禮》饗辭「作圭爲則」，是圭字作蠲音。

《韓詩》作「吉圭」。《釋文》曰：「蠲，舊音圭，

絜也。」

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

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音遍。爲

①

「予」，原作「丁」，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儀禮注疏》改。

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孔氏曰：「言王已致神之來至矣。」○毛氏曰：「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實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王氏曰：「民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李氏曰：「百姓，庶民也。」又曰：「百姓自古有二：《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群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鄭氏曰：「群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朱氏曰：「徧爲爾德者，言助爾爲德也。」○范氏曰：「君所以爲神民之主，神則降福，民則日用飲食而不知所以然。群黎百姓皆爲君德，此君人者之至願也。」如月之恒，古恒反。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孔氏曰：「集本、定本『絙』字作『恒』。」○《釋文》曰：「本亦作『絙』，同占鄧反，沈古恒反，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孔氏曰：「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月去日已當二次始死魄而出，漸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率月體正半昏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之上弦也。後漸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與日正相當，謂之望，云體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二日、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而盡也。以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云望。」騫，虧也。」○程氏曰：「如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廕。」長樂劉氏曰：「覆於萬物而不彫，如松柏之茂，而罔不承其庇也。」○朱氏曰：「承，奉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音微》，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

古門反。夷之患，北有獫狁。獫狁音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亮反。率，所類反。遣戌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杜》以勤歸也。鄭氏曰：「文王爲西伯服事殷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殷王也。」○孔氏曰：「此與《出車》五言獫狁，惟一云西戎，獫狁大於西戎，出師主伐獫狁，故戒敕成役，以獫狁爲主，而略於西戎也。勞與勤，還與歸，但變文耳。《出車》序云「勞還率」，《杕杜》序云「勞還役」，俱言還，並云勞，明還、歸義同，勤、勞不異也。」○蘇氏曰：「《采薇》、《出車》、《杕杜》，此三詩皆言文王爲西伯，以紂之命而伐獫狁。」○程氏曰：「文王遣戌役以守衛，歌此詩以遣之。叙其勤勞悲傷之情，且風以義，當時之事也。後世因用之以遣戌役。」○朱氏曰：「文王既受命爲西伯，得專征伐。而其征伐也，亦必稱天子之命以行之，此足以見服事殷之實矣。而或者謂文王受命而稱王，則是二天子也，而可乎？」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解見《草蟲》。○毛氏曰：「作，生也。」長樂劉氏曰：「作，謂芽初出土。」○鄭氏曰：「莫，晚也。靡，無也。」○王氏曰：「男本有室而女有家，今男靡得以室爲室，女不得以家爲家。」○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鄭氏曰：「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此設爲戌役者之言也。」○程氏曰：「采薇采薇，以薇爲遣戌之候也。曰歸曰歸，深念歸時，在歲暮也。王氏曰：「戌者自計歸期，則歲暮矣。」舍其室家，不遑暇起居，以玁狁之故也。毒民不由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朱氏曰：「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啓居者，非上之人故爲是以苦我也，直以玁狁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程氏曰：「薇始長而柔。」○鄭氏曰：「烈

烈，憂貌。載，則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范氏曰：「自作以至於柔，未久也，已念歸而憂。」○蘇氏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為飢渴之所困，亦甚病矣。」○朱氏曰：「雖憂之深，然戍事未已，將誰使歸問其室家之安否乎？」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

程氏曰：「薇壯而剛。」○鄭氏曰：「十月為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孔氏曰：「《爾雅·釋天》云：『十月為陽。』時純坤用事而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為陽。君子愛陽而惡陰，其實陰陽恒有。四月秀萋靡草死，豈無陰乎？明陰陽常兼有也。」鹽，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氏曰：「疚，病也。」○鄭氏曰：

「來，猶反也。據家曰來。」○王氏曰：「陽止者，亦如柔止，感時物之變也。」○程氏曰：「歸期須歲之陽，王事不可鹽也，故啓處不遑。憂心雖甚病，我行不可歸也。」長樂劉氏曰：「何以憂而至於病哉？以此行或死於戰陣而不復來也。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孔氏曰：「乘路車而稱君子，故知謂將帥。得稱路者，《左傳》鄭子驥、叔孫豹，王賜之大路。是卿車得稱路也。」○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孔氏曰：「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乎？維常棣

① 「天」，原作「文」，據《毛詩正義》、宋監本《爾雅》改。

之華也。彼路車者，斯何人之車乎？維君子之車也。以常棣之華色美，喻君子車飾之盛也。」○朱氏曰：「戎車既駕，而四牡盛矣，則何敢以定居乎？庶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爾。」程氏曰：「君子摠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王氏曰：「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此言憂勤之至，而冀其功之速成也。」○董氏曰：「《爾雅》注、《說文》皆作繭。繭，華盛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反。四牡翼翼，象弭彌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說文》曰：「騤，馬行威儀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腓，足肚也。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長樂劉氏曰：「君子則依之以爲禦備也，小人則腓之以爲進退也。」○董氏曰：「按《字書》：「腓，脛膂也。」

《易》之咸、艮，皆取象以著其隨物以動也。」○毛氏曰：「翼翼，閑也。孔氏曰：「閑，閑習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計也。鄭氏曰：「弓反末者，以象骨爲之，以助御者解轡紒，宜滑也。」○孔氏曰：「《釋器》云：「弓有緣者謂之弓，孫炎曰：「緣，謂繫束而漆之。」又云：「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繫束骨飾兩頭者也。」然則弭者，弓梢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象弭爲弓反末也。紒，與「結」義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所以解紒也。兵車，二人同載，左人持弓，中人御車，御人自當佩觸，不專待射者解結。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爲解轡而設。但巧者作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轡或有紒，可以助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陸氏《草木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海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鄭氏曰：「日戒，日相警戒也。孔，甚。棘，急也。」○陳氏曰：「帥乘輯睦，又能備戒以防患。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帥乘之相依也可知矣。」○

朱氏曰：「言將士豈不日相警戒乎，獫狁之難甚急，誠不可以忘備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嚴其器械，日爲戒備，獫狁之事甚急故也。器械，弭服是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爲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言勤勞之甚也。」

○董氏曰：「楊柳依依，春之中也。雨雪霏霏，冬之末也。」○程氏曰：「春而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則見歸思之切。」○范氏曰：「人情之所患者，莫切於飢渴。『莫知我哀』，言民之不得其所而無告也。予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至於後世之使人，則牛羊而已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一章述事之由，次章、三章

極道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四章、五章則勸以義。卒章言其歸以憫其勞。古者戍役，再替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春暮，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鄭

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王氏曰：「遣戍役同詩者，出時用兵，則均服同食，衆心也。勞還役異詩者，人而振旅，則反尊卑，辨貴賤，定衆志也。」

程氏曰：「此詩所賦，自受命至還歸，其事有叙，大要在歸功將帥。」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

① 「知」，原作「之」，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② 「反」，四庫本作「分」。

難，乃旦反。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王氏曰：「古者兵隱於民，而馬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車而就牧地也。」○李氏曰：「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毛氏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牧，即郊也。」○鄭氏曰：「自，從也。」○王氏曰：「天子，紂也。」董氏曰：「文王爲西伯，則既得專征矣。諸侯雖得專征，必以王命行之，以下既命之專征也。」○程氏曰：「謂我，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載，裝載也。棘，急也。」○歐陽氏曰：「南仲爲將，始駕戎車，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程氏曰：「王命之征，赴事之急，不敢寧也。」○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慰勞之。」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旂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旂音餘旄斯，胡不旆旆？蒲

貝反。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况瘁。似醉反。

丘氏曰：「將言建旂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言之也。」○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但其字異爾。」○毛氏曰：「龜蛇曰旂。旄，干旄。鳥隼曰旗。」孔氏曰：「《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旄，百官載旗。』此詩旂旗旄旗互陳之，則君之諸帥有建之者矣。文王時未制周禮，則南仲以下，或建旂，或載旄，或載旗也。」○楊氏曰：「《曲禮》：『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此師行之法也。四方之星，隨其方所爲左右前後，所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七無失伍離次矣。」○朱氏曰：「此章所謂旂者，玄武也。旗者，朱雀也。下章所謂旂者，青龍也。」○孔氏曰：「胡不，何不也。」○毛氏曰：「旆旆，旆垂貌。」程氏曰：「旆旆，垂委之狀。」○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董氏曰：「《禮》曰：『德車結旆，武車綏旌。』綏，謂垂舒之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知垂旆所以爲戰也。」○鄭氏曰：「況，茲也。」○程氏曰：「此章既

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鄭氏曰：「將率既受命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於良反。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王，殷王也。南仲，文王之屬。

朱氏曰：「南仲，文王之臣，此時大將也。」方，朔

方，近玁狁之國也。」朱氏曰：「今靈夏州，西夏

所據之地。」○長樂劉氏曰：「往城于方者，軍行而爲畚築之具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

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

蘇氏曰：「彭彭，壯盛也。」○毛氏曰：

「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王氏曰：「彭彭

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朱氏曰：「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者，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而南仲語其軍士以天子之命也。」

○毛氏曰：「赫赫，盛貌。」程氏曰：「赫赫，德

名顯盛。襄，除也。」○程氏曰：「此章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一章言車徒始集於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南仲受文王之命，文王受天子之命，故南仲語其衆曰：「我所以來此統衆者，其命蓋自天子而下也。」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欲治兵之時，衆車並列於郊，此車設旐，彼車建旄，各事整飭，戎容既備，肅然無譁，爲將者指其旗旐而言曰：「彼旗旐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人意而不舒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於是彭彭然張其

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焰，赫然動人。兵事以哀敬爲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懼，三章之奮揚，並行而不相悖也。軍禮雖無所攷，以《左傳》、《聘禮》攷之，則治兵之時，建而不旆，受命則張而旆之。在道之時，則斂而不旆。將戰之時，則張而旆之。《左傳》：「平丘之會，晉治兵于邾南，革車四千乘，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杜預曰：「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此治兵不旆，將戰張旆之驗也。《聘禮》：「使者載旌，帥上介衆介以受命于朝。遂行，斂旌。及所聘之竟，張旌而誓。」使之旌，猶軍之旂旐也。使聽命於朝，猶軍聽命於野也。使載旌而受命，猶軍張旆而聽命也。使旆行而斂旌，猶軍在道而斂旆也。使及所聘之竟而張旌，猶軍將戰而張旆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李氏曰：「思，語辭也。」○毛氏曰：「塗，凍釋也。」

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又曰：「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長樂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朱氏曰：「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孔氏曰：「古者無紙，有事則書之於簡，謂之簡書。」○朱氏曰：「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鄭氏曰：「征伐獫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獫狁雖衰，而西戎又人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程氏曰：「豈無思歸之心？畏簡書不敢自遂。」

《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嘒嘒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勅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首兩句，解見《草蟲》。○鄭氏曰：「君

子，斥南仲也。降，下也。」長樂劉氏曰：「降者，莫不故下其心以自安也。」^①○程氏曰：「此章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僭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蟲，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南仲之伐西戎也。」鄭氏曰：「近西戎之國，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蟲之聞草蟲鳴焉。」○朱氏曰：「豈既却玁狁，而還師以伐昆夷也與？」

薄，語辭也。「嘒嘒草蟲」以下六句，說者以《草蟲》之詩有之，遂亦以爲室家之語。觀其斷句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其辭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兩見於《谷風》、《小弁》之詩，其一夫婦也，其一父子也。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七西反。倉庚啾啾，音皆。采芣祁祁。巨移反。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啾啾然和鳴。采芣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徒衆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朱氏曰：「此章言其振旅而凱還之時也。」○鄭氏曰：「此時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爲始，以爲終。」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杕杜》，勞力報反。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皖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①「故」，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放」。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因其所感而興也。」

○杕杜，解見《唐風》。○毛氏曰：「睫，實貌。」○鄭氏曰：「嗣，續也。十月爲

陽。遑，暇也。」○朱氏曰：「軍事在外，

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呂氏

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

矣，猶歎其未至也。」○李氏曰：「繼嗣我

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

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

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

者之憂爲甚。」○鄭氏曰：「婦人思望，憂

傷征夫，如今已閑暇且歸也，而尚不

得歸。」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

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

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

「卉木亦萋然有葉，則春將暮矣。歲莫

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莫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

我父母。檀徒丹反。車憚憚，尺善反。四牡瘠

瘠，古緩反。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孔氏

曰：「《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

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

毛氏曰：「憚憚，敝貌。瘠瘠，罷貌。」○

李氏曰：「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猶《草

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皆

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

見之，非有它義也。」○朱氏曰：「憂我父

母，詒我父母之憂也。」○丘氏曰：「我，君子也。

父母，君子之父母也。」○陳氏曰：「言夫之車

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

歸也。」○范氏曰：「檀車憚憚，四牡瘠瘠」，若聞其將

至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反。期逝不至，

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載，裝載也。疚，病也。」○毛氏曰：「逝，往也。」○長樂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毛氏曰：「恤，憂也。」○鄭氏曰：「偕，俱。會，合也。」○毛氏曰：「邇，近也。」○王氏曰：「庶幾其歸且至不遠矣，既而匪載匪來，所以憂心孔疚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朱氏曰：「期已過而猶不至，則使我多爲憂恤宜矣。」○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言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朱氏曰：「且卜且筮，其繇皆曰近矣，則征夫其亦邇而將至也與？」○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極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

忠於上也。」李氏曰：「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於《鵲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言『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芣》『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鵲羽》、《采芣》，下之人自訴其勞苦，此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杕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力馳反，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程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

魚麗于留，音柳。鰭音常。鯨。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留，曲梁也，寡婦之

筍也。孔氏曰：「《釋器》云：『簠婦之筍謂之罍。』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爲罍也。』然則曲，薄也。以薄爲魚筍，其功易成。號之寡婦筍耳，非寡婦所作也。」
 鰾，揚也。陸璣《草木疏》曰：「鰾，一名黃揚，今黃鰾魚是也。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解飛者。」
 鯨，鮫也。孔氏曰：「郭璞云：『今吹沙也。』陸璣《草木疏》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程氏曰：「罍，魚筍之易作者。麗於罍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孔氏曰：「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疾，即北風也，自十月始。」
 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孔氏曰：「草木黃落，斤斧乃入山林也。霜勁風暴，枝折葉隕，謂之折芟。蓋葉落而盡，似芟之也。」豺祭獸，然後殺。孔氏曰：「豺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月令》：『季秋，豺祭獸而戮禽。』故《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獺祭魚，然後漁。孔氏曰：「獺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月令》：『孟春，獺祭魚。』」鷹隼擊，然後罝音畏。羅設。孔氏曰：「《夏小正》：『五月，鳩化爲鷹。』《月令》：『季

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司裘》云：「仲秋，王乃行羽物。」注云：「此羽物，小鳥鵯雀之屬，鷹所擊者。」罝，捕鳥網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麝不卵，孔氏曰：「天子雖田獵，不得圍之使匝。諸侯言不掩群，大夫言不麝不卵，各舉其力之所能以禁之耳，恐盡物以長養之故也。」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孔氏曰：「梁止可爲防於兩邊，不得當中皆隱塞。罟目不得小，使小魚不得過，亦爲盡物也。」故山不童，澤不涸，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朱氏曰：「凡此皆先王之政也，然必有至誠惻怛之心，仁厚愷悌之化，使人不知其所以爲之者，然後可行耳。不然，則叢脞已甚矣，豈所恃以爲治者哉？」○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草木鳥獸繁植，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閑暇，而爲醴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朱氏曰：「舊說『君子有酒旨』爲句，『且多』爲句，非是。當以『有酒』爲句，『旨且多』

爲句。言酒旨而又多也。且「罍」、「酒」、「鯈」、「多」，亦隔句協韻也。」

魚麗于罍，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毛氏曰：「鱧，鯛也。」孔氏曰：「《釋魚》云：「鱧，鮪」，舍人曰：「鮪名鮪。」○郭璞曰「鮪鯛」。徧檢諸本，或作「鮪鮪」，或作「鮪鮪」。定本「鮪鯛」。「鯛」與「鮪」音同。

魚麗于罍，鰕音優。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鰕，鮎乃兼反。」也。」孔氏曰：「《釋魚》有「鰕鮎」，孫炎以爲鰕、鮎一魚，鮪、鮪一魚。郭璞以爲鰕、鮎、鮪、鯛四者各爲一魚。」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蘇氏曰：「偕，齊也。旨則患其不齊。」

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以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而及時也。」王氏曰：「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類是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故曰：「維其時矣。」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蘇氏曰：「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

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鹿鳴》之什十篇，五十五章，三百一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七

①「○」，疑當刪，此下自「郭璞」至「音同」二十六字，據《毛詩正義》爲孔穎達疏。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南陔之什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餘尚反。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孔氏曰：「此

云「有其義」，而《鄉飲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

聞」。《鄭志》答吳模云：「爲《記》注時，就廬君耳。

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彼注又云後世衰微，

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爲孔子之前六篇已

亡，亦爲不見此《序》故也。」○張氏曰：「人或言亡

《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是

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由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

習。」○鄭氏曰：「《鄉飲酒》、《燕禮》皆曰：「笙人，奏《南陔》、《白華》、《華黍》。」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於此。遭戰國及秦之世，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故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云。又闕其亡者，以見在爲數，故推改什首，遂通耳。而下非孔子之舊。」○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於此而與《崇丘》同處者，以其是成王之詩，故下從其類。」○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予以爲非古，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之什皆復孔子之舊。」

《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日《南陔》，次一日《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由庚》，次五曰

《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由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鄉飲酒禮》：「笙人，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間歌之次，正與《六月》之序同。以孔氏之說考之，則毛公降《由庚》、《崇丘》下從《由儀》耳。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由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釐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朱氏曰：「意篇題之下必有譜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簫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

《南有嘉魚》，樂音洛。與賢也。大音泰。平

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繼伐，方改定制度，至成王然後治定功成。傳曰太平，治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陳氏曰：「太平之時，得賢則未必有益於治，失賢亦未必趨於亂。是以賢者漸致疎棄，不肖者漸致狎昵。間有勉強與賢者共享其樂，亦不能久。今也至誠樂與賢者共之，非天資敦厚，學與性成，不能如是也。」

南有嘉魚，烝之承反。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音洛，協句五教反。

○朱氏曰：「樂，協韻去聲，其義則與音洛者同。」

朱氏曰：「興也。」孔氏曰：「毛傳於三章曰『興也』，傳文略舉中以明上下，足知魚、鰉皆興也。」○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孔氏

曰：「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山陰陸氏

曰：「嘉魚，鯉質鱗鱗，肌肉美，食乳泉，出於丙穴。

先儒謂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穴口向丙，故曰丙

也。」○《釋文》曰：「烝，王肅云：『衆

也。』」朱氏曰：「烝然，發語聲也。」○毛氏

曰：「罩，簞助角反。也。」孔氏曰：「《釋器》云

「簠謂之罩」，李巡曰：「簠，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丘氏曰：「君子，成王也。嘉賓，新進之賢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王氏曰：「君子有酒，而嘉賓式宴以樂，此所謂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別本作『烝然』，《說文》亦作『蒸』字。」

嘉魚群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衆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行。苦旦反。

毛氏曰：「汕，櫟側交反。也。鄭氏曰：「櫟者，今之櫟罟也。」○孔氏曰：「《釋器》曰：「櫟謂之

汕。」○李巡云：「汕，以薄取魚也。」衍，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難易，得魚一也。」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

南有樛居虬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樛木，解見《周南》。○毛氏曰：「纍，蔓也。」陳氏曰：「瓠，蔓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也。」○鄭氏曰：「綏，安也。」

瓠有甘有苦，甘瓠則可食者也。樛木下垂以興君，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

翩翩者騅，音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騅，解見《四牡》。○李氏曰：「賢者群然，如騅之來集也。」○孔氏曰：「思，皆

爲辭。嘉賓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來思之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凡思字爲語助者，上字協韻，爲思慮之思者，本字協韻。此章則來字與末句思字協韻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興也。臺，夫須也。陸璣《草木

疏》曰：「夫須，莎草，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萊，草也。」陸璣《草木疏》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丘氏

曰：「只，辭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李氏曰：「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范氏曰：「君用賢，則天下頌之。其用不賢，則天下詛之。賢人必爲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爲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陳氏曰：「壽夭，天也。得賢何益於壽？曰：君子有四時：朝、夕、晝、夜。節宣其氣，勿贏其體。苟不近賢者，則非鬼非食，惑以喪志，雖欲壽，得乎？」

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嘆之，樂之至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反。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

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陸氏《草木疏》曰：「杞，其樹如檇，一名狗骨。」○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櫨也。」○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毛

氏曰：「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楸。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反。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密。』」○楸，鼠梓。孔氏曰：『郭璞云：『楸屬

也。』陸璣《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孔氏曰：「老人髮白復黃也。」耇，老也。孔氏曰：「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鄭氏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李氏曰：「澤及四海，言澤及天下之諸侯，不必以爲四夷之長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蓼，長大貌。蕭，蒿

①「密」，《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作「蜜」。

也。孔氏曰：「蕭，郭璞云即蒿也。《生民》曰『取蕭祭脂』，蕭，香物也。」涓涓然，蕭上露貌。」

○鄭氏曰：「既見君子者，言朝見於天子也。」○毛氏曰：「寫者，輪寫其心也。」鄭氏曰：「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長

樂劉氏曰：「寫者，傾其瞻仰之心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兮，謂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如羊反。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爽，差也。」○鄭氏曰：「爲龍爲光，言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丘氏

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於心也。」

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疎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於其間，豈能無偏黨差忒哉？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音悌。豈開在反。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霑濡也。」○鄭氏曰：「孔，甚也。」○董氏曰：「燕，燕諸侯也。」○毛氏曰：「豈，樂。弟，易也。」○蘇氏曰：「兄弟，同姓諸侯也。」○李氏曰：「天子既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也。」

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親者言之。四海諸侯，莫不在其中矣。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庶幾天子，宜兄宜弟，無不親睦。有令善之德，壽

而且樂乎。」亦爲同姓諸侯善頌之辭，以見其疎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奴同反。既見君子，
 儔徒彫反。革冲冲，勑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儔，鸞也。革，鸞首也。孔氏曰：「郭璞云：「鸞，靶也。馬鸞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儔皮爲之，故曰儔革。」冲，垂飾貌。」○《後漢志》注曰：「千寶《周禮注》和鸞，皆以金爲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魯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董氏曰：「《韓詩》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雍雍。」言得其和也。」毛氏曰：「在鑣曰鸞。」○孔氏曰：「《四職》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鸞不當在鑣矣。」○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儔革和鸞矣。上下相

遇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韓奕》之二章曰：「王錫韓侯，儔革金厄。」三章曰：「其贈維何？乘馬路車。」即其事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湛湛滅反露》，天子燕諸侯也。《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於鹽反。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興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孔氏曰：「安，閑也。」○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爲說耳。」○孔氏曰：「伏生《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

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①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與此傳同。諸侯《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閭人爲燭於門外。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②遂出。」○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舉其燕私慤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說文》曰：「厭，安也。《詩》曰：『厭厭夜飲。』」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朱氏曰：「宗室，蓋路寢之屬。」○鄭氏曰：「考，成也。」○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主也。在宗載

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朱氏曰：「君子，指諸侯爲賓者也。」○鄭氏曰：「令，善也。」○歐陽氏曰：「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程氏曰：「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曾氏曰：「前兩章言厭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然則雖過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椅，解見《定之方中》。○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離離，猶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孔氏曰：「言

①「而」上，《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謂當有「已」字。
②「內」，原作「外」，據《墨海金壺》本與《儀禮注疏》改。

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

《湛露》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十篇，其六篇亡，其四篇十七章，八十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彤弓之什

《彤徒冬反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左傳》：

「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愾，恨怒也。覺，明也。謂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李氏曰：「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彤弓

之賜，惟及晉文侯、文公二人，則先王盛時可知矣。」

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弑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灋，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弓，召尺昭反。今，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

孔氏曰：「彤，赤，故言朱弓。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也。賜弓赤，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傳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其《周禮》之唐弓、大弓乎？《夏官·司弓矢》：『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弓、弧弓，皆遠射強弓也。往體多，來體寡，曰夾弓、庾弓，皆近射弱弓也。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弓、大弓，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講德，謂射禮也。」**召**，弛式氏反。貌。」孔氏曰：「《說文》云『召，弓反』，謂弛之而體反也。」○李氏曰：

「言者，語辭也。」○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

「朝，早朝也。孔氏曰：『燕或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左傳》曰：『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饗不終日也。」大飲賓曰饗。」孔氏曰：「饗者，烹

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是禮盛也。」○長樂劉氏曰：「行慶賞必與神人共之，故行饗禮於廟。」

○蘇氏曰：「其賜之也，行之以饗禮。」○

呂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為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醕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鍾鼓，大樂也。饗，盛禮也。」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弓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

輕予人，如《說命》「惟衣裳在笥」之意也。「我有嘉賓，中心貺之」，言其誠也。中心實欲貺之，非由外也。「鍾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後世視府藏為己私分，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膏吝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刖而不忍予者，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鼓既設，一朝右音又。之。

王氏曰：「其藏弓也，載以抗之，橐以韜之，則以言其藏之無敢不弔也。」○毛

① 「弔」，四庫本作「敬」。

氏曰：「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弔兮，受言橐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反。之。鐘鼓既設，一朝疇市由反。之。

毛氏曰：「橐，韜吐刀反。也。《釋文》曰：「弓衣也。」疇，報也。」○王氏曰：「疇之者，既獻矣，又疇之也。主既獻，賓既酢，則報施足矣，於是有疇焉，則所以爲厚也。」鄭氏曰：「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既飲又酌賓，謂之疇。」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子丁反者莪五何反，《樂音洛》。育材也。

君子能長張丈反。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朱氏曰：

「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其制見於《周官》，《孟子》與夫《禮記》漢儒之說者，皆不同也，蓋其

詳不可得而攷矣。至以爲教之以孝弟忠信，《詩》、《書》、禮、樂，養其良知良能之善，以俟其成德而賴其用焉，則其意未嘗不同也。故《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所謂長育人材者。能如是，則天下喜樂之，宜矣。」

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菁者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於學校，燕飲而歌之與？」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陸璣《草木疏》曰：「莪，蒿也。一名蘿蒿，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昌

黎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昌黎韓氏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者，天下美之之辭也。」○歐陽氏曰：「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耳。」鄭氏曰：「以禮儀見接。」○范氏曰：「養天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

「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爲朋。孔氏

曰：『前漢·食貨志』：『王莽置貝貨五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二百一十。①壯貝三寸六分以上，②二枚爲一朋，直錢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三十。小貝二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錢一十。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文。』王莽多舉古事，而行五貝，故知古者

貨貝焉。」錫我百朋，得祿多也。」王氏曰：「彼厚之以祿，則士之才成矣，樂其成吾才，而又能用我也，豈特爲厚祿乎哉？」○范氏曰：「錫我百朋，言獲益於王之多也。」

汎汎芳艸，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孔氏曰：「載，則也。」○鄭氏曰：「休者，休休然。」○朱氏曰：「載沈載浮，猶言『載清載濁』、『載馳載驅』之類，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既見君子，心休休然安定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變小雅變大雅說附

鄭氏曰：「《詩譜》曰：『《小雅·六月》、

①「十」下，武英殿本《漢書》有「六」字。

②「壯」，原作「牡」，據《毛詩正義》與殿本《漢書》改。

《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正之次也。」○《釋文》曰：

「從《六月》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皇甫謐曰：「宣王二十年，王伐魯，諸侯從

此而不睦，蓋周衰自此而漸也。大局宣王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篇當在三十年以後，王德漸衰，亦容美刺並作，不可以限斷也。」從《節南山》至

《何草不黃》四十四篇，前儒申公、毛公皆以為幽王之變小雅。孔氏曰：「鄭氏《詩譜》

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刺厲王

詩，毛氏移之於此。若如鄭言，《毛詩》為毛公所移，四篇容可在此。今《韓詩》亦在此。王肅、皇甫謐以為四

篇正刺幽王，①孫毓曰：「毛公明於詁訓篇義，誠自刺

厲王，無緣橫移其第，改為幽王。」○蘇氏曰：「《小雅》無厲王之詩，鄭氏以為《十月之交》、《雨無正》、《小

旻》、《小宛》皆厲王之詩也。毛公作《故訓傳》而遷其第，因改之耳。其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

皇甫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為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

甫、番與鄭桓，先後在事，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

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以明其非厲王也。」從《民勞》至《桑柔》五篇，是厲王之變大雅。從《雲漢》至《常武》六篇，是宣王之變大雅。《瞻卬》及《召旻》二篇，是幽王之變大雅。」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長樂劉氏曰：「四海廣遠，耳目之所不能及，非有忠信司其見聞，其可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王氏曰：「《采薇》之師，不得已而後起。序其情而閔其勞，所謂說以使民犯難者也。征伐之義，如斯而已。」《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王氏曰：「征

①「皇」，原作「王」，據《墨海金壺》本改。

伐之功力，在將帥而已。而將帥之所恃者，師衆也。」
 《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反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戶雅反。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孔氏曰：「宣王所以北伐者，由厲王《小雅》盡廢，致四夷交侵。」○張氏曰：「《小雅》盡廢，未必皆厲王之罪，固亦有漸。」○朱氏曰：「成、康既沒，文、武之政，侵尋弛壞。至于夷、厲，而《小雅》盡廢矣。蓋其人死亡，其政息。雖鐘鼓管絃之聲未廢，然其實不舉，則無所施之，所謂廢也。宣王中興，內脩政事，外攘夷狄，北伐南征，以復文、武之境土，故序《詩》者詳記其所由廢興者如此，以發其端。而《小雅》之見於經者，於是變矣。」

六月棲棲，音西。戎車既飭。音敕。四牡騤騤，求龜反。載是常服。玃狁孔熾，尺志反。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長樂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

氏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

「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毛

氏曰：「棲棲，簡閱貌。」○鄭氏曰：「戎車，其

等有五。」《周禮》「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

車之萃，革車之萃，輕車之萃」，注：「萃，猶副也。此

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

橫陳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萃，猶屏也，所用

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五

者之制及萃數，未盡聞也。」○孔氏曰：「飭，齊

正也。」長樂劉氏曰：「戎車既飭者，謂甸出乘車，必

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王

氏曰：「騤騤者，馬之強而有節也。」○鄭

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孔氏曰：

「所乘四馬皆強壯，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

《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韠韋爲弁。」又以爲衣，《春秋》「晉郤至衣韠韋之跗注」是也。

《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鳥，以淺赤韋爲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鳥也。」○朱氏曰：「孔，甚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于，曰也。」董氏曰：「《爾雅》以于爲曰，則王于者謂王曰也。如下章『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豈王自征而又佐天子乎？」○李氏曰：「按《左傳》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杜元凱以于爲曰，與此正同。」匡，正也。記六月者，當夏出兵，明其急也。李氏曰：「《司馬法》云：『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獵狁侵伐，不得已也。」王曰：「今女出征獵狁，以正王國之封畿。」孔氏曰：「言王國，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畿也。」比毗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傳以直言

物則難解，故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比物者，比同力之物。」○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孔氏曰：「戎車齊力尚強，不取同色。而言四驪者，雖以齊力爲主，亦不厭其同色也，故曰『駟驪彭彭』，又曰『乘其四驪』。田獵齊足，而曰『四黃既駕』，是皆同色也。無同色者，乃取異毛耳，『駟驪是中，駟驪是驂』是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其教閱有素也。」○鄭氏曰：「服，戎服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師初發，以殷十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駟，故傳曰：『月在天駟』。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日而度。」○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駟牡驂驂』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以美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既言『載是常服』矣，

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朱氏曰：「是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長樂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顙。玉容反。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脩，長。廣，大也。顙，大貌。奏，爲。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氏曰：「共與供同。」○鄭氏曰：「服，事也。」○呂氏曰：「上三章皆言自治之備。」○范氏曰：「凡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行。戶郎反。

鄭氏曰：「茹，度也。整，齊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穫繼岐周言之，則於鎬京爲西北矣。」○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氏曰：「鎬，王肅以爲鎬京。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也。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前漢書》劉向疏曰：「占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涇陽，涇水之北。」孔氏曰：「水北曰陽。」○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毛氏曰：「鳥章，

錯革鳥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獨言鳥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白旆，繼旄者。央央，鮮明貌。孔氏曰：「旆繼旄垂之。云「白旆，繼旄者」，旆與旆古今字也。此旗而言旆者，散則通名。」○鄭氏曰：「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孔氏曰：「徽織者，自王以下，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以絳爲縵，各畫其章。又絳爲旒，書名於末爲徽織，以着於衣。《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亡則以緇，長半幅，緇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兵，凶事。若有死者，亦以相別也。死之銘旌，即生之徽織。」元，大也。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孔氏曰：「《司馬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元戎，大車之善者，故云先良也。」○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

兵無選鋒曰北。」《史記·三王世家》云「虛御府之藏，以賞元戎」，注：「《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韓嬰《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劒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先啓敵家之行伍也。」○長樂劉氏曰：「言玃不度其力，輕侮天子，整居焦穫，又侵于鎬，漸進于方，未已也，遂至于涇陽。觀其賊鋒，可謂孔熾矣，安得不飭勵我師，以攘斥之乎？」○朱氏曰：「是以建旌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釋文》旆作旆，曰：「本又作旆。」

「日月爲常，交龍爲旂」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爾。詩之所指，乃所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以其古之軍制，故附見焉。戎車既安，如輕竹二反。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反。既佶且閑。薄伐玃狁，至于大音泰。

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後漢書》馬援疏云：「居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注：「言爲人無所輕重也。」○

鄭氏曰：「佶，壯健之貌。」○朱氏曰：

「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毛氏曰：「文武，有文有武也。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毛氏曰：「憲，法也。」○孔氏曰：

「戎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是適調也。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范氏曰：「凡兵之動，莫善於馬之良，故一章曰『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爲則』，三章曰『四牡脩廣，其大有顙』，五章曰『四牡既佶，既佶且閑』。」○毛氏曰：「薄伐玁狁，至于大原，言逐出之而已。」呂氏曰：「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竟而不窮追也。」○《前漢書》嚴允曰：

「當周宣王時，玁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歐之而已。」○

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於鵠反。御諸友，魚白交反。黿卑滅反。膾古外反。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御，進也。」○范氏曰：「諸友，王之諸臣也。王以群臣爲友。」○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王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友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魚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孔氏曰：「燕禮，其牲狗。天子之燕，

不過有牢牲。魚鼈非常膳，故云加之。」○陳氏曰：「於諸友之中，維誰在矣？獨舉其孝友之賢者曰張仲，以顯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苟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迪其心，^①則妨害能之人至矣。妨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閱，何暇議勝敵哉？」

《酒誥》曰：「矧大史友，內史友。」君固以臣爲友也，蓋其親近者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孔氏曰：「上言伐，此云征，便辭爾，無義例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簠音弗。魚服，鉤膺倬音條。革。

毛氏曰：「興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毛氏曰：「芑，菜也。陸璣《草木

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鴈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朱氏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氏曰：《釋地》文。菑者，災也。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方叔，卿士也，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鄭氏曰：「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長樂劉氏曰：「其車三千，則爲甲士九千，步卒二十一萬六

①「王」，原作「三」，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千。○蘇氏曰：「其車三千，以荆蠻強盛，不得不爾耶。」○朱氏曰：「其車三千，孔氏以爲兼起鄉遂公邑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文害辭，辭害意之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豈必實有此數哉？」○

程氏曰：「師干，猶今云兵甲也。長樂劉氏曰：「師，衆也。干，楯也。言楯則戈矛弧矢在其中。」試，肄習也。」○鄭氏曰：「率者，率其戎車士卒而行也。」○孔氏曰：「方叔自乘其四騏之馬，翼翼然甚壯健。」朱氏曰：「翼翼，順序貌。」○鄭氏曰：「奭，赤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孔氏曰：「瞻彼洛矣，」棘輪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之席爲之蔽飾。」○魚服，解見《采芑》。○鄭氏曰：「鉤膺，樊纓也。」孔氏曰：「《巾車》五路，唯金路有鉤，以金爲之，馬領之飾也。在馬膺之飾，唯有樊纓，故引樊纓以解膺。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方叔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偉革，解見《蓼蕭》。○程氏曰：「采芑于新田、舊畝，皆地力方盛處。」○毛氏曰：

「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鄭氏曰：「士，軍士也。」○張氏曰：「采芑新田，言豈徒治田，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講武事，古之法皆然。如《六月》云：『我服既成，于三十里，』與『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之義同。畎澮溝洫之法，即行伍營陣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釋文》：「涖作蒞，曰：『本又作涖。』」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祈支反。錯衡，八鸞瑯瑯。七羊反。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瑯葱珩。音衡。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董氏曰：「旂，諸侯所建也。旐，縣鄙所建也。九旗之物，太常，王所建。旛，旌，象輅，木輅所建。其諸臣之旗，旂爲上，旐爲下。此言上下所建，則餘得兼舉矣。」○毛氏曰：「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孔氏曰：「《說文》云：『軹，長轂。』朱而約之，謂

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注無云焉。」○孔氏曰：「四馬八鸞。」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毛氏曰：「瑋瑋，聲也。」○朱氏曰：「命服，所受命於天子之服。」長樂劉氏曰：「方叔出率，則王命加等。」○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孔氏曰：「《斯干》傳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煌煌也。瑋，瑋聲也。葱，蒼也。三命葱珩。」李氏曰：「葱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葱，如葱之色。」○孔氏曰：「《玉藻》云：『三命，亦韍葱珩。』三命至九命皆葱珩，非謂方叔唯三命也。」○程氏曰：「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長樂劉氏曰：「始行之時，具命服與其芾佩，所以示衆也。」○劉氏曰：「或曰：『吳起可謂知戰矣，親與士卒最下者同其甘苦。』曰：『是何足以言知戰也？子見夫乞人乎？呼號偃仆乎康莊之間，其聲可哀也。不若是，不足以濟其身。若乃家丈人者，五十可以衣絲，七十可以食肉，子孫奉之耳。父母之仇，不共天下；兄弟之仇，不與共國，非

虛加之也，然後稱于人情。視民如子者，民報之如父母；視民如弟者，民事之如兄。無所仇云耳，有則爭先致力焉。子弟豈待父兄已均其苦，然後爲用哉？故用民者，矯之以身，徇之以愛，濟之以術，苟一時之勝而已矣，惡可以久也？《詩》云：『服其命服，諸芾斯皇，八鸞瑋瑋。』①道上不失其度，下不失其節也。『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君子之所依，而小人以爲己腓，安在其毀上下之節哉？」○《釋文》：「有瑋」作「有創」，曰：「本又作瑋。」

歟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居六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

孔氏曰：「歟，歟然而集也。」○陸氏《草木疏》曰：「隼，鷂屬也。或謂之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爰，於也。三稱『其車三千』

①「瑋瑋」，原作「鎗鎗」，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者，重師也。」○毛氏曰：「鉦以靜之，鼓以動之。伐，擊也。」○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

孔氏曰：「《說文》云：『鉦，鑊也。似鈴，柄中上下通。』然則鈴即《周禮》之鑊也。《說文》又曰：『鑊，鉦也，鑊也。』則鑊、鑊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鑊，鉦也。形如小鐘。』是鑊亦名鉦也。鑊似小鐘，鑊似鈴，是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陣獨然。此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董氏曰：「《周官》曰：『鳴鑊且却，聞鉦而止。』則鉦、鑊二物也。但《司馬》有鑊、鑊、鐸，而不言鉦，故前世疑之。崔靈恩《集注》謂鉦人伐鼓，則勇於戰也。今《詩》謂「陳師鞠旅」，則未戰矣。安得鉦人為擊鼓使進哉？就如此，則亦亂於軍制矣。」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毛氏曰：「鞠，告也。」鄭氏曰：「陳師告旅，亦互言之。」○孔氏曰：「顯允，明信也。」○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王氏曰：「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矣。」人曰振旅，復長幼也。」孔氏曰：「古者春教振

旅，秋教治兵，以戎是大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是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禮同也。《釋天》云：「①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長幼出入，先後不同，而云禮一者，坐作進退如一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董氏曰：「闐闐，其衆行聲也。」○程氏曰：「此章言雖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宜，趣舍有節。言隼之急疾，亦集於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②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又曰：「振旅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董氏曰：「《集注》作『伐鼓鑊鑊』，《說文》引字同。此闐闐，《說文》引《詩》作『振旅嗔嗔』。」

①「天」，原作「文」，據《毛詩正義》與宋監本《爾雅》改。
②「平和」，《墨海金壺》本作「乎而」。

蠹尺允反。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吐雷反。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蠹，動也。」孔氏曰：「《釋詁》文也。」

《釋訓》云：「不遜也。」郭璞曰：「蠹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蠹，動而無知之義。」蠻，^①荊州

之蠻也。」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

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朱氏曰：「大邦，猶

言中國也。」○毛氏曰：「元，大也。」李氏

曰：「毛氏謂『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如此說，但方叔爲一時大老耳。」○鄭氏曰：

「猶，謀也。」○執訊獲醜，解見《出車》。

○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

○《爾雅》曰：「疾雷爲霆。」郭璞曰：「雷之急

疾者，謂霹靂。」○程氏曰：「卒章言成功，因

言其致伐之由，蠹爾之蠻，乃與大邦爲

讎。方叔克壯其猷，朱氏曰：「方叔，元老。克

壯其猶，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故征而執獲。

戎車之盛，如霆如雷。」○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前漢書》劉歆廟議引《詩》曰：「嘽嘽推推，如霆如雷。」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脩政事，外攘如羊反。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脩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扶又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芣》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脩，而囂囂然務以外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脩車馬，備器械』以下，其脩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李氏曰：

①「蠻」，《毛詩正義》作「蠻荆」，阮校引段玉裁《詩經小學》云「蠹爾蠻荆」當作「蠹爾荆蠻」。

「成王有岐陽之蒐，^①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
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也。程氏曰：『攻謂堅治。』」○

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

也。孔氏曰：「齊其毫毛，尚純色。」戎事齊力，孔

氏曰：「齊其馬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孔氏

曰：「齊其馬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

氏曰：「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

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呂氏曰：「言

備車馬以如東都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

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

阜，盛大也。」程氏曰：「阜，謂肥壯。」○毛氏

曰：「甫，大也。田者大艾草以為防，孔氏

曰：「大艾殺野草以為防限，作田獵之場，殺圍之處。」

或舍其中。孔氏曰：「未田之前，暫上戒衆，在其

間止舍也。」褐纏旃以為門，孔氏曰：「其防設周

衛而立門，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

其門蓋南開，並為二門，用四旃四褐也。」裘纏質以

為櫛，孔氏曰：「以裘纏椹質以為門中之闌。闌，車

軌之裏，兩邊約車輪者也。」○櫛，魚列反。間容

握，孔氏曰：「門之廣狹，兩軸頭去旃竿之間各容一

握，握人四指為四寸，^②是門廣於軸八寸也。」驅而

入，孔氏曰：「馳走而入門，不得徐也。」《周禮·大司

馬》仲冬，教大閱，言叙和出，此言驅而入。不同者，

此據質明時初入和門。既入，同在後表之中，將以教

戰也。禮畢，當從是以出田，故叙和出，左右與此終

始，各舉其一。」擊則不得入。孔氏曰：「其軸頭

擊著門傍旃竿，則不得入，所以罰不工也。」左者之

左，右者之右。孔氏曰：「以天子六軍分為左右，

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之左門，屬右

者之右門，不得越離部伍。」然後焚而射焉。孔

氏曰：「教戰既畢，士卒出門，乃驅禽納之於防，然後

①「王」，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補。

②「握」，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積」。

焚此防草而射之。焚所芟之草也。」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發。孔氏曰：「發矢射之也。」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孔氏曰：「舉綏爲表，因獻其禽於其下也。」故戰不出頃，孔氏曰：「戰場有頃數，戰者不出其頃界。」田不出防，孔氏曰：「田不出所芟之防。」不逐奔走，孔氏曰：「謂出於頃，防者不逐之。」古之道也。」○孔氏曰：「東都之界，有廣大之草，可以就而田獵焉。」○《後漢書》注曰：「《韓詩》云：『東有圃草，駕言行狩。』薛君傳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施，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朱氏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夏獵曰苗。孔氏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者是獵之總名。」○長樂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芟舍，遂以苗田。」○張氏曰：「蒐苗獮狩，便習軍行草木間事，教芟舍亦

然。」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謹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唯數者爲有聲。」○朱氏曰：「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建立旐於車，而設牛尾於旐之首。」○鄭氏曰：「敖，鄭地，今近滎陽。」○孔氏曰：「此章言選車徒，備器械，搏獸于敖，謂當往搏取禽獸于敖地，未實行也。」

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郕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爲主，因田獵以選車徒。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毛氏

曰：「諸侯赤芾金鳥。鳥，達屨也。」鄭氏

曰：「金鳥，黃朱色也。」○孔氏曰：「加金爲鳥，^①故謂之金鳥。《天官·屨人》注云：「鳥有三等：赤鳥爲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達屨者，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鳥通名。」○王氏曰：「諸侯人君宜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洫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有繹則赤芾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毛氏曰：「繹，陳也。」○王氏曰：「繹者，言其屬連而不絕，若繹絲然也。」○孔氏曰：「復會諸侯於東都，此章是也。」○毛氏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言諸侯來會也。」○長樂劉氏曰：「赤芾金鳥者，服其命服以見王也。來會同之國非一，故絡繹不絕也。」

決拾既飲，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

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天子用象骨拾，轉扞也，着左臂裏，以韋爲之。」」○長樂劉氏曰：「決，謂護大指以鉤弦者也。拾，謂護左臂以利弦者也。」○鄭氏曰：「飲，謂以手指相次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孔氏曰：「此章承諸侯之下。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夫，男子之揔名。」○毛氏曰：「柴，積也。」鄭氏曰：「謂積禽也。」○孔氏曰：「決之與拾，既與手指相比次而和利矣。弓之與矢，既強弱相得而調適矣。」○程氏曰：「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說文》曰：「擎，積也。《詩》曰：『助我舉擎。』」

此章以下，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

①「鳥」，《毛詩正義》作「飾」。

舍音捨。矢如破。

孔氏曰：「四黃之馬。」○程氏曰：「不猗，不偏倚也。」王氏曰：「猗，不正也。」○朱氏曰：「馳，馳驅之法也。」長樂劉氏曰：「謂應五御之法也。」○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直追反。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則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孟子》曰：「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蘇氏曰：「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中。使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反。不盈。

朱氏曰：「徒，步卒也。孔氏曰：『《釋訓》云：

「徒御不驚，輦者也。」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孔氏曰：「大庖，君之庖。」○毛氏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言不謹謹也。」孔氏曰：「言軍旅齊肅，唯聞蕭蕭然馬鳴之聲，見悠悠然旆旌之狀，無有譁譁者。」○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張氏曰：「三十里，萬夫之地，亦軍行之法，故曰『居谷滿谷，居山滿山』。每方百步一人，故曰『蕭蕭馬鳴，悠悠旆旌』。遇敵則當之者，聚而攻之守之。一車止，則七十五人聚，二車以上依此。」○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怯，則有事而善驚，故於是言徒御不驚。」○朱氏曰：「大庖不盈，言擇取而用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大庖不盈者，其饌雖多而無餘，蓋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此言畢事而頒禽也。」○毛氏曰：「一曰乾豆，孔氏曰：『謂第一上殺者，乾足以爲豆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孔氏曰：『謂第二殺者，別之以待

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孔氏曰：「謂第三下殺

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厨也。」故自左膘《釋文》

曰：「頻小反，脅後髀前肉也。」而射之，達于右

隅，《釋文》曰：「音愚，謂肩前也。」爲上殺。《釋

文》曰：「何休注《公羊》：『自左膘射之，達于右隅，中

心死疾，鮮潔也。』」射右耳本，次之。孔氏曰：

「箋云：『射當爲達。亦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爲

次殺。以其遠心，死稍遲，肉已微惡。』」射左髀，

《釋文》曰：「方爾反，謂股外。」達于右髀，餘繞反。

爲下殺。孔氏曰：「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髀爲下

殺，以其中脅，死最遲，肉又益惡。凡射獸皆逐後，從

左廂而射之。」面傷不獻，踐毛不獻，孔氏曰：

「面傷，謂當面射之；翦毛，謂在傍而逆射之。不獻

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孔氏曰：「惡其

害幼小。」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

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不得禽，射

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

取。」孔氏曰：「以大獸公之，非復己物，君賜使射，故

非中不取。言嚮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

取，用辭讓也。」

之子于征，有聞音問。無聲。允矣君子，展

也大成。

鄭氏曰：「允，信。展，誠也。」○孔氏

曰：「君子，宣王也。」○程氏曰：「有聞

無聲，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鄭氏曰：「晉人

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

知，所謂「有聞無聲」。言至肅也。」○朱氏

曰：「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此

章序其事既畢，而深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

自盡以奉其上焉。程氏曰：「宣王將田而卜吉日，

見其慎微，詩人因美之，更稱其接下，得群下之自盡，詩

中所陳是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反。田車既好，

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鄭氏曰：「戊，剛日也。」○長樂劉氏曰：

「田之前二日也。」朱氏曰：「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與？」○毛氏曰：「伯，馬祖也。」孔

氏曰：「《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

「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孔氏曰：「孔阜，甚盛大也。大

阜，大陵阜也。」○鄭氏曰：「醜，衆也，從禽獸之群衆也。」○毛氏曰：「重物慎微，

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朱氏

曰：「蓋曰可以田矣。」○《說文》禱作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音憂

麇麇。愚甫反。漆沮七徐反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毛氏曰：

「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鄭氏曰：

「同，猶聚也。」○毛氏曰：「鹿牝曰麇。

麇麇，衆多也。」董氏曰：「《廣訓》云：『麇，衆

也。」○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也。」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洛汭，非河南之洛也。』

○程氏曰：「戊日祭禱，庚午于田。」○毛氏曰：「漆沮，麇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

而至天子之所。」孔氏曰：「以驅逆之車驅之於漆沮之傍，從彼以至天子之所。」○程氏曰：「漆

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皆群下盡力奉上。」○《說文》麇作麇，

曰：「麇鹿群口相聚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表嬌反俟俟，音

士。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毛氏曰：「祁，大也。趨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曰群，二曰友。」○蘇氏曰：

「燕，樂也。」○孔氏曰：「視彼中原之野，其諸禽獸大而甚有。有趨者，有行者，或三三爲群，或二二爲友。」○朱氏曰：

① 「天」，原作「文」，據《毛詩正義》與宋監本《爾雅》改。

「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說文》引《詩》曰：「伉伉俟俟。」董氏曰：「《韓詩》作『駉駉駉駉』。」

既張我弓，既挾子治反。我矢。發彼小狝，音巴。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狝，解見《騶虞》。○毛氏曰：「殪，一發而死。」○朱氏曰：「兕，野牛也，青色，重千斤。御，進也。」○毛氏曰：「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孔氏曰：「醴不可專飲，天子之於群臣，不徒設醴。《左傳》：天子饗諸侯，每曰饗醴，命之有，舉醴言之也。《周官》：五齊，一曰醴齊，注：『醴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李氏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毛氏曰：「發彼小狝，殪此大兕，言能中微而制大也。」孔氏曰：「小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著即死。」○鄭氏曰：「以所獲爲俎實，酌而飲群臣也。」○程氏曰：「以御賓

客，且以酌醴，道宣王接下之誠意也。」

《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

《吉日》四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力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占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王氏曰：「宣王之民，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鴻鴈于飛，肅肅所六反。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反。勞于野。爰及矜棘冰反。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孔氏曰：『鴻、鴈俱是水鳥，其形鴻大而鴈小，春則避陽暑

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肅肅，羽聲也。」○歐陽氏曰：「之子，使臣也。」○朱氏曰：「征，行也。」○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毛氏曰：「老而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孔氏曰：「偏喪之寡婦。」○蘇氏曰：「厲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勤于上，則使者劬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養，以天子哀困窮爲急務也。」

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孔氏謂「既安集萬民，然後及之」，則誤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哀。百

堵丁古反。皆作。雖則劬勞，其究九又反。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孔氏曰：「垣，牆也。」○毛氏曰：「一丈爲板，五板爲堵。」鄭氏曰：「《春秋傳》曰：『五板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定安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牆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鄭氏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

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宣，示也。」○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嗃嗃』，我所以

勤而勞來之也。」○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爲劬勞也。「維彼愚人，謂我宣驕」者，以我矜憐撫奄爲宣驕也。」又曰：「民皆離散而不安其居，必矜之甚深，哀之甚切。不爾，則無告之民不足以自存矣。哲者所懷，有同於我，是以知吾之劬勞。愚者謂我宣驕，而姑息於民而已。」○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

此非以不知爲愠，蓋深嘆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與？

《鴻鴈》三章，章六句。

《庭燎》力召反，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金反。董氏曰：「《傳》曰『百官箴王闕』，此詩其司烜之屬所爲乎？」

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於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

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於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陳氏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然後能有常而不變。」○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誨爲衰失之漸。置《斯干》、《無羊》於末，見終善以隱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反。

孔氏曰：「其，語辭。」○勃海胡氏曰：

「《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

『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

央亦中也。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

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

也。」孔氏曰：「毛傳言『央，旦』者，旦是夜屈之限。

言未央者，謂夜未至旦，非謂訓央爲旦，故王肅曰：

『央，旦。未旦，夜半是也。』○毛氏曰：「庭燎，

大燭也。」孔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

《司烜》云：「邦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云：「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未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釋文》曰：「在地曰燎，執之曰燭。」○王氏曰：

「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燿則其光散矣。」○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也。」○蘇氏曰：「宣王將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矣？』」則對曰：「夜未央，庭燎光。」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音刈。庭燎晰晰。之世反。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反。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盡也。」李氏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朱氏曰：「晰晰，小明也。」○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朱

氏曰：「噦噦，近而聞其徐行有節之聲也。」○《說文》曰：「鉞，車鑾聲也，從金戍聲。」《詩》曰：「鑾聲鉞鉞。」徐鉉曰：「今俗作噦，以鉞作斧戍之戍，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燿。音暉。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析。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燿，天明而光散也。」○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宣王將朝而屢問，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凝止，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沔縣善反水》，規宣王也。鄭氏曰：「規者，正圓之器也。」《春秋傳》曰：「近臣盡規。」○孔氏曰：「物有不圓匪者，規之使成圓。人行有不周者，規之使周備，是匡諫之名。」

沔彼流水，朝直遙反。宗于海。馱惟必反。彼飛隼，息尹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沔然而滿者，彼流水也。」○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隼，解見《采芑》。○鄭氏曰：「載，則也。兄弟、邦人、諸友，同姓異姓之諸侯。」○孔氏曰：「水之趨海，猶諸侯之朝天子。」○歐陽氏曰：「馱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

諸侯之於天子，如沔水之朝宗，其常理也。所以如飛隼載飛載止，去來不常者，其必有所以矣。「嗟我兄弟，邦人諸友」，固皆願安寧，莫肯念亂。況誰無父母，豈不顧惜乎？然則其未服者，蓋必有甚不得已也，此深規宣

王，使之自反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失羊反。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井亦反。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彌氏反。忘。音亡。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毛氏曰：「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孔氏曰：「念彼不循道之諸侯。」○李氏曰：「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皆作詩者憂之。」

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毛氏曰：「懲，止也。」○鄭氏曰：「隼飛循陵阜者，是其常也，喻諸侯順法度者。」○李氏曰：「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

言「馱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范氏曰：「凡爲此詩者，以讒言其興也。」

前章言諸侯之不服者，可憂如是，則其服從者，保持之尤不可不力也。當諸侯向背未定之際，有恪守侯度如中陵之隼者，夫豈易得？民之訛言，乃欲誣汙之，寧可不深懲痛治，以保持之乎？若不懲之，則諸侯皆不自堅，各相語曰：「我友其敬戒矣，讒言其將興矣。」雖爲諸侯相語之辭，實則規宣王當屏絕讒慝，使忠順者安意肆志而無所懼也。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於卒章明言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

作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音問。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梓。音托。它山之石，可以爲錯。七落反。

七落反。

陸氏《草木疏》曰：「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臯，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范氏曰：「檀，木之堅者也，是美木也。」○呂氏曰：「落葉穢雜。」毛氏曰：「梓，落也。」○《釋文》曰：「錯，厲石也。《說文》「錯」作「厝」，引《詩》曰：「它山之石，可以爲厝。」○李氏曰：「《鶴鳴》二章，殊無一句序己意，其詩最爲難曉。」毛氏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何樂於彼園之觀乎？尚有樹檀，而下其梓。它山之石，可以爲錯，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①「梓落」，二字原誤倒，據《毛詩正義》乙正。

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毛氏最在衆說之先，恐其傳有自，亦附注焉。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疏》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釋文》曰：「穀，《說文》云『從木，殳聲』，非從禾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十九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祈父之什

《祈勤衣反父音甫》，刺宣王也。

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嘆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就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其先後淺深之序如此。」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祈之兵甲。」鄭氏曰：「《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孔氏曰：「司馬掌封畿兵甲，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故此作祈，《尚書》作圻。」○鄭氏曰：「予，我也。」○孔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也。」○鄭氏曰：「轉，移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孔氏曰：「常父美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大司馬，此詩所刺者，蓋休父卒後，他人代之。」《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也。六軍之七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董氏曰：「按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曰：『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

謂爪牙者也。」○張氏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是詩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之履反。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七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毛氏曰：「亶，誠也。」○長樂劉氏曰：

「尸，主也。」○毛氏曰：「熟食曰饗。」○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無它兄弟，其當免役征，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

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勾踐伐吳，大徇於軍曰：「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以告。」勾踐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耆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母將轉於溝壑，子為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之世，後若有事，吾與子圖之。」勾踐尚能辦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太子晉諫靈王之辭曰：「厲始革典十四王矣。」又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辭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歟？

《祈父》三章，章四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古了反。白駒，食我場直良反。苗。繫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釋文》曰：「皎皎，潔白也。馬五尺以上爲駒。」○孔氏曰：「苗宜云圃，而云場者，以場、圃同地，對則異名，散則通。」○毛氏曰：「繫，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鞅也。」○鄭氏曰：「永，久也。」○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鄭氏曰：「逍遙，遊息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鄭氏曰：「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張氏曰：「白駒，乘白駒之賢也。不欲斥言車上之人，故言車馬。言白者，又以表潔白之意。詩人欲得賢者來止其家，故言白駒食其苗藿，庶幾繫之維之。」○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繫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也。」

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徒遜反。思。

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助語。」○呂氏曰：「詩人好賢之至，故賢者賁然來思，而在位者悠悠而不切也。雖斯人也，亦不能留賢，故勉之使遁去也。言爾公爾侯者，不敢斥君也。」陳氏曰：「於是賁在位之人，曰爾公爾侯，但逸豫宴安無期度。」○《釋文》遁作遜，曰：「字又作遂。」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遜而思之之意。」

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則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音聲，孔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而有遠棄我之心。」朱氏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遯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遁，而又庶幾其來反也。」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為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為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雖含畜而未發，其辭氣則慘然而不樂矣，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貴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

於是乎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逸而失衛生之節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也。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至今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反。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孔氏曰：「無集于穀，無集於我之穀木也。」○毛氏曰：「不我肯穀，穀，善也。」○孔氏曰：「旋，迴也。」○鄭氏曰：「復，

反也。」○朱氏曰：「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不久於此而將歸矣。』無以侵迫爲也。」○范氏曰：「民之去其土、離其親者，不得已也。人不相恤，是以懷其邦族而復之也。」

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梁，解見《鵲羽》。

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

諸父。

栩，解見《鵲羽》。

《黃鳥》三章，章七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嫺而不見收恤之詩也。先王之詩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又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其躬行仁義，道民厚矣。猶以爲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婣、任、恤六行教民。爲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爲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爲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爲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爲鄰里鄉黨相保相受也，故教以任。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爲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爲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

不孝、不睦、不嫺、不弟、不任、不恤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我行其野，蔽必制反。芾方味反。其樗。勅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蔽芾，解見《甘棠》。○毛氏曰：「樗，惡木也。」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為婚姻。」又曰：「婦之黨為婚，壻之黨為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

曰：「樗惡木，尚可芘而息。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孔氏曰：「爾既不我畜養，今當復反我之邦家矣。與之自訣之辭。」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勅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鄭氏曰：「蓫，牛蒡徒雷反。也。」陸璣《草木疏》云：「今人謂之牛蹄。」○王氏曰：「蓫，惡卉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言就爾宿，則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斯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菑，惡菜也。」鄭氏曰：「菑，菑也。」

○陸璣《草木疏》曰：「菑，一名菑，幽州人謂之燕菑。其根正白，可著熟灰中溫噉之。」○飢荒之歲，可烝以饌飢。」菑，音富。○蘇氏曰：「特，匹也。」

成，依《論語》當作誠。」○王氏曰：「菑，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饌飢。昏姻之相與，固為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菑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

①「熟」，《毛詩正義》作「熱」，當據改。

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見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孔

氏曰：《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曰：

「設盛食以落之。」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室之大德，豈可以是以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終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論其大體，則宣

王固一世之賢君也。

秩秩直乙反。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呼報反。矣，無相猶矣。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孔氏曰：

「斯，此也。《漸》卦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毛氏曰：「幽幽，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山也。」○孔氏曰：「如竹之叢生，根本之衆。」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鄭氏曰：「式，用也。」○歐陽氏曰：「猶，圖也，謀也。」○董氏曰：「宣王作室，後臨水，前對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朱氏曰：『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所謂聚國族於斯也。」○

①「雜記云」，三字原脫，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補。

李氏曰：「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朱氏曰：「蓋頌禱之辭。」呂氏曰：「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於斯，安吾身於斯，傳吾子孫於斯，故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又曰『似續妣祖』，又曰『君子攸芋』，『攸躋』，『攸寧』，又曰『乃占我夢，男子之祥』，『女子之祥』也。」

似續妣必履反。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豈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大司樂》：『舞《大濩》，以享先妣。舞《大武》，以享先祖。』姜嫄生稷以配天，為周之王業，特立廟用樂別祭。」○百堵，解見《鴻鴈》。○毛氏曰：「西南其戶，西鄉戶、南鄉戶也。」孔氏曰：「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南戶，在東者西戶耳。孫毓云：『猶南東其畝。』」○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厲王之亂，

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祖者，故築其宮室，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

約之閣閣，音各。椽陟角反。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直慮反。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香于反。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

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約，謂繩約板直，則牆端正也。」○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

○孔氏曰：「椽，如椽杙之椽，謂以杵築之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孔氏曰：「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橐橐然。」○朱氏曰：

「除，亦去也。」○毛氏曰：「芋，大也。」○

孔氏曰：「作群寢之時，縮板杵築，至群寢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其築作堅緻，則鳥鼠之所去。」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為尊且大也。」○董氏曰：「崔

靈恩《集注》作『約之格格』，《周禮·冬

官《先儒引》《詩》爲據，亦作「格格」。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反。如鳥斯

革，如翬音輝。斯飛，君子攸躋。子西反。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歐陽

氏曰：「翼，敬也。棘，急也。矢行緩則

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革，

變也。」○鄭氏曰：「伊雒而南，雉素質，

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毛氏曰：「躋，升

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度，其嚴正

如人跂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

其竦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

之飛也。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

也。」○呂氏曰：「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雘，有文采

而勢騫舉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

而居之也。」王氏曰：「君子攸躋，則又言其高也。」

○《釋文》曰：「棘，《韓詩》作枋。枋，隅也。

旅即反。革，《韓詩》作鞞，云：「翹也。」

殖殖市力反。其庭，有覺其楹。噲噲音快。

其正，音政。噦噦呼會反。其冥，莫形反。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王氏曰：「殖殖其

庭，言庭地之實也。」○孔氏曰：「庭，宮寢之

前庭也。」○朱氏曰：「覺，高大而直也。」

毛氏曰：「覺，言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

孔氏曰：「楹，柱也。」○鄭氏曰：「噲噲，

猶快快也。」○呂氏曰：「正，謂正寢。」○

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

「冥，謂室之奧窔鳥叫反也。」王氏曰：「噲噲

其正，則知噦噦其冥偏也。噦噦其冥，則知噲噲其正

是明也。」○歐陽氏曰：「宜君子居之而安

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者也。噦噦

其冥，所謂陰室者也。古者攷陰陽以爲宮室，故其正

爲陽，冥爲陰。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音官。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

占我夢。古夢維何？維熊于弓反。維羆，彼

宜反。維虺許鬼反。維蛇。市奢反。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孔氏曰：「西方

人呼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竹簟曰簟。董氏曰：「下莞上簟，鄭氏謂『與群臣安燕』，非也。按几筵莞筵、蒲筵則有之，而簟竹無施於席，則知所以爲寢也。」○孔氏曰：「《士喪禮》云：『下莞上簟，衽如初。』則平常寢卧之席，皆莞簟也。衽，寢卧之席也。」興，夙興也。」

○《爾雅》曰：「羆，如熊，黃白文。舍人曰：『黃白色。』郭璞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獠多力，能拔樹木。』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虺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歐陽氏曰：「六章以下至於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君王，女子宜人之家室。亦禱頌之辭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王氏曰：「大人者，當時在位之大人。」孔氏曰：「《左傳》文公之夢，子犯占之，不必占夢之官乃得占也。」○董氏曰：「大人占之，與故老占夢何異？詩以義爲主，^①不害於辭，故重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鄭氏曰：「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爲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爲生女。」王氏曰：「熊羆彊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則可以言性命之理矣。」○朱氏曰：「先王建官設屬，其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祝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①「義」，原作「美」，據《墨海金壺》本改。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音章。其泣啍啍，華彭反。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毛氏曰：「半圭曰璋。」孔氏曰：「《典瑞》云：

「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圭曰璋。」

○孔氏曰：「啍啍者，聲大也。」○鄭

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

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皇，猶煌煌

也。」○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

也。」鄭氏曰：「宣王所生之子，或且爲天子，或且爲

諸侯。」○鄭氏曰：「男子生而卧於牀，尊

之也。」○毛氏曰：「裳，下之飾也。璋，

臣之職也。」孔氏曰：「裳明習爲卑下，●璋見效奉

臣職。王肅云：「言無生而貴也。明欲爲君父，當先

知爲臣子也。」璋而得爲臣職者，群臣之從王行禮者奉

璋。《棫樸》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是也。女子不可

常寢於地竟無裳，男子亦不容無襦。暫時示男女之別

耳。」○鄭氏曰：「以璋者，明成之有漸。」○王氏曰：

「男子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爲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朱氏曰：「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家，爲君爲王矣。」○陳氏曰：「作室而生子，則本支甥舅，自此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他計反。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以之反。罹。

毛氏曰：「裼，襦也。」孔氏曰：「襦，縛兒被也。」

瓦，紡芳罔反。塤音專。也。」孔氏曰：「婦人所

用瓦，維紡塤而已。」○鄭氏曰：「儀，善也。」

出《釋詁》。○毛氏曰：「罹，憂也。」○鄭氏

曰：「卧於地，卑之也。」○蘇氏曰：「衣

●「下」，原脫，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補。

之祿，即用其所衣而無加也。」○鄭氏曰：「弄之紡塼，習其所有事也。婦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朱氏曰：「在《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羶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毛氏曰：「無儀，婦人質，無威儀也。」○孔氏曰：「謂無如丈夫折旋揖讓棣棣之多。」○丘氏曰：「婦人尚靜嘿，不當有所是非。尚質慤，不當爲威儀。」○《說文》曰：「襜，襦也。」《詩》曰：「載衣之襜。」他計切。《釋文》曰：「《韓詩》作襜，音同。」

一章摠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

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已下，皆禱頌之辭。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唯言牛、羊者，馬、祭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比牛、羊爲卑，故特舉牛、羊以爲美也。」

誰謂爾無羊？二百爲群。^①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而純反。爾羊來思，其角濺濺。莊立反。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始

①「爲」，《毛詩正義》作「維」，當據改。

立反。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牮。」○李氏曰：

「思，辭也。」○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漑

漑然。」王氏曰：「漑漑，和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

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董氏曰：「《說文》漑爲和，

則漑而比者也。」○且之反。而動其耳濕濕

然。」○《釋文》曰：「呵，食已，復出嚼之也。」○王氏

曰：「牛以耳澤爲善。」○山陰陸氏云：「牛之爲物，病

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

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董氏曰：「牛卧則耳下

垂。濕者，其垂也。」○歐陽氏曰：「呼牧人而

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

之多也。』」○孔氏曰：「羊一群有三百，

不知其群之有多少也。牛牮者有九十，

亦不知其不牮者之數也。」○董氏曰：「三百維

群，以群計也。九十其牮，以牮計也。黑脣爲牮，則黑

皆爲牮，黑耳爲牮，亦各以其數也。」○皆，才細反。牮，

音袖。羣，音尉。○鄭氏曰：「言動息漑漑

濕濕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反。

爾牧來思，何河可反。蓑素戈反。何笠，音立。或負其鰈。音侯。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何，揭也。蓑，所以

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蓑唯備雨之

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既夕禮》「蓑、笠」，注

俱以爲禦雨。」○蘇氏曰：「物，類也。」○毛

氏曰：「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孔

氏曰：「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鄭氏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言此

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李氏曰：「動息各遂其

性。」○王氏曰：「牧之地，以有阿有池爲善。」○長

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鰈糧，

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

故牲有餘備矣。」○鄭氏曰：「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丞反。以雌以雄。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反。不騫起虔反。

不崩。麾毀皮反。之以肱，古弘反。畢來

既升。

鄭氏曰：「籠曰薪，細曰蒸。」○毛氏曰：

「矜矜兢兢，言堅彊也。騫，虧也。崩，群疾也。肱，臂也。」○朱氏曰：「既，盡也。」○毛氏曰：「升，升入牢也。」○鄭氏曰：「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以來歸也。」○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爾羊來思者，與夫《君子于役》之詩曰『牛羊下來』者類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歟？不騫不崩，言羊得其性而無耗敗也。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故也。言羊不耗敗，則牛可知矣。」山陰陸氏云：「《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汙。』」○長樂劉氏曰：「不騫不崩，謂群隊脩廣，望之不斷也。」○鄭氏曰：「麾之以肱，畢來既升，言馴擾從人意。」長樂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笞箠也。」○蘇氏曰：「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言其擾也。」○陳氏曰：「畢來既升者，牧事畢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音兆。維旃音餘。

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旄維旃矣，室家溱溱。側巾反。

歐陽氏曰：「衆維魚矣，但言魚之多也。」

○《周官·司常》：「縣鄙建旄，州里建旗。」詳見《出車》。○毛氏曰：「溱溱，衆也。」○朱氏曰：「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毛氏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旄旗，所以聚衆也。」○張氏曰：「衆維魚矣，實維豐年，豐年則民閑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旄者旗者，皆田官之所建也。旄統人少，旗統人多。今建旄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

王氏曰：「此牧成而考之之詩也，故以吉祥之事終焉。」陳氏曰：「宮室成而考之，故以人君之夢而書其祥。牧成而考之，故以牧人之夢而書其祥。」○孔氏曰：「歲熟民滋，國之休慶也。」

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

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爲可願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音甫。刺幽王也。鄭氏

曰：「家父，字。周大夫。」○孔氏曰：「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序曰『仍叔』，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或亦世字叔，^①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按《左傳》韓宣子來聘，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杜氏謂取「式訛爾心，以畜萬邦」之義。然則此詩在古止名

《節》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反。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子律反。斬，何用不監？古銜反。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李氏曰：『《洪範》

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指其人。如此詩曰『尹氏

大師』，是尹氏爲大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其來甚久。具，俱。瞻，視。惓，燔也。」

李氏曰：「《雲漢》曰：『如惓如焚。』惓，焚之類也。」○王氏曰：「如惓者，內熱之謂也。」○朱氏曰：

「卒，終也。」○蘇氏曰：「斬，絕也。」○鄭氏曰：「監，察也。」○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大師，民之瞻。民之瞻大師也，見其所爲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至此，終滅絕矣，汝何不察也？」○《釋文》曰：「惓，《韓詩》作炎，《字書》作焮。」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徂殿反。嗟，才何反。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

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毛氏曰：「猗，長也。李氏曰：『猗，如『綠竹猗猗』是

① 「叔」，原脫，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補。

也。薦，重也。孔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瘥，病也。弘，大也。慤，曾也。」○蘇氏

曰：「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

「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王氏曰：「不平謂何者，發問之辭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

曰方薦瘥，則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

氏曰：「喪亂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爲民無善言，但怨讟耳。」

○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李氏曰：「慤莫懲嗟，以見尹氏爲惡常自若。」○董

氏曰：「天方薦瘥，《說文》作『天方薦嗟』。嗟，殘田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氏。丁禮反。秉國之

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尸反。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氏，本也。均，平也。」○長樂

劉氏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朱氏曰：「弔，愍也。」○毛氏曰：

「空，窮也。」○鄭氏曰：「師，衆也。」○孔

氏曰：「尹氏爲大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氏，朝廷以尊官爲氏。

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官也，故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平，居

權衡之任。」○朱氏曰：「言尹氏大師，維

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

○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歐陽氏

曰：「昊天不弔，哀此下民。」不宜如是之空我師。」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

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反。姻亞，則無廡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也。」○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事，則已之」，與此已同義。」○毛氏曰：「殆，危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孔氏曰：『劉熙《釋名》云：『兩壻相謂曰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廡，厚也。」○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幽王而欺之，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不可以罔君子也。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鄭氏

曰：「瑣瑣婚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高位也。」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謂尹氏所與圖事者也。「瑣瑣姻亞，則無廡仕」，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也。

昊天不傭，敕龍反。降此鞠九六反。訥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音麗。君子如屈音戒。俾民心闕。若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也。訥，亂也。」○鄭氏曰：「惠，順也。戾，乖也。屈，至也。」○毛氏曰：「闕，息也。」○鄭氏曰：「夷，平易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雖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用其至，則民之亂心息矣。君子平

其心，則民之惡怒遠矣。」又曰：「夫爲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釋文》曰：

「傭，《韓詩》作庸。庸，易也。」

鞠誦、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鄭氏曰：「式，用也。言月月益甚也。」○毛氏曰：「病酒曰醒。成，平也。」董氏曰：

「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鄭氏曰：「卒，終也。」○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鄭氏曰：「我今憂之，如病酒之醒矣。」○王氏曰：「秉國成者，王之事也。」○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孔氏曰：「王肅云：『言政不由王出也。』」

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爲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幽王之專任尹氏也。誰云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敕領反。

毛氏曰：「項，大也。」○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騁，馳騁也。」○歐陽氏曰：「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

此章言幽王既不悟，賢者有去而已，於是駕彼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瞻四方，則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醕市由反。矣。

朱氏曰：「茂，盛也。」○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矛，

解見《秦·無衣》。醕，如賓主飲酒相醕酢。」

○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醕酢，不以爲怪也。」孔氏曰：「言相惡既深，和解又疾，皆是無常小

人。」○董氏曰：「此小人之常態也。」○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芳服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鄭氏曰：「女不懲止女之邪心，而反怨憎其正也。」

此章篇將終矣，故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之攻己者，方且報復而未已。吾是以憂吾君之不得寧也。此憂豈爲身哉？」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訛五戈反。爾心，以畜許六反。萬邦。

鄭氏曰：「究，窮也。訛，化也。畜，養也。」

○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表其詩出於己，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致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范氏曰：「攻其惡者，正其心而已，此所以爲幽王變雅之首。」

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

此章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

章四句。

《正音政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扶衰反。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音風。憂以瘳。音羊。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

○鄭氏曰：「訛，僞也。孔將，甚大也。」

○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大也。」

○呂氏曰：「瘋憂，幽憂也。與下『鼠思泣血』文雖小異，義亦同也。」

○毛氏曰：「瘳，病也。」○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孔氏曰：「覩天災爲之憂傷。」○歐陽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

○董

氏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李氏曰：「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謫見，非不明甚。民言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亡也。」○歐陽氏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大夫言己獨爲王憂耳。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瘋憂至於痒病，人所不知也。」○董氏曰：「訛言，石經作僞言。」

凡講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瘡，病也。」○鄭氏曰：「自，從

也。」○王氏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毛氏曰：「愈愈，憂懼也。」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窮苦之情，苟欲免身。訛言之人，善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憂心愈愈，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

憂心惛惛，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惛惛，憂意也。」王氏曰：「惛惛，獨也。」○陳氏曰：「祿，福也。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朱氏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

國所虜，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氏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時又，王不能又，而民無所得祿，則釋王而從祿于他。鳥之爲物，唯能食己，則止其屋。民之從祿，將如此矣。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將然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之丞反。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毛氏曰：「中林，林中也。」○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耳。」○《爾雅》曰：「夢夢，亂也。」○朱氏曰：「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其虐於天

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王氏曰：「君之剝削於民而至於盡，猶人之侵伐材木以致薪蒸者也。」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歐陽氏曰：「民今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適當其未定故爾。」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毛氏曰：「故老，元老。訊，問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歐陽氏曰：「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李氏曰：「謂山爲卑，則有爲山脊者，有爲大阿者，而皆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

不懲艾之，何也？」○孔氏曰：「王既任小人，不止訛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微祥。召彼元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夢之事。言其侮慢長老也。」朱氏曰：「方且召彼故老，而問之以不急之事。」○《前漢·藝文志》曰：「惑者不稽諸射而忌妖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呂氏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皆不信仁賢之實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訊之占夢，則其迷亦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孔叢子》：「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反。謂地蓋厚，

不敢不踏。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蜥鬼反。蜥。星歷反。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曲者，曲身也。』」

踏，累足也。《說文》曰：「踏，小步也。」脊，理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虺爲

蝮。」○毛氏曰：「蜥，蜥也。」孔氏曰：「《釋

魚》云：『蜥蜴，蜥蜴。蜥蜴，守宮也。』李

巡曰：「蜥蜴，一名蜥蜴。蜥蜴名蜥蜴，蜥蜴名守宮。」○董氏曰：「陸璣以虺蜥爲蜥蜴，鄭康成以虺蜥爲蜥蜴，攷《詩》、《書》，無以虺爲蜥蜴者。」○朱氏

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踏。」《家語》曰：「孔子讀《詩》，于

《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

①「者」，原作「也」，據《墨海金壺》本改。

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氏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王氏曰：「當是時也，人之害人者則爲虺，畏人者則爲蜴矣。」

瞻彼阪音反。田，有苑音鬱。其特。天之扝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境苦交反。塉戶角反。之處，而有苑然茂特之苗。」○毛氏曰：

「扝，動也。仇仇，猶警警五報反也。」孔

氏曰：「《釋訓》云：『仇仇，放敖，傲也。』郭璞曰：『皆傲慢賢者。』」○朱氏曰：「力，猶用力也。」

○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苑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扝動之，惟恐其不勝，鄭氏曰：『謂其迅疾也。』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群，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歐

陽氏曰：「云天之扝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

○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爾。」○孔氏曰：「其得我則空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朱氏曰：「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言其無常耳。」○鄭氏曰：「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歐陽氏曰：「此章大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大夫既傷獨立，而知其無如之何，故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釋文》苑作苑。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詔反。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反。似音似。威呼悅反。之。

孔氏曰：「結，纏結也。」○歐陽氏曰：

「正，政。古用字多通。」○毛氏曰：「厲，惡也。」○鄭氏曰：「火田爲燎。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燦怒也。」○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似，姓也。威，

滅也。」《釋文》曰：「威，齊人語也。」○鄭氏曰：

「心憂如有結之者。」○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王氏

曰：「厲，危也。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李氏曰：

「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朱氏曰：「赫赫之宗周，而褒姒足以滅之，蓋

傷之也。」○毛氏曰：「幽王惑褒女以爲后，

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宗周末滅，詩人以褒姒淫妬，知其必滅周也。」○歐陽氏曰：

「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反。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才再反，下同。將七羊反。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孔氏曰：「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

車。」○鄭氏曰：「輸，墮，許規反。也。」○

毛氏曰：「將，請也。伯，長也。」○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朱氏曰：「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鄭氏曰：「乃棄爾輔，謂遠賢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蘇氏曰：「幽王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董氏曰：「《韓詩章句》以窘爲迫。」

前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章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誨

①「車」，《毛詩正義》作「事」。

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力住反。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孔氏曰：「當無棄爾之車輔，益於爾之輪輻。」○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

將車者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蘇氏曰：「告之而不信，故又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險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喻。」^①

魚在于沼，之紹反。亦匪克樂。音洛。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反。念

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鄭氏曰：「炤炤，易見也。」○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於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則幽愁之至也。」孔氏曰：「賢者在朝廷，非能有樂。退而隱居，雖遁於山林之中，又姓名聞徹，不可以避，莫知所於。」○長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於深淵，亦為罔罟者所獲。士雖隱晦於山林，亦為羅織者所麗。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文中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文中子曰：

①「車」下，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有「為」字。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文中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文中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既而曰：「不可爲矣。」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反。洽比毗志反。

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毛氏曰：「洽，合也。」○孔氏曰：「比，親比也。」○毛氏曰：「云，旋也。慙慙然，痛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爲樂也。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②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昏姻甚稱說其爲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慙慙則疾痛之至也。」○歐陽氏

曰：「大夫既自傷將及禍，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釋文》殽作肴，曰：「本又作殽。」

毗毗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於遙反。是椓。陟角反。哥哥我反。矣富人，哀此惇獨。

毛氏曰：「毗毗，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朱氏曰：「椓，害也。」○毛氏曰：「哥，可。獨，單也。」○孔氏曰：「毗毗然之小人，彼已有室屋之富矣。其蔌蔌然窶陋者，方有爵祿之貴矣。」○王氏曰：「毗毗者有家，而蔌蔌者方且有祿未艾也，而民反無祿。」○蘇氏曰：「民方無福，故天之天孽並出而椓喪

①「云」，原作「去」，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困」，原作「因」，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之。王氏曰：「此，蔽蔽者，極害之也。」富人猶可勝也，惇獨甚矣。」李氏曰：「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不堪也。」○《說文》曰：「侑，小貌。從人，從凶。《詩》曰：『侑侑彼有屋。』」斯氏切。○《後漢書》蔡邕《釋誨》云「速速方轂」，注：「謂小人乘寵，方轂而行也。」

勞役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自較其淺深，故曰：「哿矣富人，哀此惇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

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晝一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二十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又曆家爲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然月先在裏，則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此得之矣。」○鄭氏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日，日月交會而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什方張氏曰：「《詩》有夏正無周正，獨此詩爲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八月朔食，而唐曆則有之，議者疑其傳會而爲此也。」○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甚也。」○孔氏曰：「古之曆書亡矣，今世有周曆，魯

曆者，蓋漢初爲之。其交無遲速盈縮，考日食之法，而其年月往往參差，是以漢世通儒，未有以曆考此辛卯日食者。」

○毛氏曰：「醜，惡也。」○蘇氏曰：「交當朔則日食，然亦有交而不食者。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朱氏曰：「此則係乎人事之感，蓋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所感如是，則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矣。是以聖人於《春秋》每食必書，而詩人亦以爲醜也。」孔氏曰：「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王氏曰：「月有盈虧，虧則微矣。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曰：「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李氏曰：『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日壅月明，則陰爲之食矣。凡日月之食者，皆不用其常道。』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孔氏曰：「猶言一何不善。」○王氏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故也。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二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月未嘗食耶？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前漢》劉向引《詩》

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

燂燂于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反。騰，山豕宰徂恤反。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七感反。莫懲。

毛氏曰：「燂燂，震電貌。震，雷也。」○

朱氏曰：「寧，安也。令，善也。」《前漢·李尋傳》注：「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毛氏曰：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豕。」○鄭氏曰：「宰，崔嵬。《爾雅》注：「宰，謂山峰頭巉巖者。」僭，曾也。」○孔氏曰：「幽王之時，不

但日食，又燂燂然有震雷之電，其聲過常。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豕頂高峰之上，宰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陷爲深谷，深下之谷進出爲陵。毛氏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言易位也。」○陳氏曰：「因山頂之高者崩，故陵谷由之以改易。」所陳皆當時實事。」○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

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

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

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前漢》劉向上疏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

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豕

宰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懲。」

○王氏曰：「哀而怪之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

夫。聚側留反。子內史，蹶俱衛反。維趣七走

反。馬，楸音矩。維師氏。豔餘瞻反。妻煽音

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

聚、蹶、楸，皆氏。」孔氏曰：「父及伯、仲，是字之

義。番、聚、蹶、楸，單言，又聚子以字配之，若曾子、閔

子然，故知皆氏。」○朱氏曰：「卿士，六卿之

外更爲都官，以摠六官之事也。」○鄭氏

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

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

孔氏曰：「王肅以此宰爲小宰。鄭司農《宰夫》注云：『《詩》曰「家伯維宰」，謂此宰夫也。』小宰，宰夫，經傳之中未有單稱宰，以此知家伯是冢宰也。此大率以官高爲先，而有不次者，便文以取韻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孔氏曰：『《序官》趣馬，下上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豔妻驕扇，日以不臧」，注：「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班婕妤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閼之爲郵。」煽，熾也。」○王氏曰：「求變異所生以用七子，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非以德也。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鄭氏曰：「王淫於色，七

子皆用嬖寵。方熾之時並處位，言女謁行之甚也。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李氏曰：「群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不可解也。」○《釋文》蹶作蹶。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音汙。萊音來。曰予不戕，在良反。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朱氏曰：「作，動也。即，就也。卒，盡也。」○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孔氏曰：「汙者，池停水之名。《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鄭氏曰：「戕，殘也。」○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皇父實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鄭氏曰：「言其不自知惡也。」故作我以徙，而不即我謀，乃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卒汙，高者卒萊。長樂劉氏曰：「何爲於我民居有大興作，而不先

即我民以謀之？」○朱氏曰：「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爲囿也。」乃曰：「予不戕女，下供上役，禮則然矣。」然則皇父豈肯自以所爲爲不時乎？」鄭氏曰：「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式亮反，下同。擇三有事，亶侯多藏。才浪反。不慤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向，邑也。」孔氏曰：「《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二有事，國之三卿。①亶，信也。侯，維也。」○《爾雅》曰：「慤，強也，且也。」鄭氏曰：「慤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朱氏曰：「徂，往也。」○王氏曰：「皇父甚愚，而自謂甚聖，故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鄭氏曰：「皇父專權足己，自比聖人。」作都于向，徙民而作其邑也。」○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當二

卿。今立三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鄭氏曰：「禮，畿內諸侯二卿。」○毛氏曰：「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鄭氏曰：「三卿皆取聚斂之臣。」○王氏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則其用人維貨其占也。」○鄭氏曰：「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王氏曰：「『不慤遺一老，俾守我王』者，不自強留一老人以留衛王，則又不忠敬之甚也。」孔氏曰：「皇父矜形勢，盡將王官列職往向，至向亦當反，但去時盡將之耳。」○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懼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鄭氏曰：「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向。」○董氏曰：「以實其邑也。」

貍民允反。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囁囁。五刀反。下民之孽，魚列反。匪降

①「國」上，《毛詩正義》有「有司」二字。

自天。噂子損反。沓徒合反。背蒲妹反。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囂囂，衆多貌。」○孔氏曰：

「孽，災害也。」○蘇氏曰：「噂，聚也。

沓，重複也。」毛氏曰：「噂，猶噂。沓，猶沓。

沓。」○毛氏曰：「職，主也。」○鄭氏曰：

「詩人賢者，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下民之孽，非天之所爲也。噂沓沓，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并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前漢》劉向上疏曰：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

無辜，讒口瞽瞍。』」《釋文》：「囂作瞽瞍，云：

「《韓詩》作瞽瞍。」○《說文》曰：「傳，聚也。

從人，尊聲。《詩》曰：『傳沓背憎。』」

○《釋文》沓作嗜。

悠悠我里，亦孔之瘳。莫背反。四方有羨，徐箭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瘳，病也。羨，餘也。」○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

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又曰：「此所謂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者也。」○孔

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凡民之不如也。」○李氏曰：「幽王之

時，豈四方之民盡皆饒羨優游？大夫方言己之勤勞，故爲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王氏曰：

「不通則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傲我友自逸也。」范氏曰：

「時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毛氏曰：「親屬之臣，心不能

已。」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董氏曰：「里，顧野王作裡。《爾雅》以裡爲

病，《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爲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爲痺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音政》，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絕異，當缺其所疑。」劉諫議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董氏曰：「《韓詩》作『《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章句》曰：『無，衆也。』《書》曰：『庶草繁蕪。』《說文》曰：『蕪，豐也。』則雨衆多者，其爲政令不得一也，故爲正大夫之刺。」

浩浩古老反。昊胡老反。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其斬反。斬伐四國。旻密巾反。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赦。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音倫。胥息魚反。以鋪。普烏反。

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毛氏曰：「駿，長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孔氏曰：「旻天，上有昊天，明此亦昊天。」又曰：「定本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釋文》曰：「旻，本有作『昊天』者，非也。」○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蘇氏曰：「舍，置也。淪，陷也。」○鄭氏曰：「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實爲之。』天之生物，浩然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又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而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

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董氏曰：「《韓詩》作『薰胥以痛』，《章句》曰：

『薰，帥也。胥，相也。痛，病也。』」○《前

漢·序傳》云：「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注：「晉灼曰：

『齊、韓、魯《詩》作薰。』師古曰：『《詩·小雅·雨無

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淪字作

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耳。』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

我勩。夷世反。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

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芳服反。出

爲惡。

毛氏曰：「戾，定也。」○鄭氏曰：「正，

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

是也。」○毛氏曰：「勩，勞也。」○孔氏

曰：「三事大夫，王肅以三事爲三公。

大夫，謂其屬。」李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

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朱氏曰：

「臧，善也。」○毛氏曰：「覆，反也。」○

范氏曰：「周宗者，周爲天下之宗也。」

○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朱氏曰：「周宗，姬

姓之宗也。既滅，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兆既見矣。」

○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

民之所定也。正大夫離居，去位也。

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

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

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

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

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

庶王之微懼而用善，反出於爲惡，莫之

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

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爲惡。」○董氏

曰：「至此則宜反善矣，庶幾其日望之，而覆出

爲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

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

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朱氏曰：「臻，

至也。」○鄭氏曰：「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范氏曰：『辟言不信，法語不從也。』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既已憂之，則又告其群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朱氏曰：「凡百君子，不可以王惡而自恣也，亦各敬爾身而已。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左傳》：「季文子曰：『《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在登反。我誓思列反。御，懔懔子感反。①日瘁。徂醉反。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也。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鄭氏

曰：「曾，但也。」○毛氏曰：「誓御，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說文》曰：「誓，狎習相慢。」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飢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鄭氏曰：「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懔懔憂之，大臣無念之者。」王氏曰：「患難如此，則凡百君子，宜任其憂責。然慘慘然日瘁，則我誓御而已。蓋王所親厚聽用，誓御而已。則患難之憂，非其誓御，誰肯任之？」○朱氏曰：「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忍乎？』」○《釋文》：「懔懔」作「慘慘」。

①「子」，《經典釋文》作「千」。

摯御，如揚雄爲郎於哀、平之世是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尺遂反。維躬是瘁，徂醉反。嗇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鄭氏曰：「瘁，病也。」○毛氏曰：「嗇，可也。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不能言，言之拙也。」○李氏曰：「非出於舌之難，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孔氏曰：「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毛氏曰：「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朱氏曰：「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王氏曰：「言小人佞而獲福也。」又曰：「忠實之人，辭不能自達，而病其躬。巧言之人，以能曲折應變，無所凝止，而俾躬處休矣。」○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言此所以深嘆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幽王之世，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王氏曰：「鼠思，憂思也。」范氏曰：「凡物之多畏，惟鼠爲甚。」○毛氏曰：「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者，有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己之無徒也，則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者於是憂

思泣血，患其出言而舉皆疾之，無與和之者，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亡，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以其拒己，又責之云：『我所以憂思泣血，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出言，而爲小人所見憎疾，故思汝爾。何爲拒我，云無室家乎？昔爾從王都出居於郊外之時，誰復從汝作汝室也？本汝自作之耳。汝今若還王都，亦可自作室家，何當以無室爲辭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小旻之什

《小旻密巾反》，大夫刺幽王也。

呂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言小者，篇在《小雅》，恐與《大雅》相亂以別之。今《大雅》止有《大明》，餘篇疑亡。」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朱氏曰：「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

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

《爾雅》曰：「秋曰旻天。」○毛氏曰：

「敷，布也。」○朱氏曰：「猶，謀也。」○毛

氏曰：「回，邪也。遹，辟也。」○鄭氏曰：

「沮，止也。臧，善也。」○毛氏曰：「邛，病也。」○蘇氏曰：「言天禍迅烈遍于下矣，

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李氏曰：「幽王不畏

天禍，僂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也？」

○鄭氏曰：「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

用也。」○朱氏曰：「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董氏曰：

「《集注》作『謨猷回遹』。」

滄滄許急反。訛訛，音紫。亦孔之哀。謀之

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

蘇氏曰：「滄滄，言相和也。訛訛，言相

詆也。」《爾雅》曰：「滄滄訛訛，莫供職也。」○《前

漢》劉向上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

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朱氏曰：

「具，猶俱也。」○鄭氏曰：「底，至也。」○

王氏曰：「其俗如此，亦孔之哀矣。」○鄭氏曰：「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

我龜既厭，於艷反。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匪，非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訥訥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毛氏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范氏曰：「當其發言盈庭，莫不自以爲能也。使之執咎，則莫適任患也。」君臣之謀事如

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孔氏曰：「謀而不行，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董氏曰：

「是用不集，《韓詩》作『是用不就』，《集注》亦作『就』。」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朱氏曰：「先民，古之聖賢也。」○毛氏曰：「程，法也。」○鄭氏曰：「大猶，大道也。」○毛氏曰：「經，常也。潰，遂也。」○朱氏曰：「哀哉今之爲謀，不以先民爲法，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哉？古語曰『作舍道旁，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臚，火

吳反。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刈。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無所

定也。」臚，大也。」孔氏曰：「臚，王肅讀爲撫。撫，

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撫，喜吳反。○丘氏

曰：「艾，治也。」朱氏曰：「艾與乂同，治也。」本

鄭氏說。○朱氏曰：「淪，陷也。」○鄭氏

曰：「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

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

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

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

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腐者從之而行。

苟不疏其源而瀦蓄之，雖其流者亦相與

陷溺腐敗而已。」呂氏曰：「今國與民皆有善有

惡，謀而擇其善可矣。乃無所分別，則善者亦混而同

於惡。如泉流之清，淪而爲濁也。」○《釋文》：

「靡臚，《韓詩》作靡臚，猶無幾何也。」

不敢暴虎，不敢馮符冰反。河。人知其一，

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已冰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毛氏曰：「徒搏曰暴虎，徒涉曰馮河。

馮，陵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

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

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范氏曰：「人

皆知虎不可暴而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

之不可不畏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者，懼之甚也。」《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

「《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注：「義取非唯暴虎、

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

敢譏議公子圍。」○《荀子》：「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

虎也。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

馮河。人知其一，莫之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

七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於阮反。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興也。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班鳩也。」○蘇氏曰：

「翰，羽也。」○毛氏曰：「戾，至也。」○孔

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董氏以爲王基說。○蘇氏

曰：「二人，文、武也。」○歐陽氏曰：「此

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

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

王之業。」○蘇氏曰：「君子憂傷，念其先

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孔氏

曰：「文、武創業垂統，有此天下。今將亡滅，故憂念

之也。我從夕至明開發，不能寢寐，所思者唯此文、武

二人。將喪其業，故思念之甚。」○《釋文》宛

作苑。

念昔先人，憫周室之將亡，念其開創之人也。其人孰謂？即文王、武王二人也。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也。」○孔氏曰：「聖，通也。」○毛氏曰：「克，勝也。」○蘇氏曰：

「彼昏，斥幽王也。」○陳氏曰：「富，益也。」毛氏曰：「醉日而富矣。」○毛氏曰：「又，

復也。」○朱氏曰：「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爲酒困也。」鄭氏

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

○孔氏曰：「溫藉，定本箋作溫字。舒瑗云：『苞裹曰

蘊。』謂蘊藉自持。作溫者，蓋古字通用。」○長樂

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于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王氏曰：「壹

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

臣也。」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

零。有子，蜾音果。贏力果反。負之。教誨爾

中原有菽，音叔。庶民采之。螟亡丁反。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贏力果反。負之。教誨爾

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孔氏曰：「菽者，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是也。」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陸璣《草木疏》曰：「螟蛉，桑上青蟲，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蜾蠃，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負，持也。」○孔氏曰：「教誨萬民而言子者，王肅云：『王者作民父母，故以民爲子。』」○鄭氏曰：「式，用。穀，善也。」○李氏曰：「上章既言『天命不弔』，故此申述天命無常之意。」○鄭氏曰：「藿生原中，非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毛氏曰：「力采者則得之。」○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蘇氏曰：「菽生中原，民無有不獲采者。螟蛉之子，蜾蠃負之，以爲己子無難也。今王豈以天下之衆爲王有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

亦似蒲盧將得而子也。」

題大計反。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解見《常棣》。○鄭氏曰：「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前漢》東方朔云：『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鵲鵲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陳氏曰：「日茲往矣，月茲行矣，日月不可易得。」○王氏曰：「日邁月征，所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謂宣王也。」○《釋文》無作毋。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大良反。啄豸角反。粟。哀我填，徒典反。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反。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

○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

「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

性。」孔氏曰：「郭璞云：『俗呼青雀，鶻曲，食肉，喜

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淮南子》曰：「馬不食

脂，桑扈不食粟。」○毛氏曰：「填，盡也。」鄭

氏曰：「窮盡也。」○蘇氏曰：「岸亦獄也。」○

長樂劉氏曰：「穀，善也。」○歐陽氏曰：

「此下二章，則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

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

六章言善人不安也。」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

肉以食，則相與群飛雜亂循場而爭粟，

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

與爭訟而人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

得不然也。」丘氏曰：「桑扈肉食者，今循人之穀場

而啄粟，喻肉食之貪也。」○鄭氏曰：「我窮寡

之人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

行卜，求其勝負。」孔氏曰：「衰亂之世，政以賄

成。《史記》曰：『百金之子，不死於市。』是貧者無財

自救，但持粟以求卜者，問其勝負。」○朱氏曰：

「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

『何自而能善乎？』」王氏曰：「方是時也，填寡

不能自直必矣，則雖出卜，自何能穀乎？」○《釋

文》曰：「填，《韓詩》作疹。疹，苦也。

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

曰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

獄事以輕爲善，以重爲不善。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

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

墜也。」董氏曰：「莊子以民木處，則惴慄恟懼。」如

臨于谷，恐隕也。」○鄭氏曰：「衰亂之

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大音泰。子之傳音

付。作焉。趙氏《孟子》注曰：「《小弁》，《小雅》之篇，

伯奇之詩也。」

弁彼鸛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知反。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興也。弁，樂也。鸛，卑居。

卑居，雅鳥也。」孔氏曰：「卑居，又名雅鳥，性好

群聚。郭璞曰：「雅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

鸛鳥。」^①孔氏曰：「此鳥名鸛，而云斯

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

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

「鸛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師曠《禽

經》有鸛斯，非以爲辭也。《爾雅》亦曰：「鸛斯，鸛鵒也。」^②李氏曰：「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鸛斯。』

○毛氏曰：「提提，群貌。」○鄭氏曰：

「穀，養也。罹，憂也。」○毛氏曰：「幽王

取申女，生大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

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

鄭氏曰：「樂乎，彼雅鳥出食在野甚

飽，^③群飛而歸提提然，喻凡人之父子兄

弟，出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

傷今大子獨不。」○李氏曰：「凡民莫不

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鸛斯

之不如也。」○毛氏曰：「何辜于天？我

罪伊何？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

父母。」趙氏《孟子》注曰：「親親而悲怨之辭也。」○

呂氏曰：「反於己而無罪，父母之不我愛，何哉？求

其說而不得，則不能無怨，故所以怨者，乃所以慕

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

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蹶蹶徒歷反。周道，鞠九六反。爲茂草。我心

憂傷，怒乃歷反。焉如擣。丁老反。假寐永

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敕覲反。如

疾首。

毛氏曰：「蹶蹶，平易也。周道，周室之

通道。鞠，窮也。怒，思也。」○孔氏

^① 鳥，《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作「鳥」。

^② 「甚」，原作「其」，《墨海金壺》本作「共」，據《毛詩正義》改。

曰：「擣，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疚，猶病也。」

○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李氏曰：

「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長樂劉氏曰：「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觀

遇，車轍馬蹄，蹂踐如掌，蹶蹶然坦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矣。」○王氏曰：「怒焉如

擣，言憂傷中其心如此。」○朱氏曰：「精

神憤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嘆，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長樂劉氏曰：「因憂而驟老

也。」疚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釋

文》曰：「擣，《韓詩》作疇，除又反。」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

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音里。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

用者也。」○王氏曰：「尊父，故言瞻；

親母，故言依也。」○孔氏曰：「屬，連屬

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

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

「裏，心腹也。」○鄭氏曰：「辰，謂六物之

吉凶。」孔氏曰：「言我初生之辰有所值，故知謂六

物也。」《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

「歲，時、日、月、星、辰。」服虔以爲「歲，歲星也。十二

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

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蘇氏曰：

「見父母之有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

母之無不瞻依也哉？然父母之不我

愛，豈我獨無所離屬乎？」毛氏曰：「父之所

樹，己尚不敢不恭敬。」○朱氏曰：「然父母之不我愛，

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

乎？」○孔氏曰：「太子爲父所放爾，非母放之，而并

言母者，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朱氏

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

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灌千罪反。者淵，萑音丸。葦葦鬼反。淠淠孚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灌，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屆，至也。遑，暇也。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蘇氏曰：「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者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也，《孟子》所謂『若窮人無所歸』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董氏曰：「萑葦，《韓詩》作葦葦。」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古豆反。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反。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孔氏曰：「斯，辭也。」○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雊，雉鳴也。尚，猶也。」○毛氏曰：「壞，痼也，謂傷病也。」孔氏曰：「《爾雅》云：『痼木，符蔓。』某氏曰：『《詩》云：『譬彼痼木，疾用無枝。符蔓，疴，內疾痼。』郭璞曰：『謂木病疴，痼，腫無枝條者。』痼，胡罪反。蔓，力侯反。疴，烏皇反。痼，紆禹反。痼，於井反。」○鄭氏曰：「寧，猶曾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親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兀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王晏然莫知也。」相息亮反。彼投兔，他故反。尚或先蘇薦反。之。行有死人，尚或塤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蘊。之。鄭氏曰：「相，視也。行，道也。」○孔氏

曰：「塋，埋藏之名。」毛氏曰：「塋，路冢也。」

○孔氏曰：「埋於路傍，故曰路冢。《左傳》曰：『道塋相望』是也。」○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

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

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爲人

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人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兔之比。」行

路之死人，人宜惡而違之。乃或塋之，

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鄭氏曰：「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孔氏曰：

「謂不與走獸、死人有相知，其心不忍耳。」○朱氏

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君子信讒，如或疇市由反。之。君子不惠，

不舒究之。伐木猗寄彼反。矣，析薪柅敕氏

反。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

反。①矣。

鄭氏曰：「疇，旅疇也。」孔氏曰：「酬酢皆作

酬，此作疇者，古字得通用。酬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嚮者

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此喻得讒即受而行之，故知是旅酬，非奠酬也。」惠，愛

也。」○朱氏曰：「舒，緩也。究，察也。」

○孔氏曰：「猗者，倚也。畏木倒，以物倚其巔也。」○鄭氏曰：「柅，謂觀其理

也。」孔氏曰：「柅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

予，我也。」○毛氏曰：「佗，加也。」孔氏曰：「舍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孔

氏曰：「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

得即用之。如有人以酒相疇，得即飲之。幽王心不愛太子之故，聞讒即逐，不肯安舒。」○朱氏曰：「苟舒緩而究察

①

「反」，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補。

②

「柅」，原作「牠」，據《墨海金壺》本改。下一「柅」同。

之，則讒者之情得矣。」○毛氏曰：「伐木者倚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倚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言王以讒故，遇己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也。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己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蘇俊反。匪泉。君子無易夷

敗反。由言，耳屬音燭。于垣。音袁。無逝我

梁，無發我筍。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陳氏曰：「由言，

言之所由發也。」○朱氏曰：「山極高矣，

而或陟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

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恐耳屬於垣者，

有所觀望左右而生讒譖也。」陳氏曰：「王無

輕發言，小人之爲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

讒賊之生也，亦伺君子之向背如何耳。」王於是卒

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故告之曰：

「毋逝我梁，毋發我筍。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王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

筍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

蘇氏曰：「恐褒姒、伯服之害其成業，故告之以無敗梁

筍，猶《谷風》之義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毛氏曰：

「念父，孝也。」○《左傳》大叔文子曰：

「《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

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

「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

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

易由言，耳屬於垣」之謂也。《小弁》

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

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

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反。無罪無辜，亂如此幪。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幪，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幪，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慎，謹慎也。大夫傷遭亂世，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其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此自訴之辭，欲其察己也。」

亂之初生，僭側側音含。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市專反。沮。辭呂反。君子如祉，音耻。亂庶遄已。

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鄭氏曰：「僭，不信也。」○毛氏曰：「涵，容也。」○丘

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也。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②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搖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遂致並奮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感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往以爲有驗。」○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鄭氏曰：「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

① 「僭」，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譖」，下同。案《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引《詩經小學》：「傳『僭，數也』，蓋以爲譖字，是也。」

② 「拒」，原作「懼」，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蘇轍《詩集傳》改。

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①

君子屢力住反。盟，亂是用長。丁丈反。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反。

鄭氏曰：「屢，數也。」○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朱氏曰：「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鄭氏曰：「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餒，進也。」○鄭氏曰：「邛，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而誣罔誕謾衆至，則任賢安能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李氏曰：「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者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盟誓，適所以長亂矣。」穿窬之類，伺隙抵巇以罔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孔氏曰：「食之甘者，使人嗜之而不厭。險盜

之人，其言甚甘，使人信之而不已，其亂用是之故而日益進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董氏曰：「止共，《韓詩》作『止恭』。」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音帙。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損反。度待洛反。之。躍躍他歷反。龜上咸反。兔，遇犬獲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奕奕，大貌。」○孔氏曰：「《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王氏曰：「莫，定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毛氏曰：「龜兔，狡兔也。」孔氏曰：「蒼頡解詁」

^①「益」，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朱熹《詩集傳》補。

云：「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又謂之狡兔。《戰國策》曰：「東郭逵者，海內之狡兔。」○孔氏曰：

「遇犬者，言兔逢犬則被獲耳。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朱氏曰：「此章言讒人之心，我既皆得之，無所隱情。而前後六句，皆反覆興此耳。」○《史記》春申君書曰：「《詩》云：『趯趯毚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注：「韓嬰《章句》曰：『趯趯，往來貌。』」

往而甚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歐陽氏於虔反。數所主反。之。蛇蛇以支反。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蛇蛇，乃舒遲安閑之

貌。」○鄭氏曰：「碩，大也。」○歐陽氏曰：「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蘇氏曰：「小人蛇蛇然徐爲大言。」○歐陽氏曰：「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頑不知耻，其顏厚矣。」《孟子》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耻焉。」此之謂也。」

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爲其所惑，坐見其情態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

勇，職爲亂階。既微且癰，市勇反。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鄭氏曰：「職，主也。」

○毛氏曰：「骭，户諫反。瘍，音羊。爲微，腫足爲癰。」鄭氏曰：「居下濕之地，故生微癰之疾。」

○孔氏曰：「郭璞云：『骭，脚脛也。瘍，瘡也。』膝脛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爲。」脛，户定反。○鄭氏

曰：「猷，謀也。將，大也。」○蘇氏曰：

「時有是人也。」○朱氏曰：「居河之麋，則非高明爽塏音愷之地也。」○孔氏

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爲此亂之階梯也。此人既脚骭

有微之疾，而足跗音敷。有癰之疾，爾假

有勇，伊何能爲？汝作爲讒佞之謀大

多，汝所與聚居之徒衆幾何許人，而能爲此？」○《說文》曰：「癰，脛氣音氣。足

腫。《詩》曰：『既微且癰。』」

詩人指讒人言曰：「彼何人也？其居至陋，其力至怯，乃主爲亂階，況加以微癰之病？」則其所謂勇者，亦何所至哉？爲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則爲之謀者亦不衆也。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

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鄭氏

曰：「暴也，蘇也，皆畿內國名。」○孔氏曰：「《左傳》曰：

『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春秋時蘇稱子，此云公者，子蓋子爵而爲三公也。」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

所疑而已。蓋交際之道，其絕也當如此而已。既絕矣，又告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喪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由此悔悟，更以善意從我，固我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己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惟恐其復合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孔氏曰：「其心孔艱，其持心甚難知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

從者，則暴公也。夫以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己也明矣。」呂氏曰：「託過門不入之喻，以道其反側之情。情之不直，譏我必矣。」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彦。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孔氏曰：「《釋宮》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爲，何故近之我庭，使我得聞女之聲音，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

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

彼何人斯，其爲飄避遙反。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攬交卯反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也。」○鄭氏曰：「祇，適也。」○毛氏曰：「攬，亂也。」○朱氏曰：「言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不欲人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朱氏曰：「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乃逝我之梁，則適所以攬亂我心而已。」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紀力反。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況于反。

鄭氏曰：「遑，暇。亟，疾。盱，病也。」○孔氏曰：「極其情以疑之，我止欲言汝安舒而行乎，亦不見汝閒暇而舍息。止欲

言汝之急疾而行乎，汝又閒暇而脂汝之車。」○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汝亦何病也？」蘇氏曰：「壹來見我，於汝何病哉？」○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語」是也。何不一來見我，如何而使
我望汝之切乎？」

謂汝行之緩乎，何爲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汝行之急乎，何爲復有暇而脂車也？

爾還而入，我心易夷鼓反。也。還而不入，否方九反。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朱氏曰：「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丘氏曰：「儻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王氏曰：「人則我心平易而不之怨也。」今還而不入，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其或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董氏曰：「是詩至此辭益緩，若不知其爲譖者。」○《釋文》曰：「《易》、《韓詩》作施。施，善也。」

伯氏吹壎，况袁反。仲氏吹箎。音池。及爾如貫，占亂反。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反。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箎。孔氏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埴』，古今字異耳。注云：『壎，六孔，燒土爲之。』《爾雅·釋樂》云：『大埴謂之埴』，郭璞云：『大如鶉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小者如鶉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沂』，郭璞云：『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八孔，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小師》注『箎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埴，蘇成公作箎。』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埴、箎，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埴，蘇成公善箎。』二埴，居弔反。稱，尺證反。錘，直危反。○李氏曰：「《世本》、《古史考》見此詩言『伯氏吹壎，仲氏吹箎』，遂爲此說，皆求《詩》之過也。」如貫，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貫珠，

皆以繩結之。」○朱氏曰：「諒，誠也。」○毛氏曰：「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王氏曰：「出此三物，蓋若鄭莊公令出雞、犬、豕以詛，毛遂取雞、狗、馬之血以盟也。蓋古盟詛如此也。」○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僂閭，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蘇氏曰：「與女義如兄弟，和如壎箎，勢相次比，如物之在貫。鄭氏曰：『俱爲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貫也。』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也，則出犬、豕、雞三物以詛之可也。」孔氏曰：「若實不譖者，則當共出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使讒否有決，令我不疑。」爲鬼爲蜮，音或。則不可得。有覩，土典反。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毛氏曰：「蜮，短狐也。孔氏曰：『《洪範五行傳》：『蜮，如鼃，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覩，

姁戶刮反。也。」孔氏曰：「《說文》云：『覲，面見人。姁，面覲也。』然則覲與姁皆面見人之貌。」○鄭氏曰：「好，善也。」○孔氏曰：「反側者，翻覆不正直之義。」○歐陽氏曰：「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可見，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鄭氏曰：「作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孔氏曰：「作此八章之善歌，窮極爾反側之情。」○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也，而曰好歌者，唯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心焉爾。」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詩名《巷伯》，以寺人解之，明巷伯即寺人也。」○呂氏

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於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董氏曰：「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也。」

萋七西反。兮斐乎匪反。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孔氏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之文。」○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餘蜺，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疏》云：「貝，水介蟲也。其文彩之異，小大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鄭氏曰：「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李氏曰：「喻讒人織其罪也。」○朱氏曰：「彼爲是者，亦已太甚矣。」○《說文》曰：「縷，白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

哆昌者反。兮侈尺是反。兮，成是南箕。彼譖

人者，誰適與謀？

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侈，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禮》於衣袂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鄭氏曰：「適，往也。」○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鄭氏曰：「誰往就汝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侈兮哆兮』，《說文》作『鈔兮哆兮』。鈔，曲鈔也，一曰鸞鼎。」

緝緝七立反。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長樂劉氏曰：「緝緝，言能縷析萋斐以成經緯也。翩翩，言念念爲譖，如高飛之禽，翩翩不能自己。」

也。」○孔氏曰：「口舌緝緝然，往來翩翩然，謀欲爲讒譖以害人。」○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它營爲也。」○陳氏曰：「譖人者自謂得意，更宜保慎爾言。」○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

捷捷幡幡，芳煩反。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毛氏曰：「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陳氏曰：「捷捷，僥利貌。幡幡，反覆貌。」○王氏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上好譖，則固將受汝。然好譖不已，則遇譖之禍，既而遷及汝矣。」董氏曰：「即人者，人亦即之。使王好讒，故得譖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乎？則其移於女也不久矣。」○曾氏曰：「謂爾不信，既其女遷，皆君子忠告之辭。」○《說文》作「聿聿幡幡」。聿，聿語也。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蘇氏曰：「草草，憂也。」○王氏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者，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其狀如此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反。豺士皆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孔氏曰：「擲于有北寒鄉，使凍殺之。」昊，昊天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鄭氏曰：「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付與昊天

制其罪也。」○孔氏曰：「《緇衣》曰：『惡惡如《巷伯》。』言欲其死亡之甚。」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於綺反。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孔氏曰：「《釋丘》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如田畝曰畝丘也。』」○孔氏曰：「寺人，字孟子。」○王氏曰：「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孔氏曰：「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畝丘，詩人見之而爲辭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

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職也，厚其人

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遂其不君，臣得以遂其不臣，父得以遂其不父，子得以遂其不子，兄得以遂其不兄，弟得以遂其不弟，夫得以遂其不夫，婦得以遂其不婦，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以爲耻也。乃至人倫悖亂，亡國喪身而弗可救。天下俗薄而朋友道絕，非天子之職歟？其曰刺之，不亦宜哉？」○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丘勇反。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音洛。女轉棄予。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將，且也。」○孔氏曰：「谷風，生長之風，取其朋友相

長益也。」○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風而有雨則潤澤行。」○孔氏曰：「潤澤是雨之事，但雨得風乃行，則潤澤亦由風，故《易》曰『潤之以風雨』，是風雨共爲潤。」○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孔氏曰：「纔得且安且樂，汝便轉更棄我乎？」○毛氏曰：「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鄭氏曰：「棄恩亡舊，薄之甚。」

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習習谷風，維風及頽。徒雷反。將恐將懼，寘之鼓反。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頽，風之焚輪者也。」孔氏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頽，迴風從下上曰焱。』焱，必遙反。」○鄭氏曰：「寘，置也。」○毛氏曰：「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孔氏曰：「頽風從上而下，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率而成也。」○王氏曰：「風之扇物，則因其勢而相高，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置我於懷，言至親己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所謂「維風及頽」，此其一端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五回反。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反。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孔氏曰：「長物之盛，莫過夏時，不能無不萎死者。」○鄭氏曰：「喻朋友安能不時有小訟。」孔氏曰：「良朋

成就之德雖大，然無能使色不有忿者，無能使辭不有訟者。」○朱氏曰：「習習谷風，維山崔嵬，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奈何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乎？」○呂氏曰：「生物之恩及於崔嵬之山，不知以為德。」草、木偶然死絕，則怨其恩之不足，此「忘我大德，思我小怨」也。」○鄭氏曰：「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莪》六莪五河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之感人如此。」○李氏曰：「《凱風》，母不安其

① 下「不」，原作「小」，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弃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弃，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呼毛反。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莪，解見《菁菁》者莪。○蒿，解見《鹿鳴》。○歐陽氏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

蓼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

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反。

毛氏曰：「蔚，牡蒿去刃反。也。」陸璣《草木疏》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角似小豆角，銳而長。一名馬新蒿。」○鄭氏曰：「瘁，病也。」

餅蒲丁反。之罄苦定反。①矣，維疊音雷。之耻。鮮息淺反。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人則靡至。

毛氏曰：「餅小而疊大。孔氏曰：「疊形似壺，大者受斛。罄，盡也。鮮，寡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王氏曰：「餅，譬則民也。疊，譬則君也。餅之罄則疊之耻，民之窮則君之羞。」○呂氏

①「苦」，原作「若」，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經典釋文》改。

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孔氏曰：「所以然者，以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長樂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人則靡至，無所歸投也。」孔氏曰：「己無父母，出門則中心銜憂，旋來入門則堂宇空曠，不復覩見，是其所以悲恨也。」○《說文》曰：「窳，空也。」《詩》曰：「窳之窳矣。」去徑切。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喜郁反。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孔氏曰：「拊，拊循也。」長樂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孔氏曰：「謂其寒暑或身體嫗之，覆近而愛育焉。」顧，旋視也。孔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復，反覆也。丘氏曰：「顧，旋視。復，反覆，不能暫捨也。」腹，懷抱也。孔氏曰：「謂置之於懷抱。」

○毛氏曰：「腹，厚也。」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父母之恩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

南山烈烈，飄避遙反。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王氏曰：「南山之氣烈烈。」○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穀，養也。」○蘇氏曰：「虐政之病人，如大寒之視南山而聞飄風。」○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民人自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王氏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傷己獨不得終養也。」朱氏曰：「我獨何爲遭此害也？」○孔氏曰：「它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蓋萃子恤反。律音律。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陳氏曰：「弗弗，動貌。」○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孔氏曰：「譚國在京師之東。」○杜氏《左傳》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有饒音蒙。簋音軌。殮，音孫。有掾音蚪。棘匕。必履反。周道如砥，之履反。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潛所姦反。焉出涕。音體。

毛氏曰：「興也。饒，滿簋貌。殮，熟食，

謂黍稷也。孔氏曰：「《禮》之通例，皆簋盛稻粱，簋盛黍稷。」掾，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桑祭也。吉禮用棘。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謂出之鼎，升之於俎也。棘木赤心。」○孔氏曰：「砥，謂礪石，言其平也。《禹貢》曰：『礪砥礪音奴。丹。』矢則言其直。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也。」○毛氏曰：「睠，反顧也。潛，涕下貌。」○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殮饒然，其鼎之匕掾然。」孔氏曰：「言有饒然滿者，簋中黍稷之殮也。有掾然長者，棘木載肉之匕也。」○歐陽氏曰：「周道平直而賦役均。」○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鄭氏曰：「此事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爲之出涕，傷今不如古也。」蘇氏曰：「當是時也，周之所以取於諸侯者，平均正直。凡

今之君子猶及行之，小人猶及見之。至於幽王遂不然，是以顧之而出涕也。」

小東大東，杼直吕反。柚音逐。其空。糾糾居

黝反。葛屨，九具反。可以履霜。佻佻徒彫反。

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反。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音救。

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也。」○孔氏

曰：「杼，持緯者也。」《說文》曰：「盛緯器。」○

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

也。」○毛氏曰：「空，盡也。」○董氏曰：

「糾糾，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

也。」孔氏曰：「夏日之葛屨。」○朱氏曰：「佻，

輕薄不耐勞苦之貌。」呂氏曰：「佻佻，輕儇驕

傲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陳

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呂氏

曰：「行，即道也。周行，周之道路。」朱氏

曰：「周行，大路也。」○鄭氏曰：「疚，病也。

賦斂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蘇氏曰：

「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

曰：「譚爲東方小國，土地之出，麻絲其重也。」○歐

陽氏曰：「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

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

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朱氏曰：「奔

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洿音軌。泉，無浸子鳩反。穫戶郭

反。薪。契苦計反。契，憂苦也。憚丁佐反。

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

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洿泉。

穫，艾也。契，憂苦也。憚，勞也。」○

鄭氏曰：「尚，庶幾也。」○朱氏曰：「載，

載以歸也。」○歐陽氏曰：「此告病之辭

也。」○孔氏曰：「冽然寒氣之洿泉，無得

浸漬我所穫之樵薪，以浸之則濕腐不中

用也。譚大夫契憂苦，而寤寐之中，

嗟哀憐我譚國勞苦之民，極斂之則困病

也。」○蘇氏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

腐。民已病矣，而復事之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安之。」○《釋文》浸作寢。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賁。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力彫反。是試。

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主也。」○毛氏曰：「來，勤也。」孔氏曰：「來，勤，《釋詁》

文。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曰：『《杕杜》以勤歸。』即是勞來也。」西人，京師人也。粲

粲，鮮盛也。舟人，舟楫之人。」○孔氏曰：「私人，皂隸之屬。《玉藻》云：『大

夫私事使私人，擯以臣。』○毛氏曰：「試，用也。」○鄭氏曰：「東人勞苦而不

見謂勤。」孔氏曰：「東國之子，主爲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曾不見謂以爲勤，以譚人空竭爲常，不愧之也。」○歐陽氏曰：「周人方事侈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亦衣熊羆

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則是絕功臣之世，^①棄賢者之類，寔賤者用事而貴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韞韞胡犬反。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古璲反。亦有光。跂丘鼓反。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韞韞，玉貌，璲，瑞也。」鄭氏曰：

「佩璲者，以瑞玉爲佩。」○《後漢·輿服志》曰：「古者君臣佩玉，五霸迭興，戰兵不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韞韞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楊泉《物理論》云：

『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

①「世」，原作「勢」，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毛氏曰：「歧，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孔氏曰：「孫毓云：『織女三星，歧然如隅。』然則三星鼎足而成三角，望之歧然。」○

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從旦至暮七辰，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

氏曰：「肆，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星之行，晝夜雖各六辰，數

者舉其終始，故七，即自卯至酉也。」○朱氏曰：

「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爲漿。

東人或與之以鞞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

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

我。歐陽氏曰：「譚人仰訴於天，言我民困矣，天之

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

雲漢之光者，謂不能下監也。」而織女之七襄，則

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

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董氏曰：

「古《爾雅》曰：『皐皐瑁瑁，刺素餐也。』

釋曰『瑁瑁佩瑱』，則古字作瑁。今《爾

雅》文作鞞。」○《說文》：「歧，頃也，頭頃

也。頃，頭不正也。《詩》曰：『歧彼織女。』去智切。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華板反。彼牽牛，

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挾天

畢，載施之行。戶郎反。

毛氏曰：「報章，反報成章也。睨，明星

貌。孔氏曰：「睨然而明。」河鼓謂之牽牛。」孔

氏曰：「《爾雅》以河鼓、牽牛爲一星。李巡、孫炎以爲

二星，不知其同異。」○丘氏曰：「服箱，猶言

駕車也。」朱氏曰：「《易》曰：『服牛乘馬。』」○毛

氏曰：「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兩較之

內謂之箱。《甫田》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

『長幾充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日旦出，^①謂明

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

庚，續也。長樂劉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

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氏曰：「鄭樵

①「旦」，原作「且」，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二**掾，畢貌。畢，所以掩兔也。孔氏曰：「《鴛鴦》曰：『畢之羅之。』《月令》『禁羅網，畢翳無出國門』，是田器也。天畢，畢星也。」○鄭氏曰：「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鄭氏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孔氏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鄭氏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孔氏曰：「在天之畢，徒施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何曾見其掩兔乎？」○朱氏曰：「至是，則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反。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許急反。其舌。維北有斗，西柄彼病反。之揭。居竭反。

朱氏曰：「箕星，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斗，北斗也。」○毛氏曰：「挹，斟矩于反。《廣雅》云：『酌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朱氏曰：「斗西柄，亦秋時也。」○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古又反。禍，怨亂並興焉。董氏曰：「《韓詩》作

「《四月》，歎征役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朱氏曰：「興也。」○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孔氏曰：「《月令》：

「季夏六月昏，大火中。」○朱氏曰：「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先祖豈非人乎，而何寧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辭也。」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宜忍其

後使之遇亂也。」

秋日淒淒，七西反。百卉許貴反。具腓。芳非

反。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

毛氏曰：「淒淒，涼風。卉，草也。」○鄭

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腓，病也。」○丘氏曰：「離，離散也。」《家語》曰：

「《詩》曰『亂離瘼矣』，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毛

氏曰：「瘼，病也。」○杜氏《左傳》注曰：「爰，於也。」○毛氏曰：「適，之也。」○鄭

氏曰：「涼風用事，則衆草皆病。」○杜氏《左傳》注曰：「禍亂於何所歸乎？歎之。」○《家語》作「奚其適歸」。

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朱氏曰：「穀，善也。」○李氏曰：

「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曰：「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

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之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也。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

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梅、栗，嘉美之卉，今廢為殘賊，曾莫知其罪。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由也。」蘇氏曰：

「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

相息亮反。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何葛反。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朱氏曰：「載，則也。」○鄭氏曰：「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丘氏曰：「我視彼泉水，則有清時，則有濁時，不一於濁也。幽王之時皆濁，無有或清之時。」○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構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吐乃反。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醉反。^①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

「江漢，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鄭氏曰：「瘁，病也。」○朱氏曰：「有，識有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匪鶉徒丸反。匪鳶，以專反。翰飛戾天。匪鱣張連反。匪鮪，于軌反。潛逃于淵。

毛氏曰：「鶉，鵲也。」孔氏曰：「《說文》云：『鶉，鵲也。從鳥，敦聲。』字異於鶉也。」○《釋文》：「字或作鶉。」○李氏曰：「若以為鶉鵲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鶉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疏》云：「鳶，鷂也。鷂鳥之類，其飛也布翅翱翔。」○《說文》云：「鳶，鷂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鱣、鮪，解見《碩人》。○劉氏曰：「言

①「以」，《經典釋文》作「似」，當據改。
②「鵲」，原作「鶉」，據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怨亂並興，憂之辭也。曾不爲鶉鴛乎，翰飛戾天？曾不爲鱸鮪乎，潛逃于淵？言非此四者，則皆罹其患矣。」陳氏曰：「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反。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杞，解見《四牡》。○毛氏曰：「桋，赤棘也。」孔氏曰：「《釋木》云：『桋，赤棘。』郭璞云：『赤

棘，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①爲車輶。」○鄭氏曰：「此言草木生各得其

所，^②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蕢。幽王之亂，

大夫有退而食蕢、杞、蕢，以免於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怜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① 「中」，《毛詩正義》、《爾雅注疏》重文，下「中」字屬下讀，當據改。

② 「輶」，原作「輶」，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③ 「言」，原作「章」，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一

北山之什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李氏曰：「孔子曰：『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征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大東》之詩，則有『粲粲衣服』者，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有『息偃在床』者，有『不已于行』者，則天下安得而說服哉？」○王氏曰：「經營四方，出入風議，皆大夫之事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音起。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左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①杜元凱注云：『世所謂枸杞者。』」○毛氏曰：「偕偕，彊壯貌。」

《說文》曰：「偕，彊也。」○朱氏曰：「大夫行役，陟彼北山，采杞而食也。」○毛氏曰：「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朱氏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音賓。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厓也。」孔氏曰：「九州海環之濱，是四畔近水之處。」○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

①「二」，原脫，據《墨海金壺》本與《春秋左傳正義》補。「圃」，原作「囿」，據《墨海金壺》本與《春秋左傳正義》改。

之忠厚如此。」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辭不同。」

○董氏曰：「孟子、荀氏作『普天之下』，《左氏》引《詩》亦然。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謂『俗作濱，非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布彭反。嘉我未老，鮮息淺反。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李氏曰：「毛氏以旅爲衆，案《桑柔》曰：『靡有旅力。』《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力方盛猶可也。如《秦誓》及此詩，但指作詩者及良上耳，不得解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後漢》傳毅詩曰：「哀我經營，旅力靡及。」注：「旅，陳也。」

○李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

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有不止於行而馳驅於道路者。」

○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靡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厚祿居彼爲多。」

○《左氏傳》晉伯瑕曰：「《詩》曰：『或燕燕居息，或憔悴事國。』」

或不知叫號，戶刀反。或慘慘七感反。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於兩反。掌。

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言事煩鞅掌，不暇爲容儀也。今俗語以職煩爲

鞅掌，其言出於此。」○《釋文》「偃仰」作「偃印」。

號，呼也。或不知叫號，謂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不知也。

或湛都南反。樂音洛。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如字，協句音宜。或靡事不爲。

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陳氏曰：「出入風議，從事口舌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自悔與小人並。」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疚都禮反。兮。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孔氏曰：「大車，平地載任之車，其車駕牛。祇，適也。」○毛氏曰：「疚，病也。」○蘇氏

曰：「將大車，則塵汙之。思百憂，則病及之。」○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難及其身，不可逃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莫庭反。無思百憂，不出于頹。古迥反。

朱氏曰：「冥冥，昏晦也。頹，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荀子·大略篇》云：「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冥冥。」言無與小人處也。」

無將大車，維塵離於勇反。兮。無思百憂，祇自重直用反。兮。

鄭氏曰：「離，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

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爲物所累，則重而遲。」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朁音求。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占。

蘇氏曰：「朁，地名也。」毛氏曰：「朁野，遠荒之地。」○朱氏曰：「二月，建卯也。」○毛氏曰：「初吉，朔日也。」○孔氏曰：「離，歷也。」○毛氏曰：「罟，網也。」○朱氏曰：「此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

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其毒大苦，謂憂之甚。」○丘氏曰：「共人，謂溫恭之人，隱居不仕者也。賢者久不得歸，於是悔仕，進退既難，恐不免於禍，念彼不仕之友，閑居自樂，欲似之而不得，故涕零如雨也。」○王氏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者，世亂矣，欲去而畏離罪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直慮反。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莫』，傳曰：『煖，即春溫，亦謂二月也。』」○鄭氏曰：「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昔以是時往，至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孔

氏曰：「悔仕於亂，故念彼共人，睠睠然情懷反顧，恨不隱而遭此勞也。我誠思歸，畏此譴怒而不敢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反。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反。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反。菽。音叔。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芳福反。

毛氏曰：「奧，煖也。」○鄭氏曰：「愈，猶益也。」○毛氏曰：「蹙，促也。」○鄭氏曰：「詒，遺也。」○毛氏曰：「戚，憂也。」○鄭氏曰：「興，起也。」○朱氏曰：「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莫采蕭穫菽之時而不得歸也。」長樂劉氏曰：「采蕭穫菽者，冬之事也。」○董氏曰：「采蕭所以祭也；穫菽，所以畜也。觀時之晚，所以爲畜爲祭不得有備，故憂之而感。」○鄭氏曰：「自詒伊戚，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

不安寢也。」鄭氏曰：「夜卧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朱氏曰：「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昌慮反。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毛氏曰：「恒，常也。」○王氏曰：「靖，靜也。」○毛氏曰：「式，用也。」○丘氏曰：「穀，祿也。」○朱氏曰：「以，猶與也。」○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鄭氏《禮記注》曰：「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表記》：「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鄭氏曰：「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呂氏曰：「上達者，進乎高明。下達者，趣乎汙下。自者，所由以爲主也。彼謂孔子主癰

疽與侍人瘠環，非其人而自之也。」

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呼報反。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刺幽王也。孔氏曰：「鄭氏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鍾》之詩所爲作』者，鄭時未見《毛詩》，依三家爲說也。」

鼓鍾將將，七羊反。淮水湯湯，音傷。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也。」○《釋文》曰：「將，聲也。」○《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釋文》曰：「湯湯，流盛也。」○鄭氏曰：「淑，善也。允，信也。」○王氏曰：「幽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鼓鍾喈喈，音皆。淮水潛潛，戶皆反。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也。」○蘇氏曰：

「潛潛，水流也。」○毛氏曰：「回，邪也。」

○王氏曰：「潛潛，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

鼓鍾伐鼗，占毛反。淮有三洲，憂心且妯。勅

留反。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鼗，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鼗鼓鼓役事」，注云：「鼗鼓，長丈二尺。」《輶人》云：「皐

鼓，長尋有四尺。」○孔氏曰：「鼗，即臯也，古今字異耳。」○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毛氏曰：「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憂結於心，爲之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德不若幽王也。」朱氏曰：「言不若今王之荒亂。」○董氏曰：「用於淮上，則其地遠也。用於三洲，則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變，悽苦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憂傷也。」

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反。不僭。七念反。

孔氏曰：「欽欽，亦鍾聲也。」毛氏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孔氏曰：「人聞而樂進其善。」

○《爾雅》疏曰：「《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

寸，二十五絃，盡用之。』《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笙以匏爲底，列十三管。匏中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爲簧。磬以石爲之，其制在《考工記·磬氏》。」○蘇氏曰：「雅，二《雅》。南，二《南》也。」○籥，解見《籥分》。毛氏曰：「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鄭氏曰：「雅，萬舞也。南也，籥也，二舞不僭。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籥舞，文樂也。」○歐陽氏曰：「季札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爲文王之樂。《詩》又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當闕所未詳。」○朱氏曰：「僭，亂也。」○孔氏曰：「先言鍾者，先擊金以奏諸樂，《左傳》謂之金奏。」○朱氏曰：「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言其和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言三者皆不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歟？」

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鼓鍾》四章，章五句。

《楚茨》徐咨反，《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音來。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群下。至于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蘇氏曰：「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辭也。」

楚楚者茨，言抽勑留反。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魚世反。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反。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鄭氏曰：

「茨，蒺藜也。」孔氏曰：「《釋草》文。郭璞曰：

「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董氏曰：「鄭康成

謂「趁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

曰：「薺，蒺藜也。」而茨則以茅草屋覆之名。然則當

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朱氏

曰：「抽，謂其條抽發。」○鄭氏曰：「與

與、翼翼，蕃蕪貌。」○毛氏曰：「露積曰

庾。」孔氏曰：「《甫田》言「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此

聚稼也。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是積粟也。下

言「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欲以萬箱載稼，千倉納

庾，是庾未入倉矣，故曰「露積」。《周語》云：「野有庾

積。」○鄭氏曰：「十萬曰億。」○毛氏

曰：「妥，安坐也。侑，勸也。」○孔氏

曰：「介，大也。」○鄭氏曰：「景，大也。」

○王氏曰：「今棘茨之所生，乃自昔我蓺

黍稷之地。」○孔氏曰：「我所種之黍與

與然，我所種之稷翼翼然，蕃茂盛大，皆

得成就。」○王氏曰：「及其收也，則我倉

既盈，無所藏之，則露積爲庾，其數至億。長樂劉氏曰：「古者內自鄉、遂，外薄要、荒，皆成井邑。與與然，比鄰之黍皆豐也。翼翼然，左右之稷皆實也。故我倉盈於州都，我庾充於億兆。」其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於是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鄭氏曰：「以黍稷爲酒食，以祀先祖。既有迎尸，使處神坐而食之。恐其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疏之宜。」以介景福也。」

濟濟子禮反。蹢躅，七羊反。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普庚反。或肆音四。或將。祀祭于祊，補彭反。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居良反。

毛氏曰：「濟濟蹢躅，言有容也。」孔氏曰：「《曲禮》云：『大夫濟濟，士蹢躅，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賓客則有容儀，故濟濟蹢躅

也。」○長樂劉氏曰：「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董氏曰：「自黍稷成爲酒醴，至其爲祭，乃烝嘗之時也。剝，解剝其皮也。」○毛氏曰：「亨，飪之也。孔氏曰：『亨，謂煮之使熟，故云。』」蘇氏曰：「肆，陳其骨體於俎也。」○朱氏曰：「鄭氏讀肆爲剔，謂剔其骨體而升之俎也，亦通。」○鄭氏曰：「將，奉持而進之也。」○毛氏曰：「祊，門內也。」孔氏曰：「《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曰祊。』與此不同。」○鄭氏曰：「孔，甚也。」○朱氏曰：「明，猶備也，著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神保，鬼神之嘉號。」《楚詞》曰：「思靈保兮賢姱。」句于反。蓋古語然也。」○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孔氏曰：「介，大也。」○鄭氏曰：「疆，境界也。」○孔氏曰：「古之明王，其助祭之臣，其儀濟濟然，蹢躅然。乃絜所祀之牛羊，爲烝嘗之祭。」又曰：

「《周禮》祭祀之聯事，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治之亦各有職，或解剖之者，或亨煮之者，或陳之者，或奉持而進之者。」○鄭氏曰：「孝子不知神之所，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王氏曰：「凡祭，裸鬯求諸陰，燂蕭求諸陽。索祭祀于祊，求于陰陽之間。夫遊魂爲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所，故祝祭于祊，而祀事所以孔明也。」燂，先彫反。① ○王氏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享，而孝孫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執爨七亂反。踏踏，七夕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敕反。君婦莫莫。音麥。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醕市由反。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饗饗、廩饗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少牢》云：「饗饗

在門東南北上，廩饗在饗饗之北。」踏踏，言饗饗有容也。」孔氏曰：「執爨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

○丘氏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鄭氏曰：「燔，燔肉也。炙，肝炙也。孔氏曰：《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②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彼燔與此燔同，則彼肝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孔氏曰：「凡適妻稱君婦，故妾稱之爲女君也。」○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孔氏曰：「《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靜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毛氏曰：「豆，謂內羞、庶羞也。」孔氏曰：

①「先彫」，《經典釋文·周禮音義·甸師》《禮記音義·郊特牲》作「如悅」，當據改。

②「量」，原作「然」，據《毛詩正義》與《周禮注疏》改。

「《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注云：『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簋，其豆則醢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一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有二十品。」○朱氏曰：「爲賓爲客，言既以此豆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酬也。」毛氏曰：「繹而賓尸及賓客。」○孔氏曰：「正祭之日，賓用之薦，明日，又爲繹而賓敬其尸。繹雖在後，而尸尊於賓客，故先言之。」○鄭氏曰：「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特牲》《少牢》皆有其事。」○毛氏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鄭氏曰：「卒，盡也。」○毛氏曰：「度，法度也。」○鄭氏曰：「古者於旅也語。」○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毛氏曰：「格，來也。酢，報也。」○孔氏曰：「執爨有俯仰之容，君婦有清靜之德。俎豆肥美，獻酬得法。以事鬼神，鬼神安之，報以多福。」○《坊

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爲俎孔碩，謂薦孰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一事，誤矣。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洋乎其可識矣。

我孔熈呼但反。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蒭必反。芬乎云反。孝祀，神嗜市志反。飲食。卜爾百福，如幾音機。如式。既齊既稷，既匡丘方反。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說文》曰：「熈，乾兒。」《詩》曰：「我孔

燠矣。」○董氏曰：「式，用也。」○鄭氏曰：「莫，無也。愆，過也。」○毛氏曰：「善於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爲祝者。」○鄭氏曰：「徂，往也。賚，予也。」○《釋文》曰：「苾芬，馨香也。」○朱氏曰：「卜，猶期也。」鄭氏曰：「卜，與也。」○毛氏曰：「幾，期也。」《左傳》曰：「易幾而哭。」式，法也。」○孔氏曰：「王肅云：『齊，整也。』」○毛氏曰：「稷，疾也。」○孔氏曰：「王肅云：『匡，誠正也。』」○毛氏曰：「勅，固也。」蘇氏曰：「勅，戒也。」○陳氏曰：「極，中也。中者，五福之所聚。」○蘇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陳氏曰：『勞而乾竭。』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鄭氏曰：『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爾飲食芬絜，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晚也。』其多如法。」孔氏

曰：「謂來必豐足，不缺少也。」○李氏曰：「奉其祭祀，整齊急疾，誠正慎固，故錫爾中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鄭氏曰：「此皆嘏辭之意。」孔氏曰：「《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大夫之嘏辭也。天子嘏辭無以言之，此『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是其辭之略。」○董氏曰：「《韓詩》作『馥芬孝祀』。」○《釋文》嗜作者，曰：「市志反，又巨之反。」

禮儀既備，鍾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方俛反。徹直列反。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徂位。孝孫徂位，堂下西面立也。」孔氏曰：「徂，是自此適彼之辭。位，是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少牢》告利成之位云『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是尊者出稍遠也。此云徂位，明遠

於大夫，故知至堂下也。《特牲》、《少牢》皆西面，故知天子之位亦西面也。」○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言孝子之養禮畢。」○孔氏曰：「《特牲》告利成，即云：『尸謏，祝前，主人降。』《少牢》祝告利成，即云：『祝入，尸謏，主人降。』此二者，皆祝告主人以利成，是致尸意也。孝子之事尸，有尊親及賓客之義，命當由尊者出，讓當從賓客來。禮畢，義由於尸，非主人所當先發。」謏，所六反。○鄭氏曰：「具，皆也。」孔氏曰：「言皆醉者，所祭群廟，非止一神故也。」○朱氏曰：「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毛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鄭氏曰：「載，則也。」○孔氏曰：「鳴鼓鍾以送尸，謂奏《肆夏》也。」《大司樂》：「尸出入，奏《肆夏》。」○鄭氏曰：「尸，節神者也。神醉而尸謏，送尸而神歸。」《釋文》曰：「謏，起也。」○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者也。神無形，故尸象焉。」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孔氏曰：「《膳夫》『祭祀，則徹王之胾俎』，其餘則

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祭祀，贊后徹豆籩。』不遲，以疾爲敬也。長樂劉氏曰：「不遲，不敢怠且緩，如神猶在也。」○朱氏曰：「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孔氏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人以利成之說，既得之矣。其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牽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

孫，勿替天帝反。引之。

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鄭氏曰：「小大，猶長幼也。」○董氏曰：「稽首，謂頭拜至地也。」○鄭氏曰：「惠，順也。甚順於禮，甚得其時。」○《爾雅》曰：「替，廢。引，長也。子子孫孫，引無極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章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來入於寢而奏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朱氏曰：「凡廟之制，前廟後寢，祭於廟而燕於寢。」○朱氏曰：「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長樂劉氏曰：『莫有怨而不足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

甚時，無所不盡，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爾雅》注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孔氏曰：「『神嗜飲食』以下，是慶辭也。」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長樂劉

氏曰：「天下之土，皆為水之所汨。而禹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奏庶艱食，蒸民乃粒，萬邦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田法成於禹，稷久矣。夏道衰微，而公劉紹興后稷之業。商道廢墜，而大王、王季緒理公劉之遺。文、武既有天下，而周公輔弼成王，廣五服為九服，推后稷之法以踐禹功，遂成畎澮於天下。至於幽王，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①則畎畝不脩於天下。是以夫間之遂，不距於溝。畛下之溝，不距于洫。涂下之洫，不距于

①「卒」，原重文，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澮。道下之澮，不距于川。路下之川，不距于海。是所謂「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也。疆理者，「川自六鄉而距于海，路自荒服而達于畿」之謂也。」

劉氏釋《序》之意善矣，但《詩》之「曾孫」蓋泛指周之盛王。周自后稷教民播種，故《詩》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

信彼南山，維禹甸田見反。之。畇畇音勾。

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董氏曰：「南山，終南山也。」○毛氏曰：

「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孔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知方八里者，以《孟子》云「方里爲井」計之，則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也。《匠人》既云「十里爲成」，即云：「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甸在其中，傍一里以治洫。成出兵車一乘，爲七十五人。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十里有五百人者，計成方十里，其地有九百夫之田，授民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

一，有四百五十人矣。其中土地差多，則得容五百人也。《傳》說少康盡舉大衆，故與出賦異。「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洫」同也。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也。《釋訓》云：「畇畇，田也。」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王氏曰：「疆者，爲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疆，謂有夫、有畛、有塗、有道、有路，以經界之也。理，謂有遂、有溝、有洫、有澮、有川，以疏道之也。」○毛氏曰：「南東，或南或東。」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畝東矣。」○孔氏曰：「信乎彼南山之野，本禹所治。」董氏曰：「雍州之山，荆岐既旅，終南敦物，則禹固治之矣。」○長樂劉氏曰：「周京於鎬，南距于山，其田獨廣也。」

○朱氏曰：「將言原隰墾闢之事，故推其始。」○王氏曰：「言信彼者，以見幽王之時，王政衰矣，不明乎得失之迹者，聞有

道先王之事，則疑其不能如彼故也。」
○《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者，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鄭氏《稍人》注曰：「丘乘，讀與『維禹隤之』之隤同，其訓曰乘。」賈公彥疏曰：「鄭據《韓詩》爲說，隤是軍陣，故訓爲乘。彼詩營營是均田之意，是以昀昀爲營營也。」

上天同雲，雨于付反。雪雰雰。雰云反。①益之以霖亡革反。霖，音木。既優音憂。既渥，烏學反。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爾雅》曰：「冬爲上天。」○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爾雅》曰：「小雨謂之霖霖。」○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②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霖霖。」○《說文》曰：「漫，澤多

也。從水，憂聲。《詩》曰：『既漫既渥。』」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彘彘。於六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必寐反。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前漢書》張晏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孔氏曰：「翼翼然，閑整。」

○毛氏曰：「彘彘，茂盛貌。」○鄭氏曰：

「斂穫曰穡。畀，予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③與賓，謂助祭之賓酌齊獻尸，尸因酌以酢賓，并祭末燕同姓於燕寢是也。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

①「芬」，《經典釋文》作「芳」。

②「以」，原重文，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③「齊」，《墨海金壺》本作「賓」。下「齊」字同。

橫，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某布廣野，彧彧成文也。『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中田有廬，力居反。疆場有瓜。是剥邦角反。是蒞，側居反。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後漢》注：『春秋井田，計人受田百畝，①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董氏曰：「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家廬舍二畝半。」於畔上種瓜。」《前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蔬，植於疆場。」○毛氏曰：「剥瓜爲蒞也。」鄭氏曰：「剥削淹漬以爲蒞。」○鄭氏曰：「祜，福也。」○孔氏曰：「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

出而就田，須有廬舍。於田中種穀，於畔上種瓜，所以便地也。王氏曰：「疆場有瓜，則地無遺利矣。」瓜新孰，獻於天子。乃爲蒞，以供祭祀。」○鄭氏曰：「獻於先祖者，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心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息膋反。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言祭則惟鬱鬯并五齊，是用若玄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孔氏曰：「鬱金香草，煮之以和鬯。鬯，釀秬爲酒也。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酒：一事酒，二昔酒，三清酒。」○毛氏曰：「騂牡，周尚赤也。孔氏曰：『三代祭其廟，各用其所尚之毛色。周尚赤，故郊廟用騂。』《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注以陽祀爲宗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

①「計」，原作「記」，據《墨海金壺》本改。

其聲中節。」毛以告純也，孔氏曰：「《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也。」是毛以告純。」血以告殺，孔氏曰：「亦《楚語》文。韋昭云：『明不因故也。』」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孔氏曰：「膋者，腸間脂也。以脂膏合之黍稷，真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郊特牲》曰：『取腍膏燔燎，升首報陽也。』定本及《集注》皆以此注爲毛傳，無『箋云』兩字。」○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乃納亨時。」孔氏曰：「《大宰》云：『及納亨，贊王牲事。』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亨也。納亨而謂之獻於祖考者，《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助君牽牲，人告肥。』是獻之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焚其膋。」王氏曰：「執其鸞刀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故也。」○《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取腍膋，乃退。」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爲上

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朱氏曰：「或曰冬祭名。」

○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鄭氏曰：「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孔氏曰：「先祖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倬眇角反。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

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芸。或耔，黍稷薿魚起反。薿。攸介攸止，烝之承反。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朱氏曰：「十千，公田所取之數也。」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上地穀畝一鍾。」○孔氏曰：「鍾容六斛四斗。」○橫渠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離本也。」孔氏曰：「《前漢·食貨志》云：『后稷始畝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畎，^①長終畝，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而播種於畎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墾其土以附苗根。比成，^②壟盡而根深，能風與旱，故薿然而盛也。』附根，即此離本也。」○朱氏曰：「薿，茂盛貌。」○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也。髦，俊也。」○蘇氏曰：「一成之

田，歲取萬畝，以爲國用。」○朱氏曰：「取其陳以食農人，言積之久而有餘，於是存其新而散其舊，以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則無紅腐而不可食之患矣。」○蘇氏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毛氏曰：「治田得穀，俊上以進。」○蘇氏曰：「進其髦俊者，如漢龍力田之類歟？」○《前漢·食貨志》曰：「或耘或耔，黍稷薿。」

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

①「曰」，原作「田」，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②「比」，原作「此」，據《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
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
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資。明，與我犧許宜反。羊，以社以
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
御牙稼反。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
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
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爾。」毛
氏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孔氏曰：「《肆師》
『祭之日，表盥盛告潔』，注云：『粢，六穀也。器實曰
齊，指穀體也。在器曰盛，據已盛於器也。』」○孔氏
曰：「羊言犧，謂純色。」又曰：「《郊特牲》曰：
『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
○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中庸》
云郊，社相對，郊是天，則社是地。后土者，地之大名
也。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

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句龍職主土
地，故謂其官爲后土，死以配神，社而祭之。」○《左
傳》：「蔡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
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前漢·郊祀
志》云：「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稷
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
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
「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注：
「冢，大也。土，土神，謂大社也。田祖，稷神也。」方，
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
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
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
也。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摠祭社爲
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
朱氏曰：「四時迎五行氣於郊，以五帝、五官配焉。木
之帝曰太皞，官曰句芒。火之帝曰炎帝，官曰祝融。
土之帝曰黃帝，官曰后土。金之帝曰少皞，官曰蓐收。
水之帝曰顓頊，官曰玄冥。」○鄭氏曰：「臧，善
也。御，迎也。」○毛氏曰：「田祖，先嗇
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

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若樂工之死而為樂祖也。」○孔氏曰：「甘雨者，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苦。」○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以絜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丘氏曰：「所以祭社與方者，由我田盡善，農夫喜慶之故也。」○孔氏曰：「至前孟春，又以琴瑟及擊其上鼓，^①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王肅云：『大得我稷黍，以善我男女』，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王氏曰：「作樂以御田祖，祈甘雨，農事終則有始也。祈甘雨，所以介稷黍，介稷黍，所以穀上女。樂歲，則上女多賴故也。」○《釋文》：「齊，本又作齎。」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輶反。^②彼南畝，田畯子峻反。至喜。攘如羊反。其左右，嘗其

旨否。禾易以跋反。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鄭氏曰：「饁，饋也。」○王氏曰：「畝大抵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漢·百官表》：鄉有嗇夫，職聽訟，收賦稅。○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王氏曰：「禾易，禾生樂易也。」長畝，竟畝也。」○朱氏曰：「有，猶多也。」○毛氏曰：「敏，疾也。」○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畝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蘇氏曰：「於是田畯至而喜之，取其左右之饋而嘗之，以知其旨否。」○朱氏曰：「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蘇氏曰：「民盡力於禾，其生竟畝如一，庶幾終善且有。於是王無所譴

①「又」，《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作「月」。
②「輶」，《經典釋文》作「輶」。

者，曰農夫敏矣。」

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由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藹則喜爾」，正此意也。

曾孫之稼，如茨徐私反。如梁。曾孫之庾，羊主反。如坻直基反。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藁者也。茨，

屋蓋也。」孔氏曰：「《墨子》稱『茅茨不剪』，謂以茅

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言其積聚高大如屋茨耳。」○

王氏曰：「茨者，如束茅而積之者也。」○毛氏曰：

「梁，車梁也。」孔氏曰：「《孟子》『十二月輿梁

成』，梁，謂水上橫橋。橋有廣狹，得容車渡，則高廣者也，故以比禾積。」○鄭氏曰：「庾，露積穀

也。坻，水中之高地也。」孔氏曰：「《釋水》

云：『水沚曰坻。』是水中之高地也。」○毛氏曰：

「京，高丘也。」《爾雅》云：「絕高爲之京。」○朱

氏曰：「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

如梁，言其穹然也。」○董氏曰：「如

坻，則鱗比而出也。如京，則絕高者亦非一矣。」○鄭氏曰：「見禾穀委積之多，

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蘇

氏曰：「言黍稷稻粱，無所不有也。」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

①「然」，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作「隆」。

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執訊獲醜」，戰士之慶也。「黍稷稻粱」，農夫之慶也。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下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今適南畝」勞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曰：「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曾孫之稼」以下，所謂大福也。

《甫田》四章，章十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孔氏曰：「《序》不言思占者，《楚茨》至此，文指相類，承上篇而略之也。」

大田多稼，既種章勇反。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以冉反。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孔氏曰：「種，擇其種也。」○朱氏曰：「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釋文》曰：「京云：『耜，耒下耒也，廣五寸。耒，耜上句木也。』」○《說文》曰：「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耒，耒丁反。○孔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也。若，順也。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孔氏曰：『耕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修耒耜，具田器，孔氏曰：『茲箕之屬。』」○此之謂戒。是既備矣，至孟春土長，冒櫛陳根，可拔而事之。」孔氏曰：「此出於農書，以冬土定，故櫛櫛於地，與地平。至孟春，土氣升長，而冒覆於櫛，則舊陳之根可拔。」○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

①「茲」，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作「鎡」。

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李氏曰：「凡民之所以勤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孫之意。」

「大田多稼」，總言之也。「既種既戒」以下，至於卒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也。稼雖有「如嫁女，有所生」之訓，不必訓稼爲種也。

既方既皁，才老反。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餘久反。去起居反。其螟莫庭反。螽，徒得反。及其蠹莫侯反。賊，無害我田穰。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反。火。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秬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之在人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

○毛氏曰：「實未堅熟曰皁。稂，童梁也。《釋文》曰：『童，稂草也。《說文》作郎，①云：『稂，或字也。禾粟之莠生而不成者，謂之童郎也。』莠，似苗也。孔氏曰：『《仲虺之誥》曰：『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董氏曰：「莠，秕草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食心曰螟，食葉曰螽，食根曰蠹，食節曰賊。」孔氏曰：「皆《釋蟲》文。陸璣《疏》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螽，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蠹，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舊說螟、蠹、賊，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②內外言之耳，故隸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穰，幼禾也。」○《釋文》曰：

「秉，執持也。畀，與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皁。既皁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咸可剪刈曰好。』而無稂莠。孔氏曰：『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鋤禾除其非

①「郎」，原作「節」，據《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下一「節」同。

②「宄」，原作「究」，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類，則無復稂莠矣。」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孔氏曰：「蟲災禾穉者偏甚。」王氏曰：「田穉，再生之稻也。去其害苗稼之物，而可以養再生之稻。」○朱氏曰：「田祖有神乎？則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亡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證，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張氏曰：「三代盛時，必無蟲患，天下之田盡墾，何處不種？縱或有之，亦人衆覺察，必豫早能去其害。雖有山林陂澤，亦人以時出入，瀦停水陂，不得生也。且不論盛時，故災害不作，直人謀足以勝之。蝻螟之類，其去易於蝗。又況古人除田害亦易得人，只於《采芑》便「三千乘」，要以百井之民除一井之民患，計之爲不難。」○《釋文》：「秉，《韓詩》作卜。卜，報也。」

有渰於檢反。萋萋，七西反。興雨祁祁。①巨移反。雨于付反。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戶郭反。穧，此有不斂力檢反。②穧。才計反。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濕潤，渰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祁祁，徐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又曰：『聘禮』云「四秉曰筥」，③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筥，穧名也。若今菜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爲筥者。」《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升。」○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斂筥」亦音穧。滯穗，滯漏之禾穗也。」○鄭氏曰：「古者陰

① 祁祁，原作「祈祈」，據《墨海金壺》本改。

② 「反」，原脫，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補。

③ 「曰」，原脫，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儀禮注疏》補。

陽和，風雨時，其來祁祁然而不暴疾。王

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

之心，先公後私。今天正雨於公田，因

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

孔氏曰：「民見雲行雨降，歸之於君，曰：『此雨本主為雨我公田耳，因遂及我之私田。』」百穀齊熟，收刈促遽，力皆不足，而有不穫不斂，遺秉

滯穗，故聽鰥寡取之以為利。」長樂劉氏曰：「穧，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穧，謂刈而遺忘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輦載之所不盡者。滯，謂成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通者。皆緣豐稔，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朱氏曰：「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蓋既足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戾，不殆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董氏曰：「《韓詩》作『有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晄淒淒』。」○《釋文》：「淒，《漢書》作晄。」

○孔氏曰：「定本、《集注》《齊作積》。」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裡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裡也。」○

鄭氏曰：「騂，用騂牲也。黑，用黝牲也。」孔氏曰：「《周禮·牧人》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

黝牲。陽祀南郊及宗廟，陰祀北郊及社稷。毛分騂黑為二牲，鄭以騂、黑為二色，故引《牧人》騂黝以明騂黑為別方之牲，非謂祭在陽祀陰祀之中也。」○長樂

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孔氏曰：「時耕者皆以其婦之與子，同饁彼農人於南畝之中。田峻之官至，喜樂其勤，故得成穫。」○王氏曰：「喜其趨穫事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裡祀以為報。」董氏曰：「鄭康成以來方為四方，不知來方裡祀，則以其所至之方而裡祀也。」○

「晄」，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晄」。

②「穫」，原作「獲」，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③「其一」，原重，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孔氏曰：「其牲或赤或黑，與其黍稷之粢盛，以獻以祀，神饗之而報以大福。」長樂劉氏曰：「王者所出，山川原隰之有神護民之稼穡者，靡不祭之，示愛其民而為之祈福也。」○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孔氏所謂略舉二方以為韻句是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於良反。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昧。韎音閤。有奭，許力反。以作六師。

毛氏曰：「興也。」○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

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毛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鄭氏曰：「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孔氏曰：「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陳留人謂之蒨。」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赤貌。」○王氏曰：「瞻彼洛水而思古之明王，見其地而不見其人也。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能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韐之韐，而作六師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韐之跗注』是也。」朱氏曰：「言諸侯至此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帥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陳氏曰：「諸侯來朝天子，適有征伐之事，故寵之以卿佐之任。」

《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

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補頂反。琫瑑必孔反。有珌。賓一反。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也。」孔氏曰：「鞞，今刀鞘也。容者，容飾也。珌

瑑，即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珌音遙。珌，諸侯

瑑徒黨反。琫而瑑音剌。珌，大夫鐔音遼。

琫而鐔力幽反。珌，士珌力計反。琫而珌

珌。」孔氏曰：「珌似琫。《說文》曰：「珌，蜃甲也。」

《爾雅》曰：「黃金謂之璣，其美者謂之鐔。」鐔，即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鐔。珌，蜃屬，而不及於蜃，用其

甲以飾物。」○董氏曰：「此本出於《三朝禮》，故許慎以此證《書》。」○王氏曰：「鞞琫有珌者，言

既爵命，又其賜予備物如此。」○長樂劉

氏曰：「天子尊賢樂善，非徒爵命之於一時，又將延永迨其子孫，俾克安於封土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丘氏曰：「同，俱也。

謂俱聚於諸侯之身。」○丘氏曰：「家邦，猶家室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

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

臣之世焉。孔氏曰：「古者有世祿，復有世位。世祿

者，直食其先人之祿，而不居其位。子若復賢，則居父位

矣。」○朱氏曰：「此詩四章皆美賢者之類，功臣之世，德

譽文章，威儀之盛，似其先人，以見不可廢絕之意。蓋周

之先王於國之子弟，盡其教養之方，故其成就若此，雖更

幽、厲之衰而不忘也。」○陳氏曰：「小人在位，欲以引進

其私人，故不使賢者之後復居其位，而棄絕之。」

裳裳者華，其葉湑思叙反。兮。我覲之子，

①「永」，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年」。

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也。」○鄭氏曰：「覲，見也。」○長樂劉

氏曰：「之子，謂賢者功臣之子孫也。」○

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譽處，見

《蓼蕭》。○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

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榮顯也。」○

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

譽處宜矣。」○董氏曰：「裳，古文作常。

今爲裳者，或篆體也。」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

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蘇氏曰：「黃，

色之上也。有章，有文也。其文粲然，

如華之盛也。」○朱氏曰：「有文章，斯有

福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

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丘氏曰：「言白者，取韻便也。」○駱，解見《四牡》。○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鄭氏曰：「君子，斥其先人也。」○朱氏曰：「言其先世之君子，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是以其子孫肖似之而如此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二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桑扈之什

《桑扈音戶》，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長樂劉氏曰：「君臣，以言其朝廷也。上下，以言其風俗也。朝廷風俗之禮而謂之文者，尊卑異位也，親疎異情也，長幼異序也，內外異宜也，往來異守也。動而相交，合而相紀，莫不成文而中於義理。序其品，則曰人倫也。序其義，則曰禮文也。朝廷所以綱天下之風俗，不可以一日無之也。」

呂氏曰：「《桑扈》之詩作，則君臣肆其心，易其事矣。」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①音戶。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交交，往來

貌。桑扈，竊脂也。」李氏曰：「桑扈有二種，《爾

雅》曰「桑扈，竊脂」，鳩鵲，剖葦，此一種也。「桑扈，

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

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

雅》有竊毛，皆謂淺色。淺色，淺白也。「交交桑扈，有

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

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

曰：「胥，辭也。」毛氏曰：「胥，皆也。」○鄭氏

曰：「祜，福也。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

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

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蘇氏

曰：「幽王直情而恣行，無復禮文法度，思

古之君子，樂循禮義以受天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

屏。畢郢反。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所以首

出於身者。欲有作為，未動其羽，而先奮其領，文綵四

①「祜」，原作「祐」，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張，驚然可愛也。」屏，蔽也。」王氏曰：「屏之爲物，禦外以蔽內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音璧爲憲。不戢莊立反，不難，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孔氏曰：《釋詁》云：

「楨、翰，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憲，法也。」○鄭

氏曰：「辟，君也。戢，斂也。」○毛氏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蘇氏曰：「王者屏

翰四方而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王氏

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

兕徐履反。觥占橫反。其觥音蚪。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五報反。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

「觥，角上曲貌。《頌》作掊，《春秋穀梁

傳》作觥，與此字同。《穀梁》注曰：「觥，球球

然角貌。」○董氏曰：「《字書》作『兕觥其觥』，說曰：

「兕，角可以爲飲者也。」後世作觥，誤也。許慎《說文》

作「兕觥其觥」，觥，角貌。旨，美也。思，語辭

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

設，所以常自戢難也。」○朱氏曰：「交際

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

求之矣。」○《前漢·五行志》：「《詩》

曰：『兕觥其觥，旨酒思柔。匪微匪傲，

萬福來求。』注：『謂飲酒者不微幸，不

傲慢，則福祿就而求之也。』

兕觥，如《卷耳》疊觥並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指爲罰爵也。彼者，指古之人也。

《桑扈》，四章，章四句。

《駕於袁反，駕於良反》，刺幽王也。思古明王

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孔氏曰：「幽

王殘害萬物，奉養過度，是以思古明王也。」

呂氏曰：「自《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此交萬物之實也，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此亦皆其將縱散時也。』」○孔氏曰：「舉一物以興其餘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氏曰：「《月令》

云『羅罔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釋器》云：『鳥罟謂之羅。』畢，羅異器。」○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毛氏曰：「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孔氏曰：「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而後取之。羅則張以待鳥，畢則執以掩物，故言畢掩。」○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鄭氏曰：「交於萬物，其德如是，則宜壽考受福祿也。」長樂劉氏曰：「先王之制，禽蟲之微如鴛

鴦者，凡民取之，亦有禁令，不可常取也。必遂其生，生育種類。煦養既就，然後于飛。于飛之時，乃可手畢以網之，張羅以待之也。苟非禮樂刑政之治于其民，而中和浹於風俗，則仁民恤物之道，其能及於是耶？是以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以言萬物之戴乎其德，與天無二也。「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者，謂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人以爲宜也。」鴛鴦在梁，戢莊立反。^①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孔氏曰：「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張氏曰：「禽鳥並棲，顛一倒，各以左翼斂在內，以右翼防外患。」○長樂劉氏曰：「戢翼在梁，人無害禽之心，禽亦不疑於人也。」○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

①「莊」，《經典釋文》作「側」。

者戢翼而安。」

此詩獨以鴛鴦爲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掩捕，適有所感耳。梁，橋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爲石絕水之梁也。

乘繩證反。馬在廐，音救。摧采卧反。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魚蓋反。之。

毛氏曰：「摧，莖也。鄭氏曰：「摧，今莖字也。」

○《釋文》曰：「摧，芻也。」秣，粟也。《釋文》曰：

「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氏曰：「古者

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蘇氏曰：「將用其力，則加之

以秣。」愛國用也。長樂劉氏曰：「王所乘之馬，猶

或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矣。」奉養之節

如此，故宜久爲福祿所養也。」蘇氏曰：「艾，

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頍缺婢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孔氏曰：「諸公，同姓之公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反。施以豉反。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興也。頍，弁貌。《說文》曰：「頍，

舉頭貌。」○董氏曰：「頍者，圍項而結之也。禮，緇布

冠，頍弁。無筭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四綴。則

有筭者亦以固頍。」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

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

服以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唯皮弁，上下

通服之，故知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

也。旨、嘉，皆美也。」○毛氏曰：「蔦，寄

生也。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蘆，子

如覆盆子，赤黑恬美。」女蘿，兔絲，松蘿也。」孔氏曰：「《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蘿也。陸璣《疏》云：『今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釋文》曰：「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毛氏曰：「奔奔然無所薄也。」孔氏曰：「憂則心遊不定。」○鄭氏曰：「言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爲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孔氏曰：「燕禮者，諸侯燕臣子之禮。其經云：『燕朝服。』諸侯用朝服燕，則知天子亦自以朝服燕也。」女酒已美矣，女殽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氏曰：「無以爲禮，君子弗非也。有以爲禮而弗用，是乃君子所非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至親。」○朱氏曰：「非他人也。」○孔氏曰：「薦與女蘿依於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柏殞而

亡，是存亡在松柏。」○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如薦與女蘿之託松柏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兵命反。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楊氏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如春則食麥與羊之類是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忉忉，憂盛滿也。臧，善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蘇薦反。死喪無日，無幾居豈反。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長樂劉氏曰：

「甥舅，謂母、姑、姊、妹、妻族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搏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搏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王氏曰：「有頍者弁，實維在首，則言弁在首，而不知用禮以稱之，則刺之甚矣。」○陳氏曰：「霰，雨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蘇氏曰：「君子以是知死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苟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王氏曰：「言今夕，則不謀來夕之存否。」

《頍弁》三章，^①章十二句。

《車鞏胡睹反》，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音疾。

妬，丁故反。無道並進，讒巧敗必適反。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董氏曰：「叔孫婣聘于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攷其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間關車之鞏兮，思變力充反。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活。雖無好呼報反。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興也。間關，設鞏也。」孔氏曰：

「鞏無事則脫，行乃設之。」○朱氏曰：「間關，設鞏聲也。」○董氏曰：「按《說文》：『鞏，韃也。』故謂之關。

又曰：『鞏，車聲也。』車韃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間關爲聲，又爲驅馳，其說本此。」○《釋文》曰：「鞏，

車軸頭鐵也。」○毛氏曰：「變，美貌。」○

鄭氏曰：「逝，往也。」○毛氏曰：「括，會也。」○鄭氏曰：「式，用也。燕，飲也。」

○丘氏曰：「昏君之心，維婦人是從，故思得盛德美色之女，往迎之以配幽王

①「頍」，原作「頍」，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也。」○朱氏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疾癢似之甚，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呼報反。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孔氏曰：《說文》云：

『鵲，長尾雉。』陸璣《疏》云：『鵲，微小於翟也，走而且鳴曰鵲，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鵲，兩足之美有鵲。』辰，時也。」○孔氏曰：

「碩，大也。」○丘氏曰：「爾，碩女也。」○鄭氏曰：「射，厭也。」○丘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興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朱氏曰：「以令德來配君子而教誨之，是以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則其喜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己。」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云『雖無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己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己身無德。」○王氏曰：「樂賢女如此，則厭惡褒似甚矣。」

陟彼高岡，析星歷反。其柞子洛反。薪。析其柞薪，其葉湑思叙反。兮。鮮息淺反。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析伐其柞木以爲薪，其葉湑湑然茂盛。」丘氏曰：「柞葉最盛。」○鄭氏曰：「鮮，善也。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釋文》下孟反，當不音。行止。

四牡茂口反。騂騂，孚非反。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景行，大道也。」《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孔氏曰：「四牡之馬，騂騂行而不息。六轡緩急調和，如琴瑟之相應。」○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騂騂，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輦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說文》曰：「印，欲有所庶及也。」《詩》曰：「高山印止。」○《史記·孔子世家》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表記》注云：「景行行止，《詩》作『行之』。」

《車輦》五章，章六句。

《青蠅餘仍反》，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音煩。豈開在反。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樊，藩也。」孔氏曰：「孫炎云：『樊，圃之藩。』」○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君子，謂王者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前漢·昌邑王傳》云：「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注：「惡，即矢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陳氏曰：「青蠅穢不潔之物，驅之使去而復還，以比小人態狀可惡而又難遠。」○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污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樂易君子無得信

受之。」陳氏曰：「讒言多由持心傾險而後人，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董氏曰：「營，『說文』作『營營』，小聲也。樊作楸，蓋古字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孔氏曰：

「棘，榛，即爲藩之物。」○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前

漢》注曰：「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士巾反。讒人罔極，構占豆反。我二人。

毛氏曰：「榛，所以爲藩也。」○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

「已與聽者爲二人。」孔氏曰：「謂見讒之人與

人君也。」○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嫫息列反。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直林反。酒莫衍反。淫液。音亦。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齊色曰湎。』沈湎者，飲酒過久，若沈沒然。使湎然俱醉，顏色齊同也。」○鄭氏曰：「淫液者，飲酒時情態也。武公人者，人爲王卿上。」○孔氏曰：「《樂記》說樂之遲云：『咏嘆之，淫液之。』則淫液，遲久之意也。」○《後漢·孔融傳》注：「《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歐陽氏曰：「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此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

賓之初筵，右左秩秩。直乙反。籩豆有楚，殽戶革反。維旅。酒既和旨，飲酒

孔偕。音皆。鍾鼓既設，舉疇市由反。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反。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音其。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初即席也。」孔氏曰：

《司几筵》注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丘氏

曰：「左右，謂據筵上左右之人。」○毛氏

曰：「秩秩然，肅敬也。蘇氏曰：「秩秩，有序

也。」楚，列貌。穀，豆實也。」鄭氏曰：「豆實，

菹醢也。」○孔氏曰：「穀是摠名。此文穀核與籩豆相

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穀。《魏風》曰「園有桃，其

實之穀」，是在籩之物，亦爲穀也。」○鄭氏曰：

「核，籩實，桃、梅之屬。」孔氏曰：「桃、梅，有

核之物。《籩人》云：「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

療。」療，乾梅也。《內則》有桃諸、梅諸，謂乾者也。」

○毛氏曰：「旅，陳也。」○鄭氏曰：「和

旨，猶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

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孔氏

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

射禮》：將射，乃云：「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鍾鼓之懸改之矣。《大射》不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禮略，三面而已，不具軒懸。東西懸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朱氏

曰：「舉疇，舉所奠之酬爵也。」又曰：「按

《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

酌賓曰疇。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

奠之爵，交錯以徧也。」○毛氏曰：「逸逸，往

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鄭氏曰：「天

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孔氏

曰：「《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

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天子之射張三侯也。

《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抗，

舉也。」孔氏曰：「按《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

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

張三侯。」則天子亦前射三日，其侯射人張之矣。此舉

酬之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而以

事未至，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至於將射，

以司正爲司馬，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遂繫

①「期」，《毛詩正義》、《儀禮注疏》並作「射」。

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鄭氏曰：「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朱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孔氏曰：「《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鄭氏曰：「獻，猶奏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孔氏曰：「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其中射處皆二尺。《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則以的爲正鵠也。《司裘》注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爲質也。」○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

燕禮。鄭氏曰：「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衍烈祖，其非祭與？』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既旅，然後張侯及弓。孔氏曰：「既旅之後，止飲而行射，事君之所射。大侯既舉而張之，其衆射之弓矢，於斯亦張。」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孔氏曰：「《大射禮》：『上射既發，挾矢，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將，行也。四矢謂之乘。言射者更代發，以行此四矢。」求勝以爵其不勝。」○《禮記·射義》：「《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養也。」

按《大射儀》，雖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與鄉射同。雖不言「將射，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亦可互見也。鄭氏偶忘互相備之例，遂以爲舉鵠而棲之於侯。殊不知舉二尺之鵠，安得謂之「大侯既抗」乎？

籥余若反。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苦旦反。烈祖，以洽戶浹反。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古雅反。子孫其湛。荅南反。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室人人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鄭氏曰：「籥，管也。」詳見《簡兮》。○毛氏

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長樂劉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鄭氏曰：「烝，進也。

衍，樂也。」○王氏曰：「烈，業也。」孔氏曰：「有功烈之祖。」○鄭氏曰：「洽，合也。」

○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蘇氏曰：「百禮，九州諸侯所獻以助祭者，所謂『庭實旅百』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

「林，衆也。」鄭氏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朱氏曰：「錫，神錫之也。」○鄭

氏曰：「純，大也。」○朱氏曰：「嘏，福也。」鄭氏曰：「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鄭氏

曰：「湛，樂也。」○蘇氏曰：「載，則也。」

○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王

氏曰：「室人，主黨也。」○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朱氏曰：「或

曰康讀曰抗，《記》曰『崇玷康圭』，謂玷上之爵也。」○

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以一章爲大射，

二章爲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爲將

祭擇士故也。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則

又射。先王用酒，常以祭祀，其飲也常

以射。射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樂

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

也。『烝衍烈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

備禮以成之也。」○朱氏曰：「百禮，禮之

備也，言其禮之盛大也。既錫爾福，及

爾子孫，皆獲湛樂也。」○王氏曰：「『其

湛曰樂，各奏爾能』，則於是又射矣。

『賓載手仇，室人人又』，則賓主皆善射

矣。賓黨射，則手敵。主黨入射，則又

手敵。」丘氏曰：「手敵，對手之耦也。」○孔氏曰：「酌彼安體，養病之爵，以飲不中者也。」丘氏曰：「以其養老養病，故曰安爵。」○蘇氏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孚袁反。舍音捨。其坐遷，屢力具反。舞僊僊。音仙。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於力反。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毗必反。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毛氏曰：「反反，言重慎也。」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也。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慎密也。」孔氏曰：「謂慎禮而密靜。」忸忸，媿媿也。」董氏曰：「《字書》以忸爲媿，毛以爲媿媿，蓋溺於儀而不知禮，此宜以其媿媿終也。」○董氏曰：「秩，序也。」○孔氏曰：「此章陳幽王燕賓失禮之事。賓初升筵，尚溫溫然和柔

而恭敬。未醉之時，威儀猶能反反然重慎。至於既醉，幡幡失威儀。鄭氏曰：「賓初即筵之時，能自勑戒以禮。至於旅酬，而小人之態出。」舍其本坐，遷嚮他處，長樂劉氏曰：「君臣賓主各有定位，以象天地日月之居其所也。今則舍其坐而遷其位，是君臣可得而亂也，賓主可得而易也。」數數起舞僊僊然。長樂劉氏曰：「舞之奏各有其時，非可以屢也。」武公疾之，又重言之，云其未醉，尚守威儀。已醉，威儀乃忸忸然而媿媿。是曰既醉，不自知其常禮昏亂無次。」董氏曰：「犯貴朝廷，犯齒衽席，所謂『不知其秩』也。」

賓既醉止，載號胡毛反。載呶。女交反。亂我簋豆，屢舞傲傲。起其反。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五何反。屢舞傜傜。素多反。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謹呶也。」孔氏曰：「唱叫也。」傲傲，舞不能自正也。」《說文》曰：「醉

舞貌。」○王氏曰：「傲傲，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也。」朱氏曰：「郵，與尤同。」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傴傴，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王氏曰：「言人之始，未嘗不治，終至於亂。」○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屢舞。」孔氏曰：「已醉則不自知其過矣。」○長樂劉氏曰：「但見側其弁，俄然而頽矣。」○孔氏曰：「數起舞傴傴然，又不能止。」○長樂劉氏曰：「福，謂徹俎歸胙也。上下皆醉，受福而歸可也。」○鄭氏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孔氏曰：「醉前無失為有德，既醉為愆以喪之，是伐其德也。」○朱氏曰：「飲酒之所以甚美者，以其有令儀爾。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燕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並受其福」，當取劉執中、鄭康成兩說合觀之，其義乃足。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魚據反。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三爵不識，矧失忍反。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朱氏曰：「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式，解見《式微》。○朱氏曰：「謂，告也。」○鄭氏曰：「由，從也。」○毛氏曰：「羖羊不童

也。」鄭氏曰：「殺羊之性，牝牡有角。」^①○鄭氏

曰：「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孔氏曰：

「禮有獻酢，有旅酬，及無算爵。旅與無算，不止三爵而已，故知三爵是獻也，酬也，酢也。」○王氏曰：

「凡此飲酒，則非特幽王之朝而已。」○

孔氏曰：「飲酒初時，或有醉者，或有不醉者，復設法以逼之。」○鄭氏曰：「立監使視之，又助以史使督酒，欲令皆醉也。」○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禮儀則不善也。今反以醉者爲善，耻彼不醉者，而強之以酒。」○孔氏曰：

「不醉者，監與史反耻而罰之，是使之小大盡醉，舉坐皆猶狂也。」○朱氏曰：「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當罰汝，使出童殺矣。』設言必無之物，以恐之也。」孔氏曰：

「使汝出童首無角之殺羊，脅其無然之物，欲使息也。」

○丘氏曰：「此爲飲酒者設法也，爲主人者用，不從世俗所謂飲酒之法，立監佐史，無使過醉，怠慢無禮。又當立酒令云：『非可言之言不得言，非可用之語不當語。若有用醉人之言，則罰之以童殺。』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王氏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小人者，三爵則已醉而無所識矣，矧敢多於三爵而又不已，宜其沉湎淫佚如是甚矣。」○孔氏曰：

「禮，主人獻賓，賓飲，而又酢主人。主人飲，而又酌以酬賓。賓則莫之而不舉，則賓主皆不飲三爵矣。而指獻、酬、酢爲三爵者，言行三爵飲之時，非謂人飲三爵也。」○長樂劉氏曰：「幽王飲酒必與群衆，小人男女弗聞。」^②而立監命史，俾臨視巡省。在會之人，罔得弗醉也。衆醉，則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百醜興焉，而王用以爲娛。不醉，則不爲百醜，無以娛於王，反耻而罰之，俾之必醉。衆皆醉矣，淫亂邪惡，穢雜褻瀆，無所弗至。勿從，謂告之也。或耻而弗爲矣。無俾大怠

^① 杜，原作「牝」，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 間，《墨海金壺》本作「問」。

者，謂湎于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懈于厥政者。常人則以爲憂，幽王則以爲樂，故立史監，戒其勿言。幸其昏迷而大怠，用以爲歡焉。匪言勿言者，厥有醉劇而才於淫穢，巧于悖亂，匪可以言者，則褒而美之，用以爲樂，慎勿言其非，恐愧厥心而弗復肯爲，故云「匪言勿言」也。其醉而善於悖亂違拂人倫之事，謂之匪由。由，道也。匪由之人，常常延納，勿語于外，留之以爲吾王一笑之歡也。有敢道及醉人之非者，罰以童殺。殺無童者，俾之必出，所以困其不能慎言也。是以有不得已而與其燕飲者，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又耻於其身亦爲淫亂，故三爵之後，洋洋然昏矣醉矣，睡而不寤矣，不識不知矣，矧敢多飲而又寤哉？此一句，武公所以自處也。幽王繼宣王至治之後，未易遽失其天下。其不道不如是之甚，申侯豈能殺之也？蓋由諸侯疾怒，無有救之者，是足以見其詳焉。嗚呼！禽獸之所弗爲，而幽王爲之，其滅亡乃自取之也。又豈申侯所能爲哉？」

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

趙王鼓瑟。」藺相如請秦王擊缶，顧召趙御史書之曰：「某年某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此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於戰國者也。「或立之監」，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或佐之史」，即御史也，董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劉執中解此章，雖多牽強忿激，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然論酗酒之害，深切詳明，故并錄之。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魚藻》音早，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胡老反。京，將不能以自樂，音洛。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鄭氏曰：「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群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昆虫禽獸也，網罟有制，罽羅有時，田獵有候，弋射有規，不枉殺以戕其生，不過用以存其類，則其仁不曰不至矣。然上有

恤物之制，而下無恤物之心，天下至廣，萬類維蕃，雖欲恤而全之，亦不可得恤而全之也。是以先自于鄉遂，次及於八州，建伯立正，分帥列長，尊乎道德之賢，以爲司徒，用摠厥教。以鄉三物爲本，有禮以格其違，有樂以和其戾，有政以矩其心，有刑以復其本，則五常者，吾民之所日用也。又豈有於物而不仁，於昆虫而不恤哉？」○王氏曰：「憂在天下，不爲小己之得失，故謂之君子。」○孔氏曰：「幽王之詩，思占多矣，皆不陳武王。此獨言之者，居鎬京，武王爲始。刺王將喪鎬京，故陳武王也。」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魚在在藻，有頌符云反。其首。王在在鎬，豈苦在反。樂飲酒。

朱氏曰：「興也。」○藻，解見《采蘋》。○毛氏曰：「頌，大首貌。」○《說文》曰：「鎬，武王所都，在長安西上林苑中。」○鄭氏曰：「豈，亦樂也。」○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

「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毛氏曰：「魚以依蒲藻爲得其性。」○孔氏曰：「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藻是魚之常處。既得其性，故能肥充，有頌然其大首也。」○長樂劉氏曰：「夏月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外，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于藻也。」○有頌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頌大也。」

魚在在藻，有莘所巾反。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樂劉氏曰：「『有莘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於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李氏曰：「樂豈，但倒其文以便韻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乃多反。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① 「小」，《墨海金壺》本作「一」。

《魚藻》三章，章四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直遙反。不能錫命以禮，數色角反。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孔氏曰：《周本紀》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舉烽火，其後不信，益不至。幽王之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長樂劉氏曰：「君子見其禍亂必起於是，故曰：『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乘證反。馬。又何予之？玄衮占本反及黼音斧。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氏曰：《公食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微，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

苦，苦荼也。滑，葶苈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醎酸，乃盛之於鉶，謂之鉶羹。」○孔氏曰：「王肅云：『筐，筥，受所采之菜。』」○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衮，卷龍也。」又曰：「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孔氏曰：《玉藻》注云：「龍卷，畫龍於衣。卷，字或作衮。」然則以龍首卷然謂之衮。龍衮，是龍之狀也。」○鄭氏曰：「及，與也。」○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爲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蘇氏曰：「采菽猶設筐筥以待之，而況諸侯乎？」○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衮。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

①「乘」，《經典釋文》作「繩」，當據改。

上公之服九章。玄者，衣之色也。衮者，畫之於衣，九章之第一章也。黼者，繡之於裳，九章之第八章也。玄衮及黼，皆謂上公之服也。

霽音必。沸音弗。檻銜覽反。①泉，言采其芹。

巨斤反。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巨機反。其旂

淠淠，匹弊反。鸞聲嘒嘒。呼惠反。載駟七南

反。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界。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霽沸，泉

出貌。檻泉，正出也。」孔氏曰：「《釋水》云：

『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氏曰：「水泉從下上

出曰涌泉。」○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爲

菹，亦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蒹鴈

醢。』○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

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

敢馳驅故也。」○蘇氏曰：「駕者既服，而三

之曰駟，四之曰駟。」董氏曰：「載駟，則駟也。

載駟，則駟也。」○長樂劉氏曰：「屆，至也。」

○朱氏曰：「霽沸檻泉，則采其芹。諸

侯來朝，則觀其旂。見其旂，聞其鸞聲，

又見其馬，則知君子之至於是也。」歐陽氏

曰：「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

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如鄭所

說，詩及《序》文皆無之。」

赤芾音弗。在股，音占。邪似嗟反。幅音福。在

下。彼交匪紆，音舒。天子所予。樂音洛。

只音止。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

申之。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諸侯赤芾

邪幅。幅，偃也，所以自偃束也。」孔氏

曰：「《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云偃，則此服

名偃而已。」○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

也。孔氏曰：「《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

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

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冕服謂之芾，

①「銜」，原作「御」，據《經典釋文》改。

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孔氏曰：「韍，韠，俱是蔽膝之象，其制則同。但尊祭服，異其名耳。占者衣皮，此存其象，故知以韋爲之。《玉藻》：「韠，君朱，大夫素，上爵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經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膝，絨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絨束之。」偃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朱氏曰：「交，際也。」○毛氏曰：「紓，緩也。」○朱氏曰：「言諸侯見于天子，恭敬齋遯，不敢紓緩也。蓋因其服以起興。曰赤芾在股，則邪幅在下矣。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矣。是以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鄭氏曰：「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鬼謀也。」○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也。占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則以德受命，其得於神也宜矣。」○《荀子·勸學篇》云：「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

紓，天子所予。」

維柞子落反。之枝，其葉蓬蓬。步公反。樂只君子，殿多見反。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婢延反。左右，亦是率從。

鄭氏曰：「興也。」○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平平，辯治也。」孔氏曰：「《堯典》云『平章百姓』，《書傳》作『辯章』，則平、辯義通，而古今之異耳，故云：『平平，辯治。』」○《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辯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則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而爲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殿天

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故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王氏曰：「萬福攸同，則所謂『並受其福』也。」○朱氏曰：「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而至此也。」孔氏曰：「服虔曰：『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左傳》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便蕃，數也。言遠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釋文》曰：「《韓詩》作便便，云閑雅之貌。」

汎汎芳劍反。楊舟，紼音弗。纜力馳反。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其維反。之。樂只君子，福祿膺頻尸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紼，繚。音律。纜，綏也。」孔氏曰：「《釋水》云：『紼，繚維之。紼，綏也。繚，綏也。』孫炎曰：『綏，大索也。』李巡曰：『綏，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綏，繫也。」然則紼訓爲綏，綏是大紼，繚訓爲綏，綏又爲

繫，正謂舟之止息，以纒繫而維持之。○《釋文》曰：「纜，《韓詩》云箝也。」葵，揆也。膺，厚也。戾，至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纜以行之。」○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歐陽氏曰：「紼，纜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毛氏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能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苟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有憂而無樂矣。」○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優游而不迫。」○《釋文》曰：「膺，」

① 此下至「維持之」，據《毛詩正義》，當爲孔穎達疏。疑「○當刪」。

《韓詩》作胙。」

《采菽》五章，章八句。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呼報反。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孔氏曰：「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

《前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

駢駢息營反。角弓，翩匹然反。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息徐反。遠矣。

毛氏曰：「興也。駢駢，調利也。」董氏曰：

「許慎作『解解角弓』，言用角低印便也。若作駢，則訓色。先儒以駢取其調利，則字當作解解，與駢同音。」

○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孔氏曰：

《弓人》以六材爲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又曰：「角之中，恒當弓之隈。」杜子春云：「隈，謂弓之淵。角之中央，與淵相當。」翩，反貌。」○鄭氏

曰：「胥，相也。」○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李氏曰：「九族我親之則附，疎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鄭氏曰：「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歐陽氏曰：「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倣上之所爲也。」

此令兄弟，綽綽處若反。有裕。羊樹反。不令兄弟，交相爲瘡。羊主反。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瘡，病也。」○朱氏曰：

「言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王氏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者，交相愛

故也。「不令兄弟，交相爲瘡」者，交相惡也。」○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爵，祿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己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朱氏曰：「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使彼己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王氏曰：「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于己斯亡，^①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音嗣。宜齕，於據反。如酌孔取。

毛氏曰：「齕，飽也。」○呂氏曰：「孔取，

甚取也。」○鄭氏曰：「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己亦將然。」毛氏曰：「已老矣，而孩童慢之。」○孔氏曰：「此舉馬以喻之。」○朱氏曰：「已多而宜飽矣，其酌之所取，亦已甚矣。」

言民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於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齕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音蜀。

鄭氏曰：「毋，禁辭。」《說文》云：「毋，止之也。」○毛氏曰：「猱，猿屬。陸氏《草木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獼，長臂者

①「亡」，原作「忘」，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爲獫。塗，泥也。附，著也。徽，美也。」○鄭氏曰：「屬，連屬也。」《說文》曰：「屬，連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爲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獫升木也。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墜，且相著不可脫矣，非所以爲上之道也。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王氏曰：「君子有徽猷於此，則小人與屬於彼矣。」

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可解也。

雨于付反。雪灑灑，符驕反。見睨乃見反。曰音越。消。莫肯下，遐嫁反。遺，式居婁力住反。驕。

孔氏曰：「灑灑，雪盛貌。」王氏曰：「其來之

衆則灑灑。」○毛氏曰：「睨，日氣也。」《說文》曰：「睨，日光也。」○蘇氏曰：「遺，予也。」○《釋文》曰：「婁，王肅云：『數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灑灑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蘇氏曰：「雨雪之灑灑盛也，見日而消矣。王族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亦釋然解矣。」呂氏曰：「見睨曰消，謂君子有徽猷也。雨雪之消，喻小人道消也。」○王氏曰：「雨雪灑灑，見睨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今王曾莫予之，居於其上而屢驕焉，而何以化彼哉？」歐陽氏曰：「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董氏曰：「灑，《韓詩》作庶。」○《釋文》曰：「見，《韓詩》作曠，音於見反，云：『曠，見日出也。』」曰，《韓詩》作聿，劉向同。」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霏霏，見睨聿消。」

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

驕慢而不可移也。婁驕，猶所謂屢空，言其驕之非一也。

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音毛。我是用憂。

毛氏曰：「浮浮，猶漣漣也。王氏曰：『積之高則浮浮。』」○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流者，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牧誓》曰『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①彼髳此髦，音義同。」○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王氏曰：「粲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道盡，則如蠻如髦矣。如蠻如髦，是謂大亂，故我是用憂也。」

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

六章復嘆世衰族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於影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漣漣之可畏，王苟篤於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群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髦蠻而不之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①「蜀」，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及《尚書正義》補。

《角弓》八章，章四句。

《菀音鬱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丁仲反。諸侯皆不欲朝，直遙反。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苑，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上帝爲斥王。」○毛氏曰：「蹈，動也。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蘇氏曰：「君子之願庇於王，譬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孔氏曰：「王其心變動不恒，王氏曰：『但謂『上帝甚蹈』者，不敢斥言幽王之惡。』諸侯相戒無往，親近之，必將得罪。」王氏曰：『幽王暴虐，其蹈人甚矣，則人皆欲自遠，無欲自暱也。』○陳氏曰：「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至焉，

言朝王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欺例反焉。上帝甚蹈，無自療側界反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惕，息也。」王氏曰：『惕，小息也。』療，病也。」○李氏曰：「邁，往也。宣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傳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王氏曰：『有鳥高飛，亦傳于天』者，尚有所極也。『彼人之心，于何其臻』者，其難知甚矣。」

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

其俊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絕意於王室矣。居以凶矜，即《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每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三百八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張丈反。民，衣服不貳，音二。從七容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扶又反。見古人也。鄭氏曰：「服，謂冠弁衣裳也。長民，謂凡在民上倡率者也。變易無常謂之貳。從容，謂休燕也。休燕猶有常，則朝夕明矣。」○孔氏曰：「在上衣服有常，能使民德歸一，抑抑威儀，維德之隅。由德行有常，故服不變。」○長樂劉氏曰：「先王之於萬物，育之必有其道，取之必有其時，用之必有其制，然後品彙之微，各得正其性命也。故其域天下之心也，必有禮以範其尊卑，必有樂以固其分義，必有政以一其猷爲，必有刑以興其法守，民之用於萬物也，皆有常數，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上以是率於下，下以是事於上，苟不如是，無以容

於其身也。故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先王之治，於斯爲至矣。然則裘笠撮帶，雖則未儀，有以見民德之歸壹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蓋雜出於古之遺言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下孟反。歸于周，萬民所望。音亡。

毛氏曰：「彼，彼明王也。」○鄭氏曰：

「城郭之域曰都。」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

○朱氏曰：「都，王都也。」○呂氏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楊之。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楊之。狐裘，黃衣以楊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士不衣狐白，辟君也。君子，大夫上也。」孔子曰：「黃衣狐裘。」○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不改，有

常也。章，文章也。」○鄭氏曰：「于，於也。」○毛氏曰：「周，忠信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鄭氏曰：「古明王時，都人士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其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丘氏曰：「不惟衣服、容貌、言語之有常，其所行之行，又歸於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所仰望而取法也。」○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左傳》襄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注云：「逸《詩》也。」孔氏曰：「《緇衣》注言此章毛氏有之，三家則亡。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側基反。撮。七活反。彼君子女，緇直留反。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草木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為蓑笠。」以臺皮為笠。孔氏曰：「笠本禦暑，因可以禦雨。」《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毛氏曰：「緇撮，緇布冠也。」○朱氏曰：「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孔氏曰：「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若是帛為玄冠，則有制度，不得言撮。」○呂氏曰：「君子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緇直，密直如髮也。」○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二章以下，統言男女也。」○呂氏曰：「禮不下於庶人，則長民者所齊，野人有不與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緇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

①「乎」，四庫本、《春秋左傳正義》作「于」。

無隆殺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於粉反。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孔氏曰：「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

氏曰：「尹吉，未詳。」鄭氏曰：「吉，讀爲姑。

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

謂之尹氏、姑氏之女，言有禮法。」○孔氏曰：「《常武》

曰『王謂尹氏』，《春秋》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

世爲公卿，周之舊族也。《韓奕》云：『爲韓姑相攸，言

汾王之甥。』《左傳》鄭石癸曰：『姑，古人也。后稷之

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爲昏姻也。既世貴舊姓，昏連於

王室，家風不替，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

也。」○李氏曰：「周之所謂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

也。」○鄭氏曰：「苑，猶屈也，積也。」○孔

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

我心爲之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

髮如蠶。勅適反。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垂帶之貌。《禮》：『大帶垂三尺。』」○王氏曰：「厲，大帶也。」○鄭氏曰：「蠶，螫蟲也。《說文》曰：

『長尾爲蠶，短尾爲蠨。』尾末捷其言反，舉也。

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

「鬢傍短髮不可斂，則因曲以爲飾。」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

邁也。」朱氏曰：「思之甚也。」○《釋文》帶作

帶，云：「本亦作帶。」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

旗。音餘。我不見兮，云何吁喜俱反。矣。

鄭氏曰：「伊，辭也。吁，病也。」朱氏曰：

「吁，望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

之。董氏曰：『大帶垂三尺，則帶自有餘矣。』髮由

其自揚而卷之，言古之爲容者，亦從其

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

不假脩飾也。」○鄭氏曰：「思之甚，云何乎，

我今已病矣。」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王氏曰：「明盛之朝，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今幽王之時反此，故賦《采綠》之詩以刺焉。」○長樂劉氏曰：「周襲商制，王畿之外，疆天下爲八州。州建牧，以統七卒也。卒建正，以統三連也。連建帥，以統兩屬也。屬建長，以統五國。國建侯，以統其民。而所以教之者三焉，教之耕以足其衣食也，教之文以興乎道藝也，教之武以防其禍亂也。國有不順，則正之以屬。屬有弗制，則正之以卒。卒有弗制，則正之以州。州有弗制，然後大司馬提六軍，起鄰牧，正之以九伐之法，則王者之師，未有踰時而在外者，故男無久役，女無怨曠也。幽王失道，諸侯不朝，九伐之法猶存，而大司馬不能呼吸天下州牧，卒、正、連、帥、屬、長不能正其所部，而鄉遂之兵久戍于外，過期不返，與占異矣。」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弓六反。予髮曲局，其玉反。薄言歸沐。

毛氏曰：「興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鄭氏曰：「綠，王芻也。」《爾雅》曰：「葇，王

芻。」郭璞云：「葇，葇也，今呼鷓鴣腳莎。」○董氏曰：

「《楚辭》曰：『資葇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葇。』

今攷鄭氏說，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葇矣。」○毛

氏曰：「兩手曰掬。局，卷也。」○李氏

曰：「薄，辭也。」○鄭氏曰：「綠，易得之

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

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予髮曲局，

薄言歸沐，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朱氏曰：「沐，蓋以待君子之歸也。」蘇氏

曰：「予髮曲局矣，庶幾君子之歸而沐之。」

終朝采藍，盧談反。不盈一檐。尺占反。五日

爲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

青，《月令》：『仲夏，無刈藍以染。』」○毛氏曰：

「衣蔽前謂之檐。」孔氏曰：「李巡云：『衣蔽前，

衣蔽膝也。』」○朱氏曰：「詹，與瞻同。五

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

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

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又況於遲久而

弗歸耶？」○《後漢書》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

之子于狩，尺救反。言韋勅亮反。其弓。之子于釣，音弔。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韋，謂射訖弛弓，納于韋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緡，綸也。』則綸是繩名。《說文》云：『繳，生絲縷也。』則釣與弋射，其繩皆生絲爲之。弋是繫繩於矢而射，謂之繳射。則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言綸之繩，謂與之作繩，此猶今人接綆謂之繩綆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于韋中。往釣，我則爲之緡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朱氏曰：「望之切，愛之之深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鱖。音叙。維魴及鱖，薄言觀古玩反。者。

孔氏曰：「上章兼有狩，此偏言釣者，因上章釣文在下，接而申之。」○董氏曰：「『維魴及鱖，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

○《釋文》曰：「觀，《韓詩》作覩。」

《采芣》四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古報反。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上照反。伯之職焉。鄭氏曰：「陳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孔氏曰：「《嵩高》言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因是謝人』，與四章『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之時。」

芄芄蒲東反。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力報反。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長大貌。悠悠，行貌。」○蘇氏曰：「宣王國申伯于謝，使

召公往營之。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之也。」鄭氏曰：「召伯將徒役南行，衆多悠悠然，召伯則勞來勸說以先之。」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反。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毛氏曰：「任者，鄭氏曰：『有負任者。』」○孔氏曰：「謂器物人所負持。」輦者，鄭氏曰：「有挽輦者。」○孔氏曰：「輦車，人挽以行。」車者，鄭氏曰：

「有將車者。」○孔氏曰：「此轉運載任，則是大車，以駕牛者也。」牛者。鄭氏曰：「有牽傍牛者。」傍，薄

浪反。○孔氏曰：「《罪隸》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家，謂建諸侯，立大夫家也。』玄謂『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前曰牽，在旁曰傍』。此營謝，即封國也，宜使罪隸牽傍其牛也。上文既云將車者，謂車中有牛而將之。下文又云牽傍牛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云：『凡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注云：『牽傍，在轅外挽牛。』不與將車同也。」○鄭氏曰：「集，猶成也。」○

丘氏曰：「蓋，不定之辭也。」孔氏曰：「蓋者，爲疑辭，亦爲發端。《孝經》諸言蓋者，皆示不敢專決。《禮記·禮器》云：『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檀弓》云『蓋有受我而厚之』，是發端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丘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憂呼而諭之曰：『我負任者，我輦輦者，我將車者，我牽傍牛者，俟我南行之功已集，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毛氏曰：「徒行者，御車者，鄭氏曰：『上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師者，旅者。」鄭氏曰：「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諸侯之制，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孔氏曰：「旅屬於師，徒行御車，乃是師旅之人。別而言之，歷數以類上章也。」○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

「謝，邑也。」《後漢志》：「南陽郡宛縣，本申伯國。」

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朱氏曰：「謝功，

謝邑之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

烈，威武貌。征，行也。」○王氏曰：「召

伯營謝功之肅，成征師之威，定申伯之

宅，平淮夷故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

則寧。

原隰，解見《皇皇者華》。○毛氏曰：「土

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

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泉水之利，此

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王氏曰：「原隰

既平，則疆其土田故也。泉流既清，則理其溝洫

故也。」

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

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

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

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深

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

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

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憂幽王近不

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經略

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

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乃多反。既見君子，

其樂音洛。如何？

毛氏曰：「興也。」○孔氏曰：「下濕曰

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之近畔宜桑。

以今驗之，實然也。」○毛氏曰：「阿然，

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

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孔氏

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朱氏曰：「隰

桑有阿，則其葉有難矣。既見君子，則

其樂如何哉？」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鳥酷反。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潤，如膏之沃也。」毛氏曰：「沃，柔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於糾反。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爲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輒，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一也。」○長樂劉氏曰：「謂老大則漸幽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是詩三以隰桑爲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表記》作瑕。」○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

曰：「謂，猶告也。」《表記》引「遐不謂矣」，注：

「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李氏曰：「我心誠愛君子，雖遠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左傳》：「鄭伯享

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董氏曰：「中心

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王氏曰：

「《爾雅》所謂『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賢者宜有以告衆人，衆人固無以告賢者也。是詩方思賢者而遽欲謂之，何其犯分躐等歟？蓋慕用之極，與賢者爲一體，思竭吾忠愛以裨補之，其中其否，有所不知也。

《隰桑》四章，章四句。

《白華音花》，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爲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

以妾爲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爲于僞反。之作是詩也。鄭氏曰：「申，姜姓之國也。襄姒，襄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是謂幽后。孽，支庶也。宗，適子也。王不能治，已不正故也。」○孔氏曰：「襄，國；姒，姓。言姒其字者，婦人因姓爲字也。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適子比根幹，庶子比支葉。《孟子》曰『無易樹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云：『孽，當爲枿。』是適子比樹本，庶子比支葉也。適子當爲庶子之所宗，故稱宗也。」

程氏曰：「詩以刺王，《序》誤作后字。自『下國化之』以下，言當時事如此，詩中所不及也。詩大意刺王專寵，失上下之分。」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興也。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孔氏曰：「《釋草》云。舍人曰：『白華，一名野菅。』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耳。」○孔氏曰：「刈白華，已漚以爲菅，又取白茅纏束之。」○鄭氏曰：「之

子，斥幽王也。俾，使也。」○陳氏曰：「我，申后也。」○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爲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以。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王氏曰：『菅，譬則后也。茅，譬則妾也。』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陳氏曰：「雲爲質而露爲澤。」○程氏曰：「天步，時運也。毛氏曰：『步，行也。』猶，如也。張氏曰：『猶，似也。』」○鄭氏曰：「猶，圖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潤。王如以道，則嫡妾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張氏曰：「英英白雲，且

均露及菅茅，何天步艱難，而之子不若是乎？

漉符彪反。池北流，浸子鳩反。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漉，流貌。」○孔氏曰：「言其北流，是目所覩。」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

○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說文》曰：「漉，水流貌。」《詩》曰：「漉沱北流。」徐鉉曰：「沱，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徒何切。」

樵徂焦反。彼桑薪，印五綱反。烘火東反。于燬。市林反。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樵彼桑薪，猶薪是穫薪也。」《少儀》云「抱樵」，注云：「未燃曰樵。」○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印，我也。烘，燎也。燬，炷竈也。」孔氏曰：「炷者，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燃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郭璞曰：「今之三隅」

竈也。」炷，音恚。○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印烘于燬」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飪，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

氏曰：「人之樵取彼桑薪，宜以炊饗饋之爨，以養食人。桑薪，薪之善者也，我反以燎於炷竈，用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興王之捨嫡后之尊，而專寵於嬖人也。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是，所以勞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鍾于宮，聲聞音問。于外。念子懔懔，七感反。視我邁邁。

《說文》曰：「懔，愁不申也。亦作慘慘。」朱氏曰：「懔懔，憂兒。」○王氏曰：「邁邁然遠我而不顧也。」歐陽氏曰：「邁，往也。」○毛氏曰：「邁邁，不說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心寵褒姒，而聲容必見于外，不可掩也。念」

幽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嘗懔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

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慘慘然憂戚，而曾不感動，視我邁邁而去。」○朱氏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矣。念子懔懔，而反視我邁邁，何哉？」

○《釋文》曰：「邁，《韓詩》及《說文》並作怖，孚吠反。」《韓詩》云：「意不說好也。」許云：

「很怒也。」

有鶯音秋。在梁，有鶴呼各反。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鶯，禿鶯也。」鄭氏曰：「鶯之性貪。」

○孔氏曰：「梁，魚梁也。」○蘇氏曰：

「鶯、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鶯，清濁則有間矣。今鶯在梁而鶴在林，鶯則飽而鶴則飢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如養鶯而棄鶴也。」歐陽氏曰：「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程氏曰：「今王使我不得其所，是以傷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雄雌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邊顯反。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都禮反。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孔

氏曰：「《隸僕》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蘇氏曰：「扁，卑貌。」底，病也。」○蘇氏曰：「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

可改也。」陳氏曰：「扁然之石，可履以乘車，其受任不過於此。今王以卑人而加之上位，而遠奔申女，何也？」○歐陽氏曰：「棄妻指此石常在入下，如妾止當在下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李氏曰：「此詩大抵與《綠衣》相類。《綠衣》之詩，專以綠衣取譬。此詩則多取譬喻，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之分，則一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緜面延反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於鳩反。食音嗣。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必是同時所作，然亦有後人增者。如《緜蠻》序『不肯飲食教載之』，但見詩中云『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即云『教載』，絕不成語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

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孔氏曰：「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卷阿》云：『有卷者阿。』知丘阿是丘之曲中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鄭氏曰：「後車，倅車也。」○孔氏曰：「《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是朝祀之副曰貳，兵戎之副曰倅，田獵之副曰佐。」○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王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則大臣我微賤者也。」○我者，內之也。」孔氏曰：「占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聘禮》及《聘義》皆言士爲紹摯。」○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孔氏曰：『教誨雖於

①「則」，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並作「刺」。

人無費，^①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故《論語》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是不愛則不誨也。^②

又命後車以載之，鄭氏曰：「車敗則命後車以載之。」○孔氏曰：「從行遠道，不應初即無車，故言車敗則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蘇氏曰：「黃鳥之止於丘，飛行飲食，無不託焉，而丘未嘗有厭。微臣附於公卿，出使於外，奈何曾不飲食教載之哉？」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徒旦反。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

○《大學》：「《詩》云：『緡蠻黃鳥，^③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緡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

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

李氏曰：「《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于魯國。』極之爲言至也。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瓠戶故反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老刀反。饗於恭反。餽，許氣反。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氏曰：「牛羊豕爲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饗，腥曰餽，生曰牽。」○孔氏曰：「《公劉》云：『執豕于牢。』《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

①「費」，原作「貴」，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改。

②「誨」，原作「悔」，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③「緡」，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緡」，《禮記正義》作「緡」。

牢者，牲所居之處，故繫養者爲牢也。《亨人》：「掌外內饗之饗。」亨，煮肉之名，故熟曰饗也。《左氏》曰：「饋牽竭矣。」饋與牽相對，牲可牽行，饋是已殺。」○李氏曰：「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爲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馨。」言有酒之旨，有殽之馨，何爲不用之以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客，雖有牲牢饗饋，而不肯用，乃其宜也。」

幡幡乎煩反。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

「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也。」李氏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也。」○王氏

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杜

氏《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

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蘇氏曰：

「傷今幽王雖有牲牢饗饋，而不肯用也。」

有兔他故反。斯首，炮白交反。之幡音煩。之。

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孔氏曰：「斯，此也。」○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李氏曰：「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毛氏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爲飲酒之差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才洛反。之。

毛氏曰：「炕火曰炙。孔氏曰：「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鄭氏曰：「凡治兔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市周反。之。

毛氏曰：「醕，道飲也。」孔氏曰：「醕者，欲以醕賓而先自飲以道之，此舉醕之初。其實飲訖，進酒於賓，乃謂之醕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漸漸上銜反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

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所類反。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之屬。」○孔氏曰：「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鄧，舒庸，又有舒龍，謂之群舒。」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遙反。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曰：「漸漸，亦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孔氏曰：

「王肅云：『言遠征戎狄，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獨漸漸而已，其高峻峭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五谿之路，莫不如此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曰悠遠乎？」○孔氏曰：「鄭氏箋以勞爲勞勞廣闊，字當從遼遠之遼。而作勞字者，以古之字少，多相假借。詩又是口之詠歌，不專以竹帛相

授，音既相近，故遂用之，此字義自得通，故不言當作遼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困之陟降之勞，^①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言於朝覲也。」

解經不必改字，鄭氏以勞爲遼，非也。然孔氏之說，讀《詩》者所當知。

漸漸之石，維其卒在律反。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歐陽氏曰：「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蹄，音的。烝之丞反。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反。沱徒河反。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① 「困之」，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困以」。

毛氏曰：「豕，豬也。蹄，蹄也。」孔氏曰：

「《釋豕》云：『四蹄皆白，豸。』豸者，躁疾之言。白蹄名之爲豸，是躁疾於餘豕。」○《爾雅》曰：「豸，與豸字異義同。」○長樂劉氏曰：「中國有豕，純黑爲常。南蠻有豕，無非白蹄也，謂四足連肚皆白。」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孔氏曰：「離，歷也。」○朱氏曰：

「畢，星名。」○毛氏曰：「月離陰星則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

謂之陰星。《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洪範》注曰：「風，土也，爲木妃。雨，木也，爲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陽，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

畢，西宮宿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長樂劉氏曰：「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爲山川

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役相仍，救其生命之不暇，何皇及於他事哉？」

長樂劉氏之說，其辭切而哀。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前，則既其文而未既其實，深可懼也。若作於熙寧安南敗事之後，則三折肱知爲良醫，深可信也。雖未知其爲何時，要皆有益於學者，故特錄之。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苕音條之華音花》，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苕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釋草》云：『苕，陵苕。黃華，蓂，白華，菱。』舍人曰：『黃華名蓂，白華名菱。』陸璣《疏》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今紫草。葉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而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而黃。」

○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子零反。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見其葉耳。」○丘氏曰：「詩人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不生之愈也。」

牂羊桑反。羊墳扶云反。首，三星在留。音柳。人可以食，鮮息淺反。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孔氏曰：「《釋畜》云：『羊：牡粉，牝牂。』故知牂羊，牝羊也。」墳，大也。」○鄭氏曰：「三星，心星也。」○毛氏曰：「留，曲梁也，寡婦之笱也。」○莆田

鄭氏曰：「牝羊首小，今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王氏曰：「牝羊則首大，牂羊則首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留，皆不久也。毛氏曰：「三星在留，言不可久也。」○鄭氏曰：「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董氏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于將沒而望於魚笱之下，^①其可久乎？」此以興死亡將至也。」○陳氏曰：「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苟且一食，無望其餘也。」朱氏曰：「留中無魚而水靜，但見三星之光而已。言饑饉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以望其飽哉？」

《苕之華》二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音佩。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

①「下」，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中」。

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矣。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愁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鑒，豈遠乎哉？」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丘氏曰：「將，亦行也。」○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孔氏曰：「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黃，則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何日不行乎？言常行勞苦之甚。」○毛氏曰：「何人不將，言萬民無不從役。」孔氏曰：「言萬民何人而不為將率所將之，以經營四方乎？」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反。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長樂劉氏曰：「草之黃者，則又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孔氏曰：「矜與鰥，古今字。」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則草玄至於黃，此豈非民乎？」王氏曰：「草既黃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朱氏曰：「言從役過時而不得歸，失其室家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非民哉？」○董氏曰：「《韓詩》作『何人不鰥』。」

匪兕徐履反。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孔氏曰：「率，循也。」○毛氏曰：「曠，空也。」○朱氏曰：「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閑暇也。」孔氏曰：「役夫若是野獸，可常在外。今非是兕，非是虎，何為常循彼空野之中，與兕虎禽獸無異乎？」

有芄薄紅反。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反。

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芄，毛尾長貌。」○毛氏曰：

「棧車，役車也。」孔氏曰：「《巾車》有「土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此「有棧」是車之狀，非上所乘之棧名也。」○孔氏曰：「狐本是草中之獸，人

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乎？」^❶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四

❶ 「草」下，《毛詩正義》有「同」字。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正大雅

說已見「正小雅」。

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歐陽氏曰：「周自上古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游氏曰：「君臣之分，由天地尊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服事商之道，固如是耶？《書》所謂「九年，大統未集」者，後世以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之始故也。觀武王於《泰誓》三篇，稱

文王爲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孰謂至德如文王，一言一動，順帝之則，乃盜虛名而拂天理乎？」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多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王之德業固美，更得詩人能道之。」朱氏曰：「文王之德業固美矣，詩人所以稱述之者，又極形容之妙，是以其辭允粹。學者於此而盡心焉，則凡其德性之蘊，皆可見矣。」

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

「著見也。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也。」○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董氏曰：「按后稷封郃，至太王始自邠來徙，^①至于岐山，是爲周邦。」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則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則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道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朱氏曰：「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蓋古語聲急而然。」○丘氏曰：「帝命不及時而至乎？及時而至也。」○朱氏曰：「夫文王在上，而於昭于天，則有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其命維新，則上帝之命，豈不時乎？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歐陽氏曰：「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程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

作聰明，順天理也。」○蘇氏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賡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毛氏曰：「賡，勉也。」○鄭氏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也。」○蕭田鄭氏曰：「陳，徧也。」○杜氏《左傳》注曰：「錫，賜也。」○李氏曰：「哉者，語辭也。」○毛氏曰：「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朱氏曰：「所謂賡，文王，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賡也。其德不已，則令問亦不已。」李氏曰：「惟文王賡，故其令問亦不已，蓋有實者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

①「徙」，原作「從」，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其涸可立而待。』又安能不已乎？」德盛如是，故上帝敷錫於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其本宗則百世爲天子，支庶則百世爲諸侯，鄭氏曰：「其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百世。」皆天命也。不惟如此而已，而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上，亦世世脩德，而與周匹休焉。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王

氏曰：「凡周之上，亦皆世顯，則秉文之德故也。」○李氏曰：「非特文王之子孫也，凡周之上，亦皆世世而顯也。天之所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蕭田鄭氏曰：「此所以爲徧賜也。」○董氏曰：「齊魯文王，

《集注》作『媿媿文王』，按《說文》：『媿媿，勉也。』然則字當作媿。宋氏《國語補音》曰：「《說文》無媿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之驚俗。」《左氏》羊舌職、陳桓子，《國語》芮良夫，引《詩》作『陳錫載周』。」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子禮反。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毛氏曰：「翼翼，恭敬也。思，辭也。」○顏氏《漢書》注曰：「皇，美也。」○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顏氏《漢書》注曰：「濟濟，盛貌。」○鄭氏曰：「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爲君謀事，忠敬翼翼然。」王氏曰：「世之顯，則以厥猶翼翼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則厥猶翼翼可知矣。」○顏氏《漢書》注曰：「美哉多士，生此周王之國也。」○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朱氏曰：「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士，則可以爲國之幹，而文王亦賴以爲安矣。」《前漢書》王褒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濟濟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

穆穆文王，於緝七人反。熙許其反。敬止。假占雅反。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力計反。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美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嘆美之辭。」

○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爾雅》曰：「緝熙，光也。」○朱氏曰：

「繼續光明，亦不已之意。」○孔氏曰：

「止，爲語辭。」○蘇氏曰：「假，大也。」○

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不億，

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

曰：「周服，周之九服也。」○朱氏曰：

「穆穆然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

矣。」○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子

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

侯。」○孔氏曰：「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

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孟子》曰：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古亂反。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音甫。冏。況甫反。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裸，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周禮》疏曰：

「裸，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孔氏曰：「《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以將爲送，言裸時送爵行之也。宗廟之祭，以裸爲主。於禮，王正裸而后亞裸，則裸將主人之事。而殷士來周助祭行灌鬯者，以《小宰》『贊裸將』觀之，則裸將之事，有臣助之矣。」

○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毛氏

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爲裳也。」○孔氏曰：「《續人》云：『白與黑謂之黼。』周冕無繡之飾，則殷冏亦不以黼爲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祭服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

反。」

反。」

反。」

反。」

之耳。『尋，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鄭氏曰：「王，斥成王。」○毛氏曰：「蓋，進也。無念，念也。」朱氏曰：「無念，猶豈得無念也，猶不顯之義。」○孔氏曰：「汝

祖，文王也。」○王氏曰：「商之孫子，侯服于周，則以天命靡常故也。天常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于周，所謂靡常也。唯其靡常，故商之子孫，其爲士而膚美敏疾者，乃反裸將于周京，以助周祭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于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爲戒也。於是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前漢》劉向上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

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蓋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故謂之忠蓋。

無念爾祖，聿于必反。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息浪反。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音峻。命不易。以豉反。

毛氏曰：「聿，述也。」朱氏曰：「聿，發語辭也。」

永，長也。」○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釋文》曰：「不易，言其難也。」○李氏曰：「無念爾祖，言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脩厥德而已。能脩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自求禍，周自求福，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王氏曰：「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以德求多福，則非有待於外也。」○毛氏曰：「殷之未喪師，帝乙已上也。」孔氏曰：「殷自紂父帝乙

以前，其間雖行有善惡，不喪衆心，故能配天以王。」
○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常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監，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王氏曰：「天命艱難，不可保持如此，則後王宜以殷爲監也。」
○《大學》曰：「《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命之不易，無過於葛反。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也。」朱氏曰：「遏，絕也。」
○孔氏曰：「宣昭，布明也。」○毛氏曰：「義，善也。」○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虞，度也。載，事也。」○朱氏曰：「儀，象也。」○毛氏曰：「刑，法也。孚，信也。」○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可使，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朱氏曰：「言天命之不易保，故告之，使無自絕其身。武王數紂之惡，曰：『自絕于天。』」○朱氏曰：「當布明善問，而度殷之所以廢興，由於天命者如此。」
○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張氏曰：「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朱氏曰：「《子思子》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知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則夫與天同德者，可得而言矣。是詩首言『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而終之以此，其旨深矣。」○《緇衣》：「《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宣昭義問，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小知偏學所能與

也。又虞度商之興亡自天者，其敬其怠，瞭然可識，愈敬懼而不敢怠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扶又反。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伯反。在上。天難忱市林反。斯，不易以毀反。維王。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子變反。四方。

毛氏曰：「忱，信也。」○李氏曰：「易，乃難易之易。」○毛氏曰：「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矣。」王氏曰：「明明在下，王德之明也。赫赫在上，天命之赫也。」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也。」○王氏曰：「今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殷適也。使不挾四

方，其不可保持如此。」

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摯音至。仲氏任，音壬。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毗申反。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音泰。任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朱氏曰：「殷商，殷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毛氏曰：「嬪，婦也。」孔氏曰：「《曲禮》曰：『生曰妻，死曰嬪。』此生而言嬪者，《書》曰『嬪于虞』，亦是生稱之也。」○朱氏曰：「京，周京也。」○鄭氏曰：「及，與也。」○毛氏曰：「大任，仲任也。」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故也。曰大任，繫其子而言故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鄭氏曰：「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嫁為

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德，同志意也。」朱氏曰：「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于嬪汭，嬪于虞』也。」○蘇氏曰：

「言文王之賢，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母而已然矣。」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以無實而取之也。王季

天錫大任以配其德，故克生文王焉。文王天作之合，以大其慶，故克生武王焉。」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順貌。昭，明也。」○

杜氏《左傳》注曰：「聿，惟也。」○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

《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鄭氏曰：「方國，四方

來附者。」○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集，就也。」○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

「合，配也。洽，水也。」《地理志》：「左馮翊郃陽，注：『應劭曰：『在郃水之陽也。』顏師古曰：『音合，即《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洽之陽。』」○《穀

梁傳》曰：「水北為陽。」○渭，解見《谷風》。○毛氏曰：「涘，涯也。」○朱氏

曰：「嘉，昏禮也。天之監照實在於下，其命既集於周矣，故於文王之初年，而默定其配。」王氏曰：「商失其道，民既散矣。天監

在下，有命既集，則唯文王為能。天下，朝諸侯，故於文王之初載，則天為作合。」○鄭氏曰：「天於

文王生，則為之生配於氣勢之處。」孔氏曰：「名山大川，皆有靈氣。《嵩高》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述其所居，是美其氣勢。」○王氏

曰：「洽之陽，渭之涘，則莘國所在也。」○朱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

合，在洽戶夾反。之陽，在渭于貴反。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

大邦有子，倪牽遍反。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魚敬反。于渭。造七報反。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倪，磬也。」孔氏曰：「此倪字，《韓詩》文作磬，則倪、磬義同也。《說文》云：『倪，譬諭也。』蓋如今俗語譬諭物，云磬作然也。」○朱氏

曰：「文，禮也。祥，吉也。」○鄭氏曰：

「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之納幣也。」○孔氏曰：「《爾雅》云：『天子造

舟。』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

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

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

以文王所用，故制爲天子法耳。」《方言》

曰：「造舟，浮梁也。」○鄭氏曰：「天子造舟，周制也。

殷時未有等制。」○王氏曰：「譬天之妹，言

其生德可以繼天也。」^①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然則非德

可以繼天，孰能爲之配？大姒能爲之

配，故備其禮文往請昏焉，以定其祥。

既定矣，則文王親迎于渭也。」程氏曰：「先

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爲公

子，未爲君也。況周國自在渭旁，不是出疆。」○毛

氏曰：「言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

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鄭氏曰：「迎大姒而

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反。

女維莘。所巾反。長張丈反。子維行，篤生武

王。保右音祐。命爾，燮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興

地廣記》曰：「同州郃陽縣，古莘國。」長子，長女

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

「篤，厚也。右，助也。燮，和也。」○丘

氏曰：「將言篤生武王之事，故又本而發

① 「生」，四庫本、《墨海金壺》本無此字。

之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鄭氏曰：「天爲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京之地，故亦爲作合，使繼大任之女事於莘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王氏曰：

「言天既生此文王矣，又生武王，夫是之謂篤。」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陳氏曰：「《書》言『變友柔克』，有和順之意。」以伐商也。」○王氏曰：「言大商，則乃所以大文武之德，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變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鄭氏曰：「侯，諸侯也。」

○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謂武王也。」○長樂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孔氏曰：「殷商之兵

衆，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列於牧野。」○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陳氏曰：「文王爲王，武王繼世以伐紂，不應復言侯興也。」○王氏曰：「以其衆寡之力，尊卑之位，宜有貳心。」○《說文》曰：「旂，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旂如林。」

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強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

牧野洋洋，音羊。檀徒丹反。車煌煌。音皇。

①「旂」，原作「旂」，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下「旂」字同此。

駟騶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朱氏曰：「廣大之貌。」

○董氏曰：「水之緩流爲洋洋。」○孔氏曰：「檀

木之兵車。」○毛氏曰：「煌煌，明也。駟

馬白腹曰騶。」孔氏曰：「郭璞云：「駟，赤色黑鬣

也。」《檀弓》亦言「戎事乘騶」，因武王所乘，遂爲一代

常法。」○孔氏曰：「彭彭，強盛也。」○朱

氏曰：「師尚父，太公望爲太師，而號尚

父也。」毛氏曰：「師，大也。」○鄭氏曰：「尚父，呂

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

揚也。涼，佐也。」○鄭氏曰：「肆，故今

也。」朱氏曰：「肆，遂也。」○蘇氏曰：「肆，縱也。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莆田鄭氏

曰：「會朝者，會戰之朝。」○鄭氏曰：

「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強盛，尚父

佐武王爲之上將。」○孔氏曰：「王肅

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

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前漢·王莽傳》：「《詩》云：『時惟鷹揚，亮彼武王。』」注云：「亮，助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縣彌延反》，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縣縣瓜古花反。𪔐，田節反。民之初生。自土

沮七余反。漆，音七。古公亶都但反。父。音甫。

陶音桃。復音福。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縣縣，不絕貌。瓜，紹也。𪔐，

𪔐蒲剝反也。孔氏曰：「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

者曰瓜，小者曰𪔐。𪔐是𪔐之別名，瓜蔓近本之瓜，必

小於先歲之大瓜。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

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也。土，

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

○毛氏曰：「沮，水。漆，水也。」《水經》

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投羽縣北，東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漢

書·地理志》「右扶風漆縣」，注云：「漆水在其縣西。」
 「郇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孔氏曰：「漆沮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
 孔氏曰：「言其年世久古。後世稱前世曰古公，猶云先公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
 ○孔氏曰：「陶，《說文》云：『陶，瓦器竈也。』蓋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
 ○許氏《淮南子》注曰：「復，重窟也。」○
 孔氏曰：「穴，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孔氏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其內謂之家。」李巡曰：「謂門以內也。」郭璞曰：「今人稱家，義出於此。」○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瓠則小，末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瓠況之。縣縣，則言雖弱而不絕也。」○鄭氏曰：「公劉遷于豳，居沮、漆之地，歷世亦縣縣然。」孔氏曰：「舜封棄於郅，號曰后稷。《周語》曰：『夏之衰，棄稷不務，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公劉》之篇，說公劉適豳，其言甚詳。蓋不窋已嘗失官逃竄，至公劉往居焉。」至大王而德益盛，得其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
 ○蘇氏曰：「大王其始猶處於復穴，無室家之盛。孔氏曰：『《七月》云：『人此室處』，即豳事也。豈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故詩人舉而言耳。』及遷於岐周，而後大興焉。」○《前漢·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注：「水南入渭。顏師古曰：『《詩》云：『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
 ○《說文》引《詩》曰：「陶覆陶穴。」
 古公亶父，來朝直遙反。走馬。率西水滸，呼五反。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鄭氏曰：「循西水涯，沮、漆水側也。」○鄭氏曰：「爰，於也。及，與也。」
 ○毛氏曰：「姜女，大姜也。」○莆田鄭氏

曰：「聿，遂也。」○毛氏曰：「胥，相也。字，居也。」○孔氏曰：「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鄭氏曰：「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王氏曰：「遂來相字也。」○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周原膺膺，音武。葦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苦計反。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鄭氏曰：「廣平曰原。」○毛氏曰：「膺膺，美也。葦，菜也。」《釋文》曰：「《廣雅》云：『葦，蕓也，今二輔之言猶然。』葦，徒弔反。」○孔氏曰：「《內則》曰：『葦苴粉榆。』^①則葦是美菜，非苦荼之類。」

《釋草》又云：「葦，葦草。」郭璞曰：「即烏頭也。江東人呼爲葦。」然則葦者，其烏頭乎？「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錫也。」○毛氏曰：「契，開也。」《前漢書》注云：「挈，刻也。」《詩·縣》之篇曰：「爰契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計反。○孔氏曰：「《春官·華氏》：『掌共燠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燠置于燠，在龜東。』楚燠即契也，用以灼龜者也。」《士喪禮》注云：「楚，荆也。」然則卜者，以楚燠之木，燒之於燠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爲開也。」○鄭氏曰：「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孔氏曰：「《閼宮》云：『居岐之陽。』山南曰陽，故知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也。」膺膺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皆甘如飴也。王氏曰：「以甚言周原之美。」此地將可居，故於是始與邠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則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王氏曰：「爰始

①「苴粉」，《墨海金壺》本作「苴粉」，《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謂作「苴粉」是。

爰謀，謀之人也。爰契我龜，謀之龜也。謀之龜則又以爲吉，與人謀契也。曰止，則命其臣民止于茲也。曰時，則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築室于茲，則既命以土功之時，遂築室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上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衛文公遷于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居良反。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鄭氏曰：「迺疆理其經界。」蘇氏曰：「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長樂劉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利可宣。畝導不失厥地之勢，則田原可畝。」○鄭氏曰：「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

從水滸言也。」孔氏曰：「幽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曰：「幽地，今爲柁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幽又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朱氏曰：

「周，徧也。」○毛氏曰：「爰，於也。」○王氏曰：「既築室于茲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孔氏曰：「據公宮在中，民居左右，故王肅云：『乃左右開地置邑，以居其民。』」○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朱氏曰：「言靡事不爲也。」○孔氏曰：「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反。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俾，使也。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孔氏曰：「營度位處，以繩正之，其繩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

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李氏曰：「《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板幹，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相承載也。」○王氏曰：「繩謂之縮，以板衡而繩縮故也。」翼翼，嚴顯也。」○長樂劉氏曰：「二章言遷，三章、四章言先營民之居處，授民之耕種，此章始營公室焉。」○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即《匠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長樂劉氏曰：「其繩則直，揆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釋文》俾作卑，曰：「本又作俾。」

掾音俱。之陧陧，耳升反。度待洛反。之薨薨。呼弘反。築之登登，削屨力注反。馮馮。扶冰反。百堵丁古反。皆興，馨音羔。鼓弗勝音升。

毛氏曰：「掾，藁也。」《釋文》曰：「劉熙云：『藁，

盛土籠也。」○《說文》曰：「掾，乘土於器也。」陧陧，衆也。度，居也。」鄭氏曰：「度，猶投也。」○孔氏曰：「鄭以度猶投，語異意同。」○《釋文》曰：「度，《韓詩》云：『填也。』」○張氏曰：「度，讀如法度之度，言運土以進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虫之聲，則其聲之衆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蘇氏曰：「削屨，重複削治也。」○張氏曰：「馮馮，削土聲。」○鄭氏曰：「五板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丈。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興，起也。」○毛氏曰：「馨，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孔氏曰：「《韞人》云：『爲臬鼓，長尋有四尺。』八尺曰尋，是一丈二尺。《鼓人》云：『以馨鼓鼓役事。』」○李氏曰：「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孔氏曰：「掘土實之於藁謂之掾，掾之者衆多陧陧然。既取得土，送

至牆上。牆上之人受取，而居於版中。

居之亟疾，其聲薨薨然。」○李氏曰：「既

投之於版中，則築之登登。」○蘇氏曰：

「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長樂劉

氏曰：「削屢馮馮者，謂牆成脫板，削其堅凸以就平

直。」○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

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鼙鼓弗勝，則

人自勸功，鼙鼓之節，反弗勝也。」毛氏

曰：「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苦浪反。迺立應門，

應門將將。七羊反。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臯門，王之正門曰

應門。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

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

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董氏曰：《爾雅》

「正門謂之應門」，而無臯門，《爾雅》有關也。」○朱氏

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

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

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

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

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伉，高貌。王氏

曰：「伉，壯也。」將將，嚴正也。冢，大也。

冢土，大社也。孔氏曰：「大王立此社，後取其

制，以為天子之法。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戎，大

也。醜，衆也。」○王氏曰：「宗廟，宮室

內事也。自內以及外，故於卒言立冢土

也。」○毛氏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

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

社之名也。」

肆不殄田典反。厥愠，紆問反。亦不隕，韻謹反。

厥問。柞子洛反。械音域。拔蒲貝反。矣，行

道兌吐外反。矣。混音昆。夷駉徒對反。矣，

唯其喙許穢反。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

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愠，

怒也。」○毛氏曰：「隕，墜也。」○鄭氏

曰：「小聘曰問。柞，櫟也。陸璣《疏》曰：

「周秦人謂柞為櫟。」械，白桺如誰反。也。」孔氏

曰：「郭璞云：『桺，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瑱，紫

亦可食。」陸璣《疏》云：「王蒼說械即柞也，^①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兑，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字之誤也。」○毛氏曰：「駢，突也。」

《說文》曰：「駢，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所愠，謂昆夷也。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②○陳氏曰：「亦不隕墜其聘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然生柯葉，行道兑然成蹊徑，疆理葺治，則昆夷疾奔而遠我矣。」○朱氏曰：「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

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絕所愠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

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蔥蔥，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孟子》曰：「文王事昆夷」，文王猶事昆夷，則大王安得有「昆夷駢突矣，維其喙矣」之事乎？《皇矣》之詩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然則「柞械拔矣，行道兑矣」，安可專

①「王」，《墨海金壺》本作「三」，《毛詩正義》阮元《校勘記》謂作「三」是。

②「言大王」至「昆夷」，疑有脫文。朱熹《詩集傳》云：「言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聞。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己，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

指以爲文王之詩乎？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耳。

虞芮如銳反。質厥成，文王蹶俱衛反。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蘇薦反。後，胡豆反。

予曰有奔奏，如字。予曰有禦魚呂反。侮。亡甫反。

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

成，與《周官》所謂「書其刑殺之成」同。」

○毛氏曰：「蹶，動也。」○王氏曰：「生，

與《易》所謂「觀我生」同義。」○毛氏

曰：「率下親上曰疏附，孔氏曰：「率疏者令親

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

孔氏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

走而歸趨之。」武臣折衝曰禦侮。」○張氏

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

文王。」○毛氏曰：「虞、芮之君，相與爭

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間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蘇氏曰：「大王肇基王迹，至於文王，其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國於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其地既廣，其所服從之國亦衆。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能及於東北。虞、芮質厥成，則東北既集矣。」○鄭氏曰：「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

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緜》九章，章六句。

《械雨逼反樸音卜》，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薄紅反。械樸，薪之樛音酉。之。濟濟

辟音壁。王，左右趣七喻反。①之。

毛氏曰：「興也。芄芄，木盛貌。械，白

桺也。」○鄭氏曰：「白桺，相樸屬而生

者。」孔氏曰：「《釋木》云：『樸，桺也。』孫炎曰：『樸

屬叢生謂之桺。』《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

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注，堅固貌也。』此言樸

者，亦謂根枝迫迤相附著之貌。」○毛氏曰：

「樛，積也。」○濟濟，解見《文王》。○鄭

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

人言芄芄然械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樛，毛

氏曰：「山木茂盛，萬民得而薪之。」以喻文王養

育賢材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奉璋峨峨，五歌

反。髦音毛。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

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璋，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孔

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郊

特牲》曰：『灌以圭璋。』故知璋爲璋瓚，祭之用瓚，唯

裸爲然。《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伯執璋瓚

亞裸。』《小宰》云：『凡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大宰

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行裸事，非獨一人。」○毛

氏曰：「峨峨，盛壯也。」孔氏曰：「《釋訓》云

『峨峨，祭也』，舍人曰：『峨峨，奉璋之貌。』髦，俊

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

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

之，亦有趣向辟王之意。」○鄭氏曰：「奉

①「反」，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與《經典釋文》補。

璋之儀峨峨然，故今俊士之所宜。」

淠匹世反。彼涇音經。舟，^①烝之丞反。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涇，解見《谷風》。○鄭氏曰：「烝，衆也。」○毛氏曰：「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櫂，或謂櫂。』《釋名》云：『在傍撥水曰櫂。』」○鄭氏曰：「于，往也。邁，行也。」○朱氏曰：「六師，六軍也。」毛氏曰：「天子六軍。」○孔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曰『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爲六師。此六師亦六軍也。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王氏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鄭氏曰：「淠淠然涇水中之舟，衆徒以楫櫂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歐陽氏曰：「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以興「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之速也。

倬陟角反。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疏曰：「劉炫謂是天河，即天河也。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作人，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爲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爲國之光采。」○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

①「淠」，原作「淠」，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本篇下同。

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

追對迴反。琢陟角反。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鄭氏曰：『追師』掌追衡、筭，則追亦治玉也。」玉曰琢。○鄭氏曰：「章，文章也。」○毛氏曰：「相，質也。」孔氏曰：「章是成文，則相是本質，故以相爲質也。」○鄭氏曰：「罔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孔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綱者，網之大繩，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爲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爲紀。』○王氏曰：

「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丘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爲賢也。」○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效。」

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戶但反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孔氏曰：「言文王受其祖之業也。」

「周之先祖」以下，皆講師所附麗。此篇師傳以爲文王之詩，故有「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之說，於理雖無害，然「干祿百福」之語則不辭矣。

瞻彼旱麓，榛側中反。桔音戶。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榛，解見《簡兮》。○陸璣《草木疏》云：「桔，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芎箱器，又屈以爲釵。」○毛氏曰：「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

也。」○丘氏曰：「此篇凡言君子者，斥文王也。」○毛氏曰：「干，求也。」○程氏曰：「瞻彼旱山之榛栲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此周家之豈弟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朱氏曰：「豈弟君子，則其干禄也豈弟矣，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縣》之八章曰：「柞械拔矣，行道兌矣。」《皇矣》之三章曰：「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柏斯兌。」皆以山林之茂，見王業之盛也。故《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栲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禄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戴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栲濟濟」

者，蓋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當如程氏說。

瑟所乙反。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

○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於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玉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典瑞》注引《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繫，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爲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黑黍一秬二米者也。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芳香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孔氏曰：「《孔叢子》曰：『吾聞諸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攸，所也。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之玉瓚，其

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降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如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董氏曰：「鄭衆於《周禮》引《詩》，作『卹彼玉瓚』，賈公彥曰：『卹彼玉瓚，蓋古文以瑟爲卹也。』」

申上章干祿之義也。

鳶悅宣反。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朱氏曰：「興也。」○鄭氏曰：「鳶，鵟之類。」孔氏曰：「《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鵟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程氏曰：「作，興起之於善也。」○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謂『魚川詠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李氏曰：「《抱朴子》曰：『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

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陳氏曰：「人才至周而盛，雖由周之子孫遠不作人，然其所由來者，亦先世之故也。」

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息營反。牡既備。以享許丈反。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鄭司農云：『清酒，祭祀之酒。』玄謂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鄭氏曰：「既載，謂已在尊中也。」○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別爾。」○孔氏曰：「或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朱氏曰：「備，全具也。」○鄭氏曰：「景，大也。」○毛氏曰：「清酒既載，騂牡既備，言年豐畜碩也。」孔氏曰：「《左傳》云：『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

嘉粟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程氏曰：「此章言子孫承受其業，致其誠孝之報，後人載酒備牲，以享祀其先君。祖先饗報，而子孫受福也。」

先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前章言作人，後章以報祀繼之。

瑟彼柞械，民所燎力召反。矣。豈弟君子，神所勞力報反。矣。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

「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爇燎除其旁草，^①養治之使無害也。」程氏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鄭氏曰：「勞，勞來，猶言欣

助。」○孔氏曰：「上言祭以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爇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力軌反。施以豉反。于條枚。^②芒回反。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程氏曰：「施者，謂依緣木之條幹。」○《說文》曰：「枚，幹也，可爲杖。」^②○程氏曰：「不回，謂無邪回它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李氏曰：「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早麓》第六章，章四句。

《思齊側皆反》，文王所以聖也。鄭氏曰：「言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孔氏曰：「言文王之聖，有所以然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① 「爇」，原作「熯」，據《毛詩正義》改。下一「熯」同。
② 「杖」，原作「枚」，據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美記反。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許韋反。音，則百斯男。

朱氏曰：「思，語辭。」○毛氏曰：「齊，莊也。媚，愛也。周姜，大姜也。」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京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周、京，俱是地名。」○孔氏曰：

「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又曰：「《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爲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爾，亦可以見其多也。」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爲周室之婦。」王氏曰：「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妬忌之賢，長樂劉氏曰：『婦人以不妬忌爲正心之本。』」

而子孫衆多。」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最率以敬先妣之嗣，^①若則有常。」夫爲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牙嫁反。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彝』，《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爲宗。」毛氏曰：「宗，神也。」○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鄭氏曰：「時，是也。恫，痛也。」○毛氏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孔氏曰：「適妻唯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

①「最」，原作「隆」，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儀禮注疏》改。「妣」，原作「姒」，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儀禮注疏》改。

也。「御，迎也。」鄭氏曰：「御，治也。」○孔氏曰：

「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

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

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于先公，而

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

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

氏曰：「言接神人之得其道。」○《孟子》

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

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

妻」。

離離於容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

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離離，和也。肅肅，敬也。」○

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毛氏

曰：「無射，無厭也。」○歐陽氏曰：「保，

守也。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離離然而

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朱

氏曰：「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歐

陽氏曰：「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雖

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而不已

如是。」

聖人，神人之主也。如前章所載神人

孚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

孚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反。不瑕。音遐。不聞

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害

也。殄，絕也。」○歐陽氏曰：「烈，光

也。」○毛氏曰：「假，大也。」○陳氏曰：

「瑕，玷也。」○歐陽氏曰：「光大而無瑕

也。式，法也。」○毛氏曰：「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言性與天合也。」○歐陽氏

曰：「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又不待教

諫而入於善。」朱氏曰：「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

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而亦未嘗不入於善。」○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

戎疾，大患難也，羗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音亦。譽髦斯上。

朱氏曰：「冠以上爲成人。小子，童子也。」○毛氏曰：「造，爲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毛氏曰：「無數，無厭也。譽，名譽也。」○《釋文》曰：「髦，俊也。」○李氏曰：「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孔氏曰：「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王肅云：「周之成人皆有成德，小子皆有所造爲，進於善

也。」○朱氏曰：「凡所以致是者，蓋由文王之德純而不已，無有厭斂。」○鄭氏曰：「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王氏曰：「初言大任、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譽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矣。」○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

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數，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皋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鄭氏作四章章六句，今從毛氏。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孔氏曰：「定本『皇』下無

「矣」字。」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九又反。爰度。待洛反。上帝耆匡夷反。①之，憎其式廓。苦霍反。乃眷音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也。」○程氏曰：「赫，威明也。下章云『王赫斯怒』。」○毛氏曰：「莫，定也。二國，殷、夏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莆田鄭氏曰：「耆，底定也。」

程氏曰：「耆，致也。《頌》云：『耆定爾功。』毛氏《武》傳曰：『耆，致也。』」○毛氏曰：「式，用也。

廓，大也。宅，居也。」○王氏曰：「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矣。」鄭氏曰：「謂所歸就也。」○程氏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

如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莆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西顧，維此周雖小，可與居天子位也。」程氏曰：「謂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

作之屏，必領反。之，其菑側吏反。其翳。於計反。脩之平之，其灌古亂反。其柵。音例。啓之辟婢亦反。之，其檉敕貞反。其樞。羌居反。攘如羊反。②之剔它歷反。之，其壓烏簪反。其柘。章夜反。帝遷明德，串古患反。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孔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作，拔起也。』屏，除之也。」○毛氏曰：「木立死曰菑，孔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自斃為翳。」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

①「匡」，《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作「巨」。

②「反」，原脫，據《墨海金壺》本、《經典釋文》補。

地爲陰翳，故曰翳也。」○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孔氏曰：「脩理之，平治之也。」

程氏曰：「謂脩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毛

氏曰：「灌，叢生也。桲，桲也。」孔氏曰：

「郭璞云：「桲樹，似榲桲而庫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桲栗。」程氏曰：「行生曰桲。」○程氏曰：「啓

之辟之，謂芟除也。」○毛氏曰：「檉，河

柳也。孔氏曰：「河柳，謂河傍赤莖小楊也。陸璣

《疏》云：「皮赤，枝葉似松。」楮，櫟也。」孔氏曰：

「孫炎云：「櫟，腫節，可以作杖。」陸璣《疏》云：「節中

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

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

○毛氏曰：「檟，山桑也。孔氏曰：「郭璞

云：「檟，桑柘屬，材中爲弓。」《冬官·考工記》云：

「弓人取幹，柘爲上，檟桑次之。」○朱氏曰：「檟與柘

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串，習也。」○程

氏曰：「夷，平也。載路，猶滿路也。」○

歐陽氏曰：「此章乃本周作宅之始，岐周

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

邑居。」陳氏曰：「此言成周作邑之始，太王之初

也。」○朱氏曰：「帝遷明德，謂遷此明德

之君於岐周也。」○呂氏曰：「串夷載路，

言民歸往也，其來者習其平易。」○蘇氏

曰：「歸之者載路而不絕。」○程氏曰：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言天以其德之配

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易

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

朱氏曰：「天以其德可配天，而立之於此，則其受命堅

固而易矣。」言天命終歸之，必成王業

也。」○《釋文》曰：「翳，《韓詩》作殪，

云：「因也。」因高填下也。」

《周頌》曰：「岐有夷之行。」周自太王

以來，世以平夷爲治，民串習其平夷，

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民歸之，則天

命之矣。

帝省昔井反。其山，柞械斯拔，蒲貝反。松柏

斯兌。徒外反。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歐陽氏曰：「省，視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兌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兌，易直也。」○毛氏曰：「對，

配也。」○孔氏曰：「王肅云：『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其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毛氏曰：「善兄弟曰友。」○朱氏曰：「兄，謂太伯。」○鄭氏曰：「篤，厚也。」○程氏曰：「載，辭也。錫，予也。」○毛氏曰：「喪，亡也。奄，大也。」孔氏曰：「《釋言》云：『荒，奄也。』孫炎云：『荒大之奄。』是荒、奄俱爲大義。」○程氏曰：「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間。」○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鄭氏曰：「天作邦，謂興周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爲己配。作對，謂文王

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孔氏曰：「由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得起，是興國生君，在太伯、王季之時也。」○

程氏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又述其事也。」○王氏曰：「因心則友者，言其有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朱氏曰：「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因其心之自然。既受太伯之讓，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爲徒讓耳。本鄭氏、孔氏說。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維此王季，帝度待洛反。其心。貊武伯反。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釋文》必里反，當作毗志反。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音耻。施以鼓反。于孫子。

孔氏曰：「天開度其心。」《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毛氏曰：「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左傳》云：「德正應和曰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云：「皆靜定也。」○程氏曰：「類，肖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左氏傳》曰：「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朱氏曰：「不僭，故人慶其賞。不濫，故人畏其刑。」①○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孔氏曰：「王季未得稱王，其實君其國耳。以其追號爲王，故作者以王言之。」○《左氏傳》曰：「慈和徧服曰順。」○丘氏曰：「比，親也。」《左氏傳》曰：「擇善而從之曰比。」○鄭氏曰：「靡，無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此章述王季之德。」○朱氏曰：「帝度其心，猶言天誘其衷，使能制義也。」○孔氏曰：「服虔云：『發號施令，天下皆應和之。莫然而定，無讜譁也。』」○程氏曰：「非徒能明，又能類。今能知之而弗

克踐之者，明及之而行弗類也。是非誠有也。言王季既明，又能類，所以爲至德。」○莆田鄭氏曰：「能爲人之長，能爲人之君，故使之主此大邦，又能惠順親比其民人也。王季本非當立，其立者天也。」○李氏曰：「後世亦繼其德，比於文王，其德無有可恨。」○程氏曰：「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於孫子，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反。無然歆許金反。羨，錢面反。誕，旦反。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反。徂共，音恭。王赫虎格反。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安旦反。徂旅，以篤于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毛氏曰：「無然，無是也。」○程氏曰：

①「畏」，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威」，朱熹《詩集傳》云：「克君，賞慶刑威也。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於義較長。

「畔，近畔。」長樂劉氏曰：「畔，謂疆畔。《書》所稱偏黨也，反側也，頗僻也，皆安於疆畔而違中者也。」援，攀援。畔援，黨比也。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涉難，登岸者，無難之地。」○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孔氏曰：「王肅云：『密須氏，姑姓之國。』《左傳》曰『密須之鼓』是也。箋以阮、徂、共皆爲國。《魯詩》之義，亦以阮、徂、共皆爲國名。孫毓云：『案《書傳》，文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邶、崇，未聞有阮、徂、共。』國助紂犯周，文王伐之之事。」○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前漢·地理志》「安定郡陰密」，注：「《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丘氏曰：「赫，怒貌。」○毛氏曰：「旅，師也。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鄭氏曰：「篤，厚也。枯，福也。對，答也。」○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呂氏曰：

「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羨者，皆有心者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者也。」於是有密人不共，拒我大邦之命。」○張氏曰：「侵阮，直至共之地。」○程氏曰：「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反。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息，淺反。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孔氏曰：「依，止也。」○孔氏曰：「京，是周所都之邑。」○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

曰：「矢，陳也。」孔氏曰：「無得陳兵於我陵。」○鄭氏曰：「大陵曰阿。」○王氏曰：「池，水所聚也。」○鄭氏曰：「度，謀也。鮮，善也。」毛氏曰：「小山別大山曰鮮。」○孔氏曰：「孫炎云：『別，不相連也。』」○毛氏曰：「將，側也。方，則也。」○朱氏曰：「文王在周之京，所整之兵，既按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歐陽氏曰：「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所陟之岡，即爲我岡。」○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鄭氏曰：「地在岐山之南，居渭水之側，後竟徙都於豐。」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

「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二百里耳。」○《前漢·地理志》曰：「安陵，闕駟以爲本周之程邑也。」○孔氏曰：「背山跨水，營建國都，乃爲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李氏曰：「下民之王，追稱之也。」

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音荀鉤音荀占音荀侯反。援音袁，與爾臨衝，昌容反。以伐崇墉。音容。

毛氏曰：「長夏，長大也。」孔氏曰：「毛以夏爲大。」○鄭氏曰：「夏，諸夏也。」革，更也。」○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

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鉞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毛氏曰：「墉，城也。」○程氏曰：「天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不大其聲色而人化。夫聖人之誠，感無不通，故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豈暴著其形迹也哉？是不發見大其聲色也。故聖人曰：『聲色之於化民，末也。』」○朱氏曰：「不長夏以革，未詳其義。」程氏曰：「其化之感人，雖不見其聲色，而其應之疾，人之惡不及長大而革也，言不待遲久而化也。」○張氏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朱氏曰：「或曰：長，尊尚也；革，兵也；不尊尚強大兵革，而人自服也。」○程氏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不作聰明，順天理也。」○朱氏曰：「此皆文王之明德，上帝之所懷也。」○程氏曰：「帝謂文王，當謀爾爲仇之方。同爾兄弟之

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爲仇之崇。言聖人之化如此，而天下有昏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呂氏曰：「言文王其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

「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占獲反。安安。是類是馮，馬嫁反。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弗弗，音弗。崇墉仡仡。魚乙反。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

「言言，高大也。」○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毛氏曰：「連連，徐也。」王氏曰：「連連，屬而弗絕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孔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毛氏曰：「於內曰類，於野曰馮。」鄭氏曰：「類也，馮也，師祭也。」○孔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馮於所征之地。』《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方，就南郊祭之。」《肆師》注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馮，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葍葍，疆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鄭氏曰：「肆，犯突也。」孔氏曰：「《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則可。』」○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朱氏曰：「拂，戾也。」孔氏曰：「拂，拂違也。」○程氏曰：「崇侯

迷惡，當文王始伐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文王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朱氏曰：「皆城下之戰也。」古者出征，類于上帝，馮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伐而告之神明，其伐合神明之道也。」朱氏曰：「言文王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威德被于四方也。」○朱氏曰：「《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

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張氏曰：「民之歸文王久矣，此言附，則是方更見得民附。若謂至此纔來附，則不然。且如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亦久矣，非作辟雍而後服也。」○孔氏曰：「昆蟲，《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

《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皆樂，故能樂也。」

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按《武成》「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誕膺天命」，即此《序》所謂「文王受命」也。「以撫方夏」，即三分天下有其二之時也。「惟九年，大統未集」，言既三分天下有其二，九年而崩也。若以《靈臺》之作，在此九年之間，雖非詩人大意所存，然尚無害。漢儒因此遂以爲受命稱王，而以靈臺爲天子之制，則悖理甚矣。《泰誓》三

篇，紂尚在之時，武王之稱文王，止曰「文考」而已。至《大誥》、《武成》追王之後，始曰「文考文王」，此文王生前不稱王之明驗也。武王牧野誓師所告者，不過司徒、司馬、司空，猶未備天子六卿之制，豈有文王之時已僭天子之臺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晁氏曰：「爲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朱氏曰：「言其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孔氏曰：「《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鄭氏曰：「營，表其位也。」○毛氏曰：「攻，作也。」○朱氏曰：「不日，不終日也。」○孔氏曰：「經理而量度，初始爲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王氏曰：「經其南北而四營之也。」○長樂劉氏曰：「經，謂制其廣深。營，謂定其基趾。」○鄭氏曰：「衆民築作，不日而成之，言

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濬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其言得之矣。」毛、鄭以此詩爲五章章四句，或以爲前二章章六句，後二章章四句，於文義甚協，若愈於毛、鄭。今觀椒舉詩止於「麀鹿攸伏」，蓋全舉前二章之文也。若以首章爲章六句，則椒舉所引詩末二句，在它章矣。然則章句其傳

甚遠，未易以意改也。

經始勿亟，居力反。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音麀音憂。鹿攸伏。

鄭氏曰：「亟，急也。」○丘氏曰：「子來，猶子爲父來也。」○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孔氏曰：《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說文》曰：「囿，苑有垣也。」○《爾雅·釋獸》云：「鹿，牡麀，牝麀。」○毛氏曰：「攸，所也。」○朱氏曰：「經始勿亟，文王恐煩民，令勿亟作也。庶民子來，如子趨父事，不召而自來也。」李氏曰：《左傳》云：「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蓋速成出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則爲勸民，出於

①「苑」，原作「苑」，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②「季」，原作「李」，據官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民之意則見其得民心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云：『於臺下爲囿沼。』」○趙氏《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麇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王氏曰：「麇鹿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長樂劉氏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

麇鹿濯濯，直角反。白鳥鵲鵲。戶角反。王在靈沼，於物音刃。魚躍。

毛氏曰：「濯濯，娛遊也。鵲鵲，肥澤也。孔氏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沼，池也。物，滿也。蘇氏曰：「物，充也。」○鄭氏曰：「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靈沼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長樂劉氏曰：「麇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鵲鵲者，飛鳴自適也。於物魚躍者，魚驚則潛，今物而躍者，習於仁而自遂也。」○鄒氏曰：「麇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於江湖。」

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潛魚，豈能及此？」

虞音巨。業維樅，七凶反。賁扶云反。①鼓維鏞。音容。於音鳥。論鼓鍾，於樂辟音璧。靡。

毛氏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柶。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曰：『虞也，柶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爲飾。』」○孔氏曰：「縣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爲虞，謂橫牽者爲柶。柶上加之大版，刻版捷業如鋸齒，爲之飾，又以彩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朱氏曰：「樅，崇牙之樅。樅，峻峙貌也。」賁，大鼓也。孔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鼓。《韓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鼗』是也。」鏞，大鍾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得其

①「扶」，《經典釋文》作「符」。

倫理乎？鼓與鍾也。」蘇氏曰：「論，講也。」

○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雍，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

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雍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胄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孔氏曰：「鄭氏《駁異義》云：『《韓詩》說：辟雍者，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以靈沼，謂之辟雍，皆無明文。玄按：《靈臺》一篇之詩，有靈

臺，有靈囿，有靈沼，有璧雍，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袁準《正論》云：「辟雍，大射養孤之處。」

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氏以論爲倫，蓋本諸此。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雍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摯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鍾，於樂辟雍。鼉徒何反。鼓逢逢，薄紅反。矇音蒙。矇蘇口反。奏公。

陸氏《草木疏》曰：「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皮堅厚，可冒鼓。」李氏曰：「《上林賦》曰：『擊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爲鼓可知矣。」○毛氏曰：「逢逢，和也。《釋文》曰：『《埤蒼》云：『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瞍。鄭氏曰：「凡聲，使鼓瞍爲之。」^①公，事也。」

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鼙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有鍾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②

《靈臺》五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扶又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鄭氏曰：「繼文者，繼文王。」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孔氏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毛氏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王氏

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陳氏曰：「哲王謂誰？其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其在鎬京，則武王是也。在鎬京者，足以配彼在天者。」

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蘇氏曰：「作，起也。」○鄭氏曰：「永，長也。」○蘇氏曰：「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世德是求

① 「鼓瞍」，《墨海金壺》本、《毛詩正義》作「瞽瞍」。
② 「皆」下，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有「述」字。

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

○陳氏曰：「三后之孚，著于民久矣。」

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王氏

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大統未集，至于武王，然後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然後能爲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則亦維先人之故，繼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茲，此也。一人，武王也。」○毛氏曰：「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孔氏曰：「順德，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鄭箋引《易》，宜爲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董氏曰：「《淮南子》云：『應侯順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鄭氏曰：「茲，此也。」○陳氏曰：「來，所自來也。許，語助也。」○蘇氏曰：「繩，約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鄭氏曰：「於萬斯年，

受天之祜，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後漢·祭祀志》注：「東平王蒼曰：『《大雅》曰：昭茲來御，慎其祖父。』」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周末秦強，天子致胙，諸侯皆賀。」○鄭氏曰：「遐，遠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不遐有佐者，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孔氏曰：「經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安後世。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摠之。」○蘇氏曰：「繼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

文王有聲，遹尹橘反。駿音峻。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鄭氏曰：「遹，述也。駿，大也。」○李氏曰：「觀，當如字讀。」○毛氏曰：「烝，君也。」○呂氏曰：「烝，君也，衆也，皆所以得衆爲君也。」○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說文》曰：「吹，詮詞也。從欠，從曰。」○《詩》曰：「吹求厥寧。」○余律切。董氏曰：「孫毓引《詩》曰：『吹求厥寧。』」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在京兆杜陵西南。」○孔氏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邠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

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爲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減，況域反。作豐伊匹。匪棘居力反。其欲，通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減，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減，其溝也，廣深各八尺。」○孔氏曰：「《匠人》云：『成間有減，減內之地，其方十里。』」○《釋文》曰：「《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築豐邑之城，因舊減爲限而築之。」○陳氏曰：「作豐之制，不爲侈大，唯其稱而已。」○朱氏曰：「非欲亟成己之所欲也，述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釋文》棘作亟，曰：「或作棘。」欲作慾，曰：

「或作欲。」

王公伊濯，直角反。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鮮潔之意。」○毛氏曰：「翰，幹也。」○呂氏曰：「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爲賴。」朱氏曰：「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爲楨幹也。」

王公，如《易》所謂「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統言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璧。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禹治之使人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孔氏曰：「《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于河。」《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後漢·地理》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績，功也。」○毛

氏曰：「皇，大也。」○鄭氏曰：「辟，君也。」○李氏曰：「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董氏曰：「詩人論周之建都在豐、鎬，而豐水正居其中者，於是思禹之績，而見周之成功也。」○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張氏曰：「時武王既得天下，故言『皇王烝哉』。」朱氏曰：「皇上，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毛氏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後漢·地理志》曰：「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皇覽》曰：「文王、周公冢皆在鎬聚東社中。」○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周家自后稷居郿，而公劉則居於

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又遷于豐，至武王則居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其地有不能容，必至于遷。」○張氏曰：「靈臺辟雍，文王之學也。辟雍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爲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雍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民之歸周亦久矣，非謂至此而始子來也。」○朱氏曰：「無思不服，心服也。」《孟子》曰：「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鄭氏《禮記》注曰：「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音起。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反。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也。」○陳氏曰：「詒，遺也。」○毛氏曰：「燕，安也。翼，敬也。」○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以安敬事之子孫。」○朱氏曰：「武王豈無所事乎？『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王氏曰：「雖貽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

《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之伐功，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創業而「詒厥子孫」，故非大告武成之前所能致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亦有言其意而略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五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音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孔氏曰：

「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爲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氏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爲此詩，言其所以尊之。」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音

因。克祀，以弗音拂。無子。履帝武敏，密謹

反。歆許金反。攸介音戒。攸止。載震真慎反。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氏

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氏曰：

「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

毛氏曰：「后稷之母。」○鄭氏曰：「克，

能也。」○孔氏曰：「《外傳》云：『精意以

享曰禋。』禋祀，祀郊禩也。」毛氏曰：「古者

必立郊禩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禩，天子親

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

矢，于郊禩之前。」○鄭氏曰：「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

禮。」○孔氏曰：「燕來，主爲產乳滋養，故重其初至之

日，用牛、羊、豕之大牢，祀於郊禩之神，蓋祭天而以先

禩者配之。變媒言禩者，神之也。」○鄭氏曰：

「弗之言袞音拂。也。」毛氏曰：「弗，去也。去

無子，求有子。」○孔氏曰：「《周語》云：『袞除其心。』

《周禮·女巫》云：『袞除蠱浴。』《左傳》云：『袞社蠱

鼓。』《檀弓》云：『巫先袞極。』皆袞除凶惡之義。袞與

去意亦同也。」○毛氏曰：「履，踐也。」○鄭

氏曰：「帝，上帝也。」○《爾雅》曰：「履

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郭璞曰：「拇，

迹大指處。」○朱氏曰：「以敏字係於『履帝武』之下，

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

毛氏曰：「歆，饗也。」○孔氏曰：「孫炎云：『介者，相助之義。』」○《釋文》曰：

「震，有娠也。」毛氏曰：「震，動也。」○孔氏曰：

「動，謂懷妊而身動也。」《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毛氏曰：「夙，

早也。育，長也。」○王氏曰：「《緜》所謂

『民之初生』，則本由大王之興。此所謂『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

田鄭氏曰：「民賴五穀以生，其初生此民者誰與？是

維姜嫄也，以后稷生於姜嫄故也。」○鄭氏曰：

「姜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孔氏

曰：「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大戴禮》、《史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上

妃，稷為嚳子。張融云：「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

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立姜嫄之廟乎？」姜嫄

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

禘，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

氏曰：「姜嫄得祈郊禘者，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祀

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氏曰：

「《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姜嫄履巨

跡之拇，以歆郊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①

則言其疾而不遲也。」○張氏曰：「生民

之事不足怪，人固有無種而生。當民生之始，何嘗便有種？固亦因化而有。」蘇

氏曰：「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

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皆於《詩》、《易》不以為怪，其說蓋廣如此。」○朱氏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

禘，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一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

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

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面支反。厥月，先生如達。他未反。不圻

勅宅反。不副，孚逼反。無蓓音災。無害，以赫

①「載」，原作「戴」，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氏曰：「誕，大也。」朱氏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有不甚通者，疑但發語辭耳。」彌，終也。」莆田鄭氏曰：「彌，滿也。」○鄭氏曰：「終十月而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毛氏曰：「姜嫄之子，先生者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孔氏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綜答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羴，大曰羊。」○王氏曰：「達之字，从牽，从辵。」○孔氏曰：「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坼，副，皆裂也。」又曰：《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二人焉。剖其右脇，獲二人焉。」《禮記》曰：「爲天子剖瓜者坼之。」是坼爲裂也。」○毛氏曰：「赫，顯也。」○鄭氏曰：「康，寧，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坼剖不副裂其母，故

其母無災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氏曰：「上帝豈不寧不康我之禋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岐反。之隘於懈反。巷，戶降反。牛羊腓符非反。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

毛氏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氏曰：「會，值也。」○蘇氏曰：「覆，蓋也。翼，藉也。呱，泣聲也。」○朱氏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孔氏曰：「嬰兒未有所知，當爲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氏曰：「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爲人所收取。」王氏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會伐平林者，收而生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寒冰。王氏曰：「猶

以爲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爲異也，則又誕實之寒冰。」○孔氏曰：「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王氏曰：「實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爲異甚矣。」○孔氏曰：「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覃徒南反。實訐，况下反。厥聲載路。誕實匍音蒲。匍，蒲北反。克岐其宜反。克嶷，魚極反。以就口食。蓺魚世反。之荏而甚反。菽，荏菽旆旆，蒲貝反。禾役穰穰，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反。瓜瓞田節反。嗒嗒。布孔反。

毛氏曰：「覃，長也。訐，大也。」○陳氏曰：「載路，滿路也。」○匍匍，解見《谷風》。○毛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岐嶷嶷，峻茂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旗

揚起也。」○禾，解見《七月》。○毛氏曰：「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穰穰，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嗒嗒然，多實也。」

○孔氏曰：「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氏曰：「后稷之生，其體實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矣。」○鄭氏曰：「能匍匍，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王氏曰：「以就口食者，言其稍長免乳，以就口食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長樂劉氏曰：「旆旆，穰穰，幪幪，嗒嗒，言皆異於常人所種。」○孔氏曰：《周本紀》曰：「棄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植麻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

是也。」○《說文》：「穉作嘑，曰：『小兒有知。』」○《釋文》：「叔作叔，曰：『叔，或作菽。』」○《說文》曰：「穎，禾末也。」《詩》曰：「禾穎穉穉。」○董氏曰：「崔靈恩《集注》：『嘑作萃，《說文》亦云，嘑字讀若『瓜瓞萃萃』。』」

誕后稷之穡，有相息亮反。之道。莠音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裒，徐秀反。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粃反。實栗，即有郃他來反。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莠，治也。」王氏曰：「草盛曰莠。治莠亦謂之莠，猶治亂謂之亂也。」○鄭氏曰：「豐，茂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毛氏曰：「黃，嘉穀也。茂，美也。」○董氏曰：「《集注》以方爲房。」○朱氏曰：「苞，甲而未坼也。實方實苞，此漬其種也。種，布種也。裒，漸長也。」毛氏曰：「裒，長也。」○王氏曰：「發者，其華發也。」

鄭氏曰：「發，發管時也。」○孔氏曰：「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呂氏曰：「秀，始穰也。」長樂劉氏曰：「秀，謂將實也。」○王氏曰：

「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

○毛氏曰：「穎，垂穎也。」王氏曰：「穎者，垂末也。實繁碩，故垂末也。」栗，其實栗栗然。孔

氏曰：「《左傳》云：『嘉栗旨酒。』服虔曰：『穀之初孰爲栗。』是栗爲穀熟貌。」○蘇氏曰：「栗，不秣也。」○

長樂劉氏曰：「栗，謂收及時而栗澤。」郃，姜嫄之

國也。」《釋文》曰：「郃，今京兆武功縣。」○孔氏

曰：「杜預云『武功縣所治釐城』是也。」○鄭氏

曰：「后稷之掌稼穡，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孔氏曰：「言種之必好，似有神助。」○張

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今農民未見致

力於田者，或有一耕即種，其收即天幸也。殊不知壤細即能蕃殖，粒之大者，無過於豆。如土又倍於粒，則必透風不能生，十必失其四五矣，此人力之不盡也。惟后稷，則盡人力之助。」○董氏曰：「治去豐

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孔

氏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穀茂

盛，故言黃盛以揔之。」○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氏曰：「郃國應自有君，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李氏曰：「以郃爲姜嫄父母之國，於經無所考據。」○《釋文》曰：「弗，《韓詩》作拂。」

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鄙反。維糜音門。維芑音起。恒古鄧反。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稈二米也。」

孔氏曰：「郭璞云：『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孔氏曰：「《釋草》：糜作麇者同，郭璞云：『麇，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肇，音糜。恒，徧也。」孔氏曰：「言種之廣

多，故以恒爲徧。定本作恒，《集注》作亘字。」○王氏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既即有郃家室矣，則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藝。《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糜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朱氏曰：「秬、秠言穫畝，糜、芑言任負，互文耳。」○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傷容反。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反。或蹂音柔。釋之叟叟，所留反。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粢都禮反。以載，蒲末反。載燔音煩。載烈，以興

嗣歲。

毛氏曰：「掄，抒食汝反。白也。」孔氏曰：

「謂抒米以出白也。」○《釋文》曰：「蒼頡篇云：

『抒，取出也。』○長樂劉氏曰：「蹂，以脫其

穗。」○毛氏曰：「釋，浙星歷反。米也。孔

氏曰：「浙米，謂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

氣也。」孔氏曰：「《釋訓》云：『溇溇，浙也。煇煇，

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溇溇，浙米聲。煇煇，

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烝飯則有氣，取《爾雅》之

意爲說也。」○溇，蘇刀反。洮，徒刀反。煇，音浮。

○鄭氏曰：「惟，思也。」○蕭，解見《采

葛》。○孔氏曰：「脂，祭牲之脂也。」○

毛氏曰：「羝羊，牡羊也。孔氏曰：「祭不用

牡。《釋畜》云：「羊牡粉，牝羊。」郭璞云：「粉，謂吳

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爲羝也。」畜，許又反。粉，符

云反。牂，子郎反。牡，音母。① 輶，道祭也。鄭

氏《周禮》注曰：「行山曰輶。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

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轆之而去。」○孔氏曰：「《犬

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轆

之。」此用羝，亦伏體輶上。」菩，音負，又音倍。芻，初

俱反。轆，音歷。瘞，於制反。傳火曰燔。孔氏

曰：「謂加火燒之。」貫之加于火曰烈。」孔氏

曰：「即今之炙肉也。」○孔氏曰：「此言將祭

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

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長

樂劉氏曰：「或播以揚其糠。」○朱氏

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氏曰：

「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

其聲溇溇然。又炊之於甑，絜而烝之，其

氣浮浮然。」○鄭氏曰：「釋之烝之，以爲

酒及簠簋之實。」○朱氏曰：「謀，惟，戒

祭祀之事也。長樂劉氏曰：「載謀，謂卜日擇上

也。載惟，謂致齋滌慮也。」於是或取蕭以祭

脂，毛氏曰：「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熱

蕭，合馨香也。」○王氏曰：「取蕭祭脂，則宗廟之祭升

臭也。」或取羝以犯輶，或燔之，或烈之，四

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

者皆祭祀之事。」○毛氏曰：「以興來歲，

① 「牡音母」，《墨海金壺》本作「牝音母」。

繼往歲也。」孔氏曰：「欲以興起來歲，使之繼嗣往歲，而恒得豐年也。」○董氏曰：「《韓詩》作『或春或枕』，故鄭衆於《春人》引此爲據，《有司徹》鄭康成亦以『或春或枕』。」○《說文》曰：「舀，抒白也。以沼切。」^①《詩》云：「或簸或舀。」

印五郎反。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都但反。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反。于今。

毛氏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孔氏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菹醢，是豆爲薦羞菹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湑不和，實於登。』是登爲盛大羹也。大占之羹，不調以鹽菜。湑者，肉汁也。」○王氏曰：「釋之烝之，簠簋尊爵之實也。祗，俎實也。豆，登則實以菹醢，大羹之器也。或言其器，或言其實，互相備也。」○鄭氏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享也。」董氏曰：「《傳》曰：『鬼

神食氣謂之歆。』胡，何也。」○朱氏曰：「臭，香也。」○鄭氏曰：「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氏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此章言後世既有天下，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董氏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也。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之後，況主堯祀者，虞賓既立，豈后稷得祀天耶？」○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鄭氏曰：「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李氏曰：「言得其時也。《士冠禮》曰：『嘉薦亶時。』」○李氏曰：「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

①「沼」，原作「治」，據《墨海金壺》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葦鬼反，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音苟。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朱氏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有『以祈黃耆』，而曰『尊事黃耆，養老乞言』，則誤也。」

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益之歟？

敦徒端反。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乃禮反。①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葦，解見《豳風》。○朱氏

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籜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毛氏曰：「葉初生泥泥。朱氏曰：『柔澤貌。』戚戚，內相親也。」孔氏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鄭氏曰：「莫，無也。朱氏曰：『莫，猶勿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鄭氏曰：「敦敦然道旁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躐履折傷之。」○李氏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孰忍傷之哉？」○陳氏曰：「兄弟不可相遠。」

此詩毛氏七章，一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為八章。以文義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敦彼行葦，方苞

①「乃」，原作「仍」，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藹然，蓋見於言語之外矣。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毛氏以戚戚爲內相親，唯體之深者爲能識之。

或肆之筵，以然反。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反。御。

毛氏曰：「肆，陳也。」○鄭氏《周禮》注曰：「鋪陳曰筵。音延。藉之曰席。」孔氏曰：「在下爲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氏曰：「緝御，蹈踏之容也。」○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孔氏曰：「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鄭氏曰：「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長樂劉

氏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從也。」○陳氏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有侍御之人。」

或獻或酢，才洛反。洗爵奠斚。古雅反。醢他感反。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婢支反。臠，渠略反。或歌或詈。五洛反。

毛氏曰：「斚，爵也。夏曰醢，殷曰斚，周曰爵。」孔氏曰：「謂之斚者，《明堂位》注謂「畫禾稼」也。」○蘇氏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薦之禮，非俎則醢醢也。」○孔氏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爲醢，特有多汁，故以醢爲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爲之名也。醢，所以擗俎。禮，籩豆偶，有醢必有俎。《醢人》云「朝士之豆，非俎醢醢」是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臠，函也。孔氏曰：「服虔《通俗》云：「口上曰臠，口下曰函。」○《說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孔氏曰：「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和之。」徒擊鼓曰詈。」孫炎云：「聲驚詈也。」○鄭氏曰：

「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氏曰：

「所洗、所奠，一物也。《儀禮》飲饌者亦云「卒爵」，是爵爲摠稱。作詩者因洗、奠之別，變其文耳。」○孔

氏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爲羞。所加穀，則脾之與臠。酒穀既備，又作樂助歡。」

○孔氏曰：「定本、《集注》經皆作嘉。」鄭

氏曰：「以脾函爲加，故謂之嘉。」○董氏曰：「舊書作『加穀』，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

敦音彫。弓既堅，四鍬音侯。既鈞。規句反。

舍音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

氏曰：「敦與彫，古今字之異。彫，是畫飾之義。《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氏

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所謂『天子彤弓』也。」

○《爾雅》曰：「金鍬作木反。翦羽謂之鍬。」孔氏曰：「《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

鍬。』則鍬者，鐵鍬之矢名也。」○《後漢·南蠻傳》：

「其民戶出雞羽三十鍬。」○毛氏曰：「鍬，矢參

亭。」孔氏曰：「鍬，是矢參亭者也。《矢人》『爲鍬矢

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四矢皆輕重鈞亭，故言四鍬既均。」○鄭

氏曰：「舍，釋也。」孔氏曰：「釋，謂既射放矢

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鍬徧釋

之，射以中多者爲賢。」《鄉射禮》曰：「若右勝，

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朱氏

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孔氏曰：「王肅

以此爲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爲之。」○鄭氏曰：

「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爲次序。」

此兩章，鄭玄以爲將養老人射擇士，

王肅以爲燕射。以詩之所叙，考之

《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達難王肅燕

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

孫爲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遂從鄭氏

以爲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

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

雖畢，而飲未終，舉觴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古豆反。既挾子協反。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

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又曰：「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賦》曰：『彫弓斯穀。』」○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鍬，則已徧釋之。」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絃而射也。射禮每挾一矢，今言挾四鍬，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丘氏曰：「四鍬如樹，言皆著於侯，^①如以手植之也。」王氏曰：「言其貫之力如植也。」○朱氏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朱氏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爲雋，以

不侮爲德。」

「四鍬既均」，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鍬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如主反。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朱氏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謂成王也。而說者於他詩所謂曾孫，皆以爲成王，則誤矣。」醕，厚也。《說文》曰：

「醕，厚酒也。」大斗，長二尺也。」孔氏曰：「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氏曰：「祈訓爲求。」○黃耆，解

見《南山有臺》。○王氏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爲之主者，則曾孫也。」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而爲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李氏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

①「侯」，原作「鍬」，據《墨海金壺》本改。

酌大斗，以祈求黃耆也。」朱氏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款識多此語。如云『用斬萬壽，用斬眉壽，永命多福』、『用斬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

酌大斗而祈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耆台湯來反。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其。以介景福。

毛氏曰：「台背，大老也。」鄭氏曰：「台之言齡也。大老，則背有齡文。」○孔氏曰：「《釋詁》云：『齡背，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齡魚也。』」○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毛氏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氏曰：「景福，大福也。」

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行葦》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作八章章四句，今從毛氏。

《既醉》，大音泰。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下孟反。焉。丘氏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為，但燕群臣而已。」○陳氏曰：「君臣湛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饑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樂？夫唯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大平之時，能若是乎？」

「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王之德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氏曰：「爾，亦指王也。」○鄭氏曰：「景，大也。」○蘇氏曰：「周自文、武至於成王而天下平，無

①「介」，原作「戒」，據《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群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飽之以德。」呂氏曰：「既飽以德，孰觀是禮而有得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氏曰：「殽，俎實也。」孔氏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楚茨》篇：『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國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王氏曰：「昭明，明德也。」○李氏曰：「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氏曰：「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丘氏曰：「謂發其智慮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叔反。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

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占器物銘云『令終』『令命』。」○毛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氏曰：「言群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高朗而又令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氏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知之？蓋有其始矣。」○朱氏曰：「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又嘉告之。」

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也。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籩豆，解見《伐柯》。○鄭氏曰：「靜嘉，潔清而美也。」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氏曰：「共事之人。」○蘇氏曰：「王

之友人也。」○鄭氏曰：「攸，所也。」○蘇氏曰：「攝，撿也。」○孔氏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

○王氏曰：「其設之也不諱，而為之也至美。與「執爨踏踏，為俎孔碩。君婦莫莫，為豆孔庶」同意。」○陳氏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譏慝之意也。」助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又曰：「各自收斂，以相佐助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氏曰：「攝以威儀，則其助祭也，莫或敢慢，與「既齊既稷，既匡既飭」同意。」當神之意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求位反。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

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也。類，善也。」

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宜其永永不替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苦本反。君子萬年，永錫祚才路反。胤。羊刃反。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董氏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外也。」○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孔氏曰：「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八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也。此章舉其目，下章分說之。」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反。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

附也。」王氏曰：「屬也。」○孔氏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耳。」○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力之反。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予眷反。使爲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氏曰：「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音符鷺於雞反》，守成也。大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祈支反。祖考安樂音洛。之

也。孔氏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李氏曰：「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鳧，水鳥也。孔氏曰：『《釋鳥》：『鴈，沈鳧』，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鴈。』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鷺，鳧屬。」孔氏曰：「《蒼頡解詁》云：『鷺，鴈也。』」○涇，解見《谷風》。○張氏曰：

「《鳧鷺》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王之時，爲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言公尸之尊者。」○鄭氏曰：「爾者，成王也。」○毛氏曰：「馨，香之遠聞也。」○歐陽氏曰：「鳧鷺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濠、在陂，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

者，皆臆說也。」○李氏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燕飲而安寧。」○孔氏曰：

「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于僞反，協句如字。

毛氏曰：「沙，水旁也。」○長樂劉氏曰：

「宜者，宜之也。」○鄭氏曰：「爲，猶助也。」毛氏曰：「厚爲孝子也。」

鳧鷖在渚，之與反。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反。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處，止也。」○湑，解見《伐木》。

鳧鷖在濞，在公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濞，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莆田鄭氏曰：「于宗，

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鳧鷖在臚，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反。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臚，山絕水也。」孔氏曰：「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後漢書·馬援傳》：「浩臚」，注云：「浩，水名也。臚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音暇樂》，嘉成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音又。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陳氏曰：「民，在下之民也。人，在位之人也。」《臯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毛氏曰：「申，重也。」○歐陽氏曰：「詩人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以宜其民人，

而受天之祿。」○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中庸》作「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左氏傳》亦作「嘉樂」。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反。不忘，率由舊章。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

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

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長樂劉氏曰：「舊章，

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

億，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釋文》作「且

君且王」，曰：「一本『且』並作『宜』字。」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反。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鄭氏曰：「抑抑，密也。」○毛氏曰：「秩秩，有常也。」○莆田鄭氏曰：「群匹，群類也。」鄭氏曰：「匹，耦也。」朱氏曰：「群臣也。」○

歐陽氏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摠其綱紀而已。」○蘇氏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爲，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爲四方之綱。」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眉備反。于天子。不解佳賈反。于位，民之攸暨。許器反。

董氏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爲統，紀爲目。」○鄭氏曰：「燕者，燕飲也。」○毛氏曰：「朋友，群臣也。」丘氏曰：「諸侯也。」

○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

「暨，息也。」○李氏曰：「紀綱既正，無爲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朱氏曰：

「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釋文》「不解」作「匪解」。

《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皐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音利，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氏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邠。」《史記》曰：「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孫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懲其逸。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餼音侯。糧音良。于橐他洛反。于囊。乃郎反。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七歷反。揚，爰方啓行。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康，安也。」○董氏曰：「場，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餼，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孔氏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爲之簞食與肉，實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毛

氏曰：「輯，和也。」○鄭氏曰：「干，盾也。戈，句音鉤。子戟也。」○毛氏曰：

「戚，斧也，揚，鉞音越也。」孔氏曰：「《廣雅》

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

爲斧，以揚爲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

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

路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鉞秘。」注：「鉞，斧也。秘，

柄也。音祕。」○朱氏曰：「方，猶始也。」○

蘇氏曰：「后稷始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

其官，葬於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

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

稱之，以教成王。」○朱氏曰：「言厚哉公

劉之於民也，其在西戎，不敢寧居。以

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強，迺裹

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

家。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

行，而遷國於豳焉。」

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人亂，辟

難遷於豳。且以爲在郃有疆場積倉，

爲夏人迫逐，乃棄而去。攷之是章，

意象整暇，不見迫逐之事。以《國

語》、《史記》參之，蓋自不窋已竄于西

戎，至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

備，然後裹糧治兵，拓大境土，而遷都

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倉，

固在其封內也。

先兄己亥之秋，復修是書，至此而

終。自《公劉》之次章訖於終篇，則

往歲所纂輯者，皆未及刊定。如

《小序》之有所去取，諸家之未次先

後，與今編條例多未合。今不敢復

有所損益，姑從其舊，以補是書之

闕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

而無永嘆。他安反。陟則在巘，魚輦反。復降

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遙。鞞必頂

反。琫必孔反。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孔氏曰：「王肅云：『徧，謂廬井。』」嶺，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郭璞云：『山形如累兩甌，上大下小。』」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嶺，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氏曰：「瑤，是玉之別名。公劉帶美玉及瑤，并鞞琫容飾之刀。」○朱氏曰：「此章言至幽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釋文》曰：「嶺，本又作甌。」

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嶺降原，其勞如此。視其

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溇，廣也。山脊曰岡，絕高謂之京。公劉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于，於。時，是也。」○橫渠張氏曰：「逝彼百泉，瞻彼溇原，只看百泉之往處，便知地形也。」○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

事。蓋自遷幽，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朱氏曰：「京師，高丘而衆居之也。董氏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爲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本號而稱之，猶晉之云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毛氏曰：「覲，見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七羊反。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步交反。食音嗣。之飲於燀反。，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群臣飲酒以落之。俾，使也。」○陳氏曰：「踰踰濟濟者，禮

容之盛也。」○孔氏曰：「公劉使人爲之設筵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群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乃使人造適其群牧，執其家於牢中，以爲飲酒之餼。」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爲之君，爲之大宗也。」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於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整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諉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矣。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息亮反。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音丹。度待洛

反。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以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孔氏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大名則山南爲陽，山北爲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鄭氏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孔氏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軍，則是單而無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徹，與《孟子》「百畝而徹」同。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王氏曰：「前既言『既庶既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遷，復

輯其民，是爲『既庶既繁』。今所謂僅足三軍，則三軍大國之制。於是始爲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且言其僅足者，爲將言其後『爰衆爰有』也。」○李氏曰：「周之徹法，自公劉始。」○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鄭氏曰：「允，信也。」○蘇氏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朱氏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矣。」○疏曰：「豳於漢屬右扶風，爲柁邑縣。」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反。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占禾反。澗。止旅迺密，芮鞬居六反。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鄭氏曰：「夾其皇澗，遡其過澗，皆布居澗水之旁。水之外曰鞬。」○朱氏曰：「此

章摠叙其所始終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涉渭取材而爲之，以往來取厲取鍛也。厲，砥石也。鍛，鐵也。此言其始來居時，以此成民居及宮室也。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鞠而居之，幽地日以廣矣。」○孔氏曰：「《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即。』」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鞠，芮水之外也。」○毛氏曰：「芮，水厓也。」○鄭氏曰：「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

「止旅迺密，芮鞠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摹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矣。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迴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

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音老。挹音揖。彼注茲，可以饒

甫云反。饒。尺志反。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氏

曰：「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饒，饒也。孔氏曰：「孫炎曰：『蒸之

曰饒，均之曰饒。』《說文》曰：『饒，一蒸米也。饒，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饒，饒必饒而熟之。」○朱氏曰：「饒，蒸米。熟。而以水沃之，乃再熟也。」饒，

酒食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樂以彊教之，易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氏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饒饒。豈弟君子，豈不爲民之父母乎？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蘇氏曰：「雖行潦汗賤之水，苟挹之於彼，而注之於此，則遂可以饒饒。」《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此所以爲戒成王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鬢。音雷。

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壘，祭器。」孔氏曰：

「《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壘，是壘爲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壘』，則饗燕亦有壘。以此論祭事，故言祭耳。」

○橫渠張氏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之類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古愛反。

豈弟君子，民之攸墜。

孔氏曰：「《特牲》注云：『濯，漑也。』則漑亦是洗名。」○鄭氏曰：「墜，息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權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興也。卷，曲也。飄風，回風也。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

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

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矢，陳也。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事，因遂歌以爲戒也。」

○《釋文》曰：飄作票，曰：「本亦作飄。」

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伴俛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由反。矣。

鄭氏曰：「伴俛優游，自休息也。」○朱氏曰：「伴俛優游，閑暇之意。爾，皆指王也。」○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

君矣。」○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毛氏曰：「酋，終也。」

自此章以下，皆召公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伴奭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爾土宇畎符板反。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畎，大也。」○蘇氏曰：「章，著也。」○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朱氏曰：「百神爾主矣，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百神

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嘆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芾芳弗反。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陳氏曰：「爾受天命，累世已久，福祿已安矣。」○鄭氏曰：「芾，福。康，安也。純，大也。」○蘇氏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

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王

氏曰：「以引，引其前。以翼，翼其左右。」○鄭氏曰：「則，法也。」

是詩雖戒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此意也。

顒顒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

子，四方為綱。

毛氏曰：「顒顒，溫貌。印印，盛貌。」○鄭氏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蘇氏曰：「遠之則有令聞，^①近之則有令望。」○陳氏曰：「為四方之綱紀。」

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顒顒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矣。^②

鳳皇于飛，翩翩呼會反。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

① 「聞」，原作「問」，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蘇轍《詩集傳》改。

② 「聞」，原作「問」，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鳳。」○鄭氏曰：「翩翩，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蘇氏曰：「藹藹，衆多也。」○朱氏曰：「鳳皇于飛，則翩翩其羽，而集於其所止矣。藹藹王多吉士，則維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謂也。」

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

鳳皇于飛，翩翩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傳，猶戾也。命，猶使也。親愛庶人，謂撫擾之。」

「亦傳于天」，言布散也。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布孔反。萋萋，七西反。雝雝喈喈音皆。

朱氏曰：「興下章之事也。」○毛氏曰：

「山東曰朝陽。孔氏曰：『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萋萋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鄭氏曰：「岡，山脊。鳳凰非梧桐不棲。」○孔氏曰：「《釋木》云『櫟，^①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梧、桐，一木耳。」○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萋萋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衆多，則亦足以待賢者矣。」

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萋

① 「櫟」，原作「觀」，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爾雅注疏》改。

萃萋萋之盛，雝雝喈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而至於累章耳。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鄭氏曰：「厲王，成王七世孫也。」○孔氏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朱氏曰：「召穆公，康王之後，名虎。」

呂氏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亦勞止，汔許反。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俱毀反。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七感反。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謹察小人將以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鄭氏曰：「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憯，曾也。柔，安也。」○呂氏曰：「憯不畏明，不畏天明也。」○蘇氏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

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能，順習也。」鄭氏曰：「能，猶仰也，順仰其近者。」《釋文》曰：「仰，檢字書，未見所出。」疏曰：「《尚書》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適其意也。」

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縱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逖。無縱詭隨，以謹音昏。恧。女交反。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弃爾勞，以爲王休。鄭氏曰：「休，止息也。逖，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恧，猶謹也。勞，

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女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吐得反。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鄭氏曰：「罔，無。極，中也。」李氏曰：「不中也。」

○李氏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

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愒。起例反。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醜，衆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無使正道壞。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女，詩人通訓。」

式，用也。弘，猶廣也。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遣。繾。起阮反。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氏曰：「國無有殘，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子者也。」○王氏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爲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鄭氏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蘇氏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音版》，凡伯刺厲王也。①鄭氏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爲王卿士。」疏曰：「畿內之國。」上帝板板，下民卒瘁。當但反。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瘁，病也。話，善言也。管管，無所依也。亶，誠也。」○鄭氏曰：「卒瘁，盡病也。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言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不慎哉？吾出話以誥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其所謀皆不遠，惟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朱氏

①「伯」，原作「百」，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曰：「其心以爲不復有聖人，恣己妄行，無所依據，又不實之於誠信。」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用

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反。

無然泄泄。以世反。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

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

泄泄，猶沓沓也。輯，和。洽，合。懌，

說。莫，定也。」○蘇氏曰：「難，艱難也。

蹶，震動也。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

曰：「天方爲艱難，以震動周室。無爲是

憲憲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李氏曰：「天方降

艱難於王，王何爲欣欣然不懼？」是不能以服

民，祇以速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

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免耳。苟無

欲害之心，而出好言焉，民今洽而定

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蹻

刀反。蹻。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初俱反。蕘。如謠反。

呂氏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者，與

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

卿之言而風之也。」陳氏曰：「責其用事之臣。」

○毛氏曰：「寮，官也。蹻蹻，猶警警也。

芻蕘，薪采者。」○鄭氏曰：「及，與。即，

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

俱爲卿士。就女而謀，女反聽我言，警

警然不肯受。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

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

王氏曰：「蹻蹻，自大之意。言自大而不

孫，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

及爾同僚者乎？」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虛虐反。老夫灌灌，古

亂反。小子躑躑。其略反。匪我言耄，莫報反。

爾用憂譴。許酷反。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毛氏曰：「灌灌，猶欸欸。躑躑，驕貌。

李氏曰：「《說文》：『蹻蹻，舉足高也。』以足高之意觀之，是驕之意。」煖煖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煖煖，火熱貌。』」○蘇氏曰：「謔謔，戲侮也。言天方將爲虐，李氏曰：『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欵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也。』」○鄭氏曰：「老夫，自謂也。」○孔氏曰：「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王氏曰：「《列子》曰：『曾不發藥乎？』左氏曰：『不如聞而藥之也。』」與此「救藥」同意。」

天之方懫，才細反。無爲夸苦花反。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反。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懫，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氏曰：『《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

以順從於人。」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念。屎，《說文》作呬。」蔑，無。資，財也。」○陳氏曰：「天方怒女輩，汝宜誠實以應天，無爲便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爲，飲食而已，畏禍故也。』葵，揆也。民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王氏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其事者，故民喪亂無資。王曾莫惠我師，多瘠罔詔也。」

天之牖民，如壘許元反。如簠，音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赤反。無自立辟。婢亦反。

毛氏曰：「牖，道也。如壘如簠，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孔氏曰：「半圭爲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氏曰：「攜，取，言其易也。」○李氏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苟將求益於民，則牖民之道變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今之民既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

亂雖極矣，道之者，固有簡易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价人維藩，大音泰。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善人也，大衆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爲藩垣屏翰也。宗子，同姓也。」○孔氏曰：「藩者，園圃之籬。垣者，小牆之名。」○朱氏曰：「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

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朱氏曰：「懷德維寧，則德是五者之助。不然，則乖離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反。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謂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橫渠張

氏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又曰：「在《詩》，亦儘說鬼神，如云『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①言鬼神體着萬物，鑒察只在左右。」○朱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憊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知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茲者乎？」○李氏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六

① 「及」，原作「反」，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蕩之什

《蕩唐黨反》，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歐陽氏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必亦反。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匹亦反。天生烝民，其命匪諶。亦林反。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呂氏曰：

「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毛氏曰：「辟，君也。」○鄭氏曰：「多辟，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朱氏曰：「諶，信也。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王氏曰：「民受天地之中，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

①「亦」，《經典釋文》作「市」，當據改。

侯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刀反。德，女興是力。

歐陽氏曰：「二章以下，乃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毛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掎斂好勝之人也。彊禦，掎克，是謂滔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

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反。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反。侯祝，周救反。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王氏曰：「女爲人君，以『秉義類』爲事，乃『彊禦多懟』，有忠告善

道，則以流言對，所爲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鄭氏曰：「侯，維也。與群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已。」○《釋文》曰：「作，本或作詛。」

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己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謾爲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𧣾白交反。𧣾火交反。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蒲回反。無卿。

毛氏曰：「𧣾，猶彭亨也。鄭氏曰：『𧣾，自矜氣健之貌。』無背無側，後無臣，側無人也。無陪，無陪貳也。無卿，無卿士

也。」○陳氏曰：「紂虛驕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斂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力行之也。」○李氏曰：「亂世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面善反。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洎，沉洎也。孔氏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洎。』然則洎者，洎然齊一之辭。」

止，容止也。」○陳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汝沉洎如此。」○朱氏曰：「天不使爾沈洎於酒，而惟不義之從也。式，用也，法也。」○疏曰：「既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螳，音唐。如

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爨皮器反。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螳，螳音偃。也。孔

氏曰：『《釋虫》云：「蜩，蟬也。螳，」』^①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爲螳。」然則螳，亦蟬之別名耳。「爨，怒也。鬼方，遠方也。」孔氏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

氏曰：「飲酒號呼之聲，如蜩螳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①「蜩」下，《爾雅注疏》有「蜩」字。

朱氏曰：「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

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綱反。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反。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撥，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氏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爲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爲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李氏曰：「說此詩者，分別以爲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也。然則已亦當慎威儀矣，不必分別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舍人曰：『抑抑威儀，靜密也。』隅，廉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鄭氏曰：「古之賢者，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今王暴虐，

賢者皆佯愚，不爲容貌，如不肖然。」○王氏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古者民有三疾。』」○鄭氏曰：「衆人無知，愚是其常也。賢者而爲愚，畏懼於罪也。」

此詩以威儀爲主，乃自古論修身者之所同。蓋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厲王非特自燕喪威儀，至使賢者皆不敢修飾，愚以求免，其時蓋可知矣。人亦有言者，時人之語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況于反。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強也。人君爲政，無強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下化。」○李氏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歐陽氏曰：「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毛氏曰：

「訏，大也。謨，謀也。辰，時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爲民則，則所以爲國者略備矣。」

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

南反，下同。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歐陽氏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王氏曰：「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者，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也。顛覆厥德，以荒湛于酒。」○鄭氏曰：

「荒，廢。湛，樂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王氏曰：「弗念厥紹，故『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也。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李氏曰：「曾不知先王之成法，以敬其

明刑。」○鄭氏曰：「敷，廣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音倫。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他歷反蠻方。

王氏曰：「『肆皇天弗尚』者，厲王所爲，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李氏曰：「天

弗崇尚者。」○毛氏曰：「淪，率也。」○鄭氏曰：「胥，皆也。」○朱氏曰：「弗尚，厭弃之也。天所不尚，則淪胥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其不至是也。」○歐陽氏曰：「淪胥以亡者，君臣皆將滅亡也。」○毛氏曰：「洒，灑。章，表也。遏，遠也。」○陳氏曰：「王若不慎，則君臣相陷溺而俱亡矣。」正宜早夜自爲潔除，以爲民之章。脩戎器以防內外，庶幾免陷溺也。」○李氏曰：「洒掃庭內，只是脩潔其朝廷爾。當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以脩武備也。」○鄭氏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氏曰：「用攘蠻夷而遏之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

①「陷」，原作「滔」，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丁簠反。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質，定也。」

○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天子苟內失其人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朱氏曰：「話，言也。」○鄭氏曰：「嘉，善也。」○毛氏曰：「玷，缺也。」○鄭氏曰：「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朱氏曰：「玉玷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

柔者，遜順之辭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氏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而不聽我言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慎之。」○毛氏曰：「莫，無。捫，持也。」○

孔氏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爲通言。」○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讎，答也。」○李氏曰：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惠之所及，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受其禍矣。」○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氏曰：「子孫繩繩而不絕也。」

由言，言之所由發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斯，不可度思，矧可射音亦思。

歐陽氏曰：「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毛氏曰：「輯，和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覲，見也。格，至也。」○鄭氏曰：「遐，遠也。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獨居於室中之時，當庶幾不媿于屋漏，然後可。無曰此非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神之至也，不可得而測度，又豈可厭倦而不敬乎？此言當戒懼乎其所不覲，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慎其獨也。是則修之至也。」

思，語辭也。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息淺反。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戶公反。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鄭氏曰：「止，容止也。」○陳氏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僭，差也。」○橫渠張氏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毛氏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王氏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

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爲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爲主，故屢言之。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蓋必然之理。彼小人日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佳而甚反。染而漸反。柔木，言緡之絲。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毛氏曰：「緡，被也。柔忍之木在染然，人則被之弦以爲弓。」^①○歐陽氏曰：

「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橫渠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毛氏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

此章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己焉，下章所言是也。

於音烏。乎音呼。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音啼。

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啓覺？假令人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歐陽氏曰：「靡盈，不自滿。」○朱氏曰：「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毛氏曰：「莫，晚也。」

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爲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

①「柔忍」至「爲弓」十五字，據《毛詩正義》應爲鄭箋。

未知，亦聿既耄。莫報反。

毛氏曰：「夢夢，亂也。慘慘，憂不樂也。」○鄭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乎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愬其自恣，不用忠臣。」○毛氏曰：「聽我藐藐，藐藐然不人也。」○鄭氏曰：「我告教王，^①口語諄諄然，王聽聆之，藐藐然忽略。」○歐陽氏曰：「君暗於上，臣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罪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爲教之也，覆以我爲虐之也。」

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遁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鄭氏曰：「止，辭也。不忒，不差忒也。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氏曰：「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不至於大悔也。」○蘇氏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將喪其國，譬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然者哉？然王曾不悟，益爲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史記》載武公以宣王三十六年即位，《國語》亦稱武公年九十五作《懿》以自儆，韋昭謂《懿》即《抑》也，說者遂以爲此詩乃追刺厲王。今考其文，如曰「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曰「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夫豈追刺之語乎？《史記》、《國語》殆未

①「告教」，《毛詩正義》作「教告」。

可據，一以詩爲正可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氏曰：「《書序》注云：『芮伯，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隧』，以爲芮良夫之詩。」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甸，捋力活反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音況。填音塵。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盛貌。甸，言陰均也。瘼，病也。」○孔氏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王氏曰：「及採其劉，則其下民爲日所暴，不見芑蔭而瘼矣。王失德剥喪，無以芑蔭其民之譬也。劉，殺也，殺

言盡之也。」○歐陽氏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譬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鄭氏曰：「殄，絕也。」○毛氏曰：「倉，喪。兄，滋。填，久也。」孔氏曰：「倉之爲喪，其義未聞。況，訓賜也。賜人之物，則益滋多，故況爲滋也。《釋言》云：『烝，塵也。』孫炎曰：『烝，物久之塵。』則塵爲久義。古者塵，填字同，故填得爲久。」○《釋文》曰：「兄，本作況。」○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氏曰：『愴則滋久也。』號天而訴之也。」○鄭氏曰：「倬，明大貌。」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面忍反。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旗，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

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鄭氏曰：「亂日生不平，無國不見殘滅也。」○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鄭氏曰：「具，猶俱也。俱遇此禍以爲燼。」歐陽氏曰：「皆爲灰燼。」○毛氏曰：「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古杏反。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氏曰：「欲避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也。」朱氏曰：「徂，亦往也。云往耳，而果何所往也？」○毛氏曰：「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憫都但反。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觀瘠，武巾反。孔棘我圍。

毛氏曰：「宇，居。憫，厚也。圍，垂也。」○鄭氏曰：「辰，時也。瘠，病也。」○孔氏曰：「念己之鄉土居宅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時，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愍，慎也。」○鄭氏曰：「恤，亦憂也。逝，猶去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朱氏曰：「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執熱，手持熱物。淑，善。胥，相。及，與也。」○蘇氏曰：「王豈不爲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誨之以叙爵。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人於陷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僇。音愛。民有肅心，莽普耕反。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嚮也。僇，咥。莽，使也。」

○鄭氏曰：「使人咥然，如嚮疾風不能息也。」孔氏曰：「咥者，風咥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

息，謂喘息。」○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咥而不息。」○李氏

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事於畎畝之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陽氏曰：「稼穡惟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蠹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中國，具贅之芮反。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朱氏曰：「滅我所立之王。」而歲又蝗螟爲災，

稼穡盡病。」○鄭氏曰：「蟲食苗根曰蠹，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也。痒，病也。恫，痛也。具，皆。哀痛乎中國之人皆空虛。」○毛氏曰：「贅，屬也。」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贅旒」

然」，與此贅同。「荒，虛也。」○朱氏曰：「旅，與膺同。言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王氏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

○李氏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猷于衆，考察慎擇其相。」○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自獨俾臧，自以為善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狂，惑也。」

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為，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

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

瞻彼中林，甡甡所反。其鹿。朋友已譖，子念反。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鄭氏

曰：「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輩耦行，甡甡然衆多。」○蘇氏曰：「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胡之言何也。」○李氏曰：「聖人則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人，則反狂以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氏曰：「我非

不能言也，如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爲惡之心者，王反顧念而重複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貪，猶欲也。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爲荼毒之行相侵暴，慍恚使之然。」○孔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古口反。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作起。式，用。征，行也。」○陳氏曰：「大風其徑隧，由於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爲

善爲不善，皆有所從來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氏曰：「類，善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鄭氏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氏曰：「誦言，先王之言也。」○李氏曰：「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人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氏曰：

「嗟爾朋友，親而切磋之也。鳥飛，亦時爲弋射者所得。之，往也。」○橫渠張氏曰：「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言彼之所言，亦必有中也。』既之陰女，反予來赫，予至誠密以天下之事忠告，反謂予來相恐也。」○《釋文》曰：「赫，本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也。」朱氏曰：「職，專也。」○毛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

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力智反。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背而見詈矣。」○朱氏曰：「雖汝能自文飾，言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覆也。」

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飢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

之分，蓋其君向背用捨，所繇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弃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弃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十四章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戕而懼，側身脩行，下孟反。欲銷去起呂反。之，天下喜於王化復扶又反。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

仍叔，周大夫也。○朱氏曰：「烈，暴虐也。」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反。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孔氏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鄭氏曰：「宣王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朱氏曰：「夜晴則天河明。」○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毛氏曰：「薦，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爲旱之故，求於群神，無不祭也。王氏曰：「群祀之廢，則無不舉矣。」○蘇氏曰：「禮國之凶荒，則索鬼神祭之。」無

所愛於三牲，禮神之圭璧，又已盡矣。」

○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反。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李氏曰：「《說文》曰：『蟲蟲，早氣也。』」○毛氏曰：「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鄭氏曰：「隆隆而雷，非雨雷也。」○鄭氏

曰：「爲旱故絜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

○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

土。禮與物，皆謂爲禮事神之物，酒食牲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見燔其物；地言瘞其物，亦奠其禮也，互以相通。」宗，尊也。丁，當也。」○王氏

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神地示人鬼内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於帝，又不顧我也。」○蘇氏曰：「窮

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反。

王氏曰：「『旱既大甚，則不可推』者，不可推知其故也。」○毛氏曰：「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心動意懼，兢兢然，業業然，如有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孑然，盡貌。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孔氏曰：「孑然，孤獨之兒。」○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胡爲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

①「霆」，原作「庭」，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

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氣大盛，人

皆不堪，言我無芘蔭而處。」陳氏曰：「未知死

所也。」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

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

也。」鄭氏曰：「百辟卿士，零祀所及者。」○孔氏曰：

「正者，長也。先世爲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

官，零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百辟卿士，古

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

「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

父母及先祖爾。」

旱既大甚，滌滌徒歷反。山川。旱魃蒲未反

爲虐，如惓音談。如焚。我心憚徒旦反。暑，

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遯。

毛氏曰：「滌滌，旱氣也。山無木，川無

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

也。惓，燎之也。熏，灼也。」○鄭氏

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

見焚燎然。憚，猶畏也。」○李氏曰：「群

公先正，則不我聞，亦上文意。」○蘇氏

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

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

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

民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瘠都田反。我以

旱？憯七感反。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

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

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

既又以爲弃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

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畏，不敢

也。」○朱氏曰：「憯，曾也。」○鄭氏曰：

「瘠，病也。天何曾病我以旱，曾不知爲

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胡寧瘠

我以旱，慥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以至矣。」○鄭氏曰：「虞，度也。我祈豐年甚早，孔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又不晚，孔氏曰：「即『以社以方』是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也？」○毛氏曰：「悔，恨也。」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鞠居六反。哉庶正，疚音救。哉豕宰。趣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蘇氏曰：「旱既甚，國用空竭，無以紀綱群臣朋友。」鄭氏曰：「人君以群臣爲友。」○王氏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弔，有紀以合之。旱大甚，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橫渠張氏曰：「友，宜作酉。」○鄭氏曰：「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窮哉病哉者，念此諸臣勤於事而困於食，以此言勞倦

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孔氏曰：「趣馬之官，不以粟秣養其馬。」師氏弛其兵，孔氏曰：「《師氏》『掌使其屬，率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門外，且蹕』。世掌近王之兵，故令弛其兵也。」馳道不除，孔氏曰：「不使人除治之。」祭事不縣，孔氏曰：「不縣其樂。」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孔氏曰：「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橫渠張氏曰：「靡人不周，無不能止。自庶正而下，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朱氏曰：「里，與《漢書·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當爲無聊賴之義。」○蘇氏曰：「里，居也。宣王遭旱，始欲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居

①「酉」，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有」。
②「鞠」，原作「鞠」，據四庫本及《毛詩正義》改。

哉？」○《釋文》曰：「里，本作𡵓，《爾雅》作𡵓。」《爾雅·釋詁》云：「𡵓，憂也。」○郭璞曰：

「注：《詩》曰：『悠悠我𡵓。』」

瞻印昊天，有嘒呼惠反。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假，至也。」○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遂瞻望仰視於昊天，唯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氏曰：「大夫君子，所以竭其精誠，而助王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弃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于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求爲我之一身爾，乃所以定衆正也。瞻印昊天，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氏曰：「我亦何求

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氏曰：「瞻印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音服。

平，能建國親諸侯，褒保毛反。賞申伯焉。鄭

氏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尹，官氏。申，國名。」

崧高維嶽，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堯之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嶽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李氏曰：「山大而高曰崧。郭璞注曰：『今中嶽嵩高，蓋依此名。』是

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郭璞注可見。」○孔氏曰：「其山高大，上至于天。」○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翰，垣屋所恃以立。」○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李氏曰：「是二人者，皆爲周室之屏翰。」○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

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殆非也。

臯臯申伯，王纘祖管反。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臯臯，勉也。纘，繼。于，於。法，式也。申伯臯臯然勉於德，以賢人

爲王之卿士，佐王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爲侯伯，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氏曰：「杜預云：『申國在南陽宛縣，在洛邑之南也。』作邑於謝，蓋申伯本國近謝。」○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王氏曰：「爲申伯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曰邑，作邑于豐，商邑翼翼是也。」○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召伯，召虎也。」○孔氏曰：「王乃命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毛氏曰：「登，成也。」○陳氏曰：「世執其功者，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毛氏

曰：「庸，城也。」徹者，定其井牧，^①正其賦稅。」^②孔氏曰：「九夫爲井。隰臯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

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傳，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孔氏曰：「私人者，對王朝之臣爲公人，家臣爲私屬也。《有司徹》云：「主人降，獻私人。」」○王氏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尺叔反。^③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躑躑，渠略反。鉤膺濯濯。直角反。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詩》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鄭氏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躑躑，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者，馬婁領之金鉤。膺者，謂膺上有飾，謂膺有樊纓也。案《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

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鄭氏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孔氏曰：「王於是發遣申伯，令使之國，故贈送之以大路之車。」○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

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王氏曰：「介圭，非諸侯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賜爾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

①「定」，《毛詩正義》作「正」。

②「正」，《毛詩正義》作「定」。

③「尺」，原作「又」，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非常禮也。」○毛氏曰：「近，已也。」鄭氏曰：

「近，辭也，如『彼記之子』之記。」○孔氏曰：「近得爲己，其聲相近，故箋申之云如彼己之己。」申伯，宣王之舅。」○鄭氏曰：「保，守也，安也。」○孔氏曰：「皆命遣之辭。」

介圭，在《周官》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圭。蓋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

申伯信邁，王餞賤賤反。于郿。亡悲反。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紀反。其糧音張。式遄市專反。其行。

鄭氏曰：「邁，行也。餞，送行飲酒也。」

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郿還南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

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申伯既受命，王餞，還歸於鎬，而

後適申，故言北就還南也。言「謝于誠歸」，占人之語多倒。」○朱氏曰：「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王氏曰：「王既餞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誠歸，蓋以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氏曰：「糧，

糧。式，用。遄，速也。王使召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令治申伯之國疆境。又以峙具其糧食，在道無闕乏，故得疾至。」○王氏

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始疆之也。今曰『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

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糧，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也。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吐丹反。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徒御，徒行者

御車也。」^①○朱氏曰：「嘽嘽者，衆盛也。」○鄭氏曰：「申伯之貌，有威武番番然。戎，猶女也。」○毛氏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汝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曾氏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武又柔直也。」○孔氏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毛氏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爲樂曲。」○鄭氏曰：「碩，大也。」○蘇氏曰：「肆，極也。」○王氏

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鄭氏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令以爲樂。」○孔氏曰：「以贈申伯，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其風肆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反。興焉。

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詩，而序詩者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焉。」

① 「也」，《毛詩正義》作「者」。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爵爲侯，而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僖二十五年《左傳》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鄭氏曰：「監，視。假，至也。」○《孟子》曰：「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楊氏曰：「孟子釋《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語自明矣。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楊氏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爲君而止於仁，爲臣而止於忠，爲父而止於慈，爲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此夫婦、朋友、長幼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李氏曰：「天視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昭假于下，言周能以明德，感格于天而在下也。」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固莫不秉彝好德也。蓋有鍾氣之粹者焉。故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

○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

「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鄭氏曰：「百辟，百君。戎，猶女也。」○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我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嘗爲是官矣，爲山甫乃世其家也。」○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

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莫不發應。」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音鄙。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鄭氏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否，謂善惡也。夙，早也。一人，斥天子。」○李氏曰：「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

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

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己事，豈爲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群臣之任遇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

人亦有言，柔則茹音汝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孔氏曰：「人有常言，人之恒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避畏之。維有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

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人亦有言，德輶餘久反。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我，古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多仲山甫之德，歸功言耳。」○毛氏曰：「儀，宜也。」○《釋文》儀作義，曰：「毛如字，宜也。鄭作儀。」○陳氏曰：「圖者，圖謀之。」朱氏曰：「儀，度也。我於是而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也。」○鄭氏曰：「衮職者，不敢斥王之言也。王之職有闕，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補衮職之闕。」○孟

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反。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氏曰：「王命仲山甫城齊，祖祭而行。

其馬業業而捷，其徒捷捷而敏，猶常恐不及事也。東方，則齊也。」○鄭氏曰：

「彭彭，行貌。鏘鏘，鳴聲。以此車馬命

仲山甫使行，言其盛也。」○毛氏曰：「東

方，齊也。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

菑也。」孔氏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

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

不合。」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

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

鏘也。遄，疾也。言周之望仲山甫也。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朱氏曰：

「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永懷，既行而有所懷思也。」○鄭氏

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曾氏曰：

「賦政于外，雖亦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願。城彼東方，其心

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音亦，《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爲晉所滅。幽王九

年，史伯對鄭桓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仕。』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

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

夜匪解。虔共音恭。爾位，朕命不易。幹古

旦反。不庭方，以佐戎辟。音壁。

毛氏曰：「奕奕，大也。甸，治也。禹治梁山，除水災，鄭氏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受命爲侯伯也。」○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鎮，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奕奕然。梁山，今左馮翊夏陽西北。倬倬然，著明。」○蘇氏曰：「《禹貢》所謂治梁及岐者，在今同之韓城。將言韓侯，故先叙其國，^①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釋文》曰：「倬，明貌。《韓詩》作倬。」○陳氏曰：「梁山，禹治水，其功有被於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鄭氏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毛氏曰：「虔，固也。」○鄭氏曰：「古之恭字或作共。幹，作楨幹而正之。戍辟，女君王自謂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爲侯

伯。」○王氏曰：「既命之續汝祖考，又戒使其『無廢朕命』，『虔共爾位』。既戒以『夙夜匪懈，虔共爾位』，又戒以朕命不復改易，當『幹不庭方』，以佐汝辟也。不庭方，謂不寧侯也。」蘇氏曰：「不庭，不來庭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人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簞弗音弗。錯衡。玄衮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錫。^②音羊。鞞苦郭反。鞞苦弘反。^③淺幪，莫歷反。幪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脩，長。張，大。覲，見也。」○鄭氏曰：「韓侯乘長大之四牡奕奕然，以

①「叙」，原作「欽」，《墨海金壺》本作「序」，據四庫本及蘇轍《詩集傳》改。

②「錫」，原作「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本篇內同。

③「苦」，原作「若」，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時觀於宣王。」○孔氏曰：「毛氏於《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爲瑞也。」朱氏曰：「觀禮，執圭贊，所以合瑞也。」

○鄭氏曰：「觀於王而奉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孔氏曰：「箋以人觀于王爲行享禮，介圭則是爲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氏曰：「此觀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王氏曰：「謂韓侯來朝，多錫以厚之。」○毛氏曰：「淑，善也。交龍爲旂。

鄭氏曰：「善旂，旂之善色者也。」綏，大綏也。」孔氏曰：「即《王制》所謂『天子殺下大綏』者。」夏采注云：「徐州賁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者。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鄭氏曰：「簟葦，漆簟以爲車蔽，今之藩也。」孔氏曰：「《巾車》云王之喪車五乘，其五曰漆車藩蔽，注云：『漆席以爲之。此車禪所乘也。』禪將即吉，尚以漆席爲弗，明吉車之等漆之也。」○毛氏曰：「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置文采爲車之衡。」○孔

氏曰：「玄衮，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氏曰：「鉤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孔氏曰：「馬鞅鉤，以金爲之，膺上有飾，即樊纓是也。樊，讀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按《巾車》『玉路，錫樊纓。金路，鉤樊纓』，注云：『金路無錫有鉤。』此言鉤膺，必金路矣。而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毛氏曰：

「鞶，革也。鞶，軾中也。孔氏曰：「鞶者，去毛之皮也。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鞶鞶者，蓋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淺毛也。幟，覆式也。」孔氏曰：「幟，《禮記》作辟，《周禮》作禕。莫歷反，字異而義同。《玉藻》言有『羔裘』、『鹿裘』，《春官·巾車》言『大裘』、『狝裘』，皆以有毛之皮爲裘。裘是覆蓋之名，覆在軾上也。」○鄭氏曰：「倬革，謂轡也。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撻之。」孔氏曰：「轡首謂之革。往往者，言其非一處也。」○王氏曰：「淑旂綏章，於紼後建之，簟葦在後，衡在左右。鉤膺鏤錫，鞶鞶淺幟，倬革金厄，則

皆在前。」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徒。顯父音甫。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魚薄交反。鼈鮮魚。其蔌音速。維何？維筍恤尹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子餘反。侯氏燕胥。

鄭氏曰：「祖，將去而犯輶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氏曰：「屠，地名也。」○鄭氏曰：「顯父，周之卿士也。餞送之，故有酒。」○孔氏曰：「清美之酒，乃多至於百壺。」○鄭氏曰：「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中鱠者也。」○毛氏曰：「蔌，菜穀也。」○鄭氏曰：「筍，竹萌也。蒲，深蒲也。」孔氏曰：《醢人》注云「深蒲，蒲始生水中」是也。贈，送也。王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所以贈厚意也。且，多貌。胥，皆也。諸侯在京師未去者，

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籩豆且然，榮其多也。」朱氏曰：「胥，辭也。」

《觀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韓侯取妻，汾符云反。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反。從之，祁祁巨移反。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朱氏曰：「此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毛氏曰：「蹶父，卿士也。」○鄭氏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詩人因以號之。」孔氏曰：「彘於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姊妹之子爲甥。王之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于蹶之里，蹶父之里。百兩，百乘。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氣有光榮也。」○孔氏曰：「每車皆有八鸞之聲。」○毛氏

曰：「祁祁，徐靚也。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一國媵之。諸娣，衆妾也。」鄭氏曰：「媵者，必姪娣從之。」○孔氏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娣隨而從之如雲，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於蹶父之門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于僞反。韓姑其

反。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

訐。況甫反。魴音房。鰾音序。甫甫，磨音憂。

鹿嘖嘖。愚甫反。有熊有羆，有貓如字，又武交

反。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毛氏曰：「姑，蹶父姓也。」○鄭氏曰：

「相，視。攸，所也。蹶父甚武健，爲王

使於天下。國國皆至。爲其女視其所

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訐訐，大也。

甫甫然，大也。嘖嘖然，衆也。貓，似虎

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

土也。川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

富也。」○朱氏曰：「慶，喜也。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鄭氏曰：「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蘇氏曰：「譽，樂也。」○王氏曰：「韓侯娶妻，何豫於王政，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王室幾喪，爲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爲樂國賢君之所願娶。而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古者任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其中矣。靡國不到，特言涉歷邦國之多，非必國國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反。奄受

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朱氏曰：「董氏曰：『燕，召公之國也。』疑韓初封時，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也。」○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貉，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蘇氏曰：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貉人，受之以北方之國，使復爲之伯焉。韓侯於是命諸侯各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税法，以時貢其所有於王。」○《釋文》曰：「壑，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爲稅之義也。」○孔氏曰：「所部諸國之城壑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機

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爲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楊州在淮南，楊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爲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告成于王矣。《常武》之詩又曰：『鋪敦淮墳，仍執醜虜。』故知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

之，曰「江漢之漣，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此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反。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

孔氏曰：「《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東流也。《漢書·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江漢合處，在楊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王氏曰：

「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逝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旗。」○朱氏曰：

「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勃海胡氏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江東，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不同哉？」

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於經文頗不合。或者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氏曰：「湯湯然，流盛。」○毛氏曰：「洸洸，武貌。」○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告功於王。」蘇氏曰：「遂經營其旁國，以告於王。」庶，幸。時，

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無有叛戾乖爭者。」

江漢之澚，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疾音救。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朱氏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召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澚』者，繫上事，起下事也。」○陳氏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澚而伐之，非謂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鄭氏曰：「澚，水涯也。疾，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公闢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澚言之，故曰來。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澚，徧治其事，以布王命。」○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之楨幹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李氏曰：「汝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當繼召康公之功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蘇氏曰：「汝敏於戎事，我是用錫汝以福。」

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

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力之反。爾圭瓚，才旱反。柜音巨。鬯初亮反。

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九命賜圭瓚柜鬯。

孔氏曰：「賜汝以圭柄之玉瓚。」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柜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錫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案《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柜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鄭氏曰：「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

靈，故就之。孔氏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云：『賜爵祿必於大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音問。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揚，稱揚。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朱氏曰：「作召公考，當闕之以俟知者。」○毛氏曰：「矢，施也。洽，和洽也。」○朱氏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此召虎所以稱願其君之辭。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

朱氏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氏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王氏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爲太祖。言其官，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鄭氏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以修我戎，是治其甲兵之事。命將以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氏曰：「宣王命其卿士皇父，南征徐方，皇父以卿士而兼太師。」○孔氏曰：「當恭敬而臨之，戒懼而處之。」○董氏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反。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尹占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李氏曰：『《楚語》曰：『重黎氏，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爲司馬氏。」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浦，涯也。」○孔氏曰：「上命元帥，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爲策書，命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爲大司馬。」○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氏曰：『《司馬職》云：『大師，掌其戒令。』』○蘇氏曰：「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往循淮之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氏曰：「三農之事，皆就其業。」孔氏曰：『《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原、隰及平地。』』○朱氏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朱氏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之夷也。下章所謂

『徐方』、『徐國』，亦即此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太師，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亦。①騷，震驚徐方。如雷雷霆，徐方震驚。

王氏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毛氏曰：「舒，徐也。保，安也。」○鄭氏曰：「作，行也。」○蘇氏曰：「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緊也。」○毛氏曰：「遊，遨遊也。」○朱氏曰：「繹，連絡也。」○毛氏曰：「騷，動也。」○蘇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然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呼檻反。

如虢火交反。虎。鋪普吳反。敦淮漬，符云反。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孔氏曰：「既到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其聲，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虢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漬涯之上，就執其衆虜。」○毛氏曰：「虎之自怒虢然。」○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朱氏曰：「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貌。」

王旅嘽嘽，吐丹反。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氏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氏曰：

①「亦」，原作「繹」，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鄭氏曰：「如鳥之飛。翰，其中豪俊也。」○孔氏曰：「鳥飛已疾，翰又疾於飛，若鷹、鴈之類，^①摯擊衆鳥者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孔氏曰：「軍旅之衆，其廣長似之也。」○毛氏曰：「苞，本也。」孔氏曰：「山之基本。」○陳氏曰：「如山之苞止。」○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止，故以水喻。」○李氏曰：「縣縣，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朱氏曰：「不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毛氏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朱氏曰：「塞，允塞也。」○鄭氏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氏曰：「既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氏曰：「來

庭，來王庭也。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於是王命班師矣，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所謂『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卬》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蠹音牟。賊蠹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勅留反。

毛氏曰：「填，久。厲，惡。瘵，病也。」朱氏曰：「厲，亂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

①「鴈」，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鴈」。

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王氏曰：「夷，平也。」○鄭氏曰：「屈，極也。如蠡賊之害禾稼，^①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止息時。」○毛氏曰：「《大田》傳曰：『食根曰蠡，食節曰賊。』」○孔氏曰：「蠡賊，是害禾稼之蟲。蠡疾，是害禾稼之狀。」○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蠡賊，刑罰爲之罔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稅之。

鄭氏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收，拘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反。爲鴟。處之反。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毛氏曰：「哲，知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歐陽氏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李氏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爲美。』」○鄭氏曰：「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

①「稼」，原作「嫁」，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下二「稼」字同。

○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

鞠人伎之毀反。忒，譖始竟背。音佩。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音占。三倍，蒲罪反。^①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鞠，窮也。」○毛氏曰：「伎，害。忒，變也。」○鄭氏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伎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胡，何。慝，惡也。」○陳氏曰：「極，至也。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爲惡而未已也？」○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猶是也。」孔氏曰：「婦

人之不宜與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如字，又的。^②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似醉反。

毛氏曰：「刺，責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已，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氏曰：「王乃舍狄弗治，顧與予胥忌而已。凡百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爲善者乎？」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慎其威儀。」○朱氏曰：「今王遇災而不

①「蒲」，原作「滿」，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②「又」下，《經典釋文》有「音」字，當據補。

弔，不慎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鄭氏曰：「降罔，下羅罔。」○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氏曰：「幾，危也。」

鄭氏曰：「幾，近也。」

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譬之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蹙音必。沸音弗。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亡角反。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涌出也。」孔氏曰：「李巡

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蹙沸，其貌。涌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己憂所從來久矣。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之。」○毛氏曰：「鞏，固也。」○朱氏曰：「藐藐，高遠貌。鞏，固也。言天雖高遠，然仁愛人君，無不鞏固其命。」○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章句從毛，鄭，分章從王氏。

《召旻密巾反》，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瘠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陳氏曰：「凡言天者，上天也。」○鄭氏曰：「疾，猶急也。篤，厚也。喪，亂也。瘠，病也。民卒流亡，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盡空虛。」朱氏曰：「居，國中。」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椓丁角反。靡共，音恭。潰潰回遘，音律。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蠹賊，以潰其內。椓，天椓也。」○朱氏曰：「昏椓，昏亂椓喪之人也。」○蘇氏曰：「昏椓，群不恭之人。」○毛氏曰：「潰潰，亂也。」○孔氏曰：「潰潰然邪僻。」○王氏曰：「昏椓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則言所使靖夷我者，非其人也。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

「亂生不夷」同意。」

「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

皐皐音羔。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簞反。兢兢業業，孔填音塵。不寧，我位孔貶。

毛氏曰：「皐皐，頑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職，訛訛然以苟訛爲事，乃曾不知其爲玷也。」○朱氏曰：「小人在位，自不知其缺也。」○毛氏曰：「貶，隊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天下之人，戒懼危怖甚久矣。其不安也，我王之位又甚隊矣。言見侵侮，政教不行，後犬戎伐之，而周與諸侯無異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戶對反。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蘇氏曰：「苴，枯草也。」○王氏

曰：「民蕩析離散，^①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鄭氏曰：「潰，亂也。」○孔氏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皮賣反。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鄭氏曰：「時，今時也。茲，此也。」○毛氏曰：「疚，病也。」○朱氏曰：「昔之富，未嘗若今之疚也。今之疚，未有若此之甚也。」○毛氏曰：「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稗。」鄭氏曰：「疏，麤也，謂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稗九，鑿八，侍御七。」^②○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糲米三升。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以三約之，得此數也。」○李氏曰：「小人當食疏而乃食精稗，以見小人食君子之祿也。」○毛氏曰：「替，廢。況，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

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李氏曰：「乃復主此禍亂之事，而日滋月長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音哉。^③我躬。

鄭氏曰：「池水之益，由外灌焉。」○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蘇氏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此内外之害矣。」○朱氏曰：「小人猶復專益大之，是豈不裁我躬乎？」鄭氏曰：「是不裁王之身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闕。國百

①「析」，原作「折」，據官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②「侍」，原作「待」，據《毛詩正義》及下文改。

③「哉」，《經典釋文》作「災」。

里，今也日蹙子六反。^①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李氏曰：「維今之人，不能尚舊德之臣。」○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七

① 「子」，原作「水」，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周 頌

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李氏曰：「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召誥》曰：『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曰：「周公朝諸侯，正在居攝六年。《明堂位》云：『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切以爲不然。①按《洛誥》云：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祭烝歲」，②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謂「祀文王」也。

《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壹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朱氏曰：「《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之首。」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反。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音峻。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穆，美也。」○朱氏

①「切」，《墨海金壺》本作「竊」。

②「祭烝」，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尚書正義》作「烝祭」。

曰：「穆，又有深遠之意。」○《釋文》曰：

「清廟者，杜預云：『蕭然清淨之稱也。』」

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不可得，^①立宮室象貌之耳。」○毛氏曰：「肅，敬。雝，和。相，

助也。」○蘇氏曰：「於乎美哉，其祀文王

於清廟也。有肅肅其敬，雝雝其和者，

實顯相其禮。」○鄭氏曰：「濟濟之衆士，

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

在天，文王精神在天。駿，大也。」朱氏曰：

「駿，大而疾也。」俱奔走而來在廟中助祭。」

○王氏曰：「秉文王之德，故能對越文王

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

也。」○朱氏曰：「洋洋乎，如其上，如

在其左右，是對越其在天者。」○王氏

曰：「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

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則可謂承矣。

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

「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文

王與？言其承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蘇

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朱氏曰：「謂見尊奉也。」○朱氏曰：「斯，語辭也。」

《士虞禮》祝辭曰：「哀子某，哀顯相，

夙興夜處不寧。」然則自主人之外，餘

皆顯相也。成王，祭主也。周公及助

祭之諸侯，皆顯相也。「濟濟多士」，

廣言助祭之人。凡執事者，皆在也。

「秉文之德」，顯相、多士，凡助祭者，

莫不秉文之德也。「相維辟公，天子

穆穆」，言顯相之肅雝，則成王穆然奉

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

文王之樂歌也。」○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成王、

周公繼之，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① 「得」下，四庫本有「見」字，《墨海金壺》本有「見故」二字。此句，《毛詩正義》作「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逸。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中庸》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李氏曰：「《中庸》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但言天命周家無窮。」○毛氏曰：「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鄭氏曰：「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程氏曰：「天命，即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王氏曰：「不顯者，乃所以甚言其顯也。」○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橫渠張氏曰：「純則舉大本也。」○朱氏曰：「溢，

盈而被於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於我，我既受之矣。」○鄭氏曰：「駿惠，大順也。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欲使後王皆厚之，非維今也。」○李氏曰：「後世當大順文王而厚之，則可以保太平之業也。」○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說詩者非惟有鑿說之害，亦有衍說之害。如此詩「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於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忘。所謂行者，固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行」字，意味即短。至王氏遂云「篤力行而有所至」，說益詳，而無復餘味矣。凡諸說，皆當以此例之。

《維天之命》章八句。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之樂歌也。」○劉氏曰：「《象》則文王之樂，所謂象節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其辭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其辭曰『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節也。」○朱氏曰：「《祭統》曰：『下而管《象》』。豈所謂南籥者歟？」○孔氏曰：「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為舞，名之曰《象》。」○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音召。禋，音因。迄許乞反。① 用有成，維周之禋。

毛氏曰：「典，法也。肇，始。禋，祀也。迄，至。禋，祥也。」○鄭氏曰：「清，明也。」○王氏曰：「緝，續。熙，廣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橫渠張氏曰：「肇禋，始大祀文王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其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禋祥見於文

王矣。」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

《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孔氏曰：「成

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樂歌也。謂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雖稱王矣，而不能治王事，故未嘗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蓋行其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亦非復其位，蓋復其事也。故此詩之《序》曰『成王即政』，即政非即位也。苟成王有即位，有即政，則周公之未嘗攝位明矣。」

烈文辟音壁，下同。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

① 「許」，原作「詩」，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孔氏曰：「有光明文章者，君人之辟公。」○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王氏曰：「戒之以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皇，大也。」○王氏曰：「念祖考之成功，則師衆之不缺。」○鄭氏曰：「無疆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李氏曰：「莫光顯者，修德也。百辟其有不爲法乎？」○鄭氏《烝民》箋云：「百辟，百君。」○王氏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

之』者，戒之以用人也。『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者，戒之以務德也。『於乎前王不忘』者，言如上所云，則前王所念而不釋也。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競則中國強矣。欲其顯，顯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百辟刑之，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師，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矣。而先儒以謂先王不欲諸侯名譽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惴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苟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疆也，其顯也，是乃吾之所保也。」

「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孔氏曰：「祀先王先公之樂歌也。」○蘇氏曰：「周之初時，祀猶及先公。」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如字。子孫保之。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天生此高山，大王自幽遷焉。」○勃海胡氏曰：

「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毛氏曰：

「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鄭氏

曰：「康，安。徂，往。行，道也。」○毛氏

曰：「夷，易也。」○蘇氏曰：「大王遷於

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

從而安之，文王既逝矣，岐周之人，世載

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孔氏曰：「郊祀天地之樂歌也。」○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於圓丘，夏至祭地祇於方澤。」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如字。不敢康，夙夜基命有音又。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鄭氏曰：

「成王不敢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

○毛氏曰：「宥，寬也。」○孔氏曰：「於，

於乎，可歎美也。」○蘇氏曰：「單厥心，

肆其靖之，盡其心矣，故能定之也。」○

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天

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

之，將成其王業，不敢康寧，夙夜積德，

以爲受命之基者，至深遠矣。又續而廣

之，盡其心以定天命也。」○蘇氏曰：「此

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

成康』，世或以爲此言成王，誦康王釗

也，然則《周頌》有康王子孫之詩矣。周

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

及，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

矣，後世無容易之。且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也。」李氏書曰：「成王畏相，必不是周之成王。」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季秋，大享帝」。但《月令》，秦世之書，周法不必然。」○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圓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報本，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稷遠矣，配稷於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占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朱氏曰：「程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物成之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音又之。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占雅反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右之，右助之。」○橫渠張氏曰：「維天其右之，不必饗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鄭氏曰：「儀，則。式，象也。」○毛氏曰：「刑，法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鄭氏曰：「受福曰嘏。孔氏曰：『《特牲》、《少牢》皆祝以神辭嘏主人，與之以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佑，助而歆饗之。』時，是也。」○陳氏曰：「歌是詩於文王，併言所以配享之意。」○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興夜寐，亶亶怵惕，畏天之

威。」○朱氏曰：「夙夜畏天之威，然後天命可以長保矣。」

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於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孔氏曰：「巡守告祭柴望之樂歌也。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于方岳之下，乃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左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

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詩周公作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側立反。干戈，載櫜音羔。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戶雅反。允王保之。

毛氏曰：「邁，行也。」○鄭氏曰：「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右序，右助次序也。」○毛氏曰：「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李氏《葛覃》解曰：「薄者，語辭也。」○歐陽氏曰：「武王巡守，諸國警動之，而諸侯皆警懼而修職也。」○鄭氏曰：「武王巡守，其至方嶽之下，來安群神，望乎山川，皆以尊

①「刑」，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補。

②「懷」，原作「壞」，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也。」○李氏曰：「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爲君之道也。』」○

鄭氏曰：「式，用也。載之言則也。」○毛氏曰：「戢，聚。橐，韜也。」孔氏曰：「橐者，弓衣，一名韜。」○鄭氏曰：「懿，美也。肆，

陳也。」○朱氏曰：「則又曰：『明昭乎有周也，其巡守則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諸侯之在位者，斂其甲兵而收藏之，與爲休息。又益求懿德之行而脩之，使廣被乎中國，則信乎能保天下矣。』」○李

氏曰：「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施中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鄭氏曰：「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

樂歌之大者稱夏。」○孔氏曰：「《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注引呂叔玉云：『《肆夏》、《繁遏》、《渠》，

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人之宗子，主一家者也。天子，主天下者也。『時邁其邦』，人神莫不受職，則『昊天其子之』可知矣。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祀武王也。孔氏曰：「祀武王之樂歌也。」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觀。其明，鍾鼓喤喤。華彭反。磬筦音管。將將，七羊反。降福穰穰。如羊反。降福簡簡，威儀反。如字。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毛氏曰：「不顯成康，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皇，美也。奄，同也。

孔氏曰：「《釋言》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鳥箋，皆以奄爲覆，覆四方同爲已有，與傳不異也。」
 斤斤，明察也。」○朱氏曰：「武王持其自強不息之心，故其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此其所以成大功而安之。」○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毛氏曰：「噍噍，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毛氏《賓之初筵》傳曰：「反反，言重慎也。」○毛氏曰：「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蓋祭終而飲福爾。言祭祀之時，鍾鼓管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祭終飲福，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復至未艾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孔氏曰：「后稷配天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

彼天。』」是此篇周公所作。○李氏曰：「惟《思文》、《時邁》乃周公作，餘詩乃他人所作也。《國語》所以唯此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之丞。反。民，莫匪爾極。貽音夷。我來牟，如字。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朱氏曰：「思，語辭也。」○鄭氏曰：「先祖有文德之后稷。」○朱氏曰：「克配彼天，言其播種之功，可以配天也。」○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昔堯遭洪水，后稷播殖百穀，存立我天下衆民之命，使衆民無不於爾后稷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也。」○李氏曰：「《孟子》曰：『辨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辨麥，大麥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也。牟，大麥也。』」○鄭氏曰：「育，養也。」○蘇氏曰：「率育，徧養也。」○朱氏曰：「后稷貽我民以來牟之種。」○李氏曰：「此乃天命后稷，率

育斯民，無有內外彼己之殊。」○陳氏曰：「遂使常道得陳於中國，所謂『富而後教之』也。」

《思文》一章八句。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八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臣工之什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之樂歌也。」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唯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概可見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力之反。爾成，來咨來茹。如預反。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餘。於音鳥。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許乞反。用康年。命我衆人，庀持耻反。乃錢子踐反。鏹，音博。奄觀銍珍粟反。艾。音刈。

孔氏曰：「成王、周公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氏曰：「嗟嗟，勅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在公，凡公家之事也。」○蘇氏曰：「釐，賜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朱氏曰：「保介者，蓋保其君而戒之也。鄭氏據《月令》『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以為車右衣甲持兵，故曰保介。按《呂氏春秋》亦有此文，高誘注云：『保介，副也。』鄭氏之說迂晦，不若高誘之明白。暮春，在夏正為建辰之月，在周正為建寅之月。然先

儒謂商、周雖改正朔，特以是月爲歲首。至於朝聘烝享，猶用夏正。祭用仲月，則春祠宜在建卯之月。祭畢遣之，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毛氏曰：「田一歲曰新，^①三歲曰畚。」○鄭氏曰：「將，大。迄，至也。於皇，於美。康年，樂歲。衆人，庶民。」○王氏曰：「言『命我衆人』，則諸侯之衆莫非王人。」○毛氏曰：「庀，具。錢，鈔。孔氏曰：『《說文》曰：『錢，鈔，古田器。』《世本》曰：『垂作鈔。』」鑄，鑄。孔氏曰：「李巡曰：『鋤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以間稼也。』高誘注云：『耨，芸田也。六寸，所以入苗間。』」二銓，穫也。」孔氏云：「《說文》曰：『銓，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銓、一耨、一鈔，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艾，刈同，穫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祭於廟，祭終而遣之，遂戒其群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錫爾成法，有所不知，則來咨度

以定之。』」○朱氏曰：「既又問之曰：『今既暮春矣，爾之田事如何哉？』」○李氏曰：「既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畚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於乎美哉，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牟，大受其明。」朱氏曰：「來牟當夏而熟。」○王氏曰：「爲天所享，迄至于今，用康年也。戒使命衆人，各庀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已觀銓艾矣。」

「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於其反嘻音僖》，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是雩爲祈穀之文。但雩以龍見，當在孟夏之月，爲《月令》者錯置於

①「一」，《毛詩正義》作「二」。

仲夏，故不引之。《左傳》稱「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并不引者，以傳無「祈穀」之文。」

噫嘻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鄭氏曰：「昭，著。假，至也。時，是。播，種也。」○朱

氏曰：「言我之成其王業，既昭假于爾上帝矣，我今率是農夫，播其百穀，曰：『爾其大發爾之私田，終三十里。而民亦皆服其耕事，萬人畢出而並耕也。』二人並耕爲耦。」○毛氏曰：「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爾。」○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於是民大事其田，萬耦同時舉也。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孔氏曰：「一夫

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百乘，^①是萬也。^②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餘百步。」○蘇氏曰：「言人事盡矣，所不足雨耳，是以告之天也。私，民田也。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其公。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交相愛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音路》，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孔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樂歌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群飛貌。鷺，白

①「百乘」，原作「乘是」，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是」，原作「百」，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鳥。雝，澤也。」孔氏曰：「澤名爲雝，在西有此澤，無取於西之義也。」○王氏曰：「西雝，蓋辟靡也。辟靡有水，鷺所集也。」○朱氏曰：「先儒多謂辟靡在西郊，故曰西靡。」○鄭氏曰：「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於周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之，無厭之者。」○蘇氏曰：「然猶庶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李氏曰：「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亦是意也。」○陳氏曰：「在彼無惡者，必若夏、商之季，然後可以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崇德象賢，修禮以作賓，何斁之有？」朱氏曰：「在彼知天命無常，惟德是與，其心服也。在我不以彼墜其命而有厭於彼，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厚之至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秋冬報也。孔氏曰：「秋冬報之樂歌也。」

○陳氏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體之詩。祈曰上帝，而報不曰上帝者，省文耳。」○鄭氏曰：「烝嘗，爲秋冬報。烝嘗者，宗廟事也。祈之上帝而報之宗廟，於人情物理不類，然則報者亦云上帝可也。以祈爲郊，則季秋大享明堂，安知不併歌《豐年》之詩以爲報歟？」○鄭氏以秋冬爲烝嘗，挾祖妣以爲說耳。且《載芣》，杜稷之詩，其辭與此同。鄭氏胡不改之爲烝嘗也？」○蘇氏曰：「報，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力錦反。萬億及秭。容履反。爲酒爲醴，音禮。烝畀必寐反。祖妣，必履反。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稌，稻也。」孔氏曰：「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朱氏曰：「亦，助語辭也。」

○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唯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所容，兼米兼粟也。」○毛氏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利

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李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荊陽之地下濕，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下，無所不熟。」○王氏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者，天地之功也。」○李氏曰：「我所以爲此酒醴者，進與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朱氏曰：「洽，猶備也。」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始作樂而合於祖之樂歌也。」○《釋文》曰：「合乎祖，本或作『合乎太祖』。」○朱氏曰：「通言先祖也。」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懸鼓，駝音桃。磬祝尺叔反。圉。魚古反。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嗶嗶音橫。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

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爲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業，大板也，所以飾柶爲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爲虡，衡者爲柶。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孔氏曰：「崇牙，刻畫之爲重牙，即業之上齒也。以其形卷然，得掛繩於上，故可以爲懸也。置羽者，置之於柶，虡之上角也。」○毛氏曰：「應，小鞀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孔氏曰：『《釋樂》云：『大鼓謂之鼓，①小者謂之應』，是應爲小鼓也。《大射禮》應、鞀在建鼓東，是爲一器。故知應，小鞀也。應既是小，田宜爲大。《明堂位》云：『周人縣鼓』，是周法鼓始在懸。」○鄭氏曰：「田，當作鞀。」○鞀，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孔氏曰：「以經傳皆無田鼓之名，

① 下「鼓」字，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並作「田」。《毛詩正義》、《爾雅注疏》作「鼓」。

② 「鞀」，《墨海金壺》本與《毛詩正義》並作「鞀」。下同。

而《太師職》云「令奏鼓鞀」，注云：「爲大鼓先引。」故知田當爲鞀。「鞀，鞀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朱氏曰：「磬，石磬也。」○毛氏曰：「祝，木柷也。」^①
 圉，楊也。」^②孔氏曰：「《樂記》有柷、楊之文，言木柷者，明用木爲之。柷用木，則圉亦用木也。柷，狀如漆笛，中有椎，投椎於其中而撞之。故，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齟齬刻，以木長尺櫟之。」○朱氏曰：「祝，所以起樂也。圉，所以止樂也。」○鄭氏曰：「簫，編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也。孔氏曰：『《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風俗通》云：『簫參差象鳳翼。』』管，如簫，併而吹之。」《釋文》曰：「簫，字又作笛。」○孔氏曰：「謂並吹兩管也。」《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而吹之。」○王氏曰：「嗶嗶，厥聲美也。」○鄭氏曰：「我客，二王之後也。」○孔氏曰：「瞽人，作樂者，皆在周之廟廷。業、虞、鼓、磬、祝、圉，皆設之於庭宇。既備具，乃使瞽人擊而奏之。」

○王氏曰：「簫也，管也，尤其器之小者。言其小，所以爲備也。」○孔氏曰：「作之嗶嗶然，和集諸聲，皆肅敬和諧而鳴，不相奪倫。先祖之神，於是降而聽之。我客，二王之後，適來至此，與聞此樂。助祭之人多，獨言我客者，以二王之後尊，故特言之。」朱氏曰：「夔述舜樂，亦曰『虞賓在位』，蓋以此爲盛耳。」○朱氏曰：「觀，視也。成，成功也。」李氏曰：「成，如『簫韶九成』之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在廉反，《季冬薦魚，春獻鮪》于軌反。也。鄭氏曰：「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獻於宗廟。」○孔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冬言季冬，春亦季春。」

① 「柷」，原作「控」，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下同。

② 「楊」，原作「揭」，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冬月既寒，魚不行，乃性定而肥充。」

猗於宜反。與音余。漆音七。沮，七余反。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反。有鮪，鮪音條。鰭音嘗。

鰭音優。鯉。音里。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鄭氏曰：「猗與，歎美之言也。」○毛氏

曰：「漆、沮，岐周之二水也。」○王氏

曰：「潛有多魚，言取之深也。」毛氏曰：

「潛，糝也。」○孔氏曰：「孫炎曰：『積柴養魚曰糝。』」

○鄭氏曰：「鱣，大鯉也。鮪，鰭也。鰭，

白鰭也。鰭，鮪也。」

《潛》一章六句。

《雝》，禘大音泰。祖也。孔氏曰：「禘太祖之樂歌

也。」○劉氏曰：「太祖，即后稷。」○朱氏曰：「《祭法》：

「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

「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息亮反。維辟音

壁。①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

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音祐。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毛氏曰：「相，助也。」○王氏曰：「穆穆，

敬和也。」○朱氏曰：「於，嘆辭也。」○毛

氏曰：「廣，大也。」○王氏曰：「廣牡，碩

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

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

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

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鄭氏

曰：「綏，安也。」○陳氏曰：「孝子，自謂

也。」○蘇氏曰：「大哉，皇考之安我也。

其臣明哲，其君文武，故能安人，以及於

天。」○鄭氏曰：「右，助也。」○王氏曰：

「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

①

「壁」，官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作「壁」。

妣也。」

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妣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妣焉。《閔予小子》之頌曰：「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賢遍反》，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孔氏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蘇氏曰：「《烈文》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載見》言諸侯始見乎武王廟，則《載見》之作也，成王未即政歟？」

載見辟音壁。^①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儻音條。革有鴈，七羊反。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七人反。熙于純嘏。占雅反。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陽陽，言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畫交龍

①「壁」，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作「壁」。

於旂。」○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幃革，轡首也。鷩，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幃革金厄』是也。」○朱氏曰：「按《商頌》『鷩鷩』，鄭云：『聲和也。』」○朱氏曰：「休，美也。」○李氏曰：「烈，大也。」○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康誥》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李氏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是天子之享其福也。此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也。」○鄭氏曰：「純，大也。」○朱氏曰：「諸侯始來見王，稟受法度，

其車服之盛如此，而率之以祭武王之廟，受此眉壽之福。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孔氏曰：「微子來見祖廟之樂歌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反。敦都回反。琢陟角反。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陟立反。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殷尚白。」○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鄭氏曰：「微子乘殷之馬而來，威儀萋萋且且。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敦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毛氏曰：「宿曰宿，再宿曰信。」○譙郡張氏曰：「宿宿者，凡

一宿者再也。信信者，凡再宿者再也。」
○鄭氏曰：「繫，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朱氏曰：「追之，恐其已去也。」○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之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王氏曰：「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享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什方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祿父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奏《大武》文樂之歌也。」^①周公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張氏曰：「《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奏之，冠者舞之。」

於音鳥。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於葛反。^②劉，耆音指。定爾功。

蘇氏曰：「於乎大矣，武王無競之功，文王開之也。」○鄭氏曰：「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毛氏曰：「劉，殺。耆，致也。」○鄭氏曰：「嗣武，嗣子武王。」○朱氏曰：「文王既開之矣，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大功也。」○李氏曰：「《武》詩在於止殺。」

《武》一章七句。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二十九

- ① 「文樂之」，《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作「之樂」。
② 「於」，原作「放」，據《經典釋文》改。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嗣王朝直遙反。於廟也。鄭氏曰：「嗣王，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始朝於廟也。」○孔氏曰：「嗣王朝於廟之樂歌也。」

朱氏曰：「成王免武王之喪，而朝於廟。玩其辭，知其哀未忘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其傾反。在疚。音救。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毛氏曰：「疚，病也。庭，直也。」○匡衡曰：「瑩瑩在疚，言成王喪畢思

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鄭氏曰：「皇考，武王，皇祖，文王。」○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蘇氏曰：「成王始見於宗廟，自傷嬛嬛無所依怙，曰：『於乎我皇考武王，終身能孝。維念我皇祖文王，以其直心陟降。』」朱氏曰：「言文王一陟一降，直而無私也。」○朱氏曰：「今我夙夜敬止者，思繼此而不忘耳。」○鄭氏曰：「於乎皇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孔氏曰：「嗣王謀於廟之樂歌也。」

蘇氏曰：「《閔予小子》，成王朝廟，言將

繼其祖考之詩也。《訪落》，謀所以繼之之詩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反。}^①將予就之，繼猶判渙。音免。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乃旦反。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孔氏曰：「《釋詁》云：

「艾，歷也。」○毛氏曰：「猶，道。判，分。渙，散也。」○王氏曰：「紹庭，紹皇

祖之直。」○朱氏曰：「家，猶言國也。」○

鄭氏曰：「美矣哉，我君考武王。」○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蘇氏曰：「予將謀之於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王氏曰：「於乎悠哉，朕未有艾」者，歎昭考之道悠，而自以為幼稚未有所歷也。」○李氏曰：「將勉強從就之以繼其道，而恐泮渙

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判渙」，皆是仰先王之盛德，歎眇躬之涼薄，苦前哲之高遠也。」○王氏曰：「維予小子，不堪家多難」者，自以為幼稚，不堪王室多難也。」○李氏曰：「紹文王直道于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曾氏曰：「成王自言不堪家多難，因歎美武王能紹文王之道，以陟降厥家。其曰「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蓋言以文王之直道保明其身也。此詩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同意。雖不言「繼序思不忘」，然歎美皇考，則此意在其中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孔氏曰：「群臣進戒嗣王之樂歌也。」○《釋文》曰：「敬之，一本無之字。」

①「五」，原作「立」，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以豉反。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符弗反。時仔音茲。肩，古賢反。示我顯德行。下孟反。

朱氏曰：「思，語辭也。」○李氏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杜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氏曰：「七，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朱氏曰：「將，進也。」○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群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無謂其高而不吾察，王之一陟一降於其事，天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

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歐陽氏曰：「但當以日月勉強積學，而增緝廣大，而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群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鄭氏曰：「緝熙，光明也。」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音秘》，嗣王求助也。孔氏曰：「嗣王求助之樂歌也。周公還政之後，成王因祭在廟，而求群臣助己，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

鄭氏曰：「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

予其懲，直升反。而毖後患，莫予荈普經反。蜂，孚逢反。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芳煩反。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音了。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懲，艾也。螫，毒。肇，始。允，信也。」○王氏曰：「荈，使也。蜂之爲物，善辛螫。」毛氏

曰：「井蜂，掣曳也。」○孔氏云：「《釋訓》作粵，今字耳。孫炎曰：『謂相掣曳入於惡也。』」○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孔氏曰：「陸機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為鷽，故俗云鷽鷽生鷽，言始小終大。』」○鄭氏曰：「拚飛，翻飛也。」○毛氏曰：「堪，任也。蓼，言辛苦也。」朱氏曰：「蓼，辛苦之物也。」○鄭氏曰：「始者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朱氏曰：「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於此，而慎後患，蜂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王氏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者，成王於是始信小物之能成大，不敢不忌也。」鄭氏曰：「管、蔡如鷽鳥之小，後叛而作亂，猶鷽之雛飛為大鳥也。」○橫渠張氏曰：「猶言

初為鼠，後為虎，不必謂桃蟲化為鳥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多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其柰何捨我而弗助哉？」

「莫予荇蜂」，言莫如予前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所銜反，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

「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月令》：『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仲春，擇元日，命民社。』與耕籍異月，俱在春時，故以春總之。《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主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稷。」○蘇氏曰：「王社，在籍田中，籍田所祈也。」

載芟載柞，側伯反。其耕澤澤。音釋。千耦五口反。其耘，音云。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

①「炎」，原作「莢」，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噲勑感反。其饁，于輒反。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戶南反。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於豔反。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表嬌反。載穫濟濟，有實其積，子賜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蒲即反。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子消反。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

鄭氏曰：「載，始也。」○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隰，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也。」朱氏曰：「或曰畛，田畔也。畛之外則隰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李氏曰：「亞，伯之次也。旅者，衆子弟也。」○鄭氏曰：

「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孔氏曰：『謂其人強壯，^①治一夫之田有餘力，能佐助它事者也。』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朱氏曰：「傭力之人，隨主人所左右。」○李氏曰：「噲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氏曰：「噲，衆貌。」○鄭氏曰：「饁，饋饌也。依之言愛也。」○鄭氏曰：「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強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李氏曰：「婦人行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毛氏曰：「略，利也。」○孔氏《大田》疏曰：

①「壯」，原在下「田」之上，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乙正。

「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合也。」^①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也。」《釋文》云：「《爾雅》作繹，云生也。」○鄭氏曰：「達，出地也。」○毛氏曰：「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蘇氏曰：「縣縣，詳密也。」○毛氏曰：「庶，耘也。」○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朱氏曰：「積，露積也。」○孔氏曰：「農夫既去草木根株，以此利耜，始耕於南畝，以種其百穀也。」○李氏曰：「其種皆函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孔氏曰：「有厭然而特茂者，其傑立之苗也。厭厭然而長大者，其齊等之苗也。」○王氏曰：「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今曰『縣縣其庶』，則既苗而耘。既苗而耘，則以縣

縣爲善，恐傷苗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濟濟然。」○毛氏曰：「鉏，芬香也。椒，猶鉏也。」孔氏曰：「椒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胡，壽也。」○李氏曰：「胡考者，耆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謚法，保民耆艾曰胡。」○毛氏曰：「且，此也。」○王氏曰：「振古，則舉古也。」○李氏曰：「其實之多，萬億及秭，故可爲醴，而進與祖妣，以和百禮。」○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絜粢祖妣，而達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②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豐年，其所由來遠矣。」○陳氏曰：「振古

① 「合」，《毛詩正義》作「舍」，當據改。
② 「以」，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朱熹《詩集傳》補。

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秋報社稷也。孔氏曰：「秋報社稷之樂歌也。」

耒耜楚側反。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丘方反。及笱，其饌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居黝反。其鏹音博。斯趙，徒了反，又徒少反。以薊呼毛反。茶音徒。蓼音了。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掙掙，珍栗反。積子賜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毗志反。如櫛，側瑟反。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惇如純反。牡，有掙音剋。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毛氏曰：「耒耜，猶測測也。」孔氏曰：「是刃利之狀。舍人曰：『耒耜，耜入地之貌。』郭璞曰：『嚴利也。』」○鄭氏曰：「良，善也，利善之耜。瞻，視也。筐，笱，所以盛黍也。」○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

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釋文》

曰：「《說文》云：『薊，拔田草也。』」○毛

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

茶，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茶，陸穢。蓼，水

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朱氏曰：

「先儒說茶，但云苦菜，莫詳其為何物。案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

溪取魚，故又曰茶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茶，亦驗也。」○毛氏曰：「掙掙，穫聲也。」○王氏

曰：「栗栗，緻也。」○毛氏曰：「墉，城

也。黃牛黑脣曰惇，社稷之牛，角尺。」

○鄭氏曰：「掙，角貌。有來視汝，謂婦

子來饁者也。」○李氏曰：「載筐及笱，其

饌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

之物也。」○鄭氏曰：「饁者見戴糾然之

笠，以田器刺地，薊去茶蓼之事，言閔其

勤苦。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

①

「反」，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補。

成熟。」○孔氏曰：「及其成熟，乃穫刈之。既穫訖，乃積聚之，如城雉之峻壯，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李氏曰：「於是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蘇氏曰：「以嗣以續，興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釋文》：「惇作惇，曰：『本亦作惇。』」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①○孔氏曰：「繹，賓尸之樂歌也。」絲衣其紃，孚浮反。載弁俅俅。音求。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肅乃代反。鼎及鼐，音茲。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五告反。胡考之休。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紃，潔鮮貌。」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也。」○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

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孔氏

曰：《雜記》云：「士弁而祭於公。」禮有冠弁、韋弁、皮弁，皆不以絲爲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爵色之麻弁。《士冠禮》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

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

曰：《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繹禮在門不在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②失之矣。」繹於門內爲失，明其當在

門外。○毛氏曰：「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鼐。」鄭氏

曰：「鼎圓尊上謂之鼐。」○孔氏曰：「孫炎曰：『鼎斂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

上而小口者。」○呂氏曰：「自堂徂基，乃所

①「彤」，原作「彤」，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枋」，原作「枋」，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改。

謂於彼乎、於此乎。」○王氏曰：「自堂徂基，自堂上降而徂基也。自羊徂牛，先小後大也。鼎及鼐，先大後小也。或先小後大，或先大後小，反復展視，所以致勤敬也。」○孔氏曰：「觥然，設兕觥貌。」○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吳不敖，不謹譁，不傲慢，恭敬獲福，得壽考之休也。」○《釋文》：兕觥作觥，曰：「字又作兕觥。」○橫渠張氏曰：「天子既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

《絲衣》一章九句。

《酌》，告成大武也。朱氏曰：「《內則》曰『十三舞勺』，即此詩也。然此詩與《賁》、《般》，皆不用詩中字明篇，疑皆樂章之名爾。」○橫渠張氏曰：「《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成於宗廟之歌也。」

於鑠舒灼反。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居表反。王之造。七報反。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孔氏曰：「於，嘆美。」○朱氏曰：「鑠，盛也。」○孔氏曰：「王師，王肅云：『武王之衆也。』」○歐陽氏曰：「遵養，循養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熙，光也。」○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鄭氏曰：「載，則。允，信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則天下無不助之者。」○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成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

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酌》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馬嫁反。也。桓，武志也。

《釋文》云：「本或以「桓，武志也」爲注。」○鄭氏曰：「類也，禡也，皆師祭也。」○孔氏曰：「講武類、禡之樂歌也。」

○朱氏曰：「案《左氏傳》楚莊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桓》、《賁》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晁氏曰：「《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注，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

綏萬邦，婁力注反。豐年。天命匪解，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婁豐年，數有豐年。桓桓然有威武。王肅云：『於乎周道，乃昭見於天。』」○李氏

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毛氏曰：「間，代也。」○鄭氏曰：「皇，君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

李氏曰：「武王用兵，蓋爲天下除害，故能召和氣。」天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用之四方之不服，以定其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

《桓》一章九句。

《賁》來代反，大封於廟也。賁，予也，言所以

①「櫜」，原作「櫜」，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錫予善人也。鄭氏曰：「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孔氏曰：「大封於廟之樂歌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音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鳥。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也。時，是也。繹，尋繹也。」

○蘇氏曰：「思，辭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蘇氏曰：「文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然而不敢專也。」○朱氏曰：「布此以賚有功，皆文王之功德在人而可尋繹者，所以求天下之安定而已。」○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此周之命也，又嘆使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以戒之也。」

《賚》一章六句。

《般薄寒反》，巡守手又反。而祀四嶽河海也。

鄭氏曰：「般，樂也。」○孔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之樂歌也。」○朱氏曰：「鄭氏曰：『般，樂也。』蘇氏曰：『遊般也。』今考詩中無此意，當闕之。孔氏以『般，樂也』爲《序》文，曰：『定本『般，樂』爲鄭注。』未知孰是。」○《釋文》曰：「崔靈恩《集注》本用此注爲《序》文。」

於音鳥。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吐果反。山喬嶽，允猶翕許及反。河。敷天之下，哀蒲侯反。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王氏曰：「巒山謂之墮。墮，狹而長也。陟其高山，墮山喬岳，則巡守之所陟，無所不至。」○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鄭氏曰：『河言翕者，河自大陸之北數爲九，祭者合爲一。』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至於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哀時之對者，哀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

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魯 頌

孔氏曰：「此雖名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朱氏曰：「其辭特以贊美當時之事，其體猶列國之風，^①非若商、周天子之頌，用於祭祀，以歌詠先祖之功烈也。」

《駟古營反》，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

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卒，季友立之。當惠王、襄王時。舒瑗云：『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

於不足也。』○曾氏曰：「季孫請命，史克作頌，恐是兩事。如魯武公之大夫，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請命，作詩，不相干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戶橘反。有皇，有驪力知反。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居良反。思馬斯臧。

毛氏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孔氏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曾氏曰：「坰野，乃魯人牧馬之常地耳。」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李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毛氏《芣苢》傳曰：「薄，辭也。」○毛氏曰：「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騶，孔氏曰：『孫炎曰：『驪，黑色。』郭璞曰：『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黃

①「列」，原作「烈」，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

白曰皇，孔氏曰：「黃白色雜名皇。」^①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

《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驛曰黃。孔氏曰：「驛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戎馬、田馬、駕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駕一種而分爲三閑也。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官中之役。」彭彭，有力有容也。」

○鄭氏曰：「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王氏曰：「彭彭，張也。」○鄭氏曰：「臧，善也。」○孔氏曰：「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驪有皇，有驪有黃。此等用之以駕車，則彭彭然。」○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鄭氏曰：「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思馬斯善，多其所及廣博。」

駟駟牡馬，在垆之野。薄言駟者，有騅音佳。^②有騅，符悲反。有驛有騏，音其。以車伾伾。敷悲反。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③孔氏曰：「雜毛是体有二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驛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騅，孔氏曰：「郭璞曰：『今之桃華馬也。』」赤黃曰驛，孔氏曰：「周人尚赤，而牲用驛，是驛爲純赤。言赤黃者，謂其赤而黃，其色鮮明者。上云「黃驛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驛」，謂赤而微黃。」蒼騏曰騏。^④孔氏曰：「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

① 「皇」，原作「黃」，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② 「佳」，原作「騅」，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③ 「騅」，原作「雖」，據宮內廳本、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④ 「蒼」，原作「倉」，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青黑曰騏。」騏者，黑色之名。「伉伉，有力也。才，多材也。」○王氏曰：「思無期，思之久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徒河反。有騶，有騶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斃，思馬斯作。

毛氏曰：「青驪驪曰騶，孔氏曰：「郭璞曰：

「色有淺深斑駁隱鄰，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

騶，孔氏曰：「鬣，馬之駿也。」赤身黑鬣曰騶，孔

氏曰：「騶，是色名。說者以騶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

騶馬，故赤身黑鬣曰騶。」黑身白鬣曰雒。」○王

氏曰：「繹繹，屬也。」朱氏曰：「繹繹，不絕貌。」

○毛氏曰：「善走也。」○鄭氏曰：「斃，厭也，

無厭倦也。」○蘇氏曰：「作，奮起也。」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音因。

有騶，有騶音簞。有魚，以車祛祛。❶起居反。

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駟，孔氏曰：「郭璞

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騶，孔氏曰：「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豪駟曰騶，孔氏曰：「《說文》云：「駟，駁也。」郭璞曰：

「駟，脚脛。」然則駟者，膝下之名。蓋謂豪毛在駟而白長名爲驄也。」二目白曰魚。孔氏曰：「《爾雅》

曰：「一目白，騶。二目白，魚。」郭璞曰：「似魚目

也。」祛祛，强健也。」○王氏曰：「思無

邪，一出於正。」○鄭氏曰：「徂，猶行

也。」○蘇氏曰：「孔子曰：『《詩》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昔之爲詩者，

則未必知此也。孔子曰：『讀《詩》至此，

而有會於其心，是以取之。』蓋斷章云

耳。」○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

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

無斃」、「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

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騶

❶

「祛祛」，原作「祛祛」，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改。下，祛祛同。

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

《駟》四章，章八句。

《有駟備筆反》，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繩繩證反。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烏玄反。醉言舞，于胥樂兮。

朱氏曰：「興也。」○毛氏曰：「駟，馬肥強貌。」王氏曰：「養之使駟也。」○鄭氏曰：「僖公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其忠。」

○孔氏曰：「四馬曰乘。」○鄭氏曰：「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明，脩明其職也。」○毛氏曰：「振振，群飛貌。鷺，白鳥也，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脩潔翔集有威儀也。」朱氏曰：「鷺，鷺羽之翮，舞者所持也。下，如飛而下也。」○毛氏曰：「咽咽，鼓節也。」○鄭

氏曰：「于，於。胥，皆也。」○蘇氏曰：「在公明明，言未始不在公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士之來者，如鷺之集，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鄭氏曰：「僖公之時，君臣無事，燕樂以遂其歡，君臣於是皆喜樂也。」

「有駟有駟，興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養，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

有駟有駟，駟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王氏曰：「牡，剛強之材也。」○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君有餘惠。」○鄭氏曰：「飛，諭群臣醉欲退也。」

有駟有駟，駟彼乘駟。呼縣反。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

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駟。」孔氏曰：「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李氏曰：「載燕，亦飲酒也。」○毛氏曰：「歲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

《有駜》三章，章九句。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孔氏曰：「定本云『僖公修泮宮』，無『能』字。」○蘇氏曰：「此詩言作泮宮，克淮夷，《閟宮》言作新廟，《春秋》皆不載，世疑之。泮宮，閟宮，僖公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至於淮夷之功，予亦疑焉。然此詩有之，『式固爾猶，淮夷卒獲』，有所未獲，而欲終之，則其所獲尚小也。今此詩之言，甚美而大，則君臣之辭歟？或曰：『以君臣而為此辭可也，而孔子錄之，可乎？』曰：『維可之，是以錄之。錄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此孔子之所以爲《詩》也。』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

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不仁，何其血之流杵？」夫二子之言信矣。然孔子未嘗以廢《周書》，蓋好惡之言必有過者，要不以惡爲善則已矣，此達者之所自論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其巾反。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茝茝，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毛氏曰：「泮水，泮宮之水也。天子辟廡，諸侯泮宮。」鄭氏曰：「辟廡者，築土廡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朱氏曰：「《說文》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爲東西牆，其說不同。」○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氏曰：「芹，水菜也。樂僖公脩泮宮之水而往觀之，采其芹也。」○毛氏曰：「戾止，至也。」孔氏曰：「止者，至而止住，故云至，非訓止爲至也。」○王氏曰：「觀其旂，其物茝茝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李氏曰：「茝茝，飛揚也。」李氏曰：「無小無大，從公

于邁，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孔氏曰：「魯人作詩，而自稱其君爲魯侯者，因其請王而作。」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反。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孔氏《采蘋》疏曰：「藻，水草也。」○毛氏曰：「其馬蹻蹻，言強盛也。」○鄭氏曰：「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毛氏曰：「載色，色溫潤也。」○蘇氏曰：「僖公之至於泮宮，好其顏色，和其笑語，未嘗有所怒也，教之而已。」○王氏曰：「載色載笑，則《洪範》所謂『康而色』者也，夫然後能教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

毛氏曰：「茆，鳬葵也。」《釋文》曰：「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鄭氏曰：「在泮飲酒者，與先生君子飲酒也。」○毛氏曰：「醜，衆也。」○蘇氏曰：「僖公與其群臣飲酒於泮宮，咸願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群衆。」王氏曰：「順彼先生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群衆也。」○李氏曰：「一章言僖公之至泮水，二章言僖公之教人，三章則又言至泮水與賢者飲酒也。」○朱氏曰：「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辭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戶。

鄭氏曰：「則，法也。允文允武，信文信武也。」○毛氏曰：「假，至也。」朱氏曰：「假，感格也。」○朱氏曰：「祖，周公、魯公也。靡有不孝，信僖公之孝也，無所不

至也。」○李氏曰：「自求伊祜，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反。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反。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克，能。攸，所也。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於是伐淮夷，所以能服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使武臣獻馘，又使善聽獄之吏如皋陶者獻囚，言伐有功，所任得其人。」○孔氏曰：「《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故僖公既伐淮夷，而反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

耳。下章倣此。」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訥，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孔氏曰：「狄彼東南，遠服彼東南。」《釋文》曰：「狄，遠也。」○王氏曰：

「狄，攘而逐之也。」○蘇氏曰：「古狄，逖通。」○鄭

氏曰：「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淮夷，在魯之東南。」烝烝，猶進進也。」○毛氏曰：

「皇，美也。」○鄭氏曰：「吳，譁也。」○王

氏曰：「不揚，戢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①不吳不揚，肅也。」○鄭氏

曰：「訥，訟也。無以爭訟之事，告於治訟之官者。」○王氏曰：「不告于訥，和

①「盛」，原作「成」，據《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改。

也。」○李氏曰：「人心可謂廣矣，惟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遠，遠淮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已。」

角弓其觶，束矢其搜。色留反。戎車孔博，徒御無斃。音亦。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蘇氏曰：「觶，弓健貌。」鄭氏曰：「言持絃急也。」○毛氏曰：「五十矢爲束。」孔氏曰：「荀

卿云：『魏氏武卒負矢五十个。』荀則毛氏之師，故從其言。鄭注《大司寇》『束矢』云：『古者，弓百矢。』

○鄭氏曰：「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孔氏曰：「其發則搜然而勁。」○蘇氏曰：「搜，矢疾聲。」○

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無厭倦也。淑，善也。式，用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

以盡得也。」

翩彼飛鴉，于矯反。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九永反。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反。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鴉，惡聲之鳥也。

黹，桑實也。」○鄭氏曰：「懷，歸也。言鴉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木上，食其桑黹，爲此之故，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

憬，《說文》曰：『覺悟也。』」○王氏曰：

「琛，寶也。元龜，尺二寸。」孔氏曰：「《漢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鄭氏曰：

「大，猶廣也。」○毛氏曰：「賂，遺也。

南，謂荆陽也。」^①○鄭氏曰：「荆陽貢金三品。」○孔氏曰：「淮夷來魯國獻其琛寶，其所獻之物，是大龜象齒。又廣賂

①「陽」，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揚」，《毛詩正義》作「揚」。下「陽」同。

我以南方之金。」

《泮水》八章，章八句。

《閼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蘇氏曰：「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

閼宮有恤，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稷，音六。植，徵力反。① 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續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太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由。」○呂氏曰：「閼宮，魯廟，非姜嫄廟也。言赫赫姜嫄者，推本周家所由興。」○朱氏曰：「閼宮者，魯之群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孟仲子曰：『是

禘宮也。』○孔氏曰：「《大司樂》云：『舞《大濩》以享先妣。』以此知姜嫄之廟在周。言其在周，則魯無其廟。姜嫄祀郊禘而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禘宮。」閼，深閉也。」毛氏曰：「閼，閉也。」○毛氏曰：「恤，清淨也。」○蘇氏曰：「實，鞏固也。」○毛氏曰：「枚枚，礱密也。」王氏曰：「枚枚，辨也。」○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馮依。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圻不副，終十月而生子，不遲晚。」○毛氏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穉。」孔氏曰：「重稷植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也。《七月》傳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穉。』《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穉。』」○李氏曰：「菽，大豆。」○鄭氏曰：「奄，猶覆也。」○朱氏曰：「后稷生而享有百福，播種五穀，猶天所降也。奄有下國，堯封之邠也。」○鄭氏

① 「微」，原作「微」，據《墨海金壺》本及《經典釋文》改。

曰：「柜，黑黍也。」○毛氏曰：「緒，業也。」○鄭氏曰：「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禹平水土，后稷乃教播種，故曰『續禹之緒』。美之，故申說以明之。」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屈，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都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曾氏曰：「大王去邠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寢盛之由，故曰太王肇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肇王迹之語言之過耳。聖人於《武成》，猶有所不取者，其於《魯頌》，豈以一言之過而刪之乎？」○王氏曰：「屈，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

也。致其至者，武王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繼太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鄭氏曰：「虞，度也。」○朱氏曰：「無貳無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敦，治而勝之也。咸厥功，輔佐之臣咸有功。而周公亦與焉，故下章言封伯禽之事。」

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素河反。尊將將，七羊反。毛無蒲包反。載側吏反。羹，

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毛氏曰：「王，成王也。元，首。宇，居也。」○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東，魯國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以爲我周家之輔。』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導江鮮于氏曰：「錫之山川，謂境內之山川也。」○《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王制》同。○王氏曰：「《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而《周

官》以爲諸侯之地，方四百里。蓋特言其國也，則儉於百里。并附庸言之，則爲方四百里也。」李氏曰：「鄭氏據《明堂位》，謂『封以七百里，欲其強於衆國』，其說不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鄭氏曰：「交龍爲旂。四馬，故六轡。」○毛氏曰：「耳耳然，至盛也。」○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孔氏曰：「錯舉春秋，以明冬夏。」○孔氏曰：「其車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鄭氏曰：「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毛氏曰：「騂，赤。犧，純也。」孔氏曰：「《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是天子祭天南郊，用

赤牛純色。」○李氏曰：「皇皇，大之至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氏以帝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鄭氏曰：「周公皇祖，此皇祖謂伯禽也。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角，爲其觸觚人也。」

孔氏曰：「《封人》注云：「楅衡設於角，衡設於鼻。」秋嘗而言始者，秋物新成，尚之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亦特也。」○孔氏曰：「將將，盛美也。大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然則象尊，尊爲象形也。阮湛

《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腹之上畫爲牛、象之形。」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爲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者，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爲娑。傳言沙，即娑之字也。」○毛氏曰：「毛魚，豚也。」孔氏曰：「《封人》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去其毛而魚之也。」○孔氏曰：「載，謂切肉。」○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大羹者，煮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大房，《明堂位》曰：「周以房俎。」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殽烝。」如彼文次，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鄭氏曰：「萬舞，干

①「爛」，原作「爛」，據《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周禮注疏》改。

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李氏曰：「孝孫有慶，孝孫得享其福。」○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謂毀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朱氏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爲三也。」○朱氏曰：「此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是也。」^①

公車千乘，繩證反。朱英綠滕。徒登反。二矛重直龍反。弓，公徒三萬。貝胄直友反。朱綬，息廉反。烝之升反。徒增增。如字。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兵車一乘，甲十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此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車也。」○鄭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李氏曰：「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地，方二百十六里有奇。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通有千乘也。」○朱氏曰：「英，矛飾也。滕，繩也。」孔氏曰：「朱英，絲纏而朱染之，以爲矛之英飾。弓束以綠繩。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孔氏曰：「重弓，謂內弓於鬯，鬯中有二弓。」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胄，貝飾。朱綬，以朱綬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也。胄，謂兜鍪。貝非爲胄之物，故知以貝爲飾。《說文》曰：『綬，綫也。』然則朱綬，直謂赤綫，以

①「國」，原脫，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朱熹《詩集傳》補。

連綴甲也。」○孔氏曰：「烝徒增增，進行之時，增增然衆多。」○毛氏曰：「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荆舒，而莫之禦也。言其強也。」鄭氏曰：「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天下無敢禦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伐楚』。『名荆。』群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之髮，背有台文之背。」○蘇氏曰：「壽胥與試者，願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眉壽，秀眉，亦壽徵。」○孔氏曰：「無有害，無有患害。」○蘇氏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爲安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

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泰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孔氏曰：「《春秋》定十年：『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謂顓臾主蒙山也。魯之境内有此二山，故言奄有。」○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國也。」○朱氏曰：「願其有功如此。」

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孔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有此桐木也。」○毛氏曰：「宅，居也。」○朱氏曰：

①「一」，四庫本、《墨海金壺》本作「楚」。按《毛詩正義》作「楚一」，當據改。

「徐宅，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若，順也。」○孔氏曰：「莫敢不諾，有命則莫敢不應。」○李氏曰：「惟魯侯是順也。」○蘇氏曰：「龜、蒙、鳧、繹，魯之四山，其餘則東南勢相聯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毛氏曰：「常、許，魯南鄙、西鄙。」鄭氏曰：「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孔氏曰：「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桓公以許與鄭。」○鄭氏曰：「燕，燕飲也。令，善也。」○朱氏曰：「令妻，令善之妻也。壽母，壽考之母也。僖公娶於齊曰聲姜，母曰成風。」○孔氏曰：「宜其大夫之與衆士祝

慶，使與之相宜也。邦國是有，魯之邦國，僖公常保有之。」○鄭氏曰：「兒齒，亦壽徵。」○《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蘇氏曰：「常、許，魯之故地而未復者也。願其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待落反。是尋是尺。松楠音角。有梟，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毛氏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孔氏曰：「僖公修造寢廟，取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於是斬斷之，量度之。」○毛氏曰：「八尺曰尋。楠，櫟也。」孔氏曰：「楠之與櫟，是櫟之別名。」梟，大貌。路寢，正寢也。」○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孔氏曰：「奕奕然，廣大。」○鄭氏曰：「奚斯所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氏曰：「奚斯，公子魚也。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工役，課其章程。」○鄭氏曰：「曼，修也，廣也。」○孔氏曰：「言廟甚長廣而且大。」○朱氏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閼宮》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駟》四篇，二十三章，二百四十三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一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商 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孔氏曰：「祀成湯之樂歌也。成王殺武庚，封微子啓於宋，代武庚爲商後。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戴公，當宣王時。《世本》云：『宋緡公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父。』正考父是孔子七世之祖。《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韋昭云：『名頌，頌之美者。』」○鄭氏曰：「自正考父至孔子時，又無七篇。周用六代之樂，故周大師有《商頌》。」

猗於宜反。與音余。那與，置我鞀音桃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占雅反。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朱氏曰：「置，讀如『置器』之置。」○鄭氏曰：「鞀與鼓也。」孔氏曰：「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鞀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毛氏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鞀將之，』注云：『鞀，所以節樂。』是樂成由鞀也。《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鄭氏曰：「簡簡，和大也。」○毛氏曰：「衍，樂也。」鄭氏曰：「烈祖，湯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所

斥者何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鄭氏曰：「綏，安也。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以是安我所思之人，見其所爲齊者非有也，而生於其思，故謂之思成。」○朱氏曰：「思成，未詳。或曰：『思，辭也。安我以成也。』或曰：『安我所思，無不成也。』按此句與下篇『綏我眉壽』之語相似，莫知何者爲是。」○王氏曰：「淵淵，深也。深以言其聞之遠。嘒嘒，細也。」○鄭氏曰：「磬，玉磬也。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孔氏曰：「禮，設樂懸之位，皆鍾鼓在庭，故知堂下樂也。知是玉磬者，以鍾、鼓、磬、管同爲

樂器，磬非樂之主，而云『依我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益稷》曰『戛擊鳴球』，謂玉磬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橫渠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養心。」○鄭氏曰：「穆穆，美也。於盛矣湯孫，此樂之美其聲。」孔氏曰：「穆穆然而美者，其樂之音聲。」○歐陽氏曰：「其述樂而間稱湯孫至于再三，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毛氏曰：「大鍾曰庸。數數然，盛也。」朱氏曰：「庸，鏞通。」○鄭氏曰：「萬舞，干舞。」○王氏曰：「有奕，萬舞之綴兆衆大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亦不悅懌乎，言悅懌也。」○毛氏曰：「恪，敬也。」○孔氏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曰『秋嘗冬烝』。」○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鍾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毛氏曰：「恪，敬也。」○朱氏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蘇氏曰：「將，奉也。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那》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商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商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孔氏曰：「祀中宗之樂歌也。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其廟。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音戶。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醴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軹初支反。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鷁鷁。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音格。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毛氏曰：「申，重也。」○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鄭氏曰：「其福乃及女之此所。」○歐陽氏曰：「爾，時主祀之主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既載清酒於樽以酌獻，

故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猶言『烝畀祖妣』，占語質也。」○歐陽氏曰：「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平和也。」○歐陽氏曰：「上言『既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毛氏曰：「醴，總。假，大也。總大無言，無爭也。」○歐陽氏曰：「執事之臣，總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耆之福也。」○鄭氏曰：「約軹，轂飾也。孔氏曰：「軹者，長轂之名，以皮纏約，而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篆轂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鵠鵠然聲和。」孔氏曰：「《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注云：『篆，轂約也。』彼言篆轂，即此約軹。」○歐陽氏曰：「『約軹錯衡，八鸞鵠鵠』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

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歐陽氏曰：「我時王受天命溥將，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朱氏曰：「言我受命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孔氏曰：「從天下平安之福，故獲得豐年穰穰然。」○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者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王氏曰：「祀中宗而曰湯孫者，有天下以湯故也。」

「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儀禮》載祭祀燕享，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定，即戒平之

謂也。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得其一說也。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美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尺志反。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

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毛氏曰：「玄鳥，鵲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釋鳥》云：

『燕燕，鵲也。』色玄，故又名玄鳥。《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禴。』玄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芒芒，大貌。』

○鄭氏曰：「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李氏曰：「生契而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鄭氏曰：「自契至于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芒芒然。」○王氏曰：「古帝命武湯，言古者上帝命武湯也。」○鄭氏曰：「武湯，有威武之德者成湯。」○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鄭氏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鮮于氏曰：「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群后也。」○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孔氏

曰：「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來助祭。於祭之時，有大黍稷之食，此諸侯於是奉承而進之。」《釋文》曰：「大糝，《韓詩》云大祭也。」○朱氏曰：「商世諸侯多矣，而止十乘者，疑諸侯當朝者，歲以服數爲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故與？」○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曾氏曰：「所謂武王者，皆成湯耳。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者，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況『肇域彼四海』，殷受命咸宜，豈所以稱武丁孫子哉？」○毛氏曰：「畿，疆也。」○鄭氏曰：「止，猶居也。」○曾氏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人於其所歸赴則

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鄭氏曰：「假，至也。祈祈，衆多也。皆來朝覲貢獻，其至也祈祈然。」○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釋文》曰：「維河，王肅以爲河水。」○蘇氏曰：「其至者祈祈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王氏曰：「景，與『既景乃罔』同意。員，與『聊樂我員』同義。河，蓋武丁孫子所都也。」○朱氏曰：「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朱氏曰：「咸宜，無不宜也。」○鄭氏曰：「百禄是何，謂檐負天之多福。」朱氏曰：「何，荷通。」

「武丁孫子」，指作頌之商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長發》，大禘也。孔氏曰：「大禘之樂歌也。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王氏曰：「《長發》，

《序》以爲大禘之詩也。《離》，《序》以爲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孔氏曰：「《王制》及《祭統》言「春杓、夏禘、秋嘗、冬烝」，則夏祭宗廟亦名禘也。」○橫渠張氏曰：「《長發》大禘，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圓。既長。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猶久也。深知乎，維商家之德也，孔氏曰：

「總嘆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久發見其禎祥

矣。」○毛氏曰：「洪，大也。諸夏爲外。

幅，廣也。隕，均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

幅，故爲廣也。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鄭氏

曰：「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有娥，契母也。

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帝堯

之末，有大水芒芒然，禹敷廣下土，以正

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

令使中國廣大均平。既已長遠矣，於是

時，契已佐禹，是其祥久見也。又說商興之由，「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謂上天祐契，使賢而生有商國也。」○王氏曰：「有娥氏國方大之時，帝立子生商也。」朱氏曰：「有娥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反。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

「《書》稱「格王」、「寧王」，蓋古人往往以

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

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孔氏

曰：「《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

窳。」韋昭注云：「《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

祖，故呼爲王，非號爲王也。」○朱氏曰：「或曰：「以

玄鳥降而生，故曰玄王。」○蘇氏曰：「桓，武

也。」○毛氏曰：「撥，治也。」○蘇氏曰：

「契之爲人，武而能治。」○王氏曰：「受

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者，隨所受大小，能達其道也。達，與『在邦必達』同意。」朱氏曰：「達，通達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

○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蘇氏曰：「履，蹈也。」○朱氏曰：「言契能率不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孔氏曰：「《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鄭氏曰：「截，整齊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人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爾整齊。」朱氏曰：「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相土之後嘗中衰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遲遲，上帝是祗，諸時反。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

焉。」○朱氏曰：「降，猶生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王氏曰：「昭假，昭假上帝也。」○鮮于氏曰：

「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也。」○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于天。遲遲，久也。言其純亦不已也。」○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同意。」李氏曰：

「帝命之爲法於天下也。」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張衡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子由反。

毛氏曰：「球，玉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贊之瑞也。」○鄭氏

曰：「綴，猶結也。旒，旌之垂者也。」孔氏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旌旗垂者名為旒也。」○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縵。」○李氏曰：「諸侯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鄭氏曰：「不競，不爭也。」○毛氏曰：「綏，急也。優優，和也。適，聚也。」○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猛，不太柔弱，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故百禄聚而歸之。」

受小共音恭。大共，為下國駿音峻。厯，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戢奴版反。不竦，小勇反。百禄是總。子孔反。

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厯，厚也。」鄭氏曰：「駿之言俊也。」○孔氏曰：「鄭以為，湯為下國作英俊厚德之君。」○朱氏曰：「駿厯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驤，謂馬也。」○毛氏《蓼蕭》傳云：「龍，寵也。」○孔氏曰：「荷天之榮

寵。」○毛氏曰：「戢，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戢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

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蘂，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旆，旗也。」○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謂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興師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誰敢禦我？」○毛氏曰：「苞，本也。」○朱氏曰：「蘂，旁生萌蘂也。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己姓也。三國

黨於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孔氏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己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長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

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音佐。右音又。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孔氏曰：「震，懼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朱氏曰：「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此矣，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允也天子，則湯也。降，猶『維嶽降神』之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言至於湯，得伊尹而有天下也。」○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

臣與祭，故言伊尹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殷武》，祀高宗也。孔氏曰：「祀高宗之樂歌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采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哀蒲侯反。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毛氏曰：「撻，疾意也。荆楚，荊州之楚國也。」孔氏曰：「周有天下，始封熊繹爲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蘇氏曰：「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朱氏曰：「湯孫之緒業，皆高宗之功。」

「采入其阻，哀荆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勾踐棲於

會稽之類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都
啼反。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
是常。

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
之義。」○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
者。享，獻也。世見曰王。」孔氏曰：「氐羌，
遠夷，世一見於王。」○王氏曰：「荆楚居國

南鄉，比之氐羌則近國爾。成湯之時，
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謂
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蘇氏曰：「既
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居吾國之南
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莫敢不來朝，
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於女荆楚，則曷敢
不至哉？』」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
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鄭氏

曰：「多，衆也。衆君，諸侯也。來辟，猶
來王也。」○蘇氏曰：「荆楚既服，天命諸
夏之君，凡建國于禹迹者，咸以歲事來
見於王，以祈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
懈，庶可以免咎矣。』」○李氏曰：「言夷
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
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
也。」○鄭氏曰：「遑，暇也。」○朱氏曰：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
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有嚴』矣。惟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於下
國，而『封建厥福』，蘇氏曰：『封建其所當福。』
此高宗所以受命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
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鄭氏曰：

「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乃四方之中正也。」孔氏曰：「翼翼然禮讓恭敬。」○孔氏曰：「赫赫，顯盛也。聲，美聲也。濯濯，光明也。靈，神靈也。」○朱氏曰：「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斲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桼，刃連反。^①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孔氏曰：「景山，大山也。」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毛氏曰：「丸丸，易直也。遷，徙也。桼，長貌。」○鄭氏曰：「旅楹，衆楹也。」○朱氏曰：「寢，廟中之寢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柏易直者，斷而遷

之。」孔氏曰：「謂徙之來歸也。」○孔氏曰：「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斲截。」○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榱桷，有桼然而長桷者，椽也。椽以長爲善。陳列其楹，^②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此蓋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句。

《那》五篇，十六章，百五十四句。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第三十二

① 「刃」，《經典釋文》作「丑」，當據改。

② 「列」，原作「烈」，據四庫本、《墨海金壺》本及《毛詩正義》改。

後序

六經遭秦火多斷缺，惟三百篇幸而獲全。漢興，言《詩》者三家，毛氏最著。後世求詩人之意於千百載之下，異論紛紜，莫知折衷。

東萊呂伯共病之，因取諸儒之說，擇其善者，萃爲一書，間或斷以己意，於是學者始知所歸一，今東州士子家寶其書。而編帙既多，傳寫易誤，建寧所刻益又脫遺。其友丘漕宗卿惜其傳之未廣，始鋟木於江西漕臺。噫！伯共自少年嚆噉道真，涵泳聖涯，至以此得疾且死，六經皆有論著未就，獨此書粗備，誠不可使其無傳。雖伯共之學不止於是，然使學者因是書以求

先王所以厚人倫、美教化，君子之所以事君事父，則於聖學之門戶豈小補哉？淳熙壬寅重陽後一日，錫山尤袤書。

跋

此瞿氏鐵琴銅劍樓所藏宋孝宗時本也。天祿琳琅藏宋本二，一十一行，行二十二字；一十四行，行十九字，均與此不同。明嘉靖辛卯傅氏刊本有陸鉞《序》，稱「得宋本於豐存叔家」。余見有殘本，亦十四行，行十九字，當出於天祿藏本之一。次爲萬曆癸丑陳氏刊本，有顧起元《序》，余未之見。得見者，清嘉慶辛未聽彝堂刊本，前有顧《序》，後有南京吏部後學史樹德等九人銜名，是必從萬曆本出也。張氏《墨海金壺》、錢氏《經苑》、胡氏《金華叢書》先後覆印，其源大抵出於嘉靖刊本。瞿氏以此與各本參校行款，獨與原書條例

相合，文字亦無脫漏。張氏本凡脫十三條，萬曆本、聽彝堂本各脫十二條，錢、胡兩本各脫十條。獨嘉靖本源出宋刻，所脫者亦尚有九條。竊恐其所據之本不能無誤。然則是刻也，豈特駕衆本而上之，抑亦天水之名槧矣。海鹽張元濟。

瞿氏藏書目以宋本校各本，歷舉宋本佳處，今摘錄如左：

是書在宋有建寧巾箱本，又有蜀本，眉山賀春卿刻，鶴山魏氏爲之序。明嘉靖間鄞陸氏鉞得宋本於豐存叔，刻諸南昌，但載朱《序》，不載尤《序》，行款與此本不同，參以古體，頗亂舊文。又有顧氏起元《序》，刻於萬曆間，即出陸本，益多譌脫。近邑中張氏《墨海金壺》所刻，但據顧本，并未見陸本。今以此本參校，如卷首《條例》有曰：「諸家或未備，以己說足之，錄於

每條之後，比諸家解低一字寫。」各本自第十九卷《彤弓》注以下不復提行，增「東萊曰」三字，接寫諸家之後。惟此本概低二格，與《條例》所云合。其各本皆脫而此本獨全者，如《小雅·車攻》第七章注，「故自左膘」，下有《釋文》曰「頻小反，脅後髀前肉也」十二小字，下又有「而射之，達於右膈」七大字，下又有《釋文》曰「音愚，謂肩前也」九小字，下又有「爲上殺」三大字。《十月之交》第八章注，「王氏曰『故不敢傲』」，下有「我友自逸也」五大字，下又有「范氏曰『時有潔身而去者，已獨不去，故曰我不敢傲我友自逸』」二十四小字，下又有「毛氏曰『三大字。《小旻》第二章注，『朱氏曰『具猶俱也』』」，下有「鄭氏曰：『底，至也。』王氏曰：『其俗如此，亦孔

之哀矣。』十八大字。《小弁》第八章注，「毛氏曰『念父孝也』」，上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十七大字。《小明》第二章注「鄭氏曰」，下有「孔，甚也。庶，衆也。毛氏曰：『憚，勞也。』朱氏曰『十五大字。《漸漸之石》序注「舒庸」，下有「之屬。孔氏曰《殷武》曰『維汝荆楚』，已并言之，是楚之稱荆，亦已久矣。《傳》有舒鳩、舒鄆、舒庸」三十三小字。《大雅·大明》第四章注「王氏曰」，下有「治之陽、渭之涘，則莘國所在也。朱氏曰」十五大字。《頌·載見》章注「烈，大也」，上有「休，美也。李氏曰」六大字。有陸本未脫而顧本又脫者，如《周南·汝墳》末章注，「長樂王氏曰」，下脫「父母，指文王也。毛氏曰：『孔，甚。邇，近也。』鄭氏曰」十七

胡本均不脫）其餘譌處，尤不可勝舉也。

大字。《小雅·小弁》末章注，「故告之曰」下脫「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王氏曰」十九大字。《賓之初筵》首章注，「既安賓，然後改」，下脫「縣以避射」四大字，下又脫「孔氏曰『行燕至安賓之後而行大射』十四小字。（嘉靖本、錢本、胡本均不脫）《魯頌·駟》首章注，「毛氏曰牧之垌野」，上脫「毛氏《芣苢》傳曰『薄，辭也』九大字。（嘉靖本、錢本、胡本均不脫）《閼宮》末章注，「路寢，正寢也」下脫「朱氏曰『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十一大字。（嘉靖本不脫）至陸、顧兩本不脫而張本獨脫者，又有之。如《周頌·烈文》注，「得賢人則國家彊矣」，下脫「李氏《抑》詩解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十八大字。（嘉靖本、聽彝堂本、錢本、

慈湖詩傳

〔南宋〕

楊簡撰

王承略 陳錦春

王正一 張春珍

校點

目錄

校點說明 一

序 一

四庫全書提要 慈湖詩傳二十卷 一

慈湖詩傳自序 一

卷一 一

周南 一

關雎 一

葛覃 五

卷耳 七

樛木 一〇

蟋斯 一

桃夭 三

兔置 四

芣苢 五

漢廣 七

汝墳 一九

卷二 二一

麟之趾 二〇

召南 二一

鵲巢 二一

采芣 二三

草蟲 二三

采蘋 二五

甘棠 二五

行露 二六

羔羊 二七

殷其雷 二九

標有梅 二九

小星 三〇

江有汜 三一

野有死麕 三一

何彼穠矣 三一

騶虞 三三

卷三 三五

邶 三五

柏舟	三五
綠衣	三六
燕燕	三六
日月	三八
終風	三九
擊鼓	四〇
凱風	四一
雄雉	四二
匏有苦葉	四三
谷風	四四
式微	四八
旄丘	四九
簡兮	五〇
泉水	五一
北門	五三
北風	五四
靜女	五五
新臺	五六
二子乘舟	五七

卷四

鄘

柏舟	五九
牆有茨	六〇
君子偕老	六一
桑中	六四
鶉之奔奔	六五
定之方中	六六
蝦蟆	六九
相鼠	六九
干旄	七一
載馳	七二
卷五	七五
衛	七五
淇奥	七五
考槃	七七
碩人	七八
氓	八二
竹竿	八五

芄蘭	八五	將仲子	一〇〇
河廣	八六	叔于田	一〇一
伯兮	八七	大叔于田	一〇二
有狐	八八	清人	一〇四
木瓜	八九	羔裘	一〇五
卷六	九一	遵大路	一〇六
王	九一	女曰雞鳴	一〇六
黍離	九一	有女同車	一〇八
君子于役	九一	山有扶蘇	一〇八
君子陽陽	九二	蔣兮	一〇九
揚之水	九三	狡童	一〇九
中谷有蓷	九四	褰裳	一一〇
兔爰	九五	丰	一一〇
葛藟	九六	東門之墠	一一一
采芣	九七	風雨	一一一
大車	九七	子衿	一二二
丘中有麻	九九	揚之水	一二三
鄭	一〇〇	出其東門	一二三
緇衣	一〇〇	野有蔓草	一四四
		溱洧	一四五

卷七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一一六

一一六

一一六

一一七

一一八

一一九

一二〇

一二一

一二三

一二四

一二五

一二六

一二七

一二八

一二八

一二九

一三〇

一三一

一三三

卷八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鶉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芩

秦

車鄰

駟鐵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鶉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芩

秦

車鄰

駟鐵

一三三

一三六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八

一三九

一四一

一四二

一四三

一四五

一四六

一四六

一四七

一四七

一四八

一四九

一五一

一五一

一五一

小戎	一五三
蒹葭	一五八
終南	一五九
黃鳥	一六〇
晨風	一六一
無衣	一六二
渭陽	一六二
權輿	一六三
陳	一六三
宛丘	一六三
東門之枌	一六四
衡門	一六五
東門之池	一六五
東門之楊	一六六
墓門	一六六
防有鵲巢	一六七
月出	一六八
株林	一六九
澤陂	一六九

檜	一七一
羔裘	一七一
素冠	一七一
隰有萋楚	一七二
匪風	一七三
卷十	一七四
曹	一七四
蜉蝣	一七四
候人	一七五
鳴鳩	一七六
下泉	一七八
豳	一七九
七月	一七九
鸛鳴	一八七
東山	一八八
破斧	一九二
伐柯	一九三
九罭	一九四
狼跋	一九五

卷十一

小雅一	一九七
鹿鳴	一九七
四牡	一九八
皇皇者華	一九九
常棣	一九九
伐木	二〇〇
天保	二〇二
采芣	二〇五
出車	二〇五
杕杜	二〇七
南陔	二〇八
白華	二〇八
華黍	二〇八
魚麗	二〇八
由庚	二一〇
南有嘉魚	二一〇
崇丘	二一〇
南山有臺	二一〇
由儀	二一三

卷十二

小雅二	二二六
祈父	二二六
白駒	二二七
黃鳥	二二八
我行其野	二二九
斯干	二四〇
無羊	二四一
蓼蕭	二二三
湛露	二二四
彤弓	二二五
菁菁者莪	二二六
六月	二二七
采芣	二二〇
車攻	二二四
吉日	二二八
鴻鴈	二三〇
庭燎	二三二
汔水	二三四
鶴鳴	二三四

節南山……………二四三

正月……………二四八

十月之交……………二五三

雨無正……………二五七

卷十三

小雅三……………二六一

小旻……………二六一

小宛……………二六一

小弁……………二六五

巧言……………二六九

何人斯……………二七二

巷伯……………二七五

谷風……………二七九

蓼莪……………二八〇

大東……………二八二

四月……………二八六

卷十四

小雅四……………二八九

北山……………二八九

無將大車……………二九一

小明……………二九二

鼓鐘……………二九四

楚茨……………二九六

信南山……………三〇二

甫田……………三〇四

大田……………三〇六

瞻彼洛矣……………三一〇

裳裳者華……………三一〇

卷十五

小雅五……………三一二

桑扈……………三一二

鴛鴦……………三二三

鵲弁……………三二三

車輦……………三三五

青蠅……………三一八

賓之初筵……………三一八

魚藻……………三二三

采芣……………三二三

角弓……………三二六

苑柳……………三二八

都人士……………三二八

采芣……………三三〇

黍苗……………三三一

隰桑……………三三三

白華……………三三四

縣蠻……………三三四

瓠葉……………三三五

漸漸之石……………三三六

苕之華……………三三七

何草不黃……………三三七

卷十六

大雅一……………三三八

文王……………三三八

大明……………三四二

縣……………三四四

械櫜……………三五二

早麓……………三五三

思齊……………三五五

皇矣……………三五八

靈臺……………三六五

下武……………三六七

文王有聲……………三六九

卷十七

大雅二……………三七三

生民……………三七三

行葦……………三七三

既醉……………三七七

鳧鷖……………三七九

假樂……………三八〇

公劉……………三八一

洞酌……………三八二

卷阿……………三八二

民勞……………三八三

板……………三八三

蕩……………三八四

抑……………三八四

桑柔……………三八五

雲漢……………三八六

崧高……………三八七

噫嘻	四〇三
臣工	四〇〇
思文	三九九
執競	三九八
時邁	三九七
我將	三九七
昊天有成命	三九五
天作	三九四
烈文	三九三
維清	三九三
維天之命	三九一
清廟	三九一
周頌	三九一
卷十八	三九一
召旻	三九〇
瞻卬	三八九
常武	三八九
江漢	三八八
韓奕	三八八
烝民	三八七

般	四一九
賁	四一九
桓	四一八
酌	四一七
絲衣	四一六
良耜	四一六
載芟	四一四
小毖	四一三
敬之	四一二
訪落	四一一
閔予小子	四一〇
武	四〇九
有客	四〇九
載見	四〇八
離	四〇七
潛	四〇六
有瞽	四〇五
豐年	四〇三
振鷺	四〇三

卷十九 四二一

魯頌 四二一

駟 四二一

有駜 四二四

泮水 四二五

閟宮 四二七

卷二十 四二六

商頌 四三六

那 四三六

烈祖 四三八

玄鳥 四三八

長發 四四〇

殷武 四四四

附錄 四四七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四四七

校點說明

楊簡（一一四一—一二二六），字敬仲，號慈湖，人稱慈湖先生。南宋明州慈溪人（今屬浙江省）。孝宗乾道五年（一一六九）進士，官終寶謨閣學士，事蹟具《宋史·道學傳》。

楊氏師從陸九淵，是心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張心即是道，宇宙變化即是人心的變化過程，明心為修養之本。其學說主要體現在門人弟子編纂的《慈湖遺書》中。《宋元學案》之《慈湖學案》，總結其學術思想。

是書或名《詩解》，或名《詩傳》，為楊氏說《詩》之作。楊氏以心學思想來解釋《詩經》，同時，也通過《詩經》來闡發其心學主張，善於發明《詩經》「思無邪」的精神和一貫之旨。楊氏解《詩》十分大膽，在《自序》中譏子夏為小人儒。贊同《毛詩序》出自

衛宏之說，故對《毛詩序》極力加以貶斥。又以為《爾雅》、《左傳》、《禮記》諸書，毛傳、鄭箋、孔疏諸解，差失良多，不足憑信。至陸德明《釋文》，則多好異音。可謂目空前儒，無所避畏。

各篇正文一般分音釋和詩解兩個部分，音釋一般引用吳棫《詩補音》正音讀，明叶韻。詩解則或訓詁文字，或串釋句意。其考證名物，訓詁字句，往往旁徵博引，上自先秦諸儒，下至當時學者，即今所見而論，無慮三十餘家，皆能斟酌去取，要在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為求一字之安，期歸於訓釋至當，甚至有親問田家野人者，故其說多能發前人所未發，創獲頗豐。當然，因其重義理，輕考據，穿鑿附會亦勢所難免。

楊簡《慈湖詩傳》是宋代《詩》學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學術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宋史·藝文志》與《宋史藝文志補》均不著錄此書，《宋史·楊簡傳》和《慈湖學案》也未曾提及。明焦竑《國史經籍志》載《楊氏傳》二十卷，黃虞稷

《千頃堂書目》同。清朱彝尊《經義考》則著錄作「《詩解》」而無卷數，注曰「佚」。朱氏根據樓鑰《攻媿集》著錄書名，而焦氏、黃氏所著，或據舊文，亦非親見。蓋自明以來，是書即已亡佚。

是書今天常見的版本主要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和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張壽鏞刻《四明叢書》本，二種皆為輯本。四庫本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樓鑰《攻媿集》所載其與楊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及館臣案語等，各附本解之下。

《四明叢書》本祖於四庫本，又從朱彝尊《經義考》中輯出《慈湖詩傳自序》一篇，冠於書前。不取四庫本所輯《總論》，而從《攻媿集》中重新輯出《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一通，並《詩解》二十餘條，附錄於書後。其文字與館臣所案或有不同，只要文意尚可通者，均一仍其舊。

作為輯本，四庫本和《四明叢書》本訛誤甚多。

《四明叢書》本糾正了四庫本不少訛誤，但是也產生了一些新的問題。由於《四明叢書》本較四庫本完整，故此次校點以其為底本，以四庫本為主要校本。《慈湖詩傳》引書甚博，且所引之書，有今已亡佚者，如《詩補音》。我們儘量仔細覈實原文，力求準確。底本中明顯的訛誤，且有版本依據者，予以校改。對影響文意的異文，我們也詳為校記。書中的避諱字情況比較複雜，在內容上，既有宋諱，又有清諱及孔子諱。另外，書中還避諱「狄」、「胡」、「虜」和「夷」等字。在形式上，亦有改字和缺筆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有鑒於此，我們對回改的字皆詳為校記，缺筆則填滿筆畫，不出校。

本書原有目錄過於簡略，此次整理編製了一個詳目。

限於學力，難免有誤，請專家學者指正。

校點者

王承略 陳錦春

王正一 張春珍

序

余讀《魯論·爲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即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爲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并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己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既遠，至於《魯論》「無邪」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釐然有當於

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駭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迴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訾謗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并非刺詩，「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駁」，疑「赤駁」之訛，下章「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檖實似梨而小，一名赤羅，又名山梨，又名鹿梨，亦名鼠梨。櫟、駁、棣、檖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駁毛義。即《左傳》、《爾雅》、《釋文》，時亦在駁辨之列。淺學者視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細抽繹《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

豈可謂刺？朱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爲刺詩。於《大叔于田》既曰「鄭人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即《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駁」，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訾警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曩既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而復抽繹經辭爲之者，絕非駁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雲者，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尚載其名，而朱彝尊《經義考》注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為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哀輯成編，仍勒為二十卷。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

頌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獨缺《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即已殘缺耶？是書大要，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為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為多牽合，而詆子夏為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為姓，以「六駁」為「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閒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文》，以及史傳之音注，

無不悉蒐。其訂正訓詁，則自齊、魯、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尚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即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

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群、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

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

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閒取焉。案：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慈湖詩傳卷一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周 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
之切，至於寤寐不忘。猗歟至哉，此誠確
無偽之心，不忌不妬之心，即道心，即天地
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雎鳩關關，貞

靜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靜氣象，淑女之貞
靜窈窕似之。逑，求也。窈窕淑令之女，
君子之所好求，好求夫貞靜之女，非好夫
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之詩曰
「惠此中國，以爲民逑」，謂副民之所求。
或曰「好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靜之
女，君子之所好，尤爲賢后妃之所好。蓋
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思
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
所好，又思采芣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
相與左右，比肩共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
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思服於心，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忌
妬之意介其閒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
以鐘鼓樂之，油然純誠之心，茲非道心
歟？茲非即天地之心歟？茲非即天地
之變化歟？茲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萬

分之一。爲《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爲不面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如其未知，但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孔疏引《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爲美，齊、魯、韓咸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

「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言其音，^①不言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則《關雎》非刺詩甚明。矧其辭旨情狀亦甚著，平心靜

① 「言」，原脫，據四庫本補。

誦，久當自明。推世考德，則《關雎》太姒之詩也。非太姒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爲之。若太姒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爲之，則僞辭也。何以風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姒，何也？自《邶》而下，情狀不白者，猶或強爲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已經意。又孔子屢以啟伯魚，啟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略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之詩，知皆屬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動於中，發諸聲

音，自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鑑矣。而況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鄉樂用之。門弟子審知其旨，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置諸篇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邶》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善之心」，詩中即無此情。於《殷其雷》言「勸以義」，詩中亦無此情。於《標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殫舉？《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

夫不聞子夏爲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衛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沈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其甚矣。其有情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芼，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羹」，謂以菜爲羹也。又云「芼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爲菜也。思得淑女，左右共助，以苻爲菜，謂熟之和之，成爲菜也。

《補音》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觀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況芼音之轉如邈歟？《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匍，又作備。《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服」與「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今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

不同，匍作蒲北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即與今房六切同母？今讀當亦有所自，特徵訛爾。《補音》云：「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

「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己」叶，郭璞《客傲》「采」與「裏」叶，陸雲《贈顧尚書》「采」與「水」叶。瑟友，^①羽軌切，朋也。《史記·龜策傳》「與之爲友」叶「民衆殷喜」，^②《易林·坎之乾》「孝友」與「興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己」叶。」按：采有此苟切，友有云

① 「瑟」，原作「琴」，據四庫本改。

② 「殷」，原作「咸」，楊簡避宋諱改字，據武英殿本《史記》回改。

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詩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喈喈」引《尚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離，鷁鷁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太玄·樂》首：「鐘鼓喈喈，管絃嘒嘒，或承之衰。」徐幹《齊都賦》「喈喈」與「所奇」叶，陸雲《贈鄭虔季》「喈喈」與「芳

池」叶，①《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小數，以爲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芼茲也」，顏師古曰：「芼，音皆。」古芼與箕音同。無斃，弋灼切。枚叔《七發》「無斃」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斃」與「濯」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

婦人樂爲絺綌，尊敬師傅，服澣濯，念父母。猗歟至哉！此又道心，即天地之心，即鬼神之心，即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

①「鄭虔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陸士龍集》作「鄭曼季」。下同。

「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深、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訐」，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用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誥、誓、謹也」，「愷悌，發也」，「憺，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述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也」，蓋本「延」義。从鹵，从𠂔。鹵，鹹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𠂔即「厚」字，有深厚之義，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𠂔，鹹省。」

聲。《詩》曰：「實覃實訐。」徒含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葛之蔓延，故施於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剗，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剗棗」，剗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者剗棗之皮而進之。①後行田野間，群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覃」字更望考之。」又按：鑰集所載此條，「宛然中深之狀」下，尚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剗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爲剗，又轉字爲耜。今正其義，平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刪定。按：《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於以知施音異，其來久矣，故《釋文》云：「以豉反。」

①「者」，原脫，據四庫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樓鑰《攻媿集》以下稱「樓鑰《攻媿集》」補。

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爲灌。」莫莫，闊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漚，煮之也。精曰絺，粗曰綌。數，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數。』」疏云：「數，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即曷也。《書》曰：「時日害喪。」治亂謂之亂，^①故此處治汙謂之汙。疏云：「鄭以衣爲公衣，漚謂濯之耳。言其功淺也，以公對私爲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於好。』」薄，猶略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略汙漚，頗有不敢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漚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善心即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

節儉，服漚濯，念父母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用，何本何末？而爲《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以」，是詩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己意，使天下後世平夷、純正、質直之心，鑿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頗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按：原本「姑」誤作「如」，今依吳棫《韻補》改正。《說文》觥以黃得聲，俗從

① 「亂」下，四庫本有「治擾謂之擾」五字。

光。劉楨《魯都賦》：「觥」與「觴」叶。鄭氏引《詩》皆作鱣。「痛，音鋪。《補音》：「永懷，胡隈切。《釋名》：「懷，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摧」叶，漢《房中歌》「懷」與「歸」叶，劉向《九歎》「懷」與「頽」叶，《左氏傳》聲伯之歌曰「懷」與「瑰」、「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

《毛詩》傳曰：「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爲空，謂覆而空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爲空，蓋以器小而難於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說文》：「畚，餅屬，蒲器也。或曰作奮。」音本。餅，音瓶。鄭箋曰：「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臬耳，亦云胡臬，江東或呼常臬，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陸璣《疏》云：「卷耳，白華，細莖，蔓生。可煮

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爲周通之路益明。若如《春秋傳》云「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考，遂因其誤，謂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可盡信。爲《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

官之情。觀是詩，宛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金疊以勞其歸之情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不敢明言。雖鄭康成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說。蓋以《聘禮》使還，無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因嘗饗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未廢，故見諸《詩》歟？使臣之還，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傾筐，以其憂閔是臣奉使出疆，不遑寧處，故采不盈筐，因念是臣之賢，而今寘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僞。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之高，謂踰山之道

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疊之酒以勞之，喜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之辭，有「且辦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情狀。《毛詩》傳曰：「寘，置也。陟，升也。人君黃金疊。」疏云：「《韓詩》說：天子疊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疊，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有疊，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

① 有，原作「云」，據四庫本、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以下簡稱阮刻本）《毛詩正義》及《周禮注疏》改。

青色。」「韓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①不言觥之所用。《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②《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敬者』。《桑扈》、《絲衣》皆云『兕觥其觥』，明爲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爲罰之意，得非周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爲罰爵歟？抑角爵之異稱歟？《爾雅》云「土戴石爲卣」，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而毛傳曰「石山戴土曰卣」，差矣。毛傳曰：「瘖，病也。痛，亦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可，蓋閔之甚也。^③卒於長吁，無言以繼之。猗歟至

歟，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歟？正心非道心歟？即《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太姒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毛詩序》差誤既多，既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言不妬忌。

① 「二觚」，原作「三觚」，據四庫本、阮刻本《毛詩正義》與《儀禮注疏》改。

② 「閭」，原作「閭」，據四庫本改。

③ 「可蓋」，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獨爲《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妬忌。」鄭箋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書，奚可雷同，不復考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本「木」誤作「本」。綏，安也。綦，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杙」，釋者引是詩「樛木」爲證，蓋杙、樛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苾，似燕薹，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作是詩者，偶見樛木在其南，故取以爲喻，不必遠書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本脫下「故」字，今校補。得纍而蔓之。」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士之在下者由是

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嚴厲，虛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又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偏也。將者，與之俱也，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即次第皆與之俱也。曰將軍者，將軍衆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此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皆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爲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①兗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蝢也。」疏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螽斯，蚣蝢」，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即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螽斯，蚣蝢」，釋曰：「《周南》作螽斯，一名蚣蝢。」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春黍之狀作聲者，乃閒見不多，春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則多矣。《釋蟲》「土螽，蟻𧈧」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曰「土蟲，一名虺蜃，今俗曰螻蛄」者，即蝗也。色或青或駝，能跳能飛。若旱乾，蝗

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螻蛄在田間，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爲災則曰蝗，不爲災則曰螻蛄，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螽斯謂是爾。誦誦，言其多。薨薨，言其盛飛作聲。揖揖，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宜人、宜黍稷、宜家。振振，^②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振。音真者，鄉音輕清歟。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列如繩然。蟄蟄，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衆多爾，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惟《序》乃言不妬忌。《序》所以必推原及於不妬忌者，意謂止言子孫衆多，

① 「謂」，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② 「蜃」，原作「蜃」，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下一「蜃」字同。

③ 「振振」，原不重，據四庫本補。

則義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悟道不離于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言蔽《詩》，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今子孫衆多如螽斯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既無邪僻，非道而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妬忌雖爲善，而於《螽斯》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不逮毛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己意焉，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蕢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①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

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家」也。蕢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夫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驗《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老婦得其士夫』，

①「家室」，原作「室家」，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乙正。

《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瑶華」與「離居」叶。漢《齋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急就章》「荒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宜家。君子樂湑，長利止居。」家，公胡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①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屈原《楚辭》「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揚子雲《酒箴》「家」與「乎」協。《龜策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爲預且？」或曰：家本音姑，「爲阿家」，家即姑也。未詳。^②按：華有胡

瓜切，家有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叶此二音者，今定從一讀。^②且，子余切。

肅肅兔置，掾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掾杙聲也。赳赳，武貌。」《爾雅》云：「干，扞也。」孫炎云：「干，盾，自蔽扞。」鄭箋云：「干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爾雅》云「兔罟謂之置」，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置捕之也。」《爾雅·釋宮》云「櫺謂之

① 「重」，原作「從」，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② 「定從」，原作「從定」，據四庫本乙正。

杙」，郭注云：「概也。」是詩疏云：「此丁丁，連椓之。《伐木》傳亦云：『丁丁，伐木聲。』」《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達。」此達，山林中九達之徑爾。仇，疑「逖」字之差。《關雎》云「君子好逖」，此言兔置者之賢，公侯之所好所求也。施，謂張施其罟。中逖，逖中也。中林，林中也。周德化之盛，至於兔置之武夫，赳赳肅肅，德容如此，可以爲公侯禦難衛民，如干如城，公侯之好逖，所信任如腹如心，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於是乎驗此乃太王、王季、文王積德於上，太任、太姒協德於中，武王、十亂輔德於後所致，而《序》惟言后妃之化，則偏矣。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獨《序》有是說，則《序》爲衛宏所作益明。簡誦詠《兔置》之詩，亦覺起敬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

不知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補音》云：「好仇，渠之切。漢趙王之歌曰：『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仇。」《史記·龜策傳》：「囚而辱之，王難遺之，^②江河必怒，務求報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撝之。
采采芣苢，薄言拮之。采采芣苢，薄言漚之。
人感於物而爲言爲音，無非道者。惟流而入於邪，則昏則迷。《芣苢》，無邪之詩也。

① 「伐」，原作「杙」，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囚而辱之，王難遺之」，「遺」，四庫本作「遣」。案武英殿本《史記》此句作「辱而囚之，王雖遣之」，當據改。

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妃之「和平，則婦人樂有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茱萸雖曰車前，所治難產，遂謂婦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安知茱萸無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婦人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有優游不迫之意。掇，取之易也。《易》曰：「患至掇也。」《毛詩》傳曰「拾也」，即掇也。以爪掇，取之易也。捥則一握，所取多也。《爾雅·釋器》云：「執衽謂之拮。拮衽謂之櫛。」蓋拮衽而拮之於帶也。《汾沮洳》「言采其蕢」，孔疏引陸璣《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據此，則茱萸亦可食矣。《釋草》云「茱萸，馬蔞。馬蔞，①車前」，郭注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

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車前，一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按：原本「作」字誤「其」。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茱萸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賁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然周亦西戎之地，一說不同，當兩存之，以俟後人。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則不在是。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即道，道心庸常，無可言者，正不必於詩外求說。且「采采茱萸」之時，何說之可言？掇、捥、拮、櫛之時，何說之可言？孔子曰「予欲無言」，正以明道無俟乎言。《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

①「馬蔞」，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補。

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非謂民無此道也，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故鮮德。其實庸常日用皆道，學者迷焉，故必求說索意。

顓，或作「擷」。《補音》：「有，羽軌切。《說文》瘠、洧、鮪皆以有得聲。《史記》封禪頌『有』與『祉』叶，《龜策傳》『有』與『紀』叶，《司馬相如敘傳》『有』與『始』叶。班固《西都賦》『有』與『里』叶，傅毅《洛都賦》『有』與『時』叶。」按：采有此苟切，有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十用有韻，無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錯薪，言刈其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不敢犯禮之心，即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彼不知道者，必以爲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此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千無一，萬無一？無惑乎爲《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是其爲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不明乎是詩之道心，而贅爲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

就而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泝。」《爾雅·釋言》云「舫，泝也」，郭注云：「水中箴筏。」孫炎云：「水中爲桴筏也。」《方言》云：「泝謂之箴，箴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方思」以釋「舫，泝」。《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桴、泝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並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不可方筏，喬木不可休息，江漢不可永泳，皆以喻女之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蕒，以秣馬、駒，是退而

以禮求之也。游，或作「遊」。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蕒，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購，蒿蕒」，郭云：「蒿蕒，蕒蒿也。」按：原本脫下「蕒」字，今增。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蕒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歟？

《補音》云：「泳，于誼切。郭璞《江賦》：「紫萸焚曄以藁被，綠苔鬢髻乎硯上。帆蒙

①「曄」，原因避清聖祖諱誤作「煜」，據四庫本改。下同。

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

方，甫妄切。《爾雅》「舫，汭也」，疏云：

「水中爲汭筏也。《漢廣》：「不可方思。」

舫，方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

牛馬」，《索隱》：「音姥。」《漢書》「僕射莽

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

馬通。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

易姓莽。」顏師古：「莽，莫戶切。」案：必

易馬爲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

傳》辛廖之占曰：「震爲土，車從馬。」又童

謠曰：「鷓鴣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

屈原《離騷》經「登閭風而繼馬」與「哀高丘

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擊鳴

鼓」叶韻。《漢樂章》：「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藁，一讀

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

之豫》曰：「川深難遊，水爲我憂。多虛少

實，命鹿爲駒。」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赭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爾雅·釋水》云「漢爲潛，江爲沱，汝爲

漬」，郭注引《詩》曰：「遵彼汝墳。」「大水

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然則《毛詩》作

「墳」，殆字誤歟？《爾雅》古書，^①《春秋

元命苞》云「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

初、哉、首、基爲始何」，則《爾雅》乃孔子以

前之書，當以《爾雅》爲正。《爾雅》他文雖

有可疑，而此「汝漬」辭旨重複明著，^②而

《毛詩》別無明證。毛傳曰：「遵，循也。」

① 「古」，原作「占」，據四庫本改。

② 「漬」，原作「墳」，據四庫本改。下同。

汝，水名也。枝曰條，幹曰枚。怒，飢意也。調，朝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頰，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邇，近也。」揚子《方言》云「悼、怒、悴、慙，傷也。」^①自關而東，汝、潁、陳、楚之間通語也。汝謂之怒，秦謂之悼」云云，又云憂也、悵也。婦人敬其夫曰君子。夫遠役未歸，其妻伐薪於汝濱之側，思念其夫，怒焉如朝飢。勞心甚，則氣虛如飢。雖食難飽，雖暫飽旋飢，此勞心甚者之疾狀。諸儒咸以調爲朝，蓋本「朝」字一訛而爲「調」，再訛而爲「調」歟？今當音朝。《釋文》音周，未安。蓋因別本作「調」，調亦無義，不悟其訛也。既見君子，其夫婦既見，則曰「不我遐棄」，敘情相悅之辭也，曰「今不遠棄我矣」。君子勞苦，顏色瘦病，如魚勞尾赤。所以然者，紂在上，

王室如火燬，暴亂不得寧也。雖則如燬，而父母甚近。意恐其夫或憚其勞苦，或怠或逃，懼將得罪，累及父母。是詩憂念其君子之心，憂累及父母之心，勉君子以正之心，即道心。《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是《序》雖足以見當時事情，而首言道化，於以知爲《序》者，不知是詩之道而外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麟」字、「趾」字下皆遺。

慈湖詩傳卷一

① 「方言」，原作「言方」，據四庫本乙正。

慈湖詩傳卷二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孔子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夫婦之即天地，則一而不一，正而不邪，化生而無爲。爲《序》者不明乎道，故不足於此詩，而於詩外起說，曰「夫人之德也」，「德如鳴鳩」，又及於「國君積行累功」，如此爲《周南》、《召南》而欲不正牆面，不可得矣。

《爾雅·釋鳥》云「鳴鳩，鵲鵲」，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鵲者乃居鵲巢，是爲鵲鵲。《魯昭公二十五年》「鵲鵲來巢」，^①而公如乾侯，終於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武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鵲跕跕，公在乾侯。」矧鵲鵲亦鵲鵲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鵲」，《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鵲鵲亦有之，而鵲鵲身色黑，戴勝身色髹，而稍長大。豈《埤蒼》考之未審歟？布穀一名穫穀，其音渾然。鵲鵲其音亟然。穫穀色髹，頸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鵲鵲。按：樓鑰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考之當如此詳密。鳴鳩之爲鵲鵲甚明，浙人呼爲八哥」

①「二」，原作「三」，據樓鑰《攻媿集》卷六十七、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鷦鷯毛直上，又自不同。《鵲鳩》之「刺不壹」，正所謂鷽鷽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鷽鷽。呂氏具載，皆未當也。」《毛詩》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云：「《書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以爲車有兩輪，故稱兩。」鄭箋云：「御，迎也。」毛傳云：「將，送也。方，有之也。盈，滿也。」子貢方人，謂比方人物也。此姪娣相比，故云「方」歟？婦人謂嫁曰歸。「成之」，成其禮歟？觀是詩，惟言婚姻夫婦之禮，鳩居鵲巢，如婦來居夫室，不必推言均一之德。毛傳惟言「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不言鵲鳩均一之德，獨衛宏之《序》與鄭康成之箋言之。鵲鳩誠

有均一之德，其在此詩，則或可略言，不可專言。蓋此詩於均一之意不甚著，而婚姻之禮甚詳。衛、鄭不深信婚姻即天地之大義，故不足焉，而諄諄外求其義。此不可不辨，非小故，蓋明三百篇「思無邪」之大道，剖學者正面之牆。

《補音》云：「居，姬御切。《周易》：『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韋玄成《復玷詩》：『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揚子雲《衛尉箴》：『茫茫上天，崇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張衡《西京賦》：『外有蘭臺、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廣雅》注云：「尻，几聲。今居乃『箕倨』字也。居慮切。」故《補音》用王肅讀魚據切。簡謂居有姬音者，姑慈切。今方言有之，則去聲，姑自切矣。御，即「迓」之方音。《聘

禮》以「訝」爲「梧」，梧，御同音，特高下不同耳。居，姑自切，庶於「迓」音通。豈至漢世始轉而爲魚據切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被，皮寄切。僮，音同。祁，巨私反。此供祭祀之心，勤敬之心，即道心，即聖賢之心，即天地鬼神之心。毛傳：「蘩，幡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爾雅·釋草》云「蘩，幡蒿」，郭云：「白蒿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詩》疏云：「白蒿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

非水中也。」毛傳曰：「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還歸，雖可以還歸，而其肅敬若有不敢之意，故曰薄言，故曰祁祁。祁祁之容雖舒遲，而非肆也。《序》曰「夫人不失職也」，言非不善，而不明夫人之敬心，惟曰「不失職」，猶求諸外也。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嘒，於遙反。趯，託歷反。降，《補音》：「胡攻切。《孟子》曰：『泝水者，洪水也。』」

《楚辭》四用「降」韻，徐邈皆胡攻切。揚子雲《河東賦》「下降」與「豐隆」叶，馬融《笛賦》「五降」與「八風」叶，阮籍《寄懷詩》「降」與「雄」叶，韓愈《劉統軍碑詞》：「琳後來降，公不有功。」懌，張力反。《爾雅·釋蟲》云「阜螽，蟻。草螽，負蟻」，郭注引此詩「趯趯阜螽」以釋「阜螽，蟻」，「趯草蟲」以釋「草螽，負蟻」。^①《爾雅》釋：「草蟲，一名負蟻，一名常羊。」郭注同。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按：原本「茅」誤作「毛」。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螽。」許慎云：「蝗，螽。」蔡邕云：「螽，蝗也。」蝗即螽蟴，詳釋見《螽斯》篇。草蟲名負蟻，則草蟲與蟻率相從與，以是爲名。觀是詩首章相從之狀，則與《爾雅》負蟻之名符合。草蟲鳴，

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夫婦之道。君子，謂夫也。夫久於外而未歸，其妻念之深，至於憂心忡忡、懌懌，至於傷悲。及其歸而既見、既覲，我心則降下、安止，則說樂，則夷平。觀者，觀遇。明著夫婦之道，而聖人取焉者，婦隨而不倡，樂而不淫，正而非邪，即《鵲巢》之道，歸妹之義，天地陰陽之和。衛宏不明乎道，故於詩外起說，曰：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本詩初無自防之情，又何以知其非士妻？穿鑿害道，無乃太甚乎。《爾雅·釋草》云「蕨，螽」，郭注云：「江西謂之螽。」按：今鄭箋本作「螽」。《毛詩》傳曰：「薇，菜也。」疏引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

①「草蟲以釋草螽」，原作「草螽以釋草蟲」，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而《爾雅》云「薇，垂水」，郭云：「生於水邊。」釋不引陸璣《疏》，云「薇有兩種」，豈亦生於山，作《爾雅·釋草》者不盡知邪？於采蕨、采薇之時，而思其夫，故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補音》：「伐，一讀扶廢切。《周官·大司

馬》「九伐之法」、《考工記》「以象伐也」，劉昌宗皆讀扶廢切。柳下惠誄曰：「夫子之不伐兮，三黜終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屬兮。」徐幹《西征賦》「西伐」與「舊制」叶，左思《魏都賦》「伐」與「制」叶。一讀蒲撥切，字本作友。《開元五經文字》：「友，音跋，犬走貌。《詩》「勿剪勿伐」。或作跋。」茇，一讀蒲昧切。《周官》「中夏，教茇舍」，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敗，蒲昧切。荀卿《賦篇》：「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賈誼《鵬賦》亦與「世」叶。東方朔《七諫》「滅敗」與「留滯」叶，《漢書·敘傳》「敗」與「制」叶，邵正《釋譌》「敗」與「又」叶。」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詩》傳曰：「甘棠，杜也。憩，息也。說，舍也。」鄭箋云：「茇，草舍也。召伯止舍棠下，國人被其

德，思其人，敬其樹。」《爾雅·釋木》云：

「杜，甘棠。」又云：「赤者杜，白者棠。」然四明山之東有杜而白，地名曰杜，則赤棠、白棠皆可以言杜，而白者非杜之常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滯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杕杜》傳曰「杜，赤棠」是也。《周禮》「中夏，教芟舍」，注曰：「舍，草止也。」拜，伐而倒之如拜也。說，本或作「稅」。此愛敬賢德之心，忠厚之心，乃油然而發於中，曰「勿翦勿伐」、「勿敗」、「勿拜」，不勉不强，豈非道心？爲《序》者未明乎道，乃外求其義，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美召伯也。」召伯誠可美，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乃國人之道心。不明本詩之道心，而徒求外說，如此爲《周南》、《召南》，豈不面牆？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夜，《補音》：「允具切。原本脫此六字。」《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滅，華鐙錯。」陸雲《歲暮賦》：「夜」與「暮」叶，又《張二侯頌》：「夜」與「故」叶。《易林》：「被髮長夜」與「誤」叶，「五日六夜」與「暮」叶，「明月照夜」與「故」叶，「獨宿憎夜」與「故」叶，「晨夜」與「露」叶。訟，《太玄·從》首：「從不淑禍，不可訟也。從徽徽，後得功也。」摯虞《愍懷太子文》：「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潘岳《關中詩》：「訟」與「空」叶，《易林·井之益》

「訟」與「功」叶。」

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即道心，而《序》曰「召伯聽訟也」，又失之矣。召南之境有此貞女爾，是訟非必召伯所聽也。召伯賢明，必不置貞女於獄。《序》曰：「又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序》意惟歸於教，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禮之心，是謂正心，即聖賢之心，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感動萬世之心。孔子所取者在此，爲《序》者面牆無覩，有道而莫之見，故旁推外索，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夙，早也。早行多露，夜行亦多露，豈不可以夙夜而行？謂夫行則多露也，故不行露。如非禮之汙我，女速我獄，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女已有家也，不知我實未嘗爲女所汙也。故雀穿我屋，疑雀有角，不知雀實無角也。又喻鼠穿

墉，疑於有牙，而實無牙。女雖強汙我，終不從女也。室家不足者，終不與女爲室家也。毛傳曰：「厭浥，溼意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補音》：「皮，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白裘《魯國記》曰：『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番曰皮。』案：國人所以諱者，以番與蕃字形相類。所以改番爲皮者，以番與皮同蒲禾切。《左氏》：『華元謂役者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者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紵，徒何反。』」

羔羊之裘，委蛇之容，道心和融，百聖所

同。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大夫羔裘以居。」疏：「用羔裘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英飾，其蛇數有五。」《爾雅·釋訓》曰：「絨，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絨之爲界域。」《詩》疏云：「五絨既爲縫，則五蛇、五總亦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織素絲爲組紉，以英飾裘之縫中。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曰：『素絲組之。』」疏所謂視見其五者，謂兩袖各二，及前襟一縫歟？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者，行步委曲如蛇也。」《釋文》作「蛇」，因《韓詩》作「逶迤」，遂以《毛詩》爲非，而轉音蛇之音移，蓋陸德明好異之過。況「蛇」與「蛇」協韻，若音移，則不協。委蛇者，徐行委曲之狀。相者有曰「鵝行鵝

步，爲貴人相」，鵝鵝行亦委曲，蛇行亦委曲。《補音》：「蛇，唐何切。《易林》：『長尾蜥蛇，畫地爲河。』揚子雲《反離騷》：『委蛇』與『九歌』叶，張衡《西京賦》：『蛇』與『蛾』叶，郭璞《流沙贊》：『委蛇』與『餘波』叶，東方朔詩：『蛇』與『援』叶。」毛氏此義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同。《釋文》又云：「沈讀作委蛇蛇。」《序》曰：「《羔羊》，《鵠巢》之功效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比德羔羊，容或有之，而詩旨不甚明著。惟見舒遲雍容，雖無義之可尋，而庸常即道，無邪即道，故曰「中庸」，又曰「王道平平」，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學者率舍常而求奇，舍近而求遠，故日用其道而不自知。文王之化，《鵠巢》之功，豈曰無之？惟不明是詩之道，而旁求外

取，爲害道爾。毛傳亦無《序》意。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
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
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閔其君子勤勞之心，自是正心、道心。衛
宏強起其說，曰「勸以義」，詩中無此情也，
毛公亦未嘗有此義。雷方動，雨將至。君
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趨期會，異於平時，
故曰何此言違，莫敢或遑也。振振，歎其
君子。愛之，故美之。歸哉歸哉，臨違告
以訖事早歸，此人之常情、常言。鄭康成
因《序》曰「勸以義」，遂曲說求合乎《序》，
曰「君子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
爲臣之義，未得歸也」，詩旨、人情斷斷乎

無此。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無邪之即
道，故穿鑿其義。鄭不知漢史衛宏作《序》
之實，以爲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
乃分衆義，^①各置篇端」，意謂古作而不敢
違，故曲就其說，亦鄭不知道，與《序》同。
又鄭不善於文，又好穿鑿故也。又諸儒多
以雷生義，亦鑿，非詩人本情。振振，肅敬
之容。《螽斯》云「子孫振振」，《麟之趾》云
「振振公子」，皆言肅敬。鄉音之輕清者爲
真。毛傳謂「振振，信厚」，其義未安。山
南曰陽。殷，陸音隱，未安。「隱」音之輕
清則爲「殷」，本詩方音則然，何必改讀？
義則「隱」爾。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①「義」，原作「議」，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暨之。^①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補音》：「昴，力求反。毛、鄭義皆作『畱』，《說文》以弅得聲。《集韻》音畱，正引此詩。《漢志》二十八舍亦作『畱』，言陽氣之精畱也。」

星有大小，此獨言小者，妾自比其微也。嘒，微小貌。「三五」與「小星」連文，謂小星或三或五，三非謂心，五非謂柳也。毛傳謂「三心五嚙，四時更見」，其義未安。在東，乃宵征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因以自況。在東，亦衆妾在旁之象。若在

南，正有夫人之象。後章「維參與昴」文不連，則別起意。參、昴皆有大星，亦皆有小星。此則明指參、昴大小不齊，大如夫人，小如衆妾，命寔不同。是詩言「肅肅宵征」，則不敢不敬。宵征，夜行也。妾賤，往進御於君也。夙夜奉公事，不敢不勤。裯，單衣也。抱衾與裯，以進御故也。雖賤雖勞，而心安於命。知有貴賤而自安於賤者，正也。夫正一而已矣。在妾則賤則勞，在夫人則貴則佚，一也。一者，道也。惟知是道，故賤安於賤而不僭，貴而不驕於貴而能逮下。《序》曰：「《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正，亦微差矣。猶，如也。

①「暨」，原作「暨」，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不猶者，己之命不如夫人之命也。寔是也，《韓詩》作「實」。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汜，音祀，《補音》：「養里切。《爾雅·釋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楚詞·天問》：『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按：原本脫「楚詞」以下二十字，據《韻補》補入。

《說文》：「汜，從水，已聲。《詩》：『江有汜。』」又曰：「汜，從水，臣聲。《詩》：『江有汜。』」徐鍇曰：「汜，汜音義同。」《集韻》皆養里切。《簡考祀》：「祥里切，其義則已。後人欲別其爲水，故讀作祀歟？」《集

韻》於汜、汜又並音祀，^②象齒切，亦皆以此詩爲證。按：此段音釋下應有詩解，《大典》原本恐有脫簡。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樛櫨，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龍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穠，奴容反。棣，徒帝反。華，音敷，下同，說見《桃夭》。《補音》：「車，斤於切。劉

① 「祀」，原作「記」，據四庫本改。

② 「音」，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熙《釋名》：「車，古者音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式遮切」，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引《易》「載鬼一車」、《詩》「王姬之車」爲證。不知華本音敷，而「車」與「塗」、「弧」叶用，尤顯然見其爲居，其論疏矣。」簡謂居有姬音，乃姑慈切，則車亦有此音，今方言有之，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

是詩言王姬下嫁，親迎盛禮，車從肅雝。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迎者齊侯之子，有懷德之心，有敬貴之心。雖不指言德行，然而無邪也。無邪即道，即德。衛宏未明乎道，意二《南》之詩必有德義可言，故穿鑿曲推肅雝爲王姬之德，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矧從者咸肅敬乎？詩明言王姬之車，而《序》以爲王姬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鄭箋又釋「之」爲「往」，謂王姬往車。鄭既不達於文，衛、鄭皆又不知

道，穿鑿可笑。如此言《詩》，適以病《詩》。如此爲《周南》、《召南》，其亦正牆面而已矣。毛傳曰：「穠，猶戎戎也。唐棣，移。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伊，維；緡，綸也。」《爾雅·釋木》云「唐棣，移」，郭注云：「似白楊。」陸璣云：「萸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其華或白或赤。本作郁李。許慎曰：「白棣也。」華如李而小，如櫻桃。」又有赤棣，子如郁李而小。「何彼穠盛乎？其華如唐棣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然則唐棣之華、肅雝，皆言王姬車從之儀也。初章「唐棣之華」

①「如櫻桃」，陸璣《毛詩草木蟲魚疏》各本皆如此。阮刻本《爾雅注疏》「常棣，棣」郭注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中華書局影印道光年間覆影宋鈔本徐鍇《說文解字繫傳》引《爾雅注》亦云：「棣樹子似櫻桃，可食。」義較勝。

言車從儀物，則次章言「華如桃李」，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平王，猶言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其鈞維何？必以絲爲緡，而後可以喻齊侯之子，所以獲迎王姬者，備諸禮節而後可也。《韓詩》「穠」作「茷」。

《補音》：「孫，須倫切。《荀卿書》注云：『漢宣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五子之歌》『孫』與『君』叶，揚子雲《元后誄》『孫』與『新』叶，馬融《笛賦》『孫』與『聲』叶，崔駰《轡銘》『孫』與『臻』叶，《漢書·敘傳》『孫』與『瀕』叶，又與『信』叶，師古：『信合韻音新。』」案：「荀」與「孫」古既皆音「詢」，俱爲嫌名，劉向獨諱「荀」而不諱「孫」者，漢雖不諱嫌名，如以雉爲野雞，不諱治國之治，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

之，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①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爾雅·釋草》云「葭，蘆」，郭云：「葦也。」《毛詩》傳曰：「茁，出也。葭，蘆也。蓬，草名也。豝，牝曰豝。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釋獸》云「豝生三，豝。二，師。一，特」，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於是春田，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是時獲騶虞瑞獸焉，咸歎訝之，故曰：「于嗟

①「發」，原作「廢」，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乎騶虞。」《序》曰：「《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未嘗言「如」，惟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明獲騶虞也。首言「《鵲巢》之應也」，豈毛公本說若是，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而始曰「仁如騶虞」歟？豈文王德化若是，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豈以簡策無他證，疑而不信歟？本詩無「如」義，而宏立說曰「如」，無乃不可乎？宏爲《序》差失至多，《騶虞》之差，正與《麟之趾》同。

慈湖詩傳卷二

慈湖詩傳卷三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邶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群小。
覲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呂

氏曰：「如舟汎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我心匪鑒，固不能如鑒之照物，毫髮靡遺。獨不可以如茹之通連，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己無智，不能知人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忽逢彼怒，方悟爲兄弟所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群小」者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連茹」，於兄弟取喻爲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日用云爲，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以爲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愠於群小。覲過憂閔既多，受侮亦不少。

辟，拊心也。標，拊心之聲也。雖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何居。」歐陽氏曰：「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日朏月削也。」此心憂鬱不可爲喻，如衣不澣積垢之衣，靜思欲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此猶未甚害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意正於不遇而已，設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不可斂。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用不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兮。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於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勛寡人。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謠曰：『鵠鵠之羽，公在外野。』《穆天子傳》王答謠曰：『萬民平均，●我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漭泆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閒居賦》『野』與『宇』叶。徐鍇亦云：『野，經典

① 「民」，原作「年」，據四庫本及掃葉山房《百子全書》本《穆天子傳》卷三改。

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文》以羊得聲。羊，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爲荏音。』陸雲《喜霽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魂》『淵』與『旻』叶，《急就章》：『更卒歸誠，自請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珍』叶，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作索年切者。」

夷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戴嬀陳女，陳在衛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姒，則是詩固亦不必定指，而一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之意，念仲

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曰：「不齊。」鄭箋曰：「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頽。」車上下阪其似歟？其將歸也，出入前卻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歟？其話別感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嬀字也。」《周禮》：「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之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僞，淵靜不撓，溫

① 「就」，原作「救」，據四庫本改。

惠終久，淑令謹慎，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勸勉寡人。然則「寡人」，莊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不述」，惡之甚也。非

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以「之人」為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為何人，惟見無禮悖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何能有定？若能有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

號，亦間有此言。不述，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噎，不日有暘。寤言不寐，願言則嚏。噎噎其陰，虺虺其雷。寤言不寐，^①願言則懷。

《補音》：「霾，陵之切。《說文》以貍得聲。顏延年《答謝靈運詩》『霾』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黎。《春秋》『公會鄭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傳》引『我釐弊』。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今人尚能知之。」思，息茲切。^②茲，子之切。^③《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

諸儒不悟無邪之爲道，故曲推其義，失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霾，雨土也。噎，陰晦也。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甚，至於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嚏」，今我言汝，願汝則嚏也。又曰：「願汝懷念我也。」^④鄭箋云：「今俗人嚏，云人道我。」

①「寤」，原作「悟」，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思茲」，原作「切慈」，四庫本作「息慈」，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韻補》改。

③「茲」，原作「慈」，據四庫本改。

④「汝」，原作「如」，據四庫本改。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土當反。^①漕，音曹。《補音》：「兵，晡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賦篇》『貳兵』與『疏堂』叶，秦東觀列石三句入韻，『戎兵』與『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自彊』叶，《史記·龜策傳》『甲兵』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按：《韻補》尚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桀贊》『夏道既衰，生此桀王。婉孌是嘉，政違五行』云云。荀卿《賦篇》『禮儀

之盛行』與『詳』叶，《楚辭》『蜷局顧而不行』與『鄉』叶，^②『歷吉日兮余將行』與『糧』叶，『命蹇遭而不能行』與『將』叶。《史記·龜策傳》『風將而行』與『黃』叶，『百姓莫行』與『詳』叶，『熒惑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皆戶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仲，勅中反，《補音》：「勅衆切。潘岳《悼亡詩》『周旋仲驚惕』正用此讀。」竊疑方今言心仲，之用切，心憂而惕動也。《廣韻》、《集韻》不見此字，殆即仲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說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

①「土」，原作「上」，據四庫本改。

②「鄉」，原作「卿」，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楚辭章句》、胡克家刻《文選》改。

《毛詩序》曰：「《擊鼓》，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

「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亡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憂心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耶？於何喪馬耶？喪馬，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在林下。諸儒皆曰：「契闊，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無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蓋謂軍伍誓約，必推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別，則契者合也，闊者闊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共處，其

遠而闊別，其相愛相悅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無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闊別，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婢」之訛也。《韓詩》作「復」，復亦婢也。閔其妻將婢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偕老之言。信，音薪。案《集韻》，婢即瑩字。又《集韻》：「洵，音荀，揮涕也。」用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賦》：『苟無實，其孰信』，《序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信》，張衡《思玄賦》：『啟金騰而乃信』，顏師古皆音新。《白虎通》：『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①「韻」，原作「音」，據四庫本改。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睨皖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

人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棘，難長養者。心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爲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黃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安慰之，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役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爲淫亂，我已念之於懷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決，今果罹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曰：「詒，遺也。」鄭箋云：「下上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實

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亦猶《殷其雷》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善也。卒章告衆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心不忮離，^①不求欲，則何用而不臧善？」^②其意深譏公心忮多欲，故淫亂，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不足也。毛傳曰「忮，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所求矣。此其末流，致害雖多，而忮之本義支而已矣。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非動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

瀾濟盈，有鷺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揭，^③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挈、子二音。瀾，彌爾反。^④鷺，以小反。《補音》：「軌，舉有切，車轍也。」^⑤《說文》以九得聲。《太玄·銳》首「軌」與「醜」叶，《裝》首「軌」與「適」叶，《永》首「軌」與「後」叶。適，天口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秦《琅邪議》：『各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

- ①「心」，原作「必」，據四庫本改。
- ②「用」，原作「容」，據四庫本改。
- ③「揭」，原作「挈」，據四庫本改。
- ④「瀾」，原作「彌」，據四庫本改。
- ⑤「車」，原作「舉」，據四庫本改。

邵正《釋譏》：「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己。彼平仲之和羹，亦獻可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

《毛詩序》曰：「衛宣公與夫人並為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言苦匏雖不材，刳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而公與夫人沒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釋文》：「厲，《說文》作『𨔵』，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洌。揭，褰衣渡水也。」今所濟瀾瀾其盈，雉鷺然其鳴，牝牡相求，不顧禮義之不

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溺。《昏禮》：「奠生雁，行事必昏听。」旭日始旦，听也。《禮》「冬合男女」，故曰：「迨冰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不敢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我則不涉。印，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為印歟？我涉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婦之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著之名。」《說文》旭讀若好。《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① 「有」，原作「及」，據四庫本改。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沚。^①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不我能慍，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②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墜。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容反。菲，妃鬼反。死，《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爲拯，《集韻》：『拯，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

府《隴頭水歌》：「將頓樓蘭膝，按：原本「膝」誤「滕」，今改校。就解郢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恒難售。豈不畏憔悴，爲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於義未安。《爾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爲孔子以前之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爲周公、孔子、子夏共成之，不可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誓、誥爲謹，謂愷悌爲發，謂譖爲曾，謂谷風爲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也

① 「沚」，原作「止」，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鞫」，原作「鞠」，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歟？不然，谷者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爲夫所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不相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也，菑類也。《爾雅》云「須，葑蓂」，孫炎曰：「須，一名葑蓂。」^①《坊記》注云：「葑，蔓菁也。」^②陳、宋之間謂之葑。^③陸璣云：「葑，蕪菁。幽州或謂之芥。」《方言》：「蕪、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蕪，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菑類也。」《爾雅》又云「菲，蕪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溼地，^④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菑，莖羸，葉厚而長，

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滑美。可作羹。河內人謂之宿菜。」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二菜蔓菁與菑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不漁」之下，則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拔其本根，喻己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尚存也。去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於畿乎，而截然棄絕，不相送

①

②

③

④

「菑」，原作「從」，據四庫本改。

「菁」，原作「著」，據四庫本改。

「葑」，原作「風」，據四庫本改。

「草」，原作「土」，據阮刻本《爾雅注疏》與《毛詩正義》改。

也。諸儒謂畿爲門內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之辭情。《釋草》云：「茶，苦菜。」《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茶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茶雖苦而甘，或者謂即茶爾，叢低草類。誰謂茶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茶猶甘如薺也。爾安於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渭並流，雖爲涇濁所浸，而渭水常「湜湜其沚」，其清自若也。爾雖新昏是宴，不肯輕用我。以，用也。屑，猶輕也。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筍，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事乎？』」閱，視也。我躬尚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筍乎？此賤者魚梁、魚筍，皆其棄妻

所爲。深則方以筏或舟，淺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翫而涉。棄妻自言勤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愖養我，反以我爲讐怨。我有德善，既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賈賣，終於不售。昔之育子也，^①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鞠，窮也。蓋爲長久計。及今爾顛覆，淫於新昏，則我既生育子姓於爾家，既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旨，美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窮，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

①「昔」，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洗洗其武，潰潰其怒。肆，窮也。壓，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壓，昔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①《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人既絕去，至涇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汜。」《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候人》云：「維鷦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鷺在梁。」《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人澤梁。」《鹵人》：「掌以時鹵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笥承其空。」是詩刺邪，所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

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爾雅》曰：「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以衍》，「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茨》：「式禮莫愆」，《車輦》：「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

①「涇」，原作「淇」，據四庫本與胡克家刻《文選》改。

居婁驕」，《皇矣》「憎其式廓」，^①《民勞》「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遏其行」，《時邁》「式序在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由獄」，「茲式有慎」，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橫木，故有更義。中露，露中也，謂嘗曉行，露霑衣履。泥中者，雨行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泥中皆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以爲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叔兮伯兮，裒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即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玄》『守此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郟』叶，『詘其節』與『術』叶。《季布敘傳》『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質』叶。久，舉里切。●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即里反。裒，由救反。

① 「憎」，原作「增」，據四庫本改。
② 「舉」，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①《爾雅·釋丘》曰：「前高，旄丘。」《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丘。」

按：《字林》作「整丘」。誕，闊也。」鄭箋云：

「叔、伯，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臣子久寓于衛，登旄丘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闊，因託以起興。」鄭曰：「衛人於君事疏廢也。」處，即今俗所謂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蔭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所，故瑣

尾也。」褒，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瑣尾如此，而衛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俟侯，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為期，^②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③論

①「子」，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②「時」，樓鑰《攻媿集》作「將」。「期」，原作「斯」，據四庫本改。

③「俱具」，樓鑰《攻媿集》作「俟侯」。

云：「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①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泚，飲餞于坭。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輶，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按：「坭」字從《韓詩》。

思，息茲反。茲，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官·媒氏》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荀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

續，主執持。」屈原《天問》「爰謀」與「揆之」叶，《哀時命》「深謀」與「逮之」叶。賈誼《鵬賦》「謀」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謂媒爲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泚，子禮反。坭，乃禮反。《毛詩》作「欄」，《釋文》云：「《韓詩》作「坭」。」姊，將几反。害，《補音》：「瑕憩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序傳》「害」與「世」叶。王粲《阮籍誄》「害」與「滯」叶。」

毖者，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淇者，衛國之水也。泉水毖矣，亦流于淇。我爲衛女，而不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

①「處」，原脫，據四庫本補。

②「鄭」，原作「郭」，據四庫本改。

思，故與同嫁諸姬聊謀歸衛。^①古者嫁與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爲言非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道也。變，婉美之貌。洙、坭、干、言，皆所嫁國地名。^②毛、鄭亦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洙乎，飲餞于坭乎，又言女子有行，既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矧今父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惟可致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思安得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輶，飲酒于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記》：^③「出祖，釋輶，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輶爲始行，此兩章皆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其大體所

在，「思無邪」爾。《邶·柏舟》「微我無酒，以遨以遊」，異乎《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于野，亦豈沿古常禮？《堯典》略有賓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輶其車」，孔疏曰：「脂車設輶。」《釋文》曰：「輶，車軸頭金也。」《車輶》云「閒關車之輶兮」，毛傳曰：「閒關，設輶也。以脂塗之，爲滑易也。」據疏，則不止於脂其輶。或疑獨脂其輶，而文曰「載脂載輶」，豈脂其輶乃設其輶歟？^④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也。言，語助也。邁，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

①

「姬」，原作「姊」，據四庫本改。

②

「所嫁」，四庫本作「嫁時所經之」，於義較勝。

③

「記」，原作「既」，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儀禮注疏》改。

④

上「其」，原作「具」，據四庫本改。

有過也。」呂氏曰：「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同流，肥。」鄭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摧我。

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眉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按：原本「根」誤「恨」。《賦篇》「門」與「神」叶。按：原本「神」誤作「補」。《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大人賦》「門」與「垠」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良敘傳》「門」與「心」叶。窶，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謹也。」按：原本「謹」誤「恨」。①《周官》「以恤民之艱阨」，鄭注云：「故書艱爲謹。」崔駰《大理箴》「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絃」叶，陸機《贈弟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

詩則憂苦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思而

① 「恨」，四庫本作「根」。

忽發，不勉而自中，道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者，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雷》之「殷」。此《北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窶蓋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謫我。」毛傳曰：「謫，責也。敦，厚也。遺，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授也。已焉哉，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嚮陰，鑿矣。適，猶來也。王事惟來我所，

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己兼其苦。」^①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按：「徐」字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力反。^②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其喈，喈音有箕、有菱，詳見《葛覃》。

① 「已」，原作「也」，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力」，原作「律」，據四庫本與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天祿琳琅藏宋本《經典釋文》（以下簡稱《經典釋文》）改。

不敢言威虐而言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而爲急亟之行矣。衛國並爲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去？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向之稱賢者，今盡變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者非狐，既爲狐矣，無不赤者。不黑者非烏，既爲烏矣，無不黑者。既爲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同車，去者之衆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劉氏曰：「嗾，風聲也。」狐、烏，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躑。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靜，貞靜也。姝，美也。」呂氏曰：「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首踟躕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變，婉美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爲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爲女之美，此則爲說懌。張氏曰：「牧，

牧地，多草木根如芽。甸人供果蓏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蕘，以備齋蒞，供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作『蕘』，則所謂蕘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蕘，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蕘，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蕘，信芳美且異。今以貽靜女，非說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為美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間，故以為刺。詳觀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無德之夫人，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是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文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未能知衛君

之為何君。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籛篠不鮮。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籛篠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籛篠，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云：「籛篠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為名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簞之粗者謂之籛篠。」《晉語》云：「籛篠不可使俯，戚施不

① 「粗」，原作「精」，據四庫本改。

可使仰。」羸簞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歟？《釋詁》云：「鮮，善也。」齊女來嫁於伋，爲安爲順。本求安順，今乃得簾篠不善，指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顏色似之歟？惡之，故比之簾篠，戚施。洒，即「洗」字。洒掃清潔如洗。《方言》：「浼音漫，^①洼洿也。」河水濁，故云浼浼歟？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洒」作「淮」，^②故七罪反。而《釋文》改「洒」爲「淮」音，則不可。殄，絕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欲以得魚，而鴻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爲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爲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爲「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惠景』與『清響』叶，陸機《贈弟詩》：『絕景』與『攘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補兩切。」^③上，是掌切。而顏師古《匡繆正俗》云「上有郢音」，^④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憩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也，則伋、壽爭先爲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爲有害也。伋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滅沒

① 音，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② 淮，原作「淮」，據四庫本改。

③ 補，原作「與」，據四庫本改。

④ 匡，原作「糾」，案當是楊簡避宋諱改字，今回改。下同。

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喻之。衛宣公爲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隘，將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慈湖詩傳卷三

慈湖詩傳卷四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鄘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
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
柏舟，在彼河側。髮彼兩髦，^①實維我特。
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髦，徒敢反。髦，音毛。儀，《補音》：「牛
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字古皆音
俄。」《太玄·爭首》：「陽氣汜施，不偏不
頗。物與爭訟，各遵其儀。」《周易》：「鼎
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也。」《古

文尚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
坡。《韓詩》：「儀，我也。」《史記》：「檣船
待」，^②徐廣：「檣，音儀，一音俄。」《爾雅》
「檣，魚奇切」。字或作陂。天，鐵因切。
《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爲言
鎮也。」《禮統》曰：「天之爲言神也，按：原
本脫此二字。陳也，^③珍也。」《周易》：「大明
終始，六位時成。」^④時乘六龍，以御天。」
又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
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參天」與「人
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
原《九歌》：「沖天」與「愁人」叶，《九章》：「薄

①「髦」，原作「毛」，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船」，原作「舡」，據四庫本、《韻補》及武英殿本《史記》改。

③「也」，原作「者」，據四庫本及《韻補》改。

④「六」，原作「立」，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易正義》改。

天」與「僞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慝，他得反。

柏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按：原本脫「總」字。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髮彼兩髦」謂其夫也。

呂曰：「儀以夫爲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謂夫爲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慝，邪也，誓不爲邪，以再嫁爲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掃，《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策傳》：『道』與『紂』叶。邊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叶。夏侯湛《抵疑》：『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顏師古曰：『茂合韻莫口切。』《周易》八、《太玄》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葍，古候反。本又作「遘」。

惡亂，正也。不可道，恥也，隱也。恥，正也。隱人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內外，

今乃有可惡之蒺藜焉。其惡公子頑之亂內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茨，蒺藜。」惡之，欲掃去之，而不可得而掃也。《前

漢·梁王共傳》「聽中葦之言」，注：「應劭曰：『中葦，材葦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呂曰：「中葦，蓋閭內隱奧之處也。

中葦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者，言之猶醜。而況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襄，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懷山襄陵」，

「贊贊襄哉」，皆訓上。《詩》「終日七襄」，亦訓上。此次章韻叶。惟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縵絺，是繼袞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宐，又作窰，又作窰，皆自多而孳。《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失宜，宋子笑歌。」《儀禮·士冠禮》：「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髢」叶，亦猶《關

睢《莖》、「樂」皆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鬢，音軫。髻，音悌。瑱，吐殿反。掇，敕帝反。磋，音磋。展，音戰。縵，側救反。祥，音絳。顏，《補音》：「魚堅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歎逝賦》：『顏』與『然』叶，郭璞《江賦》：『顏』與『鰓』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

其能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按：原本「盛」訛「魚」。其德足以稱之，服之爲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毛傳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

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鑿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重積歟？佗佗，積而高歟？其高如山，其狀之委曲旋環者如河。《補音》以《羔羊》詩「委委蛇蛇」，^①「委蛇，沈讀委蛇蛇」，引《易林》「蜃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綸翟、闕翟也。人君之象服，則舜所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侯伯夫人之服，自綸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綸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必然

①

「羔」，原作「高」，據四庫本改。

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色。綸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鬢，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鬢，髮也。自矜其鬢髮之美，不輕用鬢。《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屑，輕也。毛傳：「瑱，塞耳。瑹，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既夕·記》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爲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瑹。《葛屨》云「佩其象瑹」是也。」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瞶瞶之子曰盱」，或謂之揚，蓋以瞶子每每揚動，故名歟？案《詩》「美目揚兮」，「子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故以揚爲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皙白也。飾貌

極其美，極其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爲世間所無，如天上人也。胡爲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靡者爲縠，當暑袞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縠，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檀衣」。夏則裏衣縠絺。」孔疏云：「展覆彼縠絺之上，是當暑繼去袞延烝熱之服也。袞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繼絆焉，所以自斂飾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蹇者，治玉之謂。治石謂之磋，則治玉亦謂之蹇矣。方治而未磨瑩，故曰縠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顏者，顏角豐滿」。《方言》

①

「瞶」，原作「瞶」，據四庫本改。

云：「頤，顏也。」然《有女同車》云「顏如舜華」，則謂大體顏色，不止於頤。展，誠也。媛，淑女也。卒章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為邦之淑女也，而子則不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大夫淫亂。《釋文》「嗟，七我反」，非，當音磋。《釋文》於《竹竿》「巧笑之瑳」又七何反，即瑳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沫，音妹。中，《補音》：「諸良切。」《釋名》：「兄忪亦曰兄章，舅忪亦曰舅章。」^①

顏師古《匡繆正俗》既言中有章音，《漢書》「皆尊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為鍾，鍾者，章之轉也。」《太玄·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綜《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補音》：「居王切。屈原《九歌》「朱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張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黃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桂衣，騎霓兮南上」。下同。」簡謂尚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傳

①「舅」字，原並作「舊」，據四庫本改。

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兔絲。」毛傳曰：「沫，衛邑。」《書》曰「明大命于沫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爲淫奔，託名於采唐、采麥、采葑。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爲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敘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闊遠，相期之處或同，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官？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爾，以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

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間，即此篇。」鄭玄注《樂記》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是之謂也。」桑間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間」即此篇，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注爲非，然《樂記》非聖人全書，其曰鄭衛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思無邪。』」鄭、衛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爲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鶉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鶉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補音》：「兄，虛王切。《白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徐人

謂兄爲荒。」漢語曰：「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急就章》：「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以福爲兄』與『光』叶，^①『喜爲吾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黃』叶。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人』叶，棗據《船賦》：『奔』與『寧』叶。」^②

《韓詩》傳曰：「奔奔，彊彊，乘匹之貌。」《毛詩》傳曰：「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奔奔、彊彊誠有乘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蓋言鳥獸之行，如鶉鵲然。首章言兄，則刺

公子頑，頑爲惠公之庶兄也。末章言君，則刺宣姜爲小君。毛傳與韓傳未見其異，惟衛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衛《序》，今不從。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騶牝三千。

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

① 「光」，原作「先」，據四庫本改。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焦氏易林·大有之小過》並作：「視日再光，與天相望。長生權悅，與福爲兄。」

② 「船」，原作「舡」，據四庫本改。

箴『京』與『荒』叶，班固《東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戶井竈廡困京，懷邊薄廬瓦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說文》『廡與疆以置得聲，皆或從京』。倌，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顏師古《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晉輿人之謠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易林·噬嗑之未濟》曰：『徑邪賦田，^①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太玄·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操》『田』與『臣』叶。張衡《南都賦》：『開寶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連，^②隄塍相轄。』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切。《楚辭·招魂》『千』與『人』、與『仇』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劉邵《趙都賦》按：原本

「趙都」二字脫。『千』與『仁』叶。^③《易林·觀之比》：『駉牝龍身，日馭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貧切。駉，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

① 「徑邪」，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② 「連」，原作「通」，據四庫本改。

③ 「仁」，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士三千人以戍漕。」《毛詩》傳曰：「定，營室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箋曰：「定星昏中，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也。昏中於南方，鄭箋謂四方，鑿矣。宮言大體，室言內室。揆，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於作宮室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爲文也。《爾雅·釋天》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鄭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爲得時也。」毛傳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梓實桐皮曰椅。」爰，於也。他年於此伐

之，以爲琴瑟，餘所用不盡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即楚宮之址也。然後卜，孔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疏雨焉，而遂霽，衛人喜焉，以此雨爲神雨。零者，疏而不驟，雨而即止之義也。惟雨止，故命倌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

行也。既命駕倌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此人誠實淵深，其所蓄之騾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度人》：「馬七尺曰騾。」《魯僖公三年》：「齊桓公城楚邱而封衛，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按：魯僖以下，《大典》脫，今補入。

蝮螭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濟于西，^①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按：《詩序》「行」作「恥」。國人不齒也。」蝮螭，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

虹氣盛。」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在日傍之時。」濟，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陰陽繆感不正之氣，而陰爲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佚之氣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蝮螭，而況淫奔之行乎？濟，升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雨。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懷，思婚姻故也。幼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

①「西」，原作「南」，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爲？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皮，《補音》：「一讀蒲糜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讀牛何切。爲，一讀于鳩切，一讀吾禾切。「或寢或訛」、「民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爲得聲。《史記》引《書》「居南交南爲」，正讀爲作訛。^①《楚辭·哀時命》：「按：此嚴忌作，非屈原《楚詞》也。」知貪餌之近死兮，不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僞」，韋昭：「五戈切。」「爲」與「僞」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

儀也」。《序》固多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爲」，曰「不死何俟」，俟，待也。曰「胡不遄死」，遄，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爲說，亦陋甚矣，毛傳亦同。衛文公誠有禮，群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佚無恥，無所藏襲，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齒，猶有所限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齒。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

① 「作」，原作「化」，據四庫本改。
② 「章」，原作「偉」，據四庫本改。

亦未果刺在位者。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朱曰：「子子，特出之貌。」李巡曰：「旄，牛尾注於干首。」鄭箋云：「《周禮》：『孤卿建旄，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衛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千旄》之忠。」彼姝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德，詩人美之，故云姝也。畀，與也。

謂卿大夫士之致禮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司常》云：「鳥隼爲旟，析羽爲旌。」^①又云「州里建旗，旂車載旌」，注謂「游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干旌者，以旌、旗通稱歟？《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據「州里建旗」，則自州里而下至於宰，^②咸建旗。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按：三字原本脫。凡《詩》字訛者多，鄭說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疋，見子產以馬四疋。《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玄纁，

① 析，原作，析，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禮注疏》改。
② 里，四庫本作「長」，於義較勝。

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寢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組織成文之謂乎？不然，則以組束帛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縷。」然首章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爲說不通。毛傳曰：「下邑曰都。」《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陟彼阿丘，言采其蠆。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芄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

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祛尤切。《釋文》『駟』，音同。陸雲《九愍》『駟』與『流』叶。」唁，音彦。漕，音曹，《補音》：「徂候切。《楚辭·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按：原本脫《楚詞》三句。①簡謂即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攢切。屈原《離騷》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我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荀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攬兮其相逐而反也，邛邛兮天下之咸蹇也。」按：原本脫荀卿《賦篇》三句。潘岳《西征賦》：「不反」與

①「句」，原作「字」，據四庫本改。
②「復」，原作「服」，據四庫本改。

「蓬轉」叶，《太玄·失》首「反」亦與「轉」叶。「蟲，音盲，《補音》：「謨郎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戶郎切。」芄，音蓬，思亡反。^①

《載馳》詩言「歸唁衛侯」，則知衛女。後言「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欲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衛，如衆穉幼，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至漕，非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我心憂之，殆不如已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也。許大夫既不以我爲嘉善，^②我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我爲臧善，^③我所思安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既不以我歸唁爲臧

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閔？《爾雅·釋邱》云：「偏高，阿邱。」《爾雅》爲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蟲，貝母藥也，治氣結實。采蟲，欲以療憂鬱之氣。^④我今所懷思亦善，非爲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人尤之，謂衆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芄芃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閔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往控也。

① 「思」上，四庫本有「尤」字。「亡」，四庫本作「之」。
案：此處疑有脫文。

② 「我」，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③ 「我爲」，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④ 「氣」，四庫本作「疾」。

《毛詩序》曰：❶「《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廬於漕。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慈湖詩傳卷四

❶ 「詩」，原作「氏」，據四庫本改。

慈湖詩傳卷五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奧，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補

音》：「烏何切。東方朔《七諫》『攀玄芝兮，列樹芋荷。』按：原本脫此句。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徐邈云：「旖旎，《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簡按：王叔和《脈訣》云「阿阿緩若春楊柳」，阿、猗一通歟？烏可切，亦與「磋」叶。僩，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咺」。諼，況元反。青，如字。琇，音秀。瑩，音榮，又音營。會，如字。簀，音責。猗，於綺反。重，直恭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美竹，他處弗追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內爲隩。」淇奧綠竹有潤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

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盡載《大學》文。《大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爲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爲害道。子貢嘗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麤至精也。瑟，其文理之密歟？毛傳謂「憊，寬大也」。赫煊，光輝著見於外也。諛，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也。毛傳釋「諛」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況《大學》、《爾雅》亦未必以諛爲忘。^①毛傳直

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琇、瑩皆從玉，雖玉石雜，亦玉之類。琇，其色之蒼然。瑩，其光之明瑩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諸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事：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龍，當爲尨。尨，謂雜色。」鄭玄謂「龍、瓚，將皆雜石色。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如簀，排密也。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以便適手憑倚。」疏

① 「忘」，原作「妄」，據四庫本改。

不載此說。《釋文》云：「猗，依也。」^①於綺反。「善戲謔，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人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爲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之賂。」^②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人釐侯羨自殺，衛人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是爲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亹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夫武公在位五十五年而卒，

則其即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兄共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共伯之妻守義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略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皆可疑。審如《史記》所云，^③則武公乃弑君之賊，而《大學》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寬，《補音》：「區權切。韓愈《閔己賦》『平寬』與『賢』叶，白居易詩『王家庭院寬』與

① 「依」，原作「倚」，據四庫本及《經典釋文》改。
② 「賂」，原作「賄」，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史記》改。
③ 「史」，原作「是」，據四庫本改。

「天」叶。簡謂寬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讀寬音之轉，自與「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雎》「芼」「樂」叶，《君子偕老》「翟」「髢」叶之類同。邁，苦禾反。過，音戈。告，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迫矣，碩人居之，自以爲寬。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諠矣。」諠，音喧。諠者，字訛也。諠，言也。鄭箋釋「諠」曰「忘」，蓋誤從《淇奥》毛傳，不知毛傳之已誤也。邁，《韓詩》作「邁」，意者其草徑歟？碩人常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軸，旋轉之謂，言其步武回旋其中，不復他往宿臥也。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賢者困窮之時，有

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疑貳，故決其辭，矢其誓，曰弗諠，曰弗告，亦弗過彼矣。《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退，正也，道也。衛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衛宏作《毛詩序》，漢史可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己意成之歟？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郊。

四牡有驕，朱幘鑣鑣，翟芾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瀹瀹，鱸鮪發發。葭莢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盼』，毛與《釋文》作『盼』，《說文》盼從目、分，孫愐『匹莧切』。又『盼，恨視也，從目，兮聲。』孫愐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釋，皆作『盼』而不作『盼』，以是知變而爲『盼』者，殆未遠也。又有從目從弓、從目從丐，皆眠見切。

按：盼、眄、眇，《韻補》皆匹見切。

陸機《高祖功臣

頌》：「烈烈黥布，耽耽其眇。名冠彊楚，鋒猶駭電。」袁宏《三國名臣贊》：「顧盼與『變』叶，義皆當作『盼』，而字乃用『盼』。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盼』，而其

音皆與『倩』、『綯』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匹莧切。活，如字。罟，音孤。瀹，呼活反。發，補末反。莢，他覽反。揭，居列反。

毛傳曰：「頤，長貌。」鄭箋云：「褰，褰也。」褰，音丹。衣錦尚之以褰衣，爲其文之太著。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褰，綵也。綵，泉屬。」《中庸》曰：「《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萇新生，白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蝥蝥，蝥也。」《爾雅·釋蟲》云「蝥，蝥蝥。蝥蝥，蝥」，孫

①

「蝥」，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補。

炎曰：「螻蛄謂之螻蛄，^①關東謂之螻蛄，梁、益之間謂之蝎。」《爾雅》又曰「蝎，蛄蛄」，孫炎曰：「蝎，木蟲也。」《爾雅》又曰：「蝎，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爾雅》邢昺疏云：「蝎之在糞土中者名螻蛄，^②又名螻蛄。其在木中者謂之螻蛄，謂之蝎。」《爾雅·釋草》云「瓠棲，瓣」，郭曰：「瓠中瓣也。」《詩》曰：「齒如瓠棲。」毛傳曰：「螻首，顙廣而方。」鄭箋云：「螻，謂螻蛄也。」《爾雅·釋蟲》云「螻蛄」，某氏解此云：「鳴螻，螻者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螻馬，其小者謂之麥螻，有文者謂之螻。」《爾雅》又云：「螻馬，螻。」《爾雅注疏》及《方言》並不言馬螻，如蟬而青，或駢，夜鳴螻，謂之夜蟬，顙廣而方。所謂螻蛄，螻馬、麥螻者，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蠶蛾其

眉甚美而著，即蠶蛹所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爲飾也。豈此闕文耶？抑他詩偶同耶？毛傳曰：「敖敖，長貌。」既舍於農郊農田之間，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有若遊敖之狀歟？毛傳曰：「幘，飾也。人君以朱纁鑣扇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芴，蔽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

①「螻蛄」，原誤倒，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乙正。下同。

②「名」，原作「如」，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又「名」下「螻蛄」，《爾雅注疏》阮元校勘記引浦鏜云：「螻字衍。」

蔽，謂之萑，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萑，蓋厭翟也。厭，於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眾，魚罟。鱣，鯉也。鮪，鮪也。」案：《爾雅·釋魚》首「鯉鱣」，故毛傳因以爲一魚，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然則郭璞以爲二魚，審訂若是。陸璣亦云：「二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似鱣而青黑^①，大者不過七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發發，《韓詩》作「鱣鱣」。

按：孽孽，《韓詩》作「轍轍」。《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則桀亦有俊傑之義。《毛詩》作「有揭」，殆訛也。《爾雅·釋草》云「葭，蘆^②。莢，蘆」，郭注云：「蘆，葦也。蘆，似葦而小。」陸璣云：「亂或謂之荻。」鄭箋云：「庶姜，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云庶士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長也。孽孽，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於衛，其聲燄儀物之盛，國

①「似鱣而青黑」，原作「如鯉而有青黑」，據四庫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改。
②「蘆」，原作「蘆」，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人說之，故敘詠其事。至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略不見其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穠矣》，敘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宏不達平正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爲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墮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絲，息之反。蚩，尺之反。貿，莫豆反。謀，音眉。丘，《補音》：「祛奇切。」《左氏傳》史蘇之占：「爲雷爲火，爲嬴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齊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②下壘枯丘。」《楚辭·九章》「丘」與「時」叶，《易林·履之遯》「丘」與「時」叶。將，七羊反。墮，俱

① 「氏」，原作「史」，據四庫本改。
② 「狄」，原作「敵」，據四庫本改。

毀反。關，《補音》：「圭元切，橫木持門也。《易林·師之兌》『關』與『泉』叶，《大過之師》『關』與『冤』叶。劉歆《遂初賦》『喬關』與『翩翩』叶，盧諶《覽古詩》『關』與『賢』叶，^①郭璞《客傲》『關』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關』與『遷』叶。」甚，音甚。耽，《補音》：「都森反。揚子雲《兗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虔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集韻》：「墜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行，《補音》：「戶郎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別其詳，故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咥，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判。《補音》以「哉」叶「思」韻。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

狀也。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至以爲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爲期。」又言我登塢垣，以望復關。復關，子所居也。塢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漣。後見復關，載笑載言。明己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其卜乎？或筮乎？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卜筮爲言者，慮男怒而不肯也。況昏禮有卜筮，因以爲言。此似正婚而無媒，遽誘而交親，亦淫佚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食桑

①「諶」，原作「湛」，據胡克家刻《文選》改。

甚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按：樓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比鄭氏之說之害教也。」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曰：「淇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弃而歸也。」罔極，言士放蕩無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爲二。又不止於二而已，又至於三焉。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止曰三歲者，初爲婦之三歲，其勞動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詩曰「總角之宴」，又曰

「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弃。夙興者，雞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惰者常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雞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而起。言，語助也。既至於今矣，乃至於以暴見加矣。兄弟特不知爾，知則啗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已矣。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土之際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不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方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晏，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申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焉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

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耦，^①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陳曰：「見棄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諸儒之爲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於廟之合於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氓》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即復道心。人雖至于大惡，特其昏爾。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即道，悟百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矣。

簞簞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此篇《水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褢。雖則佩褢，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②

褢，失葉反。甲，《韓詩》作「狎」，《毛詩》作

① 「妃」，原作「配」，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能不我甲」之「甲」，「垂帶悸兮」之「悸」，四庫本分別作「狎」與「萃」，並案斷云：「狎字、萃字從《韓詩》。」於義爲長。

「甲」。甲，《補音》：「吉協反。按：原本「占」誤「古」。《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玄·賦》首「甲」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

《爾雅·釋草》云「藿，芄蘭」，郭云：「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今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爲戲語以譏也。不能知人，此反謂能，今世戲語以爲譏，多有此類。「能不我狎」亦同。不親群臣，反謂之能，亦戲語爲譏也。容兮，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爲之貌。此幼君自尊大，自用，不知人，不親群臣，宛然可見。垂帶萃兮，按：此「萃」字本《韓詩》。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

儀服，其中無德也。帶聚而長，故曰萃。帶不一，矧有佩焉，益可以言萃。鞞，決也。能射，則佩鞞。孔疏云：「《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曰：「決，鉤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雅》云：「甲，狎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爾雅·釋草》曰「藿一名芄蘭」，郭璞注云：「藿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名白環。然女青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

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①衛已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已東南決耶？一輩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跂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爲終，未安。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義亦猶是上日。謂不待崇朝之久而已可到，亦甚

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即古「航」字，亦猶刀後世加舟作「舫」。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

① 「時」，原作「詩」，據四庫本改。

使我心痾。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
『根帶』，劉伯莊音蒂。《釋名》：『帶，蒂
也。著於衣，如物之繫蒂也。』《楚辭·九
歌》『荷衣兮蕙帶』與『逝』，與『際』叶，漢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
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
與『戾』叶。杜篤作《論都賦》『衿帶』與
『滯』叶。陸雲《贈鄭虔季》『帶』與『又』
叶。」^①服，扶北切。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為衣也，
而諸儒紛紛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

綏，匹行貌。之子，無室家者」。宏本毛說
而為《序》曰：「男女失時，喪其妃耦。」鄭
同毛說。朱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
凡是皆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
綏，魯道有蕩，齊子有歸」，以齊襄與文姜
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為匹之意，
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
疑為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
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
以見心愧於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
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
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
而不在役，故有二心而情，如狐疑不決之
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

①「又」，原作「又」，據四庫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陸士龍集》改。

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子。豈有情未親而遽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改。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爲喻，穿鑿太甚。衛《序》至於失時、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絕水曰梁。《說文》「厲」作「𡵓」，水中有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眾、呱、觚，皆以瓜得聲。《左氏傳》：衛侯夢人之譏

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辭曰：「窮老獨居，莫爲種瓜。」《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龜骨枯。」簡案：《爾雅·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芭。」」^①

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木桃、木李，與夫瓊琚、瑤、玖，^②皆爲喻爾，非實有是物也。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乖戾不可信者，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爲好，至忠也。無非道也，正

①

「芭」，原作「已」，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②

瑤」，原作「瓊」，據四庫本改。

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厚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桓封衛，衛人有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爲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奚可比木瓜、木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能國，弱微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或城楚丘遺衛車馬器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

慈湖詩傳卷五

慈湖詩傳卷六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音遂。噎，《說文》以壹得聲。

《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遠望茫茫，似黍離離，又似稷苗穗，故曰「彼黍離離」耶？彼稷之苗也，行邁見之，爲之靡靡、遲遲，中心搖搖，憂傷莫能去。李曰：「呼天而慙，曰致此者何人哉？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毛詩序》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毛傳曰：「鑿牆而棲曰埘。」《爾雅·釋宮》

云「雞棲于杙爲桀。鑿垣而棲爲塹」，郭云：「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杙，櫪也。」雞猶歸栖，羊牛猶下來，君子于役而不歸。恬，會也。括者，羊牛歸宿之所，必有檢括防閑。朱曰：「君子行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徒念君子，終無歸期。至是末如之何，惟曰：『君子苟無飢渴，亦庶幾爾。』」《毛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不可以言刺，而況于王乎？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無刺王之意。衛宏不知道，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心，即道心，故外推其說，殊爲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婦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

且！君子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是詩君子遭亂，相與隱遯，仕於伶官，苟祿逃責。君子之所憂者，懼其失道而已。今既逃責，可以無愧，故樂也。陽陽、陶陶，皆樂之貌。孔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郭璞云：「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月令》：「仲夏，調竽、笙、簾、簧，則簧似別器。孔疏謂三器皆有簧，非別器也。」《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笙師》：「掌教敝竽、笙、塤、簫、簫、簾、簾、簾、管」，而不言簧。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鄭志》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毛傳曰：「翫，舞也，翫也。」鄭箋云：「翫，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右手招我，俱在樂官也。招之者，豈慮其未知，而失期耶？抑以其新

進，故導之耶？敖者，謂舞位。《毛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位，全身遠害而已。」本詩初無閔周之意，乃衛宏自起意說。相招爲祿仕亦在平時，亦非此詩之情。章句儒不知道，率好穿鑿，不知日用平常之即道，故曲推外說。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其，如字。或作「記」者，方音轉訛也。

激揚其水，勢力甚弱，雖束薪不能流，令之不行者似之。彼其之子，不與戍申，彼子

乃令之不至，不往戍者也。今俗亦有此等語。與，猶爲也。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故使畿民而民怨歟？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歟？久戍者怨歟？抑久戍者思歸而怨，因以譏王政之不均，亦有令之不從，不與我同戍申、甫、許歟？束薪易於流行，而令不能流之，則其令非强大者，以薪、蒲爲說。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思歸心也。楚，亦薪之異名。《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毛傳云：「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孔疏云：「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罐之楊也。』」①《尚書》有《呂刑》之篇，《禮

①「楊」，原作「揚」，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簡思《毛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言刺，非。申，在今鄧州南陽縣。呂，在今蔡州新蔡縣。許，在今潁昌府，爲許昌郡，即唐許州。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嘆其

脩矣。有女仳離，條其嘯矣。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補音》：「脩，式竹切。《釋名》：『腊脯，又名脩縮也。』《莊子》：『條然而往，條然而來』，亦式竹切。《釋文》：『一作脩。』嘯，息六切，《集韻》：『吹氣若歌。』《說文》：『嘯，从口，肅聲』，又云：『籀文嘯從欠。』

《爾雅·釋草》云「萑，蓷」，郭云：「萑蔚也。」李曰：「臭穢草也。妻爲夫所棄，故以臭穢之草自況，不見親於夫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萑蔚，一名益母。』劉歆曰：『蓷，臭穢。』即萑蔚也。」谷中多水，蓷生其中，宜水之草也。今遇旱嘆，則乾矣。其修茂者，嘆燥矣。初濕者，今嘆矣。宜水

之草今遇嘆乾，其失所之狀可觀矣。曰遇人之艱難，則知饑饉。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又曰不淑，則知士德之薄，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毛詩序》曰：「《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傳曰：「此，別也。」《說文》云：「歎，吹聲也。」條者，其歎音之長而似條歟？啜者，流淚下人口也。詩中初無閔周之情，衛宏贅辭也。惡不淑，正也。憂苦，非邪也。宏不達無邪平正之道，故多贅說。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罟。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毛傳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兔有小人之狀，雉文明比君子。按：樓鑰云：「雉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閭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若差。」小人得志而暇逸，而君子罹禍患。離，麗也。附麗于羅網，其罹禍難似之。君子以雉自比。我生之初，尚無所爲，言無事。及我生之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願寐無吽。寐而作吽謬之音，則必寤矣。欲無吽者，欲無寤也。①寤則又憂苦矣。無覺、無聰，其意同。聰，聞，寐中有所聞則覺矣。《爾雅·釋器》云「繫謂之罟，罟，罟也。罟謂之罟。罟，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

①「寤」，原作「寐」，據四庫本改。下一「寤」字同。

車也。有兩轅，中施罾以捕鳥。」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者也。一物五名。」庸，用也，猶爲也、造也。是詩憂苦無聊，雖有隱怨，無敢著明。是詩無邪，孰無道心。《毛詩序》曰：「《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敗節。」^②容有此事。《序》多誤，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詩之道心，雖無此《序》亦可。而《序》文贅，反足以亂道心。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與藟，釋見《樛木》。緜緜，蔓延不絕也。葛與藟在河之漘綿綿不絕，今也人而不如

之，故以況也。人誰無過，覲其終改。今終不改，終棄遠其兄弟，反謂他人爲父而親之，亦莫我顧，言其略不相顧，言其甚也。尚不相顧，何望其相親？《毛詩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詩。」^③崔靈恩《集注》本亦作桓王。「桓、平不必深辨，其譏遠兄弟則明矣。譏邪非邪，雖怨而正，道也。觀《揚之水》序言「平王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與此詩亦相應。《爾雅·釋水》云：「漘，水厓。」《釋丘》云「涘爲厓」。

①

②

③

「詩」，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節」，原作「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詩」，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夷上洒下，不滄。岸上，滄，郭璞曰：「洒，深也。不，發聲。」洒，即「洗」字，爲水所洗，故深歟？或「瀉」之音而訛歟？俗謂峻下曰瀉。不，殆衍字。《釋親》云：「舅，兄也。」舅，即「昆」字。稱他人爲母，稱他人爲兄，而不親我。何止於不親我，如無我焉，故曰「亦莫我有」。不相聞，不相報知，故曰「亦莫我聞」。凡百尚不相聞，而況於厚禮乎？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補音》：「疏鳩切。按：原本此六字脫。」

《楚辭·九歌》「蕭」與「憂」叶，又《九嘆》「蕭」與「愁」叶。艾，《補音》：「魚刈切。按：原本此三字脫。《說文》以艾得聲。《尚

書》「艾」三德，「從作艾」，「艾時暘若」，《漢書》皆作「艾」，無作牛蓋切者。」

熟觀《采葛》之詩，朋友相好有如此者，人情相愛相念之篤，誠有此相好相念，非邪非僻，非道而何？毛、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即道，遂曲推其義，以爲懼讒。即不知何世何人，則意之而已。意之而曲推穿鑿，以爲懼讒言之人，亦可笑矣。《爾雅·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羸，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蕪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按：「釋草」云「以下，原本缺，今從《正義》補入。」

大車檻檻，毳衣如綦。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

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穴，《補音》：「戶橘切。《說文》：鴻以穴得聲。《淮南子》：『水居窟穴，人民有室。』」

按：原本脫此二句。《三略》：「主任舊齒，萬

事乃理。主聘巖穴，士乃得實。」《易林·

乾之咸》曰：「三人求橘，反得丹穴。」《需

之觀》曰：「河水孔穴，壞敗我室。」《震之

蹇》曰：「蟻封戶穴，天雨將集。」孔融詩

「猿穴」與「不密」叶。」

《春官·司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

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①大夫出封畿

內諸侯，則加一等，服子男之服，或子男人

仕王朝。毳衣者，乘車以出，決男女之訟。

淫者雖畏而止息，而情終不忘。他日相

遇，相語有此。^②詩人述而爲之詩，所以

譏笑也。故人傳而盛行，官得而采之，故

曰「思無邪」。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蒺，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蒺，蘆初生，毳服之青色如之。璊，玉赤色，毳服內之赤色如之。^③毳衣績裳，繡有五色焉。子，謂毳衣而決訟者。穀，善也。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故此詩謂生曰穀。他日男女忽遇而陳情，曰：「豈不爾思？畏子而不敢。」詩人敷暢其辭，故又曰「惇惇」，又曰「如璊」，又曰「不奔」，陳情之切，有曰「生則異室，不得而合矣。死必同穴以葬。若謂予言未必信，有如皦日」，所以誓也。夫人欲方熾，故有此。退而休止，心自知非，何敢形於語言，聞于外，使人得而歌之爲笑也。

①「玄」，原作「元」，避清聖祖玄燁諱，今回改，下文不再一一出校。

②「此」，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③「毳」，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周衰，淫風雖流行，而公論終難磨滅。以人性善，終不磨滅也。是詩情狀非陳古，毛傳亦不曰陳古，獨衛宏《序》曰「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治古無淫俗，安有同穴之誓？衛《序》非。毛傳曰：「檻檻，車行聲也。噶噶，重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嗟，《補音》：「遭哥切。按：此三字原本脫。邊讓《章華賦》『嗟』與『波』叶，阮籍《詠懷詩》『嗟』與『河』叶，郭璞《江賦》『嗟』與『阿』叶，陸機詩亦然。」施，詩戈切。按：此三字原本脫。《楚辭·天問》「安施」與「伊何」叶，漢高祖戚夫人歌「施」與「何」叶。麥，音

默。國，《補音》：「越逼切。按：此三字原本脫。《博古圖·周南宮鼎》「光相南國」、《周穆公鼎》「南國」、「東國」，皆作「或」。《說文》：「或，邦也。」孫愐「于逼切」，徐鍇曰：「俗作古獲切。」玖，《補音》：「舉里切。《說文》正引此詩，而讀如芭。」^①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子嗟放逐，言子國，著其世賢。」施施，自適之貌。言子嗟將自適于丘園之中矣，將來食丘中之麥矣，食其李矣。初去朝，未至丘中，故曰「將其來」。詩人留子之親故，故貽我佩玖而別也，維親故熟知留子丘園有麻、麥、李。古人亦有以一字字者，如顏淵、冉有。曰嗟、曰國，其字歟？毛傳謂子嗟、子國，

① 「芭」，原作「苞」，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則句不文。後世未有以嗟類爲字，然古者名字子賤、子騫、仲突、仲忽，則嗟亦其類爾。顏回字淵，又字子淵，則留子或果字子嗟、子國。是詩蓋惜留子之賢而見退黜，^①念之也。衛宏《序》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

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補音》：「徒沿切。按：此三字原本脫。」

《易林·臨之蹇》：「手詘不便，不能伐檀。」便，毗連切。張衡《南都賦》：「楫枻

枘欄，枹柘櫪檀。結根聳本，垂條嬋媛。」

按：「南都賦」以下原本脫。將，請也。請音輕清

而高者也，故立此字以寄音，今方言有之。

《毛詩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弟

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

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而詩無刺意。是詩

① 「賢」，原作「情」，據四庫本改。

莊公所爲也，誠有不忍殺其弟之意。祭仲諫曰「臣請除之」，故是詩曰「無折我樹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我云者，親愛之真情也。曰「豈敢愛之」，其情實愛也。今人實愛而曰不敢愛者，每有是言。曰「畏父母」、「畏諸兄」、「畏人之多言」，此畏忌之心，非慢易之心也。夫不忍殺其弟之心，畏忌之心，此即道心，而《序》以爲刺。近世蘇氏亦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與夫其後欲殺其弟之志，而盡掩是詩之善，不可。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始亂始雜，然其本心之正，亦閒見互出於日用云爲之間，三百篇多此類。天下是非二途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魯桓大惡，《春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氓》詩悔過，孔子取其反正之心。聖人無私善，無私

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檀，木之美而堅者。懷，思念也。祭仲之言誠有利害，然有可思念者。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狩，《補音》：「始九切。《左氏》『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班固《答賓戲》『孔終篇于西狩』，顏師古音守。」

道之不明久矣，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月至日至者知之。雖有子路、子夏、子張、子游，猶不知之，而況於後世乎？蓋道至易至簡，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

①「西」，原作「四」，據四庫本改。

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人心本體自善自正，自無所不通，日用無非道者，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故夫日用庸平，人皆不知其爲道。《叔于田》之詩，愛叔美叔，人之善心也，道心也，無邪僻之思也。孔子取此道心也，《毛詩序》乃皆曰「刺莊公」，大失本旨矣。《大叔于田》詩中，曷嘗有不義之意？惟不知是詩平正無邪之即道心，故外求其說，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殊爲害道。豈無居人，不如叔美且仁，則雖謂之無人可也，言其不足道也。「無飲酒」、「無服馬」意同。鄭箋云：「洵，信也。」疏引《釋詁》「洵，信也」爲證。箋云：「服馬，猶乘馬也。《易》曰：『服牛乘馬。』」《毛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於京，^①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檀楊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棚忌，抑鬯弓忌。

以有兩《叔于田》，故于篇目加「大」字以別之。《釋文》云：「或作《大叔于田》者，誤。檀，本又作袒。」^②忌，并如字。下同。弓，《補音》：「姑宏切。《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皆作『黑肱』。《儀禮》

① 「處」上，原有「不」字，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刪。

② 「又」，原作「文」，據《經典釋文》改。

「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云：「今文改弓爲肱。」《左氏傳》引古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楚辭·九歌》「弓」與「懲」叶，枚乘《七發》「弓」與「潏」叶。」

乘馬，四馬也。兩服、兩驂，共爲四馬。乘駕乘馬而田狩，執持其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者執轡於此，而馬騁於彼侶之。^①兩服馬居轅閒軛下，無舒縱之狀。惟兩驂居轅外，有舒縱之狀，故曰如舞。毛傳曰：「烈，列；具，俱也。」鄭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毛傳曰：「檀謁，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之君也。」京人見叔禮謁暴虎，曰請叔無狃狎，切戒其恐傷女也。愛叔之言也。毛傳曰：「乘黃，四馬皆黃。驪白雜毛曰鶉。」《爾雅》郭注云：「今之烏

驄。」疏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鶉，今謂之烏驄。」兩服，中央夾軛二馬。襄，亦有上義。《堯典》「襄陵」，言水上邱陵也。馬以高者爲美。以最良馬爲兩服，又兩首昂舉，故曰上襄。兩驂在旁，與兩服相次序微斜，故曰鴈行。忌者，語助之音，以字寄音，而《釋文》「音記」者，方音不同爾，今惟當隨所書而讀之。叔善射，其御又良。磬，盡也。或盡力控止其馬，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皆言善御之狀。兩驂在左右如手。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馬慢矢發希，抑叔釋棚以覆矢矣，抑叔執鬯以弢弓矣。弢，吐刀反。《春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與「棚」異，音同。冰，犢丸，蓋即箭筒，其蓋可以取

① 「侶」，原作「侶」，據四庫本改。

飲。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毛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此《序》之非，釋見前《叔于田》。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麋麋。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英，《補音》：「於良切。」《說文》以央得聲。《出車》詩釋文：「央央，本作英英，同，於良切。」荀卿《賦篇》：「世英」與「強」叶，《離騷》經「落英」與「何傷」叶，《九歌》「英」與「央」叶，馮衍賦「英」與「洋」叶，張衡賦「流英」與「朝陽」叶。古英雄之英、英華之英，皆爲此讀。」

觀是詩，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而

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惡，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毛傳曰：「清，邑也。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與軸，皆河上地名也。介，甲也。矛有英飾。」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箋必曰異矛者，以長短，故得言重英歟？孔疏謂「酋矛有二，備折壞」，則惟可言雙英耳，不可言重喬。喬，高也。車建二矛，長短，故重累而高歟？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鄭皆曰容好，則好上聲，而陸德明「呼報反」，非。陶陶，音搖，則翱翔逍遙之

意。而陸「徒報反」，亦未安。《詩》中叶韻，亦不若是太拘，或平或側無定。《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①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侯，《補音》：「洪姑切。《史記》『斬盧胡王』，^②《漢書》作『侯』。《左氏傳》童謠曰：『鸛鵒跖跖，公在乾侯，徵褻與濡。』《易林·師之井》曰：『范子妙才，戮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賦》『侯」

與「拘」叶，揚雄《解嘲》「侯」與「驅」叶，《董仲舒敘傳》「侯」與「車」叶，柳宗元《弔菴弘辭》「侯」與「圖」叶。」其，如字，又音記。《春秋左氏傳》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是詩乃親見在位之賢者，愛之敬之，故頌其善也。而《毛詩敘》曰：「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以來，固非有道之朝。朝多小人，而是詩親見，非言古也。次篇《遵大路》言君子去之，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大夫羔裘如濡，光澤之至也。洵，信也。傳曰：「侯，君也。」《韓詩》傳曰：「侯，美也。」蓋公侯伯子男皆美稱，侯必有訓，不可得而知，大槩美稱也。亦

①「狄」，原作「寇」，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胡王」，原作「徒鞮」，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史記》改。

猶「易直子諒」，子亦稱其善爾。舍，沈書者反，棄舍也。見危授命而不變也。渝，變也。《毛詩》傳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言甚武有力，出則執干戈而衛社稷也。晏，和柔也。以羔羊之皮爲裘，^①以柔爲貴。古者素絲以英裘，此曰三英者，所見三縫也。皮之大者，左右袖一縫而已，并中前縫爲三縫。皮之小者，左右袖各二縫，并中前縫爲五縫，故《羔羊》詩言「五紵」、「五緇」、「五總」，皆爲縫中之英飾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摯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韋故也。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韋好也。

遵，循也。摯，攬也。祛，袖也。韋，速也。醜，猶惡也。好，善也，美也。遵大路以追

留君子，攬執其祛，無惡我，我欲君子遲遲其行不速故也。不速，則善也。愛之，而欲其遲留也。《毛詩序》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止于思望而已？直挽而遲留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加，《補音》：「一讀居之切，《三略》：『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楚辭·天問》『加』與『虧』叶，揚雄《長楊賦》『加』與『夷』叶。

① 「羔」，原作「黑」，據四庫本改。

一讀居何切，《楚辭·九懷》「加」與「和」叶，《七諫》「加」與「何」叶。^①張衡《西京賦》「加」與「過」叶，魏明帝《桐詩》「加」與「柯」叶。」

女曰：「雞鳴矣。」士曰：「昧爽矣。」女曰：「子興視夜如何其？」及士興視，則明星爛然。以有星明，故窗牖微明似昧旦，夫婦相警夙興也。士又曰：「吾將翱焉翔焉，弋射鳬鴈。」言，語助也。加之，中也。《史記》曰：「以弱弓微繳，加諸鳬鴈之上。」宜之爲言美而稱也。夫婦同其樂也，宜飲酒，以所加鳬鴈薦也。與子偕老，夫婦相好，故言及此。有琴焉瑟焉，惟其所御，莫不靜好。夫婦和樂，不淫於色，故覺閑靜。知子之所招來者，其以雜佩贈之乎？知子之所順協者，其以雜佩問之乎？知子之所愛好者，其以雜佩報之乎？

乎？夫婦同心，好賢樂善如此。《毛詩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自莊公以來固無道，鄭多淫風，故謂此詩陳古。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說德而好色？詩言翱翔弋鳬鴈，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詳觀詩辭，殊非陳古之情。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府》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纁珠以納其間。」《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璆玕玉。」《有女同

①「何」，原作「和」，據四庫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楚辭章句》改。

車「佩玉瓊琚」、《邱中有麻》「貽我佩玖」。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是詩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婉而彰，愛而忠。追考時事，則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忽曰：「齊大，非吾耦也。」遂辭之。國人惜其失大國之助，故作是詩。而《毛詩序》謂「國人刺之」，則過矣。又謂見逐而後刺之，益非此詩之情，熟觀此詩則知之。又曰「忽」，以國人而名君，大逆也。又累篇言刺忽。嗚呼痛哉！惟孔子作《春秋》，奉天道而筆削。且孔子非鄭臣，故可書鄭忽。今此《序》曰「鄭人刺忽」，則悖亂天常，不可以訓。毛傳曰：「親迎同車也。舜，木槿

也。」子忽辭齊，而他娶雖美，然彼孟姜尤美，且有賢德之音，惜其失大國之助，隱然在中。都，猶好也，見《書·禹謨》、《皋陶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山宜有扶蘇，隰宜有荷華，國宜有賢俊。今不見賢俊，乃見不肖。子都，喻賢俊。狂且，喻不肖。《毛詩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人方含隱，不敢指切其君，而《序》曰「刺忽」，大悖也。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爾雅·釋草》云「荷，芙蕖。紅，龍古，其大者歸」，郭注云：「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疏引此詩「遊龍」爲證。張橫渠

曰：「遊龍，葑草也。其枝樛曲，著土處生根如龍也。」《釋文》云：「橋，本亦作喬。」董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也。」毛傳謂「狡童，昭公也」，斷斷乎無此義。狡童，猶狂且。狂、狡，謂在朝之小人。若以喻君，則悖逆甚矣。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蓍兮蓍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樓鑰集載其解云：「此詩之言女，①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

故，使我不能息兮。

餐，《補音》：「逡緣切。按：原本以上三字脫，今

補。古詩：「周公下白屋，吐哺不及餐。一

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摯虞《思逝賦》

「餐」與「乾」叶，韓愈《秋懷詩》「餐」與

「前」叶。」

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無乃大不通乎？

詈其君矣，雖河南程氏猶同之。蓋根本于

毛傳與《序》之失，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

此狡童謂狂臣，擅命之小人也，故不親君

子，不與君子言，不與君子食，謂疏遠之，

不與祿廩也。②子，謂鄭君也。君子不忘

君，憂其禍即至，故不能餐，不能安息也。

《毛詩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

①

「之」，四庫本作「凡」。

②

「祿廩」，四庫本二字互乙。

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強臣擅權，則不與賢者祿食者權臣，^①非昭公也。沒君子愛君之善，誣君子以罣君之大罪，奚可哉？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山有樞》「子之衣裳」、《宛丘》「子之湯兮」，「子」皆指君。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②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鄭君也。鄭君遠賢而近小人，賢者退處而心不忘君，故作《褰裳》之詩曰：「子惠思我，我則褰裳涉溱而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君固自有他人為之任用，^③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卒直言曰「狂童之狂也且」，疾所任用乃狂妄小人

爾。諸儒未觀詩，而先觀《毛詩序》與傳，反以《序》、傳病詩，曲推強釋，良可笑。不思《序》、傳之繆誤甚著甚多。是《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正己也。」詩中安有此情？腐儒苦思，或至迂僻，亦猶《左氏》曰「豫凶事」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巷，《補音》：「胡貢切。《離騷》經：『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虞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① 「臣」，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② 「褰」，原作「褻」，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下同。

③ 「用」，原作「而」，據四庫本改。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毛詩序》曰：「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觀詩意誠有之，然今悔矣，悔過之心，聖人取焉。《序》總曰「刺亂也」，則差矣。此悔而作詩，求復諧者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男親迎而女不從，男不得已而退，猶俟於門外也，猶覲女之或從也。今女悔，縱未從，而姑送之，猶未至於深絕也。昌，盛也。將，猶送也。先言巷，後言堂，更韻也。鄭箋云：「褻，禪。」蓋以禪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穀焉。《中庸》曰：「衣錦尚褻，惡其文之著也。」古者衣裳中錦外綢，風俗率如此，故雖衰世猶未變。綢，褻音義同。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行矣。」衣裳錦褻，言衣裳已具飭，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歸矣。婦人謂嫁

曰歸。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東門之平墀，又有茹蘆之草在其阪，阪又有栗木焉。踐，行也。行道之旁，有家室焉。其家室中之人，女之所慕者。而其不我即，故有甚遠之歎。是詩女則淫矣，而士則正。《毛詩序》槩曰「刺亂」，其半差矣。毛傳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蘆，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坂，大坡不平。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

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鄭有君子，雖居亂世，不從世俗所移，國人喜之也。而《毛詩序》曰：「思君子也。」詩曰「既見」，非思。胡，何也。夷，平也。亂世賢者多憂，既見君子，喜而失其憂，故夷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因久不見之學子，乃挑達于城闕之間，於是追恨曰：「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思如此之切，而彼乃若是耶？」《毛詩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

云：「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爾。禮：父母在，衣純以青。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責其忘己。」《爾雅·釋器》云：「衣皆謂之襟」，郭注云：「交領。」《方言》云：「衿謂之交。」《釋器》又云：「衿謂之衿」，郭注云：「衣小帶。」疏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為證。此衿非襟，毛傳謂領者，取《方言》之交，取《爾雅》之襟。然襟非領，乃袂也。古謂之衽，亦謂之襟，衣所以交於前者，以有衽也。衣身前不交，續以左右二衽而後交。《方言》「襟謂之交」，謂此也。領亦因是而交，而衿非領，毛傳、郭注皆誤。衿有二義：一曰襟，一曰帶。然襟狹似帶，故因名歟？毛傳曰：「佩，佩玉也。士瑀珉而青組綬。」程曰：「挑，輕躍。達，放恣。」鄭箋云：「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闕

者，謂於城之闕處置門，其兩旁城土高而稍闊，可以登而望遠。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微弱，令不行也。雖有兄弟，心則相殘，亦可言鮮。兄弟爭國，群臣公族咸有二心，惟予與女二人而已。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迂，誑也。納忠至矣，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謂忽已死亡而作是詩，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出其闔閭，有女如荼，

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盛。雖則如雲之盛，而我心不在焉。我自有員姓者，^①吾妻也。《春秋》有鄭國，亦作「邴」。漢中有鄭闕。按：樓鑰云：「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②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縞衣綦巾，我自樂之。如荼，亦言其盛多。吾妻縞衣茹蘆爲飾，雖芳麗不如東門之女，而亦聊可與娛。鄭多淫新棄舊，

①

②

「自」，原作「則」，據四庫本改。

「存」，原作「徂」，據樓鑰《攻媿集》、阮刻本《爾雅注疏》及本詩詩解改。

有夫婦相與不替，不以外色動心，聖人之所取也。而《毛詩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①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詩中殊無此情。《顧命》：「綦弁」，鄭云：「綦，赤黑色。」是詩毛傳曰：「綦，蒼艾色。闔，曲城也。闔，城臺。」《爾雅·釋宮》云：「闔謂之臺。」茹蘆，蒨草，染色爲飾。鄭箋云：「闔，讀當如彼都人士之都。」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故改「且」作「徂」，^②甚無謂也。陸好異，多有此病。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況舊音子徐反，今從舊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漙，本亦作「團」，顏師古《匡繆正俗》云：「《鄭詩》：『零露漙漙』，古本有水傍作專，亦有單字者，後人輒爲團字。呂氏《字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切。」

孔子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先生。」子路違命。有問，顧謂子路，子路如初。孔子曰：「《詩》不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之。」《毛詩序》乃曰「男女思不期而會」，審如《序》言，則孔子豈敢以謂程子？斷斷乎無是理。蔓生之草，露零其上。零，落也。漙者，露貌。蓋當時

①「五」，原作「互」，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改」，原脫，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補。

所見。相遇之樂，視景物皆樂，故即所見，以發詩詠之端。凡《詩》言美人，皆稱其賢。《方言》云：「目驢瞳之子曰盱，或謂之揚。」其以瞳子多揚動，故名歟？心相契合也。鄭雖亂，先王之澤猶未泯，在野豈無賢者。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毛詩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傳云：「溱、洧，兩水名。蘭，蘭也。訏，大也。殷，衆也。」鄭箋云：「既，已也。洵，信也。將，大也。」《易》曰：「風行水上，

渙。」水則渙散，女曰：「往觀矣。」且，語助，語之止辭。女又曰：「如此，則往觀乎洧之外。」「往觀」不載「女曰」者，意明省文也。謂洧外信甚寬大，甚可樂也。士與女於是乎相謔，其終贈之以芍藥。伊，猶彼也。相謔，毛無傳，鄭箋謂行夫婦之事，殆未必然。然士與女相戲謔如此，已大亂矣，故詩人刺之。毛傳謂「芍藥，香草」，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毛傳亦多誤，豈未見芍藥而意之耶？今藥草芍藥，其華甚美，殆即此爾，而無香氣。相謔，謂戲謔之甚也，語淫穢也。或疑是詩不正，遂曲爲之說。不思「士曰」、「女曰」，詩人之辭也。敘其事，所以著其惡也，刺之也，非士女相謔者自作是詩也。

慈湖詩傳卷六

慈湖詩傳卷七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
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
庶予子憎。

《補音》：「明，謨郎切。荀卿書『昭昭乎其
智之明』與『詳』叶，『爲天下明』與『忘』叶，
『契玄王生昭明』與『商』叶，又引古詩『如
霜雪之將將，日月之光明』。《楚辭》『夜皎
兮既明』與『桑』叶，『步列星而極明』與

「方」叶。秦東觀刻石「原道至明」與「陽」
叶，會稽刻石「追首高明」與「莊」叶。漢
《房中歌》「承帝之明」與「彊」叶，「唐虞之
元首明哉」與「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爲
韻。《周易》「其辨明也」與「長」叶，「不足
與有明也」與「剛」叶。徐邈《楚辭》釋音：
「明，音亡。」《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
也。」夢，莫滕反，《正月》詩「視天夢夢」沈
重讀。揚雄《甘泉賦》「夢」與「繩」叶，《太
玄·遇》首：「幽遇神，及師夢。」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乃曰：「匪雞則鳴，
乃蒼蠅之聲爾。」妄言以卻雞鳴之告。蒼
蠅有聲，明晏有甚於雞鳴時矣。荒淫妄
言，以卻告者。東方明矣，士大夫之詣朝
者已昌盛矣，乃曰：「匪東方明，乃月出之
光爾。」荒淫之狀益著。蟲薨薨，日出矣，
猶曰：「甘與子同夢。」是詩兩言「子」，皆

謂婦人。《君子偕老》「子之不淑」、「子之清揚」，皆謂夫人也。又曰：「彼來朝之士大夫，且行歸矣。」會者，相將之意。歸則無久伺之勞，庶不憎惡予與子也。前言「朝既盈」、「朝既昌」，則士大夫來朝既久，其意已明，故此言「會且歸」者，其指來朝之士大夫明矣。荒淫至于此極，《毛詩序》歸之哀公，容或有之。但「思賢妃也」。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則差矣。諸儒不知《序》之不足盡信，率以《序》解《詩》，其有阻礙，必至于委曲穿鑿牽合。

子之還兮，遭我乎狔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狔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狔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音旋。間，《補音》：「居賢切。《漢書·李廣傳》：『自以大黄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間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赤瑕駁犖，雜沓其間。』鼃采琬琰，和氏出焉。」班固《西都賦》：「裊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張衡《南都賦》：「間與「顛」叶，曹植《瑟瑟歌》：「間與「阡」叶，^①韓愈《孟東野失子詩》：「間與「賢」叶。」簡觀今京語「間」之餘音亦有「肩」音。儂，許全反。

《毛詩》傳謂「還，便捷之貌」，未安。還，回旋也。忽遭我于狔山之間，于是子與我並驅從逐兩肩。^②其初相遭未揖，及並驅從

① 「瑟瑟」，原作「琴瑟」，據四庫本改。下同。
② 「與我」，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肩，乃揖我，謂我儂兮。儂，駿捷之稱也。茂、昌，皆謂盛也。言氣貌之盛，美之之辭也。好，美也。臧，善也，猶好也。毛傳曰：「獸三歲曰肩。」《爾雅·釋獸》云「狼牡，羴。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羴，牝名狼。」《毛詩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之好焉。」《漢·地理志》引此《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虔嶠之間兮」，顏師古注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韓詩》作『營』。之，往也。嶠，山名也，字或作『狙』，亦作『嶠』，音皆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于嶠山也。」董氏曰：「考于《地記》，嶠、狙、嶠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崔靈恩《集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然平觀文勢，則

《毛詩》謂還、茂、昌為貌是也。孔疏曰：「士大夫聚說田事，以為戲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為近之」，然則班固謂為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止一家之說，況多謬誤，奚可盡從？又況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臆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

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于其間，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況齊俗近于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儀亦美矣。雖當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為惡，無一事一時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即道也。諸儒不知道，故穿鑿而為說，其害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為統」，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為

先，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于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者耳。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其精英歟？尚者，著之于統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鄭風》言「俟我乎堂」，亦謂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兮，日始出之時也。彼姝美之女子，^①忽在我之室兮。再言「在我室兮」者，駭之而情深也。履者，以足躡我，猶陳平躡漢王，其意即通，無俟乎言也。履我，使即之爲淫也。即，就也。此肆焉，無所忌者也。東方之月兮，月始出之時也。彼姝者子，忽在我之闥兮。闥，門也。履我，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既入夜，又不入我室，此則或有所忌者。此與《桑中》、《溱洧》同，作詩以刺淫奔也。或在朝，或在夜，或在室，或在闥，刺彼，故其事不一也。然「履我即」者，未必果即之也。「履我發」者，未必果發也。《毛詩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也。」^②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夫不刺淫奔，而刺國衰，是長淫奔者之惡也。本詩惟刺淫奔，而《序》旁推其說，衛宏不知道，其作《序》率類此。」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③不夙則莫。

顛，《補音》：「典因切。司馬相如《上林賦》：「長嘯哀鳴，翩翩互經。夭矯枝格，偃蹇杪顛。」漢童謠「黃雀巢其顛」與「人叶」。《易林·賁之豐》曰：「採薪得麟，大命隕顛。」《噬嗑之未濟》「顛」與「民」叶。揚雄《元后誄》「顛」與「盈」叶。」倒，都老反。

觀是詩，知公未明而召群臣，臣急趨之，故顛倒衣裳。日未出，而東方先明。晞者，

①「女子」，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②「也」，原作「世」，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辰」，原作「晨」，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又其微明。未晞，則益早矣。公如此勤于政事，然失時失節，乃輕躁狂妄，如折柳樊圃焉。柳質柔細，而以爲圃之藩籬，何益于事？無足爲禁也。又如狂夫瞿瞿然。瞿瞿，驚視之狀。狂者驚視，急于爲□，又何益于事哉？晨夜，謂早夜也。不能晨夜，言全不識早夜，若非太早而夙，則太遲而莫矣。大抵狂躁輕妄之人，忽急忽緩，忽早忽夜，皆不可測。《毛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公號令失時，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遂使挈壺氏失職，刻漏錯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補音》：「雙，疏工切。按：原本三字脫。孔

臧《格虎賦》：「耳目喪精，^①值網而衝。^②

局然自縛，或隻或雙。」《史記·龜策傳》：

「禍與福因，刑與德雙。」揚雄《河東賦》

「雙」與「東」叶。《後漢》語「殿中無雙丁孝

公」、「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

黃童」、「荀氏八龍，慈明無雙」、「任文公智

無雙」。綏，如誰反。從，音縱。畝，一讀

滿罪切，古作晦，《說文》以每得聲。宋玉

《高唐賦》「畝」與「止」叶，《楚辭》「畝」與

①

「精」，原作「粗」，據四庫本改。

②

「網」，原作「綱」，據四庫本改。

「芷」叶，^①張衡《東京賦》「畝」與「已」叶。一讀滿補切，《易林·歸妹之坤》「畝」與「暑」叶，班固《西都賦》「畝」與「矩」叶，韓愈《元和聖德詩》「畝」與「祖」叶，柳宗元《招海賈文》「畝」與「覩」、「舞」叶。」

詳觀《南山》之詩，其刺襄公鳥獸之行亦著矣。南山崔崔，有人君尊嚴之象。言雄，知其對雌。狐之爲獸多疑，《周易》凡言狐，皆取疑象。襄公爲鳥獸行，與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心愧沮而若疑。又齊襄雖由魯道而歸，身則在塗，心則在魯，其愧赧發諸精神，^②見諸步武，有遲疑綏綏之狀，故曰「綏綏」。《衛風·有狐》亦有疑貳之意。有蕩者，因道路平蕩，以寓譏魯蕩然無制之意。首章不言齊襄往，而惟言襄公歸者，明初往，襄公之惡未成。未明及歸，則成矣明矣，故止言其歸。詩人于是

致其譏曰：「既曰歸齊矣，曷又懷之也？」謂其又懷文姜也。葛屨，至賤之物也。五兩，當是文姜與其姪娣或從者，共五人也。冠綏，居首之物，所尊所貴者也。今也與葛屨雙止，非類而並處，以尊而混卑，則鳥獸之行又著矣。據此，則所亂又不止于文姜矣。庸，常也。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爲淫矣，曷又極其縱放也？從，即「縱」字。縱放之狀，不可得而知。據此，可以想而知矣。非謂常在魯道爲可也，言其縱之甚也。首章「曷又懷止」，其意同。蓺，種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以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衡，橫；縱，直，無別義。既曰告止，謂文姜初嫁，既告于

①「芷」，原作「芝」，據四庫本改。

②「其愧赧」，四庫本作「愧慾雜錯」，義勝。

廟矣。曷又鞠止，窮之不已也。鞠之爲言，言鳥獸行，而微其辭者也。匪媒不得，亦兼明淫亂之匪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魯桓既得文姜矣，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極，猶鞠也。毛傳謂「齊子，謂文姜」，既于是詩文旨難通，而《載驅》「齊子發夕」、「齊子豈弟」尤難通。齊人之詩，言「齊子發夕」，謂襄公則明。苟謂文姜，則文姜自魯發夕，齊人何由知之？謂男子豈弟則宜，謂婦人則難。至于《敝笱》所言「齊子」，則謂魯桓不能制文姜。齊侯來淫而歸，惟言歸者，亦結證其惡，齊人不敢預料其君于惡也。《詩》稱君曰「子」固多，齊君至是，其體益輕，故曰子，亦爲之隱也。《毛詩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無田甫田，維莠騫騫。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變兮，總角卬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爾雅·釋詁》云：「甫，大也。」孔疏曰：

「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騫騫然。無思遠人，徒勞心忉忉耳。」遠人，諸侯也。遠人不難致，此有德，則彼至矣。曰無思遠人，則其君之無德、徒勞可見矣。如田大田，徒勞罔獲。騫，縱也。桀，桀出也。維莠騫縱桀出，則良苗不興不實矣。婉變，言少年貌美。毛傳謂「總角，聚兩髦也」，孔疏謂「兩角卬然，未及幾次見之，而突然已冠弁矣」。此末章雖平言無譏，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已之意可見。《毛詩序》曰：「《甫田》，^①大夫刺襄公。無禮義

①「甫」，原作「大」，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鋠，其人美且偲。

環，《補音》：「胡涓切。按：原本五字脫。馬

融《廣成頌》「環」與「園」叶，曹植《美女篇》「環」與「翩翩」叶，何晏《景福殿賦》「環」與「源」叶，顏延年《北湖應詔詩》「環」與「天」叶。「鬢，音權。董曰：「《韓詩》作「盧泠泠」，《說文》引《詩》作「獐」。」

《毛詩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傳曰：「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共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

然。」考《序》及傳皆謂陳古，而本詩辭情不然。曰「其人」，其辭指今，非陳古也。苟陳古，則宜每章稱仁稱德，而次章曰「鬢」，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陳古之意。蓋《序》、傳以襄公之詩，不應有美，故曲推其說，以為陳古以風。不知《詩》之不可以次序觀，不可以執一觀。以鄭叔段之惡，而兩《叔于田》之詩，京人未嘗不說之。以《鄭·清人》文公之詩，而次于莊公詩中。《盧令》未必果襄公之詩。果襄公之詩，則《叔于田》之類也。襄公雖無道，而不聞其暴民，故田而民悅之歟？民悅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則齊有士大夫之賢者，民悅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己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況于六經之大旨乎？毛傳曰：「重環，子母環也。鋠，一環貫二也。」

髡，好貌。偲，才也。」釋「髡」曰「好」，未安。髡，其須之卷曲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鰈，《補音》：「姑倫切。《楚辭·天問》：

「舜閔按：原本二字脫。在家，又何以鰈？堯

不姚告，二女何親？」

《毛詩序》曰：「《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致淫亂，爲二國患焉。」此非魯桓時詩也，何以明之？魯桓公娶齊僖公女文姜，魯桓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魯桓雖嘗與齊襄會盟，而文姜不行。至十八年，魯桓始與文姜如齊，申繻諫焉。齊襄于是通文姜，魯桓謫文姜，姜以告。夏四月，齊人殺魯桓。

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齊襄與文姜爲淫之迹，未至于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于禚，四年姜氏享齊襄于祝丘已後之詩歟？是詩齊人譏襄公，并譏魯莊微弱及文姜也。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于魚梁。鰈，大魚也。魴，亦中魚。喻魯莊微弱，不能以禮防閑其母，止齊襄之來，致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不已也。惟言齊襄之歸，不言齊襄之往者，齊人不敢預言其君于惡。及成惡而歸，始形于言。其意與《南山》同，亦含隱矣。魴雖非甚大之魚，因鰈連文，意在鰈也。鰈魚之大，見《孔叢子》：「衛人得鰈魚，其大盈車。」鰈，亦非甚小之魚，欲易韻。又鰈，至不美之魚，語曰：「網魚得鰈，不如啗茹。」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其從者如雲。言其盛如雨，

言其多如水，言其疾驅也，既見魯之無制，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釋魚》云：「魴，魴。」郭璞云：「江東呼魴魚爲鰱，一名魴。」邢疏云：「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國魴。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載驅薄薄，簟茀朱韞。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瀾瀾。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夕，《補音》：「祥龠切。《淮南子》：「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彌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李興《諸葛亮表間之文》：「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隕其夕。」郭璞《江賦》：「域之以盤巖，豁之以

洞壑，疏之以沱汜，鼓之以朝夕。」陶潛《自祭文》：「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陸雲《夏府君誄》：「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窮化，四辰交錯。」

薄薄，車行之聲也。《爾雅·釋器》云：「輿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云：「茀，以韋靶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毛傳曰：「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魯道平蕩，亦寓蕩然無制之譏。齊君夕之發車，趨魯道焉。夕而發者，亦有愧于中，不敢朝發與？孫炎曰：「驪，黑也。」《爾雅·釋畜》云：「騶，牝。驪，牡。」是詩孔疏云：「駟馬皆鐵驪之色。」垂轡，徐行之狀也。豈弟，樂易從容之貌。雖刺譏，而辭婉矣。

其辭雖婉，其譏實深。彭彭，盛貌。儻儻，衆貌。翱翔、遊敖、垂轡，皆從容候待文姜，及濡留不肯旋反之狀。《毛詩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昌兮，碩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嗟，嘆辭，此嘆辭有美有傷。昌，容色之盛也。孔子言「文王之狀，碩然而長」。抑，繼辭也。上言「昌」，言「長」，此又言

「揚」，故曰「抑」。詩人言貌多言「揚」，曰「子之清揚」，曰「清揚婉兮」，《方言》云：「目黪瞳之子盱，或謂之揚。」蓋目之精神全在黪瞳，言人之美多在精神，故多言「揚」。此言若何之揚兮，真美目之揚也。趨踰之巧，趨步之有儀也，《禮》曰：「士踰踰。」射則甚善也。臧，善也。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朱意謂人稱譽其威儀技藝之美有名譽也。美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威儀習熟成就也。侯，即今之垛。正，即帖，即鵠。《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射人》之職：「王五正，諸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士亦二正。」《毛詩》傳曰：「二尺曰正。外孫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蓋據《爾雅·釋親》而云。魯莊公乃齊襄公時，當曰姊妹之子。《爾雅》

曰：「展，誠也。」變，好貌。言目之美也，非勁者也。選者，鄭謂于倫等最上也。貫者，矢正中鵠，貫而穿之也。四矢，乘矢也。射禮必乘矢者，鄭箋云：「象其能禦四方之亂。」反者，射終而反其矢也。射所以禦亂，今魯莊射不出正，而不能禦閭門之亂。而婉其辭，譏也。《毛詩序》謂「人以爲齊侯之子焉」，贅矣，失孔子之旨。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襷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補音》：「服，鼻墨切。按：原本三字脫。《易林·困之中孚》曰：「絲紵布帛，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繕織。《士冠禮》云：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飾。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三句一韻。」按：「士冠禮」以下，從《韻補》補入。

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毛傳曰：「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案《士昏禮》，舅姑歿，乃有廟見之禮。舅姑存，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也。鄭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毛傳曰：「要，褻也。襷，領也。」好人，即「摻摻女手」之人。美，好也。要之，縫褻也。襷之，縫領也。使好人服其勞。

《爾雅》云：「提提，安也。」凡辟當左，左爲卑，右爲尊。宛，婉婉柔順之容也。以象骨搔首名曰締。《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夫本詩刺魏俗也，刺魏俗之褊心也，而《序》必推及其君，以《園有桃》觀之，其君誠褊嗇陋甚，而《葛屨》之詩，辭情不及其君。衛宏不知道，率爲贅辭，徒惑後學。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鄭康成亦如之。箋云：「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

也。」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不釋「殊異」之義，^①以其言大夫之義甚明，無俟于釋乎？《集注》《序》曰「其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亦必此本爲正，惟他本《毛詩序》則曰「其君儉以能勤」。苟以爲君采，則何爲不以他官爲比，而獨以公路、公行、公族爲比乎？毛傳曰：「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蕢，水蔞。」孔疏云：「沮洳，潤溼之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纍，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以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言，語助也。鄭謂「無度，不可尺

① 「釋」，原作「擇」，據四庫本改。

寸」，言美之至也。美則無度矣，但殊異乎公路，凡爲公路者，不如是也。豈有掌路車之官，而采莫菜于汾水之沮洳乎？是詩惟譏公路、公行、公族，而不及他官者，大抵上無禮教，則公族多不學文。近君習君之儉陋，寢至于采莫、采桑，不知其不可也。英，如「舜英」之英，美如華也。孔疏謂「公路」與下「公行」一也，引《春秋左傳》宣二年晉事爲證，亦不甚明。以後晉證古魏，豈能盡用？況毛傳三釋甚明。鄭箋謂「公路，主君之輶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輶車之族是也」，其箋未必當。服虔云：「輶車，戎車之倅。」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非掌從公之行也。《爾雅》「蕢，牛脣」，郭注引《詩傳》曰：「水蕢也。如續斷，寸寸有節。」陸璣以爲今澤蕢，郭氏所不取。鄭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毛詩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己者，音近，韓、毛記音不同。①己，音近，釋見《崧高》。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殺者，肉之有骨者也。今儉而以桃實爲殽，過于儉矣。儉，美德也。而過焉，至于此甚，知不得其道也，知失其條理而至是

① 「音」，原在「同」下，據四庫本乙正。

也。得其條理者，雖不過儉，而財用自豐。失其條理者，雖殺桃食棘，而財用亦匱。《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故殺桃食棘，國人以爲善，而智者以爲憂。憂其無政事，而末流至於危亂也。憂鬱而發于歌謠，歌音長，謠音短。不知我者，謂我士君子也。而驕，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爲驕也。彼人是哉，謂君所爲是也。子姑言之，其說爲何也。其，音如字，其義自通。他書作「何居」者，亦當音如字，其義亦通。「其」與「居」蓋記音不同，陸德明「音基」，未安。詩人于是曰：「我心憂矣，其誰知之？」重言「知之」者，誠寡也。女蓋亦不思爾，知此理者，自古以來罕其人也。《汾沮洳》之是非，人猶易知。《園有桃》之是非，雖本自昭然，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行于國中，亦以舒憂。罔極，謂責人無已

也，謂論治無有窮已、無有畔岸也，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此。毛傳曰：「棘，棗也。」《廣韻》曰「小棗」，今所在有之，小而圓。《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衛宏此《序》奚足以知此詩？使宏居魏朝，亦安能有所爲哉？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其言妄繆，惟可發笑。魏君儉陋若是，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凡政事皆失矣，忽云「德教」，瞢不知類。此《序》既不足以發明詩情，徒爲謬贅，而諸儒率宗之，何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母，《補音》：「滿罪切。《易林·泰之否》曰：『陟屺望母，役事未已。』《淮南子》：

『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經，四時爲紀。』^①蔡邕《崔夫人誄》曰：『昔在敬姜，陪

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是紀。』偕，苟起切。按：「淮南子」以下，原本脫去四十四字。《楚

辭·九辯》：『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按：原本誤作「儷」。偕，白日晝晚其

將人兮，明月銷鑠而滅毀。』《太玄·親》首：『次三，失其體也。次四，賓主偕

也。』餘見《豐年》詩。

《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而是詩《毛詩》傳曰：「無草木，岵。有草木，屺。」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

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役者登岵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己曰：「嗟予子行役，早夜無有已時。」閔之也。又戒己曰：「上慎之哉。」今俗亦曰上役、上番、上陣。卒曰：「猶當來歸，不至永止于彼而不反也。」無止，即無死之微辭也。無寐，閔其不得寐也。無棄我，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必偕，戒之必與衆偕，慮其以後期獲罪也。無死，謂其毋過于勇而必死也。《毛詩序》曰：「《陟屺》，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按：「父母」已下，原本脫去二十三字。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所謂「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皆詩外之贅辭也。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乃天下之大道，故爲是贅也。

①「紀」，原作「祭」，據四庫本改。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補音》：「何甄切。按：原本三字脫。揚

雄《太僕箴》「閑與愆」叶，曹植《瑟瑟歌》

「閑與然」叶。《簡觀》今京語率如此，蓋今京語之餘音如軒，而《補音》遂「何甄」，則又過之矣。還，本亦作「旋」，李習之《答進士王載言書》作「旋」。

《釋文》云：「閒，亦作「閑」。」字本亦作「閒」，閒暇也。惟有閒，故寬暇。後世以「中閒」之「閒」，與「閒暇」之「閒」渾聲，^①故假借「防閑」之「閑」以寄其音，實非古字。采桑者雖閒暇，然采者多，故曰閑閑。只十畝之閒，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行與子迴還兮。」泄泄，猶沓沓也，亦多也。行與子逝往兮，言

此處迫隘，不可謀居而他往。《毛詩序》曰：「十畝之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若曰國以無道致侵削，則可刺。惟曰「國削小，民無所居」，則不可刺矣，況詩中本無刺國之意。蓋衛宏不知道，不知是詩無他，亦無邪，詠而歌之，必不感人邪僻之情，莫非道者。宏不達是，故外推贅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① 「聲」，四庫本作「殺」。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餐，《補音》：「蘇昆切。邵正《釋譏》：「時獻以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餐。」輻，《說文》以畐得聲。許慎凡輻皆讀如偈。《荀子》引《逸詩》：「涓涓流水，^①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易林·蹇之中孚》曰：「登山伐輻，虎在我側。」簡案：《廣韻》「畐，芒迪反」，簡疑輻芳逼切爾，庶與今讀不異母。

檀，^②木材之堅美者，君子之美材似之。有美如此，而寘之河干，是不用之也。毛傳曰：「坎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漣。」孔疏云：「河水性濁，清則

難待。襄公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毛傳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貍，獸名。」《爾雅·釋獸》云：「貍子，貍。」《字林》云：「貍，似狐，善睡。其子名貍。」郭云：「其雌者名獾，今江東呼貉爲狹貍。」^③《字林》云：「狹，狸類。貍謂之狹。」《廣雅》云：「狹，貍也。」然皆貍之通名，而其間微有不同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孟子》曰：「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小國之卿二大夫。祿其稅十一，則十

①「流」，原作「說」，據四庫本改。

②「檀」上，原衍「□」，據四庫本刪。

③「狹」，原作「狹」，據四庫本、阮刻本《爾雅注疏》改。下同。

夫之稅，始當一夫之獲。下士祿一夫，中士祿二夫，上士祿四夫，大夫祿八夫。魏小國，卿祿十六夫，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稅。今取三百廛，爲三百夫，其貪冒之狀著矣。《毛詩序》曰：「《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孔疏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以稼、穡相對，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釋天》云：「冬獵爲狩。」又云：「火田爲狩。」鄭箋云：「宵田曰獵。」《釋天》云「宵田爲獵」。郭注云：「《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孔疏云：「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于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大

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素，即今俚語所謂白，即毛傳所謂空之義也。毛傳曰：「輻，檀輻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云：「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孔疏云：「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以田方百里，於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秉，把也。《聘禮》注云「秉，謂刈

① 「天」，原誤作「文」。案「冬獵爲狩」、「火田爲狩」、「宵田爲獵」均不見於今《經典釋文》諸本，見於《爾雅·釋天》。下《釋天》同。

② 「於」，原作「爲」，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禾盈把」是也。」毛傳曰：「檀可以爲輪。滑，厓也。」小風，水文轉如輪，所以釋「淪」也。毛傳曰：「圓者爲困。」《匠人》注云：「困，圓倉。」《爾雅·釋鳥》云「鵠，鵠。其雄鵠，牝庫」，郭云：「鵠，鵠屬。」今曰鵠鵠。《爾雅》疏云：「鵠，即上云駕鵠，母田鼠所化者。」^①鵠，舊說云蝦蟇所化者也。」毛傳曰：「熟食曰飧。」《秋官·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宣六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孔疏云：「從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鄭箋云：「飧，讀如魚飧之飧。」《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可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

也。」毛傳熟食即魚飧，鄭徒爲異。鄭亦有誤，不止于是。毛傳即非言飧，盛禮，飧牽乃生牢。毛曰熟食，正得夕食本義。所謂飧盛禮，亦以充夕食爾。飧饗，魚飧初無二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則怨君可知也。言碩鼠無食我黍，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觀

① 「鼠」，原作「獵」，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② 「志」，原作「吉」，據四庫本改。

也。碩，大也。大鼠，謂君也。貫，慣也。重斂蓋三歲矣，民積怨，曰三歲重斂，而民輒從之，致其習慣而不已。又莫肯顧念我，于是斷棄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逝，「誓」字之訛歟？適樂土，則得所矣。德者，施德于我也。莫肯施德于我也。適樂國，而得其直，則居是國爲不得其直矣，益以明重斂之非理。勞者，閔其勞而勞之。又莫肯勞我也。誓將去女，而適樂郊，誰復永號于女之土乎？永，長也。不勝其苦而長號也。《毛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若大鼠也。」據此，末章則「勞」當如字。有音去聲者，乃後世欲別其義，故特轉爲去聲。其實古不轉音，一字自有二義，文勢自明。

慈湖詩傳卷七

慈湖詩傳卷八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
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
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
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邁，力制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薨爲聲，許慎讀薨如厲。孔臧《格虎賦》：「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

歲。」魏文帝《述征賦》：「邁與歲叶。」程曉《贈傅休奕詩》：「三光飛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皇甫謐《釋勸》：「邁與際、與會叶。蹶，居衛反。」

《釋蟲》云「蟋蟀，蜚」，按：原本三字脫。郭云：「今趨織也。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毛傳曰：「聿，遂；除，去也。」陸德明以「除」、「居」爲去聲，殆不必也。凡《詩》叶韻，不必平側同。蟋蟀在堂矣，歲其暮矣，役車亦休矣，今我乃慘慘不樂。日月除去，歲事更新，愈無休暇之時，何爲乎不從容自樂？又告之曰：「但無已太康樂足矣。」謂無過於樂足矣，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瞿然憂懼終歲乎？瞿瞿，驚視之狀。《爾雅》謂「瞿瞿，休休，儉也」，《爾雅》徒因《詩》說言儉，不詳觀熟思其情旨，遽謂之

儉，殊不可者。《爾雅》疏謬多矣，此釋不可用。《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謂之儉乎？《東方未明》「狂夫瞿瞿」，亦謂之儉乎？《蟋蟀》乃晉國之士相警切之詩，而《序》謂之「刺晉僖公」，誤矣。平觀本詩，情狀昭然。先儒倡說既誤，後儒因之爲《序》。千載之下，牢不可拔。嗚呼！孟子於《武成》猶不盡信，而後世惟衛宏之《序》是從，亦異乎孟子矣，遂至於反以《序》病《詩》。三章三言「良士」，若諷晉君，何得每以良士爲辭？擬人必於其倫，人情之常也。邁，往也。既思其居，又思其外。周思內外，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不少舒徐乎？慆，過也，滔滔而過也。思其所可憂，足矣。何爲乎終歲不樂？好樂惟無荒足矣，良士休休，其心常樂，無憂無懼。休

休，正言。瞿瞿、蹶蹶，反言。作詩協韻，初無定式，意所欲言則言。其淺陋之士，始拘《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蟋蟀》，見唐堯儉德之大矣」，故《詩序》曰：「刺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唐叔虞初封侯，故曰唐。而先儒以後稱晉，故疑而爲說，因附會孔子之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曰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

云：「許慎讀考曰糗。」扭，女九反。酒，所懈反。考，《補音》：「考，去九切。按：原本四字脫。《說文》以𠂔爲聲，又曰𠂔音糗。范蠡曰：『上帝不考，時變是守。』《易林·困之巽》：『皇考』與『飲酒』叶，《萃之井》：『考』與『白』叶。邊讓《章華賦》：『考』與『肘』叶。」保，《補音》：「補苟切。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韓愈《路常侍墓銘》：『保』與『咎』叶。」甚矣，夫率然輿論之暗合乎道也。夫他人有人室之狀，爲國者宜憂宜懼，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馳其車馬，考其鐘鼓，日鼓瑟者，何也？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皋陶曰「兢兢」，然而堯舜垂衣而治，帝庸作歌，則堯、舜、禹之憂，非憂悴無聊之憂也。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豈能治國家？故有「宛其死矣」之漸，有「他人人

室」之證。永日，猶終日也，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孔疏曰：「永日，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可以永日。」是說謬甚。①學者惜寸陰，學者百年如一日，千古如一日，奚永日之難度？學不爲己，溺心文字，故其陋至是。《毛詩序》曰：「《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於君言刺，大悖。餘得之。觀是詩，當得其意，非謂果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國危如此，奚可一日忘其憂？但不可憂悴無聊爾。如以辭而已矣，豈不誤人國乎？《孟子》曰：「說《詩》不以辭害志。」

①「說」，原作「詩」，據四庫本改。

《爾雅·釋木》云「藍，莖」，郭云：「今之刺榆。」疏引是詩爲證。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釋木》云「栲，山櫟」，郭云：「栲似櫟，色小白，亦類漆樹。」

疏引：「陸璣《疏》云：『山櫟，與下田櫟略無異，葉似差狹耳。』此爲栲者，似誤也。栲，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釋木》云「柎，櫟」，郭云：「似

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網。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樞。」陸璣《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櫟。材可爲弓弩幹也。」毛傳：「婁，亦曳也。愉，樂也。」鄭箋云：「保，居也。」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

之驅。」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子落反。襮，《字林》：「方沃反。」沃，《補音》：「鬱縛切，『其葉沃若』徐邈讀，『六轡沃若』沈重讀。郭璞《沃民讚》：『爰有大野，厥號曰沃。鳳卵是吞，靈膏是酌。』劉向《新序》夏民之歌『沃』與『樂』字，『躋』字叶。《易林·震之屯》曰：『揚水潛鑿，使石潔白。衣素表朱，遊戲皐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用此詩。」白，僕各切。鵠，《補音》：「居號切。按：原本三字脫。《漢·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呂氏

春秋『鵠乎其羞，用志慮也』，高誘音浩。」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褭。」《郊特牲》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鄭箋云：「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毛傳曰：「鵠，曲沃邑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黼，白與黑謂之黻。」故鄭箋云：「黼，當爲綃。」毛傳曰：「褭，領也。諸侯黼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孔疏云：「黼是刺之，故黼爲刺名，黼刺以爲黻。孫炎注《爾雅》云『黼刺黻文以褭領』，是取毛黼黻爲義。」曲沃欲并晉，已有命令施行。

聞而不敢告人，懼禍及己也。《毛詩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君言刺，大悖也。分國封沃，非禮也。國人將叛昭公，無德政也。沃謀并晉，大悖也。是詩悼晉之昏，惡沃之悖，明民心之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懼也。揚之水，說見《王》、《鄭》二《揚之水》。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是詩憂昭公也。知彼沃之盛強，昭公將爲所并，憂而作是詩也。曰彼其之子，彼曲沃也，其情主晉也。遠條且之餘，有不言之憂，而《毛詩序》曰「刺晉昭公也」，失本情矣，大悖也。《序》又曰「君子見沃之盛

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政者，正也。沃悖矣，何政之有？毛傳曰：「椒聊，椒也。」孔疏引陸璣《疏》曰：「聊，語助也。」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本草》同。呂曰：「古量二升曰掬，掬大於升。」《棗氏》：「爲量，鬴耳三寸，其實一升。」夫其外三寸，其中小矣。毛傳曰：「兩手曰掬。」鄭氏箋云：「椒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掬之實，蕃衍盈升。」鄭意謂一團云爾。一團如掬，掬者，卷曲若圓之勢。椒聚生成球，《詩》云「有掬棘匕」，^①蓋勢微卷。椒實成聚有掬狀。古升至小，去掬太遠，殆周衰，古量浸墮而浸大歟？無朋匹，言曲沃事勢碩大，無與爲並也。常情言多過實，率類此。遠條，言雖遠條，亦蕃盛也。凡枝條之遠者，多不蕃盛。此言遠

條亦盛，喻沃之盛大若是也。篤，厚也，言桓叔施德篤厚也。而諸儒獨謂喻沃子孫之盛，不盡本詩之情。椒聊，喻沃勢盛大。凡百盡舉之矣，非止喻子孫。曰「碩大」，曰「篤」，義不止於子孫之蕃矣。且，語助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芻，《補音》：「側九反。轉爲平聲，則側鳩切。韓愈《鴛鴦詩》：『力小苦易制，價微

① 「匕」，原作「棘」，據四庫本改。

力易酬。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補音》「側九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引韓愈此詩作初九切，^①亦從平聲讀。隅，《補音》：「語口切。轉爲平聲，則魚侯切。《易林》『侯伺山隅』與『憂』叶，^②『家在海隅』與『流』叶。揚雄《反離騷》『或鼻祖於汾隅』與『侯』叶。」《補音》「語口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隅作魚侯切。引梁鴻詩「隅」與「休」叶，亦從平聲讀者。據此，則《補音》與《韻補》亦微有異同。抑必欲以「芻」、「隅」協「近」字耶？^③

者，《補音》：「掌與切。《史記》秦瑯琊刻石『無不臣者』，《索隱》音渚。《楚辭·九歌》：『搴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乎遠者。』時不可以聚得，聊逍遙兮容與。」王褒《九懷》：「天門兮地戶，孰由乎賢者？無正道兮溷側，懷德兮何覩？」司馬相如賦：「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

《易林·離之剥》曰：「從喬彭祖，西過王母，道里夷易，無敢難者。」韓愈《元和聖德詩》：「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柳宗元《牛賦》：「或穿緘滕，或實豆俎。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薪、楚略同。《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薪之整整者。^④《說文》謂刈草爲芻。綢繆纏束薪芻於野，莫夜而歸，見三星在天焉。言其著明者，不必指心指參

① 「引韓愈此詩作初九切」九字，原爲大字，在「隅」上，據四庫本改。

② 「侯伺山隅與憂叶」，「侯」，四庫本作「候」。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焦氏易林》皆無「侯伺山隅」之文。《乾之家人》云：「三女求夫，不見復關。伺侯山隅，長思憂嘆。」《解之家人》云：「三女求夫，伺侯山隅。不見復關，長思憂嘆。」

③ 「引梁鴻詩」至「協近字耶」三十七字，原爲大字，據四庫本改。

④ 「整整」，原不重，據四庫本補。

也。在隅，謂在天之旁角。在戶，謂人在室中，見三星當戶。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此男奔女。見此粲者，此女奔男。見此邂逅，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非初有定意也。妻謂夫爲良人。粲者，美女之稱，不必三女而後爲粲。今夕何夕，驚喜之辭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以無素具，無以延之，而以告人也。亂世淫奔以爲常，故明以告人。三章指事不同，知非淫者所自作。詩人敘其惡而刺之，如《桑中》、《溱洧》也。而《毛詩序》言「《綢繆》，刺晉亂也。國亂，而昏姻不得其時焉」，蓋毛傳謂三星爲參，三星在天，可以嫁娶。鄭箋又謂心星。毛公亦多差誤穿鑿，不可盡信。廣漢張氏亦曰：「若謂婚姻，則不得稱邂逅。」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覯覯，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覯，音瓊。本作「瑩」，又作「瑩」。姓，《補音》：「桑經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姓以生得聲。《左氏傳》『公孫生』亦作『姓』。古鍾鼎『姓』作『生』。漢童謠：『游平賣印按：原本訛作「印」。自有平，不避高賢及大姓。』」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然今四明山之東凹地名曰杜，其地杜花白，以是得名。然則曰杜、曰棠，通稱歟？《爾雅》亦多差誤。杕，盛也。其葉湑湑、菁菁，獨行於道者踽踽、覯覯，按：原

本二字脫。無依無親，不如杜枝葉相比之盛。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爲美也。嗟行道之人，胡不比焉？意謂非親，故不相比也。人無兄弟，胡不相飲助？意謂非兄弟，故不相飲助。明惟親屬，乃相親相助。《毛詩序》曰：「杜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褻，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鄭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袖口曰祛。」《鄭風》「羔裘豹飾」，又云「邦之司直」，則知羔裘，豹飾其袖，卿大夫之服也。自以我爲我，人爲人，居居然無相親愛之意。居居，有倨之意。居，止也。

居居，蓋嚴冷不相親之狀。豈無他人可事？維子之故。故，舊也。其自乃祖乃父以來，相依承之久，而不忍輕去之歟？究，極也。究，言其人我截然之極也，言嚴冷無以復加也。好，舊好也。是詩其家臣所作歟？《毛詩序》謂「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本詩辭情不然。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鵠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毛詩序》曰：「《鵠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是詩惟憂念父母爾，初

無刺時之情。毛傳曰：「肅肅，鵠羽聲也。集，止；苞，稭；栩，杼。鵠性不樹止。」《爾雅·釋言》云「苞，稭」，郭云：「今人呼物叢緻者爲稭。」按：原本「緻」字脫，今補。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稭。」《釋木》云：「栩，杼。」郭云：「杵也。」陸璣《疏》曰：「今杵櫟也。」其子爲皐，或言皐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皐。」孔疏曰：「鵠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爲苦。」毛傳曰：「鹽，不攻緻也。怙，恃也。」鄭箋云：「藝，樹也。」孔疏云：「鹽與蠱字異義同。」毛傳曰：「行，翮也。」疏云：「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釋草》云「蘗，赤苗。苞，白苗」，郭璞注云：「赤苗，今之赤粢粟。白苗，今之白粢粟。皆好穀。」靡鹽者，不鹽壞。王事不蠱壞，以勤勞故也，

故世以「靡鹽」爲勤勞無暇之稱。惟勤勞無暇，故不及種藝黍稷稻粱。今俗語云：「不能得藝稷黍。」既不及藝黍稷，則父母何所恃以爲食？嘗，猶食也。箋云：「曷，何也。」何時我得其所哉？至于極則止矣。曷有其極，言無極，則勞役無已。常，平常也。曷時復常也。周平王常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其以晉迫于王畿，故王命行焉，而有王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①「杵」，原作「作」，據四庫本改。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有華焉，況生道左，人所遊觀，喻晉居五達之地，武公始并晉國，禮士方急，故四方士君子悅之，噬肯適我。噬，決然之意。噬物必決之，故曰噬歟？決然欲來仕於晉國。武公中心好之，曰：「何以飲食之？」曷，何也。好士之情如此，故詩人美之述之，而《毛詩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者，蓋以生於道左，疑其特生孤立之狀，故起斯義。而二章辭情大體不然，殊覺有美之意。毛傳亦初無寡特之意，亦有美意，惟衛宏妄起《序》說，蓋宏不思華生道左，人必遊觀之情，武公滅晉則罪矣，而得士心，此以臣美君，正也。武公并晉，二年

而卒，其勤勞禮士之心宜未遽衰。《序》差謬若此類多矣，不可盡信。道周，周繞回曲處也。又周行，亦道路之別名。

葛生蒙楚，藟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藟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婦人嫁而從夫，所託者夫而已。如葛生蒙楚，必託楚而生。如藟蔓于野，必託野而生。無楚，葛何依？無野，蔓何託？楚，薪也。陸璣《疏》曰：「藟，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薹，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今四明亦有之，謂之老烏服，藤有二種，有其子白者。鄭箋謂「所美，謂

君子也」。予之美者，今亡此矣，言其夫亡也。亡其所依託，故以葛藟爲喻。亡夫，則獨處矣。誰與處乎？言無人以伴其幽

獨也。息，休息也。夫亡則獨息爾，誰與伴休息乎？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誰與伴寂冷乎？「誰與獨息」、「誰與獨旦」，皆憂思其夫之情也。必曰獨者，寡婦義當守獨，故每以獨爲言。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長也。」鄭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居，墳墓也。」又云：「室，猶冢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謂終當同穴祔葬也。《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俯予美」，此「予美」指其君也。蓋謂予所美愛者，吾君也。誰爲讒言，以俯誑吾君？聊以彼通此，則此「予美」謂夫也。《詩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夫本詩婦思其夫也。

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說，以及於君焉。既失詩人之情，又失先聖之旨。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巔，《補音》：「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音切。』王褒《洞簫賦》『巔』與『根』叶，《易林·比之解》曰：『耕石山巔，費種家貧。』《隨之明夷》曰：『日在阜巔，鄉昧爲昏，小人成群。』」信，《補音》：「斯人切。」爲，如字，下同。葑，音封。

毛傳曰：「苓，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釋草》云「藟，大苦」，郭璞注云：「今甘草也。」據毛傳，則「苓」字之訛歟？凡《詩》音存字訛者多。《毛詩序》言「獻公好聽讒言」，夫讒言必爲可采之狀，無可采之狀，則何以動其君？讒言不一，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藟之甘，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既以甘誘之，又以苦恐之，則君無不從。其終將痛攻善良，其厲虐似葑之辛。葑，芥也。其生于山者尤辛辣，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詩人即其所見以入詠。山有人君尊高之象，曰巔、曰下、曰東，亦兼寓意乎？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必隨依君意而人之歟？詩人忠告曰：「讒言誠有甘苦可采之狀，苟亦無據信，舍之舍之。」旃，之也。然，是也。

苟不以爲是而舍之，則人之爲讒言者，亦何所得焉？無所得，則止矣。茯苓雖生山中而深，必掘地深入乃可取，此言采，則非也。況苦與葑皆菜，則苓者藟，亦菜也，故從毛傳。

慈湖詩傳卷八

慈湖詩傳卷九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
者不樂，逝者其耄。阪有桑，隰有楊。既見
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是詩士樂秦國之盛，說秦君之優禮，願仕
其國而不去之也。而《毛詩序》曰：「《車
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焉。」失詩人之情矣。鄰鄰，言車之

多，若居室之比鄰。白顛，毛傳曰：「的顛也。寺人，內小臣也。」君子，謂秦君也。士自他國而至秦，未見秦君，則有寺人司傳報之事，使寺人傳告焉。令，使也。《爾雅·釋地》云：「下濕曰隰。」又云：「陂者曰阪。」郭璞云：「陂陀不平。」陂，即「坡」字。《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坂上有漆木，隰中有栗木。漆可以為器用，栗可以充簠實，桑可以蠶，楊可以矢。《釋木》云「楊，蒲柳」，郭云：「可以為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車如此盛，馬如此美，漆、栗、桑、楊咸可食用，樂秦之盛，姑舉其大。既見秦君，燕禮相好，並坐鼓瑟，情親禮優，若朋友然，故士樂為之臣，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苟逝往他國，必其耄老而已矣，不復有過於秦者矣，不復得志，

老且死亡矣。《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八尺二寸，^①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世本》曰：「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禮舊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②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樂記》云：「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越，瑟底孔也。簧，釋見《王風·君子陽陽》。《周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獫。碩，《補音》：「常約切，大也。」《禮記》：「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

之碩。』」《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說文》以石得聲。《漢·石顯傳》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累累，綬若若耶？」拔，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毛詩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公得士民之歡心，而後有是詩也，而《序》不及之。毛傳曰：「鐵，驪；阜，大也。」孔，甚也。阜，壯盛也。孔疏云：「《檀弓》云：『夏后氏尚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內轡納之於轅，故在手者惟六轡爾。」公之媚子，當是公之子。媚者，美稱也。毛

①

「二」，阮刻本《爾雅注疏》作「一」。

②

「贏」，阮刻本《爾雅注疏》作「贏」。

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群獸。」鄭箋云：「奉時辰牡者，謂虞人也。」孔疏云：「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鄭箋云：「拔，括也。」毛傳曰：「閑，習也。輶，輕也。獫，歇獫，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獫。」今從《釋文》作「歇獫」。《爾雅》：「狗屬：長喙獫，短喙歇獫。」鄭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傳》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載毛氏二說。①謹案云：②經無明文，

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駁。③《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為兩解。」朱曰：「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廣韻》云：「鑣，馬銜。」

小戎伐收，五檠梁輶。游環脅驅，陰軫塗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騶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觶軛。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伐駒孔群，公予鋈錚。蒙伐有苑，虎

①「戴」，阮刻本《毛詩正義》校勘記引浦鏜云當作「載」，是。「載」，阮刻本《毛詩正義》作「戴」，當據改。

②「云」，原作「六」，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駁」，原作「較」，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輶鏤膺。交輶二弓，竹閉緄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驅，《補音》：「《周官》『驅逆之車』，蕭該《漢書音義》驅、駟皆居懼切。班固《東都賦》：『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電驚。』蔡邕《釋誨》『驅』與『數』、與『路』叶，嵇康賦『驅』與『赴』叶，黃香《九宮賦》『驅』與『御』叶。」簡謂輕懼切。靽，音尹。盜，音沃。鼻，之樹反。

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之從戎，閔而思之，因敘車馬之詳。不以敗聞，故其辭平。衛宏不熟觀本詩情旨，旁求外說，贅矣。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惟此「閔其君子」爲得其情。夫婦至情，奚勞勉強？而宏曰「能」，亦非也。夫婦正情，天地大義。

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與天地爲一，此固非宏之所知也，故雜推外說，滋惑人心。毛傳曰：「小戎，兵車也。淺，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輶，輶上句衡也。一輶五束，束有歷錄。」鄭箋云：「此群臣之兵車，故曰小戎。」孔疏云：「『淺，淺』，《釋言》文。『收，軫』者，相傳爲然。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軾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輶者，輶也。五檠梁輶，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爲文章歷錄然。」輶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之上而嚮下句之，如屋梁之隆起。輶即輶，故曰梁輶。而孔疏謂「衡則橫居輶下，如屋之梁」，非也。今屋有衡平橫其前，惟梁隆起。此曰梁輶，不曰梁衡，孔疏之差於是益明。五束施于如屋梁隆起曲處，防木理之斷折也，故曰「五檠梁輶」。

毛傳曰：「游環，靽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靽，所以引也。鍔，白金也。續，續靽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驥。」孔疏云：「兵車言淺軫長轂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注云：『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云大車『牝服案：原本「牝」誤作「牡」。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則大車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桴其漆內而中誚之，以爲之轂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

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鄭司農云：『斧柯，因以爲度。』鄭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人。揜軌在軾前，垂轡上。鍔續，白金飾續靽之環。」孔疏云：「游環者，以環貫靽，游在背上，故謂之靽環也。貫兩驂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靽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下繫於軾，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靽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何以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靽以引

車，故云。案：原本「故云」二字脫。哀二年《左傳》稱郵無卹說己之御，云：「兩靽將絕，吾能止之。」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靽也。《釋器》云：「白金謂之銀。」鍔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靽環。」今俗以錫鍔鐵爲飾，錫亦白亦金類，未必皆銀也。劉熙《釋名》云：「鍔，沃也。」續，續靽端也。文茵，虎豹皮之屬。馬之雜色有文者名騏，詳釋見《曹風·鳴鳩》。《易》：「震爲鼻足。」《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鼻。」《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惟鼻，後左腳白者直名鼻。」《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秦戎之郊多板屋歟？念君子從戎，今在板屋。思君子溫和如玉，而今遠役，亂我心曲，心之深曲處也。六轡，釋見《駟鐵》。毛傳曰：「黃馬黑喙

曰駟。」箋云：「赤身黑鬣曰駟。中，中服。驂，兩駢也。」孔疏曰：「若身、鬣俱赤，則爲駢馬。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爾雅》云「白馬黑喙曰駟」，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說文》云：「黃馬黑喙曰駟。」驪，鐵也，色黑如鐵。《駟鐵》毛傳曰：「鐵，驪。」毛傳曰：「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疏云：「盾以木爲之。駟，驂內轡也。」箋云：「駟之轡，以白金爲飾也。駟繫于軾前。」孔疏云：「驂馬內轡之末，鍔金以爲轡，駟之於軾前。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是轡當繫之。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繫于軾前。」毛傳謂「在敵邑」，未必然。邑者，君子所居之邑也。婦人雖因君子遠役，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溫溫然和也。思念之及此，方

今以何爲期，言何日可歸也。胡然者，言胡爲若是也，言何故而興戎也。我念之焉，念其君子也。毛傳曰：「淺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公，三隅矛也。鏞，鏞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淺，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群者，言和調蒙龐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方言》云：「盾，關東或謂之蔽。」毛傳曰：「虎，虎皮也。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閉，紲；緹，繩；滕，約。」箋云：「鏞膺，有刻金飾也。」孔疏云：「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淺駟，是用淺薄之金，以爲四馬之甲。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鏞，後其刃。進矛

戟者，前其鏞』，是矛之下端當有鏞也。①彼注云：『銳底曰鏞，平底曰鏞。』《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膺，胸也。鏞膺是馬帶，若今之鏞胸。《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纓，注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然膺亦近腹矣。《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韞，注云：『韞，弓繫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緹滕。』然則一名韞也。《考工記·弓人》注云：『紲，弓韞也。』《詩》言金路皆云鈎膺。

①「矛」，原作「予」，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婦人思念其夫遠行，或寢或興，勞勤道途。又思其德性厭厭靜善，其德音又秩秩皆善。秩秩，猶每每，不一也。愛而念之，故思及此。毛傳曰：「厭厭，安靜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爾雅·釋草》云「蒹，蘆。葭，蘆」，郭云：

「蒹似萑而細，高數尺。」陸璣云：「蒹，水草也。可食牛。葭，可以爲薪爲薄。」夫蒹葭易生之草，彌望無際，蒼蒼其盛。及白露凝焉而爲霜，則所謂蒼蒼者，黃而衰矣。

喻秦國雖盛，有以害其盛矣。所謂伊人，以道德自重，不肯自至，秦不得斯人而用之，實爲疵。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有小人在側歟？德禮之未至歟？雖盛，而衰必有以害之歟？毛傳、衛《序》雖穿鑿無取，然咸以禮爲言。《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得非古說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古說久而浸失，故毛傳穿鑿歟？然考本詩「白露爲霜」、「未晞」、「未已」之意，^①殆有失德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歟？逆流而上曰遡。沿流洄曲行陸以從之，而道阻且長。游者游於水中而從之，而伊人在水中央，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之意。躋，升也。升則勞而難右，亦言回曲之意。湄者，水涯微曲如眉歟？涘者，水之涯涘，方舟

①

「晞」，原作「稀」，據四庫本改。

以濟之地歟？坻，小渚。沚，亦同，亦猶中
央。淒淒者，衰之初。采采者，人采取之
多。又白露未已，霜露摧之，其衰甚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
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
杞有堂。君子至止，黼衣繡裳。佩玉將將，
壽考不忘。

裘，《補音》：「渠之切。《易林·剥之巽》
曰：『蔡侯兩裘，久苦流離。』《大過之困》
曰：『送我貂裘，與福載來。』來，陵之切。
《說文》以求得聲。曹大家《東征賦》：『貴
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古
求亦渠之切。」杞，音起，或作「紀」。

秦君至周之終南，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
愛而說之，作是詩也。周人作之，秦人歌
之，得是詩於秦歟？考之史，則周平王避

犬戎之難，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至
洛，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
曰：「戎無道，侵奪我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
有其地。終南之人感襄公既力戰以救周，
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念無以報之。」曰終
南何有？不過有條爾，有梅爾。言無以
報之，無以贈之也。君子，謂秦君也。秦
君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歎曰「其君也
哉」，美其儀容之盛，真國君也。古已字
「」。杞者，殆山之雙巘似「」歟？按：「杞」字
從崔靈恩《集註》。《爾雅》云「畢，堂牆」，李巡
曰：「厓似堂牆曰畢。」終南何有？有杞
爾，有堂爾。尤言其無所有，無以贈秦君
也。壽考，祝秦君之壽也。不忘，不忘秦
君之德也。毛傳曰：「終南，周之名山中
南也。」《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
古文以爲終南。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

南，九州之險」，是一名中南也。毛傳曰：「條，楸；梅，栟也。」《釋木》云「楸，山楸」，郭璞云：「今山楸也。」陸璣《疏》云：「楸，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爾，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能溼，可爲棺木。」《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鄭箋云：「渥丹，赤而澤也。」今俗曰紅潤。《考工記·績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黻衣，衣裳之總稱。《書》言十二章，黻居其末。舉黻，則餘包之矣，故孔子曰：「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爲衣裳之總稱。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而皆有黻。此又曰繡裳者，欲明備五色之美。《毛詩序》曰：「《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

之。」本詩無戒勸之意，毛、衛穿鑿。襄公雖受逐戎有地之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子文公始能取其地，^①而衛《序》曰「能取周地」，非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

①「子」，原作「千」，據四庫本改。

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本詩初無

刺穆公之意。案史記殉者百七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已也。殆穆公惠愛，人人之深。戎狄之俗，以從死爲常耳。是詩哀三良而已矣。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詩以殉葬爲善，孔子將刪去之。交交，其飛相交也。「交交桑扈」亦然。孔疏曰：「止于棘，得其所。今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朱曰：「以所見起興也。」盡殺曰殲，言殺良人之多也。百夫之防，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百夫之禦，言其忠勇足以當百人之敵，可禦百夫也。

歟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檍。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盧狄反，《補音》：「歷各切。《說文》以樂得聲。《左氏傳》『在櫟』，《釋文》：『書灼切。』輔櫟，力各切。《漢書》『都櫟陽』，蘇林音櫟。『簡觀風』與『林』，『棣』與『檍』不叶，此則亦不必叶。

《毛詩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歟，疾飛貌。晨風，鷦也。」《釋鳥》云：「晨風，鷦。」毛傳曰：「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程曰：「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未見君子，思見君子，以未得爲憂，憂思之中，有敬心焉，不敢忽易也，故曰「欽欽」。如何如何，而今乃不然矣。今忘我實多，異乎昔者。雖不敢明指，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見矣。「憂心欽欽」已上，皆指先君。

叢生曰苞。秦人謂柞櫟爲櫟。孫炎曰：「櫟實橡也，今俗曰橡斗子，味如栗。」毛傳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諸儒說皆不安。下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檍」，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爾雅·釋木》云：「駁，赤李。子赤。」安知此「六駁」非「赤駁」之訛乎？《詩》中字訛者亦多。《釋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檍，一名羅，郭云：「今楊檍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夫櫟、駁、棣、檍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昔先君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醉。思見賢者，其切如此。如何如何，而今不然也。忘我舊臣，蓋亦甚矣，故曰「忘我實多」。是詩與《權輿》相類。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

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熟詳詩辭，殆非追思而作者。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爾雅·釋親》云：「母之昆弟爲舅。」鄭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

咸陽之地。」孔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毛傳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外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孔疏云：「佩玉唯天子用純，諸侯則玉石雜，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公贈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

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翮。

子者，陳君也。《狡童》：「維子之故」，《褰裳》：「子惠思我」，《山有樞》：「子有衣裳」，皆指君也。毛傳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①洵，信也。《爾雅·釋邱》云：「宛中，宛丘。」陳君雖遊蕩而慈惠，於人有情，今俗語亦有此。此曰信於人有情，但無望爾。望，謂譽望，謂不爲人所觀仰。坎，擊之聲也。羽，翮，一也。舞者所持以翳身，亦以指麾。無冬無夏，值遇其舞也。缶，瓦器，擊之爲樂，今亦有之。《毛詩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史記無所考。鄭

①「丘」，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補。

箋亦云：「子者，幽公也。」毛傳曰：「子，大夫也。」于此益驗衛宏作《序》與毛異義。

東門之粉，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騫邁。視爾如苕，貽我握椒。

《爾雅·釋木》云：「榆白，粉」，邢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然皮白亦有無莢者，榆有十種，葉皆相似，惟皮色白者名粉。《釋木》云：「栩，杼」，郭云：「柞樹。」邢疏云：「栩一名杼。《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或言杼斗。」《釋訓》云：「婆娑，舞也。」蓋舞之容也。《釋詁》云：「穀，善也。差，擇也。」穀旦，猶俗云好天氣，晴和之旦也。

男子出而擇女。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而舞於市。《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陳有原氏。子仲，皆其著者。逝，往也。越，於也。邁，行也。鄭箋云：「騫，總也。」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毛傳曰：「苕，芘芣也。」《釋草》云：「苕，蚝蚢」，郭璞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翹起。」陸璣云：「芘芣，一名荆葵。似蕪菁，紫綠色，可食，微苦。」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芘芣之華。』」女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椒，芬香之物。《商頌》稱「騫假無言」，騫亦總也。《毛詩序》曰：「《東門之粉》，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毛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從容盤桓也。言雖至貧陋之所，亦可從容自樂也。泌之水洋洋自樂，雖飢不足食，亦有可樂者焉。齊，姜姓。宋，子姓。當是陳嘗請昏於二國，二國不從。陳君質弱，凡百不振。重以請昏齊，宋不獲，益沮喪無聊，故詩人誘掖之歟？詩意言陳國雖小，亦足自立自樂，奚必娶於齊，宋而後能立能國？鄭箋乃以食魚、娶妻皆以爲喻，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其忠孝而

已。箋說非。陳君惟其懦而無志，故作詩以啓之。若君有必求聖臣之志，則亦禹、湯、文、武之君也，豈得謂之無立志耶？《史記》僖公無所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毛詩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疾之爲言甚矣，犯矣，非詩人之情也。是詩含隱不露，詎敢曰疾之耶？毛傳曰：「池，城池也。」鄭箋云：「淑姬，賢女也。」孔疏云：「姬，姜，婦人之美稱。閨門之內，歌笑晤言，固足以深入人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笑歌晤言，有以浸潤漸漬，成人君之正德，故以漚麻、漚紵、漚菅爲喻。晤

者，相語相曉諭之謂。《釋草》云：「白華，野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根下五寸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尤善。」紵，字本作「苧」，後世續苧如絲之細，故作「紵」，「紵」字非古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哲哲。^①

《毛詩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禮》曰「冬合男女」，毛傳言秋，何也？鄭箋云：「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昏昕，陰陽之交，男女之義也。聖王制禮寓義，使人知

男女之事，即天地之大義。《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鴉，尸驕反。訊，《補音》：「息悴切。按：

原本三字脫。《釋文》又作「醉」，《開元五經文字》《醉，音崇》，注云：「《詩》：『歌之醉之。』《龍龕手鏡》『雖醉切』^②，亦引此詩，而以訊爲醉，以之爲止。」

墓，死所。荆棘，惡木。斧以斯析之。梅，味酸。人哀，則鼻酸。鴉，惡鳥。詳味辭旨，則《毛詩序》言「刺佗」，情狀著矣。

① 「哲哲」，原作「哲哲」，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鏡」，原作「鑑」，楊簡避宋諱改字，今回改。

《序》又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蓋罪師傅。詩辭有欲殺所

任邪惡之人之意。斧以斯之，直欲殺之。

欲殺所任之人，則佗之罪狀亦著矣。夫也

不良，指所任也。《序》謂之師傅，國人皆

知其不良，君豈不知之？知之而不已，乃

任用之。誰昔然矣，言昔始用之者誰也。

此亦默譏先君不能去小人，使傅佗，致此

禍也。作此歌詩以告之。訊，告之也。

予，我也。予告之而不顧，終用不良之夫，

則禍敗之至也必矣。顛倒，禍敗之謂也。

顛倒時，則思予之言矣。後佗益長惡，數

往蔡淫，果爲三弟及蔡人所共殺。《補

音》：「思予，演女切。顏師古《匡繆正俗》

曰：「予，當讀如與，不當讀如余。《詩》

「或敢侮予」、「將伯助予」、「女轉棄予」，

《楚辭》「目眇眇以愁予」、「何壽夭兮在

予」，皆無余音。鄭康成《曲禮》注云「余，予，古今字」，非也。」未詳。」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侮予美？心焉忉忉。中唐有璧，邛有旨鷖。誰侮予美？心焉惕惕。

《毛詩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傳曰：「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俯張，誑也。」鄭箋云：「旨，美也。」《爾雅·釋宮》云「瓴甌謂之甕」，郭璞曰：「甕，甕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孫炎引《詩》：「中唐有甕。」《釋草》云「鷖，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構成之爾。」苕草多矣，其華一色，讒夫之多通爲一黨似之。廟中之唐以甕甃砌，今俗以巧

言設詐，次第而至者，謂之排砌，此唐鑒之喻也。鶻草雜色成文，讒言排砌甚美，足以動人心似之。義同貝錦。詩人之所美者，吾君也，故曰誰爲讒言，以佞誑吾君乎？予心忉忉其憂也，惕惕其懼也。讒言行，則小人進，君子退，國亂且敗矣。兩言「旨」者，讒言固令人美聽也。《唐風·葛生》亦曰「予美」，則婦以夫爲美，此則臣以君爲美。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終於殺太子，必有讒者。^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月出皓兮，佼人憫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毛詩序》曰：「《月出》，刺好色也。」皎者，光之白歟？皓者，月愈上而光愈盛歟？佼、姣同，美也。僚，白歟？憫，清歟？

僚，潔歟？當月出之時，而見佼人之僚白。人之肌體之白，得月而尤白，好色者悅之，故其窈糾之情舒焉。而不可遽得，故勞心悄然。窈者，思之深遠也。糾，愁結也。慄，憂也，人心之深也。王氏曰：「慄，言不安而騷動。」朱曰：「夭紹，糾緊之意。」

《補音》云：「古書『靜躁』或作『謦』。《史記》『摻板極』，《索隱》音操。《吳谷朗碑》詞『名梟豹產，勳齊往蹤』，又以『參』爲『梟』。二字古蓋通用。《說文》：『慄，愁不安也。』『慘，毒也。』《唐韻》『慄，采老切。慘，七感切』。此詩音、義皆當作『慄』。變而爲『慘』者，傳寫之訛。或二字互用，故

①「者」，原脫，據四庫本補。

以「慘」爲「燥」。^①《開元五經文字》書「慘」爲「燥」，又云：「憂而不樂也。」呂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倣人之稱，雖言美好，而非善之也，乃詩人之鄙辭。《序》曰「刺好色」，是。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傳曰：「株林，夏氏邑。」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靈公實從南之母淫，而曰「從夏南」者，託辭於夏南，隱惡也。說，舍也。徵舒，字子南。車已駕，則有司請所之。公曰：「適株林。」詩人曰：「匪適株林，從夏南爾。」豈但詩人，國人皆云。乘駒，易韻爾。毛傳言大夫，未安。雖有其

事，詩辭未必及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轉輾伏枕。

菡，戶感切。萏，大感切。枕，《補音》：「知輦切。《釋名》：『枕，檢也，所以檢項也。』《周易》『險且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補音》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占斂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輦切，則差甚矣。是詩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泗滂沱也。考之于史，則

① 「故」，原作「字」，據四庫本改。

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為婦人，誤矣。考他詩，《簡兮》「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士，孔子嘗詠以稱程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玉」、「美如玉」，亦謂大夫。況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考衛《序》，差謬不一。蒲與荷生于水中，至潔矣。君臣俱淫，餘皆從靡，獨泄冶直諫，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審之，其情狀將至于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為，百為俱廢，至于涕泗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蘭，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為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為蘭歟？荷葉與華率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草》云：「荷，芙蕖。其葉薹，其華菡萏，其實蓮。」薹，其薹之異名歟？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彎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亦見《關雎》。

① 「傳」，疑為「詩」之誤。

② 「皆從」，原作「從皆」，據四庫本乙正。

檜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遥遊晏，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言「如膏」、「有曜」，則好潔其衣服益著矣。^①言豈不爾思，則去國之情見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庶

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二字，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禮》：「既祥，而縞冠素紕。」傷時服未終而遽釋，曰庶見其素冠，猶之可也。毛傳曰：「棘，急也。樂樂，瘠貌。」哀者急蹙，異乎常人之舒徐也。庶見棘人之樂樂，而不可得也，故勞心博博而傷悼之。傷風俗之薄，而亂亡之將至也。詩人與同志者偕行，見不能三年者，相與傷悲曰：「且與子同歸乎？」素韠本常服，非喪服。傷彼色服，故曰得見其素韠，猶之可也。彼色服者，蓋韎韐、爵韠矣。如一，同志也。歎彼俗之不可革，曰聊與子如一而已矣。聊，

①「益」，原作「蓋」，據四庫本改。

猶且也。《禮》：「皮弁服，素鞞。」太古未有衣裳，唯以皮蔽膝。後聖雖制衣裳，而不忘本，始名蔽膝曰鞞。爵弁服，韎韐。韎韐，舊色。玄端，爵鞞，如爵頭色。

《補音》：「結，激質切。按：原本三字脫。《說

文》以吉得聲。《荀子·成相篇》：「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蘇秦語：「言語相結，天下爲一。」按：原本八字脫。

揚雄《解嘲》：「周罔解結，群鹿爭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皇甫謐《釋勸》：「春華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古詩：「青青陵中草，傾華晞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陸機《陸抗誄》：「經綸至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

知。隰有萋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也，而《毛詩序》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無情慾者也」，則微差。《釋草》云「萋楚，鉞弋」，名羊桃，郭云：「今羊桃，或曰鬼桃，葉似桃葉白，子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①引蔓於草上。」萋楚未長，則蔓不延。蔓延有縱慾之象。如君長，則情慾蔓延不已。首章曰「樂子之無知」，二章曰「樂子之無家」，三章曰「樂子之無室」，室家，夫婦之道。樂子未有知時，未有室家

①「尺」，原作「丈」，據阮刻本《毛詩正義》與《爾雅注疏》改。

時、未有情慾之時，則知今淫恣，詩人之所不樂也。天，好也。沃沃，盛也。人心，自善之心，自神之心，即道，故曰道心。雖長而知男女之道，生於正情，不動私意，則「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無淫慾，如天地網緼，如水鑑中之影象。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車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飄，《補音》：「匹妙切。曹植《感節賦》『遠飄』與『笑』字、『照』字叶。」漂，匹遙反。亨，普庚反。鬻，音尋。揭，《毛詩》作「偈」，《前漢》王吉引《詩》作「揭」。

匪風，非平常之風也。匪車，非平常之車也。疾風發發，車疾如揭，檜國之政，急疾

如此，故詩人之心怛而驚，而思周道之和平也。東周無足云矣，所思者，西周文、武之道，故顧瞻西周之道途，而益感傷焉。漂，疾車之音也。弔，哀喪也。《毛詩序》曰：「《匪風》，思周道也。」漑，滌也。鬻，甑也。魚亦可甑蒸。朱曰：「誰能烹魚？我則願為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以見思之之甚，言有能興周道者，則己將歸之也。」^①程曰：「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所為，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按：「朱曰」以下原本缺，今補入。

慈湖詩傳卷九

① 「則」上，原衍「是」字，據四庫本刪。

慈湖詩傳卷十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曹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爾雅·釋蟲》云「蜉蝣，渠略」，郭云：「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毛詩序》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夫國之存亡治亂，由所任之賢否。今曹君任群小，小人以類而進，如蜉蝣之多。又君臣昏愚，無所用其心，惟奢潔其衣服，

浮游度日，不知亂亡之將至，如蜉蝣朝生暮死。其卑汙不足比數，亦如蜉蝣微蟲，生於糞土。而衣裳侈潔，亦如蜉蝣之有羽。蓋曰群小之衣服，特如蜉蝣羽耳。楚楚，猶濟濟也。采采，采色之備也。掘閱者，蜉蝣掘糞土而出覩陽明。閱有觀覩之義，喻群小識見卑汙之甚也。群小方蜉蝣自喜，而事君者心憂焉，憂國之亂亡也。於我歸處者，亦猶《素冠》之詩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蓋詩人與同志者偕行途中，遇衣裳楚楚者，因動心憂懼，輟行而歸。曰「歸於我室而處息乎」、「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惟同志，故相親也。而《毛詩序》總曰「刺奢也」，不盡事情。又曰「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皆贅說。豈以國小而迫，如蜉蝣之穴乎？湯以七十里朝諸侯，有天下，何患乎小？

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隲。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是詩傷賢人失所，群小得志，至於淫縱，而棄薄其正室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及歸，送之於境。」諸侯之禮降，無上士。小國，殆下士爲長。所謂「荷戈與祿」之候人，其徒耳。《考工記·廬人》云：「戈秘長六尺有六寸，祿長尋有四尺。」《說文》云：「祿，殳也。」《玉藻》云：「一命緼芾黼珩，再命赤芾蔥珩。」芾，韞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彼候人兮，意指賢者，而荷戈與祿，迎送賓客於道

路。彼其之子，意指小人，乃服赤芾者三百人，雖大國無是也。其寵用小人，蕩然無度，一至於此。鵜鵜，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味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按：樓鑰云：「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①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彼小人乃不稱其服，小人不宜赤芾而赤芾。賢者貧無以爲食，彼小人乃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按：鑰又曰：「毛氏曰：『媾，厚也。』」②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

①「當」，原作「常」，據四庫本、樓鑰《攻媿集》及《四部叢刊三編》影印南宋孝宗時刻《詩本義》改。

②「厚」，原作「孕」，據阮刻本《毛詩正義》及樓鑰《攻媿集》改。

人謂遂意亦曰稱意。」世俗常情，窮飢則無暇於色，厭飫則放逸而好色。董曰：「薈，《集注》作「嬾」。薈，文也。南山朝躋，蜩螗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躋，喻淫縱。淫縱按：原本脫下「淫縱」二字，今校補。者，惟其意

之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靜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妻。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為婦也，故曰「季女」。不悅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按：鑰又曰：張氏詩曰：

「林木南山薈蔚時，工斤樵斧競朝躋。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者餒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為一「嬾」字、一「薈」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躋實非蜩螗也，彼《蜩螗》之詩首章曰：「蜩螗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躋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

見於西。夕日在西，則虹出於東。鮮有見於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躋為蜩螗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為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躋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不盡詩情。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鳴鳩，釋見《鵲巢》。毛傳曰：「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董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一而不變，如結之不解。」毛傳曰：「飛在梅

也。」孔疏曰：「養之長大而飛。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母常不移也。」鄭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毛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云：「皮弁，常服也。」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綦弁」，鄭玄云：

「青黑曰綦。」王肅云：「赤黑。」孔安國云：「鹿子皮。」《顧命》馬本作「騏弁」，云：「青黑色。」鄭師馬融，故祖其說。《爾雅·釋畜》云馬屬，獨不言騏，^①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故無定名歟？其閒「駟白，駮」、「黃白，驪」、「驪白，鵠」、「蒼白，騅」、「丹白，駟」之類，則又其專名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毛傳曰：「騏，騏文也。」雜則成文歟？孔安國曰「騏文，鹿子皮」，蓋本於先儒，謂皮弁用白鹿皮。又因毛傳

有騏文之義，世俗鹿子皮必有文，故合而爲是說。^②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況先王不殺胎，則用鹿子皮，非先王之心。馬、鄭青黑之說，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則異色而相類者，其有青黑歟？故王肅又意之爲赤黑，亦「禮飾玄纁」之類歟？皆無經據。今姑從毛傳「騏」之文義，又合《爾雅》「騏」無定名之義。《尚書》「四人綦弁」皆士，其以士賤，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惟可用雜色之皮歟？綦、騏通用歟？《士冠禮》「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則士用雜色皮弁，於義亦通。先王制禮，大抵上質而下文。胡不萬年者，詩人思古之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壽

① 「獨」，原作「猶」，據四庫本改。

② 「是」，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考至今。傷今小人用事，不一不正，而思古。使古之淑人君子至於今尚存，則小人不得而進矣。《毛詩序》曰：「《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補音》：「萬年，彌音切。《太玄·務》首：『次五，無益人也。次六，利當年也。』

《楚辭·哀時命》：『生天地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漢書·序傳》：『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正，^①饗茲永年。』按：原本四句脫。又《西都賦》：「年」與「麟」叶，又

《靈臺》詩「年」與「神」叶。《春秋》：「公子年夫」，《左氏》、《穀梁》皆作「佞」。佞，平聲。夏侯湛《抵疑》：「佞」與「傾」爲韻。」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愴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愴我寤嘆，念彼京周。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愴我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釋草》云：「稂，童梁。」陸璣云：「禾黍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梁。」《魯語》：

「馬飢不過稂莠。」童，幼。叢生者曰苞。童梁不實，有下民飢虐之象。苞稂，寒泉浸之，尤見無陽和之氣。冽彼下泉，虐政似之。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以陰氣大盛故也。故我愴然寤嘆，思念周道。蕭，香草，賢者似之，亦失所。蓍，可以筮，通神明，知吉凶，知者似之，亦失所。士民皆失其所，故憂而思明王賢伯。雨者，和順所成。黍苗得陰雨則如膏。毛傳曰：「郇伯，郇侯也。」鄭箋云：「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言上有明王，又有郇

①「正」，原作「五」，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漢書》改。

伯，以勞來之，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異乎下泉之冽矣。泉出地下曰下泉。《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觴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斯，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穽。一

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火，虎隗反。觥，音必。發，《補音》：「方吠切。《說文》廢以發得聲。『壹發五犯』、

「獻爾發功」，徐邈皆讀如廢。劉伯莊《史記音·孔子世家》「發中權」，發音廢。《平原君傳》「而未發」，亦云：「十九人輕笑之，未能即廢。」《太玄·應》首：「次七，惡敗類也。次八，應其發也。」張衡《東京賦》：「奉車既引，先輅乃發。鸞旂皮軒，通帛蒨旆。」①桓麟《七說》：按：原本「桓」誤「柏」，今改。『騎不失蹤，滿不虛發。彈輕翼於高冥，按：原本訛作「真」。窮疾足於方外。』栗烈，力制切。古「厲山氏」亦作「烈」。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張衡《西京賦》：「雨雪飄飄，冰雪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鷲。」②「𩇛」，炎轍反。峻，音俊。火，《補音》：「虎隗切。《說文》：「火，燬也。」物入則皆毀壞也。《方言》：「燥，火也。」呼塊切。郭璞曰：「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

也。』《汝墳》：「王室如燬。」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以火爲燬也。」按：《易林·同人之漸》曰：「魁行搖尾，逐雲吹火。」《泰之旅》曰：「從風吹火，牽騏驥尾。」《需之大有》曰：「乘舟渡濟，載冰逢火。」《剝之坤》曰：「從風放火，荻芝俱死。」《未濟之漸》曰：「穿匏挹水，篝鐵然火。」③「萑，戶官反。斯，七羊反。」④「猗，於宜反。鴟，圭覓反。莎，素何反。子，《補音》：「讀與「戶」叶。《易林·師之泰》《隨之睽》皆「子」與「女」叶，《夬之萃》「子」與「主」叶，《同人之家人》「子」與「與」叶，《同人之恒》「子」與「所」叶。《太玄·去》首「子」與「主」叶。《韓非》曰：「慈母有敗子，嚴家

①

②

「舊」，原作「舊」，據四庫本改。

「七」，原作「也」，據《經典釋文》、阮刻本《毛詩正義》及《廣韻》改。

無格虞。」^①瑾，音覲。壽，《補音》：「殖西

切。顏師古《匡繆正俗》：「或曰：『年壽

之字，北人讀爲受音，南人讀授音，何者爲

是？』答曰：『兩音皆通。《南山有臺》：『遐

不眉壽』，此則音受。嵇康詩『頤神養壽，

散髮巖岫』，此則音授也。』按：張衡《東

京賦》『三壽』與『國叟』叶。荀卿《蠶賦》：

『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

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王儉《釋

奠》詩：『咨此含生，躋彼仁壽。淳移雅

缺，歷茲長久。』梁元帝《玄覽賦》：『惟天

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既論儒而肅

成，復斷獄於長壽。』瓜，按：原本脫此字。簡

按：《衛風·木瓜》，《補音》『攻乎切』，引

證甚多。饗，《補音》：『虛良切。漢《房中

歌》『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

音孔臧』，《郊祀歌》『闢流離，抑不祥。賓

百僚，山河饗』，顏師古皆讀如鄉。」

是詩大旨已見「幽」釋。謂邠之始國，當是

時所紀。時用夏正。七月流火，建申之月

也。火，心星也。《堯典》曰：『日永星

火。』或曰星火，^②大火之次也。心星正居

大火之次，故心星亦名火。毛傳曰：『流，

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衣

矣。』《堯典》火星昏中於南方，以正仲夏，

則至六月而火星漸流，至七月則西流之狀

昭昭矣。自堯至后稷之曾孫公劉居邠，歷

年未爲甚久，天運未大變。二千年，而至

秦之《月令》，則季夏昏火星中，則知日歲

行周天之度不盡，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

流者，星隨天輪轉而下也。日益東行，星

①「虜」，原作「隸」，據四庫本與《韻補》改。

②「星」，原作「大」，據四庫本改。

益西流。心經星實不動，隨天西轉，故曰西流。夫既敘邠事，用夏正矣，而又曰一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用周正，何也？以今驗昔，則事狀可考也。然亦不明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以明其實敘豳事也。霽發者，寒風勁發，萬籟盡鳴，如吹簫箎也。^①野俗有語「籬端吹簫箎」，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簫箎，羌人所吹角。邠亦西羌之地。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按：樓鑰曰：「毛氏曰：『霽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霽栗，一名悲栗，一名簫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羌人吹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世之樂始有譜，其音以爲衆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股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毛傳謂「栗烈，氣寒也」，其以是歟？鄭箋云：「褐，毛布也。」《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

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耒與耜而爲一，將以用之也。毛傳曰：「邠地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毛傳曰：「四之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夏小正》於正月已「初服于公田」，^②則四之日，即夏之二月，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我婦我子，同來致餉於南畝。畝獨曰南者，姑舉一而言也。《爾雅·釋言》曰「峻，農夫也」，^③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傳曰：「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峻至喜」，鄭箋云：「田峻，司耨，今之耨夫也。」農者多以天星爲候，故三言「七月流火」。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農事於此至重。兩

①

②

③

「吹」，原脫，據四庫本補。

「於」，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曰」，原作「田」，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言「九月授衣」，衣、食，最其急者。鄭箋云：「載，則也。陽，溫也。」毛傳曰：「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懿筐者，筐之美者。懿，美也，謂竹工之精細者。蠶始生，桑亦始生而柔。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黃，即《葛覃》黃鳥是也。」毛傳：「繫，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釋草》云「繫，幡蒿」，郭：「白蒿也。」婦人女子易於感傷，而況於春時？其群行采繫時，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君猶躬耕。公子宜親農事。公子之歸時差早，女子之歸次之，故曰「殆及公子同歸」。衆農則終日矣。其政事有節敘，不亂如此。毛傳曰：「薳爲萑，葭爲葦。豫儲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季春，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

也，養蠶器也。」陸璣云：「薳，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郭云：「蘆葦也。」鄭箋云：「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傳曰：「斨，方鋸也。」《破斧》傳云：「隋鋸曰斧，方鋸曰斨。」遠條揚起，手所不及者則伐之，乃采其葉。猗，語辭也。《書》云「斷猗」，《大學》作「斷斷兮」。《伐檀》「河水清且漣漪」，亦語辭也。猗彼女桑，柔樛之桑也。先取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鴝，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邠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不曰爲君裳，而曰「爲公子裳」者，按《國語》「王后親織玄紬，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紃紵，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周

禮則然。《七月》之詩乃序邠事，邠用夏禮。又邠在西陲之間，爲禮益簡朴，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故邠人之所供，則爲公子服歟？毛傳曰：「萋，草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秀。」而《論語》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①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萋秀萋』，其是乎？」《本草》云：「萋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釋蟲》云：「蜩，蜎蜩，蜩蜩。」《方言》云：「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蜩蜩，陳、鄭謂之蜎蜩，秦、晉謂之蜩。」孔疏曰：「《釋蟲》又云『蜎，寒蜩』，郭云：『小而青赤。』」與此鳴蜩不同。《夏小正》云：「正月，蜩蜩鳴。七月，寒蜩鳴。」是其異也。「穫，穫禾也。蔣，稿也。隕，墜也，亦見《鄭風·蔣兮》。鄭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

者。其同者，君臣及民同習兵，因出田也。」^②毛傳曰：「纘，繼也。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豮。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釋蟲》云：「斯螽，蚣蝢。」蘇曰：「即螽斯也。」《釋蟲》云「螽，天雞」，郭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爾雅》疏云：「斯螽，一名蚣蝢，一名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螽蟀也。」不首言螽蟀者，人縱言有如此者，意自相應，人亦自

①

「矣」，原作「以」，據四庫本及阮刻本《論語注疏》改。

②

「同習兵因出田」，阮刻本《毛詩正義》作「因習兵俱出田」，於義較勝。

曉。毛傳曰：「穹，窮；室，塞也。向，北

出牖也。瑾，塗也。庶人簾戶。」孔疏云：

「簾戶，以荆竹織門。通風，故泥之也。穹

室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士虞禮》

云「祝啓牖嚮」，嚮、牖一名也。」^①朱曰：

「塞向，以當北風。」^②嗟，嘆也。其長老嘆

而語其婦子曰：「我婦我子，今歲將窮而

改矣。人此室而處乎？」此家人常談。詩

陳敘及此，以見親愛至情、久勞將休之狀。

《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

毛傳曰：「萸，萸萸也。剥，擊也。」^③眉壽，

毫壽也。」孔疏云：「《晉宮閣銘》云：『華

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

株。』車下李即鬱，按：原本五字脫。萸李即

萸，二者相類。」李曰：「葵可茹，公儀爲魯

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十月

穫稻，晚稻也。十月爲春酒，三月而酒始

成也。漢之中山酒冬釀，接夏而成，則十

月爲春酒，猶未爲久也。今俗爲酒，及月

而已。蓋古者未知以糟囊壓酒，至唐猶

然，故必待久而後清。鄭箋云：「介，助

也。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毛傳曰：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

木也。瓠至八月堅成，則斷截之，可以爲

壺。」壺，圓器也。壺、瓠音義同。《說文》

亦曰：「叔，拾也。」鄭箋云：「乾茶之菜。」

苴茶之蓄，供以常食。食我農夫者，猶曰

給我家人也。今農夫猶自稱曰農家。場，

圃同地。毛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

後熟曰重，先熟曰穆。」箋云：「納，內也。

①

②

③

「嚮」，原脫，據阮刻本《毛詩正義》與《儀禮注疏》補。

「以」，原作「北」，據四庫本改。

「擊」，原作「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治於場而內之囤倉也。」^①稷，粟也。《天官·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稷。」《釋文》云：「『重』作『種』」。《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稷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汜勝之》《種植書》於黍、稷、稻、粱之外有禾，云即是粟，此說蓋起於董仲舒云「禾是粟苗」。夫禾者，穀、粟之總稱。種、稷，亦總言諸禾先熟後熟。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蕒麻及豆、麥，何必於稻、粱之外定指粟爲禾？此既言黍、稷，則所謂禾者，謂稻、稬、秫諸禾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者，以粟又爲黍、稷、稻、粱之通稱，故云。農民固以粟爲禾，然亦以稻爲禾。稻種甚多，陶隱居從汜說，以禾爲穀之數，亦陋矣。或以稷爲稌，稌、粟同類。農人相

謂曰：「我稼既皆內于囤倉，則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事矣。」同，皆也。范氏亦曰：「宮功，公室之役也。」箋云：「爾，女也。」毛傳曰：「宵，夜也。綯，絞也。」箋云：「女當晝取茅歸，^②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急乘屋者，覆蓋之也。所乘者在下，故曰乘龍、乘舟、乘車。今升屋而治之，則屋在下矣，故曰乘。所以乘屋不敢緩者，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按：鑰又曰：「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③於是取之。」豳尤

①「囤」，阮刻本《毛詩正義》作「困」，當據改。

②「晝」，原作「盡」，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固」，原作「涸」，據樓鑰《攻媿集》與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寒，盛冬安得有冲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幽公愛

民如此。毛傳曰：「凌陰，冰室也。」孔疏云：「幽地晚寒，故可夏正月藏冰。」案《天官·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韭時。」夏頒冰，^①是其後用時也。《月令》：

「仲夏，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以韭新出，故薦之。毛傳曰：「滌，埽也。兩樽曰朋。」幽在戎狄之間，君民之分不嚴，故可以朋酒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爲幽公之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掎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

漂搖，予維音嘒嘒。

詩旨已見「邠」釋。《爾雅·釋鳥》云「鴟鴞，鸛鳩」，郭曰：「鴟類。」《爾雅》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大雅·瞻卬》云：「爲梟爲鴟。」陸璣云：「鴟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人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陳風·墓門》云：「有鴟萃止。」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箋云：「室，猶巢也。」朱曰：「鬻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程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毛傳曰：「迨，及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曰：「石經作『桑

①「頒」，原作「頌」，據四庫本改。

②「墓」，原作「塞」，據四庫本改。

杜」。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毛傳曰：「拮据，擻擻也。」按：

「擻」，《大典》誤作「拘」，下同。今改正。孔疏云：

「《說文》云：『擻，持也。』擻擻，謂以手爪

搨持也。」毛傳曰：「荼，萑苕也。」孔疏

曰：「亂爲萑。萑苕，謂亂之秀穗也。」朱

曰：「捋，取也。荼，苕華，可藉巢者。」程

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

租同。」毛傳曰：「瘡，病也。手病口病，故

能免乎大鳥之難。」按：《大典》脫此八字，今校

補。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

室家之故。」毛傳曰：「譙譙，殺也。脩脩，

敝也。翹翹，危也。」譙譙，憔悴也。脩脩，

勞敝而毛不密比，風吹之脩脩也。大亂如

風雨漂搖予室，予維未如之何，音曉曉而

已矣。夫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其綢

繆牖戶也，豈惟欲其勤於政事而已耶？

政事雖勤，君心易惑，流言終不已，亂終作也。周公欲成王勤於學，學而德性明，賢否判。流言何自而作，亂何自起乎，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熠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

何？按：「不可畏」之「不」字從《毛詩》。

栗，《韓詩》作「蔭」，力菊反，長茂也，或曰衆也。《毛詩》作「栗」。

《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此語得之。而繼曰「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詳考詩情不合。又曰：「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詳觀四章，序情閔勞足盡不略，而每章別而言之，則有所不盡。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完而歸，而非專言其完也。四章皆言其思矣，獨二章爲然？民忘其死，乃詩外之義。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序情閔勞，周公之至情，豈章別解釋之所能盡？衛宏作《序》，詎能知聖人之心？聖人之心，

即人之心也。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人惟不自知其心，故不知聖人之心。離心生意，始失其道。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而正牆面。孰知夫作歌勞歸士，序情閔勞，如此曲折，乃道心之變化，如四時之錯行也。苟微害夫人之道心，周公必不可用也。程氏曰：「東山，所在之地也。」毛傳曰：「惛惛，言久也。濛，雨貌。士，事也。」《尚書·康誥》云「見士於周」，注亦以士爲事。《周頌·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皆謂事。古士、事通用，其以音同歟？《大司馬》：「大閱，銜枚而進。」王朝作是詩，以序歸士之情，凡言「我」，謂歸士之已也。以周公大聖，將衆士以東征，民忘其勞矣，未必有惛惛不歸之念也。而王朝作詩，以序其情，自爲是辭也。此其所以盡人之情也。及自東來歸，又道塗

遇濛然之零雨。零，落也。其勞苦誠可念，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而上之人序其情，閔其勞，故言及此也。每章首必及此，其閔勞不已之情可見。我東曰歸，又再起意，我自東而初聞曰歸也。我心感動，念家之情而西悲。此人之至情，非有所怨苦於上也，自悲耳。寄音於室家，曰：「若制彼衣裳，今歸矣。」勿事行枚，言勿爲銜枚之具來也，言今無用也。行而進戰乃銜枚，故曰行枚。《大司馬》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繡結于項中。」毛傳曰：「蠋，桑蟲也。」烝有升義，有衆義。井中蟲曰蛸，則此蛸蛸，謂蠋之狀光潔如蛸也。^①野有桑林，有蠋烝焉。歸塗所覩，感時物而興懷也。歸士宿車下，軍政，士不可離伍也。曰獨宿者，閔其未有室家之樂，故云也。敦敦然，宿卧之狀。毛傳曰：「果

羸，枯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跼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施于宇，蔓延於屋上也。《淮南子》云「久血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孔疏引此云：「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下文曰「不可畏也」，則謂熠燿爲鬼火之稱。陳思王《螢火論》謂「熠燿宵行」爲螢火，非鬼火，亦未安。田野多燐，不足多怪。郭璞注《釋蟲》云：「伊威，鼠婦之別名。」《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蜉蟻，一名蜉蟻。」一名鼠負，言鼠背多負此蟲。^②今作「婦」，「婦」字似乖理。一名鼠姑，《爾雅》「蟠，鼠負」是也。多在甕器底及土坑中，常著鼠背，故名之也。如菓

①「蛸」，原作「涓」，據四庫本改。

②「負」，原脫，據四庫本補。

耳名羊負萊也。《爾雅·釋蟲》前云「蟠鼠負」，後別行「蚍蜉，委黍」，似二蟲。然《爾雅》差誤不一，此其誤耳。長跼，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蟢子。壯夫不在家，其家荒蕪，形容其狀如前。末言「熠燿，燐，鬼火」，故曰不可畏也，乃可懷思也。思復見夜行之燐火，與夫果羸、施宇、伊威、蠨蛸、町疃、鹿迹而未得也。毛傳曰：「垤，蟻冢也。將陰，^①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冢。」按：以上二十字原本脫，今校補。鶴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嘆也。鄉人樓尚書云：「山東蟻冢有極高大如冢墓然。行人以雨爲苦。婦嘆，念其勞也。」按：樓鑰云：「毛公齊人，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

繹經傳「鶴鳴于垤」謂垤爲丘垤，^②非蟻冢，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冢有極高大者，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蟻垤而鳴。蟻知雨，鶴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嘆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事至」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於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冢上土。「共盤馬於蟻封」，亦謂此也。按：此則蟻冢之說，乃樓引胡氏語，非樓氏說也。洒，灑；埽，拚也。穹窮室塞其鼠穴，所以然者，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我者，歸士自謂也，嘆婦之夫也。瓜之苦者，可以爲器，其狀敦然其圓，烝延蓼薪之上。蓼蕭、蓼莪，皆言其盛。蓼、蓼同。士歸而顧其家，苦瓜延于薪，曰自我不見此瓜三年矣。推盡歸士情狀至於此，可謂閔勞之至。有蠋在桑，

① 「陰」下，阮刻本《毛詩正義》有「雨」字，當據補。
② 「新繹經傳」，樓鑰《攻媿集》及本書附錄作「新經」。

有苦瓜在薪，時未寒肅。晴暄之日，倉庚猶飛，其羽熠燿光明。女之嫁曰歸。《易》曰：「歸妹。」《爾雅》之釋馬屬「駟白，駮黃白，驪」，孫炎曰：「駟，赤色也。」毛傳曰：「縞，婦人之褱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釋器》云「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綏也」，孫炎曰：「褱，帨巾也。」郭璞云：「即今之香纓也。褱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褱。綏，繫也。」孔甚也。其新昏者甚嘉矣，其舊昏如之何，序情閔勞，喜其歸而遂室家之好，其新其舊皆悅也。嗚乎！孰知夫夫婦正情，天地大義，哀樂相生，孔子以爲「明目視之不見，傾耳聽之不聞」也。是詩當次《鴟鴞》之前。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東征，四國是邁。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詩序》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焉。」失詩旨矣。孔將、孔嘉、孔休，是詩之旨也。四國可哀不可惡，作是詩者知道矣，知周公之心矣。毛傳曰：「隋釜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斨，方釜斧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喻三監、淮夷破折我之多也。毛以斧斨爲喻禮義，固穿鑿。鄭指喻毀周公，傷成王，二者亦不盡事情。叛亂之禍，民人罹毒，致管、蔡誅伐，其毀破豈小小哉，總言破折之多可也。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爲三監。案：《周禮·太宰》「建

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然《毛詩》作「四國是皇」，義亦嘉。皇者，尊大之稱。周公東征，而四國咸尊大周公，惟周公之心無私焉。不得已而征之，其惻怛愛敬之心，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惟其君昏頑耳。孔，甚，將，大也。作詩者，其知道乎？人知周公東征，定亂而已，安知其爲大也？知其爲甚大者，知其爲道也。周公行之，其道益明。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而周公之征爲甚大也。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鉒。」孔疏云：「皆不審其狀。」吡，吟也，四國之民歌周公之

德也。邁，斂也，四國之叛者斂肅也。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也。哀我人斯，深得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無私喜，無私怒，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與四國之民同心，與天下之民同心，與天地同心，故曰孔將也，孔嘉也，孔休也，道也。《韓詩》云：「錡，木屬。鉒，鑿屬也。」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籩豆有踐。

《毛詩序》曰：「《伐柯》，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刺，大悖。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則公可安矣。《金縢》之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則成王於周公無

間矣。而周人猶有《伐柯》、《九罏》、《狼跋》之詩，何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其疑釋然。及公歸，燕饗之禮雖設，獻酬交錯，籩豆之薦行踐以致禮，而其中心猶有毫髮未盡之疑，終以前者流言之故，今雖尊禮，而政柄不歸，故《九罏》云：「公歸無所。」又云：「公歸不復。」其故何也？歸周公而不任之以政，猶伐柯而不以斧，取妻而不以媒，何以伐柯？何以得妻？何以得周公之心？詩人於是再發其義，曰執斧柯以伐木爲柯，二柯相去甚不遠。成王執書以泣之心，與周公之心，相去本無間，以其後隱然之疑，復有以間之，故未合。覲，見也。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詩人致意，含隱不露如此，而《序》曰刺焉，可謂誣屈，可謂悖厲。籩豆有踐，亦見《小雅·伐木》。

九罏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袞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詩大旨，已見《伐柯》。毛傳曰：「九罏，綬罟，小魚之網也。鱒，魴，大魚也。」周之禮，公服自袞冕而下。《釋器》云「綬罟謂之九罏」，孫炎曰：「九罏，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釋魚》云「魴、鱒、魴、魴」，郭璞云：「鱒似魴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魴。」陸璣《疏》云：「鱒似魴，而鱗細於魴，赤眼。」然則鱒、魴非大魚，孔疏亦云，則毛傳謂大魚，非也。此詩謂九罏之網，惟可以得魴、魴耳，不可以得大魚，喻成王德量之不大，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之子，謂周公也。覲，見也。

我惟見周公衮衣繡裳而已，而王不委之以政。鴻飛宜登天，今也遵渚而已、遵陸而已。^①公歸宜復冢宰之位，今也不復，無其所以居之。詩人於是託辭，曰於女信處、信宿乎，言朝廷無位居公也。再宿爲信。夫是以惟有衮衣而已，詩人不勝其悲，曰公歸而無位以處之，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公歸而不復故位，徒使我心悲耳。

狼跋其胡，載寔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寔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是詩本情已見《伐柯》。毛傳曰：「跋，躡；寔，踰也。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踰其尾。」鄭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如公孫于齊之孫。」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

民人社稷之重，非召公、畢公諸賢所能了，是欲退不可，如狼寔其尾。按：樓鑰云：「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寔？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寔，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寔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於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寔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孫，巽順也。碩，大也。膚，敏也。赤舄几几，愛敬之辭也。其盛德之音，終於無瑕也。使雖巽順，雖碩大，而無膚敏之才，則臨機應變，不無差失，功業終不盛

①「遵陸而已」，四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大。久矣，政卒歸於周公。公何心哉？公之心，天之心也。廣大容覆，而又變應徐施，如四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時措咸宜，保民人社稷數百年之安。嗚呼！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孔疏：「老狼有胡，謂頷下垂胡。《說文》云：『胡，牛頷垂也。』」《毛詩序》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在《鴟鵂》之前，是詩在公歸之後，《序》差。

《補音》：「不瑕，洪孤切。《史記·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太玄·衆》首：『軍或纍車，文人摧拏，內蹈之瑕。』《禮記》引《詩》『瑕不謂矣』，鄭云：『瑕之爲言胡也。』秦晉以前，凡從段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之後

讀爲胡加切。《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粗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竭來兮，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洛神賦》：「升朝霞與『出淥波』叶。左思《蜀都賦》：『霞』與『峩峩』叶，此以霞爲何也。又《魏都賦》：『遐』與『羅』叶。陸機《應嘉賦》：『遐』與『波』叶，此以遐爲何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瑕』與『拊』叶，^①又以遐爲古。白居易《效陶詩》：『暇』與『坐』叶。」

慈湖詩傳卷十

① 「瑕與拊叶」，案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與《東雅堂昌黎集注》及《韻補》並云：「飲沃羶癖，產祥降瑕。鳳凰應奏，舒翼自拊。」疑「瑕」爲「瑕」之誤。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 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視民不忒，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
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
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
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爾雅·釋草》云「苹，賴蕭」，郭云：「賴蒿也。」《釋草》云「蒿，藟」，郭云：「今人呼爲

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芩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喻燕賓。簧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簧。鄭箋云：「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行之道。夫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也。忒，偷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忒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法則之，效學之。毛傳以視爲示，非。式，更也。敖，從容遊行也。更燕以敖，致其重複慇懃也。《毛詩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今《儀

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子儀同。

四牡騤騤，周道倬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騤騤，嘽嘽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騶，載驟馵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說文》曰：「盬，河東鹽池。」^①鹽遇水則釋，^②遇火則釋，遇風亦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

公。《說文》曰：「騤，驂旁馬也。」^③然則四牡騤騤者，橫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遲回，我心傷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臣之來，故閔其勞，序其情也。毛傳以周道為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之《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為，衛宏作《毛詩序》蓋本於毛公，毛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子嘗戒子夏無為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況以義理言，則內、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

①「盬」，原作「鹽」，據四庫本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②「鹽」，原脫，據四庫本補。

③「驂」，原作「騤」，據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毛傳雖謂「周公作樂，以歌文王之道」，然考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騅，夫不也。」《爾雅·釋鳥》云「騅其，鳩鵒」，郭云：「今鵒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騅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鷦鷯。』」一宿之鳥，使者似之。栩，今皂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鶉羽》。叢生曰苞。《釋木》云「杞，枸櫞」，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苞杞」爲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以來告我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駟，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乎。諗，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於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合也。帑，子也。」湛，和樂之至。」鑰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境未深。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饋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於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樂。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是詩燕群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爲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群臣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群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

喻也。相，猶觀也。君能求賢以爲友，必虛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爲心。心無所不通，爲孝，爲順，爲謙和，爲衆善。是心，神人之所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諸侯和於外，四夷和於遠。^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流，爲傲慢，爲悖厲，爲危亂矣。大抵丁丁乃其木柔，勢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毛傳曰：「以筐曰醕，以藪曰湑。」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漉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毛傳謂「蕝，美貌」，未安。醕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與人然，故曰蕝。蕝者，酒從草注出

之狀也。醕酒不必一於筐，以草醕之可也。用筐而加之以草，亦可也。此人情事理之常，毛傳執一，不可。矜，未成羊也。速，召也。微，無也。鄭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粲，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按《公食大夫禮》：「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云：『饗，^②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勢難拘必。安知肥羜之非太牢耶？鄭箋

① 夷，原作「裔」，據四庫本改。下同。
 ② 饗，原作「響」，據四庫本、阮刻本《毛詩正義》與《儀禮注疏》改。

「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大夫禮惟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秦焚書，禮文蓋不可考，而諸儒好爲必然之說，則難矣。宣十六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衍者，酒寬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即左右臣鄰，同姓諸父，異姓諸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友曰兄弟。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其咸在燕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餱之有愆。愆，謂不分或分之不平，皆謂愆違也。餱，糧之乾者，至微末也。其有愆違，遂爲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毛傳曰：「湑，茜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酤。」毛傳謂「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

酤歟？商近古，又祭禮尚古，故用酤之清者，與周時燕群臣之湑酒大異矣。❶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樂歡洽，索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茜之，以清湑之酒飲我。無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湑酒矣，今姑飲酤亦可也。是章蓋周之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❶「與」，原作「歟」，據四庫本改。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享，《補音》：「虛良切。漢《郊祀歌》『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補音》：「筆力切。按：原本三字脫。從示，畀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又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刻石：『皇帝之德，

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簡疑孚力切，恐古『逼』字亦有此切。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能，蓋求諸心外，殊爲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定爾，亦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

①「行」，原作「心」，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易正義》改。案阮元《校勘記》云：「古本上有『其』字。」

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戩，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戩商」，《爾雅》謂「戩，福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福之隆高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曰百禄，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己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

也。蠲，潔也。饔，黍稷也。祭禮有饔饔，炊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饔，酒食」，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難殫紀，姑言所本之黍稷。《周禮》：「春曰祠，^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質矣，言民化上之德也，民不浮僞，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群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為王之德。王之德善，

①「祠」，原作「祀」，據四庫本改。

臣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爲，即日用飲食。而無放逸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絙，絃。月上弦，則就盈。福如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不騫不崩。騫，拔也。不可拔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柏之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

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旂矣，建彼旄矣。彼旂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

① 「柏」，原脫，據四庫本補。

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简书。嘒嘒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按：原本三字脫。揚

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石」叶。

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

叶。」「載，《補音》：「節力切。《易林·蹇之

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

《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

考」、「載起載行」，皆曰：「載之言則也。」

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我出我車」之詩，至「畏此简书」而止。自「嘒嘒」而下，疑爲異篇。「嘒嘒」之詩，言南仲伐西戎。

「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雨雪載塗」異矣。諸儒不以爲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不思《序》初不可盡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命我也。」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爲差謬也。天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鳥隼爲旗，龜蛇爲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旄之干矣。彼旐旐斯，何有不旐旐者乎？」《司常》：「交龍爲旂。」●毛傳曰：「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地勢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簡。」嘒嘒草蟲，趯趯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我未見也，則忡忡念之。及

●「交」，原作「蛟」，據四庫本改。

南仲既歸，我既見，則喜悅而從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末章美南仲不獨伐西戎有功，而獫狁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嘒嘒草蟲」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西戎，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敘人情，故云。《凌人》：「正歲十有二月，^①令斬冰」，亦言世俗所習之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則以木爲卉也。卉，其木之異名歟？其卉木之通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徒衆也。」倉庚、采芣祁祁，釋見《豳·七月》。《毛詩序》曰：「《出車》，勞還率也。」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杕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杕杜，釋見《唐風》。靡盬，釋見《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爲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尚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釋見前篇。我心

①「有」，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其當歸止。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也。杞，《爾雅》邢疏云：「春生，作羹茹，微苦。」箋云：「杞，非常菜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輦輦，敝貌。瘡瘡，罷貌。」前二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至此章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其不遠矣。箋云：「載，裝載也。疾，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啓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孔，甚。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爲憂。恤，憂也。^①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

日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閔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陔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罍，鰾鯈。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鯉。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鰾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① 「憂」，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而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芣》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於詩外作說，爲贅滋甚，徒亂大旨。況差謬不一，且以爲道耶，則內、外一致。以爲歌詩耶，則《常棣》既以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於神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作，況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爲贅說。《易》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毛傳曰：「鱣，揚也。鯨，鮪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爲留」，邢疏曰：「曲，薄也。」《釋器》云：「嫠婦之笥謂之留。」《毛詩》傳曰：

「留，曲梁也，寡婦之笥也。」郭璞云：「凡以薄爲魚笥者名爲留。」留者，魚所留也。陸璣《疏》云：「鱣，一名黃揚，今黃鰮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鰭骨正黃，魚大而有力鮮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鰮，通語。」《爾雅·釋魚》云「鯨，鮪」，郭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非正圓，圓而長也。毛傳曰：「鯨，鮪也。」《釋魚》云：「鯨，鱣。鰮，鮪。鮪，鮪。」據此文，則三魚也。而郭璞注云：「鯨，今赤鯨魚。鱣，大魚，似鰮而短鼻，口在鰭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鰮，今鰮，額白魚。鮪，別名鯢，江東呼鮪爲鯢。鮪，鮪也。鮪，今鯢魚，似鰮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乃六魚。今鮪魚身雖圓長，而首鰮匾，《爾雅》曰鰮，鮪是一魚，孫炎亦從之。旨，美

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偕者，言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飲酒、公燕禮之外，用此亦多。《補音》：「維其時矣，上紙切。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斂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紙切。《易林·兌之蹇》曰：『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史記·龜策傳》：『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李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衡以統理。參日月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

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嘉賓。烝，衆也。罩，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獨衆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之和樂。衍，和也。木樛曲逮下，故甘瓠得以纍之。使君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嘉賓似騅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騅，釋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丘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御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讞決嫌疑。」《易林·損之恒》曰：「良夫孔姬，挾悍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揚雄《將作大匠箴》：「《春秋》刺讒，書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機《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疏》：「萊，藜也。」徐鍇《說文繫傳》曰：「此言萊

蔓華。《爾雅》作「釐」，與「萊」同，婁才切。」鍇知同為婁才切，不知同為陵之切也。郭璞《游仙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揖清波，陵阿掇丹萸。」枸，俱羽反。楸，音庾。者，《補音》：「崔駰《慰志賦》：「者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文》：「者與『宇』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者與『午』、『古』叶。又『下』與『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者宜果戶切，而《補音》「果羽切」，失母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叟為雲，決渠為雨。」韋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烈於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梟揚先道兮，白虎為之前後。浮

① 「將」，原脫，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揚子雲集》補。

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敘」叶。又《趙充國贊》「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魚麗》下。《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文。」^①又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臺，萊皆草衆多，喻賢人之衆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杻、枸、枿，乃更韻，亦明其材實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杻，釋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枳枸。」^②枿，鼠梓。」孔疏曰：「枸，《釋木》無文。宋玉賦曰『枳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疏》

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③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枿，鼠梓」，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楸。武王、周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飲食之，敬之，愛之，贊美之，以爲邦家之基本。祝祈之，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爲邦家之光輝，爲斯民之父母，民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人稱頌之不已。又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有疆限。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黃髮耆老不遐遠乎？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又不特祝頌其身而

①

②

③

「文」，原作「云」，據四庫本改。

「枸」，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補。

「指」，原作「枝」，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已，又祝其保養爾後人。毛傳曰：「艾，養也。」然古書耆艾，老壽也。又祝其保養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偉革沖沖。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和聖德詩》：「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然則宜思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諸侯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

「澤及四海」，爲義不明。諸儒爲說，雜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衆也。《蓼莪》及《東山》「蓼薪」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零露其上，漙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侯，其情如之。見諸侯如見漙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君子，謂諸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藏襲。與之燕，且笑且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焉，次者亦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燁然有光。^①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爽，是亦譽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

① 「燁」，原作「煜」，當因避清諱缺末筆而誤，據四庫本改。

不忘德也。泥泥，霑濡也。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豈悌，譽其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謂之伯舅、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木》曰「兄弟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者，善之之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止，則馳御。轡首之幃革沖沖，柔白者見焉。和鸞之音，當亦未泯，雖離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士禮》尸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況王於諸侯乎？《南山有臺》施於鄉賓，施於群臣，猶曰萬壽，而況於諸侯乎？則祝其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和鸞，

詳釋見《駟鐵》。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慇懃之意。」毛傳曰：「豐，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豐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

「露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無他義也」。

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實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患，患在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間亦有通用，不專於燕諸侯，而為《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昭兮，受言囊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

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昭，尺昭反。《補音》：「貺，虛王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刲羊，亦無嬴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按：原本四句脫。徐邈讀嬴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瑯琊刻石『載』與『意』叶，按：原本『意』訛作『旨』。屈原《九章》『載』與『置』叶，崔駰《太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囊，古刀反，醕，市由反。

《毛詩序》曰：「彤弓」，^①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毛傳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昭，弛貌。」平王錫晉文侯柎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① 「弓」，原作「公」，據四庫本改。

襄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柎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策命爲侯伯。孔疏云：「唐、大者，其體强弱之名。彤、旅者，弓色之異稱。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既爲赤，則知旅者爲黑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賓，諸侯也。嘉者，善之也。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貺之，非特以禮文加之而已，其王之中心實貺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禮防乎僞，又曰去僞。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弧、夾、庾、唐、大。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貺賓也。中心喜之，故

貺之、右之，所以賓之也。毛傳曰：「櫜，韜也。醕，報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

「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考本詩，則《序》文微差。《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

「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萆蒿也。」毛傳曰：「菁菁，盛貌。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君子於人材，可以

① 「毛」，原脫，據四庫本補。

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衆多，大小如楊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阿。水中小渚曰沚。《漢·食貨志》有大貝、牡貝、玄貝、小貝，皆二枚爲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祿多。」我香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沈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沈或浮，則所載多矣，喻人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算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顙。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閑，《補音》：「應瑒《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虛焉切之音。憲，《補音》：「虛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板》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云：『憲憲，

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軌切。《易林·屯之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爲市。八佾列陳，飲御嘉友。』《需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玁狁孔熾，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繹《毛詩序》意，歷舉諸雅盡廢，則四夷交侵，王國微弱，是不取之也。《序》之所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謂失道而致四夷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玁狁侵鎬及方，至於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

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放，人心即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心。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按：樓鑰集有此七字。又按：論語云：「毛氏『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①：『栖栖，猶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言以爲「栖栖」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又冷也？《豳風·七月》所序寒暑與江南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月，周六月。鎬京去幽

①「如」，本書附錄作「與」，當據改。

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於軍中，《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歎？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毛傳曰：「物，毛物也。」孔疏云：「四驪，駟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脩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顚然昂起之狀。薄之爲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於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曰：「共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

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懾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玃，不自退而入其國，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玃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爲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

章，錯革鳥爲章也。白旆，繼旄者也。《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旆。」自《禹貢》已有熊、羆、狐、狸。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爲革鳥之文章也。鳥羽有異色，錯雜而織之。革，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言畫，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旄曰旆。」《司常》云：「鳥隼爲旆。」《司馬法》：「兵車一乘，甲七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鋒也。毛傳曰：「輕，摯，佶，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摯，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閑，習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萬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君臣上下咸喜矣，^①多受賞賚之祉。來歸自

鎬，我行永久，序情閔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恩舊者同侍，^②又加其魚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仲尤其友善，其副歟？《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鞶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錯衡，

① 「喜」，原作「善」，據四庫本改。

② 「恩」，原作「思」，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八鸞瑱瑱。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瑱蔥珩。歛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蠹爾蠻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狀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橫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誓》『衡』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強』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急就章》『衡』與『裳』叶。『瑱』，七羊反，本亦作『鎗』。芾，音弗。珩，音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溫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辦貞亮以爲鞶兮，雜伎藝以爲珩。」「淵，《補音》：「於巾切。《開元五經

文字》：「𨔵，音因。《詩》：『伐鼓𨔵𨔵。』《有閟》詩『鼓咽咽』。《集韻》『𨔵』與『咽』於中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爲亂，宣王命方叔帥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畚。涖，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脆，可生食，亦可蒸爲茹。」朱曰：「此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鳴鳩》。^①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奭，赤貌。鉤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爲奭，故知赤貌也。言「鉤膺，樊纓」者，以此言鉤是金輅，故引金輅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鉤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鉤，婁頷之鉤也。」鉤用金，在頷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葦」，郭云：「以韋靶後戶。」竹後謂之蔽」，郭云：「以簞衣後戶。」《齊風》云：「簞葦朱鞞。」孔疏云：「有魚皮爲矢服。其馬婁頷有鉤，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偉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巾車》「金輅，鉤、樊纓」者，條纓文交織如樊籬也。讀樊如鞞，則改字，未安。鄭謂纓以五采。

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毛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瑯瑯，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瑯，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駟鐵》：「輶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蔥玉之珩。」《玉藻》云：「再命赤韎黼珩，三命赤韎蔥珩。」《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黃朱。朱之近黃者爲赤，朱、赤色相似，故通稱歟？《司常》云：「鳥隼爲旗。」《釋鳥》云：「鷹隼醜，^②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旗，象用師擊搏凶徒所尚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

① 「鳴」，原作「鳴」，據四庫本改。

② 「鷹」，原作「鷹」，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必敗。此因隼旗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歛彼飛隼，其飛戾天，^①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箋謂「鉦也、鼓也，各有人焉」。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鉦、鼓各有人，桎於所見，故反曲說以箋此詩，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今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鉦人伐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鐸、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則鐃、鐃相類。《鼓人》注云：「鐃如小鐘。」然則鉦正鐃

也，^②鐃特相類爾。《鼓人》云：「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通鼓，惟金鐃止鼓。然則所謂鉦者，惟鐃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鼓動鉦靜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鼓鉦，陳師則先鼓。鞠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鞠亦有窮義。鞠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鼙令鼓。」淵淵，鼙音也。鼙，鼓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人曰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肆其師干，習其進退，鼓以進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闐闐，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

①

「飛」，原脫，據四庫本補。

②

「正」上，原衍之「字」，據四庫本刪。

天子之老。猶，道也。《尚書》作「猷」，一也。猶之爲獸，猶豫遲緩。大凡人心得其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以猶爲道。彖、犬，一也。彖謂之反犬。後人欲別其義，故易置其犬歟？夫通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旄設旄，搏獸于敖。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決拾既飲，^①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之人，謂棋爲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袤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閣』叶，又《祖德頌》『奕奕』與『廓』叶。陸沖《風賦》『奕』與『薄』叶。金舄，一讀思積切，一讀七雀切。《說文》或从佳，或从替，知歲所在，與鵠同。《太玄·逃》

① 「飲」，原作「次」，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首：「足金鳥，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鳥」與「漠」叶。^①有釋，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辨》「繹」與「廓」叶，揚雄《甘泉賦》「繹」與「錯」叶。」

《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正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詩有以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黃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為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尚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櫛，間容握，驅而入，聲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

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三字脫。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以為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歟？薪從草，則薪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為嘉卉，則卉草蓋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為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櫛質，以為門中之闌。」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維言選徒，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

①「漠」，原作「莫」，據四庫本與《韻補》改。

者，以車素所政治，不於此時選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旄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旄之首。」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敖，山名。晉師救鄭在敖郛之間，士季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即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敖，先使有閱習也。毛傳曰：「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考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諸侯咸朝焉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者不絕於道。繹者，不絕也，是謂會同有繹。毛傳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

「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遂，射鞬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飲，俱未安。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飲。飲者，人敘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箋義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者，男子之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擘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於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擘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軛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倚，雖馳而一無所失。」

按：樓鑰云：「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倚，^①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嬖奚不能獲。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段亦皆煥然。』箋云：『矢發則中，如槌破物也。』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引《詩》曰：『不失其馳。』則不失者，不失法度也。範，法度也。《周禮》：『凡王提馬而走，^②諸侯晉，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爾雅·釋天》文「繼旆曰旆」，郭注云：「帛續旆末爲燕尾者。」《司常》云「析羽爲旌」，《釋文》：「注旆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

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衆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諠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於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觀於威蠻荆，復竟土，此則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

①

「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作「倚」。

②

「凡」下，阮刻本《周禮注疏》有「田」字，當據補。

與其輦輦」，注云：「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①周曰輶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榘、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爲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隅，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

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兌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與『酒』叶。」

俟，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音矣。

《毛詩序》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祖也。」

① 「胡奴」，原作「薄笨」，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禮注疏》改。下同。

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先王於禽獸，豈亦忍於多殺哉。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按：樓鑰云：「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於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廐焚，不問馬」之意不侔。」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天》云：「^①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群衆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麇。麇麇，衆多也。』《韓奕》：『麇

麇麇。』^②《說文》：「嘯，群口相聚。」本亦作「麇」。《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人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按：樓鑰云：「漆沮既從，《禹貢》

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被之祁祁」，又云「祁祁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或儻而行，或不行而止，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或聚而群，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

① 「天」，原作「文」，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② 上「天」，原作「文」，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 「麇麇」，原脫，據四庫本補。

曰犯。殪，死也。《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爲小犯而發矢，忽大兕當之而殪，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進也。」李曰：「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左傳》天子饗諸侯，每云饗醴，命之宥。天子之所賓客者，惟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賓、客相通稱。」箋云：「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群臣，以爲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且酌醴與群臣。」案：毛傳謂重物慎微者，將用馬，先禱馬祖，則慎微施諸馬耳，而衛宏作《序》連言接下，乃謂施諸人，《序》差謬可觀矣，又率如此於《詩》外生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

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補音》：「寡，果五切。《三略》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吳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敘傳》：『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爲東土。』班固《幽通賦》『寡』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母鼓之首』，顏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作『母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詩外傳》：『三升曰

①「醴」，原作「禮」，據阮刻本《毛詩正義》與《春秋左傳正義》改。

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寞，守德之宅。』廷，音定。《兗州牧箴》：『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泗上樊噲贊》：『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營是宅。』^①李興《諸葛亮碑辭》：『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啓逢，大人有作。繼明代照，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音。而陸德明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爲度，不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

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三危既宅」，皆正書「宅」爲「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尚如此。

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興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不知也。厲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於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鴻鴈之飛，而集於中澤，爲得所安止。大夫又爲長久之慮，覩垣圯壞，他日何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興役，百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

① 「營」，四庫本作「榮」。案此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陳第《毛詩古音考》與顧炎武《唐韻正》並作「光榮舊宅」。

永安其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哀鳴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築爲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爲苟且，乃謂我宣驕好作爲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己也，故其辭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鰥寡，無不得其所焉。」考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輝，許云切。《史記》：『斷戚夫

人手足，去眼輝之。」又「薰粥」，「薰」作「輝」。張衡《西京賦》：「金甌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璵璣璘彬。」按：原本「璠」訛作「璞」。嚮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燎之光漸微，而見熏輝，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畿聲相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下陽之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杓服振振，^①取號之旂。」武仲所引即此也。《禮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爲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當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猶未

① 「杓」，原作「均」，據四庫本改。

中也。《說文》云：「央，中央也。」《廣雅》云：「央，極，中也。」《秦風》云：「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燭也。將將，鸞鑣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按：樓鑰集此下有「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觚盆者，庭燎歟？觚，麻滓也，音誦。」^①毛傳以爲大燭，未安。《樓鑰論》云：「今說亦未安，觚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臘燭也。凡點火而明者，^②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庭，故毛謂之大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觚盆也。」今本無觚盆之說，當是從樓說刪定。樓尚書云：「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皆謂燭。麻燭，束麻骨。」

《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君子，來朝者。毛傳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以朝，此諸侯在其中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毛傳曰：「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輝，庭燎嚮晨而見熏也。天寢明，故得觀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爲國以禮，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箴之。一車四馬八鸞。鸞在馬

① 「誦」，原作「說」，據樓鑰《攻媿集》改。
② 「點」，原作「照」，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改。

鑣，鑣，銜也。一馬二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馱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馱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按：此篇《水樂大典》無解，恐是遺脫。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蘄。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辨賢否者哉。不能無

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人難哉，雖堯舜不以爲易。大賢德譽著聞，如鶴鳴聲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于淵、在渚，實有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之。詩又曰：予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蘄也。輕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王意上下，宣王惑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爲錯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言，自古難受。況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木也。楮，不材

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慈湖詩傳卷十一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 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狔豬。』《太玄·夷》首：『夷其牙，或飫之徒。』《穀》首：『豨穀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毛穎傳》

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志》：「允吾」，應劭音鉛牙。揚雄《長楊賦》：「雅」與「枯」叶，班固《東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如伍也。《周易·大畜》：「豮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之意。」自吾爲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刺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若疇祈父』，謂司馬。」恤，憂也。

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轉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既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按：原本「前兩章既刺」以下脫，今據《讀詩記》補入。毛傳曰：「底，至也。亶，誠也。熟食曰饗。」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音》：「客，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辯》《客》皆與「薄」叶。《漢·石顯傳》：「牢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濟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備不速客。」《太玄·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左氏傳》《以陳備三窻》，徐鍇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繫，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愛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伊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辭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時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段，今據《讀詩記》補入。遁云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

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按：原本「程曰」以下脫，今據《經說》補入。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覬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而不明指王。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

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熟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易者，如黃鳥必集於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之親族。此「復」如「有復於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言，語助

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於詩外立論，則宣王固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就姻，求爾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故必推至於王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

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樗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故就爾居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蓬，牛蘋。」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菑，一名菑，幽州人謂之燕菑，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鄘·柏舟》：「實維我特。」婦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知婦家將改嫁其婦，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足以爲富，亦適以爲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者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歟？富者，人之所同欲，故以爲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

爲不義也。《爾雅》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攸寧。下筦上簞，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啍啍，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

① 「知」，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寢之地，載衣之褐，^①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如跂斯翼」，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②兩翼如二鬣。」^③論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斯翼矣，^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旗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旗矣，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池嘔夷』，《後漢書》『無爲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沱』。《說文》從水，它聲。徐鉉曰：『沱沼之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鉉蓋以沱爲池，不知池本爲沱也。《說文》引《詩》『漈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遍觀是耶謂何？』^①揚雄《羽獵賦》：『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益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鷄鶩滿堂壇兮，鼃黽遊乎華池。』劉邵《趙

①「楊」，原作「褐」，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薨」，原作「亮」，據樓鑰《攻媿集》改。
③「斯翼」，樓鑰《攻媿集》作「如鬣」，是。
④「遍」，原作「偏」，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漢書》改。
「何」，原脫，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漢書》補。

都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潦河。」索靖《草書狀》：「騏驥暴露偪其轡，海水窟隆揚其波。玄熊對踞乎山嶽，飛燕相迫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義》云：『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賓爵下華，田鼠上騰，^①牛哀虎變，鯀化爲雄，久血爲燐，積灰生蠅。』或疑張叔皮讀熊爲能，著作郎王邵云：『古人讀熊與雄者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無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邵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漢沙麓之占：「陰

爲陽雄，以火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翱翔桂林，爲衆鳥雄。」《蠱之无妄》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兌之節》曰：「妻子啼瘡，早失其雄。」

《爾雅·釋畜》云：「黑脣，牦。」《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曰牦。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此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濡濕。牛羊之寢，或作訛魘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內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也。」

①「田」，原作「曰」，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索則有之。」^①「麓

曰薪，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以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閒雜群無害，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此矜兢之狀。羊群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騫而他之，或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麾之以肱，羊亦從而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衆相與捕魚，又夢見旄與旗。」歐陽曰：「衆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旄旗，所以聚衆也。」箋云：「溱溱，子孫衆多也。」《周禮》「占夢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也。箋謂人衆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爲詠。苟非豐年，則尚懼其不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

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瘡，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屈，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遘。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

① 「索」，原作「素」，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齟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誦。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龜策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祉』叶，《小畜》之大有『殆』與『齒』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母矣。撫，音武。屈，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暨』。何晏《景福殿賦》：『鳥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嶭嶭，罔識所屈。』按：原本「識」訛作「試」。木華《海賦》：『鵠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掣。一越三千，不終朝而濟所屈。』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浸宇內。元正三朝，莫不來屈。』王粲《浮海賦》：『吐星出日，天與水

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屈。』闕，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睦桂切，止也。」《補音》：「誦，疾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邈讀畜許六反。①《補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丰得聲。②《釋名》：『邦，丰也，封有功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按：原本「赧」誤作「郝」。實絕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懷高丘兮，思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暄而道塵。』曹植《責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

①

「邀」，原作「貌」，據四庫本改。

②

「丰」，原作「半」，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禪炎漢，君臨萬邦。」《晉食舉歌》：「既宴既喜，翕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又《大預舞歌》：「群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元教遐通。」孔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魏觀《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實生群公。」

《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釋文》：「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今京語謂截爲節。此云「節」者，^②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高位，民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忭，燂也。」據此，則異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

歟？既曰不敢戲談，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民具爾瞻，今乃民憂心如燂燂，畏爾威虐，不敢戲談。民心憂苦恐懼，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其實已絕滅。斬，絕也。卒，盡也。國以民爲固，民心離，則國從之亡矣，故曰國既卒斬矣，師尹何爲而不監察之乎？用，猶爲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責三公不如山之爲也。」毛傳曰：「薦，重；瘥，病；弘，大也。」箋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

① 「食」，原作「石」，據武英殿本《晉書》改。

② 「此」，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呼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謂，談也，有何說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瘡病，人死喪，國擾亂大多。民憂苦怨讎，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憚虐，略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憚，曾也」，而《爾雅》差謬良多，不可盡信。尹氏爲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氏，本也。職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乃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我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衆，謂民死於饑饉，瘡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師衆可也。乃敘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古聖賢咸詢衆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之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獲仕進，敗喪廉

恥往往有。君子嘗論以某賢某能，奚不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欺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絕，戒而誨之，曰勿罔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爲。已，止也。式，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爲不善，故今更勸之止。又曰無爲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則無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相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臚，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疏。苟非賢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寬爲之說，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臚仕，則仕任之

不撫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寬爲之說也。《釋言》雖曰「傭，均也。訥，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傭，降此鞠訥」。《爾雅》非周公、孔子之書，先儒不審考，竟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爲古書。然古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懜，曾也」、「基，經也，設也」、「振，古也」、「務，侮也」、「峨峨，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可殫數。《釋文》「鞠」作「鞠」，然皆有窮義。革雖柔，而固足以止物。紉，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爲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訥，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屈，至也。闕，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

子如至，則民心息矣，安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民之惡怒亦遠矣。違，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醒。」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自爲政，使尹爲政，卒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領正當衡下，衡有兩軛，正又兩服之頸。兩驂雁行，咸驤首，見項領焉。①於是思所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尚，猶幽王、尹氏也，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盛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既夷平悅懌，則歡然如賓主相醺酢矣。喜怒不常如

①「領」，原作「頸」，據四庫本改。

此，故賢者思邈。下文曰「以究王訥」，則此章謂王歟？昊天不平常，而乃降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反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亦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云：「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此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心畜養萬邦。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故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引《桓五年》「仍叔之子

來聘」，^①「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瘋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

① 「引」，原作「行」，據四庫本改。

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扒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眇眇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掇。哿矣富人，哀此惇獨。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

「局，訖力切。字或作「菴」。《說文》：「搗，戟持也。从手，局聲。」《鴟鴞》詩以搗爲拈，毛氏訓拈爲搗。《開元五經文字》：「搗，亦作「搗」、「局」，皆當音戟。」厲，《補音》：「力藥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即鞶裂。《詩》云：「垂帶如厲。」《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都賦》：「漂厲與「洎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涼風厲。白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顏延年《馬賦》：「厲與「悅」叶。」意，乙力切。秦之罘刻石：「經緯天下，永爲法式。宇縣之中，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鵬鳥賦》「意」與

「息」叶。顏師古讀炤，《中庸》作「昭」，《毛詩》作「炤」，陸德明音灼。絜，陟角反，《補音》：「都木切。《集韻》：「絜，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哥，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正月，正陽之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為災異也。民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嗤嗤，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為擾

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於痒在外。毛傳曰：「瘡，病也。」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使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為腐儒癡憂，良可發笑，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陷，而并為臣僕，未知將復從

①「虜」，原作「獲」，據四庫本改。

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知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曰：「鳥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謂山卑耶？而其爲岡爲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賤若不足道，而其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可畏矣，寧能莫之懲耶？召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

之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閒，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皆自謂聖，唯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曲身也。」毛傳曰：「踏，累足也，脊理也。蜴，蜥。」《釋魚》云：「蜥蜴、蜥蜴，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雖厚，不敢不重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第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己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此局踏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

「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蠅蜒傷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即今之山田。夫田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陂，與衆禾齊等，則安矣，今也有苑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搖撼，如不我克，必摧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搖撼危殆似之。及乎國勢危亡之狀既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既召故老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既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不我力，終於緩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懼非己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女以爲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爲天下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威，^①齊人語

也，猶滅之也。」如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淖之憂，況又棄輔，其隳壞爾載也必矣。及隳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矣。輔，喻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群小得志，而其間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魯隱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隳幣焉』，服虔曰：『隳，輸也。』是訓輸爲隳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曰：「員，益也。」疏

①「威」，原作「滅」，據四庫本改。

曰：「益之於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知其賢，亦未可悉以聽其所爲。又當屢察之，察其所備，察其所安。屢察，不止於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墮厥載矣。終踰絕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曾不以其爲意乎？君子潛隱退遯，如魚在池沼，亦非樂於窮隱也。世亂，不得不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昭亦甚焉。孔，甚也。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慘，憂念國之爲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彼，小人也。彼有旨酒嘉穀，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姻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慙慙爾。毛傳曰：「𡗗𡗗，小也。𡗗𡗗，陋也。𡗗，可也。」𡗗者，此人之謂歟？此人有屋，謂小人之徒歟？言其徒興第建宅

者不一也。𡗗者，如蔬𡗗之多歟？其下焉，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群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并言凡民，不止于言己。衆民如草木方長夭夭，而有以楮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剝割，富人罹此，猶之可也。其惇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夭」字似「天」，故《毛詩》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夭夭」。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① 「𡗗𡗗」，原作「𡗗𡗗」，據四庫本改。

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豕峯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憊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楸維師氏，豔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憊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①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是詩蓋深怨皇父之遷邑，^②傷王室無政，群小用事，因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

「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凡是平子、太史之說皆非也。孔子曰：「聖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說，皆起

① ②

「競」，原作「兢」，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父」，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於曆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爲之說，以釋君憂。一行至精於曆，亦謂闕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曰：月食則維其常者，較之日食災甚，則以月食猶爲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臧，善也。何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也。宰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宰，崔嵬」，未安，文勢不然。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今之人，謂今用事之人。哀以告曰：「胡爲深潛而不少

愆也？」《爾雅》釋「潛」曰「曾」，蓋《爾雅》之失。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伯、仲允，^①皆字。番、聚、蹶、耦，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家伯雖爲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爲序。孔疏謂「有不次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爲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蹶、耦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敘可觀矣。膳夫、趣馬親近，內史職掌尤要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朱曰：「卿士，六卿

①

伯仲，原誤倒，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乙正。

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說容或有之，然權初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爲不是乎。時，是也。胡爲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作我以役於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闢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汙，高者卒萊。乃曰予不戕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闢，禮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於畿內，當二卿。今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毛傳曰：「亶，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慙，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慙我留一家，

俾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昊天不慙。」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慙，或曰傷也。」《方言》云：「慙，傷也。楚潁之間曰慙。」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曰：「慙，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慙，且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爲三事。無留者，又擇有車馬者，徙居於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徙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皆人所爲也。民不敢面憎而背憎。噂，噂，沓沓，憎惡重複深切也。職，猶俗語之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群小非一人，故有競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瘳，病也。羨，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又甚病矣。」^①四方猶有寬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愚者、疏者不以爲意，不懷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休暇，今天命既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傲我友不憂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己。」陳氏曰：「不然，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滅」，注云：

「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此日而食，于何不滅。』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語》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褒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褒姒，而以爲后」，衛宏作《序》亦

云。獨鄭箋依《魯詩》，殊爲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於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②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痛。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讐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① 「甚」，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② 「旻」，原作「昊」，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痛，音鋪。《韓詩》作「痛」，《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鍇《說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歷考諸本，斯本爲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異同，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爲刺，《十月之交》或以爲厲王，奚可遽信？厥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風·清人》不可以其次，^①豈諸儒未之

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情。以《序》病《詩》，以末病本，不可。《毛序》又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考本詩何嘗有此意？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說，殊爲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浩浩爲音歟？昊字日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歟？天有日、月、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歟？蒼天言其色，上天言其高。《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爲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駿，善也。謂天不善其德，既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以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

①「鄭風清人」，原作「鄭人清風」，據四庫本改。

故曰「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旻天而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既棄彼有罪。舍，棄也。殆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①往往群小并罹其禍，是謂「既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淪胥以痛。胥，相也。痛，病也。淪，沈沒也。怨天降饑饉及無辜。周宗既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夫也，即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群臣離居，所居遠於朝，故莫知我勤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苟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其莫肯夙夜勤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即朝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

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王既殂，禍變既極，庶曰今式臧矣。臧，善也，意謂今將善矣。乃反出爲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也。辟，法也。言，助也。^②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橫，天不降禍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爲不相畏如此？不畏於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不肯朝夕，覆出爲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

①

②

①「虜」，原作「掠」，據四庫本改。
②「助」上，疑脫「語」字。

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爲惡，尤其無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無食以遂人之欲也。誓，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侍衛之人，猶慘慘日饑瘁，而況於他乎？喪亂饑饉如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答之，無拒絕。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奈何凡百君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茲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於是又曰能言，則可矣。哿，可也。至於小人之巧言，如水流瀾瀾無窮，惟欲俾躬自取於休美而已，不復更恤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也。然則豈

可任非其人。是詩任使多非其人，若有曰斯人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而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罪我之違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共輔王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予未有室家，如洛邑新邑，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不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於是析之，曰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爲之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復興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子取焉。^①

慈湖詩傳卷十二

① 「子」，原脫，據四庫本補。

慈湖詩傳卷十三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 三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滄滄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
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
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
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

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
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
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如履薄冰。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云：「此固
庸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①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
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
無慢易忽略，^②而亦戰戰兢兢。」鑰論曰：「范氏曰：『人
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
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① 「論」，原作「渝」，據樓鑰《攻媿集》改。

② 「慢」，原作「漫」，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改。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富，《補音》所引唯《易林·坤之萃》「福優重職，樂且日富」，而遂音偁。下文又夷益切，唯曰叶韻，別無證，未安。富或有二音，或《易林》字訛，不可知也。負，《補音》：「《禮記》『天子負斧依』，^①注：『依之言倍也。』《史記正義》『負命毀俗』，「庶士負祿」皆讀如倍。」填，《韓詩》作「疹」，音軫。岸，《韓詩》作「犴」，《毛詩》作「岸」。^②

毛傳曰：「宛，小貌。」陸氏《草木疏》曰：「鳴鳩，斑鳩也。」毛傳曰：「鳴鳩，鵲鵲。」蘇曰：「翰，羽也。」《爾雅·釋

鳥》云「鵲鵲，鵲鵲」，疏曰：「《春秋左傳》杜注云：『鵲鵲，鵲鵲也。』舍人曰：『鵲鵲，一名鵲鵲，今之斑鳩。』孫炎曰：『鵲鵲，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云：『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按舊說及《廣雅》皆云斑鳩，殆非也。『斑鳩稍大聲。』鵲鵲，鵲鵲者，俗謂之婆餅焦，形小如雀，青黑色，多聲，若《鵲巢》之鳩，亦名鵲鵲，其聲鵲鵲。斑鳩之音如布穀，音渾濁。斑鳩有二種，一種惟頸項斑，一種并羽皆斑。二種皆止而後鳴，鵲鵲亦止而鳴。惟鵲鵲多飛而鳴，又身小，應「宛彼」及「翰飛」之義，則此詩鳴鳩，

①

「禮」，原作「補」，據四庫本改。

②

「岸」，原作「犴」，據四庫本改。又，其下原衍「毛詩音岸」四字，據四庫本刪。

謂鷓鴣也。餘釋見《鵲巢》。夫以宛然之鳴鳩，其翰飛尚能戾天，豈王者而反不如之？詩人之心憂傷，傷時王之荒怠，故念昔先人，謂先王，即下文「有懷二人」，其文王、武王歟？憂傷懷念，不寐至於明發，將旦而天發明也。毛傳曰：「齊，正；克，勝也。」齊聖飲酒溫和，不肆縱，能勝酒，不爲酒所困。彼昏昏不知壹醉，則日益甚而不止，故詩人戒之曰：「各敬爾儀。」以君臣俱荒醉，故言各。天命一去，將不復至，故曰「不又」，欲其知懼也。毛傳曰：「中原，原中也。菽，藿；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爾雅·釋蟲》與毛傳同，郭璞云：「蒲盧，即細腰蠡，俗呼蠨蛸也。俗謂螟蛉爲桑蠋，亦曰蜾女。」邢昺釋曰：「《說文》云：『細腰土蠡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子。』陸璣云：『螟蛉

者，桑土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①蜾蠃，土蟲也，似蠡而小腰。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揚子《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孔疏曰：「菽，大豆，故《禮記》稱『啜菽飲水』。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羹，牛用藿。』此經、傳、箋明采取其葉，故言藿也。」蓋以菽實有主，庶民不得而采。惟其葉則非所愛，故庶民皆得采之。此喻天命無常，有德者皆可得之。王作民父母，故民有子喻。王肅亦云：「螟蛉有子，蜾蠃得以負而去。」鄭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天命之去就，率因

①「萊」，原作「菜」，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民心之去就，故又取螟蛉、蜾蠃之喻，明我雖有民，若不能自撫，則彼有德能撫之者，民心從彼戴彼矣。《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故古語多以民爲子。題，本「題」字，訛而爲「題」。題，視也，故毛傳、鄭箋云：「題，視也。」脊令既飛且鳴，勤動不止，我當日邁月征，早興遲寐，勤勞政治，無忝辱所生。蓋以時王昏醉，而主諷諫也。桑扈名竊脂，食肉之鳥也。郭璞云：「俗呼青雀，嘴曲，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淮南子》曰：「馬不食脂，^①桑扈不食粟。」蘇黃門《古史序》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交交，謂交錯而飛行歟？^②率，循也。樓尚書云：「此章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釋文》云：「鄉亭之繫曰

犴，朝廷曰獄。《說文》作「宜犴宜獄」。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③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按：樓鑰集引此解

云：「鳥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用乏，而況於疹病、孤寡、貧弱之徒，^④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又云：「民勞苦，握粟出卜問，何自能而穀善耶？」鑰論云：「此章言貴賤皆同，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鵯，竊玄。秋鵯，竊藍。冬鵯，竊黃。桑扈，竊脂。棘鵯，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⑤青色。」然其云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鴉鵯，剖葦」，注云：

①「馬」，原作「鳥」，據四庫本改。

②「飛」，原作「並」，據四庫本改。

③「握」，原作「掘」，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改。下二

「握」字同。

④「況」，原作「觀」，據樓鑰《攻媿集》改。

⑤「藍」，原作「脂」，據阮刻本《爾雅注疏》及樓鑰《攻媿集》改。

「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脂爲盜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填寡，宜乎陷於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卜，則益差矣。」今本與所引小異，當時從樓說刪定。簡謂填，長也。正真之士，多孤立寡特。思古溫溫恭人，如集于木，不敢放肆，惟恐墮失。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谷，深者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懼謹戒如此，則必不荒飲亂政矣。《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鄭云刺厲王。

弁彼鸛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蹢躅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渰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柅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蹢，徒歷反者非，當子六反。惄，乃歷反。擣，《補音》：「當口切。」今言傾倒之倒，^①

① 下「倒」，原在「遺音也」下，據四庫本乙正。

猶謂之斗，古之遺音也。梓，《補音》引張衡《南都賦》「梓與里」叶，潘尼《贈陸機詩》「梓與紀」叶，然則宜即理切，而《補音》「漿理切」，未安。《補音》：「母，滿罪切。」荀卿賦：「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縫裏。」辭或擬此。屬，音燭。在，《補音》：「《易林·坤之訟》『在與起』叶，^①《鼎之睽》『在與禮』叶，《大過之頤》『在與喜』叶，《晉之蹇》『在與紀』叶。《楚辭·離騷》『在與理』叶，《天問》『在與子』叶，又『在與趾』、『死』、『止』叶。」^②然則音薺，而《補音》「此禮切」，未安，失母矣。先，蘇薦反，《補音》：「思晉切，先後也。《楚辭·九歌》：『鍤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招魂》：『鄭衛妖玩來雜陳，激楚之結獨秀先。』韓愈《祭兄文》：『柰何於今，又棄而

先。生不偕居，疾藥不親。」古先平則斯人切，去則思晉切。瑾，音覲。予，音與。它，音他。

毛傳曰：「弁，樂也。鸞，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群貌。」孔疏云：「此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然《爾雅·釋鳥》云：「鸞斯，鸛鵒。」揚子雲、劉孝標皆曰鸞斯，郭璞云：「雅鳥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鸛鳥，音匹。」《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③謂之雅鳥。」《說文》、《字林》皆云

①

「訟」，原作「兑」，據四庫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焦氏易林》改。

②

「止」，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③

「小」，原脫，據四庫本補。

④

「不」，原作「而」，據四庫本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孔叢子》改。

楚烏。毛傳曰：「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咎，將殺之。」簡博詢野人云：「烏頸腹白者亦反哺。」暮而群歸，不勝其多。羨鸞得所，傷己見放逐而不得歸。又不獲侍養，不得如鸞之反哺歟？穀，善也。今俗語云：「平善安樂。」于，語助。罹，罹憂禍也。呼天曰：「我何辜乎？我罪爲何，而遭放逐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云，言也。不敢言父母之過。今俗云「說甚莫」、「得甚莫」，即如何。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而《毛詩序》曰「太子之傳作焉」，審如《序》云，則傳述太子之情也。^① 蹶蹶周道，鞠爲茂草，蓋太子放逐所由之道，見荒蕪而益感傷也。接武謂之蹶，^② 足相次也，亦猶叔次伯之義

也。周之盛時，德政所及，諸侯朝覲者多，商旅出於其途者多，人物蕃庶，道途往來，稠密如接武而行蹶蹶然，故道途蕩蕩，草不植焉。今上無德政，諸侯不朝，民罹憂苦，往來稀寡，故鞠爲茂草。鞠，養也。訛而爲「鞠」歟？怒者，憂鬱不伸之意。《方言》甚詳怒有不伸之義。憂之甚，有如擣衣之狀。假寐者，閉目休視，聊以寧神，實非真寐。假寐之中，忽焉長嘆。王氏曰：「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劉曰：「因憂驟老。」疾者，病時作熱。憂甚者心火失所，故復作浮熱。心火上炎攻頭，故首亦不寧，如有疾也。朱曰：「桑梓，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毛傳曰：「父母之所

① 「傳」，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② 「接」，原作「按」，據四庫本改。

樹，已尚不敢不恭敬。況父母之身乎？」無瞻而不在父，無依而不在母也。父尊，言瞻。母親，言依。離，麗也。譬之外不屬於毛，內不屬於裏，而無所容身，言放逐情苦。毛傳曰：「辰，時也。」鄭箋謂六物之吉凶。孔疏曰：「昭七年《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以爲「歲，歲星之神，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週。時，四時也。日，謂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是爲六物」。然今俗以人生之歲月日辰推吉凶，有所謂五星及餘星，亦多驗，又不止於二十八宿。曰我辰安在，而罹凶至是乎？」毛傳曰：「蝸，蟬也。漼，深貌。漼漼，衆也。」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屈，至

也。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孔疏曰：「斯，辭也。」箋云：「雉，雉鳴也。」《釋木》云「癭木，苻婁」，某氏曰：「《詩》云：『譬如癭木，疾用無枝。』苻婁尪，內疾癭，故疾用無枝。鹿之奔，猶或伋立少休，而我放逐在途，不得少休也。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而我獨不得有室家之樂也。壞木內疾，外枝枯落，傷已放逐，單獨，如彼無枝之壞木。我心憂如此，寧無知之？幽王當亦知之，知之則何不見念耶？詩情在此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逃避。」劉曰：「人哀其窮，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毛傳曰：「瑾，路豕也。」箋云：「行，道也。」道中有死人，尚有覆掩之，成其瑾者。君子，謂幽王也。王之執

心，乃忍之乎？彼本情不親者，尚不忍之。我父子至親，而王忍之。隕，隊也。箋云：「醕，旅醕也。如醕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孔疏：「言幽王信褒姒之讒，曾不思審，得即用之。如人以酒相醕，得即飲之。幽王不惠愛太子，聞讒言，不復舒徐究窮即信之。」掎，牽一腳也。《說文》：「偏引也。」今伐木，或大，則先去偏枝。如將廢申后，先放太子。不必如毛傳改從倚義。毛傳曰「析薪者，必隨其理」，亦非。《廣韻》曰：「杙，離也。」《釋文》：「勅氏反。」離析母子，如薪杙而析之矣。孔疏曰：「佗，謂他人也。」言「舍有罪」以上，皆怨之之辭也。既有怨言，又懼轉而上聞於王，將重獲罪，故卒章有恐懼之意。曰莫高者，匪山乎？人得而登之。莫深者，匪泉乎？人亦得而人之。今此怨辭，

外人雖不得而知，懼其終知也。亦猶山雖高，人終得而登之。泉雖深，人終得入之。君子無敢易出其言，他人之耳屬於垣。今人謂之牆壁有耳，即是意也。非謂實有耳屬垣也，謂室中之言，他日無人不知之，^①故取此喻也。王氏曰：「『無逝我梁』，^②無發我笥」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無如之何，自決之辭。」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③ 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① 「無人」，四庫本作「人無」。

② 「逝」，原作「遊」，據四庫本改。

③ 「憮」，原作「憮」，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本篇內同。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共，維王之邛。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廋，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補音》：「威、畏同。天威，斐忱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畏』，今《尚書》作畏。」泰，^①本作「大」。長，直張反。《補音》：「盟，謨郎切。《史記·敘傳》：『殺鮮放度，周公爲盟。大任十子，周以宗強。』又曰：『不背何盟，桓公以昌。』《易林·解之益》：『黃池要盟，越國以昌。』」

《恒之蠱》「盟」與「梁」叶，《觀之泰》「盟」與「強」叶。「燄」音談，蓋「燄」字之訛。階，《補音》：「班固《幽通賦》：『懿前哲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哀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顏師古曰：『濟，合韻子齊切。』揚雄《冀州牧箴》：『六國奮矯，乃絕其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班固《西都賦》「階」與「迷」叶。曹植《應詔詩》「階」與「隈」叶。皇甫謐《釋勸》「階」與「頽」叶。潘尼《乘輿賦》「階」與「恢」叶。「階」居奚切，簡疑音菱。

且，語助。毛傳曰：「幬，大也。」歐陽曰：「慎，謹慎也。」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也。泰，幬者，太大也。承上降亂降威之意也。

①

「泰」，原作「秦」，據四庫本改。

今人言語亦有如此者。①僭，差也。亂之初生，其始差失之意，既渾涵於其中，猶向背未明，喜怒未著。及亂之又生，則君子確信其讒矣。此君子謂王。凡君子如怒，怒則足以止亂。如喜，喜亦足以止亂。此泛言君子。君子怒當其罪，故沮亂。喜則施福祉，必當其功。賢能進而小人退，故亦已亂。遄，速也。君子一怒一喜，庶乎速止亂。今也雖有所怒，以怒不當罪，而反怒其賢，故亂不沮。雖有所祉，祉不當功，而反及小人，故亂不已，詩情在是也。怨而不露，故云。政亂，言語不足以取信於人，故屢盟。屢盟，適足以長亂。讒人，即盜賊之行也。故徑言君子信盜，是以亂益暴。盜言甚甘，深入王心，亂是以益熾。熾者，「燄」之訛歟？小人爲亂如此，靖共之德則無，而徒爲王窮極之禍耳。邛

者，「窮」之音而字訛歟？「奕奕寢廟，君子作之」，言此者，有懼其將爲墟之意。「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莫，廣大也。言此者，明今無之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者，王之心、讒人之心、萬民之心、四方之心，予皆知之。知民心必離，四方必叛，彼讒者如狡兔，亦將遇犬而獲之，禍且至矣。毛傳曰：「兔兔，狡兔也。荏染，柔意也。」賢者居衰亂之朝，爲群小所陵壓，賢者謹畏不敢與抗，如柔木荏染，王宜愛護，使得樹立。讒者之讒譖賢者，必於往來行言，微致其巧，使人主不覺其譖，故詩人言其情狀，②覬王心勿聽，曰焉足數之也，彼讒者蛇蛇舒徐，必爲大言。碩，大也。大言

①

「有」，原脫，據四庫本補。

②

「狀」，原作「然」，據四庫本改。

無實也，其巧如簧，能使聽者喜。小人雖口爲讒，而其中中心之愧，亦形見於顏色之厚矣，^①詩人又啓王以察奸之狀。箋云：

「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釋水》云：按：原本三字脫。「水草交爲

湄。」蘇曰：「時有是人也。」拳者，有威力，人爲所畏服之謂，即後世所謂攬權之意。俗曰權柄，曰權勢，蓋古者以「拳」字寓此

意，後世轉用「權」字。此章又數讒言無一可取之狀，曰既無權，又無勇，職足以爲亂階而已。職，猶只也。《釋訓》云「既微且尫，尫瘍爲微，腫足爲尫」，郭璞云：「尫，腳脰也。瘍，瘡也。」曰微，曰尫，又指其可憎可笑之病。此疾賤者多有之，士大夫罕有。戲侮之，曰既微且尫矣，縱爾有勇，亦何足道？爾之所謂謀猶，又將多耶？爾所居徒衆幾何？言無幾寡弱，歷數無一

可取，可笑可侮之狀。蓋無非言其不足道，獨王信之耳。《毛詩序》曰：「《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大夫於王，何得言刺？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吁。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箎。

①「色」，原作「色色」，據四庫本改。

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舍，《補音》：「商居切，息也。《說文》：『郃，从邑，舍聲。』又曰：『余，語之舒也，舍省聲。』《公羊傳》書『君舍』，^①《左氏》、《穀梁傳》皆作「茶」，^②音舒，自舒而孳。又有傷遇切一音，《史記》：「舍者，日月所舍。舍者，舒氣也。」屈原《離騷》經：「余固知謇謇之爲患兮，余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東方朔《七諫》：「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司馬相如《上林賦》：「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遊往來，宮宿館舍。」《揚之水》詩序，毛氏作「屯戍」，韓氏作「屯舍」。
朱曰：「彼何人斯，不欲斥其人而言也。」

鄭箋云：「孔，甚，逝，之也。梁，魚梁也。」孔疏曰：「其心孔艱，甚難知也。」朱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心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則暴公也。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云云，以構我禍也明矣。」《毛詩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而絕之。」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按：樓鑰云：「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明畿內。」此說亦不定，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考。」詩人於暴情疏，非所怨

①「君舍」，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②「茶」，原作「茶」，據四庫本改。

也。怨斯人與己情本甚親，今乃與暴相從而譖己，是深可憾者，累章情狀甚著。毛傳亦未嘗有一語言蘇公刺暴公，及《序》始云云。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益驗甚矣。學者觀書鹵莽，千載通患，前屢指宏非。此詩既非刺暴公，則作者亦未必果蘇公。二人相從而行，其一暴也，其一則所謂彼何人斯者也。王所聽信，惟此二人。二人之中，必有一人先發譖我。二人和同，必相唱和。此曰誰爲我此禍，蓋言其先發者也。時已遭譴責，故曰禍。胡逝我魚梁，而不入慰唁我乎？殆斯人之爲我此禍也。斯人於我，始者不如今。始於我甚厚，今則頓薄。聞今謂我不可，可，猶是也。云我非是也，云我不合道理也。大抵小人中心爲奸利，而其言未嘗不依傍正理，即此云不我可之謂也。《釋宮》云「堂

途謂之陳」，郭璞云：「堂下至門徑也。」彼何人斯，胡爲近逝我陳，我既聞其音聲，乃不見其身。不見其身者，不來見我，我不見其身故也。豈有近至於陳，聞其聲，而不入見我者乎？其特示相疏外，特致其侮也明矣。夫其至相親愛者，今乃至是。縱爾不愧於人，不畏於天乎？其爲飄風，^①喻其過門之疾也。胡不自我所居之北？胡不自我所居之南？乃必過我門，之我魚梁，而不入我門以見我，祇攪我心。蓋以平時過門必入見，今則累累不入見，況譖於王而加譴於我。凡行有二，平則安行，有故則亟行。謂爾安行耶？亦不遑舍止，而徑過我門而不入。謂爾亟行耶？而又遑脂爾車。遑，暇也。於以驗斯人實

① 「其爲」，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譖我，其心中有物，故發見於外者情狀若此。屢過我門，不入見我。中閒嘗一來，云何其目視之眈定不動也。《方言》：「驢瞳之子曰眈，或謂之揚。」蓋驢瞳之子每揚動，故名。然則眈者，目睛多動也。其心中不安，故目睛亦不安而多動，其愧心形見於眈。倘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心漸釋而平易。還而不入，則否矣。否者，不然之辭，不順之辭。其心難知矣，言其奸深。昨者壹來，徒使我極其敬而已矣，不敢通情也。祇者，敬之極。毛傳曰：「土曰壘，竹曰簾。」孔疏曰：「壘，《周禮·小師》職作『壘』，古今字異爾。注云：『壘，六孔，燒土爲之。』郭璞云：『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小者如雞子，六孔。簾，以竹爲之，長一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我與爾如伯

氏吹壘，仲氏吹簾，音聲相應和，貫串如索之貫，情如兄弟伯仲爾，豈誠不知我也？今乃相譖，如不知我心者。孔疏曰：「若實不譖，則當如豕、犬、雞之三物，以詛盟爾之此事。」毛傳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蜮，短狐也。反側，不正直也。」孔疏云：「《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爲鬼爲蜮，其體隱藏，則不可得見。今汝則覲然於面目之間，情狀甚著。視人罔極，謂目視情深無底也。作此好歌，以究極斯人反覆傾側之狀。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補音》：「翩翩，紕苓切。」《漢書·序傳》：「魏其翩翩，好節慕聲。」《晉載記》：京師歌：「涼州鷗苕，寇賊消。鷗苕翩翩，愁殺人。」陸機《大暮賦》：「庭樹兮華落，墓草兮根陳。松柏兮鬱鬱，飛鳥兮翩翩。」
按：原本四句脫。幡，《補音》：「芬遭切，猶翩翩也。」孫綽《天台山賦》：「泯色空以合跡，忽即有而得玄。」釋二名之同出，消一

無於三幡。按：原本「一無」誤作「無一」。恣語樂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說文》作「蟠蟠」，叶韻亦當作此讀。」案：字以番得聲者，皆與「先」為韻。翻，芬遭切。張衡《西京賦》：「建戲車，樹修旂。倕僮逞材，上下翩翩。」魏文《寡婦賦》：「水凝兮成冰，雪落兮翻翻。傷薄命兮寡獨，內惆悵兮自憐。」蕃，分愆切。張衡《南都賦》：「固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旂？」傅玄詩：「顯顯兆民，蠢蠢黎番。率土克庭，萬國奉蕃。」藩，分愆切。揚雄《甘泉賦》：「雷鬱律於巖交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

① 「紕」，原作「紕」，據四庫本改。
② 「水」，原作「小」，據四庫本改。
③ 「分」，原作「兮」，據四庫本改。
④ 「律」，原作「伊」，據四庫本改。

兮，半長塗而下顛。」晉陽后文：「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枝菴藹，四海蔭焉。」以至潘尼《贈陸機詩》「今子徂東，何以贈旂？寸晷爲寶，豈無璵璠」，讀璠芬遭反。^①左思太沖《魏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濡」，^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讀燔汾乾切。曹植《名都篇》「歸來燕平樂，美酒斗十千。膾鯉膾鰕魚，炮鼈炙熊蹯」，讀蹯汾乾切。陸雲《寒蟬賦》「望北林以鸞飛，集樛木而龍蟠。彰信義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讀蟠頻眠切。此音今皆不復見矣。

毛傳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陸璣云：「貝，水介蟲，其文彩之異甚衆。」鄭箋云：「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蘇曰：「哆，侈，皆張也。」陳曰：「南箕本非箕，張

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我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誰適與謀者，非謂果有人與之謀，^③

人之常言，訝人之巧計，則曰誰與之謀而至此也。緝緝者，讒人細密縷績，使人不覺其譖。翩翩者，或往或來，片語翩然而過，^④旁映譖惑，使人不覺其讒，皆謀欲譖人也。雖然，亦有患焉。王氏曰：「不慎爾言，則聽者有時而悟，謂爾不信矣。」捷捷者，讒言敏捷也。幡幡者，隨風翻覆，巧譖順適人意，反覆不定之狀如此。按：樓鑰云：「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

① 「讀璠」，原脫，據四庫本補。

② 「濡」，原作「滯」，據四庫本改。卷十五同。

③ 「非謂」，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④ 「然」，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於何時也，當考。」王豈不受？然天下之理出乎爾者，反乎爾。爾譖言既行之後，他人亦將譖汝，將遷移其禍於女。驕人，讒人得志，故好好。勞人，被讒者，惟任勞苦之事。草草，亂擾之狀。呼天曰願天視驕人之所爲，意欲天禍之。矜此勞人，覬蒙天之祐也。彼譖人者，誰適與謀，此再言譖人之巧也。畀，與也。《說文》：「豺，狼屬，狗聲。或作『豺』。」投，拋擲而棄之也。豺虎不食者，甚言讒人之可惡，雖豺虎食人，猶惡之不食也。毛傳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既有北不受，而無所歸，則曰投畀于昊天乎？惡之極，無可奈何。天下人情人事之極，未嘗不歸之天。毛傳曰：「楊園，園名。畝邱，邱名。」《釋邱》云：「如畝，畝邱。」其低平長狹如畝歟？^① 猗者，「倚」字之訛歟？^② 抑

「依」之音而字非歟？楊園之道猗乎畝邱，寺人孟子之所居也。寺人孟子所以敢公然自出其名者，寺人親近於王，雖被讒，其禍未至於不可言歟？《周禮》：「天官之屬：③ 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本詩無「巷伯」之字，而名篇曰《巷伯》者，《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壺。」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主宮內者皆奄人。巷伯是內小臣者，④ 以《周禮》無巷伯之官，⑤ 奄雖小臣，爲長主巷之伯，唯內小臣耳。蓋其官名內小臣，時人以其職號之稱爲巷伯也。

- ① 「畝」，原作「邱」，據四庫本改。
 ② 「倚」，原作「猗」，據四庫本改。
 ③ 「天」，原作「周」，據四庫本改。
 ④ 「伯」，原作「內」，據四庫本改。
 ⑤ 「官」，原作「宦」，據四庫本改。

民咸服。」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
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顙。
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補音》：「予，演女切。《匡繆正俗》讀如與。」

谷風，釋已見《邶》之《谷風》。風與雨俱，又習習而和，人之相與和洽者似之。是詩之情，謂憂患將至，將恐將懼，則維吾與女其和洽如此。至於將安將樂，則女心轉改

注疏皆云「讒人譖寺人」，^①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說太迂曲。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巷伯，即寺人。先儒所以不敢以寺人爲巷伯者，以《周禮》天官之屬奄宦小臣爲長，寺人內豎皆其次者，故不敢以爲伯，自古拘儒率有此蔽。內小宦固奄宦之長，就寺人之中，又自有寺人之長。長者，亦可稱伯。又況伯者，特長者之常稱，^②亦不必拘其職之果長非長也。寺人掌王正內，而稱巷伯者，何也？得非寺人所常居者在巷，聞召呼則人而聽命行事歟？《毛詩序》曰：^③「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孟子詩情惟惡讒者，並無怨王之意，而衛宏作《序》，誣之曰「刺幽王也」。《小戴記》：「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

①「皆」，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②「之」，原作「也」，據四庫本改。

③「詩」，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而棄予。《釋天》云：「焚輪謂之頽。」諸儒謂暴風從上降下曰頽，頽，下也。然俚俗以頽曰無頭風，言其不知所自來，多見野外，忽然而興，袞袞如輪。袞塵上奮，亦如焚。此厲氣所發，野人遇此或罵之，非上而下也。字從禿，亦無頭之謂歟？大抵詩本旨率於初章見之，後章更韻，或別起義。是章言頽，謂其見棄之時，暴烈遽如此。將恐將懼，如置予於懷中。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棄予如人遺忘物，不復措意矣。維山崔嵬，有巖險可畏之狀。至於寒氣暴烈，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其中見棄，加以暴烈之狀如之。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故至於此。是詩正而無邪，聖人取焉。衛宏不明斯道，必旁推其說，曰「刺幽王」，本詩初無刺王之意。宏又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此兩語

雖與詩情不乖背，然亦贅矣。①推言風俗，亦本詩所無。大抵不悟正心之即道，故必至於旁推外取，先儒多同此蔽。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餅之罄矣，惟豐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毛傳曰：「蓼蓼，長大貌。」《韓詩·東山》「蒸在蓼薪」，蓼亦音六，義亦同。莪，釋見

①「然」，原作「然然」，據四庫本改。

《菁菁者莪》。蒿，釋見《鹿鳴》。《釋草》：

「蒿，藋。蔚，牡蒿。」藋，去刃反。陸璣云：「蔚，牡蒿也。」郭璞曰：「無子者。」然則莪、蒿、蔚皆蒿，而種不同。觀莪之蓼蓼其茂，匪莪則蒿，以其相類。見莪蒿生育長茂，因感念父母之生育我也，亦劬勞矣。此父母已終，追感以勞役不得終養，故哀哀不已。罄，盡也。王氏曰：「瓶，譬則民也。壘，譬則君也。瓶之罄則壘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鮮，寡也，孤獨之謂也。父母亡，唯己獨存，謂之鮮民。人子哀痛，有生不如死之心。此自古孝子之同心，故曰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怙猶恃也，怙義尤大。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靡所反面而告至。毛傳曰：「鞠，養也。」鄭氏箋云：「生者，本其氣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孔疏曰：「母懷

妊以養我，又拊循我。」《爾雅》云：「鞠，生也。」抱之急，亦有拘鞠義。^①拊者，愛之，至以手輕擊拍之也。^②畜者，乳食之也。《淮南子》曰：「玄田爲畜。」今農人謂黑沙土田生禾特盛，^③異於他田，殆黑墳之義。然則畜之所以得養義者此歟？生養之，至於長大，父母長之也。育，亦養義，而有積寢默養不覺之意。愛我，故顧視我。復有又義，謂每每顧我。復亦有反覆義，匍匐能行稍遠，則使之復。出則囑之早復，日夕則使歸復。父母懷抱我以出，懷抱我以入。曰鞠，曰畜，曰育，義略同。析而釋之，則如孝子哀念父母，言之不足，而屢言

①

②

③

「義」，原作「養」，據四庫本改。

「以」，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特」，原作「時」，據四庫本改。

之，重複言之。欲報父母之德，如昊天廣大無極，不可得而報也，而況於不得終養而今亡矣。南山烈烈而鳴，飄風發發而至。至北風吹，南山寒氣多暴烈。或曰虐政如之，然而末章律律、弗弗，則風少殺，非烈風矣，非喻虐政。瓶罄罍恥，已微寓其怨。此孝子哀痛，觸目感傷，無非哀痛之辭。「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弗弗」，皆哀痛之心聲也。雖敘所聞覩，而哀痛之情，自形見於辭氣之間。穀，善也。民之窮苦者多矣，而猶曰莫不穀矣，彼父母存，則猶爲善也。今俗以無禍患曰平善。害，曷也。《孟子》引《湯誓》曰「時日曷喪」，而《尚書》曰「害喪」，則知「害」通爲「曷」，曷，何也。今俗云曷者，甚也。此言何我獨罹禍之甚也，則知民皆罹

困苦矣，我獨不得卒養父母，此所以爲害也。《毛詩序》曰：「《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本詩怨辭甚微，而《序》云「刺王」，誣矣，悖矣。

有饒簋殮，有捋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潛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①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韞韞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①「履」，原作「履」，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①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熟觀是詩，譏王政隳廢，貴賤無章，而不禮於諸侯之使，使者之屬作是詩也。而衛宏作《毛詩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蓋宏考詩之未精也。宏《序》蓋次章之意，非其初意也。殮者，使者始至之禮，有鼎飪焉。以蓋蒙食曰饌。簋有蓋，黍稷之器。捄，曲貌。匕，所以載鼎實。赤，棘心也。砥，礪石也。周道如砥之平，如矢之直，君子行餐飪之禮，小人唯瞻視而已，是謂貴賤有章，乃天下平直之道。今也不然，諸侯之使者至王朝之禮缺焉，故詩有「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之譏。

職，猶只也。使者唯只勞役於往來，而王朝勞來之禮缺也。而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小人反侈富僭禮，君子反窮困不蒙見禮，是不得其平也，不得其直也。是詩以使者不見禮而作，因以譏王賦之重。而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周居西，諸侯皆居東。《說文》曰：「杼，盛緯器也。」^②「柚」，所以卷織者。「貢賦竭盛，故曰其空。侯國貧困，至於以葛屨而履霜。糾結爲屨。葛屨施於暑，而可以履霜乎？怨辭也。其所深痛者，則以使而不見禮，故反顧周道，爲之潸然出涕。毛傳曰：「睠，反顧也。」言，語助。公子，使者也。

①「睨」，原作「睨」，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本篇內同。

②「柚」，原作「軸」，據四庫本改。

佻佻，行貌。周行，周道也，釋見《卷耳》。公子往來於道路勞苦，使我心疚病，是使者之屬憫公子也，以見使者之屬作是詩也。《釋水》：「汎泉穴出。」此穴出，仄出也。郭注曰：「從旁出也。」毛傳同。負薪，其行勞矣。泉又浸之，^①則薪益重，負行益勞，故人憚之。契契者，憂思著心。今俗語云「心放不下」，契契如提持不下也。不寐而寤歎，哀我使人，畏憚道途，故曰憚人。^②穫，刈也。薪是所穫之薪，謂束而薪歟？薪重，尚可以車而載。哀我憚人，亦可息也，怨不得而息也。束諸侯之子，則只勞役，而不蒙勞來之禮。西周之人，則粲粲衣服，侈富而雍容，是不得其平直也。舟人賤者，而衣熊羆之裘。私家之臣，百僚備試。言周之家臣，試用寵愛異常，而諸侯之使者獨不禮焉，是不得其

平直也。私家而備百僚，亦譏過禮，而於使者之禮則不及，是不得其平直也。西人或當用漿，而以酒不以漿，其侈如此。璲，^③玉也。鞞鞞然佩璲，曾不以爲長而結之，有所事則結佩，言其常優游暇佚，而東人則常勞役困窮，又使至則禮物大缺，^④黍稷稻粱之不充也。維天有漢，^⑤我監視之，^⑥亦頗有光意，謂周王之昏闇又不如漢也。織女，經星，本不動，因天運而有襄義，襄，上也。《書》曰「懷山襄陵」，謂洪水上及陵也。又《書》云「思日贊贊襄

①

「又」，原作「入」，據四庫本改。

②

「曰」，原脫，據四庫本補。

③

「璲」，原作「琢」，據四庫本改。

④

「大缺」，原作「文猷」，據四庫本改。

⑤

「漢」，原作「光」，據四庫本改。

⑥

「我」，原作「監」，據四庫本改。

哉」，思贊贊而上去也。今俗機織上前，謂織而上也，日可十餘上。今夙興跂望織女星，至終日，則天運歷七辰，故詩人取喻七襄。雖則終日七上，而不成報贈文章之幣。箋亦云：「自旦至暮歷七辰，因謂七襄。使者之還，當有報章。」毛傳曰：「睨，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服，牝服也。箱，大車之箱也。」《考工記·車人》：「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孔疏云：

《甫田》：「乃求萬斯箱」，《書傳》曰：「長幾充箱。」是謂車內容物之處為箱。《釋天》云：「何鼓謂之牽牛」，^①郭璞云：「今荆楚人呼牽牛星為擔鼓，擔者荷也。」今毛傳作「河鼓」，其以三星中大旁小，居天河之中，故曰河鼓歟？星類叢鼓，擔持、搖擊之義俱通。李巡曰：「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旂十二星，在

牽牛北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以牽牛、河鼓為二星，與《爾雅》異。今天文家於河鼓之下別指牽牛，與李、孫同，亦與《爾雅》異。若據毛傳以睨為明星貌，則河鼓明大，所別指牽牛不甚明大。《易》曰「服牛乘馬」，服者，^②有所事也。載任之車，牛挽之。牽牛之星不以服箱，譏饗餼車載之禮物缺也。使者當有饗餼之禮甚盛，今缺故也。使者夙興唯觀東方啓明之星，夕息唯觀西方長庚之星，此外則缺然也。《釋天》云：「明星謂之啓明。」啓，通作「啓」。毛傳曰：「日旦出謂明星為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庚，續也。」^③日入，明星

①「何」，原作「河」，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②「服」，原脫，據四庫本補。

③「續」，原作「讀」，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長在庚方，在西之南。毛傳曰：「畢，所以掩兔也。」天上畢星掾然而曲，徒施之於星次行列之間而已，^①無能掩禽，爲歸禽羞獻之饌於使者也。畢，^②取畢弋之畢，畢狀如叉，網施其上。箕，東方之宿也，而曰「南有箕」者，暑月箕星在南，夜涼人所熟覩，但見其在南，故曰箕星，^③星以似箕得名。不可以簸揚，譏所致米筥於使者之禮缺也。毛傳曰：「挹，料也。」料，音拘。箕不簸揚而出顧，若翕其舌而反之，譏王朝惟賦斂諸侯而已。歐陽曰：「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譏意同上。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④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

賊，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薜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補音》：「予，演女切。曹植《文帝誅》：

「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我瑩瑩，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予。」濁，《補音》：

「厨玉切。孺子之歌『濁』與『足』叶，民歌灌夫曰：『潁水濁，灌氏族。』劉向《九歎》

「濁」與「俗」叶，酈炎詩「濁」與「祿」叶，成公綏《嘯賦》「濁」與「木」叶。」天，《補音》：

「鐵因切。」鱸，張連反。鮪，于軌反。淵，

①「徒」，原作「從」，據四庫本改。

②「畢」，四庫本作「星」。

③「故」，原脫，據四庫本補。

④「爰」，原作「奚」，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補音》：「一均切。《旱麓》詩：『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弟君子，遐不作人。』《易林·益之小畜》曰：『鴻飛戾天，避害於淵。雖有鋒門，不能危身。』班固《東都賦》：『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沈珍於淵。』」

《幽·七月》紀月用夏正者，^①敘幽公時事，當夏世也。此四月、六月、秋淒淒、冬烈烈，亦言夏正者，作歌之君子，勞苦困極，直發其情，^②用人情言習用夏正者，^③著之詩也。大抵詩多出於常情之所習用，故亦多言夏正。《周禮》所謂「正歲」者，亦夏正，以人情習用之安，有不可易者。此詩謂自四月而夏，至六月之終而暑往。徂，往也。始終勞苦於炎暑之中，先祖非人乎？胡寧忍予而不之祐也。^④至於秋之月，淒淒然草木俱瘵病，而漸黃落，愁憂

者覩景觸目，無非愁憂。《爾雅·釋草》云「卉，草」，差誤矣。《爾雅》差誤亦多，此言百草俱瘵，豈獨草病而木不病乎？又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謂栗與梅為嘉草也。卉者，草木之總稱。瘵者，「瘵」之訛歟？離，離散也。時人多離散。瘵者，疾病之廣莫也。亂離疾苦如此，於何適歸也。烈烈，飄風之聲也，亦猶《蓼莪》「南山烈烈，飄風發發」，亦謂烈烈為風聲。穀，善也。民莫不平善，我獨罹憂禍，何其甚也。害，甚也，詳釋見《蓼莪》。《爾雅》云：「維，侯也。」栗、梅，嘉卉也。廢之如殘賊，明惟殘賊之人乃當廢。今我非殘賊

①「者」，原作「考」，據四庫本改。

②「直」，原作「真」，據四庫本改。

③「習」，原作「夏」，據四庫本改。

④「祐」，原作「怙」，據四庫本改。

而見廢，言栗、梅以自況，不敢明言自伐，託物以喻意。惟廢棄，故不在朝而遠役，是謂不已於行。雖得罪而莫知其過尤之爲何，明無罪而得罪也。濁如構禍，清如穀善安平。相彼泉水，猶清與濁雜，我則日日構禍。構，結也。純於憂禍，^①曷云能穀，更無穀善相閒雜也。滔滔江漢，爲南國之經紀，意喻己遠役，經紀南國之事。滔滔，有遠行勤勞不已之狀。竭盡其力，至於瘁病，如此仕宦，寧莫有我身。鶉，鵬也。鳶，鶩鳥也。匪鶉匪鳶，使我得爲鶉鳶，則將翰飛而往戾天矣。我匪鱸匪鮪，使我得爲鱸、鮪，則將潛逃於淵矣，其畏禍無所逃遁之情如此。山有蕨薇，隰有杞桋，皆得安其所，言我失所，反不如之也。作者自稱君子，非君子不能作是詩也。李曰：「鵬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爾

雅》曰「鳶鳥醜，其飛也翔」，釋曰：「鳶，鵬。郭曰：『布翅翱翔。』」鱸、鮪，釋見《碩人》。杞，釋見《四牡》。毛傳曰：「桋，赤棟也。」《釋木》云「桋，赤棟。白者棟」，郭璞注云：「赤棟樹葉細而歧銳，^②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③白棟葉員而歧，爲大木也。」衛宏作《毛詩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宏此《序》雖然非情，徒見言南國，故曰「下國構禍」。見言殘賊，^④故曰「貪殘」，其實辭旨不然。

慈湖詩傳卷十三

① 「於」，四庫本作「如」。

② 「棟」，原作「桋」，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下同。

③ 「輞」，原作「網」，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④ 「賊」，原作「賤」，據四庫本改。

慈湖詩傳卷十四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 四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補音》：「賢，下珍切。劉向《校列子錄》云：『字多錯誤，以賢爲形。』荀卿《成相篇》：『曷爲賢明君臣？上能尊主愛下民。』又曰：『堯讓賢，以爲民。汎愛兼，德施均。』《賦篇》：『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武以賢。』《三略》軍識：『群吏朋黨，各進所親。招舉奸枉，抑挫仁賢。』《史記·敘傳》：『莊王之賢，乃復國陳。』又曰：『子產之仁，紹世稱賢。』《漢書·公孫敘傳》：『既登爵位，祿賜頤賢。』布衾蔬食，用儉飭身。」②《何王敘傳》：「哀平之卹，丁傅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議，魚羈切，論也。《匡繆正俗》：「或問曰：『今人讀議爲宜，得以通否？』」

① 「頤」，原作「顧」，據四庫本、武英殿本與百衲本《漢書》改。

② 「飭」，原作「飾」，據武英殿本與百衲本《漢書》改。

答曰：「《詩》云：『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故知議有宜音。」東方朔《七諫》：「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崔駰《達旨》：「行有枉徑，而我弗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今釋氏亦有宜音。

李曰：「杞，枸杞也。」《左傳》：「昭公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預注云：「世所謂枸杞者。」行役于外，采杞而食。偕偕士子，則與士子偕行者不一也。次章怨大夫之不均，以大夫秉政，役使士子不均也。

《周官》所謂卿者，正大夫也，然則作詩者士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大夫刺幽王」，宏考《詩》鹵莽率類此。靡盬，解見《四牡》。不獲侍養，故憂父母。《孟子》、《荀子》、《左氏》皆作「普天之下」。^④呂曰：「古無『濱』字，《說文》作『瀕』，徐鉉

謂「俗作『濱』，非也」。王氏曰：「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孔叢子》曰：「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出《小爾雅·廣訓》篇。彭彭，盛貌。傍傍，多貌。言不獨一事，又旁出，故曰傍傍。鮮，善也。將，壯大也。嘉我未老，善我方壯大，旅力方剛，可以經營四方。詩人之意，謂雖嘉我使我而不均也，怨其心不愛我也，故具言不均之狀于下。朱曰：「旅與簪同。」毛傳曰：「叫，呼；號，召也。」呂曰：「深居安逸，雖外之叫呼亦

①「二」，原脫，據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補。

②「圃」，原作「圉」，據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改。

③「侍」，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④「子」，原作「氏」，據四庫本改。

「濱」，原作「瀕」，據四庫本、《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及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不知也。」棲，謂安止。遲，謂遲久，言其安止無爲者久也。偃臥則仰矣，與息偃同。重言者，協韻故也。《左傳》：「僖二十八年，晉車七百乘，韞韞鞅鞅」，杜注云：「在背曰韞，在胸曰鞅，在腹曰鞅，在後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按：樓鑰云：「毛氏曰：『鞅，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韞、鞅、鞅、鞅，皆在馬之身，維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兜，不應在人之手掌也。」^①議則有所辨難。風者，譏風也。有所譏而不切之謂風，亦從容和緩之狀。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頤。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底，音析。《補音》：「底，眉貧切。」劉氏

《七經小傳》云：「博士讀底爲邸，非也。底當爲痕，痕，病也，字誤。」而《桑柔》詩「瘡」武巾切，一音昏。《集韻》：「痕」與「珉」同，亦訓病。字書「民」與「氏」多互用，^②如「緡」與「緡」皆音民。恐此詩本作「瘡」，^③讀如珉，或底亦自有珉音。^④《補音》：「冥」莫迴切。《集韻》正引此詩。《晉·樂志·地郊饗神歌》：「冥冥」與「景」叶。至傅咸賦《毛詩》云：「無將大車」，^⑤維塵冥冥。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讀爲平聲。」頤，古迴反。

- ① 「不應」，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與樓鑰《攻媿集》補。
- ② 「氏」，原作「昏」，據四庫本改。
- ③ 「瘡」，原作「緡」，據四庫本改。
- ④ 「底」，原作「底」，據四庫本改。
- ⑤ 「冥」，原作「珉」，據四庫本改。
- ⑥ 「詩」，原作「傳」，據四庫本改。

是詩譏不明而近小人，雖憂無益也，而衛宏《毛詩序》曰「大夫悔將小人」，非也。使其果悔則明矣，不止于穎，則憂思爲有益矣，何以曰祇自塵、自疚、自重？鄭氏箋云：「大車，載任之車。」孔疏云：「其車駕牛。《酒誥》曰：『肇牽車牛服遠賈。』」是詩言無近小人，近小人適以累己。大車載任，小人之事，故以比小人。車大，則塵多。祇，只也。祇、只、職一音，而記者不同，其義同。自塵，塵汙己也。智之不明者，雖深思百其憂，適足自病，其不明如故。疚，病也。小人之不可近，明者無疑焉，不明者惑於小人之小善寸能，惑而任之。及其敗事誤己，雖憂思在於百，不出于穎之小，明所見終不遠，所行所任無以異於初，謂之冥冥可也。雝，擁也，塞也。當作「顰」，音雝。豈古借字耶？今京語

謂擁爲雝，聲音輕清故也。箋云：「重，猶累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芄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①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

①「詒」，原作「貽」，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除，音余。莫，音暮。《補音》：「暇，胡故切。賈誼《鵬賦》『閒暇』與『故』叶，張衡《東京賦》『府庫』與『未暇』叶，《七辯》『閒暇』與『束素』叶。」奧，子六反。《補音》：「戚，子六反。《左氏傳》作『蹙』。《釋名》：『戚，蹙也。』《說文》蹙以戚得聲。」^①《集韻》戚、蹙皆子六切。《太玄·清》首：「孚于肉，其志資戚。」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窮困者呼天，謂天必照知我之憂勞。^②蘇曰：「芄，地名也。」毛傳曰：「芄野，遠荒之地。初吉，朔日也。」鄭箋云：「征，行；徂，往也。」鄭謂以二朔始行，非也。至于芄野之日，適當二月初吉也。此二月，周二月，建丑之月也。大寒之月，寒苦之極，故首章言之。其始行乃日月方奧之時，非二月初吉。自初往方

暑，至是大寒，故曰載離寒暑，離，罹也。先寒而後暑者，便文也。憂勞至甚，故謂之毒，且曰大苦。共人，謂周盛時在位恭敬之人。我念之，涕零如雨，意謂使共人今在位爲政，則必相好，必不使我至于此極。今豈不念歸？畏此罪罟。罟，網也。言其網密，無所逃罪。昔我往矣，日月方余，除者，字之訛歟？《爾雅》云：「四月爲余。」鄭箋此詩云：「四月爲除。」「除」字義不可施於建巳之月，除其余乎？萬物繁盛曰余。昔往之時，豈謂歲暮方還乎？《周禮》兼用「正歲」，正歲，夏正也。歲暮，丑月之終乎？以二月初吉至芄野，二月，

①

②

「蹙以戚」，原作「戚以蹙」，據四庫本改。
「知」，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丑月也，則還之時云歲暮者，丑月之終乎？^①於正歲爲歲暮矣。此詩士大夫所作，故言二月用周正。至言歲暮，則人言習熟，故云歟？念我一身獨兮，而我所任之事則甚庶而衆。心之憂矣，憚而畏焉，誠無小暇。此心睠睠反顧昔之共人，豈不懷歸，皆追言在道未還之時。奧，暖也，建巳之月時也。昔往之時，政事雖已蹙急，猶未至於甚，豈謂其還而政事愈蹙急乎？況歲暮又有采蕭穫菽之勞。心之憂矣，念自詒伊戚也。詒，遺也。蓋悔其仕於亂國而不能去，乃自取此憂戚也。念彼共人，必不肯仕於亂國，故興言出宿。興，起也。言，語助也。於是勇作于中，而決其去，而出宿焉。豈不懷歸舊廬，畏成反覆。既已去國而復焉，反覆可笑可鄙，亦且獲罪。大抵優柔寡勇之人，自有進退之念，而亦

能知其不可，而終於決去。於是嗟歎而告未能去之君子，曰無如他恒安處而已，勉之使去。君子雖靖共爾位，又必惟正直是與乃可。今亂國非正直也，爾勿謂我靖共於位，亦足免咎。咎未必免，苟去亂國而親正直，則神聽之，更善於女。式，更也。穀，善也。謂有善祥以貽女也。末章申言之。《爾雅》介、景皆大也。然介亦有助義，景亦有明義。《毛詩序》曰：「《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詩言采蕭穫菽，殆士也。曰出宿，則去之矣，不止於悔而已也。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鐘喈喈，淮水潛潛，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鼓鐘伐鼗，淮有三洲，

①「終」，原作「中」，據四庫本改。

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補音》：「啍啍，居奚切。徐幹《齊都賦》：『磬管鏘鏘，鐘鼓啍啍。制度之曲，非衆所奇。』」潜潜，戶皆反，《補音》：「弦雞切。後漢謠：『諧不諧，在赤眉。』」周澤傳：「時人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僭，七林反。①聲輕清，故有此平音。

孔疏云：「鼓，擊也。」王氏：「幽王鼓鐘于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人憂傷。」李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允，信也。」毛傳曰：「回，邪也。磬，大鼓也。」呂曰：「淮有三洲，作詩者賦其當時所見也。」《周禮》：「鼓人以磬鼓鼓役事」，注云：「磬鼓，長丈二尺。」《韞人》云：「皋鼓，長尋有四尺。」孔

疏云：「磬即皋也。」蘇曰：「水落而洲見也。」妯者，其「抽」之音而字訛歟？憂之切者如抽焉。不猶，不若是也。蘇曰：

「雅，二《雅》。南，二《南》也。」樂先金奏，次歌管象，而夏籥序興，②則籥居後歟？不僭差，不相奪倫也。籥，釋見《簡兮》章。《爾雅·釋樂》：「大瑟謂之灑」，邢疏云：「郭云二十七弦，未見所出。《禮圖》舊云：『雅瑟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之。」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樂記》云：「清

①「七林」，四庫本作「子心」。

②「夏」，原作「憂」，據四庫本改。

③「贏」，原作「贏」，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廟之瑟，朱弦而疏越。」《釋樂》云「大琴謂之離」，郭注云：「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弦。』」《爾雅》邢疏云：「文王、武王加二弦，爲少宮、少商。」《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注云：「馨，形似犁鎗，以玉石爲之。」《禮記》云：「女媧之笙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毛詩序》曰：「《鼓鐘》，刺幽王也。」

楚楚者茨，言采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①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蹠蹠，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醕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賁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般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①「蓺」，原作「藝」，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下同。

祀，《補音》：「《周官》『以血祭社稷五祀』，又『保郊祀于社』，鄭氏皆云：『故書「祀」作「禩」』。」^①字書凡有異音者，多以異得聲。《易林·巽之蹇》曰：「^②礲礲白石，按：原本訛作「礲礲」。^③不生黍稷，無以供祭，靈祇乏祀。」^④祊，補彭反，《補音》：「蒲光切，旁也。《說文》：「繫，^⑤从示，彭聲。門內祭。《詩》：「祝祭于繫。」又曰：「繫，或从方，彭。」^⑥與「旁」同。」慶，《補音》：「蕭該《漢書音義》：「慶，音羌。」又曰：「今《漢書》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已』，《漢書》作「慶」，《文選》作「羌」。《周易》『乃終有慶』與「疆」叶，「必有餘慶」與「殃」叶，「中正有慶」與「光」叶，^⑦「大有慶」與「當」叶，^⑧壽鏞按：原本此下衍六字，今刪。亦與「光」叶，「往有慶」與「光」叶，^⑨亦與「亡」叶。《太玄》『廷人不慶』與

「裳」叶，「于謙有慶」與「疆」叶，^⑩「得不慶」與「明」叶，^⑪「體不慶」與「疆」叶。韓愈《劉統軍銘》：「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公侯，維德不爽。我銘不忘，後人之慶。」明，謨郎切。爽，師莊切。「碩，《補

① 「禩」，原作「禩」，據四庫本改。

② 「林」，原脫，據四庫本補。

③ 按原本訛作礲礲「七字，原作「作礲礲」，為大字，據四庫本改。

④ 「乏」，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⑤ 「繫」，原作「繫」，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⑥ 「从方彭」，案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云：「繫，或从方。」

⑦ 「彭」字蓋衍。

⑧ 「光」，原作「剛」，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易正義》改。

⑨ 「大」上，四庫本有「中有慶與剛叶」六字，張壽鏞誤以為衍字而刪去。案阮刻本《周易正義》困卦象辭云：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據于蒺藜，乘剛也。」

⑩ 「有」，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易正義》補。

⑪ 「于」上，原衍一「有」字，據四庫本刪。

⑫ 「明」，原作「民」，據四庫本改。

音》：「常約切。《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炙，《補音》：「陟略切。枚叔《七發》：『膾炙』與『錯』字，『帛』字，『席』字叶。帛，僕各切。席，祥龠切。」格，《補音》：「《說文》：『格，从木，各聲。』《考古圖》鐘鼎篆『王格大廟』字，^①皆作『各』。《史記》『沮誹注格』，^②《廢格明詔》、『廢格沮事』，劉伯莊皆音各。《漢書》『太后議格』，顏師古音各。『善格五』，^③孟康音各。凡格，少用今各額切一音者。『愆』，《補音》：「起巾切。韓愈《祭兄文》『愆』與『親』、『墳』、『恩』、『原』、『文』叶。原，魚倫切。柳宗元《閔生賦》『愆』與『聞』叶。《補音》：「位，力人切。左思《魏都賦》：『量寸旬，涓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江文通詩：『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所位。眷顧成綢繆，迺與時髦匹。』曹植《禹贊》：『舜將

崩殂，告天禪位。虞氏既沒，三年禮畢。」按：原本四句脫。王融《太子文》：「辯域展圖，揚龜獻吉。文物充階，具僚在位。《周官》『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公即位』爲『公即立』。」

鄭箋云：「茨，蒺藜也。」蓋用《爾雅·釋草》文。郭璞注云：「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朱曰：「抽，謂其條抽發。」王氏曰：「今棘茨所生，乃自昔我藝黍稷之地。」毛傳曰：「露積曰庾。」《甫田》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周語》云：「野有餘積。」其俗所謂囤歟？四旁及上維結以

①「篆」，原作「象」，據四庫本改。

②「沮誹注格」，武英殿本與百衲本《史記》並作「廢格沮誹」。

③「格」，原作「各」，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漢書》改。

藁而覆之，惟不屋爾。箋云：「十萬曰億。」毛傳曰：「妥，安坐也。侑，勸也。」箋云：「介，助也。」孔疏云：「迎尸，使處神坐而食，於是拜以安之，是妥也。爲其嫌不飽，祝以主人之辭勸之，是侑也。」箋云：「冬祭曰烝，秋祭曰嘗。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釋宮》云「閼謂之門」，郭注引《詩》云：「祝祭于祊。」《禮器》曰：「設祭于堂，爲祊乎外。」《祭統》曰：「詔祝于室，而出于祊。」《郊特牲》曰：「直祭祀于主，索祭祀于祊。」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家語》：「高子皋曰：『《周禮》《釋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而毛傳曰：「祊，門內也。」不知何所據，而鄭箋同之。毛傳曰：「保，安也。」皇者，尊大之也。孝孫尊大先

祖之誠於是乎著，神安是饗，報以大福，使孝孫萬壽無疆，是爲有慶。此先祖嘏其孝孫之辭。介有大義者，以古者字畫「大」字與「介」字相似，故通用歟？劉曰：「孝孫，謂天子也。」毛傳曰：「饗，饗饗、廩饗也。燔，取腍腎。炙，炙肉也。」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君婦，謂后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孔疏云：「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主米。執饗竈之人，踏踏敬慎。」丘曰：「爲俎孔碩，謂載牲體於俎甚大也。」孔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毛傳曰：「莫莫，清靜敬至也。」孔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共籩豆。」此言爲豆孔庶，不言籩者，《爾雅》云「竹豆謂之籩」，亦豆也。孔，甚也。庶，衆也。箋云：「始主人酌賓爲

獻，賓既獻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醕。至旅而交錯以徧。卒，盡也。古者于旅也語。」毛傳曰：「格，來；酢，報也。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度，法度也。先祖嘏孝孫以萬壽，所以報酢孝孫也。」《說文》曰：「煢，乾貌。」蘇曰：「行禮既久，筋力竭矣。」陳曰：「勞而乾竭。」蘇曰：「式禮莫愆，敬之至也。莫，無也。」簡謂「式，更也」，雖煢乾勞竭，更能於禮無愆。毛傳曰：「善於其事曰工。賚，予也。」工祝致先祖所告之辭，往賚孝孫，曰爾致孝於祀，其物苾芬馨香，神嗜爾之飲食，已卜知爾百福如先祖所期，如孝子孝孫所當得之式。幾，期也，毛、鄭皆曰期。齊者，五齊之齊。稷者，黍稷之稷。言稷，則黍舉矣，稻粱亦從之矣。協韻，故止云稷。既有齊，既有黍稷，又匡整，又敕而敬正，此即

天下極至之道。此心不改，則極亦無失。永錫爾極，非以極與之也。人心自善，自中，自正，自順，自清明，自神，自廣大，即此孝祀之心是已，即此匡整敬正之心是已，不必求諸幽遠高深，而此已臻其極。人能自信此心之即極，勿動而改，則何失之有？^①何不永之有？永錫之爲言，猶曰使之永保之。云爾獲極，則獲福是萬是億，無不富矣。祝傳致嘏辭，當在旅醕交錯之先，而至是乃言者，前已言介福、萬壽，此又申言其詳。箋云：「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極西也。」毛傳曰：「致告，告利成。」利成，謂利養之禮已成也。此工祝自致告於尸也，而箋謂「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則悖

① 「有」，原作「自」，據四庫本改。

矣，非孝孫所當言也。具，皆也。於是尸皆醉矣，於是載起。箋云：「載，則也。神安然而歸。保，安也。」鄭謂歸於天，^①非也。鄭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也？曰無往而非歸也。知心，則知神矣。此心無體，孔子猶曰莫知其鄉，而康成曰歸天，陋甚矣。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又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又曰：「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學者悟何思何慮之心，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人皆具此神，無死生之異，無往來之殊矣。箋云：「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不遲，遲則慢矣。」箋謂以疾爲敬，則太甚。特不可稽遲，非謂欲疾也。毛傳曰：「燕而盡其

私恩。」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無有怨者，而皆慶君，是其歡也。」後祿者，祭之後，凡百不失其道，則不失福。箋云：「同姓之臣燕，已醉飽，皆再拜稽首，曰神歆嗜君之飲食，使君壽考。此其慶辭。惠，順也。」又稱贊其君，曰甚惠，惠有慈義。孔，甚也。孔時，祭不失時也。君則皆盡之，願子子孫孫勿替廢而引長之。引長，不斷絕之謂。《毛詩序》曰：「《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然是詩辭氣頗不迫切，疑非幽王時人心，或平王時詩歟？有《黍離》之意焉。

①「云載則也神安然而歸保安也鄭」，原作「所云是不知神所歸也然則神何歸」，據四庫本改。

然《關雎》不言太姒，此不必深辯。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甸，《補音》：「地鄰切，丘甸也。《周官》『掌令丘乘田之政令』，按：原本四字脫。注云：『四丘爲甸，讀與「維禹甸之」之「甸」同。』古「陳」作「陳」。劉劭《瑞龍賦》：按：原本「劭」誤作「昭」。『有蜿之龍，來遊郊

甸。應節合義，象德效仁。』《補音》：「既渥，烏谷切。《說文》從水，屋聲。陸機《漢祖功臣頌》：『彤雲晝聚，素靈夜哭。金精仍頽，朱光以渥。』左思《吳都賦》：『伊茲都之函宏，傾神州而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嵇康《琴賦》：『優渥與「屬」叶，《易林·臨之明夷》：『優渥與「斛」叶。』或，音郁，《補音》：「於逼切，盛貌。《說文》作「或」，「水流也，從川，或聲。』孫愐「于逼切」。《玉篇》作「𣎵」，隸變「或」作「彧」，別音于六切。」^②

《毛詩序》謂「君子思古」之詩，是也。而謂「刺幽王」，則未可知也，亦安知非他王詩？董曰：「南山，終南山也。」鄭箋云：

① 「斗」，原作「汁」，據四庫本改。

② 「別」，原作「列」，據四庫本改。

「信彼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墾闢而勻之使平曰畇畇。《曲禮》曰：「曾孫某侯某。」諸侯五廟而曰曾孫者，雖玄孫、來孫以至于無窮，皆稱曾孫。曾，重也。《武成》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而毛傳謂曾孫爲武王，則似不可必矣。王氏曰：「疆者爲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古者一畝三畝，畝長終畝，隨地勢之所宜，而或南之，或東之。」雲色同，則下雪。雨，下也。雪爲豐年之兆。毛傳曰：「小雨曰霏霖。」益之以霏霖，俗以雨繼雪爲善，以日繼雪爲未善，詩意亦或以是歟？而鄭箋謂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毛傳曰：「場，畔也。」兩畔有疆場，如羽翼然。毛傳謂讓畔，其說鑿矣。或

或，茂盛貌。種曰稼，斂曰穡。畀，與也，謂薦之尸與賓致孝有禮，故尸嘏曾孫曰：「壽考萬年，受天之祜。」箋云：「中田，田中也。農夫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毛傳曰：「剥瓜爲蒞也。」箋謂清爲玄酒，未安。此清酒固非三酒之清酒，三酒最卑，諸臣之所酢也。此所謂清酒者，雖五齊，亦就中取其清者薦之。《商頌》亦曰「清酤」，必非三酒中之清酒。毛傳曰：「用騂牡，周尚赤也。」而《周禮·地官·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牲祭，生必用牡，故《詩》又曰「廣牡」、「特牡」、「白牡」，《書》曰「玄牡」。孔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鄭箋云：「脊，脂膏也。」《郊特牲》曰：「取腍脊燔燎。」冬祭曰烝。烝，盛也。此以其盛者言也。餘釋見《楚茨》。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有，《補音》：「羽軌切。」敏，《補音》：「母鄙切。《說文》從文，每聲。《漢書·敘傳》：『宣之四子，淮陽聰敏。舅氏籛餘，幾陷大理。』按：原本「理」字脫。嵇康《琴賦》：『器冷絃調，心閒手敏。觸摠如志，

惟意所擬。』何晏《景福殿賦》：『其祐伊何，宜爾孫子。』① 克明克哲，克聰克敏。」子，獎理切。」

倬，高也，言禾之茂而長也。《齊·甫田》毛傳曰：「甫，大也。」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以今二百四十步一畝推之，則古百步之畝，歲得禾百秉，秉，把也。十畝千秉，百畝十千秉，一夫之田歟？歲豐有餘積，故猶得取其陳以食農人。農人壯者，則取新以養老歟？不獨今有年，自古有年。諸儒咸以今適南畝爲成王之時，殊未安。毛傳初不以爲成王，亦無思古之說。自衛宏作《序》曰：「《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康成惑於《序》說，故以今爲成王，孔疏同之，其實牽合，文理不

① 「孫子」，胡克家刻《文選》作「子孫」。

然。殆平王之時歟？平王末年，始作《春秋》。東遷之初，禍難之餘，宜其尚遵周禮，當有此詩。宏《序》差謬多矣，康成不知《序》乃宏作，謂《序》作於毛公之先，故尊信之。又康成不善屬文，故於此牽合。今適南畝，平王之時歟？毛傳曰：「耘，除草也。籽，雖本也。」介，其「届」字之訛歟？《詩》若是之類多。届，至也。烝，衆也。《周官》自鄙師、鄼長、里宰，皆士也。鄼長，亦不命之士歟？《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其祭也，宜衆士在焉。髦，俊也。衆髦士皆至而止也。朱曰：「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曰「齊明」，便文以協韻爾。《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按：原本脫「九州也其」四字。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昭公二十九年《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爲后土，后土爲社。」②《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則也。」③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所謂方者，蜡祭歟？毛傳曰：「田祖，先嗇也。」鄭箋云：「御，迎，介，助也。設樂以迎祭先嗇。」《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歛幽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爾雅·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穀者，粒食之稱。曾孫，釋見《信南山》。曾孫來止，王視農事也。王肅曰：「農夫務事，使其婦子并饁饋也，田畯於是至而喜，攘卻其左右，而嘗其所饁之旨否。」毛傳曰：「易，治也。長畝，竟

① 「梁」，原作「梁」，據四庫本改。

② 「后土」，二字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春秋左傳正義》補。

③ 「則」，阮刻本《禮記正義》作「財」，當據改。

畝也。」朱曰：「有，猶多也。終善且有，又言其後秀實而所穫多也。」詩之所敘，不止於一時，并敘其終也。《孟子》曰：「春省耕，秋省斂。」曾孫省斂，以其善有而不怒。曾孫不怒，由農夫克敏于事。其有無水旱之災，^①以荒惰而所穫無幾者，則王將怒之矣。今不怒，知農勤有年。箋云：「稼，禾也，有藁者。」^②茨，屋蓋也。」毛傳曰：「梁，車梁也。京，高邱也。」《孟子》曰：「十二月輿梁成」，水土之橫橋也。稼之高茂如梁。庾，釋見《楚茨》。庾，殆即今之囤，不屋，其高如京。稍低者，坻。鄭箋云：「坻，水中之高地。」本《秦風·蒹葭》。《釋邱》云：「絕高謂之京。」箋云：「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箱者，車中容物之處。其言曾孫之稼，蓋以王者兼統，凡萬物之稼，皆曾孫之稼也，故末章曰「黍稷稻粱，

農夫之慶」，言萬民也。農以有年為慶。此箱言萬、倉言千者，公賦也。倉稊，古道也。稊能養粟，其遠者則為粟，益遠者則為采。《地官·倉人》惟言粟人，殆舉其中而通上下歟？黍稷稻粱，備序四者。「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者，「以社以方」之嘏辭歟？介，大也。孔疏云：「報我農夫以大之福，^③使之得萬年之壽，無有疆境。」按：《少牢饋食禮》嘏辭亦曰「萬年」，今則「萬年」唯可施於天子，自宰相以下，不得稱矣，古今異禮。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①「灾」，原作「交」，據四庫本改。

②「者」，原作「云」，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下，大」，原作「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有弇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穰，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覃，音潭。弇，音奄，《毛詩》作「有淔淔萋萋」，《呂氏春秋》引《詩》曰「有唵淒淒，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注曰：「唵，陰雲也。」

熟觀此詩非刺詩，而衛宏作《毛詩序》以爲「刺幽王」，非也。宏謬誤良多，奚止此？^①是詩殆平王時詩歟？繼《甫田》，次《瞻彼洛矣》，宛然平王之詩也。宏蓋拘于《孟子》「《詩》亡，然後《春秋》作」歟？《春秋》作于平王之末年。餘釋見《甫田》。

大田者，彌望平遠闊大。大田多稼者，言豐年大概。「既種既戒」以下，乃從初次第敘之。種者，藏其種也。戒者，父老戒其子弟，相與告戒農事也。甚多曲折萬狀，所戒亦不一其事，無所不備。覃，深也。其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葛之覃兮」，葉大而蔓墜，有深意。「實覃實訐」，后稷呱音深廣也。「覃及鬼方」，因深生廣義。今俗謂墜下曰覃，又謂善沒者深入曰覃。水之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簞文如水，一方如潭，故加竹去水而異其音歟？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靡然從之。又轉音爲剡，又轉字「耜」。字義如此類，因古傳注而浸訛者甚

①「奚」，原作「矣」，據四庫本改。

多，今不得已，正其字義，平聲如字。王曰：「俶，始；載，事也。」堂下門內之地曰庭。禾穠白實密比，平偃視之若平地，而白庭似之，故曰「庭」。以田疇廣大成實，故曰碩歟？王心順焉，故曰「曾孫是若」。曾孫，釋見《信南山》。穀之狀似楞，楞亦可以言方，亦有楞，方不著，而渾然如阜實者，阜實外皮無楞。《釋草》云「稂，童梁」，郭璞曰：「似莠。」殆非也。莠與良苗異類。凡草之莠于田間者，皆莠也。其童苗非其所種，弱不能實，徒取地力，當耘除者，稂也，謂其實良禾，^①而童穉無所成也。毛傳曰：「食根曰蠹，^②食節曰賊。」《釋蟲》云：「食心，螟。食葉，蟥。食節，賊。食根，蠹。」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陸璣《疏》曰：「螟似方而頭不赤。蟥，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

耳。」或說云：「蠹，螻蛄也。」犍爲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實不同，今或者又以所親見而言，曰食苗心者，白而稍長，如蠹書。食葉者，其蟲以所出之糞包身爲衣，^③時露首食苗，而其食苗節之蟲似食心之蟲，^④不白而微長，殆一蟲也。食根者，螻蛄。又禾將實初花時，有蟲食焉，似螢而微大，人名之曰天蟬。所謂賊者，豈是歟？或多見食苗葉者，螻蛄蝗類也。大抵未至于堅實，則亦可以言穉。蟲多投火而死。農人謂田祖有神，如神秉執害稼之蟲，而付畀于炎火之中焚之也。飛蟲赴炎，螻蛄爲多。彼無翼者，故不能飛。秉

①

「實」，原作「食」，據四庫本改。

②

「根」，原作「稂」，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

「其蟲」，原脫，據四庫本補。

④

「其」下，原衍「所」字，據四庫本刪。

昇炎火，謂螻蛄蝗類爾。《韓詩》作「有昇淒淒」，《呂氏春秋》作「有淹淒淒」。《釋文》云：「《漢書》作『𧈧』。祁祁，雲興貌。」^①世以雲興曰雨至，則曰「興雨」亦可。孟子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其在孟子，亦意之爾，非確然之辭也。孟子尚誤以禹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云「雖周亦助」，亦誤爾。公田者，閒田。敘次役民所耕而藝之者。民愛公上，故有此先公後私之語。私，私田也，民所受之田也。平王初年，避難東遷，恐懼勤政，民心本善，宜有此辭。蝗畏雨，此繼「秉昇炎火」之後，其謂是歟？蝗即螻蛄，盛而害稼甚則曰蝗，蝗于稼將熟則爲害。又稼將實尚需一雨者，不必謂洗蝗而云也。穉禾不堅好，故不穫，而他日稍有實，則寡婦取焉。孔

疏云：「彼處有不穫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穉束。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穢。此皆主不暇取，唯是寡婦之所利。」曾孫來止，王省民之斂也。農人務事，使其婦子並饁歸南畝，田官於是至而喜，喜其多稼庭碩也。^②來方裡祀，祀者，「以社以方」之方也，謂「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也。《牧人》之職：「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國語》：「內史過曰：『精意以享裡也。』」騂，黑異祀，祀不止于一也。《豐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享人鬼，祭天神地祇四望。以享以祀，通言祭祀也。以大景明之福，神之所嘏也。降福明著之謂景。

① 「雲興」，原誤倒，據四庫本與《經典釋文》乙正。

② 「喜」，原脫，據四庫本補。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韠琫有珌。^①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王氏曰：「洛水，東都所在也。」毛傳以爲「洛，宗周漑浸水」者。^②蓋以《夏官·職方氏》「河西曰雍州，其浸謂洛」，故以爲宗周鎬京之漑浸水。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然「君子至止」有平王遷洛之義，「以作六師」有平王避難遷洛，作六師修禦備之意。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以新遷，詩人所祝之辭也。是詩言大體，漑浸小水，不足以入詠。衛宏因毛傳，遂以爲「刺幽王」，殊未安也。以《關雎》不言太姒，則餘詩固不必辯其爲何人何世之詩。因毛、衛

差誤，不得不辯。福祿如茨草之繁盛。既同，謂朝野安平，皆受福祿也。王氏曰：「《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爲《左傳》所謂『韎韐之跗注』，是也。」呂曰：「此詩所謂洛，指東都也。齊人名蒨爲韎韐。」鄭箋云：「茅蒐，韎韐聲也。」孔疏云：「奭然而赤。」毛傳曰：「韠，^③容刀韠也。琫，^④上飾。珌，下飾也。天子玉琫而珌，諸侯璆琫而璆珌，大夫鏐琫而鏐珌，士琫琫而珌。」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觀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

① 「琫」，原作「韠」，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漑」，原作「既」，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 「韠」，原作「韠」，據四庫本改。下同。
 ④ 「琫」，原作「琫」，據四庫本改。

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四

慈湖詩傳卷十五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 五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兕觥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毛詩序》謂是詩刺幽王也，亦未必然。或
 規風平王歟？詩辭無痛切之意，不則幽
 王初年歟？桑扈，竊脂也，詳釋見《小
 宛》。交飛之多，故曰交交。毛傳曰：「鶯
 然，有文章。胥，相也。」君子之相交，雖盡

其歡樂，而禮文無缺，如桑扈之有文，故受天之祜。毛傳曰：「領，頸也。」更韻，故更辭爾。君子相交相樂，而不失其禮，故足以爲萬邦之屏衛。大抵得乎禮者，其致利不一而足。禮生於心，心正則國正，天下正，不特萬邦賴之爲屏而已。又如翰然興起人心，興起治道，百辟咸取法焉。憲，法也。然其本原生於王心之不放逸。戢，斂，不放逸也。難，卻不祥也。凶惡之事將累己，卻之不受，猶儼也。難、儼字同。惟戢惟難，故動靜云爲，無非道，無非禮，其受福多。那，多也。不戢不難，則受福不多，此有所風也。言受福不那，其風平王情狀則著。鄭箋云：「兕觥，罰爵也。古王者與群臣燕飲，^①上下無失禮，其罰

①「古」，原作「故」，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爵徒觥然陳設而已。」其飲旨酒思和柔，不爲傲也。罰爵之設，所以致其戒也。彼君子相交相樂，不以傲慢，故萬福隨之。我不求福，而福自來求我矣。是章規風之意明矣，當時燕飲有傲者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①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厩，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厩，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鴛鴦甚美，而得賢材似之。畢之羅之，得賢也。得賢則無所不利，壽考福祿咸隨之矣。在梁者，不飛而止。戢其左翼，優游安止之態，亦喻得賢也。厩，亦喻賢材。在厩，亦喻得賢。摧之秣之，喻得賢也。艾，耆老也。綏，安也。得賢爲輔，德修政

行，民安氣和，無所不宜。詩人愛敬稱頌，無所不極其至。以魯僖公而頌之，備極其美。平王初遷恐懼，亦有賢輔，宜有此詩。此詩辭氣無傷今思古之意，而《毛詩序》以爲思古之詩，且云「刺幽王」，殊未安。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②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忉忉。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

① 「君」，原作「居」，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奕奕」，原作「弈弈」，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下同。

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補音》：「柏，逋莫切。」①《楚辭·九歌》「柏」與「若」叶，并「作」字叶。《易林·鼎之泰》「柏」與「落」字、「樂」字叶，《蹇之訟》「柏」與「薄」字、「樂」字叶。何劭《遊仙詩》「柏」字與「樂」字叶。」②奕，弋灼反。說懌，弋灼切。孫莫榮《啓期贊》：「榮心溫雅，既夷案：原本誤作「怡」。既懌。濁以徐清，寂然淡泊。」陸雲《喜霽賦》「懌」與「作」叶。

毛傳云：「頰，弁貌。弁，皮弁也。」《說文》云：「頰，舉頭也。」《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諸侯燕群臣之禮，諸侯朝服用之。今毛傳謂王皮弁者，謂王亦以朝服燕也。孔疏云：「弁者，冠之大名。」稱弁者多矣，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

即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有爵弁無韋弁，則知爵弁即韋弁歟？毛傳曰：「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釋草》無蔦，惟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郭注云：「別四名。《詩》曰：『爰采唐矣。』」《釋文》云：

「在草曰菟絲，在木曰松蘿。」陸璣《疏》云：「蔦，一名寄生，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甜美。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異。」頰然之弁，服之在首者，伊何而服之也？所以燕兄弟甥舅也。爾酒既旨，爾殽既嘉，其微

①「逋」，原作「通」，據四庫本改。
②「劭」，原作「邵」，據四庫本與胡克家刻《文選》改。

情謂所少者惟愛敬爾。今俚語曰「非別人」，蓋親之之辭也。此言非他人，兄弟也，謂同姓、異姓之親也。薦與女蘿，施於松柏，喻同姓、異姓之親，皆依託於王，王宜善撫之，愛敬之。彼其未見王也，憂心奕奕、怲怲，憂王、憂國。今既見君子，庶幾悅懌，庶幾有臧善也，乃不臧善。君子，王也。不悅、不善，謂傲慢無禮也。何期，何時也。燕禮之時，兄弟俱至，豈宜有不悅不臧也。如彼天將降雪，則小霰先集。國將喪亡，其兆往往先著。是時申侯已怒，戎計已合，王國破亡，則兄弟甥舅亦從之亡矣，故曰死喪無日，相見亦無幾矣。且樂酒今夕，王維姑備宴儀而已，安有親親之誠意哉。無日，猶云不久也，無多日也。人憂慮無如之何，則曰姑舍且飲酒，其情與此同。《毛詩序》謂是詩「諸公刺幽

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是詩情狀非不宴樂而無禮，詩言甥舅，則不止於同姓而已。康成注《冠禮》謂頰圍髮際，結項中，且引《詩》「有頰者弁」爲證。及箋《毛詩》，則無是說。豈悔《禮》注之未安歟？康成自言先注《禮》，後始見毛傳。《禮》注有差謬，而已行於世，不可追改。案：《禮》皮弁有笄無缺項，緇布冠有缺項無笄，康成讀缺爲頰。然始見毛傳謂「弁，皮弁也」，故知「無缺項」《禮》注誤。

閒關車之輦兮，思變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穀，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覲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覲爾新昏，以慰我心。仰，《補音》：「五剛切。」《說文》作「印」。

毛傳曰：「閒闕，設羣也。變，美貌。」變者，德容之美。《毛詩序》曰：「《車羣》，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鄭箋云：「疾褒姒之惡，思變女有德者，往迎之，以配幽王，代褒姒也。逝，往也。季，少也。」朱曰：「匪飢也，匪渴也，望其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毛傳曰：「括，會也。」德音來會者，變女來配，則正而不淫，德音聞著。思賢女如飢如渴。苟變女來配，雖無相好之友，我更燕安且喜樂也。式，更也。今方言多云更安樂，言甚於常時。人之常情，於相好之

友最樂。今喜樂之至，雖無好友，亦燕且喜。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也。鵲，雉也。」《釋鳥》：雉之屬不一，鵲、雉、鵲、雉、鷩、鷩、鷩、鷩，不可勝數。郭璞注：「鵲，雉，即鷩鷩也。長尾，走且鳴。」陸璣《疏》云：「鵲尾長，肉甚美。語曰：『四足之美有麋，兩足之美有鵲。』」麋似鹿而小，鵲亦文采，而肉最美，有碩德之象。碩，大也。大德之女也。邱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鵲，喻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辰，擇吉也。思擇吉辰，迎彼碩德之女。或曰：「辰，晨也。」謂昕時。昏禮用昏昕，取其陰陽之交，天地之大義也。今以昕辰往迎碩女，以令德而來教告於王，我則更燕安且將譽王，好王無厭射

①「鵲」，原作「鳥」，據四庫本改。

也。以女教王，雖非禮之常，而幽王無道之甚，詩人故思碩女以令德來教也。雖無旨酒，式更飲焉。以樂，故再飲。雖非旨，亦庶幾也。雖無嘉穀，以喜樂，故更食焉。雖非嘉，亦庶幾也。蓋其善甚也。常情當樂其人，則施德惠以與之。我雖無德以施於王，而喜王不勝，^①更歌且舞。蓋其思得賢女來配，以代褒姒，如飢如渴之情，深思切念。若王納賢女，去褒姒，誠不勝其喜。重言複辭，至於是也。女，謂王也。德，如「以德報」之「德」。高岡，有王之象也。幽王昏迷閉固，不可告語，詩人直欲如析薪析而啓之也。《大雅·旱麓》云「瑟彼柞棫，民所燎矣」，又曰「瑟彼玉瓚」，則知瑟者，堅膩之貌。柞薪，堅實之薪，王閉固似之。其葉湑兮，湑者，扶疏之狀。以草醺酒謂之湑，《伐木》云：「有酒湑我。」

《說文》云：「湑，茜酒也。」茜，草也。醺酒於草中，散落則疏矣。《蓼蕭》云「零露湑兮」，露亦疏矣。幽王閉塞，如頑鐵堅石，如柞薪堅固，不可啓告。今若如析柞薪析啓也，其葉散離而疏，不併蔽矣。但我鮮見王爾。覲，見也。使我多得見王，我心將盡寫以告王。今人患苦人之蔽塞，曰安得彼心中玲瓏也。玲瓏，亦疏朗之意。高山，猶言高岡也，亦喻王也。王者天下所仰，景明之行當行之。褒姒當去，碩女當納，此事理甚著明也。安得四牡駢駢，六轡如琴，迎碩女，覲見爾之新昏，以慰我心耶？止，猶之也。音相近，故記者不同，意亦微異，當從「之」。

①「勝」，原作「甚」，據四庫本改。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樊，《補音》：「汾乾切。左思《贈妹詩》

「樊」與「篇」叶。《漢書》昌邑王、戾太子傳
皆作「藩」，古藩亦汾乾切。崔駰《司徒箴》

「藩」與「憊」叶。晉陽后文「藩」與「賢」叶。

張華詩「藩」與「篇」叶。」案：原本七字脫。

歐陽曰：「營營然，往來之飛聲。」毛傳

曰：「樊，藩也。」鄭箋云：「蠅之爲蟲，汙

白使黑，汙黑使白。」案：原本四字脫。喻佞人

變亂善惡也。言止於樊，欲外之，令遠物

也。豈，樂也。弟，順也。豈弟和順，君子

常稱。棘，榛，更韻爾。董氏曰：「營營，

《說文》作「營營」，小聲也。」箋云：「極，猶

已也。」孔疏云：「君子，謂今王。」《毛詩

序》曰：「《青蠅》，大夫刺幽王也。」孔疏

曰：「二人，謂人君與見讒之人也。構之
不已，至交亂四國。」先言四國，明其罪之
大也。二人，或謂皆見讒者。構，結也，合
也。讒言不一，其事亦不一，聚合以成
其罪。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醕逸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樂既和奏。
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
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
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怱怱。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

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舞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設，《補音》：「書實切。閔鴻《羽扇賦》：①

「暑氣雲銷，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翔迴，清風盈室。」案：原本六字脫。

醕，即「酬」字。抗，《補音》：「居郎切，舉也。《既夕禮》：「抗席」、「抗衾」。一音剛，

張衡《思玄賦》：「冀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時亶亶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抗。」案：四句從《韻補》補入。的，《補音》：

「或與『爵』爲韻。古亦讀子藥切，潘岳《芙蓉賦》：「丹輝拂紅，飛鬚垂的。斐披艷

赫，散煥熠燿。」郵，《補音》云：「《集韻》一音垂。衛地古字多假借，或以郵爲誰，若曰『不知其誰』。箋義假借爲『尤』。《漢書》凡『尤』皆作『郵』，然韻不叶。」傞，倉何反。

《毛詩序》曰：「《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嬖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左右秩秩，意謂下文籩豆整楚，般核衆旅也，謂有秩敘不亂也。《爾雅》：「訓秩秩爲智，非。般，雜也。核，謂桃、梅有核之屬也。餘雜物菹醢之屬甚多。然《魏風》曰：「園有桃，其實之般」，則核亦可以言般。箋云：「和旨，調美也。孔，甚也。」衆賓之飲酒，威儀齊一。箋云：「鐘

① 「閔」，原作「關」，據四庫本改。

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鄭以天子宮縣四面皆縣，將避射，當改縣。然禮無正文可考，惟《鄉射禮》「未旅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孔疏云：「琴瑟猶遷之，明鐘鼓之縣改之矣。」然《大射》諸侯之禮，不言改縣，何以知天子之禮必改縣？鄭爲意說，孔因之，況大射禮亦不遷瑟。天下事理不可固執，況他無改縣正文。鄭《禮》學雖詳，亦間有差誤。改縣之說，未可信也。又況作詩異乎序禮，鐘鼓當先設，而於「飲酒孔偕」之次，始言「鐘鼓既設」者以此。詩本意言飲酒，故先言飲酒。況言「既」，亦非始設。舉疇往來，和樂逸逸。在《禮》，始酌之曰獻，再酌之曰疇，疇即酬也。復其獻曰酢。毛傳曰：「大侯，君侯也。抗，舉也。有燕射之禮。」箋云：「將祭而射謂之大射。」下章言「烝

衍烈祖」，其非祭歟？鄭更毛傳燕射之說，改爲大射，非也。康成不善屬文，屢屢而見。是詩言因「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於是乎燕射。詩言醉舞，其爲燕射甚明。豈有將祭，擇士大射，而有舞傲慢、傴僂者乎？張侯久矣，其始不繫左下綱，至將射乃繫左下綱。《梓人》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①注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案：《大射禮》「張三侯」，《夏官·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詩惟言大侯，益以驗其言燕射。孔疏云：「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上下共射

① 「畫」，原作「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儀禮注疏》改。

之。」箋云：「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傳曰：「的，質也。」孔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王肅亦云：『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又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鵠，方六寸也。鵠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之明，宜從之。』此肅意。賈逵《周禮》注云：「四寸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射義》引此詩云：『祈，^①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所以養病，求中以辭養也。』毛傳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②烝，盛也。亦冬祭名。衍，樂也。洽，溥也，猶備也。因祭行禮，品節又爲詳矣。有酢，有嘏，有交

獻，有旅酬，^③有餞，有歌，有舞，有八音，有爵賞之施。士禮有祀饗，而況於天子之禮乎？禮文廢滅，不可備知，總言百禮。百禮既至，猶盡也。而有任事之大夫、士，又有不任事之衆諸侯，意謂祭訖不可不燕諸侯、卿大夫、士也，故鄭謂壬爲卿大夫，《爾雅》謂「林、侯、君也」，毛傳亦云：「林，君也。」又云「壬，大也」，雖本《爾雅》，然《爾雅》多差失，未可盡信。「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者，此言祭時，先祖既錫賚我以純一不雜之嘏，^④使子孫皆湛

- ① 「衆」，原作「箋」，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 ② 「義」，原作「儀」，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禮記正義》改。
- ③ 「祈」，原作「析」，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禮記正義》改。
- ④ 「鼓」，原作「歌」，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 ⑤ 「旅酬」，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 ⑥ 「賚」，原作「黃」，據四庫本改。

樂。所謂湛者，即樂之謂也。是殆天子祭禮中之嘏辭，有子孫其湛之辭，有此釋文也。凡與祭執事之大夫、士，及餘不執事之衆諸侯，多是吾先祖之子孫，及異姓之親子孫。先祖之錫嘏，固欲徧及其子孫也，固欲咸燕樂也，則祭罷豈容無燕？因燕而射，故「各奏爾能」。載，則也。仇，匹敵也。王氏曰：「室人，主黨也。賓黨人射，則手敵。主黨人射，則又手敵。」康，安也。酒可以安養衰病，故飲不中之爵曰康爵。蘇曰：「以奏爾時，薦之以時物也。」反反者，每每反顧其身也，謹於禮。幡幡，揚動，不謹重也。舍其坐而遷，屢舞僂僂，飄輕之狀也。抑抑，卑恭也。怵怵者，抑抑之反也。其心怵怵者，容不和順，不知其秩敘，醉甚昏甚也。毛傳：「號呼謹嘏也。」^① 傲傲，舞不能自正也。^② 郵，誰也。

不知其誰，醉不知人也。箋云：「側，傾也。」俄者，俄然而側也。俄然，忽然也。傴傴，則不止於傲斜而已。^③ 幾於傾倒失足之狀也。既醉而出，則合乎禮。合乎禮，則賓主並受其福。醉而不出，則失禮，是自伐其德也。飲酒其嘉，維不失令儀則可，不然則不可也。董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慎禮如此。監者，司正之謂乎？」箋云：「彼醉則已不善，復取未醉者恥之。言此者，疾之也。」式，敬也。此戒其勿從反恥之謂。謂，言也。恥之，必有其言也。戒勿從其言，無使至於大怠也。非其所當言則勿言，非禮事由乎己則勿語。其有由醉之言、妄亂之言，則

① 「謹嘏」，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② 「不」，原脫，據四庫本補。

罰之。俾出童叟，羊必有角，無童者。箋云：「云俾出無角之殺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深戒也。」朱氏曰：「女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況敢又多飲乎？丁寧以戒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何在？在藻也。藻，水草也。在藻，得其所也。《韓詩》云：「頌，衆也。」詩意謂其首頌然不亂，王與群臣燕樂，有禮不亂如之。王何在？在鎬京，武王之所居也。今王居焉，得其所矣，當豈樂飲酒。豈樂，和樂也，非荒淫無度之樂也。當如魚之和樂不亂，如武王之豈樂也，而今不然矣。傲傲、傴傴，側弁之俄，其亂甚矣。有莘其

尾，魚尾如莘也。莘，音辛。一名細莘，藥草也，一根一葉相連，此亦衆而不亂之物，故以喻之。蒲亦水草，魚亦在藻，又依蒲，甚言其得所也。王居武王之所居，那有其居若此者乎？甚言鎬京之美也，其意憂王將失其所居矣，其亡將不敢明言。《毛詩序》云：「刺幽王也。君子思古之武王焉。」言刺，非詩人之本情，又大悖。

采芣采芣，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霽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

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紉纆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膺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縹，音离。《爾雅·釋水》作「縹」，^①《毛詩》作「纆」。

毛傳曰：「菽，所以芼大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云：「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牛俎，乃用鉶羹，故使采之。」孔疏云：「以鼎煮牛，取其骨體，置之於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於鉶，即《公食·記》『鉶芼』是也。以草菜地之芼，故謂之芼。《地官·牛人》云：『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又云：「饗、食、賓、射，案：原本二字脫。共其膳羞之牛。」食亦有牛，舉饗則食可知矣。」方曰筐，圓曰筥。毛傳曰：「君子，謂諸侯

也。」箋云：「賜諸侯以車馬，言雖無予之，尚以爲薄。」毛傳曰：「玄衮，卷龍也。白與黑謂之黼。」箋云：「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黼黻，謂絺衣也。」《周禮·司服》：「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覲禮》：「天子賜諸侯氏以車服」，鄭注云：「賜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毛傳曰：「霽沸，泉出貌。」《釋水》云「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湧。」釋曰：「濫、檻音義同。」毛傳曰：「檻泉正出。」言，語助也。箋云：「芹，菜也。可以

①「縹」，原作「纆」，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②「牢」，原作「宰」，據四庫本、阮刻本《毛詩正義》與《周禮注疏》改。

爲蒞，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蒞。」孔疏云：「車馬鸞鈴之聲嘒嘒然。」《釋文》：「嘒沸，音必弗。」今俗語「沸」如字。於檻泉之水中采其芹。朱曰：「諸侯來朝，則觀其旂，聞其鸞聲，又見其馬。君子之至，則有如上之儀物。屈，至也。」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鞞，^①以韋爲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②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膝也。徧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孔疏云：「《易乾鑿度》注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是亦說芾之元由也。」^③毛傳曰：「諸侯赤芾紓，緩也。」孔疏云：「桓二年《左傳》曰：『帶裳幅舄。』《內則》亦單云徧，則此服名

徧而已。杜、鄭皆云「今之行膝」，然則邪纏於足謂之邪徧。《說文》曰：「膝，緘也。」名行膝者，言行而緘束之。彼諸侯之交於天子者，非紓緩而怠也，故爲天子心之所予。樂只，言君子和樂也。天子於是命之，不止於命之，又有福祿以申錫之，以山川、土田、車服、器物之類也。毛傳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孔疏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枝葉足以芘根幹。根幹如天子，枝葉如諸侯爲蕃輔，故天子之邦，得以安鎮無虞。「萬福攸同」者，凡從君來朝者，同被其福祿也。不特其大臣，雖其平平左右群臣，亦率從被其

① 「鞞」，原作「鞞」，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其」上，阮刻本《毛詩正義》有「長三尺」三字，當據補。

③ 「說」，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補。

福，言並蒙賚賜也。《爾雅·釋水》曰：「汎汎楊舟，緋縹維之。緋，繹也。」^①縹，綏也。」楊木之舟，輕浮泛泛，得大緋小縹以維之，而後安定。天子如楊舟，諸侯如緋縹。王畿賴侯國藩維，而後安定。葵心向日，如天子心向諸侯。先王親愛諸侯，其心似之。臄，牛百葉也。天子以福祿重錫賚諸侯，申之臄之，謂錫賚重複也。今王優哉游哉，緩慢不復紹其禮，亦違戾於先王矣。其辭甚婉，其憂甚深。《毛詩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其禍著以微云。

駢駢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效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餼，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雨雪瀟瀟，見晁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晁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補音》：「遠，於圓切。《易林·明夷之漸》曰：『轉行軌軌，行近不遠。旦夕入門，與君笑言。』韓愈《閔己賦》：『遠』字與『賢』字、『年』字、『難』字、『言』字叶。」然則遠字宜音園，而《補音》「於圓切」失母矣。案：韓愈《閔己賦》「已遠」與「漫漫」叶。漫，《補音》音綿，則遠字音淵，故於元切也。《補音》：「讓，如陽切。《禮記》『左右攘辟』，注云：『攘，古「讓」字。』《古文尚書》作「攘」。《六韜》與

① 「繹」，原作「縹」，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陽」、「光」叶。《楚辭·大招》「讓」與「張」叶、與「王」叶。《荀子·成相篇》「讓」與「王」叶。《急就章》「讓」與「莊」叶。此詩或用韻，宜從此讀。「獠，乃刀反。屬，音蜀讀者音近樹。見硯聿消，聿，《韓詩》作「聿」，《毛詩》作「曰」，董、呂皆同。解，^①許慎作「弼」，言用角低印便也。^②許義未盡，其如牛羊角鯨然歟？弛弓則忽反矣。兩消雙反，如羽疾飛，故曰翩，王之背棄親族如之。胥，相也。兄弟婚姻，民相倣皆然矣。胥，亦皆意。蓋王教之也。王雖未嘗教詔之，而身行之，民倣之，謂王教之可也。令，善也。令兄弟，即今俗云好兄弟。裕，寬也，和樂從容之意。其不令者，則交相病。瘡，病也。相詬訾，相傷害，此泛言也。雖泛言，而意則譏王。周偏處西北一方，王者統臨天下，而曰「一方」者，王失

德，天下不歸心，故詩人小之，止言「一方」。言周之民無良，相怨相惡，皆王所化也。詩人灼見本末源流之所致，其端甚微，其流禍甚大。姑舉「受爵不讓」一端言之，受獻爵殊無遜讓之容，此不敬之心，其過似微，而其末流致亡乃已。當時蓋有其事，亦假以明王之將亡也。作詩者，其父兄尊老者乎？以老馬自況。反爲駒，言其時反以幼稚相待，不加禮敬。以少陵長，以卑陵尊。呂曰：「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如若也。食則甚宜者，心好之，而務餽飽。酌則甚取而務多，孔，甚也。且言後生輕侮

① 解，原作「解」，據四庫本改。案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作「解」。

② 低，原作「抵」，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貪饕之狀。古又以「如」爲「而」，屢見《大戴禮》。猱，猴屬，自能升木。輕薄小人，自好陵犯長上，而王又教以助戲侮其長老，如泥塗，又加其塗以附益之。詩人於是思君子有徽猷，徽猷，善道也。上有善道，則小人咸服屬而自化，不至如今俗習惡。毛傳曰：「晁，日氣也。」小人道長，小人陰類，如雨雪濛濛，得陽和之氣即消化矣。是時心莫肯爲善，棄其下之親族，矧更居愚驕乎？式，更也，詳釋見《式微》。婁，愚也。惟愚，故驕。聖賢未嘗驕惡，驕者故加愚字。毛傳曰：「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疏云：「髦，四夷之別名。」今上下胥然，於親族無禮義仁恩，如蠻夷矣。我是用憂，憂其無道，必致禍亂也。《毛詩序》曰：「《角弓》，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苑者柳，^①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

①「苑」，原作「苑」，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鄭箋云：「城郭之域曰都。」呂曰：「都人士者，即《喪服傳》所謂『都邑之士』，所以別野人也。」陳曰：「周，鎬京也。」毛傳謂「周，忠信也」，此雖本之《春秋》、《國語》，然非聖之言，穿鑿曲取，迂儒常態。穆叔曰「忠信爲周」，左氏知其未安，已削之矣。「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此義亦未白。學者習說，不可盡信。《皇皇者華》之「周」，周徧也。此《都人士》之「周」，西周也。都士之行歸於周家所行之道，謂合乎文、武所行之道，萬民之所仰望也。箋云：「臺，夫須也。以臺皮爲笠。」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毛傳曰：「緇撮，緇布冠也。」

孔疏云：「撮，言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綢者，以絲周之。其卷髮之繩歟？如，而也，屢見《大戴禮》。以「而」爲「如」，古語也。以音相近，故記者或作「如」，或作「而」也。綢其髮而直也。綢直而髮，而，猶其也，亦古語也，《書》：「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我今不見斯服矣，傷禮服之亡，習俗趨於薄，故我心不說。毛傳曰：「琇，美石也。」王肅云：「以美石爲瑱，塞實其耳。」朱曰：「尹吉，未詳。」箋云：「吉，讀爲姑。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言有禮法。」苑中草木繁積，故言積曰苑。積結不散，憂之深也。毛傳曰：「厲，帶之垂者。」箋云：「而，亦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爲飾。厲，字當作『裂』。蠆，螫蟲也，尾

末捷然，似婦人髮末曲卷然。」《左傳》：「桓二年，鞶厲游纓，昭其數也」，杜注云：①

「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春秋》：「紀裂繻」，或作「履綸」。鄭或以厲、履、裂聲相近，②取裂之義歟？鄭必以「而」爲「如」，殆不必也。鄭不善屬文，不解「垂厲」之文耳，當從毛傳。《說文》：「長尾爲蠶。」卷髮如蠶，以纒卷髮也。我不見兮，見則從之往矣。邁，往也。言我心敬之歸之。匪伊特垂之，帶則有餘，帶當有餘。有餘，則有垂者。今不見垂者，是其時特不垂其帶，俗尚新奇也。昔君子女，匪特卷之，以髮有旗揚者，故以纒卷之也。毛傳曰：「旗，揚也。」吁，「吁」之音而字訛歟？《卷耳》曰：「云何吁矣。」《毛詩序》曰：「《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

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鱖。維魴及鱖，薄言觀者。

鄭箋云：「綠，王芻也。」《爾雅·釋草》云「葇，王芻」，郭注云：「葇，蓐，今呼鷓鴣腳莎。」《楚辭》曰「葇葇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綠。」箋云：「綠，易得之草，終朝采之而不盈手，憂思不專於事。」毛傳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沐非

① 「注」，原作「柱」，據四庫本改。
② 「履」，原作「屨」，據四庫本改。

爲容飾也。久不沐櫛太甚，故薄沐也。出而采綠，曰予髮曲局矣，歸而薄沐乎。箋謂君子將歸，故我沐也。康成不善屬文，故曲推，而文不然。毛傳曰：「衣蔽前謂之檐。」箋云：「藍，染草也。」朱曰：「五日，去時之期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詹與「瞻」同。箋謂五日爲五月之日，六日謂六月之日，鄭意以六日不歸，何遽憂思之甚，故云云，亦猶《豳風》曰「一之日，二之日，謂十一月、十二月。然「六日不詹」，非謂六日即憂思深也。自六日不瞻以來至於今，積思而憂深也。《後漢》劉瑜上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箋云：

「之子，謂君子也。」邱氏曰：「是子往獵，我則爲之納弓於轡中。往釣，我則爲之緝

繩於竿。今遠行役，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孔疏云：「言綸之繩，與之作繩也。」得魚之盛，頗有觀者，故曰「薄言觀者」。俗本「觀」作「覩」，定本、《集注》並作「觀」。《毛詩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芄芄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牛，《補音》：「魚其切。《楚辭·天問》：『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九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招魂》：『敦肱血拇，逐人駭駭。』

參目虎首，^①其身若牛。《易林·履之蠱》曰：「齊景惑疑，爲孺子牛。」^②《蠱之同人》曰：「伯氏殺牛，行悖天時。」《咸之小畜》曰：「許人買牛，三夫爭之。」《頤之遯》曰：「豮豕童牛，害傷不來。」來，陵之切。《嵩高》之詩，言宣王邑申伯於謝，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徹申伯土田。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此詩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工役既大，故用師旅。原隰既平，泉流既清，蓋用徹法治其土田而爲溝洫也。芄芄黍苗，陰雨膏之，蓋南行之役徒所見，因感召伯見勞之恩，故即所見黍苗蒙陰雨之所膏潤以喻之。鄭箋以任爲負任，未安。遠行不可負任，負任而遠行則太勞。任者，任之以事。任輦，以輦所當載。任車，以車所當載。任牛，以牛所當挽。下文徒、御、師、旅四類，此輦、車、

牛三物，不必與下文齊同。鄭豈拘於同下文耶？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是詩蓋訖役將歸時所作歟？徒行者，御車者。《夏官·司馬》：「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成之者，成其邑謝之功。宣王欲邑申伯，以報其功。邑成，則王心寧矣。毛傳初未嘗言刺幽王，而衛宏作《序》，則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宏蓋拘於世次，故強歸幽王。且《清人》鄭文公時詩，而置於莊公、昭公詩之前。《詩》經秦火，口誦所傳，難執世次。況宏《序》謬誤良多，不可盡信。孔子所取大旨，固不在其人與世，而宏謬

①「參目」，原作「參自」，據四庫本改。

②「爲孺子牛」，原作「孺子□牛」，據四庫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掃葉山房石印《百子全書》本《焦氏易林》改。

大甚，不得不辨。《鄉師》：「治其輦」，注云：「輦，人挽行載任器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愛，《補音》：「許既切。《說文》從心，忝聲。」徐鍇《繫傳》曰：「忝者，惠也。《古

文尚書》「忝」，古「愛」字。《集韻》：「忝，許既切。《周易》：『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楚辭·九章》：

「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傅幹《皇后箴》：「巨猾是緣，竊弄

神器。故禍不出所憎，常出所愛。」袁宏《三國名臣贊》：「滄海橫流，玉石同碎。達人兼善，廢己存愛。」楊戲贊吳子遠：「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墜。」皇甫謐《釋勸》：「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未覩幽人髣髴也。髣，方未反。」見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王之兼愛也。」若字形，則當如《方言》所載。揚雄《答劉歆書》與《說文》古篆從忝從攴，其義與音昭然可見。郭璞《方言》注用此字，自是之後，不復見矣。

① 「忝」，四庫本作「无」。案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攴部》云：「愛，行兒，从攴，忝聲。」又《心部》云：「忝，惠也。从心，无聲。」

② 「巨」，原作「臣」，據四庫本改。

③ 「賓」，原作「實」，據武英殿本《晉書》改。

④ 「髣方未反」，武英殿本《晉書》無此四字，疑屬小注。

⑤ 「攴」，原作「久」，據四庫本與陳昌治刻《說文解字》改。

隰桑之盛如此，足以濟利生人，以其可蠶也，故人心喜見之，故取以喻其喜見君子之心。當是久亂，忽見君子，故其樂甚也。君子之德音甚膠固，不斷絕也。吾心愛君子，不謂相去遐遠，而憚於往見也。大抵善類之愛其善類，中心懷之，常不忘也。是詩殆以有君子在位，遠方之士慕德而往見之，喜而作也。而衛宏作《序》又謂「刺幽王」，^①謂「思見君子」。熟觀本詩曰「既見君子」，非思也，此又宏拘於世次之故也。是詩之作，或宣王之初歟？毛傳亦無刺意，亦無思見意。孔疏曰：「《夏書》傳曰：『下溼曰隰。』桑，非能水之木。而言其美者，以桑宜在溼潤之所。隰近畔，無水，宜桑。」毛傳曰：「沃，柔也。幽，黑色也。」案：「孔疏曰」以下原本缺，今補入。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漭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印烘于燧。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視我邁邁。有鶯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

①「又」，原作「文」，據四庫本改。

彼後車，謂之載之。

是詩微臣感其所蒙飲食、教載之大臣而作也，而衛宏作《毛詩序》，乃反之曰刺者，蓋意周衰，亂世必無若此仁惠之大臣，故反之，以爲思古之詩，而本詩情狀非思古也。觀《詩》固不可執其世，其間大臣，豈無一人能憫徒行小臣之忠勞也。此事雖甚微，然道無大小，其恤下之心、感惠之心，皆善心、正心，即道心也，聖人取焉。《大學》篇引「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繼引《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于慈。」《大學》一篇，非聖人作。道一而已，此心常覺常明曰仁。其散見於諸善不一，其此心之見於恭曰敬，見於事親曰孝，見于惠下曰慈，而《大

學》裂而分之，殊爲害道。毛傳又祖其說，以釋是詩，曰「鳥止於阿，人止於仁」，枝蔓轉涉，失本詩之情。遠矣，行勞甚，於是休止，有如何之歎焉。止丘阿，即所見以喻己之休止而已，非有深義。孔子舉此詩以明別意，觀詩者不可執以釋詩，而況可又祖《大學》之言乎？有大臣者憫其勞，飲之食之，從容之，次又教之誨之，又命後車語令載之。丘隅、丘側，特更韻爾。豈敢憚於徒行，恐不能疾行以趨，以從大臣之車也。畏，恐也。趨，行疾也。《爾雅》云：「極，至也。」恐不能至，今勞憊於道途者，亦有此言。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醕之。燔，音煩，《補音》：「汾乾切。曹大家《蟬賦》：『有翩翩之狡童，運徽黏而紛纏。』委厥體於膳夫，歸炎炭而就燔。」左思《魏都賦》：「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以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曹植《瑟瑟歌》：「願爲中林草，秋隨野火燔。灰滅豈不痛？顧與枝葉連。」陶潛《遇火》詩：「正夏風長急，林室頓燒燔。一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

《毛詩序》言「不以微薄廢禮」，是也。而曰「大夫刺幽王。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故思古焉」，則不可必也。雖至亂之世，豈無一人一事之善，而必曰古之人？是絕滅人之道心，大不可也。毛傳曰：「瓠葉，庶人之菜也。」鄭箋云：「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爲飲酒之菹

也。王肅、孫毓云惟一兔頭爾，諸儒必曲取以爲一兔，非也。三章者皆言兔首，不及其餘。瓠葉、兔首雖至微薄，而采之、亨之、炮之、燔之、炙之，誠意所將；嘗酒，而獻之、酢之、醕之，誠敬彌著，是謂道心。人皆有是心，而自不知其爲道也，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考之《儀禮》，初獻，次醕，次酢，酢者，報所獻也。獻至於再，則謂之醕，醕即「酬」字。毛傳曰：「炮加火曰燔，炕火曰炙。」此君子，窮而在下者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

① 「曹大家」，《唐代四大類書》影印南宋紹興刊本《藝文類聚》卷九十七與光緒九年孔廣陶刻《初學記》卷三十並作「曹植」。

② 「牢」，原作「宰」，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東征之士所見，或以爲喻，非。繼曰「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其情狀承接上文，別無義喻。曰「不皇朝矣」，不忘君之情也。沒，盡也。「山川悠遠」，何得至於盡而止也？此中途之情。「不皇出」者，不暇有他適也。出，適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霖雨之先兆。途行畏雨，情見於此也。是詩正矣，無邪思矣。無邪，道也，孔子取焉。而《毛詩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①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是詩本無刺王之情，而《序》誣之。不明本詩之正情，不明正情之即道，故支離旁說，徒亂後學。況《序》文多意度妄謬，不可盡信。《易》曰

「離，麗」，猶附也。月離畢星則雨。毛傳曰：「畢，濁也。」鄭箋曰：「豕性能水。」案：「毛傳」以下原本脫，今節補。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留。人可以食，鮮可以飽。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案：「一篇《永樂大典》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五

① 「戎狄叛」，原作「蕃服反」，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慈湖詩傳卷十六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大雅 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亶亶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

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黻。王之蓋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補音》：「姑宏切。《說文》躬從呂，或從弓。弓聲本如肱。《周易》：『震不于其躬，于其鄰。』又曰：『艮其限，危薰心也。艮其身，止諸躬也。』案：原本四句脫。班固《東都賦》：『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又與『稜』字叶。崔瑗《祭和帝文》：『元景寢曜，雲物見徵。馮相考妖，遂當帝躬。』韓愈《祭嫂文》：『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天，《補音》：「鐵因切。」

文王與天一也。於者，歎美之辭。昭者，

光明不蔽之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文王有天道，紂失天道。天人一也，人心去紂，故天命亦去紂，而在文王矣。有周不亦顯乎？^①帝命不亦時乎？適當其時也。紂大惡，文王盛德，時適相值，故帝命去紂而在文王。不顯、不時，朱謂古語聲急而然。詩人見文王之心即天之心，文王之所爲即上帝之所爲，如升陟於天，在帝左右，親承帝命，降而行之於天下也。亶亶，不息也。惟不動乎意，故能不息也。動乎意，則有作，必有息。不動乎意，故能無作，亦無息。舜之「惟精惟一」，此也。禹之「安女止」，此也。文王之「不識不知」，此也。文王之德不息，故令聞不已。《爾雅》云：「哉，始也。」天於是始陳示錫命於周。天不言不爲，人心歸周，即天命在周也。人心所以歸周者甚著，則天之所

以錫周者，豈不亦著？《爾雅》云：「侯，維也。」侯文王孫子，謂文王有聖子賢孫，又足以繼承文王也，謂文王又有子有孫也。文王之孫子，其本適爲王，其支庶爲諸侯，世世有德，繼繼承承，可以百世也。不惟文王之孫子光顯，凡周之士亦世世光顯，以文王道之所成，又擇其尤賢者而任之也。詩人之辭，始也以「不亦顯」爲「不顯」，其後流傳習熟，則即以「不顯」爲「顯」，不復問上下文勢。「不顯亦世」，此之謂也。世世之所以顯者，以其猶之小心翼翼也。猶，猷也，道也。翼翼而敬，無放逸，故無所失道。道，即文王之道也。其道大，故曰皇。皇，大也。思，語助辭也。他國賢士甚寡，惟周賢士甚多，如特生於

① 「亦」，原作「易」，據四庫本改。

國也。《說文》：「楨，剛木也。上郡有楨林縣。」一曰：「築牆具題曰楨，旁曰幹。」《廣韻》云：「女貞，冬不凋木也。」樓尚書云：「女貞，即今之冬青。惟木之剛者可爲楨幹。」多士爲周之楨幹，文王以生多士而寧。文王不大聲以色，故曰穆穆。緝者，緝理於思、爲細微之間。熙有理順之義。緝熙者，進德精微之謂。進德之實非思也，非爲也，惟可以言敬。敬非思、爲也，惟可以言止。止非思、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而不屬於爲，所謂「不識不知」者，此也；「惟精惟一」者，此也；「安女止」者，此也；文王之所緝熙者，此也。惟不動乎意，不屬乎思、爲，故熙順融釋，如點雪之融於水，微雲之散於太虛。其緝熙於思爲微細之間，融釋於無思無爲之妙如此，豈不甚美而可歎服哉，故曰：於！惟

其道心不識不知，故聲音不大，形色亦不大，而見爲穆穆。假，大也。假哉，歎天命之大哉，爲絕句，「天命」連下文。是詩頗有參差不齊之語，不可拘執。天命有商之孫子，其麗數不止於億，盡命作諸侯，於周六服之中。既，盡也。服之爲言服從也。服，事也。毛傳謂「麗，數也」。曰億者，每國之公族子孫甚衆也。商之諸侯，而今服於周，見天命之無常。武王擇殷士之可用者亦用之，故膚敏之士，助裸將于京師。裸者，裸鬱鬯，所以將誠通之於神，故曰裸將。《天官·小宰》：「凡祭祀，贊裸將之事。」尋，殷冠。既歸周，執禮而猶殷冠者，當是武王初有天下，制作未定，故殷士尚得服殷之黼裳尋冠。詩人見殷士黼裸將于京而傷之，故以爲言。因以戒成王，曰王之忠蓋之臣，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

乎？不敢指成王，而曰蓋臣，實戒成王也。念爾祖文王之德，則無敢放逸，則天命可以永保，周士未遽至於裸將繼周者之京也。無放逸，則德修矣。德修，則天命在我矣。可以永永配天之命。多福非自外至，自求之而已矣。自求之者，無他也，無放逸也，無動乎意也，「安女止」也。是數語者，一也。師，衆也。失衆心，則人去之，天亦去之。方殷之未喪失衆心，則與人同心，與天同心，是謂配天。宜鑒於殷，今殷失衆心，而人去之，天命去之。於以知天之峻命，不可容易。再言「命之不易」者，致意之深，戒成王之切。遏，抑也。毋遏抑爾躬，至於卑下也。放逸則卑下矣。當昭德義之令問，此非外飾而撰作之也。問望由德義而宣昭，無義問者，中心之無義也。動乎意而放逸，則爲無義矣。有，

又也。又當憂虞，恐又如殷之降喪自天也。欲知天心乎？而人常患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可測度。於是教之，曰但法則文王，則萬邦自孚信我之德矣。載，承載也。上天之所承載者，何所有也。上帝雖有名而不可見，無聲無臭，而不可問。作是詩者，灼知文王之即天，故確然曰「儀刑文王」，則得天道矣。萬邦之心，不計術而取也。吾心不動乎意則無逸，無逸則無私，無私則與人心同矣，與天道亦同矣。天人形若有異，道無異。人心即道，故曰道心。不動乎意，常虛常明，何思何慮，「安女止」，是謂精一，是謂帝則，是則無聲無臭者。此惟自省自則者知焉。作是詩者，其周公乎？聖人之言也。《毛詩序》惟曰「受命作周也」，是何足以明是詩之大旨？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驅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案：「亮」字楊氏從《韓詩》。

身，《補音》：「尸羊切。荀卿《成相篇》：『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卜隨舉牟光，道士賢聖基必張。』《易林·蒙之垢》曰：『足動目睟，喜未加身。舉家蒙懼，吉利無殃。』《渙之兌》曰：『昭公失常，季氏悖狂。遜齊處野，喪其龐身。』《蹇之兌》曰：『機餌設張，司暴子良。范叔不廉，凶害及身。』倪，牽徧反。倪，《韓詩》作「磬」。案：原本四字脫。亮，《韓詩》作「亮」，《毛詩》作「諒」，或作「涼」。

明明在下，天明照在下者之善惡也。赫赫在上，天明威之可畏也。天難忱信，爲王者不易難也。天既以紂爲殷適嗣，而位天位矣，乃又使不得挾四方而有之，然則天果難忱難恃也。毛傳曰：「摯，國；任，姓；仲，仲女也。自彼殷商之國中，來嫁於周。」朱曰：「自周而言，則諸侯皆殷商

也。」京，周京也。曰嬪于京，其國史所書之辭乎？是謂大任。大任及王季皆維德之行，事上帝之道不在乎他，在乎善而已矣。人性本善，意動而遷，斯喪厥善。小心翼翼，不動不遷，是謂善事上帝。懷，藏也。多福乃懷藏於文王小心之中，不在求之於外也，亦《文王》篇「自求多福」之意也。進德躋躋，不復回轉，故四方師之，文王遂受四方之歸也。天監在下，紂惡既盈，維周世世修德，至文王之德益盛，則天命自然集於周。載，年也。文王初生，大妣作文王之配合。在洽之陽，毛傳曰：「洽，水。」《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洙，厓也。朱曰：「嘉，昏禮也。」《前漢·地理志》：「馮翊有郃陽縣。案：原本三字脫。洽水之陽，渭水之洙，莘國所在。」是爲大邦。子爲大妣，大妣盛德配天，天使配文王。

文王爲天子，則王后非天妹乎？倪者，灼見也，灼見大妣之爲天妹也。《說文》謂「倪，譬喻」，許慎不明天人之一致也，何以喻爲？心疑而強爲之說也。字作人見，曷爲譬喻？人心，無私之心也。大妣寤寐思求淑女以配君子，此天地無私之心也，無私即道心。後學不知道，不悟中庸之心即天道，故自昏，自蔽，自棄，而又疑大妣非天之妹。文王行嘉禮於大妣。止，語助也。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嘉禮之吉事也。祥者，吉之初兆也。天生大妣，作文王配，初祥既兆，至於文王親迎于渭，則其祥於是定矣。造舟爲梁，孫炎云：「比舟爲梁也。」杜預云：「河橋之謂也。」孔疏云：「繼大任之女事。」天命文王於周京，續繼女事，維莘國爾，實維長女。行，猶嫁也，《詩》云：「女子有行。」篤，實

也。實生武王，保右武王，命武王變伐大商。變，和也。聖王之征伐，豈得已哉。奉天命平大亂，誅君弔民，歸馬放牛，是謂變和之伐，非暴怒之伐。旅，衆也。矢，陳，興，起也。孔疏云：「牧野，紂南郊。」箋謂諸侯予我也。予雖諸侯而興起，自上帝觀武王則曰女。帝臨護之，又命之，曰無貳爾心，恐其以紂衆如林之盛而疑懼也，所謂天命、帝命。天帝不言，即人之所言。人心恐武王之疑貳，故謂上帝亦恐武王之疑貳。凡人事之所成，即天命之所成。車宜檀木。毛傳曰：「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駟。」本《爾雅·釋畜》文。郭注云：「駟，赤色，黑鬣。」肆，猶遂也，有無所畏忌之意。《爾雅·釋詁》云：「亮，介也。左，右，亮也。」《韓詩》傳云「相也」，毛傳曰「佐也」。大公望爲大師，號曰尚父。

《孫子兵法》曰：「周之興也，呂牙在殷。」《齊世家》曰「呂尚」。^①《國語》：「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雨止矣。詩人喜其會戰之朝清明也，故云。《毛詩序》曰：「《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序》既失詩旨，又不足以明文王、武王之德，徒爲蕪贅。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膺膺，葭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①「世」，原作「也」，據四庫本改。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隕隕，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戍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爾雅·釋草》云：「𪔐，𪔐。其紹，𪔐。」舍人曰：「𪔐，名𪔐，案：原本誤作「𪔐」。小瓜也。」^①邢疏云：「紹，先歲之瓜。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𪔐，故謂之𪔐。」^②周推本始，繼繼承承，如瓜蔓生，縣延不絕，初𪔐雖小，而後滋大。《生民》篇以后稷爲民，詳觀是詩，通上下皆曰民，謂周之子孫與凡周之民歟？《孟

子》、《莊子》、《呂氏春秋》皆言太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以犬馬、以珠玉，俱不得免。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遂去豳，邑于岐山之下。《孟子》作「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毛傳亦引此。於是「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又曰：「周京，漆、沮之間也。」案：杜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會漆水，逕岐山西，爲岐水，而屈逕周城南，歷周原下。徐廣曰：「漆水出杜陽西岐山。」許慎亦曰：「漆水出岐山。」杜陽縣有漆溪，謂之漆渠。又西，沮水出北地郡直路縣焦石山，東南流，屈而夾山西

①「小」，原脫，據四庫本補。

②「𪔐」，原作「𪔐」，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流，又西南逕宜君川，又得黃嶽水口，乃東南逕役綽縣。夫宜君之南與今邠州接壤，邠即豳。今邠州有古豳亭。有栒邑城，古鶉觚縣。《漢·地理志》：「右扶風郡有栒邑，邑有豳鄉，^①《詩》豳國公劉所都。」而鶉觚乃在北地郡，則知扶風郡與北地郡接壤。今邠州西南接鳳翔府扶風郡界不過六十里。本府之岐山，又本府之東四十里，則岐山與邠州益近，岐山去沮水亦不遠，則岐周之地有杜水、沮水、漆水明矣。而鄭箋輒異毛傳，而謂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又謂「陶復陶穴」本其在豳時也，箋義殊未安。豈有自公劉居豳以來，至於後古公亶父，皆穴居而未有家室乎？此斷斷乎無是理。康成不善屬文，每每見其箋注文理不順，於是益驗然。《地理志》「扶風杜陽」，注云：「《詩》『自杜沮漆』，《齊

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古書多差，況非聖說，此奚足信？以本詩本文熟讀之，文理甚明，非言豳地，言古公亶父初遷岐周之事也。康成謂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亦然，今考地理，岐山、邠南下甚遠。孔疏謂「《禹貢》之漆、沮與《詩》之『自土沮漆』別」，又謂《詩》之沮水則未聞何地。曰未聞者，考之未詳歟？謂《禹貢》之漆水異乎《詩》之漆水，則誠有故也。岐山所出之漆水在漆縣西，惟與杜水合，南至美陽縣而南流於渭，初未嘗與沮水合也，故孔疏云異。《禹貢》「導渭會於澧，又東會於涇，又東過漆沮入河」者，以沮水一名漆沮，沮水入洛，洛水

①「栒邑邑有豳鄉」，原作「豳國公劉所鄉」，據四庫本及武英殿本《漢書》改。

入渭。然則此二沮漆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沮水。是水之入渭，然則二漆沮水，與前所言漆水出岐山，與杜水合而入渭者，又異矣。大抵渭水之北，涇水之東，水名「漆沮」者三矣。《禹貢》曰「又東過漆沮」，不曰會，而曰過者，樓尚書云：「兩川相似而合曰會，大川所過而小川隨之曰過，小水入大水曰入。漆沮小於渭。」古公之將遷岐，必先相其地。始至岐山，陶土爲穴，而居未有家室。來朝，謂後朝之日，《儀禮》所謂「來辰」者。自明日以後，凡後來之日皆謂之來也。古公既相地，至來朝，遂與其妃姜女來胥相其所居。宇，居也。孔疏云：「古公，猶云先王先公也。」大王，追號。《魯頌·閟宮》云：「寔維大王，居岐之陽，寔始翦商。」蓋以去豳居岐，豳人從之如歸市，四方悅其愛民而去國，王業

由此而始，故《詩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孔疏引《說文》云：「陶，瓦器竈也。」案：原本有誤，今改正。蓋竈以陶去其土而爲之，故謂之陶。《說文》云：「穴，土屋也。」「覆，^①地室也。」許氏《淮南子》注云：「復，重窟也。」上古穴居野處，古公時，殷世古質，雍州地高，尤宜穴居。岐周，西夷之地，遠俗益近古，故以穴居爲常。今俗猶謂取土而出之曰陶。所謂「陶復陶穴」者，陶之復陶之，謂穴以居乎？自《爾雅》訓釋猶多謬誤，前儒訓釋亦難信。《釋水》云：「澍，水厓。」率，循也。胥，相也。今俗猶以觀視爲相。相字平聲，得非字義本因相與觀視曰相，而胥、

①「覆」，四庫本作「復」。案陳昌治刻《說文解字》作「覆」云：「地室也。从穴，復聲。《詩》曰：『陶復陶穴。』」

相同義乎？箋云：「膳膳，肥美。」《釋文》曰：「葦，音謹。」《廣雅》云：「葦，藿也。」今三輔之言猶然。「藿，徒弔反。」《說文》云：「藿，葦草也。」《內則》曰：「葦苴粉榆。」①《釋草》云「芟，葦草」，郭注云：「即烏頭也。音斬。」《本草》謂煎之則殺人，然則生食之亦可乎？茶，釋見《衛·谷風》。葦茶甘如飴，以地之肥美也。莆田鄭氏曰：「飴，錫也。」《周禮·春官》：「蕤氏掌共焦契，②以待卜事」，注：「契，龜之鑿也。」箋云：「時，是也。」卜從，則曰可止居於是，可作室家於此也。宣，開也。今俗謂初作田曰開荒。自豳遷岐，必率循西之潞，而至岐陽，大王居岐之陽。凡豳人自西而徂東，從大王而遷岐陽者，皆執事効勞。周，徧也，皆也。箋云：「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③既正，則以索縮其築

板，上下相承而起。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翼翼者，廟檐如羽翼也。」《說文》曰：「掾，盛土於器也。」毛傳曰：「掾，藁也。」劉熙云：「藁，盛土籠也。」王氏曰：「度，傳土也。」蘇氏曰：「削屢，重複削治也。」陧陧，取土於藁衆多之狀也。藁藁，傳土者衆多之聲也。登登，築土寢高之謂也。馮馮，張氏曰：「削土聲。」箋云：「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④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

①「葦」，原作「宣」，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禮記正義》改。

②「蕤」，原作「華」，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禮注疏》改。

③「營」，原作「勞」，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④「四十」，原作「版廣」，據四庫本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毛詩李黃集解》改。

積高五版爲一丈。」《考工記·匠人》注云：「雉長三丈，高一丈。」《左傳》隱元年杜注云：「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毛傳曰：「磬，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磬鼓役事。」人聲之盛，磬鼓弗能勝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魯有庫門，《家語》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作一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箋義殊未安。孔疏云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皙，遂謂諸侯有皋門，而《左傳》乃曰「澤門之皙」，非皋門也。杜注亦曰澤門，非訛誤也。然則疏謂「皋門

之皙」者，其心記之訛歟？又案：《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子家子謂兩觀爲僭，以觀者臺土之加高者也，於以知雉門非僭。而康成謂天子加以庫、雉，何也？康成殆以魯得用王禮，故魯有雉、庫。以未見《家語》，故不知衛有庫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無皋、應，特其制似之爾。閔，大也。將將，人出人之多也。冢土，社也。《禮》：「國主，社主也，尊之曰冢土。」毛傳曰：「起大事，動大衆，案：原本四字脫。必先有事乎社。戊，大也。醜，衆也。」戎亦有兵義。肆，猶縱。其愠怒我者不殄絕，謂昆夷數侵侮，而亦不足以隕墜我之令問。孟子答貉稽引此詩，謂文王也。觀此詩，蓋序大王以來，至於文王之事，亦不止言文王。樓尚書謂孟子斷章取義，但取此詩

以言文王。又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邶·柏舟》之詩，孔子本無與。及其久也，我之植木拔其盛，行道之人兌然，而四國之人咸歸之，國勢盛強，昆夷畏其盛，服其德，故疾趨而來服。「維其喙」者，言其敬畏而形容之也，謂疾趨維喙息而已，不敢有他也。孟子曰：「文王之事昆夷，以大事小。」箋云：「柞，櫟也。械，白桺也。」陸璣《疏》云：「周秦人謂柞爲櫟。」《釋木》云「械，白桺」，注云：「桺，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云：「《三蒼》說械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桺，今人謂之白桺。」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易》曰：「兌，說也。」丘氏曰：「混夷，當爲昆，字之誤也。」毛傳曰：「駉，突也。」《說文》曰：「駉，馬疾行貌。」呂曰：「喙，張喙而息

也。」蘇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閒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毛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蹶者，動之疾也。生者，虞、芮之善心由中以生也。孟子曰：「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虞、芮之爭心，忽變而爲讓心，何其疾也。此實文王之德有以感發之，故曰「文王蹶厥生」，謂文王發動其善心也。而文王退然而不敢當，曰「予有疏附之臣爾，予有先後之臣爾，予有奔奏之臣爾，予有禦

侮之臣爾，謂皆群臣之力爾。此蓋當時有稱贊文王之德者，故文有此讓辭者歟？疏者，遠臣也。附者，近臣也。行則在我

之先者，在我之後者，皆輔佐我以正者。雖奔奏小臣，亦吉人善士。禦侮雖無所先，不得已而命將率以禦之，其將率皆行文王之德意，無暴無怒，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之狀，則文王禦侮之臣亦輔文王之德。文王之臣無非聖賢，文王此言亦非徒謙而空言也。文王之謙讓若是，益以見文王之盛德，故詩著之。

芄芄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淠彼淠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易》「剡木爲楫」，《漢書》「忘維楫，有風波」、「舟楫之危」、「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皆此讀。

自《文王》、《大明》、《緜》而下，皆成王時所作之詩，故曰文王、曰武王。至於《械樸》，其武王時，周人贊勉武王之詩歟？《毛詩序》惟言「文王能官人」，而不及武王，殊未安。文王能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何止於能官人而已？其言「辟王」，或通言文王。至於「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則惟言武王爾，文王不可以言六師。人材之盛，如械樸之薪，左右皆髦俊之士。標，積也。聚積人材，固由選擇，而人才之盛，亦道化作成功。至於武王征伐或巡守，六師及之，皆有德有造之人也。盛矣哉，觀文王伐崇，攸馘安安，有德之容，則知文武之時，作成人材之盛，有至於此。其曰

趣之、曰及之、曰峨峨，皆髦士攸宜之意狀，有不可形容之妙。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變化之所及者廣矣。今周王方壽考未艾，豈不能作人於遐遠乎？以紂積惡化亦廣，故今有望於武王，盡作成遐遠之人也。武王聖學如追琢之章，其性如金玉之質，王其勉勉無怠。綱者，道德之本。紀者，禮樂刑政之詳。本末具備，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無不有德有造矣。毛傳曰：「追，雕也。相，質也。棫，白桺也。樸，枹木也。」《釋木》云「樸，枹」者，郭注云：「樸屬叢生者爲枹。」《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此言械木僕附叢密，芄芄然盛也。趣，趨；辟，君也。淠，舟行貌。楫，櫂也。蒸，衆也。邁，往也。倬，高也。半圭曰璋。箋云：「璋，璋

瓚也。祭祀之禮，王裸以圭瓚，諸臣助之，亞裸以璋瓚。」《郊特牲》云：「灌以圭璋。」《祭統》云：「君執珪璋裸尸，大宗伯執璋瓚亞裸。」王肅云：「群臣行禮之所奉，《顧命》曰：『太保秉璋以酢。』」王肅說爲安。《爾雅》云：「峨峨，祭也。」《爾雅》義多差謬。奉璋可以言助祭。峨峨者，璋之狀，其高峻巍巍，非祭也。又《考工記·玉人》云：「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案：原本四字脫。射四寸厚寸，黃金勺。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其宗人與祀，奉此三璋於天子車馬之前歟？又云：「瑑圭璋八寸，^①以頰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又云：「璋邸

①「瑑」，原作「琢」，據阮刻本《周禮注疏》改。

射素功，^①以祀山川，以致稍餽。」然則王左右奉璋，亦不特於祭見之。靜觀是詩，所謂「于邁，六師及之」，其追記武王伐紂之事歟？抑記武王巡守薄震之師歟？辭氣舒徐和緩，殆言巡守時邁之事爾，抑總言之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毛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干，求也。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箋云：「黃流，秬鬯也。」榛，栗屬，《簡兮》：「山有榛。」陸璣云：「楛，其形似荆

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筭箱器，又屈以爲釵。」榛楛濟濟，福祿之盛似之。於是稱贊君子所以求福祿者，以豈弟而已。豈弟之道，何道也？豈，和樂也。弟，孫順也。君子之和樂孫順，初無意說也。融融怡怡，是謂道心，舜所謂「精一」、「執中」者，此也；禹所謂「安女止」者，此也；孔子所謂「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者，此也；《詩》云「自求多福」，此之謂也。君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歟？瑟，堅臙貌。《考工記》：「玉人之事，裸圭尺有二寸，案：原本「尺」字脫。有瓚，以祀宗廟。」案：原本脫「宗」字。此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

①「素」，原作「索」，據阮刻本《周禮注疏》改。

爲西伯，以功德受此賜。」毛傳言金飾，鄭言其詳，蓋據《玉人》大璋、中璋、邊璋之制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案：原本訛作「衡」。四寸，有纁。」故意圭瓚之制亦同。詳觀《玉人》本文，裸圭瓚與三璋黃金勺之文隔絕甚多，文理未見其同，毛、鄭說俱未安。孔疏謂「柜，黑黍，一桮二米，釀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鬱金色黃如金，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以璋制考之，則裸圭之瓚如勺歟？其勺用瓚玉，故圭勺名瓚歟？《孔叢子》：「子思曰：『吾聞之子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柜鬯之賜。』」孔疏謂鄭不見《孔叢子》書，其言帝乙之時，或當別有所據。是章言受圭瓚柜鬯之賜，爲福祿，惟君子豈弟，福祿所以降也。攸，所也，謂福祿因豈弟而降也。《說文》云：

「鳶，鷲鳥。」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喻豈弟之德，所以感動人心而興起之也。《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孔子所以能「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所同者，自然相應也。文王之所以蹶動虞、芮之君，善心由中以生者，其機同也。其機無他，其道無出豈弟而已。是心甚神，是心甚平，無所不通，無所不感。豈弟君子，不能作人於遐遠乎？言無所不作成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不獨文王有之，自太王、王季同此心也，同此豈弟也，故亦同此化成也。清酒，非止謂三酒。^①自五齊皆酒也，雖齊，亦就中取其清者用之。至於三酒，則卑矣。《商頌·烈祖》亦曰「既載清酤」，非謂在下之登酒也。箋云：「載，

①「止」，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在樽中也。騂牡，赤色之牡。」是章言祭而獲福也。介，^①大也。景，明也。其福明著而大也。無德者雖祭，不獲福。此介景福，由豈弟以致之也。瑟，柞棫堅膩甚美，民取爲薪以燎，有濟乎民矣，君子有濟世之功似之。君子豈弟濟世，神所勞矣，故降福祿如榛楛。葛藟施于條枚，有福祿滋蔓之象。豈弟之君子，求福有進而無退。回者，旋轉也，退之謂也。是求不以思慮，是進不以思爲。豈弟不已，即「求福不回」之謂也。非果有心於求之也，干祿、求福，詩人歌詠之辭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毛詩序》曰：「《旱麓》，受祖也。」失本詩大旨矣。本詩發明豈弟道化之妙，而《序》惟言受祖，不知道也。豈弟君子，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之所同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

男，《補音》：「尼心切。《釋名》：「男，任也。典任事也。《白虎通》：「男者，任也，任功業也。《易林·屯之離》曰：「陰化爲女，陽化爲男。治道得通，君臣相承。」曹植《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朱曰：「思，語辭也。」至哉，大任之思齊乎。大任之神氣定靜如齊，非大任堅持強

①「介」，原作「界」，據四庫本改。

取此定靜也，人心本定本靜。動於意，則失之。大任不動乎意，故常靜也。愛媚其姑，周姜能順事也。後武王有天下，周地爲京師，詩人尊稱大任爲京室之婦。文王之妃大姒，又繼嗣大任徽美之德音。德音，猶令聞也。其名聞不虛得，由實德而生，故不妒忌，敘進衆妾，致生男之多。詩人美其不妒忌之志，極其美而言之，謂亦可以致百男也。觀《關雎》寤寐求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大姒盛德至是，「不妒忌」不足以言之，故詩人稱之曰「則百斯男」。孔疏引定四年《左傳》，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爲十子也。」《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

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邠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皇甫謐云：「文王取太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叔度，次邠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杜預不言曹叔振鐸，而有毛叔聃。淵明言曹叔，而注云有毛叔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則百斯男，詩人意欲言其衆妾生男之多也。惠，順也。孔疏云：「宗公，是宗廟先公。」毛傳曰：「恫，痛也。時，是也。」追王止於太王，自公叔祖類而上曰先公。盛稱婦德，故及於承祭祀，順惠宗廟，神無怨恫。《晉語》胥臣雖謂文王「詢於八虞，咨於二虢，度於閼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爲惠宗公。然先儒釋《詩》，未必皆得。且叔孫豹誤釋《皇皇者

華》，以忠信爲周，又以懷和爲周，又以懷和爲每懷，左氏以爲未安而削之。然則雖古書，^①亦難盡信。夷考《思齊》之詩上下文理，謂大妣惠順宗廟先公。毛傳亦曰「宗神」。國君自稱曰寡人，則稱其妻宜曰寡妻。蓋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謙辭也。刑，法也。此曰寡妻，殆文王嘗自稱寡妻，法度儀刑之善，故載之《詩》歟？宮中之事，惟文王知之詳歟？是詩推本文王上有聖母，下有聖妃，雖大妣自有盛德，亦文王盛德感應。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道化由中而達於外。詩人於是備贊文王盛德，謂在宮則離離，在廟則肅肅。雖居不顯之地，亦若有臨之者。雖人心悅我無厭射，亦兢兢保守無怠。呂曰：「戎疾，大患難也，羗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殄，絕也，無也。縱大患難不無，而

文王之功烈光大而無瑕玷。假，大也。心無所動，自敬自善，故雖室中屋漏，人所不聞知之地，亦敬如式。在車致敬則式。他人諫而後入於善。文王雖不因規諫，亦入於善。肆有甚盛廣肆之意。又言文王道化廣大，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造者，造之既興起其善心，又左右之，輔翼之，使之入於善，是謂造，亦謂之作人。古之人，猶曰昔之人，《無逸》曰昔之人謂「老成人」。成德已久，惟亶亶無厭斁。斯士者，總言成人、小子及故老之人，皆文王作成，使之有譽爲髦俊也。《毛詩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蓋文王之所以聖，由上有大任之母，下有大妣之妃故也。衛宏不知道，故有斯言。人心本善，非自外至。

① 「古」，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人心即道，故曰道心。動乎意，始失之。^①所謂作人，亦作其所固有爾，非能強其所無也。學者知道，不信己心之即道，故謂文王之聖，亦由外助。縱有佐助，亦不過助文王本心之善，而輔成治化爾。衛《序》之言，殊爲害道。使文王如舜，不幸其母瞽，豈失其聖乎？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桺。啓之辟之，其櫜其楮。攘之剔之，其檠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

① 「之」，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荦荦，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補音》：「赫，黑各切。《淮南子》：『汙壑窞陷之中』，高誘注云：『壑，讀如赫赫明明之赫。』荀勗《大會行禮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禡，《補音》：「滿補切，野祭也。《說文》以馬得聲。馬本音姥。晉《鼓吹曲》：『師執提工，執鼓坐作，從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禡。』」

赫者，明威之謂。莫者，其「瘼」之音而字訛歟？瘼，病也。不然，則民心之所不可者歟？莫，不可也。二國，其謂密與崇歟？是詩惟言按密伐崇。獲，得也，得其政。不得，謂失道也。二國不道，上帝於是究度四方諸國可以使征伐之者。然上

帝不遽伐之，又久待之，尚觀其或改也。耆，老也，猶久也。及其久也，二國之惡終不悛，反更張廓，不少衰止。式，更也。上帝憎惡之，乃眷顧西國，西周也。上帝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民惡之，則帝惡之。民歸之，則帝歸之。文王未遽伐二國，久待之，即上帝之耆之。此，指西周也，維與西周安宅焉，於是作治西周之宅，而又屏障之。作者，作治其田。《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釋木》云「立死，榴。斃者，翳」，郭注引《詩》「其榴其翳」。《周禮·夏官》掌固、司險「五涂徑畛。涂，道路之上，樹之林以爲阻固」。林木密比蔽翳，修理之，平正之。人爲之所作，即上帝之所作也。毛傳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豈《爾雅》有別本歟？抑傳者意之歟？國家作治庶務，不必專

言治其木，況《爾雅》亦多差誤。今詩本文曰「菑」，當從《釋地》「田一歲曰菑」。立國治田，蓋其先務。林木之盛，有灌木之從生焉，有栲木之比列焉。《釋木》曰：「灌木，叢木。」又曰「栲，栲」，郭注云：「樹似櫟而庫小，子如細栗，可食。江東呼爲栲栗。」《內則》云：「芝栲葭棋。」程曰：「行生曰栲。」啓之辟之，謂芟除。《釋木》云「櫟，河柳」，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釋木》云「櫟，櫟」，郭注云：「腫節可以爲杖。」①《釋木》云：「櫟，山桑。」桑、栲惟可攘剔，不可除伐矣，以其可以蠶也。凡此土田道涂，林木屏翳，修治就敝，則西周之居宅安矣。周世世有德，其德昭明，人心歸往。至於所患之昆夷，亦畏力懷德，恭順歸往，往來載路。遷，往也。串夷往服，即上帝之所以向往也。人心之往，

即帝命之往。天立厥配，大王得大姜、王季得大任、文王得大妣，益助周德，周受天命於是益固。鄭箋云：「串夷，即昆夷，西戎國名。」《爾雅·釋詁》云：「妃，嬪也。」某氏曰：「《詩》云：『天立厥配。』」帝省西周之山，柞棫拔然而長，松柏兌然而悅。陶淵明曰：「木欣欣以向榮。」《易》曰：「兌，說也。」林木之盛，其國富饒，斧斤有時，其國有政，其邦固矣。人道之所至，即天命之所作。有王季，又有大伯爲對。大伯能讓，故王季得傳文王。既有王季，又有文王爲對。既有文王，又有武王、周公。自之爲言後有繼矣。「因心則友」者，友愛其本心之所固有，非自外而至，非勉強而爲。后稷、公劉、大王，天命漸歸周矣。至

①「節」，原作「即」，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王季復有德，心友其兄，則天命之祥慶，於是益篤厚矣。天命之慶，非無故而自篤也，王季之德心有以篤之也。帝於是錫之以光輝，周家之德益著，令聞益廣，國勢益強，有光輝焉。周家之所有，即天之所錫。受祿者，享國也。世襲不絕，是謂無喪。遂至於奄有四方，備言慶祥之篤厚。《左傳》：「昭二十八年，晉成繆曰：『《詩》曰：「維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先儒以己意解釋古訓，豈能一一皆

中？後世以《左傳》古書也，一切信之，不敢有改。而本詩「帝度其心」，豈成繆之謂哉？帝揆度，王季之度爾，而成繆又誤言文王，豈所傳之誤也。案：王肅注及《韓詩》亦皆作文王。審觀本詩上下文勢，當從此本。維王季帝度其心，成繆言維此文王，非。莫者，廣莫溥大之謂。明者，無蔽。類者，倫類不亂，^①咸有其理。惟克明，故克類。長，猶君也。析而言之，則於親族言長，於臣民言君。克盡其道，則能君矣。克，能也。王季而言「王此大邦」者，追王之後作此詩，故云也。順者，順事殷王，順事長老，敬順臣民，有順無悖。比者，親比鄰國臣民，親比宗族。王季之德，衆善咸備。^②

① 「亂」，原作「剋」，據四庫本改。
② 「善」，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比於文王，亦併比無異於王季。無有愆失，無可悔之事，是謂靡悔。成鱓所釋，未盡其義。《樂記》作「克順克俾」，傳之差也。比當毘至反，^①而陸德明必里反者，陸從《樂記》，陸多好異，失理。既受帝之福祉，又延及於孫子，文王小心卑恭，當紂大難，見囚羑里，惟有覬援於他人之心，如溺者求援於畔。維慕古聖，羨治世，初不敢有自爲之心。然，是也。帝謂文王，無是畔援、歆羨，誕先登於岸，勸文王自奮自濟，無小心卑恭太過也。文王即古聖，大抵聖人不自以爲聖，上帝豈實有言論文王哉。^②大公之所啓告，武王、周公之所贊助，閔天、太顛諸臣之所輔弼，勉文王自奮自濟，濟海內塗炭之苦，無卑恭小心而已。人事即天道，人言即天言。密人不恭，敢拒違我周大邦之命，既侵阮，又阻往共

國，^③將侵之。文王爲西伯，密拒命侵小，文王於是從衆聖群賢之請，一怒而安民衆。聖賢之言，即上帝之言。文王赫怒，即上帝之怒。爰整師旅，以按止徂共之旅。《孟子》引此詩作「遏莒」，二者必有一誤。若《孟子》「徂莒」爲是，則上亦當言「侵阮徂莒」。共、莒二字近似，故訛。救衛小國，足厚周福。篤，厚也。枯，福也。足以答天下望救於周之心矣。對，答也。密人初依近周京，先侵阮疆，升陟我高岡。無矢射我陵，此我之陵也，此我之阿也。無飲我泉，此我之泉也，我之池也。此皆止遏之辭。文王未欲遽誅伐之，姑止遏

①「毘」，原作「毘」，據四庫本改。

②「豈」，原作「雖」，據四庫本改。

③「阻」，疑爲「徂」之誤。

之，故三軍之士從文王之旨，亦姑止遏之。文王之怒非私怒，非生於忿之怒，乃迫於義不得已之怒。密之事情，可以師臨之諭之而止，文王無過怒也，密服則止。《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郭注云：「不相連。」《釋地》云「廣平云原」。文王於遏密之後，度其鮮原，亦居岐山之陽，^①在渭水相將稍近之地，而遷邑焉。故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案：原本二字脫。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山之陽，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萬邦之方者，雖居一方，而萬邦之所歸也，下民之王也。帝謂文王，予懷爾之明德，爾卑恭小心，聲音顏色殊不大肆，不以國勢滋長夏大而變革其心，如無所知，如無所識，常靜，常敬，常

止，常一，是謂「順帝之則」。三才無二道，道在人心，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是心無形，是心無我，虛明無際，天地無間。惟動乎意，流乎邪，故失之，故與天地睽隔。不動乎意，則融融渾渾，即帝則也。如水鑑，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鑑物。如日月，未嘗有知識也，而自能照物。文王之赫怒，即是心也。文王之遏密伐崇，即是心也，即舜之精一也，即禹之「安女止」也。帝謂文王，詢問爾之仇方。詢其事狀情理，若不可不伐，則與爾兄弟之國，以爾鉤引攻城之具，與夫臨車、衝車，以伐崇國之城。崇侯虎導紂為惡虐，囚文王於羑里，文王非伐己仇，乃伐天下之所仇。非告語之所及，故伐之。凡可以在上臨下之具，皆臨

①「亦」，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也。凡可以從旁衝擊之具，皆衝也。閑閑，閑暇不急遽之狀。文王不得已而攻崇城，猶或覲崇侯之忽悔而改也。人性本善，因物有遷，其本善終不磨滅。聖人心量如天地，故三軍之士行文王之德意，其狀閑閑。毛傳謂「言言，^①高大也」，安知非墉之崇人，有順迎王師之言不一乎？毛傳亦多差，謂此閑閑爲動搖，亦非。箋謂「言言，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連連而至不絕也。此德順者，故不殺而執至也。如崇侯惡黨凶徒，則殺而馘之。《釋詁》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曰類，於野曰馘。其未致者，猶招致之使附，不忍驟伐。寬徐如此，而四方無敢侮周者。王氏曰：「伋伋，壯也。」《說文》引《詩》「崇墉伋伋」，高貌。《周書》曰：「伋伋勇夫。」箋

云：「伐，謂擊刺之。」^②肆，犯突也。」毛傳曰：「忽，滅也。」朱曰：「拂，戾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夫始攻之緩，戰之徐，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以爲文王師也。萋萋者，臨衝密比，如草之鬱萋也。《毛詩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世。周世修德，莫若文王。」此《序》未爲全非，大抵贅語，無所發明。是詩言天人無二，不識不知，閑閑，安安，非聖人豈能作，爲《序》者固不識也。又本詩惟言遏密伐崇，而伐殷之意尚隱。

①

「謂」，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②

「刺」，原作「制」，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眴奏公。

囿，音又。麀，音幽。《補音》：「伏，《周官·考工記》『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注云：『故書「伏」作「偃」。』」杜子春云：「偃當爲伏，音同而字異也。」賈誼《鵬賦》「伏」與「域」叶，東方朔《七諫》「伏」與「息」叶，揚雄《長楊賦》「伏」與「息」叶，班固《幽通賦》「伏」與「逼」叶，揚雄《上林苑令箴》「伏」與「碩」叶。《補音》「伏，筆力切」，未安。《集韻》：「鼻墨切。偃，筆力切，又伯逼反。同音有偃。」而《唐韻》：「偃，茫逼

切。」簡謂伏宜茫逼切，既與「逼」同韻，又與諸賦、箴韻叶，又與今音同母，特聲未轉爾。服、荀、蕝若筆力切，則異母。鵲，音鶴，《孟子》「鶴鶴」。物，音刃。

文王爲臺，方經畫而營之，而庶民咸來共攻治之，不盡一日而已成之，故當時有言，曰有司經始勿庸急，庶民如子而來矣。文王爲臺，非如後世侈，故不日而可成。然民來如子，成之速，人異之，於是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謂其速若神靈然，孟子所謂「民歡樂之，謂臺、沼曰靈」。麀，鹿牝者。獨言麀，蓋所親見，見所伏於囿中，見其光澤如洗濯然，故曰濯濯。劉曰：「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徒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伏者，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弗疑也。」然則首言麀伏，

亦以人異故歟？白鳥翬翬然張羽而高，滿沼魚多而躍，此不爲異，而詩人言之者，^①民歡樂，所覩皆樂，故云也。毛傳曰：「物，滿也。植者曰虞，橫者曰柶。業，大板也。柢，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孫炎曰：「虞，柶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釋器》云「大板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柶，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孔疏云：「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崇牙之狀柢柢然。」^②《有瞽》曰：「設業設虞，崇牙樹羽。」此柢亦文承虞業之下，故知柢即崇牙之貌。《考工記·鞀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釋樂》云：「大鼓謂之鼗，大鐘謂之鏞。」呂曰：「於，歎美辭也。」《樂記》云：「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箋云：「論之言倫也。」得其倫

理乎？毛傳曰：「水旋邱如璧曰辟廱，以節約觀者。鼉，魚屬。有眸子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瞶。」孔疏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書傳》云：『鼉如蜥蜴，長六尺。』陸璣《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其皮堅厚，可冒鼓。』」毛傳曰：「公，事也。」《爾雅·釋詁》云：「公，事也。」《爾雅》及毛傳亦多差誤。案：《燕禮》「樂正告歌備於公」，公者，諸侯之通稱。文王時殷世尚質，故矇瞶告歌備於公，而不以樂正歟？所謂矇者，矇矇略見，故可奏公。特目視不明之老稱歟？視不明者，聽必精，故樂

①「言」，原作「高」，據四庫本改。

②「孔」，原作「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③「然」，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補。

工用矇眊。鼓鐘於樂音最著，故言樂之倫理，必曰鼓鐘。《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楚椒舉曰：『先王之爲臺，不過望氛祥。』」孟子曰：「民之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毛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夫民心親附文王也久矣，奚始於此？餘贅辭。《爾雅·釋宮》云：「四方而高曰臺。」《含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王制》云：「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類宮。」康成謂辟雍及三靈同處在郊矣。爲囿爲沼，可知在郊。《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九室，室有四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辟雍。」夫文王追王，詩作於後，固可稱王。至於辟雍事實，文

王豈有僭天子制耶？殆文王創之，後周有天下，始定爲天子制歟？亦猶大王立皋門、應門，後定爲制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今俗語下來謂後來也。武，步武也。有前步而無後步者，不繼也。維周有後步，夏有禹，有啓，而無繼；商有湯，而無繼；周有大王，又有王季，又有文王，有武王，如前步有後步，相繼不絕，故以下武爲喻。而曰「下武維周」，謂有後步者維周爾。周世有哲王，大王、王季、文王三后，雖已在

天。在天，謂已歿也。而武王配於周京。配，合也。其道與三后無異也。周家世世以德爲務。作求，即爲務之謂也。維世世求德，故永永配天命。四海之內，皆願望周有天下，皆信周之必王。孚，信也。周成王業，天下咸信其必成。^①三后之心，與武王之心一也。一者，德也。四后之心，與上帝之心亦一也，與四海之心亦一也。是一德之中，無利心也，無富天下之心也，無動心也。禹曰「安女止」，是心也。舜曰「精一」、「執中」，是心也。湯與伊尹「咸有一德」，是心也。是固海內之所共服，其言其行固海內所法式。是心寂然不動如大虛，感而遂通如四海。微動乎意，則愆則尤，何式之有？湯表正萬邦，武王作式。惟聖人王天下，故天下咸師仰之。世世繼德，是永永能孝。曰「思」者，助辭

歟？其曰「孝思」，^②則所思者，德心歟？所思安止歟？精一歟？維是維則。《易》曰「乃見天則」，《詩》曰「順帝之則」，《詩》又曰「有物有則」，則者，大公至正、中庸、不可變改之則也，三才之所同也，故天下同心歸之，媚武王雖諸侯而有天下。咸媚之者，應侯之順德，不知者以武王伐紂爲非順也，知者以武王爲順德也。使武王有毫釐不順之心，則何以爲武王？何以配天命？何以配三后之德？服，事也。大王、王季、文王順事殷商，武王乃伐商，其事不同也。而曰「嗣繼其服事昭明」者，其德同也，其無利心、無富天下之心同也，寂然不動同也，故特曰「昭哉嗣服」，真繼

① 「成」，原作「言」，據四庫本改。
② 「孝」，原作「心」，據四庫本改。

志述事也。昏者以跡爲事，明者以德爲事。又曰「昭茲來許」，許，所也。昭其先祖之所自來者，德也，安止者也，精一者也，不動者也，是謂來許，是謂祖武，是則三后之步武也，是則武王之所繩也。繩，循也，循繩而往也。詩人謂武王受天之祜於萬年者，知周世德深入乎人心，深入乎人心，則深得乎天心，故云也。今武王有天下，四方來賀，是受天之祜也。詩人謂豈特於今遐遠之方咸來佐助，於後萬年亦無有遐遠而不來佐助乎？《毛詩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不以武爲步武，而曰武王，則何以曰「維周」也？不曰昭其德，而曰昭其功，不明四后之心甚矣，衛宏之害《詩》也如此。

文王有聲，遘駿有聲。遘求厥寧，遘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淩，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遘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爲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亟，或作「棘」。《毛詩》此篇「聿」並作「遘」，《禮器》作「聿」。

聲，聞譽也。文王有聲，其聲甚駿美。聿，發語助也。文王之所以有聲，維求安寧而已，求安民而已，初無圖王之志。其後雖不得已而有伐紂之事，實無利心，無私心，

一於求寧而已，而卒觀厥成。詩人贊之曰烝哉，烝，盛也。《爾雅·釋詁》雖以烝爲君，然《爾雅》多差誤，不可盡信。烝，衆也，故因有盛義，盛有大義。聖人無心於成功業，^①惟有志於安天下，此文王之所以大也。受命之義，備見《皇矣》「無然畔援」之章。所謂天命，即大義之必不可得而已者。是或因衆聖之啓告，或因內志之聰明，欲已而義不得已。於是「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密人徂侵之師，以伐崇墉，此即受天命而行之，有此武功也。既伐於崇，作邑於豐，天命也。作豐邑，當時人情事理必利害曲折，文王因其義之所當爲而爲之，皆天也。使文王微置私意於其閒，不由乎天，則必不合乎人，何以爲文王？何以有成？再贊曰「文王烝哉」，所以大其功也，亦以大其道也。滅，溝也，有

城必有滅。取土爲城，因以爲溝爲險。匹，兩也。昔者作程，今又作豐，是爲兩。非亟有所欲爲也，乃追奉其所自來之孝道也。周世世有道，由道而行。今更作豐，亦由道而行。雖欲以就王業，亦以順民之所欲，順天之所欲，順義理之所當而作之也。文王之心，常安常止。若亟其欲，是人欲，非天道也。周世世不失其道，謂之孝，文王亦追此道而已。王后，亦謂文王也。濯，光潔也，亦猶《新臺》之「有泚」，「有洒」，光潔如洗滌也。文王既追王，其大臣後亦爲公侯。文王與其臣潔濯豐邑之垣，蓋凡百君臣同謀協議，故詩人言王公也。四方咸歸，故曰「攸同」也。豐邑漸臨中國，四方又咸歸。豐邑城滅又崇壯險

① 「功」，原作「公」，據四庫本改。

固，國勢益強。文王至是，如插羽翰而飛，不可得而摧遏矣。此在奸雄，以私意行之，謂之術。在文王，由義理行之，謂之天命。使有毫許私意，則得罪於天矣。豐水東注於渭，禹導治之功也，因豐水思禹績。曰王、曰后、曰皇、曰辟，皆大君之通稱。尊而大之，屢更其辭，愛敬文王之至也。^①鄭箋謂鎬京在豐水之東，遂謂此章言武王，未安。觀文理猶謂文王也，自「鎬京辟廱」以下，則言武王矣。康成不善屬文，故有此曲說。豈平分此詩，四章武王，故斷之歟？然古詩與後之詩不同，辭以達意，意止則止，意未止則未止，奚拘整整爲兒童態哉？鎬京外水如壁壘之，故曰辟廱，不必專言學。《後漢·郡國志》言鎬在上林苑中，注云：「長安西南有鎬池，豐、鎬相去二十五里。」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

二，餘一猶未盡服也。至於武王，則四方無思不服，故武王有天下。考，成也。卜宅鎬京，成謀本於文王。卜而得吉，是龜正之。文王已得吉，武王成之而遷焉。古者城邑宮室之制不侈費，又庶民子來共攻，故易於遷。得非四方會同，日盛於昔，故豐邑又不足以容人？又人情事理利於遷鎬爲多，故不得已而遷歟？毛傳曰：「芑，草也。仕，事也。」人士之仕皆從其事，故仕、事通稱歟？古士、事通稱，《詩》「陟降厥士，保有厥土」，《康誥》「百工播民和」，^②見士于周」，^③皆以士爲事。豐水猶生芑，武王豈得不有所事？事，猶生也。

①「至」，原作「志」，據四庫本改。

②「工」，原作「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尚書正義》改。

③「士」，原脫，據阮刻本《尚書正義》補。

言有滋生於昔，以國勢益大而遷鎬，猶滋生也。祖父有成謀，詒於孫成王，以燕安羽翼之。遷鎬謀於文王，成於武王，本於文王，故以成王爲孫。又以武王言之，故又曰子，子亦謂成王也。是詩言文王、武王同心於安寧天下，作豐、作鎬，皆所以奉天命，慰人心也。而衛宏作《毛詩序》曰：「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①卒其伐功也。」宏不明文王本志於永寧，奉天命，武王同道。而以「繼伐」爲大旨，失二聖之本心矣。廣聲卒伐，藻辭贅語，殊爲害道。

慈湖詩傳卷十六

① 「聲」，原作「心」，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慈湖詩傳卷十七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大雅 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寔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寔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菹，荏菹旆旆。禾

役穰穰，麻麥幪幪，瓜瓞嗒嗒。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粃以較，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斚。醢醢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脾

膝，或歌或詈。敦弓既堅，四鍬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鍬。四鍬如樹，序賓以不侮。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傳曰：①「敦，聚貌。行，道也。」鄭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叢生曰苞。泥泥，有柔意歟？蘆葦叢聚，如兄弟會聚。牛羊勿踐履，愛之之辭。泥泥和柔，喻其親愛兄弟之情似之。戚戚者，親愛切至之心，其間兄弟之遠者，往往以疏，屬謙辭，故曰莫以爲遠，俱兄弟爾。具，俱也。陳肆筵席，老者則授之几。毛傳曰：「設席，重席也。」《春官·司几筵》：「筵在下，席在上。」鄭箋云：「御，侍也。」謂敦史。箋謂緝爲猶續，未安。緝有比密之意，老者之旁，有侍御者比密焉。毛傳曰：「聿，

爵也。夏曰醴，殷曰斚，周曰爵。」箋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考之《儀禮》②，如箋所云洗爵、奠斚，錯舉互見。毛傳曰：「以肉曰醢醢。膝，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詈。」箋云：「薦之禮，韭菹則醢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爲加。」《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周禮·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③孔疏云：「用肉爲醢，特多汁，故以醢醢爲名。」④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雁之屬爲之名也。」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膝，口下曰函。」《說

①「傳」，原作「詩」，據四庫本改。下「傳」字同。

②「儀禮」，原誤倒，據四庫本乙正。

③「肉」，原脫，據四庫本補。

④「醢」，阮刻本《毛詩正義》無此字，當據刪。

文》：「函，舌也。」按：燕禮雖諸侯之禮，其與王禮宜多相似，歌必以琴瑟，故此毛傳云「歌者，比於琴瑟」，今彈琴多近𦍒則聲高，此謂「或𦍒」，疑指琴瑟也。而《釋樂》云「徒擊鼓謂之𦍒」，郭注引此詩云「或𦍒」。^①然《爾雅》亦多差謬，亦難盡信，當兩存之，以待來者。董曰：「舊書作『加𦍒』，定本作『嘉』，唐改從定本。」孔疏云：「正饌以外所加嘉𦍒，則脾之與臠。」毛傳曰：「敦弓，畫弓。天子敦弓，鍤矢參亭，已均中藝。」鄭箋云：「舍之言釋也。」孔疏曰：「敦與彫古今之異。」《集韻》：「彫音有作『𦍒』者。」《冬官》弓人爲弓，唯言用漆，不言彫畫，蓋周公削之，欲從質也。《周官》之書，周人不能盡行。自洛都封建大事猶莫之行，而況他乎？敦弓未必果音彫。《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彫弓，

大夫黑弓。」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彫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孔疏以爲事不經見，未必然也。況徐氏敦都雷反，不音彫。先儒好異，改字強音者亦多，今闕疑，以待來哲。《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鍤。」《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考工記》：「矢人爲矢，鍤矢三分，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參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孔疏云：「輕重鈞亭，四矢皆然，故言四鍤既均。」《周禮·司弓矢》：「殺矢，鍤矢用諸近射田獵，恒矢，庫矢用諸散射」，注謂「散射，禮射也」。此詩禮射而曰鍤者，詩言大略，鍤矢通稱。《周禮》八矢名物詳辨，不必牽合也。鄭箋謂

① 「詩」，原重文，據四庫本刪。

「將養老，先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呂曰：「以詩之所敘，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疏非王肅燕射之說，^①謂「燕射於旅醕之後乃爲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爲燕射，而後酌酒哉」，從鄭氏以爲大射。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禮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②舉觶無算爵，獻酌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耆」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朱曰：「既燕而射以爲樂也。」連中者，發矢必均齊。有毫髮之差，必不中矣，安能四鍬皆中如樹？《射禮》釋獲者取賢獲，執以告。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孔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箋云：「《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鍬，則已徧釋之。」朱曰：「不侮，不以中

病不中者也。」毛傳曰：「曾孫，成王也。醕，厚也。大斗，長三尺。」孔疏云：「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先祈祀於黃耆，尊幼之序也。《釋詁》云：「鮐背、耆、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瘦，背若鮐魚。」郭云：「背皮如鮐魚。」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毛傳：「鮐背，大老也。」箋云：「背有鮐文。」諸儒所言，皆莫知鮐魚之狀。毛傳疑焉，惟曰「大老」，雖《釋詁》亦莫釋其詳。背有疾文，隱藏不見，亦非美談。觀詩文，未必謂背文。老者髮黃則可見也，豈以老壽者背多隆起若台耶？《爾雅》作「鮐」，則或以鮐魚之

① 「非」，四庫本作「唯」，《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作「難」。

② 「射」，原脫，據《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補。

狀如老者之背耶？台背，其老壽者體狀可見於外者歟？黃耆將受爵之時，侍御者或引之於前，或翼之於左右，愛敬之至也。祺，猶祐歟？介，大也。景，明著也。壽考維祺，以介景福，皆所祝黃耆之辭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此《序》亦差。黃耆，言宗族兄弟之老者，非外也。祺福，乃祈祝黃耆之辭，豈成王自爲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豈由愛物故能睦族耶？《序》差謬多矣，言辭似典雅，而實不可考。因鄭康成不知其爲衛宏作，謂《序》在毛公之前，遂尊之，致悞後學。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至矣，《既醉》之詩，非聖人不能作。諸儒不知道，阻滯不通，大失厥旨。是詩言「公尸嘉告」，又言「孝子」。《執競》祀武王之詩，亦曰「既醉既飽」，然則祭祀歟？或曰既祭而燕也。祭與燕不必深辯，而其大旨則同。以放逸不知道者之心，醉之飽之，則酒也食也。以不放逸道心，醉之飽之，則皆德也，皆昭明融一之妙也。是謂靜嘉，是謂三才共貫、百聖共由之道，是爲福祿之本。人情多因醉飽放逸，故是詩首言

醉飽，以明德性。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君子謂王也，爾亦謂王也。萬年，蓋嘏辭。以士大夫祭禮嘏辭推之，宜有之。此則因嘏辭而祝頌之，贊詠之。介，大也。景，明著也。《爾雅》雖以景爲大，《爾雅》固多差悞。殺者，殺雜之薦，折俎之類，群臣之所共饗。將，持也。言爾、我，以別群臣歟？萬年，所謂祝其壽考也。此「君子萬年」，推福於與祭諸臣歟？人心無體，自廣大，自昭明，自融一。意動而遷，始昏，始雜，始卑陋，故此以爲高，因言高朗。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爲聖。」《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此心之神未始不一，動乎意，始失其一，故有始無終，故此言「令終俶始」也，其終如始也，復吾心之本一也。發明德性，於是爲詳。周祀先王先公，言公尸，尊祖也。嘉告，嘏王也。其告維何，

當是「受福於天，眉壽萬年」之類，而此惟曰「籩豆靜嘉」，何也？至矣，大矣，惟知道知之。籩豆有列，靜乎嘉哉。此嘏辭之所有，聖人取其要語以明道也。此可以默會而不可以言宣，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蓋有意則可以詳說，無意則不可詳說。孔子曰「陳其薦俎，序其禮樂，而君子知仁焉」者，靜嘉之旨也；「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者，靜嘉之旨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而二三子猶以爲隱」者，靜嘉之旨。可以略言而不可以詳說也，非祕而不可以詳說也。無可說者，不可得而詳也。朋友，諸臣也，《書》曰：「臣哉鄰哉。」與祭諸臣威儀肅雝，彼此感攝，齊明融合，威儀無失，隨時而中。孔，甚也，至也，隨時中節之至也。朋友之所攝者，靜嘉融明之心

也。威儀之所時者，靜嘉融明之變化也。

君子有孝子，此「君子」謂前王也，此「孝子」謂今王也。融明靜嘉之謂孝。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然則此孝豈有匱竭耶？宜其錫被爾類，永永無窮。《爾雅》云「宮中衡謂之壺」。郭注云：「巷，閭間道。」蓋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有巷道也。室家之壺，言子姓異宮。胤，^①嗣也。福祚及其嗣有永也。蓋由乎道者，何所不利，何所不通也。僕，附也。其景命之集，不特於其躬，又於其子孫，故謂之僕。及己爲正，及子孫爲附。釐，正也。女與士，皆子姓也。王能釐正其女士，即景命之延及於女士也。又從而釐爾子孫，^②即景命之延及於孫子也。於以明其道不絕，則福祿亦不絕。其道絕，則福祿亦絕。禹、啟

之後，太康遂失邦者，道絕也。大王、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不絕者，以道不絕也。《毛詩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此《序》辭似雅正，實失詩旨，徒爲榛蕪，以蔽大道。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澤，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甕，公

① 「胤」，原作「允」，楊簡避宋諱改字，今回改。下文不再出校。

② 「而」，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按：此篇《水樂大典》缺卷。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於天子。不解於位，民之攸暨。假樂，《中庸》、《左傳》皆作「嘉樂」，《毛詩》「假樂」者，「嘉」音之訛也。嘉善和樂，蓋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徒樂而非善，固非德性之樂。徒善而非樂，亦非德性之善。既嘉善而又和樂，德性之光，自然而然，初非有意於爲善又爲樂也。德性之光輝，合嘉、樂一言，庶乎形容之也。此惟有

德者自知，惟有德者知之，非章句儒所能識也。君子，謂王也。德性人所同有，惟不昏蔽，是爲君子。即嘉樂之容光，其令德已顯著，其言行政令令德益顯。人，猶民也，人又足以包諸侯諸臣。由此德此性而發，無所不宜，無所不通。人心在是，天心亦在是，故受祿，故天保右之，命之，申而延之。雖曰是天，實自君子之德性。千祿非干求也，「千」字似「干」，傳之微訛也，闕疑則可。箋謂「干，求」，則大不可。十百爲千，千祿百福，言其多。願王子孫蕃衍至於千億。穆穆，靜默之容。皇皇，精明尊大之容。^①此亦言君子之形容，德性之光輝也。非有心於爲靜默、爲精明尊大

①「精」，原作「聰」，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慈湖遺書》卷八改。

也。德性無思，而其容光自然有若，是「穆穆皇皇」之象也。君、王通稱。宜者，善之辭也。不愆差，不昏忘，率由先王舊章。由德性而發，自不愆不昏，自率由舊章，蓋自與古先聖王所施所行合也。威儀抑抑，謙抑之容。令德之音，秩秩不已。人頌其善，不一而足，無怨之者，無惡之者。莆田鄭曰：「匹，類也。」率由群類衆欲而行，無己私也。凡是皆德性所發自若是也，是固可以受福無疆，而爲四方之綱。不特爲四方之大綱而已，又爲四方之紀。紀者，每事咸宜。雖小事，無一失也，如萬紀之畢張也。箋云：「燕者，燕飲。」毛傳曰：「朋友者，群臣也。」《泰誓》曰「友邦冢君」，《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呂曰：「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所憂者，

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斃」也。方嘉之，又規之者，蓋皋陶賡歌之意也。②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乃民之所由休息也。毛傳：「斃，息也。」孔疏引《釋詁》：「咽，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斃。』』而《爾雅》疏無「某氏曰」，何耶？按：咽，許四反。然則「斃」者，「咽」之音而字訛歟？《詩》此類多。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

①「甫」，原作「甫」，據四庫本改。
②「意」，原作「詩」，據四庫本改。

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韓琫容刀。^①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蹇蹇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②芮鞠之即。

按：此篇以下，《永樂大典》缺卷。

洵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饒饒。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洵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

濯疊。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洵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暨。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伴奂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畝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於天。藹藹王多吉人，

① 「韓」，原作「韓」，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迺」，原作「迺」，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維君子命，媚于庶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
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莘莘萋萋，雝雝喈喈。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明。
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汙可小休。
惠此中國，以爲民逯。無縱詭隨，以謹惛怛。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汙可小愒。
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
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爲猶不遠。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
匪我言耄，爾用憂譴。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天之方瘳，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
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壘如簍，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
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
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

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惛德，^①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蟴，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讟於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

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訐謏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

①「惛」，阮刻本《毛詩正義》作「滔」。

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

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苑彼桑柔，其下侯甸。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旗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瘠，孔棘我圉。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遼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降此蝥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懜，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俾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①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暍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遐。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瘝我以旱，僭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

①「土」，原作「上」，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天，云如何里。瞻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賡賡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往近王舅，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郛。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糧，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

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弗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鞞鞞淺幘，^①幃革金厄。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

百壺。其殽維何？魚鼈鮮魚。其蔎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姑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魴鱖甫甫，麀鹿嘒嘒，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①「鞞」，原作「鞞」，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江漢之潏，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
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錫山
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
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
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
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
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
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

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
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
闚如虓虎。鋪敦淮漬，仍執醜虜。截彼淮
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
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王曰還歸。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
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蠹賊蠹疾，靡有夷屆。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
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
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
寺。鞠人忒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

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霽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旻天疾威，^①天篤降喪，瘝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遘，實靖夷我邦。皋皋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稗，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

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按：此篇以上，《永樂大典》俱缺卷。

慈湖詩傳卷十七

① 「旻」，原作「昊」，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慈湖詩傳卷十八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周頌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於者，歎美之辭。穆者，深遠之貌。清者，潔清也。大抵皆贊美之辭。相，助祭者。顯者，儀物顯著。肅，敬。雝，和。《毛詩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鄭康成不知衛宏作《序》，意毛公之前已有《序》，悉尊

信之，故箋謂顯相爲諸侯。案《士虞禮》祝辭「哀子顯相」，則凡助祭之人皆可以言顯相，不止於諸侯也。言多士秉文之德，不及諸侯者，諸侯被文王之化淺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非文王能強人以其所無也。人皆有德性，文王有以感發之。秉，猶秉彝之秉，非強力外取，言不失爾。對，猶配合也。夫文王大聖，而多士即能秉其德，配合在天之靈者。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感而化之，非由外鑠。駿，敏也，美也。奔走在廟，執事也。肅雝、濟濟、駿敏，不亦顯乎，不亦順承乎，承文王之德也。射，厭也。文王之道，士民之所共由。中正平常，本所固有，何厭射之有？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

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天之命，天之道也。不知道者，謂命自命，道自道。周公作是頌，知天命之不已。不已，不息也。穆者，言其深遠不可測。於者，歎美辭。天道變化，至如今不已也。天雖無聲無臭，不可測知，而文王之德即天德也，故《中庸》引此詩曰：「純亦不已。」文王之德，文王之心也。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心無形體，清明無際，純一無二。天人道殊，其迹則一。惟純，故不已。《中庸》曰：「聖人之道，發育萬物。」惟天人一，故能發育。孔子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明三才一致也。是故天命之不已，即文王之不已。文王之德，不亦顯乎。文王之顯著，即天命之幽穆。文王之心，即衆人之心，即千萬世之

心。孟子曰：「堯舜與人同爾。」此曰「我其收之，曾孫篤之」者，以其一故也。我者，周公自謂也。文德假大盈溢以及我，我收受之。曰溢、曰收，當默通其意，無執其辭。孟子嘗言「說《詩》者不以辭害志」，此之謂也。曰溢、曰收，不可以二言，不可以思爲言，惟心通內明者自知自信。駿，俊也。惠，順也。曰駿、曰惠、曰顯、曰純、曰穆，皆所以贊說斯道，而非五也。如玉曰白、曰瑩、曰潤，而無二玉也。如金曰黃、曰剛、曰利，而無二金也。曾孫，謂成王也。成王未能收也，篤之，斯收之矣。篤，即收，即純。知篤與收與純之一者，可以觀此頌矣，何則？道無二道也，百姓日用者無二也。衛宏作《序》曰：「《維天之

① 「夫孝」，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命》，太平告文王也。」失周公之旨。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文王之典則，即文王之道。後王之道，其《維清》乎？清者，不動乎意者也，禹曰「安汝止」之謂也，舜曰「惟精惟一」之謂也，《詩》曰「不識不知」之謂也，《易》曰「無思無爲」之謂也，即孔子「毋意」之謂也。不動乎意，非木石然也。中正、平常、正直之心，非意也。忠信、敬順、和樂之心，非意也。《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此之謂也。於平常正直之心而起乎意焉，不直焉正焉，^①則渾濁矣，非清也。人性本清明，起乎意始昏。不起乎意，則未始不清明。清明無體無我，如水如鑑。文王由是清明，而發諸云爲，是謂典則。武王由

是清明，而緝熙之，念慮云爲，無一之墮乎意，無一之不清，其緝理密矣，虛明和融，是謂熙矣。如水鑑照物，不動乎意，自無一之不理矣，自無一之不合乎文王矣。《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肇，始也。始禋祀昊天上帝，而文王配焉。迄，至也，亦有終義。武王至是功成，皆緝熙文王之典所成也，是爲周之禎祥，在此緝熙之中，不在乎犧牲幣玉之間。犧牲幣玉，所以致其禮，行其誠，而其所以致夫禎祥者在道，而不在物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

① 「直焉正」，四庫本作「正不直」，於義較勝。

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毛傳曰：「烈，光也。」文，文德也。辟，君也。辟公，諸侯也。烈文，贊美之辭。諸侯助祭，先王降福于王，有嘏辭焉。王不專有其福，祭訖而燕諸侯，所以均其祉福于諸侯也。曰「錫」云者，先王錫之也。《載見》之詩曰「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亦猶是也。《毛詩序》曰：「《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惠有順義，又有愛利之義。辟公獲茲祉福，其惠我於無疆乎。無疆，猶無窮也。諸侯能修德任賢，如後所云，則自然順事無違，忠愛於王。王室受其惠，又願其子孫永保祉福。其有不順不德，則禍亦隨之，是謂不克保其福祉。毛傳曰：「封，大也。戍，大也。」無封大侈靡于爾邦，爾不封靡，則王其崇之矣。崇，謂慶賞之。《左傳》「封豕長蛇」，封豕，大豕也。

也。念爾祖考有大功，故有國。繼其序者，當益有以大之。皇，大也。爾欲競強乎？莫競于用人。所用得其人，則四方皆聽爾之教令，是謂「訓之」。自方伯而下，凡有屬國，皆當奉王命以教訓屬國。爾欲顯著乎？莫顯於修德。爾有德，則百辟咸儀之矣。於是歎美之，曰於乎，爾若是，則先王將不忘女，益錫女以祉福矣。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先王之所以錫之祉福，以爾已德之足以致之也。然則《烈文》之詩，諸侯助祭，祭訖，王燕諸侯之樂歌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祀先王也，而衛宏作《毛詩序》，并言祀先公，不可信也。先公尊，太王卑。

今也於先公之前，專頌太王而下之美，豈理也哉？^①宏《序》差謬，不可盡信，何止此？宏豈拘於七世之廟，祀必公叔祖類以上，故云乎？然天下事自古及今，斷不可以執一論。觀此頌，則特祀於太王廟之樂歌與？祀有特有裕，裕則群廟之主合祀於太廟。毛傳曰：「作，生也。」箋云：

「高山，謂岐山也。」太王去豳遷岐，初治此山。治荒曰荒，亦猶治亂曰亂，治擾曰擾歟？彼作矣，彼謂太王。初作治此山，建置社稷宮室庶司，至文王益廣其治康之功。彼徂矣，謂太王亡矣。徂，逝也。岐山有夷平之行，言岐，所以言太王也。夫道平夷而已矣，動乎意則失之，故孔子之「毋意」，禹之「安女止」。人心即道，故《書》曰「道心」，《記》曰「中庸」，《洪範》曰「王道平平」、「王道正直」，《易》曰「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斯道甚平夷，甚易簡，而自古學士大夫多求諸意，舍其本性之善，而外求其故，外起其意，故自有而自不知，自不信，故孟子謂之自棄，而諄諄言必稱堯舜，孟子深信其平夷故也。子孫言王季、文王而下也。子孫保而守之，無敢逸也。動乎意則放逸，放逸則失之矣。夫道，一而已矣；夫道，心而已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爾。」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紂大惡，人心怨苦之。文王、武王有盛德，人心歸之，則天命固在二后矣。文王本無伐商之志，往往以衆聖贊輔，紂惡滋熾，憫

① 「豈」，原作「其」，據四庫本改。

斯民塗炭，義不得而已。是天命在周，文王、武王不得而違，始有安天下之志，是謂受。故遏密人，伐崇侯，度鮮原，作豐邑，成就王業，不敢康寧。命不本於彼蒼，乃基本於二后之心。凡二后之心，夙夜念慮云爲，動靜無非所以成天命也。是基命之心寬宥精密，其寬宥廣大而無外，其精密無思而無爲。蓋人心即道，故曰道心。此心無體，而神用無窮。有體則有限量，故曰寬宥。有體則可知，無體則不可知，故曰精密。人皆有此心，動乎意則昏，昏則蔽，蔽則立我立私，不宥不密。二后不動乎意，即禹之「安女止」。動靜云爲，如天地變化，日月之照臨，無所不思，而非動乎意也。無所不爲，而非動乎意也。曰宥、曰密，所以發明乎是也，孔子嘗引以明無聲之樂。使二后之成王業一動乎意，則私

矣蔽矣，天命將去之，何以基命？於是歎美之曰「於」。是其念慮云爲，無一之或動乎意，無一之或失其道，緝理無差，熙和順洽，意消而道心自明，心明而時措自宜。舜命禹曰：「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惟精一則中矣，此聖人緝熙之功也。單，盡也。有一念慮動乎意，則猶未單厥心也。有一云爲未中乎節，則猶有未單厥心也。人心本廣大清明，無所不照，微有所蔽，則亦微有所不盡。苟有所不盡，則於靖安天下之功亦有所不盡。二后單厥心，故其靖安之功霈然有餘裕矣。肆者，霈然有餘之意。《毛詩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案：《孝經》：「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二詩惟言二后，何耶？衛宏作《序》固多差誤，未必果郊祀之詩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邁，往也。時邁其邦，巡守諸侯也。王者天之子，得乎天道，而後可以居天位，是故王者無私，惟天道而行之，故天右序有周。右，助也。序者，王宅中諸侯環屏皆序順也。雖人道之序順，實天道之序順也。道無二也，二則違矣，安能王？薄，略也。言，語助也。震，威之也。《立政》曰「詰爾

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知巡守以師行也。震疊舉而莫敢妄動，故震疊。文、武不可偏廢，諸侯不能皆賢，其有亂德，不可告教，則誅君弔民，義之不可已者也。懷柔百神，致禮於百神也。《毛詩序》曰：「《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謂燔柴告天，以巡守而至，又望秩山川也，蓋繼《虞書》之言。此言「百神」，又不止於山川矣。首言昊天，則柴可知矣。不繼言「百神」、「河嶽」，而言「右序」、「震疊」者，^①欲急明巡守以師，非私也，奉天道而行也。自西周東行巡守，必經大河喬嶽也。毛傳謂「嶽，岱宗」，《周禮》「五嶽」，毛傳何止於岱也。允，信也。后，猶王也。武王初有天下，初巡守，遠方諸侯

① 「右」，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於是咸信武王之王天下矣。昭明有周，明今王爲周矣。式，更也，義見《式微》。不特明昭今王爲周，又昭明次序在位諸侯，謂從行公卿，欲四方知大臣名德。諸侯咸順，無所誅伐，則干戈無用而戢斂之矣，弓矢無用而櫜藏之矣。武王本心之所求者，懿德而已，干戈非所尚也。時，是也，肆陳懿德於是《夏》歌之中。《夏》歌有九，歌何以名《夏》？夏，大也。由道而行，是爲大也。允信王心之保守斯道而無失也。《周禮·鐘師》鄭注：「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人皆爭競求己之強，而得其所競者，千無一，萬無一。至於武王，則得其所競矣，故曰「執競」。蓋惟無競者能競，而競者不能競，故古志曰：「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武王中虛無我，豈以伐紂爲己利哉，天下萬世皆信武王之心無一毫爲私也。武王之心信於天下，故武王之功烈，天下無能與競。武王不爲私，惟成康濟斯民之功，其心甚顯明，人皆信之，不亦顯乎。其爲民不爲己之心甚明也，故上帝大之。皇，大也，大武王之心也。彼，謂武王也。奄有，猶曰盡有之也，四夷諸侯咸服之也。①中虛無我，故清明，無所不照。鐘、鼓、磬、筦，祀武王以樂也。喤喤之聲洪，將將之聲清。

①「夷」，原作「方」，據四庫本回改。

降福，嘏主祭也。穰穰，如禾藁之多也。

簡簡，如竹簡之多也。《爾雅》曰：「簡，大也。」未必然也，《爾雅》多差誤。威儀反，每每反顧，至謹也。有獻，有酢，有酬，故醉飽。「福祿來反」者，明福祿由己德所致，非自神也。出乎爾，反乎爾。《毛詩序》曰：「《執競》，祀武王也。」孔疏云：「祀武王之樂歌也。」《魯語》叔孫穆子聘於晉曰「夫樂，先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①韋注曰：「《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此三夏曲也。」《周禮·鐘師》鄭注曰：「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

時夏。

文者，事業之可觀也，即堯文思之文也，即文王之文也。道不可見，惟發諸事業乃見之。思，語助也。后稷德配天，故周郊后稷以配天。天人本一，人心動而昏始異，是故克配為貴。克配非有他也，不失其本心而已矣。教民稼穡，民得以立，莫非后稷之道也。極，至也，道之異名，《書》曰「皇極」，《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道不可以復加也，故極。聖人知衆人必以后稷稼穡之事為淺者，不知其為道，故大為之言曰極。此頌武王，或周公所作也，非聖人不能為是言。道無精粗，一貫無二。天人本一，事理無殊。是道大同，人自異意。不起乎意，本同本一。《孟子》曰

①「侯」，原作「后」，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國語》改。

「粦麥」，趙岐注云：「粦麥，大麥也。」《說文》云：「粦，周受來牟也。一麥二秬，^①象其芒刺之形。」《廣雅》云：「來，小麥也。牟，大麥也。」《說文》：「齊謂麥曰粦。」^②鄭箋乃引偽《泰誓》「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謂此來牟。鄭未知偽《泰誓》乃張霸所爲，故信之。來牟，亦見《臣工》篇，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草木之變昔所無，而今忽有。世雖有之，而此來牟忽生，足以濟民，此天也。事物之變，無非天者，而況於忽生濟饑之來牟乎？后稷始獲此來牟，遂以貽種藝，遂廣布其種，不聞中國四夷。^③率，徧也。是上帝命后稷徧養其民，無此疆爾界之閒，而后稷與天合也。既言配天，又言極，又言無此疆爾界之廣大，而卒曰陳此常道於是夏歌之中者，何也？夫道，一而已矣，平常

而已矣。聖人慮天下，後世求諸高遠而反失之，故又曰常。箕子曰「王道平平」，孔子曰「中庸」，皆言道不離乎日用庸常也，平直而非遠也。聖人慮人以爲淺，故大之。又慮人以爲高，故曰常，皆所以啟人心之蔽而明道也。夏歌有九，夏，大也，亦見《時邁》。《毛詩序》曰：「《思文》，后稷配天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

① 「秬」，原作「峰」，據四庫本改。

② 「齊謂麥曰粦」，此語不見於今本《說文解字》，陳昌治刻《說文解字》：「秬，齊謂麥秬也。」《集韻·哈韻》：「秬，《說文》：『齊謂麥曰秬。』或作秬。」

③ 「夷」，原作「裔」，據四庫本回改。

康年，命我衆人。庠乃錢鏹，奄觀銓艾。

《毛詩序》曰：「《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孔疏云：「將遣諸侯，不直戒其身，戒其卿大夫，以警切之。」毛傳曰：「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嗟嗟，歎息之辭，重農事憂切也。公，公家也，敬爾在公之事。《蒼頡篇》：「釐，賜也。」王賜爾成，法有道焉，其有未明，則來諮詢。深入其中，得其法意而行之而後可。大抵法簡而意深長，不可盡述，故須諮詢茹人，不可草草。《詩》云「柔亦不茹」，茹，人也。「舜飯糗茹草」，謂食而人也。菜茹柔而易入，故茹有人義。鄭箋云：「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敕其車右以時事，急教農也。介，甲也。車

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孔疏云：

「《月令》說天子親載耒耜，措置之於參乘之人，保介之與御者二人閒，君之車上止有御者與車右二人而已，今言保介與御，明保介即車右也。不敕御人，偏敕車右者，以御人本主於御車，不主輔君，故專敕車右。言保介之御閒者，以人君左載，御在中央，明其遠君。措之，故繫於車右。《月令》：「季冬，命民修耒耜，具田器。」農書稱孟春，耕者急發。」毛傳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蓋本《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郭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易》曰：『不菑畬。』」《詩》曰：「於彼新田。」此《臣工》詩謂諸侯反國，時維莫春，亦何所務。

① 「菜」，原作「萊」，據四庫本改。

求，猶務也。新田當如何？畚田當如何？於，歎美也。皇，尊大之也。歎美尊敬，今茲來牟之麥，乃本於后稷之時，上帝神化之所生，至於今種藝滋盛，然實受天之明命，今當耰而糞之，將受上帝粒食之賜，必明昭其本於上帝之命，故迨用康年。迨，終也。康，樂也。民足於粒食而樂，亦曰樂歲，即康年也。意謂康年乃本於上帝使民敬天，亦導民之良心也。毛傳曰：「耨，具；錢，銚；耨，銚；耨，耨也。」孔疏云：「『耨，具』，《釋詁》文。《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說文》云：『耨，田器也。』《釋名》云：『耨，鋤類也。耨，迫地去草也。』《世本》云：『垂作耨。』《釋器》云『斲斲屬謂之定』，李巡曰：『鋤也。』郭璞曰：『鋤屬。』

《廣雅》曰：『定謂之耨。』《呂氏春秋》：『耨柄尺，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高誘注云：『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閒。』此云耨、耨，當是一器。《釋名》云：『銚，耨禾鐵也。』《說文》云：『銚，耨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銚。』夫銚既為耨刈之器，則銚不得為刈，宋仲子注未必然，而孔疏遽信之，何也？意錢者，耜端之金歟？後世錢貨，其體圓，取此為名歟？王氏曰：『戒使衆人，各耨乃錢耨以治田。奄忽之間，已觀銚艾矣。』其謂農事不可緩之意歟？是頌專於務農者，《孟子》謂仰事俯育之足，然後可以驅而之善，救死不贍，則奚暇治禮義哉。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民之大事在農，是故稷為大官。』其言藉禮甚詳。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傳曰：「雝，澤也。客，二王之後。」故衛

宏作《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案：

《周禮·小行人》：「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蔽，而聽其辭。」又「掌客」之職：「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蓋《周禮》以諸侯爲賓，其使者爲客。況頌言諸侯必曰「辟公」，凡「辟公」之詩，^①其辭隆重。《有客》之詩，其辭略，於以驗禮文之有間。毛傳亦有差誤，不可盡信。《大行人》：「凡諸侯之卿，^②其禮各下

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則國客亦有饗食之禮，此其樂歌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朱曰：「先儒多謂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鷺振羽飛集，潔雅可愛。此愛敬國客，故以振鷺比客容。^③既愛敬之，又從而勉之，曰在彼居國，無惡之者，來此王朝，又無厭斁之者，人無不愛敬，庶幾夙夜，進德無怠，不特始有譽，而終亦譽，又願其終譽永久不已。戾，止也。止，語助。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① 「詩」，原作「使」，據四庫本改。

② 「之」，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周禮注疏》補。

③ 「容」，原作「客」，據四庫本改。

毛傳曰：「稌，稻也。廩，所以藏盛之穗也。^①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孔疏：「器實曰廩，在器曰盛。《禹貢》『百里賦納總』，即禾稼也。『二百里賦納銍』，即穗也。而《地官·廩人》職『掌萬民之食，三釜、四釜皆米事』。《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則亦藏米可知。」王氏曰：「利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溼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利也。」此酒非三酒澄酒在下者，五齊亦通稱酒。醴齊濁，禮之所尚，故以祀祖妣。凡言祖，則妣從可知。此必言妣者，以周特祀姜嫄。《大司樂》特享先妣，《生民》、《閟宮》言姜嫄。特異言百禮，則不止於祀祖妣。箋云：「烝，進；畀，予也。」祭而神降之福。孔皆，皆降福也。是頌豐年報祭之樂歌也，《毛詩序》曰「秋冬報也」，言秋，未安。以時考之，周建子，今

之八月為周孟冬。豐年之報，勢在冬矣。諸儒考《春秋》不詳者，多謂周用夏時，非也。周雖不廢夏時，而朝廷大禮則用周正。

孔皆，《補音》：「舉里切。荀勗《東西廂歌》：『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晏，以洽百禮。頒以位敘，^③或廷或陞，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寮，^④憲茲度楷。觀頤養正，降福孔偕。』楷古讀如杞，《後漢·李膺傳》：『時為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

①「以」，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補。

②「廂歌」，原作「廟頌」，四庫本作「廂」，據武英殿本《晉書》改。

③「頌」，原為「□」，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晉書》補。
④「子」，原作「於」，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晉書》改。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嘒嘒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曰「有瞽有瞽」，言瞽之多也。案：「合止祝敵」出《益稷》，孔誤作《皋陶謨》。《爾雅》邢疏本鄭注，及此詩孔疏，皆謂敵所以止樂。今太常寺樂合以祝，止以敵，於聲音序次爲宜，況《益稷》篇「合止祝敵」文理亦合，《爾雅》多差誤。籥從竹，是古用竹爲之。所謂「木長尺」者，謂鉏鋸之木爾。孔氏云：「柎、簨，圉，敵，古今字耳。」《釋樂》云「大磬謂之馨」，郭云：「馨形似磬，^①以玉石爲之。」《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箛」。大管爲箛，^②其中謂之簞，小者謂之箛，郭云：「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箛十六管，長尺二寸。箛管長

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簞六孔。邢疏云：「《風俗通》：『舜作簫，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二尺。』《廣雅》曰：『^③簫大者二十三管，無底。小者十二管，有底。』李巡曰：『大簫，聲大者言言也。小者箛，箛，小也。簫，一名籥。』《小師》注云：「管如笛，形小，併兩管吹之。」聲音生於人心，樂官之心肅敬，則音亦肅敬。心雝和，則音亦雝和。其心之不肅不和者，其音亦不肅不和。《毛詩序》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謂合諸樂而奏之，故曰「先祖是聽」。是詩適有四方之使者至，觀此大樂之成，故曰「我客戾

①「館」，原作「館」，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②「箛」，原作「馨」，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③「廣」，原作「博」，避隋煬帝諱，今改回。

止，永觀厥成」。曰永者，言繼此永用此樂，亦善頌美辭也。^①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鰈鰒鰕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釋魚》云「鯉、鱣、鰕、鮪」，郭璞注云：

「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鰻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鰕，今鰕，額白魚。鮪，別名鰻，江東呼爲鮪夷。」邢疏曰：「舍人曰：『鯉，一名鰕。』孫炎曰：『鰕，一名鮪。』則是舍人以鯉、鰕爲一，孫炎以鰕、鮪爲一魚。郭氏以爲四魚者，如陸璣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鱣、鰕、鮪皆異魚也，故郭氏云：『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強合之爲一物。』是郭氏所以異

也。《爾雅》固多差，難盡信。然鮪魚身圓長而首鰕匾，故亦名鰕歟？鄭箋亦云：

「鰕，鮪。鰕，白鰕也。」《釋魚》云「鮪」，黑

鮪，^③郭云：「即白鰕，^①江東呼爲鮪。」邢

疏云：「《詩·頌》曰：『鰕鰒鰕鯉。』是蓋

鰕，鰕音義同。鰒，揚也，釋見《小雅·魚

麗》。介，大也。景，明著也。箋云：

「介，助也。」《毛詩序》曰：「《潛》，季冬薦

魚，春獻鮪也。」孔疏云：「《潛》詩者，季冬

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春，

薦鮪於寢廟。」《天官·漁人》：「春獻

王鮪。」

①「也」下，四庫本有「客義見振驚」五字。

②「鮪」，原作「鮪」，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下同。

③「黑」，原作「鯉」，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④「鰕」，原作「鰕」，據阮刻本《爾雅注疏》改。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儒紛紛異同，謂「烈考，武王」者，以武王宜稱烈，又《洛誥》曰「烈考武王」故也。然此文連「文母」，則「烈考」爲稱文王。文王之功業亦光烈矣，若謂武王，則文理殊不安。烈考、皇考，皆文王也，特更辭爾。《毛詩序》曰：「禘太祖也。」《祭法》：「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也。」鄭箋亦因之，謂皇考文王。然武王之時，王季、太王、公叔祖類、亞圉、高圉之廟猶在，則文王未爲太祖。此頌惟可言武王祀文王爾，未可言太祖。孔疏謂於禮當諱，而經曰「克昌厥後」，乃四海歌頌之聲，非廟中之事，及採得之後，即爲經典。《詩》、《書》不諱，故無

嫌爾。《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然孔何以知詩文於廟中則諱乎？《禮》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此詩也，文也，禮不諱。不可以後世多諱之俗，意古者之亦然。雝，和緩也。肅肅，敬也。相，助也，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不言也。於，歎美也。廣，大也。牡，明非牝也，故又曰「騂牡」，曰「玄牡」，曰「白牡」，曰「惇牡」。肆，盛也。假，大也。綏，安也。燕，亦安也。文王知人，所用皆宣力明哲之人，後嗣賴以爲輔。又文王之爲后，有文德，足以深人人之心。又有武功，足以服人之心。道兼文、武，故後王依賴以安。文王安民，民安，則皇天亦燕安。天心不可見，以人心見之，人心即天心，於是知「燕及皇天」。文王所遺，有宣哲之人，又有文德武功之遺業，其道燕及皇天，

故能昌其後。祭有嘏辭，綏我眉壽，介助我以繁多之福祉，皆嘏辭之所有也。王禮嘏辭雖無見，□而《少牢饋食禮》嘏辭有「眉壽」、「受祿」之辭，^①此詩其武王受嘏之樂歌歟？右，助也。不特蒙右於烈考，亦蒙右於文母。文母，大妣也。此句法與《我將》「伊嘏文王」同，謂蒙嘏於文王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鶉，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嘏，公土切。韓愈《元和聖德詩》：「飲沃醴薌，產祥降嘏。鳳凰應奏，舒翼自舞。」字以古得聲。毛傳：「載，始也。」《爾雅·釋詁》：「哉，始也。」載、哉義同。陽陽，言有文章。和在軾前，鈴在旗上。儻革有鶉，言

有法度。王曰：「諸侯來見，則曰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也。」鄭箋：「鶉，金飾貌。」《釋器》云：「轡首謂之革。」李曰：「『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是天子之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君臣皆受其福也。」按：以上原本脫，今補。眉壽，多祐，知先王嘏今王之辭有是也。皇，大也。祐，福也。昭考既嘏於嗣王，復以遍及於諸侯，謂獻酬及燕歟？故光烈文德之辟公，均綏以多福。雖然，福非自外至，當自求多福。俾緝熙，使自求也，使緝治也，緝則鉅細無失矣。今蒙福嘏，未保其後不雜以福，故使自此緝熙無失，則福嘏純一不雜矣。《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①

「□」，四庫本作「考」。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詩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殊未安。夫始見則於廟矣，詩言「宿宿」、「信信」，是四宿也。「薄言追之」，是追止留燕，非朝中之辭也。又「淫威」，非所宜言於微子之前，是頌殆燕饒武庚之使者樂歌也。衛宏作《序》，差誤之迹良多，不可盡信。殷尚白馬，知其殷後。《周禮》：「四方之使者曰客，諸侯曰賓」，詳釋見《振鷺》。周不廢殷祀，使得用殷禮，故白馬曰亦者，不特其君白馬，其臣亦白馬。毛傳：「萋且，敬慎貌。」孔疏謂敦、彫古今字。旅，衆也，使者之屬衆也。雕琢，儀物文辭之美也。《爾雅·釋訓》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箋曰：「繫，

絆也。」毛傳謂「欲絆其馬而留之」。禮，備客歸，追而留之，又問其左右而綏安之，恐其有不安便，故不肯留也。禮，所以著誠也。此頌所以道王愛敬客不已，篤厚之誠心也，故禮有追饒，非虛文也，此追饒國客之樂歌也。夷，平也。孔，甚也。夫既有淫威，今則降福甚平，言無彼此輕重之間，所以慰安武庚之使者也。淫威，謂伐紂也。《掌客》：「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大行人》：「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殷後爵上公，故其臣下二等，於四宿而歸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楚子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

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武》頌無此二章，後乃析而為《賚》為《桓》，殆秦火之後，《毛詩》錯置之，而杜預謂蓋楚歌之次第，亦曲矣。於者，歎美之辭。皇，尊大之稱。烈者，功業之光顯。武王之烈，人無得而競也，天下莫與之爭矣。允也文王之文德，天下信之，文王初無取天下之心。「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誕先登于岸」，蓋衆聖贊起文王。「始赫斯怒，以遏徂旅」，而猶事殷。然其計安天下，則文王已開之矣。嗣子武王受之，既勝殷，則遏止劉殺，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定者安定之云爾。楚子引此詩「耆定爾功」，亦言其不尚威武之意。文王、武王無二心也，無二道也，其心皆在於安定天下之民，非私於己也，非私其怒也。耆，老

也，有終極之義，謂終定爾功，其功乃安定之功。文王開於始，武王成於終，故曰耆。若夫後世動於己私，過於劉殺，何功之有？《毛詩序》曰：「《武》，奏《大武》也。」然則武王作此樂，至成王時，周公作此頌，而樂歌始備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毛詩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箋云：「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武王即王位未久而崩，是家業不造成。於乎，歎辭。皇考，武王也。武王上壽，永世克盡孝道，謂能繼志述事，光有天下。皇祖，文王也。《文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此

言「陟降」，^①言文王動合天道，如陟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當時人稱美文王，斯言盛行，故多見於《詩》。《訪落》又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此頌乃嗣王免喪，見於武王廟，故首言皇考，因上及皇祖文王，以文、武二后道同功並，世接親近也。皇王，兼稱文、武也。今予小子，繼序不忘文、武之道。思，語辭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傳曰：「訪，謀；落，始；時，是；率，循；猶，道；判，分；渙，散也。」《釋詁》云「艾，歷也」，郭璞云：「長者多更歷。」予謀其始，率循昭考武王之道。歎曰悠哉，悠

悠未濟之意。朕未耆艾，未有所經歷。予將有所就，而繼有三監、淮夷之叛，周道分散，親族離渙。予小子未堪家多難，所願武王昭繼文王上下帝庭之道，陟降我家，以保右我。《大雅》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頌》云：「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此「上下」猶陟降也，謂陟於帝庭，奉帝命，降而行之天下，此則願武王昭繼其道，降於我家。休矣者，願佑我以休祥，保我身使安，明我心使不昏。明之爲言，亦欲啟成王之心，釋其疑也。是頌成王祀武王有所祈也，而《毛詩序》曰「嗣王謀於廟」，不曰祀，何也？衛宏作《序》多鹵莽。訪云者，謂成王始訪聞詢謀，不謂今也。《爾雅》多差，艾未必果訓歷。謂朕未嘗艾，謂

① 「降」下，四庫本有「帝庭」二字，於義較勝。

幼沖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朱氏：「思，語辭也。」李曰：「鄭氏以爲變易之易，不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左傳》引『命不易哉』，元凱注：『奉承其命甚難。』」毛傳曰：「士，事也。」《桓》頌、《康誥》亦以士爲事。天昭顯可觀，而命不易保。無曰高高在上，未必監察于下也。天神降監人事，復陟而升，日日監察於此，自敬之至，是一節所以致戒於王也。於是又言王致答謙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惟敬而已。日日進而就之，至於月而寢熟，將持漸固，謂稍能持執不失也。緝而治之，

漸有光明爾。其弼我仔肩之任，示我顯德行，予將學焉。敬言進德之大要，緝言細密，學患疏略，行必本於德，不可務外而不由中。空言無所據，必明示以顯德行。當時大臣必有進戒之言如右，王亦必有致答謙辭，自序及求輔之意略如右。作爲樂歌，以燕群臣與？其言敬若緝熙，言示德行，其教者致教之辭歟？抑王親聖賢之教，自能爲此辭與？夫燕而聞是歌，自然感發君臣之德意，潛釋非心。《毛詩序》惟曰「群臣進戒嗣王」，猶未盡其旨也。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孟子》「佛士」亦輔弼也，拂，佛通，諫則拂逆之矣。《說文》：「仔，克也。」所以荷任者，肩也。時，猶我也。示其我之違，使我克勝其肩任，社稷民人之任重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於蓼。

此成王悔過之詩也，《毛詩序》曰「嗣王求助」，未得其情。草之相比曰荇，竹之相比曰荇，^①今俚語相并比曰連荇，曰成荇。當日成王惑於管、蔡之流言而疑周公，後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啟金縢之書，將卜，而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始感悟，始不疑周公，始悔昔者信管、蔡之非。蜂，喻管、蔡。王與管、蔡連比，是荇蜂也。王惑于管、蔡，故管、蔡依王以作亂，幾危社稷，是王自取辛螫也。蜂螫毒，人罹之，痛如辛，故曰辛螫。王曰予其懲創前事，而毖慎後患，懼後有若管、蔡之類爲患，故加慎也。莫如予之荇蜂，自求辛螫。肇，始也。始信彼桃蟲雖至微，後乃

拚飛維鳥。武王崩，予幼沖，未堪家多難，而又集于蓼。蓼味辛，亦猶蜂螫之辛，更辭叶韻，故又曰蓼，其意則同。鄭箋云：

「鷦之所爲鳥題肩。或曰鷽，皆惡聲之鳥。」孔疏曰：「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鷽，皆惡鳥也。』《月令》『季冬，征鳥厲』，注云：『征鳥，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或曰鷽。』然則題肩是鷽之別名，與鷽不類。諸儒又以鷽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三者爲一，其義未詳。」按：原本，鄭箋以下缺，今補入。郭璞注云：「桑飛，即鷽鷽也。又名鷽鷽，亦名巧婦，江東呼布母。」案：《爾雅》云：「鷽鷽，鷽，鷽屬。」非此小雀明矣。《說文》云：「鷽鷽，桃蟲也。」毛傳謂「荇蜂，摩曳也」，蓋本於《釋訓》「粵冬，掣曳

①「荇」，四庫本作「筴」。

也」。毛義未安。成王悔過如此明白，明以告人，自怨自艾，此其所以爲賢王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嘏其饒，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庶。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飮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芟，所銜反。澤，《補音》一讀直格切，一讀徒各切。畛，之忍反，《補音》：「之人切。」張衡《東京賦》：「殿未出乎城闕，旆已反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神明。」毛傳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場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

仲、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鄭箋云：「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①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爾雅》『侯，維』，義同，語助也。下溼曰隰，不必留水，故無畛。徂，往也。澤澤，耕田有水也。李曰：「嘏者，衆人飲食之聲也。」毛傳曰：「士，子弟也。」箋云：「饒，饋饌也。依之言愛也。」思，語助也。士，夫也。曰媚，曰依，言夫婦親愛也。毛傳曰：「略，利也。」問之田家，曰耕罷，略去耜端之積土爾，非略而利之。孔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箋云：「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穀種浸而芽蘖，乃播布

①「民」，原作「氏」，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之。《釋訓》曰「繹繹，生也」，邢疏云：「舍人云：『穀皆生之貌。』」《載芟》云「驛驛其達」，箋云：「達，出地也。」毛傳曰：「傑，苗厭然特美也。庶，耘也。」箋云：「傑，先長者。厭厭其苗，衆齊等也。」簡謂厭者，飽飫充盛之貌歟？孫炎曰：「縣縣，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王氏云：「芸者，其衆縣縣然不絕也。」濟濟者，刈穫齊整，不亂有序也。其積厚而其實多，萬億及秭，宜其積實也。所積少則虛矣。「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釋見《豐年》。毛傳曰：「餽，芬香也。椒，猶餽也。胡，壽也。考，成也。」孔疏引：「《左傳》僖二十二年：『雖及胡考。』《謚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爲壽也。《釋詁》云：『考，成也。』《蕩》曰：『雖無老成人。』今爲酒有用椒者。夫年豐爲酒醴，

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又酒餽然其香，豈不甚美？豈不爲邦家之光？「胡考之寧」者，神降福嘏也。《毛詩序》曰：「《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差誤良多。是頌首章似藉田，其後非矣，亦非祈社稷情狀。《周禮》「右社稷，左宗廟」，今首言「烝畀祖妣」，則知非祀社稷也。社稷尊於宗廟，此乃百禮之一爾。熟玩始末，其蜡祭之樂歌與？蜡亦農事之祭也。序陳農事之勞勤，又言噲饁、媚婦、依士，亦近於戲樂。且者，苟且也。蜡所以戲樂，疑苟且徇俗，故曰苟且。先聖王雖本因俗，然既制而爲禮，後王尊行不廢，非苟且也。匪今始有今禮，乃振古如茲。《爾雅·釋言》云：「振，古也。」振，其「填」之訛歟？填，長久之義也，詳釋見《大雅·桑柔》，此曰久古如茲爾。熟玩辭情，依然蜡祭之樂歌也。

孔子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此蜡之道也。

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縛斯趙，以薊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棼牡，有球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曰：「粳粳，言嚴利也。」箋云：「良，善也。筐、筥，所以盛黍也。」毛傳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利也。」箋云：「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其笠糾結而成者。縛，鋤類，釋見《臣工》。《說文》云：「薊，拔田草也。」毛傳曰：「蓼，水草也。」《釋草》云「蓀，委葉」，郭璞云：「以蓀蓀蓼。」朱曰：「今人取以藥溪取魚，故又曰

荼毒。」毛傳曰：「挈挈，穫聲也。墉，城也。栗栗，實也。」其積厚實也，《載芟》云：「有實其積。」《釋獸》牛屬：「黑脣，棼。」毛傳曰：「黃牛黑脣曰棼。社稷之牛角尺。」角稍長，故有球然之勢。古之人，謂祖考以上也。皆重農事，皆報社稷。今似續古人，遵行其禮，亦猶《載芟》云「匪今斯今，振古如茲」。大抵聖賢好古遵古，故必及此。《毛詩序》曰：「《良耜》，秋報社稷也。」言秋，未安。秋方刈，報在冬耳。今八月，乃周之孟冬。

絲衣其紆，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鼐，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躋躋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於者，歎美之辭。王師，周公之師。王，謂文王、武王也。師，衆也。自文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武王即位，猶須暇之，猶覲紂惡之或悛也，是謂「遵養時晦」。鑠，光也。人心歸周，王師義勇，豈不有光。至於紂惡滋熾，人心滋憤，天下咸願武王必伐。熙，和也。人心歸周，咸和而純一，故天下大介助武王，不止於三分有其二而已。人心之大助，即天命之大助，武王於是不得不順受其大介。曰龍者，如龍之奮飛變化也。下文「躋躋」亦有龍之象，奮武也。於是大有所造爲而往伐。或曰龍，寵也，承天寵而受之，《長發》亦云：「荷天之龍。」鄭箋曰：「載，則也。」

允，信也。「載猶則爾，大抵語助也。惟王有造，故今成王得爲之嗣，故曰有嗣。實惟文王、武王、大公足以信於師衆，咸信文、武志不私於己，亦猶湯四海皆曰非富天下也，而爲匹夫匹婦復讐也。」《毛詩序》曰：「《酌》，告成《大武》也。」朱曰：「《內則》『十三舞《勺》』，即此詩也。」學業其謹諸始哉！諸儒自不究《詩序》之是非，一從其說。厥後卒至牽強穿鑿，而不可解。《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詩中無此意。《桓》之《序》曰「講武類禡也」，詩中無講武之意。又曰「《桓》，武志也」，益乖矣。武王之公允信於師衆，徂往伐紂，維求安定斯民爾，用武非武王之本志也。《賁》序曰：「大封於廟也」，詩亦無此意，求賁意不得，不得不爲曲說爾。《般》序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詩近似

矣，而實非。何謂「翕河」？何以言「允猶」？下文全不類巡狩。《詩序》自《關雎》以來，其差謬累累。是四篇者，其《大武》樂章之異名乎？《酌》者，酌時而行之也。時晦，時純熙，靜動隨時，酌而行之也。《桓》，^①則取諸「桓桓」。《賁》者，以敷遍當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武王之伐紂，出民於水火之中。武王往伐，維求安定斯民，是大賁於四海也。《般》者，武王率師而東，陟其高山及墮山，又及喬嶽，渡孟津，故詩人即河取喻，天下咸知文、武大公而非私。猶，道也，允信之道也。如彼翕受河流，人心篤信畢趨，敷天之下，哀衆其時之對，向周王而不違去者，不期而會伐，若是其衆也。是時樂武王之必伐，樂水火之今出，其樂可勝既耶，故曰：「般，樂也。」《左傳》宣十二年，楚子曰：

「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②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前之《武》，與此《酌》、《桓》、《賁》、《般》，皆《武》樂異章之名，而毛氏錯置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聞之。

武王伐紂，萬邦咸綏安，屢年豐登。其以人和，故天地之氣亦和歟？天既命武王伐殷，又錫之以屢豐年，故詩人謂之「天命匪解」，謂天命浚錫，勤勤而不懈也。桓桓者，武德所有植立也。武王能保有其事，

① 「桓」，原作「恒」，據四庫本改。
② 「敷」，原作「輔」，據四庫本改。

四方征伐，滅國五十，克定厥家，功成業定，是謂植立。是詩序武王伐紂已後之事，詩人歎美武王之德蓋與天通，其桓桓征伐無非天道。皇，大也。大矣哉，天以武王伐殷也。間，代也。^①《敬之》亦以士爲事，亦見《康誥》。餘釋見《酌》。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止，語助也。文王本無伐紂之心，後以紂惡滋熾，民久苦其毒，羣聖賢贊文王之安，三分天下，其時歸文王。^②密人無道，助紂爲虐，文王曰天命也，始修王業。既勤勞矣，大勳未集，武王應受此志而繼行之，敷遍一時之人，皆繹思周德，思願周伐紂。思之不已曰繹。武王不得已而往伐。徂，往也。維求安定斯民爾，非私於己也。

時，是也，是周之天命也，天命周往伐也。夫周之所以致天下之繹思不已者，何也？是道甚美也。大公無私，天之道也。使文王、武王有一點動乎私之意，則安能致天下之繹思？於，歎美之辭也，餘釋見《酌》。言時、是多通用，蓋記音異爾。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墮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歎美也。皇，大也。歎美尊大周王伐紂。其時東伐，升陟高山、墮山、喬嶽，渡河而伐紂。其致天下允信之道，如翕河流，畢赴會伐。敷天之下，裒聚其時之對，向於周者畢會，是周之天命也。時，是也。

① 「代」，原作「伐」，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其」，原作「共」，據四庫本改。

必曰命者，時非武王之私心，皆天道天命也。《爾雅·釋山》云「巒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餘釋見《酌》。

慈湖詩傳卷十八

慈湖詩傳卷十九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魯頌

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駒牡馬，在駟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伉伉。思無期，思馬斯才。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駒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有駟，有騂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才，《柏梁臺》七言「才」與「時」叶。《易

林·履之巽曰：「蹇驢不才，駿驥失時。」《明夷之觀》曰：「德積逢時，宜其美才。」舜南風之歌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史記·龜策傳》：「天地合氣，以生百材。陰陽有分，不離四時。」按：《韻補》有「陸雲詩」咨予頑矇，蕞爾弱才。沈曜元渚，扈庇雲淇」四語。《補音》：「才，前西切。」簡疑前移切。邪，《補音》：「祥余切，不正也。」《太玄·法》首「邪」與「辜」叶，《羨》首「邪」與「夫」叶。班彪《北征賦》「邪」與「圖」叶。班固《王汲贊》「邪」與「徒」叶。《急就章》「邪」與「胡」叶。」毛傳不言僖公，而衛宏作《序》曰：「《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乎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衛宏固多妄，而此《序》若有所據

者。鄭云：「史克，魯史也。」孔疏云：「僖公既薨之後，魯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以《左傳》文十八年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故知史克魯史。」然熟觀是頌，殊無追頌情狀，餘頌亦然。安知非僖公末年，公兩朝于王所後，王使宰周公來聘時邪？安知非作頌以陳公之美，而請錫命邪？晉大夫爲武公請命于天子之使，而作《無衣》，亦此類爾。以《春秋》觀魯君，其失道不一。以《詩》觀魯君，其得乎道亦不一。明道不在遠，人心即道。順則正，不則邪。毛傳曰：「駟駟良馬，腹幹肥張也。」^① 垆，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鄭箋云：「必牧于垆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釋畜》云「驪馬白跨，驕」，孫

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腳色也。」郭璞曰：「跨，髀間也。」《釋畜》又云：「黃白，皇。」孔疏云：「其驪與黃，《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毛傳曰：「黃驛曰黃。」王氏曰：「彭彭，張也。」車雖彭彭張大，馬能以之。以者，負之而行也。魯君思慮政事，無有疆限，言勤思廣博，以至於思牧馬有驕、皇、驪、黃之臧善。斯，此也。《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黃白雜毛，駟。」毛傳曰：「赤黃曰驛，蒼騅曰駟。伾，有力也。」孔疏云：「驛、騅，《爾雅》無文。周人尚赤，而牲用驛駟。」^② 《禮》稱「陽祀用驛牲」，是驛爲純赤色。言赤黃者，謂

① 「張」，原作「長」，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駟」，原作「驪」，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蒼驂曰驂，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驂弁」，注云：「青黑曰驂。」思無期限，常常動思也。才者，驚之反。才，猶良也。《釋畜》云「青驪驂，驂。白馬黑鬣，駱」，孫炎云：「驂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云：「淺深班駁隱輊，今之連錢驄也。」《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毛傳曰：「赤身黑鬣曰驂，黑身白鬣曰雒。」孔疏云：「驂、雒，《爾雅》無文。」《釋畜》云「驂馬白腹，驂。驂白，駁」，郭璞云：「驂，赤身黑鬣。」繹繹，行不息也。魯君思政理無厭斁。作，動作也，言其善行也。《釋畜》云「陰白雜毛，駟」，舍人曰：「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駟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

也。」今嚴、婺人皆以陰爲因，亦猶咽咽即淵淵。《釋畜》云「彤白雜毛，駟」，郭璞云：「即今之赭白馬也。」《釋畜》云「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毛傳曰：「豪駟曰驂。」駟，戶宴反。孔疏云：「驂，《爾雅》無文。《說文》云：「駟，駁也。」郭璞云：「駟，腳脰。」然則駟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駁皆白」，②驂，無毫駟白之名。傳言毫駟白曰驂者，蓋謂毫毛在駟而白長名爲驂也。驂則四駁雜白而毛短，故與驂異也。」孔疏此說少思爾，何其曲也。毛傳止曰毫駟白，不曰皆白，自與驂不同，何必曲解。祛祛，猶去去也。魯君所思無

① 「駟」，原作「駟」，據四庫本改。下「駟者」之「駟」同。
② 「駁」，原作「駁」，據阮刻本《毛詩正義》與《爾雅注疏》改。下同。

邪僻，思馬能如此。徂，往也。諸儒因孔子蔽三百篇以「思無邪」之一言，而疑思無邪之高遠。甚矣，道之不明也。自諸儒不省中庸不出日用庸常，而道始不明矣。《洪範》曰「王道平平」，《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書》曰彝、曰常，而諸儒自不悟矣。

有駉有駉，駉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有駉有駉，駉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毛傳曰：「駉，馬肥強貌。」孔疏云：「四馬曰乘。魯君燕，群臣以車來。此言于乘之

馬，悅其臣，故亦悅其馬，而見諸詩。稱臣夙夜在公之勤，又稱其在公明哲。無所不明，故曰明明。鷺潔白，群飛可愛，故以比群臣來燕，威儀濟濟。愛其臣，故取可愛之物喻之。燕群臣有樂，故鼓。咽咽，鼓音也。本「淵淵」，方音訛而為「咽」，隨方音皆可。醉而起舞者，禮樂之事，士大夫所習學。燕而醉亦舞，舞與鼓節相應，故連言之。鼓而舞，所以相樂也。胥，相也，皆也。黃，釋見《駟》。《釋畜》云「青驪，駟」，郭璞云：「今之鐵驄。」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相與祈祝之辭也。有年，豐年也。詒，遺也。《毛詩序》曰：「《有駉》，頌僖公也。君臣之有道也。」此《序》固無害於道，然舉天下古今之人，皆可言有道。《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僖公群臣，亦有時乎無道，見諸《春

秋》。若此頌所言無失道者，亦可以言有道。但恐衛宏本心未必明此，以他《序》知之。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茝茝，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訥，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

徒御無數。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陶，《補音》：「夷周反。《易林·遁之既濟》曰：『鎡基逢時，稷契臯陶。貞良得願，微子解囚。』顏師古《漢書》注凡繇皆讀爲由，獨於「臯陶作士，正五刑」，乃云：「繇，弋昭反。」蓋未盡也。先儒謂秦人猶「搖聲相近」，云：「猶即搖也，古今字爾。」吳，如字，又音話。訥，音凶。逆，《補音》：「宜腳反。荀勗《正旦大會歌》：『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四表宅心，惠浹蠻貊。柔遠能邇，孔淑不逆。來格祈祈，邦家是若。』」

①「苟」，原作「苟」，據四庫本改。

王氏曰：「思，發語辭也。」鄭箋云：「辟雝，水外圓如璧。泮，半水。」《王制》：「天子辟雍，諸侯泮宮。」芹，水菜也。《方言》云：「戾，至也。」止，其語助歟？言，亦語助。魯人樂泮宮而從容焉，薄采其芹，而魯君至矣。觀其旂莜莜然，車馬之鸞聲噦噦然。魯人無小大，皆從公而往泮宮。邁，往也。藻，釋見《采蘋》。躡躡，馬足高也，馬高者爲美。魯君語音清明，故曰昭昭。魯人愛其君，故云。《釋文》：「之繞反」，非，蓋拘於協韻，如字亦協。色者，顏色和美也。和顏笑語，無所有怒，維教之。毛傳曰：「茆，鳧葵也。」鄭小同云：「江東名之蓴菜，生陂澤中。」《草木疏》同，或名水葵，孔疏、《釋文》同曰蓴菜。「永錫難老」者，獻酢祈祝壽考也，亦猶《祭禮》嘏辭

「眉壽萬年」也，後世亦有以酒爲壽。人言道理有長有短，俗曰從長。魯侯從群臣所謀之理長者，順之，用以屈此群醜。群醜，謂淮夷叛亂之衆也。醜，類也。穆穆，淵默也。考之《春秋》，魯君每每失道，而此曰「敬明其德」者，亦非誣也。人惟自善，其德自明自敬。維動乎意，始昏，始失。如雲翳太虛，及雲斂，則太虛清明如故矣。是故人心善惡是非雜錯，是頌亦稱其善者是者爾。是則是道，非則非道。其敬明，其慎儀，誠可以爲民則，誠有文，誠有武。允，信也，誠也。假者，「格」音之微轉也，即格也、至也。烈祖，周公、魯公歟？魯君之德昭格之，非徒祭而蒙嘏辭，乃「自求多福」。祜，福也。言魯君修己，故致祜也。既作泮宮，未幾而淮夷服。上言明

德，謂有德故能服之。鄭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囚，所虜獲者。」^①聽獄之寬平者，即皋陶之心也，故言問譽淑善如皋陶。古者士君子皆從軍旅，故克廣魯君之德心，亦承上獻囚、寬平之意。不吳譁，不肆揚，此文、武、周公之德化，亦魯人德性之所自有也。不吳，亦見《絲衣》。桓桓，武德之貌。狄者，夷狄之通稱。^②于征，謂往而征之，淮夷在魯之東南。《釋詁》云：「烝，進也。」烝烝，進進也。皇，大也，軍旅盛大也。不告于訥，不以凶敗聞也。獻功，以有功聞也。鯨者，角弓弛而鯨曲也。搜索其矢而束之，淮夷服我戢兵也。戎車孔博，以人不在車而寬博也。孔，甚也。無斃，不厭倦也。謹終如始，用師之道也，驕惰者敗。雖克淮夷，甚淑善而不暴逆。苟克勝而不淑善，或暴

逆不順乎道，則道雖始善而終敗矣。今孔淑不逆，則其道益固，不隳敗也，故淮夷卒於得其心，故以鴉「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爲喻。黹，桑實也。鴉雖惡鳥，甘我桑黹而食之，喻心服。我以好音語寬喻之，而彼心懷服也。《說文》云：「憬，覺悟也。」毛傳曰：「琛，寶也。元龜尺二寸。賂，遺也。南，荆揚也。」《禹貢》：「荆揚貢金三品。」琛，或作「賧」。箋云：「大，猶廣也。」廣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毛詩序》曰：「《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未盡詩旨。闕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①「虜」，原作「執」，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狄者夷狄之通稱」，七字原脫，據四庫本補。又，其下「于征謂往而征之」七字，四庫本無。

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稂穠薋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續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續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①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載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朱英綠騰，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②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烏，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① 「楅」，原作「福」，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冑」，原作「胃」，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下同。

多，《補音》：「一讀章移切。《廣雅》：「祇也。」按：原本「祇」誤「多」。《周易》「無祇悔」，^①九家本作「多」。《論語》「多見其不知量」，本亦作「祇」。揚雄《冀州牧箴》：「仰觀前世，厥用孔多。初安如山，後傾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何晏《景福殿賦》：「皐如蜿蜒，赫如奔螭。南距滎陽，北極幽厓。任重道遠，厥用孔多。」一讀當何切。《集韻》亦有章移切。巖，《補音》：「魚杅切。」邦，《補音》：「卜功切。」繹，《補音》：「弋灼切。」宅，《補音》：「達各切。」嘏，《補音》：「果五切。」母，《補音》：「滿罪切。」有，《補音》：「羽軌切。」斷，音短。度，待洛反。尺，《補音》：「敕略切，十寸也。《後漢》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正帛。」額，

逆各切。帛，樸各切。王褒《僮約》：「讀券文訖，窮咋索，^②伛伛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穿額。早知當是，^③爲王大夫沽酒，真不敢作惡。」搏，逋莫切。陌，莫各切。額，逆各切。」舄，《補音》：「七約切。」碩，《補音》：「常約切。下同。」奕，《補音》：「弋約切。揚雄《太常箴》：「翼翼太常，是爲常伯。穆穆靈祇，寢廟奕奕。」陸機《七徵》：「敷延袤之廣廡，矯陵霄之高閣。秀清輝于雲表，騰藻

①「易」，原作「公」，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韻補》與阮刻本《周易正義》改。

②「窮」上，《唐代四大類書》影印南宋紹興刻《藝文類聚》卷三十五有「辭」字，當據補。

③「是」，《唐代四大類書》影印南宋紹興刻《藝文類聚》作「爾」，於義較勝。

蔭之奕奕。」按：《韻補》有此四句，今補入。陸雲《祖考頌》：「遠除尋軌，崇基式廓。昭明有家，祖廟奕奕。」伯，逋莫切。」且碩，《補音》同上「孔碩」讀。

毛傳曰：「孟仲子曰：『閼宮，謀宮也。』恤，清淨也。枚枚，礱密也。」毛傳先謂「閼，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是以《大司樂》「饗先妣」，故曰先妣，而曰「常閉而無事」，何也？孔疏謂《大司樂》云「舞以《大濩》，以饗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且立廟所以祭神，而云：「閉而無事者，案《祭法》，王立七廟，五廟皆月祭之，二祧饗嘗乃止。彼文據周爲說，其言不及先妣。先妣立廟非常，而祭之又疏，月朔四時祭所不及。比于七廟，是閼而無事也。」莊三十二年《左傳》稱公見孟任從之閼，謂閉戶拒公，故閼爲閉也。

毛傳、孔疏甚當時情，但閼宮之名蓋世所稱，非本立是名。諸儒謂魯有姜嫄廟，蓋考是頌之不審。是頌惟言僖公之美，推其本始，故及姜嫄，因稱其廟曰閼宮。實實枚枚，申言其美。使是頌專言姜嫄廟，「新廟奕奕」謂姜嫄廟，則所謂「路寢孔碩」者何耶？下言松柏斷度尋尺，蓋修治路寢，并修群廟。奕奕明煥，亦以爲僖公之美，故言之。以修治非大功，故言於卒章。毛傳以新廟爲閼宮廟，則未安。夫閼宮之廟已新作於僖公之初年，常事，亦不足稱頌。況文承路寢之事，情非閼廟。蓋路寢孔碩，興役特盛，故首言。至於廟，則略修飾而新之，故言公子奚斯董其役。至文公十三年，大室屋壞，以此略飾而不大治，故壞歟？鄭箋謂上新姜嫄之廟，非也。鄭不善屬文，於此益驗。況是頌前篇蓋美僖

公，辭情甚明，非專頌姜嫄也。此尤見康成之不善屬文，不省文意不相接應。毛傳謂常閉而無事，蓋言其大常，非絕無祭事也。實實，壯實也。不回者，言正直而行不回邪也。上帝是依，「履帝武敏歆」也。彌，滿也。滿十月，即生不遲。《內宰》鄭司農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稜。」①毛傳曰：「先種曰植，後種曰穉。」《釋草》云：「秬，黑黍。」李曰：「菽，大豆。」后稷幼而好種菽，種菽輒豐茂，穎粟，此降福之始。後爲后稷之官，教民稼穡，百穀豐熟。奄有下國，則天降福多矣。奄，盡也。下土，猶下國。言盡下土皆有黍、稷、重、穰、秬、秠、麥、稻、秬也。②禹治水，后稷續繼其緒，而稼穡焉。太王避狄而居岐陽，邠人從之如歸市，以太王「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去之一言也。

王業自此始，故此曰「實始翦商」。屈，至也。武王至於牧野，即天致牧野，此明武王之心一無己私，皆天道也。無疑貳，無虞度而懼，上帝臨護女。敦，厚也。旅，衆也。武王遏劉止殺，厚恤商之旅，有道如此，萬姓悅服，故所至皆克濟厥功。咸，皆也。毛傳曰：「王，成王也。元首，字，居也。」鄭箋云：「叔父，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欲封伯禽魯公，乃策命伯禽，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附庸，則不得專臣也。」法不得有，故謂之賜。「降福既多」云者，按：原本「王制」下缺，今補入。亦猶《少牢饋食禮》之嘏於主人曰「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

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也。魯國于東，使永保東方，常常不絕。詩人因是廣其祝頌祈願之辭，不小虧，不大崩，不震動，不騰踰，此又言保其德也。箋云：「三壽，三卿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為公朋也。」朱曰：「三壽，未詳。或曰願公壽與崗、陵等為三也。」公車千乘者，按《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明堂位》謂魯方七百里，^①此張大之辭，非事實。《明堂位》之誣誤多矣，此不可信。孟子謂周公之封于魯方百里，子產亦曰「諸侯一同」，三子所見乃事實。《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者，蓋周公懲三監、淮夷之亂，新封諸侯，勢懼於不敵，故增《武成》三等之制，著之《周禮》。蓋武王始則因古制不變，然自唐虞萬國，歷夏、商及周，強陵弱，大并小，何

止於百里矣。殷止三千諸侯，至孟津者八百國耳。餘雖有未至，大概又少于殷，可見大益并小。新封百里之國，七十里、五十里之國，力將不敵。周公知其不可不變，故增其制。蓋欲益周公之所封，以藩屏周室。所增多者，殆亦附庸并計焉。是頌雖曰賜之附庸，亦不及四方百里之地矣。至戰國之時，孟子唯曰「今魯方百里者五」爾，侵并至是，尚無方七百里，而況於始封之時乎？成王不能行周公之制，《大司徒》「地中建王國」，是即洛邑。成王終不能遷，而安於西都，則《周禮》一書之不盡行者有矣。今以「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計之，則方百里之國唯有百乘，而此曰有車千乘者，以此頌不用《司馬法》出軍

①「魯」，原脫，據四庫本及阮刻本《禮記正義》補。

之制，而言魯地實有之數。古者出軍，非竭作而出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司馬法》「成方十里，出車一乘」，則又寬優。國方百里，方里而井，井九夫，方百里則爲方一里者萬，爲九萬夫。大約三分去一，以爲山林、川澤、城郭、宮室、途巷，餘六萬夫。又以不易、一易、再易之地通之，則六萬夫之地，實三萬夫，正應夫三爲一屋之義。凡三夫之地，實一家也，則方百里實有三萬家。以家一人計之，則三萬，故曰「公徒三萬」。以《大司馬》全賦之制計之，上地可用者家三人，中地家二人，下地家一人，今通以中地計之，則三萬家爲七萬五千人，正應千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七十五人之數。詩人所言，亦不過制矣。毛傳曰：「朱英，矛飾也。滕，繩也。重弓，重於鬯中也。」按：原

本「中」誤作「弓」。箋云：「備折壞也。」^①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小戎》云：「竹閉緄滕。」又云：「交轅二弓。」孔疏云：「二弓共束以綠繩。」^②《宣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成十六年》：「晉欒鍼爲右，按：原本誤作「左」。曰持矛。《哀二年》：「衛太子爲右，曰備持矛焉。」毛傳曰：「貝冑，貝飾也。朱綬，以朱綬綴之。增增，衆也。」箋云：「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斬孤竹，又南艾荆及群舒，無敢當之。」詩人既鋪張公之功，又致其祈

① 「折」，原作「所」，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 「弓」，原作「牙」，據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願，申言俾爾昌熾。壽富，髮將白則黃。^①台背，釋見《大雅·行葦》，老壽之狀也。胥，相也。相與試驗氣力神色，以知壽考。詩人又重複申言，所願昌大耋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所害。萬有千者，萬而又千也。有，又同。朱曰：「詹與瞻同。」毛傳曰：「龜，山。蒙，山。奄，盡也。」龜、蒙二山則盡有之，餘東境甚廣大，魯雖不盡有，而大略無不順而相違者。荒，略也。至于海邦，及淮夷來同，無有不率從者，此魯侯之功也。毛傳曰：「鳧，山。繹，山。」《禹貢》徐州之地，魯之所宅。雖不盡有，大略包荒之矣。毛傳曰：「南夷，荆楚也。」按：原本「楚」訛「夷」。蠻貊，蓋戎夷之通稱。^②此謂淮夷之外，又有餘蠻貊，故云。若，順也。言之順應曰諾，大略無相違異者。魯侯是若，謂莫不惟魯侯是若，謂順魯侯也。

雖有福嘏，而雜之以禍災，非純嘏也。僖公在位久，故是頌多言壽。毛傳曰：「常，許，魯南鄙、西鄙。」箋云：「許田，魯朝宿之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曰復周公之土，是嘗失之矣。往者鄭以璧假許田，至是復耶？居云者，欲其永止之意耶？燕，安也。令，善也。其妻令善，其母壽考，其大夫士宜咸。是有，謂保有之。《釋文》曰：「兒，齒落更生細者也。」毛傳曰：「徂來，山。新甫，山也。八尺曰尋。桷，榱也。」孔疏曰：「桷與榱是椽之別名。」奚斯，公子魚也。有舄者，圓而無琢痕如舄也。毛傳

① 「白」，原作「曰」，據四庫本改。

② 「戎夷」，原作「外域」，據四庫本回改。

曰：「曼，長也。碩，大也。」萬民是若，民咸順之無忤也。公之正寢曰路寢。路者，無所不通如路也。路寢通接外事，君雖居宮中，貴乎通達而無壅蔽也。衛宏作《序》曰：「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不盡詩旨。

慈湖詩傳卷十九

慈湖詩傳卷二十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商頌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衛宏作《毛詩序》曰：「《那》，祀成湯也。自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

以《那》爲首。」今所存五篇，而衛宏尚言十二篇，何也？

數，《補音》：「弋灼切。奕，澤並同上切。」昔，《補音》：「息約切，古也。昔有三音，一如交錯之錯，《類篇》『倉各切』，注引《周官》『老牛之角沴而昔』。一如鳥鵲之鵲，《說文》鵲，鳥，昔三字同音。① 一如侵削，旁紐削轉爲昔，故昔、削互用。《楚辭·大招》『昔』與『作』、『澤』、『客』叶。左思《魏都賦》『昔』與『魄』叶，又《詠史詩》『昔』與『壑』叶。左貴嬪楊后文『昔』與『閣』叶。澤，徒各切。客，克各切。魄，白各切。用韻皆與《詩》同，特不知於前三音之中當爲何讀。《詩》韻多得之旁紐，今定讀如削。」夕，《補音》：「祥龠切。左貴嬪楊后文：

① 「鳥」，原作「寫」，據四庫本改。

「思媚皇姑，^①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

毛傳曰：「猗，歎辭。那，多也。鞀鼓，樂之所成也。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毛詩》鄭箋云：「置，讀曰植。」《金縢》曰「植璧」，夫璧不可植也，唯可置之而已，故徐音置。然則植、置通用歟？故鄭讀此置曰植。楹謂之柱，貫中而樹之也。鞀則楹鼓之小者，加兩耳，搖之，耳還自擊，故曰置立。然則音義置、植皆通歟？或欲作樂，先設置歟？《爾雅·釋詁》云：「那，多也。」此「那與」專指鞀鼓，非謂大鼓也。而箋謂鞀與鼓爲二，未安。下文「奏鼓簡簡則大鼓矣。康成不善屬文而好拘，故分鞀鼓爲二。簡簡，聲辨而不雜如簡也。衍，樂和也。箋

云：「烈祖，湯也。湯孫，太甲也。」是頌始作，則太甲時也。後世亦可用之，亦可稱湯孫。假，格也。假，格音相近，記者不同也。格，至也，來也。湯孫奏樂，以來其神歟？綏，安也。神其安我所思，而成之歟？湯孫思得烈祖之神至而享之也。淵，鞀鼓之音小。嘒嘒，亦小貌。《風》云「嘒彼小星」，比管聲小矣。平者，不焦急，按：原本誤作「意」。又不緩濁也。和則衆音諧協舒暢中平也。鼓、管皆依磬聲。於，歎辭。赫，盛也。於是告湯孫曰此樂盛矣。穆穆者，和靜微遠之音。毛傳曰：「大鐘曰庸。」鐘鼓餘音未已而又續，是謂繹如也。斲，繹也。奕，盛也，舞者多而盛也。《周禮》謂四方之使者曰國客，此雖殷

①「姑」，原作「始」，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晉書》改。

禮，或當同歟？不然，則殷不異賓客，此謂諸侯歟？然《殷頌》言諸侯曰「龍旂十乘」，曰「多辟」，其辭則重矣。夷，平也。懌，悅也，和平而樂也。箋云：「亦不夷懌乎？言夷懌也。」自古在昔之先民，有所作爲，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言今與祭之人亦然。詩人於是又曰顧我今烝嘗之祭，仍湯孫之所將奉也。^①將奉出於誠敬，夫溫恭也、恪也、將也，皆此心也。此心，道心也。祖考之所以來格者，此也。既和且平者，此心所同，自古先民之道皆此也。所謂「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者，此也，一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覯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鶻鶻。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糇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肇，音兆。《史記》：「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帝舜命契

①「仍」，原作「乃」，據四庫本改。

爲司徒，封於商。」毛傳曰：「玄鳥，鵲也。」諸儒習於「孔子不語怪、神」，而不肯信姜嫄「履帝武敏歆」、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商之事。夫天地間怪神之事，何所不有？簡冊所載，耳目所及，若是者多矣。子不語怪、神，乃門弟子所記，孔子亦未嘗斷然曰天下無怪神之事。《生民》、《玄鳥》之詩，孔子取焉。諸儒則穿鑿爲說，強使之無，孔子未必如此。諸儒爲說，終不若詩文之明白坦夷。道無所不通，故變化無所不有，惟知道者信之，特難於言。以天下執己見執迹不化者多，雖告之，多疑，故孔子不言爾。自簡狄至湯，歷年久矣，故謂命玄鳥降生商之上帝曰古帝，是時古帝已命武湯域有四方矣。^①湯者，契後世之孫。生契，所以生湯也。域，謂包有之也。四方咸命湯后，奄有九有，蓋湯得四方之

心，故四方咸戴之，欲以爲王。九有，九州也。奄，盡也。猶言域四方也，特更其辭爾。人心所歸，即上帝之所命。「民爲貴，君爲輕」，故此謂「方命厥后」。商之先后，所以受天命，繼繼承承，不危殆者，以有武丁孫子繼其後也。武丁爲先后之孫子，兩言「武丁孫子」，贊美不已也。武丁，高宗有武功，故曰武王。靡不勝，《易》曰「高宗伐鬼方」，《說命》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知高宗有武功。伐而克之曰勝。建龍旂者十乘，謂諸侯來助祭也。大糝是承，祭以黍稷爲重也。鄭箋謂「諸侯奉承而進之」，未安。奉黍稷，主婦之職，考《特牲》、按：原本作「時牲」，誤。《少牢禮》則然。天子祭禮不存，今獨以此文承「龍旂

① 「武湯」，原誤倒，據四庫本乙。

十乘」，而遂以爲諸侯則難，詩文固多承連而意別者。諸侯助祭爲賓，於奉糈非其類。《韓詩》云：「大祭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者，高宗能安民，民安其居，故云也。肇，始也。帝小辛，帝小乙之時，殷道衰，雖不至危殆，而四海之心不悅服，諸侯來朝貢者鮮矣。至高宗始能得四海歡心，始能統域四海，四海諸侯來假。假，格也，「格」音之訛也，至也，謂朝貢也。祁祁，盛貌。箋云：「員，古文作云。」河，或作「何」，字訛也。箋云：「所云惟何乎？言殷王受命皆宜。百禄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箋意謂來假者所云也，稱頌歸美之辭也。景，明也。明言也。云，言也。後篇「何天之休」、「何天之龍」，皆擔何之義也。衛宏作《毛詩序》曰：「《玄鳥》，祀高宗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彊，幅幘既長。有玆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①爲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戢不竦，百禄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①「大」，原作「九」，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方，《補音》：「『方』字絕句。」幘，音員。娥，音嵩。撥，《韓詩》作「發」。相，急亮反。^①球，音求。何，上聲，下同。絀，音求。適，在囚反。共，音恭。龐，莫邦反。懸，奴版反。藥，五葛反。阿衡，《補音》：「戶郎切。《史記·商紀敘傳》：『維契作商，^②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荀卿《賦篇》：『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飭帝王。』」《晉樂章》：「陟帝位，繼天正玉衡，化行象神明，至哉道隆唐虞。」按：原本無荀卿《賦篇》、《晉樂章》二段，今從《韻補》增入。《漢書·霍光敘傳》：「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中配阿衡。」左、右，並去聲。

濬，深。哲，明。商先王有是德性，人所同有。物有遷則昏昧淺近，^③故謂聖賢濬哲。商不失濬哲之德，故其發祥也長。詩人推

本洪水芒芒，禹敷治下土，盡力溝洫，故地形方正，不特畿內而已，畿外之國皆修理其疆畔。不言小國，獨言大國者，有娥，大國也。將，大也。有娥之女簡狄，契母也。毛傳曰：「幅，廣也。」鄭箋曰：「幘，當作『圓』。圓，謂周也。」箋意謂內廣而長，其間有娥之國方盛大，其女生契，堯封之於商，天也，故曰帝立其子而生商。毛傳曰：「玄王，契也。桓，大；撥，治也。」簡狄取玄鳥卵吞之而生契，故曰玄王。桓者，有才力之謂。撥者，分撥也。契治五典，五典分撥不亂。又畿內外之地不勝其多，契一一辨治，故曰桓撥。畿外侯國皆當施

- ① 「急」，原作「意」，據四庫本改。
- ② 「維」，原作「緩」，據四庫本與武英殿本《史記》改。
- ③ 「上」，原作「下」，據四庫本改。
- ④ 「有」，原作「欲」，據四庫本改。

教而達之，諸國皆聽命於契，契受諸國之請，則以是道達之。自是內外率循是教而履行之，不踰越所教。於是遂往審視之，則既皆興發而率履焉。其躬視與？使其屬視，則不可必也。文王蹶厥生，生即興發也，謂善心興起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其義同。《周官·大司徒》「布教于邦國都鄙，使各以教其所治民」。相土繼其職業，雖海外之邦，亦截截整整，不越教典。自契以來，繼世皆不違道，故天命亦不違商。至于湯，齊同尊湯，而神之如自天降，適當興王之時，不遲也，湯之德性則聖矣。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而因物有遷者，不勝其多矣，多不足以言之。其不遷者，則不失其本性之聖，是謂聖人，而庸人皆不得言聖矣。聖生敬，敬者，不慢易、不放逸之名。意動即謂之放逸。不

動乎意，則不遷，不放逸，是謂敬。禹曰「安汝止」，敬也；舜曰「惟精惟一」，敬也；伊尹曰「欽厥止」，敬也。止者，不動乎意也。如此，則進德無疆矣，故曰日躋。躋，升也，進也。德性清明，本不可以升降進退言之。以衆人遷於物，動乎意，滯陷而不能進乎善，故以不滯陷而通達無阻者謂之躋升。舜言「惟精惟一」，以其進德亦有未精一者故也。不精，不雜，不一，則有閒。閒則雜，雜則閒，閒雜則遷，即動意也。然則聖人之進德也至矣，非思慮之可言，非云爲之可執。《詩》曰「日躋」，《易》曰「進德」，皆因人之常言而言，不可執躋進爲有意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湯進德如此，固自知可以昭格于天，而湯心遲遲，不動乎意，惟祇敬上帝而已。祇敬上帝之心，正心也。

惟祇敬而不動乎意，若夫急於昭假，急於事功，是動乎意而遷也，何以爲聖敬？何以能昭格？至矣哉，「遲遲」兩言，足以形容聖敬日躋、融融怡怡、不遷不動之道心矣。維其若是，故帝命湯作式于九圍。九圍，九州也，亦曰「九有」。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朝聘之玉也。旒者，冕之旒，以絲綴之。旒在目前，目所正視，爲下國所瞻覩尊敬也。小國大國如此尊敬，是天之休命至也，故曰「何天之休」，謂諸侯歸湯，猶未伐桀之時也。不競，心無所競也。不求，心無所求也。無所競，無所求，不動乎意而遷也。不動乎意，故不偏於剛，不偏於柔。敷政優優，寬裕從容，不迫急也。湯之心雖遲遲優優，而百祿之來則遑急也。王氏曰：「小共大共，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夫湯未伐桀，未正天子之位，而

諸侯已如此共貢，故殷爲下國之駿厯。駿，俊也。厯，厚也。諸侯歸仰，則湯爲俊。咸共貢焉，則殷國爲厚矣。下國畢共，是天之龍我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云：「《詩》：『受小共大共，爲下國恂蒙。何天之寵，傳奏其勇。』」《毛詩》作「何天之龍」。箋云：「龍，當作寵。」敷，徧也。諸侯之來致其朝貢者，與凡臣民咸進伐桀之謀，是謂敷。奏，進也。衆進勇說，而湯不爲震動，亦不以爲難而有懣，心亦不懼而竦。嗚乎，湯之道心安止不動，雖若此大事亦不微動，此其所以爲聖也，百祿自總集於湯。及其終也，湯之下民之罹毒也深，使伊尹五就桀以補之，終不可變。又諸侯之咸歸，天命之既至，不得已，乃奮其武德，軍載其旆，秉鉞有虔。虔，敬也。雖武，而非肆也。如火烈烈，莫有敢曷者。

湯至是行其義，亦非動乎意也。如四時錯行，如日月代明也。此惟得道者自知自信，而未得乎道者終疑也。毛傳曰：「苞，本也。」朱曰：「蘂，旁生萌蘂也。」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正不義，桀與三蘂皆不得遂其意。九有皆截然無爲亂敗道害民者，惟苞有三蘂，當除去，故既伐韋、顧，遂伐昆吾、夏桀。箋云：「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釋文》云：「《漢書·古今人表》作『韋鼓』。」毛傳曰「葉，世也」，爲義未明。人自少至老，歷年之多如葉。昔湯之中年，始震動，業業於平亂安民，信乎爲天所子。天又降生卿士曰阿衡，伊尹也。阿，安也。衡，平也。伐桀之謀，本於伊尹。相湯伐桀，伊尹有安平天下之功，故號阿衡。曰「卷阿」、曰

「阿邱」、曰「阿旁」，皆人之所安也。衛宏作《毛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劉曰：「功臣與祭，故言伊尹。」

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梲，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撻，擊也。殷之武威撻擊，以伐荆楚，深入險阻，荆之旅衆恐懼保聚也，截然不敢微動，此湯孫之功緒也。衛宏《序》曰：「殷

武》，祀高宗也。」毛無傳，然則孫不知何王。鄭箋云：「氏羌，^①在西方。饗，獻也。」《周語》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②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饗，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饗、歲貢、終王。」終，謂世終也。箋云：「世見曰王。」昔成湯之時，自彼遠夷氏羌，猶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享者，曰享于商王。王者，曰來朝于商。王每每曰商，是其常也。^③女荊楚居國南鄉，不為甚遠，而不享不王也，明其有罪而伐。天命衆多之辟，建設國都于禹績之中。辟，君也，謂諸國之君也。來辟，猶曰來王，曰歲時來朝覲，勿使予適于禍也。若不來享，不來王，則王朝不得已而征伐，是使予適于禍也。適，往也，往入于禍患之中也。惟當務農，

勸率稼穡不解。周公作《無逸》，首言知稼穡。《酒誥》曰：「惟土物愛厥心臧。」蓋稼穡之心，^④正心也，非放逸之心也。古聖賢深知治亂之機在此，故云。夫天命降而監察下民甚嚴，言有罪則有災，其有不僭越、不淫濫、不敢怠荒，則天命下國大建厥福。毛傳曰：「封，大也。」孔疏引定四年《左傳》「封豕長蛇」為證。商邑翼翼，言宮室之盛如鳥羽然。四方之所仰是為極，如屋極然。其所以致四方之歸仰者，以有道德之聲靈感服之也。赫赫厥聲，濯濯厥靈，蓋以言夫不可形容之狀。甚矣，道德

①「氏」，原作「氏」，據四庫本及阮刻本《毛詩正義》改。

②「翟」，原作「貊」，據四庫本回改。

③「常」，原作「帝」，據四庫本改。

④「稼」，原作「稚」，據四庫本改。

之神且靈也。^❶夫道德，正而已矣，而天下同心之所服焉。商之賢王，饗國久長，見諸《無逸》。曰「壽考且寧」，惟其壽考，故德業益固，以保安我子孫。升彼景著之大山，掄材焉，松柏丸丸然圓而直，乃斷而遷之，方正而斲之。虔敬不敢慢易，以松爲椽桷而長。旅，衆也。楹柱之衆，其閒空立者，有閒之意。廟有寢。朱曰：「此蓋廟始祔而祭之詩也。」安，所以安其神。自「封建厥福」已上，其所廟之王在昔訓辭之所有乎？高宗多征伐，衛《序》曰「祀高宗」，或然。

慈湖詩傳卷二十

❶ 「神」，原作「甚」，據四庫本改。

慈湖詩傳附錄

壽鏞案：慈湖解《詩》，往往別書心裁，而得其深奧。攻媿《答楊敬仲論詩解》見於《攻媿集》卷六十七，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也。因取集中答書，附錄於《詩傳》之末。袁清容稱其經訓、小學精據可傳信，於此益見矣。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鑰蒙示教《詩解》，以病故相仍，近始讀，竟荷開發鄙陋至多。感歎擊服之餘，恨未得一遂請益于門下。若夫發明無邪之思，一貫之旨，天人同心，大道至平，古說難盡信，雖載之《左傳》者，亦不可據。《爾雅》亦多誤，《大

學》所引亦有牽合，《詩序》多失經意，《釋文》多好異音，詩人諷詠或有包于事實，制度名數不盡合于《禮》典。先王皆在商世，難拘以《周禮》。文王以服事商，不應作禮樂，如此類，未易概舉，皆前輩之所未發者，尤用服膺。然惟尊意每不自以為足，而欲人之言。鑰亦不能自己，欲效所見，試陳其甚明者，正欲反覆論辨，以歸至當。非恃相與之厚，非愛此書之深不及此也。

《葛覃》○《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覃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曰「覃及鬼方」，由中國而覃及之，則中深旁淺，實有覃義。「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旁淺曰覃，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因葛

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大田》「以我覃耜」，覃者深也。耜宛然有微深之狀，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親見耜，徒見《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獲，又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耒。今正其字義，平聲如字。

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旱，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訐。』」徒含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之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字書凡有意義者，如人爲爲僞、人言爲信之類，皆人會意之科。王荊公《字說》所以不能傳者，

往往以形聲諸體皆人會意，故有牽合強通之病。以葛之蔓延，故施于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剡，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剥棗」，剥音普卜反，荊公以爲養老者剥棗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間，群兒相呼扑棗，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考之。

《鵲巢》：「維鳩居之」○《爾雅·釋鳥》云「鵲鳩，鵲鳩」，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鵲鳩者乃居鵲巢，爲鵲鳩。《魯昭公二十五年》：「鵲鳩來巢」，而公如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成之世已有童謠曰：「鵲鳩跕跕，公在乾侯。」矧鵲鳩亦鵲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鵲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鵲鳩亦有之，而鵲鳩身色黑，戴勝身色駢

而稍長大。豈《埤蒼》考之未審歟？布穀，其音渾然。鸛鵒，其音亟然。穫穀，毛駝，頭有斑者。李氏亦以鳴鳩爲鸛鵒。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考之當如此之詳。然鳩鳩之爲鸛鵒甚明，浙人呼爲八八兒，川人呼爲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爲巢。戴勝首有竦毛向後，鸛鵒竦毛直上，又自不同。《鳩鳩》之「刺不壹」，正謂鸛鵒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鳩」，極然不知此乃鸛鵒。呂氏具載，皆未當也。

《簡兮》「日之方中，在前上處」○將祭祀舞，以日中爲期，碩人在前列上處。方中，將中也。碩，大也。大德之人，俟德容也。

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則近而易察之也。」君猶不能

見，況幽遠者乎？」此意甚切。

《氓》「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

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于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教。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抱布貿絲，來即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又免「功過相補」之害教也。

《兔爰》「雉離于羅」○雉文明比君子。

①「也」，樓鑰《攻媿集》作「地」，是。

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鳥獸。兔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耿介，多罹其中。世亂網密，小人多幸免，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差。

《蓀兮》○此詩凡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

《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之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出其東門》「聊樂我員」○我自有員姓者，吾妻也。

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心云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賜姓員。古無此姓

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于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侯人》「維鵜在梁，不濡其翼」，「不濡其味」○鵜鵜，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群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喙長如此，而亦不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喙，如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不遂其媾」○小人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媾也。

毛氏曰：「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

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婉兮變兮，季女斯飢。」○董曰：「《集注》作『嬾』。」蔚，文也。南山朝隤，蜎蜎也。人莫敢指者，乃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隤，喻淫縱。淫縱者惟其意所溺，固有其妻雖婉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于靜正，而放于情慾。季女者，年少之義。以其未嘗相親，如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說之，則失所，至于斯飢矣。」

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隤。舉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利于山，則弱者餒窮于室。小人肆志于上，則君子困窮于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雅馴。今爲一「媾」字、一「嬾」字，

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隤實非蜎蜎也。彼《蜎蜎》之詩，首章曰：「蜎蜎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隤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出于西。夕日在西，則虹出于東，鮮有見于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隤爲蜎蜎，則不可。既曰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喻高位，朝隤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

《七月》「一之日飧發，二之日栗烈」○飧發者，寒氣勁發，萬籟盡鳴如飧栗也。野俗有語「籬端吹飧栗」，謂烈風吹籬端之虛管作聲也。栗烈者，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毛傳謂「栗烈，寒氣也」，其以是歟？

毛氏曰：「飧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于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飧栗乃胡

樂，一名悲策，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栗，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後世樂始譜其音，以爲衆器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①尤不足取。^②殷戰而栗，漢人始有此語。

「二之日鑿冰沖沖」○鑿冰之時，擇沖和之日，慮寒氣之傷人也，幽公之愛民如此。

毛氏曰：「沖沖，鑿冰之意。」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于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沖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東山》「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傳曰：「垤，螳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孔疏曰：「將雨，則螳避濕而上塚。」鸛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歎于室，聞其夫將歸，感傷而歎也。

毛公齊人，必自知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惟胡德輝理《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經》釋「鸛鳴于垤」，謂垤爲丘垤，非螳塚。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螳塚有極高大者，如塚墓然。每天將雨，則鸛集螳垤而鳴。螳知雨，鸛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婦歎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聿至」自在下句，「婦歎于室」意聯于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螳塚。下「王洪盤馬于螳封」，亦謂此也。

《狼跋》○老狼有胡，進則躡其胡，退則踣其尾。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狼跋

① 「有」，原作「尤」，據樓鑰《攻媿集》改。
② 「尤」，原作「有」，據樓鑰《攻媿集》改。

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欲退不可，如狼蹙其尾。

周公雖進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蹙？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穽羅繫。前跋後蹙，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蹙不失其猛，興周公不失其聖。」^①猛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興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于蜀人楊少卿民望云：「狼之遇人，先旋遶于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蹙比四國，而周公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

得之。

《常棣》「饋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孺有柔義。兄弟既具，猶曰皆在于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巽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和順孝慈，如瑟琴之好。毛傳曰：「翕，如；拏，子也。湛，和樂之至。」

此解亦平，然說詩意未出。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二章言凡人以「饋爾籩豆，飲酒之飫」爲樂。若「兄弟既具」，如謂兄弟

①「興」，原作「與」，據《四部叢刊續編》影印宋本《呂氏家塾讀詩記》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程氏經說》改。

無故，其樂又何止籩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于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尚能如鼓瑟琴之和。若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湛矣，如湛酒湛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六月》「棲棲」○六月，建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

毛氏曰：「棲棲，簡閱也。」蘇黃門曰：「棲棲，不安也。」李氏曰：「與《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皇皇，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然以爲棲棲有冷意，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若中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豈復有冷也？

《車攻》「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惟善御者兩

驂不猗，雖馳而一無所失。

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四黃既駕，兩驂不猗，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嬖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吉日》「既伯既禱」○毛傳曰：「禱，禱獲也。」禱未必爲獲也云云。禱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驅馳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人，亦未爲的當。將田而用馬，故禱于馬祖，不必專爲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與「既焚，不問馬」之意不侔。

「漆沮之從」○《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人從渭水。然則天子之所，其在渭、漆、

沮之會歟？

漆沮既從，《禹貢》自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似不必泥此「從」字。

《庭燎》○毛傳曰：「庭燎，大燭也。」云云。《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蕢，鄭司農云：「蕢燭，麻燭也。」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瓢盆者，庭燎歟？瓢，麻滓也，音詵。毛傳以爲大燭，未安。

今說亦未安，瓢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顏叔之秉燭」，非如今之蠟燭也。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骨一大束立于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故毛謂之大燭，

司農謂之麻燭，卻非瓢盆也。

《斯干》「如跂斯翼」○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薨，兩翼如二雷。

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如矢、如鳥、如翬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小旻》「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此固膚近柔懦之士所執常論。然而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不知聖智所及，當大有爲，亦無所懼。但聖智雖不懼，亦無慢易忽略，而亦戰戰兢兢。

范氏曰：「人皆知虎不可暴，河不可馮，而不知小人之不可不畏。臨深履薄，懼之甚也。」此說似勝，不必更加委曲也。

《小宛》「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桑扈名竊

脂，食肉之鳥也云云。今不得食而率場啄粟，喻食肉富貴者，今猶失所困乏，而況于疹病孤寡貧弱之徒？宜其尤甚于入犴獄也云云。民窮苦，握粟出卜問曰：「何自而能穀善耶？」此章言貴賤皆困窮。

前輩大率如此說，意既不屬，亦覺其言泮渙。「桑扈，竊脂」，《爾雅·釋鳥》自有兩義，非名竊脂也。其曰「夏鳶，竊玄。秋鳶，竊藍。冬鳶，竊黃。桑鳶，竊脂。棘鳶，竊丹」者，竊皆訓淺。注：「竊藍，青色。」然則竊脂，謂其色淺白也。其前又別有兩句云「桑扈，竊脂。鵲鵲，剖葦」，注云：「食肉，好盜脂膏。」蘇黃門《古史序》有云：「聖人之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小宛》正謂此竊盜脂膏之義。此章蓋言遭誣陷而無告者，桑扈食肉而謂其率場啄粟，可謂是非顛倒矣。惟其

填寡，宜乎陷于岸獄也。此事甚易見，試握粟以卜之，謂握粟以試桑扈，彼何嘗能食穀乎？言是非在目前，分明如此，而上不能察。若以爲卜筮之下，則意差。

《何人斯》「維暴之云」○詳觀是詩，非刺暴公也，刺其從暴公者也。

此詩之《序》必有所傳，詩不言蘇，而《序》言之。一詩中只有「維暴之云」一句，不知果暴公否。鄭氏以蘇、暴皆畿內國名，孔疏云：「蘇國在河內溫縣，是東都之畿內也。《春秋》爲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檢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爲卿士，則畿內。」此說亦不定。記得鄭漁仲曾辨此云：「周之畿內無所謂暴者。」更當考。

《巷伯》「捷捷幡幡」○幡幡者，隨風翻覆，反覆不定之狀如此。

幡幡誠有反覆之意，然謂之隨風翻覆，則

是今釋道所立之幡也，恐古無此。秦已有幡信之書，未知幡信起于何代。更考。

《北山》「或王事鞅掌」○在腹曰鞅。此詩士子其職卑矣，其鞅在掌，方駕車馬，故任此勞，故世以煩勞爲鞅掌。

毛氏曰：「鞅掌，失容也。」孔氏曰：「鞅掌，煩勞之狀。」只須用孔說，今說頗迂。鞅、靽、鞅、靽皆在馬之身，惟轡則在御者之手。鞅既在馬腹，如今之肚襁，不應在人之手掌也。

陸機《草木疏》

機，當作「璣」，非晉之陸士衡也。呂氏《讀詩記》皆作「璣」。

慈湖詩傳附錄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煥法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

本冊審稿人 陳 新
本冊責任編委 閔光華
谷 建

